周书

（唐）令狐德棻　纂

周书卷一　帝纪第一

文帝上

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，讳泰，字黑獭，代武川人也。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，为黄帝所灭，子孙遁居朔野。有葛乌菟者，雄武多算略，鲜卑慕之，奉以为主，遂总十二部落，世为大人。其后曰普回，因狩得玉玺三纽，有文曰皇帝玺，普回心异之，以为天授。其俗谓天曰宇，谓君曰文，因号宇文国，并以为氏焉。

普回子莫那，自阴山南徙，始居辽西，是曰献侯，为魏舅生之国。九世至侯豆归，为慕容晃所灭。其子陵仕燕，拜驸马都尉，封玄菟公。魏道武将攻中山，陵从慕容宝御之。宝败，陵率甲骑五百归魏，拜都牧主，赐爵安定侯。天兴初，徒豪杰于代都，陵随例迁武川焉。陵生系，系生韬，并以武略称。韬生肱，肱任侠有气干。正光末，沃野镇人破六汗拔陵作乱，远近多应之。其伪署王卫可孤徒党最盛。肱乃纠合乡里斩可孤，其众乃散。后避地中山，遂陷于鲜于修礼。修礼令肱还统其部众。后为定州军所破，殁于阵。武成初，追尊曰德皇帝。

太祖，德皇帝之少子也。母曰王氏，孕五月，夜梦抱子升天，才不至而止。悟而告德皇帝，德皇帝喜曰："虽不至天，贵亦极矣。"生而有黑气如盖，下覆其身。及长，身长八尺，方颡广额，美须髯，发长委地，垂手过膝，背有黑子，宛转若龙盘之形，面有紫光，人望而敬畏之。少有大度，不事家人生业，轻财好施，以交结贤士大夫。少随德皇帝在鲜于修礼军。及葛荣杀修礼，太祖时年十八，荣遂任以将帅。太祖知其无成，与诸兄谋欲逃避，计未行，会尔朱荣擒葛荣，定河北，太祖随例迁晋阳。荣以太祖兄弟雄杰，惧或异已，遂托以他罪，诛太祖第三兄洛生。复欲害太祖。太祖自理家冤，辞旨慷慨，荣感而免之，益加敬待。

孝昌二年，燕州乱，太祖始以统军从荣征之。先是，北海王颢奔梁，梁人立为魏主，令率兵入洛。魏孝庄帝出居河内以避之。荣遣贺拔岳讨颢，仍迎孝庄帝。太祖与岳有旧，乃以别将从岳。及孝庄帝反正，以功封宁都子，邑三百户，迁镇远将军、步兵校尉。

万俟丑奴作乱关右，孝庄帝遣尔朱天光及岳等讨之，太祖遂从岳入关，先锋破伪行台尉迟菩萨等。及平丑奴，定陇右，太祖功居多，迁征西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增邑三百户，加直阁将军，行原州事。时关陇寇乱，百姓凋残，太祖抚以恩信，民皆悦服。咸喜曰："早值宇文使君，吾等岂从逆乱。"太祖尝从数骑于野，忽闻箫鼓之音，以问从人，皆云莫之闻也。

普泰二年，尔朱天光东拒齐神武，留弟显寿镇长安。秦州刺史侯莫陈悦为天光所召，将军众东下。岳知天光必败，欲留悦共图显寿，而计无所出。太祖谓岳曰："今天光尚迩，悦未有二心，若以此事告之，恐其惊惧。然悦虽为主将，不能制物。若先说其众，必人有留心。进失尔朱之期，退恐人情变动，乘此说悦，事无不遂。"岳大喜，即令太祖入悦军说之，悦遂不行。乃相率袭长安，令太祖轻骑为前锋。太祖策显寿怯懦，闻诸军将至，必当东走。恐其远遁，乃倍道兼行。显寿果已东走。追至华山，擒之。

太昌元年，岳为关西大行台，以太祖为左丞，领岳府司马，加散骑常侍。事无巨细，皆委决焉。齐神武既破尔朱，遂专朝政。太祖请往观之。既至并州，齐神武问岳军事，太祖口对雄辩。齐神武以为非常人，欲留之。太祖诡陈忠款，乃得反命，遂星言就道。齐神武果遣追之，至关，不及。太祖还谓岳曰："高欢非人臣也。逆谋所以未发者，惮公兄弟耳。然凡欲立大功，匡社稷，未有不因地势，总英雄，而能克成者也。侯莫陈悦本实庸材，遭逢际会，遂叨任委，既无忧国之心，亦不为高

欢所忌，但为之备，图之不难。今费也头控弦之骑不下一万，夏州刺史解拔弥俄突胜兵之士三千余人，及灵州刺史曹泥，并恃其僻远，常怀异望。河西流民纥豆陵伊利等，户口富实，未奉朝风。今若移军近陇，扼其要害，示之以威，服之以德，即可收其士马，以实吾军。西辑氐羌，北抚沙塞，还军长安，匡辅魏室，此桓文举也。”岳大悦，复遣太祖诣阙请事，密陈其状。魏帝深纳之，加太祖武卫将军，还令报岳。

岳遂引军西次平凉。谋于其众曰：“夏州邻接寇贼，须加绥抚，安得良刺史以镇之？”众皆曰：“宇文左丞即其人也。”岳曰：“左丞吾之左右手也，如何可废。”沈吟累日，乃从众议。于是表太祖为使持节、武卫将军、夏州刺史。太祖至州，伊利望风款附，而曹泥犹通使于齐神武。

魏永熙三年春正月，岳欲讨曹泥，遣都督赵贵至夏州与太祖计事。太祖曰：“曹泥孤城阻远，未足为忧。侯莫陈悦怙众密迩，贪而无信，必将为患，愿早图之。”岳不听，遂与悦俱讨泥。二月，至于河曲，岳果为悦所害。其士众散还平凉，唯大都督赵贵率部曲收岳尸还营。于是三军未有所属，诸将以都督寇洛年最长，相与推洛以总兵事。洛素无雄略，威令不行，乃谓诸将曰：“洛智能本阙，不宜统御。近者迫于群议，推相摄领，今请避位，更择贤才。”于是赵贵言于众曰：“元帅忠公尽节，暴于朝野，勋业未就，奄罹凶酷。岂唯国丧良宰，固亦众无所依。必欲纠合同盟，复仇雪耻，须择贤者，总统诸军。举非其人，则大事难集，虽欲立忠建义，其可得乎？窃观宇文夏州，英姿不世，雄谟冠时，远迩归心，士卒用命。加以法令齐肃，赏罚严明，真足恃也。今若告丧，必来赴难，因而奉之，即大事集矣。”诸将皆称善。

乃命赫连达驰至夏州，告太祖曰：“侯莫陈悦不顾盟誓，弃恩背德，贼害忠良，群情愤惋，控告无所。公昔居管辖，恩信著闻，今无小无大，咸愿推奉。众之思公，引日成岁，愿勿稽留，以慰众望也。”太祖将赴之，夏州吏民咸泣请曰：“闻悦今在水洛，去平凉不远。若已有贺拔公之众，则图之实难。愿且停留，以观其变。”太祖曰：“悦既害元帅，自应乘势直据平凉，而反趑趄，屯兵水洛，吾知其无能为也。且难得易失者时也，不俟终日者几也，今不早赴，将恐众心自离。”都督弥姐元进规欲应悦，密图太祖。事发，斩之。

太祖乃率帐下轻骑驰赴平凉。时齐神武遣长史侯景招引岳众，太祖至安定，遇之。谓景曰：“贺拔公虽死，宇文泰尚存，卿何为也？”景失色，对曰：“我犹箭耳，随人所射，安能自裁。”景于此即还。太祖至平凉，哭岳甚恸。将士且悲且喜，曰：“宇文公至，无所忧矣。”

于时，魏孝武帝将图齐神武，闻岳被害，遣武卫将军元毗宣旨慰劳，追岳军还洛阳。毗到平凉，会诸将已推太祖。侯莫陈悦亦被敕追还，悦既附齐神武，不肯应召。太祖谓诸将曰：“侯莫陈悦枉害忠良，复不应诏命，此国之大贼，岂可容之。”乃命诸军戒严，将以讨悦。及元毗还，太祖表于魏帝曰：“臣前以故关西大都督臣岳，竭诚奉国，横罹非命，三军丧气，朝野痛惜。都督寇洛等，衔冤茹戚，志雪仇耻。以臣昔同幕府，苦赐要结。臣便以今月十四日，轻来赴军。当发之时，已有别表，既为众情所逼，权掌兵事。诏召岳军入京，此乃为国良策。但高欢之众，已至河东，侯莫陈悦犹在水洛。在此军士多是关西之人，皆恋乡邑，不愿东下。今逼以上命，悉令赴关，悦蹑其后，欢邀其前，首尾受敌，其势危矣。臣殒身王事，诚所甘心，恐败国殄人，所损更大。乞少停缓，更思后图，徐事诱导，渐就东引。”太祖志在讨悦而未测朝旨，且兵众未集，假此为词。因与元毗及诸将刑牲盟誓，同奖王室。

初，贺拔岳营于河曲，有军吏独行，忽见一老翁，须眉皓素，谓之曰：“贺拔岳虽复据有此众，然终无所成。当有一宇文家从东北来，后必大盛。”言讫不见。此吏恒与所亲言之，至是方验。

魏帝诏太祖曰：“贺拔岳既殒，士众未有所归，卿可为大都督，即相统领。知欲渐就东下，良不可言。今亦征侯莫陈悦士马入京。若其不来，朕当亲自致罚。宜体此意，不过淹留。”太祖又表曰：“侯莫陈悦违天逆理，酷害良臣，自以专戮罪重，不恭诏命，阻兵水洛，强梁秦陇。臣以大宥既班，忍抑私憾，频问悦及都督可朱浑元等归阙早晚，而悦并维絷使人，不听反报。观其指趣，势必异图。臣正为此，未敢自拔。兼顺众情，乞少停缓。”太祖乃与悦书，责之曰：“顷者正光之末，天下沸腾，尘飞河朔，雾塞荆沔。故将军贺拔公攘袂勃起，志宁宇县。授戈南指，拯皇灵于已坠；拥旄西迈，

济百姓于沦胥。西顾无忧，繄公是赖。勋茂赏隆，遂征关右。此乃行路所知，不籍一二谈也。

君实名微行薄，本无远量。故将军降迁高之志，笃汇征之理，乃申启朝廷，荐君为陇右行台。朝议以君功名阙然，未之许也。遂频烦请谒，至于再三。天子难违上将，便相听许。是亦遐迩共知，不复烦之翰墨。纵使木石为心，犹当知感；况在生灵，安能无愧。加以王室多故，高氏专权，主上虚心，寄隆晋郑。君复与故将军同受密旨，屡结盟约，期于毕力，共匡时难。而貌恭心狠，妒胜嫉贤，口血未乾，匕首已发。协党国贼，共危本朝，孤恩负誓，有靦面目。岂不上畏于天，下惭于地！

吾以弱才，猥当藩牧，蒙朝廷拔擢之恩，荷故将军国士之遇。闻问之日，魂守惊驰。便陈启天朝，暂来奔赴，众情所推，遂当戎重。比有敕旨，召吾还阙，亦有别诏，令君入朝。虽操行无闻，而年齿已宿。今日进退，唯君是视。君若督率所部，自山陇东迈，吾亦总勒师徒，北道还阙。共追廉、蔺之迹，同慕寇、贾之风。如其首鼠两端，不时奉诏，专戮违旨，国有常刑，枕戈坐甲，指日相见。幸图利害，无贻噬脐。"

悦既惧太祖谋己，诈为诏书与秦州刺史万俟普拨，令与悦为党援。普拨疑之，封诏以呈太祖。太祖表之曰："臣自奉诏总平凉之师，责重忧深，不遑启处。训兵秣马，唯思竭力。前以人恋本土，侯莫陈悦窥窬进退，量度且宜住此。今若召悦授以内官，臣列旆东辕，匪朝伊夕。朝廷若以悦堪为边扞，乞处以瓜、凉一藩。不然，则终致猜虞，于事无益。"

初，原州刺史史归为岳所亲任，河曲之变，反为悦守。悦遣其党王伯和、成次安将兵二千人助归镇原州。太祖遣都督侯莫陈崇率轻骑一千袭归，擒之，并获次安、伯和等，送于平凉。太祖表崇行原州事。万俟普拨又遣其将叱干保洛领二千骑来从军。

三月，太祖进军至原州。众军悉集，谕以讨悦之意，士卒莫不怀愤。太祖乃表曰："臣闻誓死酬恩，覆宗报主，人伦所急，赴蹈如归。自大都督臣岳殁后，臣频奉诏还阙，秣马戒途，志不俟旦。直以督将已下，咸称贺拔公视我如子，今仇耻未报，亦何面目以处世间，若得一雪冤酷，万死无恨。且悦外附强臣，内违朝旨。臣今上思逐恶之志，下遂节士之心，冀仗天威，为国除害。小违大顺，实在兹辰。克定之后，伏待斧钺。

夏四月，引兵上陇，留兄子遵为都督，镇原州。太祖军令严肃，秋毫无犯，百姓大悦，识者知其有成。军出木峡关，大雨雪，平地二尺。太祖知悦怯而多猜，乃倍道兼行，出其不意。悦果疑其左右有异志者，左右亦不安，众遂离贰。闻大军且至，退保略阳，留一万余人据守水洛。太祖至水洛，命围之，城降。太祖即率轻骑数百趣略阳，以临悦军。悦大惧，乃召其部将议之。皆曰："此锋不可当"。劝悦退保上邽以避之。时南秦州刺史李弼亦在悦军，乃间道遣使，请为内应。其夜，悦出军，军中自惊溃，将卒或相率来降。太祖纵兵奋击，大破之。虏获万余人，马八千匹。悦与其子弟及麾下数十骑遁走。太祖曰："悦本与曹泥应接，不过走向灵州。"乃令原州都督遵邀其前，都督贺拔颖等追其后。遵至牵屯山追及悦，斩之。太祖入上邽，收悦府库，财物山积，皆以赏士卒，毫厘无所取。左右窃一银镂瓮以归，太祖知而罪之，即剖赐将士，众大悦。

时凉州刺史李叔仁为其民所执，举州骚扰。宕昌羌梁仚定引吐谷浑寇金城。渭州及南秦州氐羌连结，所在蜂起。南岐至于瓜、鄯，跨州据郡者，不可胜数。太祖乃令李弼镇原州，夏州刺史拔也恶蚝镇南秦州，渭州刺史可朱浑元还镇渭州，卫将军赵贵行秦州事。征豳、泾、东秦、岐四州粟以给军。

齐神武闻秦陇克捷，乃遣使于太祖，甘言厚礼，深相倚结。太祖拒而不纳。时齐神武已有异志，故魏帝深仗太祖。乃征二千骑镇东雍州，助为声援，仍令太祖稍引军而东。太祖乃遣大都督梁御率步骑五千镇河、渭合口，为图河东之计。太祖之讨悦也，悦遣使请援于齐神武，神武使其都督韩轨将兵一万据蒲坂，而雍州刺史贾显送船与轨，请轨兵入关。太祖因梁御之东，乃逼召显赴军。御遂入雍州。

魏帝遣著作郎姚幼瑜持节劳军，进太祖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关西大都督、略阳县公，承制封拜，使持节如故。于是以寇洛为泾州刺史，李弼为秦州刺史，前略阳郡守张献为南岐州刺史。卢待伯拒代，遣轻骑袭擒之，待伯自杀。

时魏帝方图齐神武，又遣征兵。太祖乃令前秦州刺史骆超为大都督，率轻骑一千赴洛。进授太祖兼尚书仆射、关西大行台，余官封如故。太祖乃传檄方镇曰：“盖闻阴阳递用，盛衰相袭，苟当百六，无间三五。皇家创历，陶铸苍生，保安四海，仁育万物。运距孝昌，屯沴屡起，陇冀骚动，燕河狼顾。虽灵命重启，荡定有期，而乘衅之徒，因生羽翼。

贼臣高欢，器识庸下，出自舆皂，罕闻礼义，直以一介鹰犬，效力戎行，靦冒恩私，遂阶荣宠。不能竭诚尽节，专挟奸回，乃劝尔朱荣行兹篡逆。及荣以专政伏诛，世隆以凶党外叛，欢苦相敦勉，令取京师。又劝吐万儿复为弑虐，暂立建明，以令天下，假推普泰，欲窃威权。并归废斥，俱见酷害。于是称兵河北，假讨尔朱，亟通表奏，云取谗贼。既行废黜，遂将篡弑。以人望未改，恐鼎镬交及，乃求宗室，权允人心。天方与魏，必将有主，翊戴圣明，诚非欢力。而欢阻兵安忍，自以为功。广布腹心，跨州运郡，端揆禁闼，莫非亲党。皆行贪虐，窫窳生人。而旧将名臣，正人直士，横生疮痏，动挂网罗。故武卫将军伊琳，清贞刚毅，禁旅攸属；直阁将军鲜于康仁，忠亮骁杰，爪牙斯在；欢收而戮之，曾无闻奏。司空高乾，是其党与，每相影向，谋危社稷。但以奸志未从，恐先泄漏，乃密白朝廷，使杀高乾，方哭对其弟，称天子横戮。孙腾、任祥，欢之心膂，并使入居枢近，伺国间隙，知欢逆谋将发，相继逃归，欢益加抚待，亦无陈白。

然欢入洛之始，本有奸谋。令亲人蔡携作牧河、济，厚相恩赡，以为东道主人。故关西大都督、清水公贺拔岳，勋德隆重，兴亡攸寄，欢好乱乐祸，深相忌毒，乃与侯莫陈悦阴图陷害。幕府以受律专征，便即讨戮。欢知逆状已露，稍怀旅距，遂遣蔡携拒代，令窦泰佐之。又遣侯景等云向白马，辅世珍等径趣石济，高隆之、疋娄昭等屯据壶关，韩轨之徒拥众蒲坂。于是上书天子，数论得失，訾毁乘舆，威侮朝廷。藉此微庸，冀兹大宝。溪壑可盈，祸心不测。或言径赴荆楚，开疆于外；或言分诣伊洛，取彼谗人；或言欲来入关，与幕府决战。今圣明御运，天下清夷，百寮师师，四隩来暨。人尽忠良，谁为君侧？而欢威福自己，生是乱阶，缉构南箕，指鹿为马，包藏凶逆，伺我神器。是而可忍，孰不可容！

幕府折冲宇宙，亲当受脤，锐师百万，彀骑千群，裹粮坐甲，唯敌是俟，义之所在，糜躯匪吝。况频有诏书，班告天下，称欢逆乱，征兵致伐。今便分命将帅，应机进讨。或趣其要害，或袭其窟宅，电绕蛇击，雾合星罗。而欢违负天地，毒被人鬼，乘此扫荡，易同俯拾。欢若渡河，稍逼宗庙，则分命诸将，直取并州，幕府躬自东辕，电赴伊洛；若固其巢穴，未敢发动，亦命群帅，百道俱前，轘裂贼臣，以谢天下。其州镇郡县，率土人黎，或州乡冠冕，或勋庸世济，并宜舍逆归顺，立效军门。封赏之科，已有别格。凡百君子，可不勉欤。”

太祖谓诸将曰：“高欢虽智不足而诈有余，今声言欲西，其意在入洛。吾欲令寇洛率马步万余，自泾州东引；王罗率甲士一万，先据华州。欢若西来，王罗足得抗拒；如其入洛，寇洛即袭汾晋。吾便速驾，直赴京邑。使其进有内顾之忧，退有被蹑之势。一举大定，此为上策。”众咸称善。

秋七月，太祖师众发自高平，前军至于弘农。而齐神武稍逼京邑，魏帝亲总六军，屯于河桥，令左卫元斌之、领军斛斯椿镇武牢，遣使告太祖。太祖谓左右曰：“高欢数日行八九百里，晓兵者所忌，正须乘便击之。而主上以万乘之重，不能决战，方缘津据守。且长河万里，扞御为难，若一处得度，大事去矣。”即以大都督赵贵为别道行台，自蒲坂济，趣并州。遣大都督李贤将精骑一千赴洛阳。会斌之与斛斯椿争权不协，斌之遂弃椿还，绐帝云：“高欢兵至。”

七月丁未，帝遂从洛阳率轻骑入关，太祖备仪卫奉迎，谒见东阳驿。太祖免冠泣涕谢曰：“臣不能式遏寇虐，遂使乘舆迁幸。请拘司败，以正刑书。”帝曰：“公之忠节，曝于朝野。朕以不德，负乘致寇。今日相见，深用厚颜。责在朕躬，无劳谢也。”乃奉帝都长安。披草莱，立朝廷，军国之政，咸取太祖决焉。仍加授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兼尚书令，进封略阳郡公，别置二尚书，随机处分，解尚书仆射，余如故。太祖固让，诏敦谕，乃受。初，魏帝在洛阳，许以冯翊长公主配太祖，未及结纳，而帝西迁。至是，诏太祖尚之，拜驸马都尉。

八月，齐神武袭陷潼关，侵华阴。太祖率诸军屯霸上以待之。齐神武留其将薛瑾守关而退。太祖乃进军讨瑾，虏其卒七千，还长安，进位丞相。冬十月，齐神武推魏清河王亶子善见为主，徙都

于邺，是为东魏。十一月，遣仪同李虎与李弼、赵贵等讨曹泥于灵州，虎引河灌之。明年，泥降，迁其豪帅于咸阳。闰十二月，魏孝武帝崩。太祖与群公定策，尊立魏南阳王宝炬为嗣，是为文皇帝。

周书卷二　帝纪第二

魏大统元年春正月己酉，进太祖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，改封安定郡王。太祖固让王及录尚书事，魏帝许之，乃改封安定郡公。东魏遣其将司马子如寇潼关，太祖军霸上，子如乃回军自蒲津寇华州，刺史王罴击走之。

三月，太祖以戎役屡兴，民吏劳弊，乃命所司斟酌今古，参考变通，可以益国利民便时适治者，为二十四条新制，奏魏帝行之。

二年春三月，东魏袭陷夏州，留其将张琼、许和守之。夏五月，秦州刺史、建中王万俟普拨率所部叛入东魏。太祖勒轻骑追之，至河北千余里，不及而还。

三年春正月，东魏寇龙门，屯军蒲坂，造三道浮桥度河。又遣其将窦泰趣潼关，高敖曹围洛州。太祖出军广阳，召诸将曰："贼今掎吾三面，又造桥于河，示欲必渡，是欲缀吾军，使窦泰得西入耳。久与相持，其计得行，非良策也。且欢起兵以来，泰每为先驱，其下多锐卒，屡胜而骄。今出其不意，袭之必克。克泰则欢不战而自走矣。"诸将咸曰："贼在近，舍而远袭，事若蹉跌，悔无及也。"太祖曰："欢前再袭潼关，吾军不过霸上。今者大来，兵未出郊。贼顾谓吾但自守耳，无远斗意。又狃于得志，有轻我之心。乘此击之，何往不克。贼虽造桥，未能径渡。比五日中，吾取窦泰必矣。公等勿疑。"庚戌，太祖率骑六千还长安，声言欲保陇右。辛亥，谒帝而潜出军。癸丑旦，至小斗。窦泰卒闻军至，惶惧，依山为阵，未及成列，太祖纵兵击破之，尽俘其众万余人。斩泰，传首长安。高敖曹适陷洛州，执刺史泉企，闻泰之殁，焚辎重弃城走。齐神武亦撤桥而退。企子元礼寻复洛州，斩东魏刺史杜密。太祖还军长安。

六月，遣仪同于谨取杨氏壁。太祖请罢行台，帝复申前命，太祖受录尚书事，余固让，乃止。秋七月，征兵会咸阳。

八月丁丑，太祖率李弼、独孤信、梁御、赵贵、于谨、若干惠、怡峰、刘亮、王德、侯莫陈崇、李远、达奚武等十二将东伐。至潼关，太祖乃誓于师曰："与尔有众，奉天威，诛暴乱。惟尔士，整尔甲兵，戒尔戎事，无贪财以轻敌，无暴民以作威。用命则有赏，不用命则有戮。尔众士其勉之。"遣于谨居军前，徇地至槃豆。东魏将高叔礼守栅不下，谨急攻之，乃降。获其戍卒一千，送叔礼于长安。戊子，至弘农。东魏将高干、陕州刺史李徽伯拒守。于时连雨，太祖乃命诸军冒雨攻之。庚寅，城溃，斩徽伯，虏其战士八千。高干走度河，令贺拔胜追擒之，并送长安。于是宜阳、邵郡皆来归附。先是河南豪杰多聚兵应东魏，至是各率所部来降。

齐神武惧，率众十万出壶口，趋蒲坂，将自后土济。又遣其将高敖曹以三万人出河南。是岁，关中饥。太祖既平弘农，因馆谷五十余日。时战士不满万人，闻齐神武将度，乃引军入关。齐神武遂度河，逼华州。刺史王罴严守。知不可攻，乃涉洛，军于许原西。太祖据渭南，征诸州兵皆会。乃召诸将谓之曰："高欢越山度河，远来至此，天亡之时也。吾欲击之何如？"诸将咸以众寡不敌，请待欢更西，以欢其势。太祖曰："欢若得至咸阳，人情转骚扰。今及其新至，便可击之。"即造浮桥于渭，令军人齐三日粮，轻骑度渭，辎重自渭南夹渭而西。

冬十月壬辰，至沙苑，距齐神武军六十余里。齐神武闻太祖至，引军来会。癸巳旦，候骑告齐神武军且至。太祖召诸将谋之。李弼曰："彼众我寡，不可平地置阵，此东十里有渭曲，可先据以待之。"遂进军至渭曲，背水东西为阵。李弼为右拒，赵贵为左拒。命将士皆偃戈于葭芦中，闻鼓声而起。申时，齐神武至，望太祖军少，竞驰而进，不为行列，总萃于左军。兵将交，太祖鸣鼓，士皆奋起。于谨等六军与之合战，李弼等率铁骑横击之，绝其军为二队，大破之，斩六千余级，临阵降者二万余人。齐神武夜遁，追至河上，复大克获。前后虏其卒七万。留其甲士二万，余悉纵归。收其辎重兵甲，献俘长安。还军渭南，于是所征诸州兵始至。乃于战所，准当时兵士，人种树一株，以旌武功。进太祖柱国大将军，增邑并前五千户，李弼等十二将亦进爵增邑。并其下将士，赏各有

差。

遣左仆射、冯翊王元季海为行台，与开府独孤信率步骑二万向洛阳；洛州刺史李显趋荆州；贺拔胜、李弼渡河围蒲坂。牙门将高子信开门纳胜军，东魏将薛崇礼弃城走，胜等追获之。太祖进军蒲坂，略定汾、降。于是许和杀张琼，以夏州降。初，太祖自弘农入关后，东魏将高敖曹围弘农，闻其军败，退守洛阳。独孤信至新安，敖曹复走度河，信遂入洛阳。东魏颍川长史贺若统与密县人张俭执刺史田迅举城降。荥阳郑荣业、郑伟等攻梁州，擒其刺史鹿永吉；清河人崔彦穆、檀琛攻荥阳，擒其郡守苏宿，皆来附。自梁陈已西，将吏降者相属。

于是东魏将尧雄、赵育、是云宝出颍川，欲复降地。太祖遣仪同宇文贵、梁迁等逆击，大破之。赵育来降。东魏复遣将任祥率河南兵与雄合，仪同怡峰与贵、迁等复击破之。又遣都督韦孝宽取豫州。是云宝杀其东扬州刺史那椿，以州来附。

四年春三月，太祖率诸将入朝。礼毕，还华州。

七月，东魏遣其将侯景、库狄干、高敖曹、韩轨、可朱浑元、莫多娄贷文等围独孤信于洛阳。齐神武继其后。先是，魏帝将幸洛阳拜园陵，会信被围，诏太祖率军救信，魏帝亦东。

八月庚寅，太祖至谷城，莫多娄贷文、可朱浑元来逆，临阵斩贷文，元单骑遁免，悉虏其众送弘农。遂进军<□涯-圭墨>东。是夕，魏帝幸太祖营，于是景等夜解围去。及旦，太祖率轻骑追之，至于河上。景等北据河桥，南属邙山为阵，与诸军合战。太祖马中流矢，惊逸，遂失所之，因此军中扰乱。都督李穆下马授太祖，军以复振。于是大捷，斩高敖曹及其仪同李猛、西兖州刺史宋显等，虏其甲士一万五千，赴河死者以万数。

是日置阵既大，首尾悬远，从旦至未，战数十合，氛雾四塞，莫能相知。独孤信、李远居右，赵贵、怡峰居左，战并不利，又未知魏帝及太祖所在，皆弃其卒先归。开府李虎、念贤等为后军，遇信等退，即与俱还。由是乃班师，洛阳亦失守。大军至弘农，守将皆已弃城西走。所虏降卒在弘农者，因相与闭门拒守。进攻拔之，诛其魁首数百人。

大军之东伐也，关中留守兵少，而前后所虏东魏士卒，皆散在民间，乃谋为乱。及李虎等至长安，计无所出，乃与公卿辅魏太子出次渭北。关中大震恐，百姓相剽劫。于是沙苑所俘军人赵青雀、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。青雀据长安子城，伏德保咸阳，与太守慕容思庆各收降卒，以拒还师。长安大城民皆相率拒青雀，每日接战。魏帝留止阌乡，遣太祖讨之。长安父老见太祖至，悲且喜曰："不意今日复得见公！"士女咸相贺。华州刺史导率军袭咸阳，斩思庆，擒伏德，南度渭与太祖会攻青雀，破之。太傅梁景睿先以疾留长安，遂与青雀通谋，至是亦伏诛。关中于是乃定。魏帝还长安，太祖复屯华州。

冬十一月，东魏将侯景攻陷广州。十二月，是云宝袭洛阳，东魏将王元轨弃城走。都督赵刚袭广州，拔之。自襄、广以西城镇复内属。

五年冬，大阅于华阴。

六年春，东魏将侯景出三鵶，将侵荆州，太祖遣开府李弼、独孤信各率骑五千出武关，景乃退还。夏，茹茹度河至夏州，太祖召诸军屯沙苑以备之。七年春三月，稽胡帅、夏州刺史刘平伏据上郡叛，遣开府于谨讨平之。冬十一月，太祖奏行十二条制，恐百官不勉于职事，又下令申明之。

八年夏四月，大会诸军于马牧。冬十月，齐神武侵汾、绛，围玉壁。太祖出军蒲坂，将击之。军至皂荚，齐神武退。太祖度汾追之，遂遁去。十二月，魏帝狩于华阴，大飨将士。太祖率诸将朝于行在所。

九年春，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举州来附，太祖帅师迎之，令开府李远为前军。至洛阳，遣开府于谨攻柏谷坞，拔之。

三月，齐神武至河北。太祖还军<□涯-圭墨>上以引之。齐神武果度河，据邙山为阵，不进者数日。太祖留辎重于<□涯-圭墨>曲，士皆衔枚，夜登邙山。未明，击之，齐神武单骑为贺拔胜所逐，仅而获免。太祖率右军若干惠等大破齐神武军，悉虏其步卒。赵贵等五将军居左，战不利。齐神武军复合，太祖又不利，夜乃引还。既入关，屯渭上。齐神武进至陕，开府达奚武等率军御之，

乃退。太祖以邙山之战，诸将失律，上表请自贬。魏帝报曰："公膺期作宰，义高匡合，仗钺专征，举无遗算。朕所以垂拱九载，实资元辅之力，俾九服宁谧，诚赖翊赞之功。今大寇未殄，而以诸将失律，便欲自贬，深亏体国之诚。宜抑此谦光，恤予一人。"于是广募关陇豪右，以增军旅。冬十月，大阅于栎阳，还屯华州。

十年夏五月，太祖入朝。秋七月，魏帝以太祖前后所上二十四条及十二条新制，方为中兴永式，乃命尚书苏绰更损益之，总为五卷，班于天下。于是搜简贤才，以为牧守令长，皆依新制而遣焉。数年之间，百姓便之。冬十月，大阅于白水。

十一年春三月，令曰："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诸侯内立百官者，非欲富贵其身而尊荣之，盖以天下至广，非一人所能独治，是以博访贤才，助己为治。若其知贤也，则以礼命之。其人闻命之日，则惨然曰：凡受人之事，任人之劳，何舍己而从人。又自勉曰：天生俊士，所以利时。彼人主者，欲与我为治，安可苟辞。于是降心而受命。及居官也，则昼不甘食，夜不甘寝，思所以上匡人主，下安百姓；不遑恤其私而忧其家，故妻子或有饥寒之弊而不顾也。于是人主赐之以俸禄，尊之以轩冕，而不以为惠也。贤臣受之，亦不以为德也。位不虚加，禄不妄赐。为人君者，诚能以此道授官，为人臣者，诚能以此情受位，则天下之大，可不言而治矣。昔尧、舜之为君，稷、契之为臣，用此道也。及后世衰微，此道遂废，乃以官职为私恩，爵禄为荣惠。人君之命官也，亲则授之，爱则任之。人臣之受位也，可以尊身而润屋者，则遇道而求之；损身而利物者，则巧言而辞之。于是至公之道没，而奸诈之萌生。天下不治，正为此矣。

今圣主中兴，思去浇伪，诸在朝之士，当念职事之艰难，负阙之招累，夙夜兢兢，如临深履薄。才堪者，则审己而当之；不堪者，则收短而避之。使天官不妄加，王爵不虚受，则淳素之风，庶几可反。"冬十月大阅于白，水遂西狩岐阳。

十二年春，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反。瓜州民张保害刺史成庆，以州应仲和。太祖遣开府独孤信讨之。东魏遣其将侯景侵襄州，太祖遣开府若干惠率轻骑击之。至穰，景遁去。夏五月，独孤信平凉州，擒仲和，迁其民六千余家于长安。瓜州都督令狐延起义诛张保，瓜州平。

七月，太祖大会诸军于咸阳。

九月，齐神武围玉壁，大都督韦孝宽力战拒守，齐神武攻围六旬不能下，其士卒死者什二三。会齐神武有疾，烧营而退。

十三年春正月，茹茹寇高平，至于方城。是月，齐神武薨。其子澄嗣，是为文襄帝。与其河南大行台侯景有隙，景不自安，遣使请举河南六州来附。齐文襄遣其将韩轨、库狄干等围景于颍川。三月，太祖遣开府李弼率军援之，轨等遁去。景请留收辑河南，遂徒镇豫州。于是遣开府王思政据颍川，弼引军还。秋七月，侯景密图附梁。太祖知其谋，悉追还前后所配景将士。景惧，遂叛。冬，太祖奉魏帝西狩于岐阳。

十四年春，魏帝诏封太祖长子毓为宁都郡公，食邑三千户。初，太祖以平元颢、纳孝庄帝之功，封宁都县子，至是改县为郡，而以封毓，用彰勤王之始也。夏五月，进授太祖太师。太祖奉魏太子巡抚西境，自新平出安定，登陇，刻石纪事。下安阳，至原州，历北长城，大狩。将东趣五原，至蒲川，闻魏帝不豫，遂还。既至，帝疾已愈，于是还华州。

是岁，东魏遣其将高岳、慕容绍宗、刘丰生等，率众十余万围王思政于颍川。

十五年春，太祖遣大将军赵贵帅军至穰，兼督东南诸州兵以援思政。高岳起堰，引洧水以灌城，自颍川以北皆为陂泽，救兵不得至。

夏六月，颍川陷。初，侯景自豫州附梁，后遂度江，围建业。梁司州刺史柳仲礼以本朝有难，帅兵援之。梁竟陵郡守孙皓举郡来附，太祖使大都督符贵往镇之。及景克建业，仲礼还司州，率众来寇，皓以郡叛。太祖大怒。冬十一月，遣开府杨忠率兵与行台仆射长孙俭讨之，攻克随郡。忠进围仲礼长史马岫于安陆。

是岁，盗杀齐文襄于邺，其弟洋讨贼，擒之，仍嗣其事，是为文宣弟。

十六年春正月，柳仲礼率众来援安陆，杨忠逆击于淙头，大破之，擒仲礼，悉虏其众。马岫以

城降。三月，魏帝封太祖第二子震为武邑公，邑二千户。先是，梁雍州刺史、岳阳王詧与其叔父荆州刺史、湘东王绎不睦，乃称蕃来附，遣其世子嶚为质。及杨忠擒仲礼，绎惧，复遣其子方平来朝。

夏五月，齐文宣废其主元善见而自立。

秋七月，太祖率诸军东伐，拜章武公导为大将军，总督留守诸军事，屯泾北以镇关中。九月丁巳，军出长安。时连雨，自秋及冬，诸军马驴多死。遂于弘农北造桥济河，自蒲坂还。于是河南自洛阳，河北自平阳以东，遂入于齐矣。

十七年春三月，魏文帝崩，皇太子嗣位，太祖以冢宰总百揆。梁邵陵王萧纶侵安陆，大将军杨忠讨擒之。

冬十月，太祖遣大将军王雄出子午，伐上津、魏兴；大将军达奚武出散关，伐南郑。

魏废帝元年春，王雄平上津、魏兴，以其地置东梁州。夏四月，达奚武围南郑，月余，梁州刺史、宜农侯萧循以州降。武执循还长安。秋八月，东梁州民叛，率众围州城。太祖复遣王雄讨之。

侯景之克建业也，还奉梁武帝为主。居数旬，梁武以愤恚薨。景又立其子纲，寻而废纲自立。岁余，纲弟绎讨景，擒之。遣其舍人魏彦来告，仍嗣位于江陵，是为元帝。二年春，魏帝诏太祖去丞相、大行台，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。二月，东梁州平。迁其豪帅于雍州。三月，太祖遣大将军魏安公尉迟迥率众伐梁武陵王萧纪于蜀。夏四月，太祖勒锐骑三万西逾陇，度金城河，至姑臧。吐谷浑震惧，遣使献其方物。五月，萧纪潼州刺史杨乾运以州降，引迥军向成都。秋七月，太祖自姑臧至于长安。八月，克成都，剑南平。冬十一月，尚书元烈谋作乱，事发，伏诛。

三年春正月，始作九命之典，以叙内外官爵。以第一品为九命，第九品为一命。改流外品为九秩，亦以九为上。又改置州郡及县：改东雍为华州，北雍为宜州，南雍为蔡州，华州为同州，北华为鄜州，东秦为陇州，南秦为成州，北秦为交州，东荆为淮州，南荆为昌州，东夏为延州，南夏为长州，东梁为金州，南梁为隆洲，北梁为静州，阳都为汾州，南汾为勋州，汾州为丹州，南豳为宁州，南岐为凤州，南洛为上州，南广为淯州，南襄为湖州，西凉为甘州，西郢为鸿州，西益为利州，东巴为集州，北应为辅州，恒州为均州，沙洲为深州，宁州为麓州，义州为岩州，新州为温州，江州为沔州，西安为盐州，安州为始州，并州为随州，肆州为塘州，曾州为顺州，淮州为纯州，扬州为颍州，司州为宪州，南平为升州，南郢为归州，青州为眉州。凡改洲四十六，置州一，改郡一百六，改县二百三十。

自元烈诛，魏帝有怨言，魏淮安王育、广平王赞等垂泣谏之，帝不听。于是太祖与公卿定议，废帝，尊立齐王廓，是为恭帝。

魏恭帝元年夏四月，帝大飨群臣。魏史柳虬执简书于朝曰："废帝，文皇帝之嗣子。年七岁，文皇帝托于安定公曰：'是子才，由于公，不才，亦由于公，宜勉之。'公即受兹重寄，居元辅之任，又纳女为皇后，遂不能训诲有成，致令废黜，负文皇帝付属之意，此咎非安定公而谁？"太祖乃令太常卢辩作告谕公卿曰："呜呼！我群后暨众士，维文皇帝以襁褓之嗣托于予，训之诲之，庶厥有成。而予罔能革变厥心，庸暨乎废，坠我文皇帝之志。呜呼！兹咎予其焉避。予实知之，矧尔众人之心哉。惟予之颜，岂惟今厚，将恐来世以予为口实。"乙亥，诏封太祖子讳为辅城公，宪为安城公，邑各二千户。

茹茹乙旃达官寇广武。五月，遣柱国赵贵追击之，斩首数千级，收其辎重而还。秋七月，太祖西狩至于原州。

梁元帝遣使请据旧图以定疆界，又连结于齐，言辞悖慢。太祖曰："古人有言'天之所弃，准能兴之'，其萧绎之谓乎。"

冬十月壬戌，遣柱国于谨、中山公护、大将军杨忠、韦孝宽等步骑五万讨之。十一月癸未，师济于汉。中山公护与杨忠率锐骑先屯其城下，据江津以备其逸。丙申，谨至江陵，列营围守。辛亥，进攻城，其日克之。擒梁元帝，杀之，并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。没为奴婢者十余万，其免者二百余家。立萧詧为梁主，居江陵，为魏附庸。梁将王僧辩、陈霸先于丹阳立梁元帝第九子方智为主。

魏氏之初，统国三十六，大姓九十九，后多绝灭。至是，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，次功者

为九十九姓后，所统军人，亦改从其姓。

二年，梁广州刺史王琳寇边。冬十一月，遣大将军豆卢宁帅师讨之。

三年春正月丁丑，初行“周礼”，建六官。以太祖为太师、大冢宰，柱国李弼为太傅、大司徒赵贵为太保，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，于谨为大司寇，侯莫陈崇为大司空。初，太祖以汉魏官繁，思革前弊。大统中，乃命苏绰、卢辩依周制改创其事，寻亦置六卿官，然为撰次未成，众务独归台阁。至是始毕，乃命行之。

夏四月，太祖北巡狩。秋七月，度北河。王琳遣使来附，以琳为大将军、长沙郡公。魏帝封太祖子直为秦郡公，招为正平公，邑各一千户。九月，太祖有疾，还至云阳，命中山公护受遗辅嗣子。冬十月乙亥，崩于云阳宫，还长安发丧。时年五十二。甲申，葬于成陵，谥曰文公。孝闵帝受禅，追尊为文王，庙曰太祖。武成元年，追尊为文皇帝。

太祖知人善任，使从谏如流，崇尚儒术，明达政事，恩信被物，能驾驭英豪，一见之者，咸思用命。沙苑所获囚俘，释而用之；河桥之役，率以击战，皆得其死力。诸将出征，授以方略，无不制胜。性好朴素，不尚虚饰，恒以反风俗，复古始为心。

史臣曰：水历将终，群凶放命，或威权震主，或衅逆滔天。咸谓大宝可以力征，神物可以求得，莫不窥觎九鼎，睥睨两宫，而诛夷继及，亡不旋踵。是知巨君篡盗，终成建武之资；仲颖凶残，实启当涂之业。天命有底，庸可滔乎？

太祖田无一成，众无一旅，驱驰戎马之际，蹑足行伍之间。属与能之时，应启圣之运，鸠集义勇，纠合同盟，一举而殄仇雠，再驾而匡帝室。于是内询帷幄，外仗材雄，推至诚以待人，弘大顺以训物。高氏籍甲兵之众，恃戎马之强，屡入近几，志图吞噬。及英谋电发，神旆风驰，弘农建城濮之勋，沙苑有昆阳之捷。取威定霸，以弱为强。绍元宗之衰绪，创隆周之景命。南清江汉，西举巴蜀，北控沙漠，东据伊 < □涯 - 圭墨 >。乃摈落魏晋，宪章古昔，修六官之废典，成一代之鸿规。德刑并用，勋贤兼叙，远安迩悦，欲阜民和。亿兆之望有归，揖让之期允集。功业若此，人臣以终。盛矣哉！非夫雄略冠时，英姿不世，天与神授，纬武经文者，孰能与于此乎？昔者，汉献蒙尘，曹公成夹辅之业；晋安播荡，宋武建匡合之勋。校德论功，绰有余裕。

至于渚宫制胜，阖城孥戮；茹茹归命，尽种诛夷；虽事出于权道，而用乖于德教。周祚之不永，或此之由乎？

周书卷三　帝纪第三

孝闵皇帝讳觉，字陁罗尼，太祖第三子也。母曰元皇后。大统八年，生于同州官舍。九岁，封略阳郡公。时有善相者史元华见帝，退谓所亲曰：“此公子有至贵之相，但恨其寿不足以称之耳。”魏恭帝三年三月，命为安定公世子。四月，拜大将军。十月乙亥，太祖崩。丙子，嗣位太师、大冢宰。十二月丁亥，魏帝诏以岐阳之地封帝为周公。庚子，禅位于帝。诏曰：“予闻皇天之命不于常，惟归于德。故尧授舜，舜授禹，时其宜也。天厌我魏邦，垂变以告，惟尔罔弗知。予虽不明，敢弗龚天命，格有德哉。今踵唐虞旧典，禅位于周，庸布告遐迩焉。”使大宗伯赵贵持节奉册书曰：“咨尔周公，帝王之位弗有常，有德者受命，时乃天道。予式时庸，荒求于唐虞之彝踵。曰我魏德之终旧矣，我邦小大罔弗知，今其可久怫于天道而不归有德欤。时用询谋。佥曰公昭考文公，格勋德于天地，丕济生民。洎公躬，又宣重光。故玄象征见于上，讴讼奔走于下，天之历数，用实在焉。予安敢弗若。是以钦祗圣典，逊位于公。公其享兹大命，保有万国，可不慎欤。”魏帝临朝，遣民部中大夫、济北公元迪致皇帝玺绂。固辞，公卿百辟劝进，太史陈祥瑞，乃从之。是日，魏帝逊于大司马府。

元年春正月辛丑，即天王位。柴燎告天，朝百官于路门。追尊皇考文公为文王，皇妣为文后。大赦天下。封魏帝为宋公。是日，槐里献赤雀四。百官奏议云：“帝王之兴，罔弗更正朔，明受之于天，革民视听也。逮于尼父，稽诸阴阳，云行夏之时，后王所不易。今魏历告终，周室受命，以木承水，实当行录，正用夏时，式遵圣道。惟文王诞玄气之祥，有黑水之谶，服色宜乌。”制曰可。以

大司徒、赵郡公李弼为太师，大宗伯、南阳公赵贵为太傅、大冢宰，大司马、河内公独孤信为太保、大宗伯，柱国、中山公护为大司马。以大将军宁都公毓、高阳公达奚武、武阳公豆卢宁、小司寇阳平公李远、小司马博陵公贺兰祥、小宗伯魏安公尉迟迥等并柱国。

壬寅，祠圆丘。诏曰："予本自神农，其于二丘，宜作厥主。始祖献侯，启土辽海，肇有国基，配南北郊。文考德符五运，受天明命，祖于明堂，以配上帝，庙为太祖。"癸卯，祠方丘。甲辰，祠太社。初除市门税。乙巳，祠太庙。丁未，会百官于乾安殿，班赏各有差。

戊申，诏曰："上天有命，革魏于周，致予一人，受兹大号。予惟古先圣王，罔弗先于省视风俗，以求民瘼，然后克治。矧予眇眇，又当草昧，若弗尚于达四聪、明四目之训者，其有闻知哉。有司宜分命方别之使，所在巡抚。五教何者不宣，时政有何不便；得无修身洁己，才堪佐世之人，而不为上所知；冤枉受罚，幽辱于下之徒，而不为上所理；孝义贞节，不为有司所申；鳏寡孤穷，不为有司所恤；暨黎庶衣食丰约，赋役繁省，灾厉所兴，水旱之处，并宜具闻。若有年八十已上，所在就加礼饩。"辛亥，祠南郊。壬子，立王后元氏。

乙卯，诏曰："惟天地草昧，建邦以宁。今可大启诸国，为周藩屏。"于是封太师李弼为赵国公，太傅赵贵为楚国公，太保独孤信为卫国公，大司寇于谨为燕国公，大司空侯莫陈崇为梁国公，大司马中山公护为晋国公，邑各万户。辛酉，祠太庙。癸亥，亲耕籍田。丙寅，于剑南陵井置陵州，武康郡置资州，遂宁郡置遂州。

二月癸酉，朝日于东郊。乙亥，改封永昌公广为天水郡公。戊寅，祠太社。丁亥，楚国公赵贵谋反，伏诛。诏曰："朕文考昔与群公洎列将众官，同心戮力，共治天下。自始及终，二十三载，迭相匡弼，上下无怨。是以群公等用升余于大位。朕虽不德，岂不识此。是以朕于群公，同姓者如弟兄，异姓者如甥舅。冀此一心，平定宇内，各令子孙，享祀百世。而朕不明，不能辑睦，致使楚公贵不悦于朕，与万俟几通、叱奴兴、王龙仁、长孙僧衍等阴相假署，图危社稷。事不克行，为开府宇文盛等所告。及其推究，咸伏厥辜。兴言及此，心焉如痗。但法者天下之法，朕既为天下守法，安敢以私情废之。《书》曰'善善及后世，恶恶止其身'。其贵、通、兴、龙仁罪止一家，僧衍止一房，余皆不问。惟尔文武，咸知时事。"太保独孤信有罪免。

甲午，以大司空、梁国公侯莫陈崇为太保，大司马、晋国公护为大冢宰，柱国、博陵公贺兰祥为大司马，高阳公达奚武为大司寇，大将军、化政公宇文贵为柱国。己亥，秦州、泾州各献木连理。岁星守少微，经六十日。

三月庚子，会文武百官，班赐各有差。己酉，柱国、衞国公独信赐死。壬子，诏曰："浙州去岁不登，厥民饥馑，朕用悯焉。其当州租输未毕者，悉宜免之。兼遣使巡检，有穷馁者，并加赈给。"癸亥，省六府士员，三分减一。

夏四月己巳，以少师、平原公侯莫陈顺为柱国。壬申，诏死罪以下，各降一等。壬午，谒成陵。乙酉，还宫。丁亥，祠太庙。五月癸卯，岁星犯太微上将，太白犯轩辕。己酉，槐里献白燕。帝欲观渔于昆明池，博士姜须谏，乃止。

秋七月壬寅，帝听讼于右寝，多所哀宥。甲辰，月掩心后星。辛亥，祠太庙。荧或犯东井北端第二星。八月戊辰。祠太社。辛未，诏曰："朕甫临大位，政教未孚，使我民农，多陷刑纲。今秋律已应，将行大戮，言念群生，责在于朕。宜从肆眚，与其更新。其犯死者宜降从流，流以下各降一等。不在赦限者，不从此降。"甲午，诏曰："帝王之治天下，罔弗博求众才，以乂厥民。今二十四军宜举贤良堪治民者，军列九人。被举之人，于后不称厥任者，所举官司，皆治其罪。"

九月庚申，诏曰："朕闻君临天下者，非由一人，时乃上下同心所致。今文武之官及诸军人不沾爵封者，宜各授两大阶。"改太守为郡守。

帝性刚果，见晋公护执政，深忌之。司会李植、军司马孙恒以先朝佐命，入侍左右，亦疾护之专，乃与宫伯乙弗凤、贺拔提等潜谋，请帝诛护，帝然之。又引宫伯张光洛同谋。光洛密白护，护乃出植为梁州刺史，恒为潼州刺史。凤等遂不自安，更奏帝，将召群公入，因此诛护。光洛又白之。时小司马尉迟纲总统宿卫兵，护乃召纲共谋废立。令纲入殿中，诈呼凤等论事。既至，以次执送护

弟，并诛之。纲仍罢散禁兵，帝方悟，无左右，独在内殿，令宫人持兵自守。护又遣大司马贺兰祥逼帝逊位。遂幽于旧邸，月余日，以弑崩，时年十六。植、恒等亦遇害。

及武帝诛护后，乃诏曰：“慎始敬终，有国彝典；事亡如存，哲王通制。义崇追远，礼贵尊亲。故略阳公至德纯粹，天姿秀杰。属魏祚告终，宝命将改，讴歌允集，历数攸归，上协苍灵之庆，下昭后祇之锡。而祸生肘腋，衅起萧墙，白兽噬骖，苍鹰集殿，幽辱神器，弑酷乘与，冤结生民，毒流寓县，今河海澄清，氛沴消荡，追尊之礼，宜崇徽号。”遣太师、蜀国公迥于南郊上谥曰孝闵皇帝，陵曰静陵。

史臣曰：孝闵承既安之业，应乐推之运，柴天竺物，正位君临，迩无异言，远无异望。虽黄初代德，太始受终，不之尚也。然政由宁氏，主怀芒刺之疑；祭则寡人，臣无复子之请。以之速祸，宜哉。

周书卷四　帝纪第四

世宗明皇帝讳毓，小名统万突，太祖长子也。母曰姚夫人。永熙三年，太祖临夏州，生帝于统万城，因以名焉。大统十四年，封宁都郡公。十六年，行华州事。寻拜开府仪同三司、宜州诸军事、宜州刺史。魏恭帝三年，授大将军，镇陇右。孝闵帝践祚，进位柱国，转岐州诸军事、岐州刺史。治有美政，黎民怀之。及孝闵帝废，晋公护遣使迎帝于岐州。秋九月癸亥，至京师，止于旧邸。甲子，群臣上表劝进，备法驾奉迎。帝固让，群臣固请。是日，即天王位，大赦天下。乙丑，朝群臣于延寿殿。

冬十月癸酉，太师、赵国公李弼薨。己卯，以大将军、昌平公尉迟纲为柱国。乙酉，祠圆丘。丙戌，祠方丘。甲午，祠太社。柱国、阳平公李远赐死。是月，梁相陈霸先废其主箫方智而自立，是为陈武帝。

十一月庚子，祠太庙。丁未，祠圆丘。丁巳，诏曰：“帝王之道，以宽仁为大，魏政诸有轻犯未至重罪、及诸村民一家有犯乃及数家而被远配者，并宜放还。”十二月庚午，谒成陵。癸酉，还宫。庚辰，以大将军、辅成公邕为柱国。戊子，赦长安见囚。甲午，诏曰：“善人之后，犹累世获宥，况魏氏以德让代终，岂容不加隐恤。元氏子女自坐赵贵等事以来，所有没入为官口者，悉宜放免。”

二年春正月乙未，以大冢宰、晋公护为太师。辛亥，亲耕籍田。癸丑，立王后独孤氏。丁巳，雍州置十二郡。又于河东置蒲州，河北置虞州，弘农置陕州，正平置绛州，宜阳置熊州，邵郡置邵州。二月癸未，诏曰：“王者之宰民也，莫不同四海，一远近，为父母而子之。一物失所，若纳于隍。贼之境土，本同大化，往因时难，致阻东西。遂使疆场之间，互相抄掠。兴言及此，良可哀伤。自元年以来，有被掠入贼者，悉可放免。”自冬不雨，至于是月方大雪。

三月甲午，齐北豫州刺史司马消难举州来附，遣柱国、高阳公达奚武与大将军杨忠率众迎之。改雍州刺史为雍州牧，京兆郡守为京兆尹。以广业、修城二郡置康州，葭卢郡置文州。戊申，长安献白雀。庚申，诏曰：“三十六国，九十九姓，自魏氏南徙，皆称河南之民。今周室既都关中，宜改称京兆人。”

夏四月己巳，以太师、晋公护为雍州牧。庚午，荧惑入轩辕。辛未，降死罪一等，五岁刑已下皆原之。甲戌，王后独孤氏崩。甲申，葬敬后。五月乙未，以大司空、梁国公侯莫陈崇为大宗伯。

六月癸亥，嚈哒遣使献方物。己巳，板授高年刺史、守、令，恤鳏寡孤独各有差。分长安为万年县，并治京城。辛未，幸昆明池。壬申，长安献白乌。遣使分行州郡，理囚徒，察风俗，掩骼埋胔。秋七月甲午，遣柱国、宁蜀公尉迟迥率众于河南筑安乐城。丙申，顺阳献三足乌。

八月甲子，群臣上表称庆。诏曰：“夫天不爱宝，地称表瑞，莫不威凤巢阁，图龙跃沼，岂直日月珠连，风雨玉烛。是以《钩命决》曰‘王者至孝则出’，元命苞曰‘人君至治所有’。虞舜烝，来兹异趾；周文翼翼，翔此灵禽。文考至德下覃，遗仁爰被，远符千载，降斯三足。将使三方归本，九州翕定。惟此大体，景福在民。予安敢让宗庙之善，弗宣大惠。可大赦天下，文武官普进二级。”

九月辛卯，以大将军杨忠、大将军杨雄并为柱国。甲辰，封少师元罗为韩国公，以绍魏后。丁

未，幸同州。过故宅，赋诗曰："玉烛调秋气，金舆历旧宫。还如过白水，更似入新丰。霜潭渍晚菊，寒井落疏桐。举杯延故老，令闻歌大风。"

冬十月辛酉，还宫。乙丑，遣柱国尉迟迥镇陇右。长安献白兔。十二月辛酉，突厥遣使献方物。癸亥，太庙成。辛巳，以功臣琅耶贞献公贺拔胜等十三人配享太祖庙廷。壬午，大赦天下。

武成元年春正月己酉，太师、晋公护上表归政，帝始亲览万机。军旅之事，护犹总焉。初改都督诸州军事为总管。丙辰，封大将军、章武孝公导子亮为永昌公，翼为西阳公。三月癸巳，陈六军，帝亲擐甲胄，迎太白于东方。秦郡公直镇蒲州。吐谷浑寇边，庚戌，遣大司马、博陵公贺兰祥率众讨之。四月戊午，武当郡献赤乌。甲戌，云。秦州献白马朱鬣。

五月戊子，诏曰："皇王之迹不一，因革之道已殊，莫不播八政以成物，兆三元而为纪。是以容成创定于轩辕，羲和钦若于唐世，《鸿范》九畴，大弘五法。《易》曰：'泽中有火，革，君子以治历明时。'故历之为义大矣。但忽微成象，象极则差；分积命时，时积斯舛。开辟至于获麟，二百七十六万岁，晷度推移，余分盈缩，南正无闻，畴人靡记。暑往寒来，理乖攸序，敬授民时，何其积谬。昔汉世巴郡洛下闳善治历，云后八百岁，当有圣人定之。自火行至今，木德应其运矣，朕何让焉。可命有司，傍稽六历，仰观七曜，博推古今，造我周历，量定以闻。"己亥，听讼于正武殿。辛亥，以大宗伯、梁国公侯莫陈崇为大司徒，大司寇、高阳公达奚武为大宗伯，武阳公豆卢宁为大司寇，柱国、辅城公邕为大司空。乙卯，诏曰："比屡有纠发官司赦前事。此虽意在疾恶，但先王制肆眚之道，令天下自新。若又推问，自新何由哉？如此之徒，有司勿为推究。惟库厩仓廪与海内所共，汉帝有云'朕为天下守财耳'。若有侵盗公家财畜钱粟者，魏朝之事，年月既远，一不须问。自周有天下以来，虽经赦宥，而事迹可知者，有司宜即推穷。得实之日，但免其罪，征备如法。"贺兰祥攻拔洮阳、洪和二城，吐谷浑遁走。闰月庚申，高昌遣使献方物。

六月戊子，大雨霖。诏曰："昔唐咨四岳，殷告六眚，睹灾兴惧，咸置时雍。朕抚运应图，作民父母，弗敢怠荒，以求民瘼。而霖雨作沴，害麦伤苗，隤屋漂垣，洎于昏垫。谅朕不德，苍生何咎。刑政所失，罔识厥由。公卿大夫士爰及牧守黎庶等，今宜各上封事，谠言极谏，罔有所讳。朕将览察，以答天谴。其遭水者，有司可时巡检，条列以闻。"庚子，诏曰："颍川从我，是曰元勋；无忘父城，实起王业。文考属天地草昧，造化权舆，拯彼横流，匡兹颓运。赖英贤尽力，文武同心，翼赞大功，克隆帝业。而被坚执锐，栉风沐雨，永言畴昔，良用怃然。至若功成名遂，建国剖符，予惟休也。其有致死王事，妻子无归者，朕甚伤之。凡是从先王向夏州，发夏州从来，见在及薨亡者，并量赐钱帛，称朕意焉。"是月，陈武帝薨，兄子蒨立，是谓文帝。

八月己亥，改天王称皇帝，追尊文王为帝，大赦改元。壬子，以大将军、安城公宪为益州总管。癸丑，增御正四人，位上大夫。

九月乙卯，以大将军、天水公广为梁州总管。辛未，进封辅城公邕为鲁国公，安城公宪为齐国公，秦郡公直为卫国公，正平公招为赵国公。封皇弟俭为谯国公，纯为陈国公，盛为越国公，达为代国公，通为冀国公，逌为滕国公。进封天水公广为蔡国公，高阳公达奚武为郑国公，武阳公豆卢宁为楚国公，博陵公贺兰祥为凉国公，宁蜀公尉迟迥为蜀国公，化政公宇文贵为许国公，陈留公杨忠为随国公，昌平公尉迟纲为吴国公，武威公王雄为庸国公。邑各万户。

冬十月甲午，以柱国、吴国公尉迟纲为泾州总管。是月，齐文宣帝薨，子殷嗣立。以柱国、蜀国公尉迟迥为秦州总管。

二年春正月癸丑朔，大会群臣于紫极殿，始用百戏焉。三月辛酉，重阳阁成，会群公列将卿大夫及突厥使者于芳林园，赐钱帛各有差。

夏四月，帝因食遇毒。庚子，大渐。诏曰：人生天地之间，禀五常之气，天地有穷已，五常有推移，人安得长在。是以生而有死者，物理之必然。处必然之理，修短之间，何足多恨。朕虽不德，性好典坟，披览圣贤余论，未尝不以此自晓。今乃命也，夫复何言。诸公及在朝卿大夫士，军中大小督将、军人等，并立勋效，积有年载，辅翼太祖，成我周家。今朕缵承大业，处万乘之上，此乃上不负太祖，下不负朕躬，朕得启手启足，从先帝于地下，实无恨于心矣。所可恨者，朕享大位，

可谓四年矣，不能使政化循理，黎庶丰足，九州未一，二方犹梗，顾此怀恨，目用不瞑。唯冀仁兄冢宰，洎朕先正、先父、公卿大臣等，协和为心，勉力相劝，勿忘太祖遗志，提挈后人，朕虽没九泉，形体不朽。

今大位虚旷，社稷无主。朕儿幼稚，未堪当国。鲁国公邕，朕之介弟，宽仁大度，海内共闻，能弘我周家，必此子也。夫人贵有始终，公等事太祖，辅朕躬，可谓有始矣，若克念世道艰难，辅邕以主天下者，可谓有终矣。哀死事生，人臣大节，公等思念此言，令万代称欢。

朕禀生俭素，非能力行菲薄，每寝大布之被，服大帛之衣，凡是器用，皆无雕刻。身终之日，岂容违弃此好。丧事所须，务从俭约，敛以时服，勿使有金玉之饰。若以礼不可阙，皆令用瓦。小敛讫，七日哭。文武百官各权辟衰麻，且以素服从事。葬日，选择不毛之地，因地势为坟，勿封勿树。且厚葬伤生，圣人所诫，朕既服膺圣人之教，安敢违之。凡百官司，勿异朕此意。四方州镇使到，各令三日哭，哭讫，悉权辟凶服，还以素服从事，待大例除。非有呼召，各按部自守，不得辄奔赴阙庭。礼有通塞随时之义，葬讫，内外悉除服从吉。三年之内，勿禁婚娶，饮食一令如平常也。

时事殷猥，病困心乱，止能及此。如其事有不尽，准此以类为断。死而近思古，人有之。朕今忍死，书此怀抱。”其诏即帝口授也。辛丑，崩于延寿殿，时年二十七，谥曰明皇帝，庙称世宗。五月辛未，葬于昭陵。

帝宽明仁厚，敦睦九族，有君人之量。幼而好学，博览群书，善蜀文，词彩温丽。及即位，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，刊校经史。又捃采众书，自羲、农以来，讫于魏末，叙为《世谱》，凡五百卷云。所著文章十卷。

史臣曰：世宗宽仁远度，睿哲博闻。处代邸之尊，实文昭之长。豹姿已变，龙德独潜，而百辟倾心，万方注意。及乎迎宣黜贺。入纂大宗，而礼貌功臣，敦睦九族，率由恭俭，崇尚文儒，亹亹焉其有君人之德者矣。始则权臣专制，政出私门；终乃鸩毒潜加，享年不永。呜呼，惜哉！

周书卷五　帝纪第五

武帝上

高祖武皇帝讳邕，字祢罗突，太祖第四子也。母曰叱奴太后。大统九年，生于同州，有神光照室。幼而孝敬，聪敏有器质。太祖异之，曰：“成吾志者，必此儿也。”年十二，封辅城郡公。孝闵帝践祚，拜大将军，出镇同州。世宗即位，迁柱国，授蒲州诸军事、蒲州刺史。武成元年，入为大司空、治御正，进封鲁国公，领宗师。甚为世宗所亲爱，朝廷大事，多共参议。性沉深有远识，非因顾问，终不辄言。世宗每叹曰：“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”

武成二年夏四月，世宗崩，遗诏传帝位于高祖。高祖固让，百官劝进，乃从之。壬寅，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。冬十二月，改作露门、应门。是岁，齐常山王高演废其主殷而自立，是为孝昭帝。

保定元年春正月戊申，诏曰：“寒暑亟周，奄及徂岁，改元命始，国之典章。朕祗承宝图，宜遵故实。可改武成三年为保定元年。嘉号既新，惠泽宜布，文武百官，各增四级。”以大冢宰、晋国公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令五府总于天官。庚戌，祠圆丘。壬子，祠方丘。甲寅，祠感生帝于南郊。乙卯，祠太社。辛酉，突厥遣使献其方物。戊辰，诏曰：“履端开物，实资元后；代终成务，谅惟宰栋。故周文公以上圣之智，翼彼姬周，爰作六典，用光七百。自兹厥后，代失其绪，俾巍巍之化，历千祀而莫传；郁郁之风，终百王而永坠。我太祖文皇帝禀纯和之气，挺天纵之英，德配乾元，功侔造化，故能舍末世之弊风，蹈隆周之叡典，诞述百官，厥用允集。所谓乾坤改而重构，岂帝王洪范而已哉。朕入嗣大宝，思扬休烈。今可班斯礼于太祖庙庭。”己巳，祠太庙，班太祖所述六官焉。癸酉，吐谷浑、高昌并遣使献方物。甲戌，诏先经兵戎官年六十已上，及民七十已上，节级板授官。乙亥，亲耕籍田。丙子，大射于正武殿，赐百官各有差。

二月己卯，遣大使巡察天下。于洮阳置洮州。甲午，朝日于东郊。乙未，突厥、宕昌并遣使献方物。丙午，省輦辇，去百戏。弘农上言九尾狐见。三月丙寅，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，率岁一月役。夏四月丙子朔，日有食之。庚寅，以少傅、吴公尉迟纲为大司空。丁酉，白兰遣使献犀甲、铁铠。

五月丙午，封孝闵皇帝子康为纪国公，皇子贇为鲁国公。晋公护获玉斗以献。戊辰，突厥、龟兹并遣使献方物。六月乙酉，遣治御正殷不害等使于陈。

秋七月戊申，诏曰：“亢旱历时，嘉苗殄悴。岂狱犴失理，刑罚乖哀欤？其所在见囚：死以下，一岁刑以上，各降本罪一等；百鞭以下，悉原免之。”更铸钱，文曰“布泉”，以一当五，与五铢并行。己酉，追封皇伯父颢为邵国公，以晋公子江陵公会为后；次伯父连为杞国公，以章武孝公子永昌公亮为后；第三伯父洛生为莒国公，以晋公子崇业公至为后；又追封武邑公震为宋国公，以世宗子实为后；并袭封。己巳，荧惑入与鬼，犯积尸。

九月甲辰，南宁州遣使献滇马及蜀铠。乙巳，客星见于翼。冬十月甲戌，日有蚀之。戊寅，荧惑犯太微上将，合焉。十一月乙巳，以大将军、卫国公直为雍州牧。陈遣使来聘。进封柱国、广武公窦炽为邓国公。丁巳，狩于岐阳。是月，齐孝昭帝薨，弟长广王湛代立，是为武成帝。十二月壬午，至自岐阳。是岁，追封皇族祖仲为虞国公。

二年春正月壬寅，初于蒲州开河渠，同州开龙首渠，以广溉灌。丁未，以陈主弟顼为柱国，送还江南。闰月己丑，诏柱国以下，帅都督以上，母妻授太夫人，夫人、郡君、县君各有差。癸巳，太白入昴。乙亥，柱国、大司马、凉国公贺兰祥薨。洛州民周共妖言惑众，假署将相，事发伏诛。二月壬寅，荧惑犯太微上相。癸丑，以久不雨，降宥罪人，京城三十里内禁酒。梁主萧詧薨。以大将军、蔡国公广为秦州总管。三月壬午，荧惑犯左执法。夏四月甲辰，禁屠宰，旱故也。丁巳，南阳献三足乌。湖州上言见二白鹿从三角兽而行。己未，于伏流城置和州。癸亥，诏曰：“比以寇难犹梗，九州未一，文武之官立功效者，虽锡以茅土，而未给租赋。诸柱国等勋德隆重，宜有优崇，各准别制，邑户听寄食他县。”五月庚午，以山南众瑞并集，大赦天下，百官及军人，普泛二级。南阳宛县三足乌所集，免今年役及租赋之半。壬辰，以柱国随国公杨忠为大司空，吴国公尉迟纲为陕州总管。六月己亥，以柱国蜀国公尉迟迥为大司马，邵国公会为蒲州总管。分山南荆州、安州、襄州、江陵为四州总管。秋七月己巳，封开府贺拔纬为霍国公。乙亥，太白犯舆鬼。九月戊辰朔，日有蚀之。陈遣使来聘。

冬十月戊戌，诏曰：“树之元首，君临海内，本乎宣明教化，亭毒黔黎；岂唯尊贵其身，侈富其位。是以唐尧速葛之衣，粗粝之食，尚临汾阳而永叹，登姑射而兴想。况无圣人之德而嗜欲过之，何以克厌众心，处于尊位，朕甚恧焉。今巨寇未平，军戎费广，百姓空虚，与谁为足。凡是供朕衣服饮食，四时所须，爰及宫内调度，朕今手自减削。纵不得顿行古人之道，岂曰全无庶几。凡尔百司，安得不思省约，勖朕不逮者哉。”辛亥，帝御太武殿大射，公卿列将皆会。戊午，讲武于少陵原。分南宁州置恭州。

十一月丁卯，以大将军、卫国公直、大将军、赵国公招并为柱国。又以招为益州总管。壬午，荧惑犯岁星于危南。十二月，益州献赤乌。

三年春正月辛未，改光迁国为迁州。乙酉，太保、梁国公侯莫陈崇赐死。壬辰，于乞银城置银州。

二月庚子，初颁新律。辛丑，诏魏大统九年以前，都督以上身亡而子孙未齿叙者，节级授官。渭州献三足乌。辛酉，诏曰：“二仪创辟，玄象著明；三才已备，历数昭列。故‘书’称钦若敬授，‘易’序治历明时。此先代一定之典，百王不易之务。伏惟太祖文皇帝，敬顺昊天，忧劳庶政，历序六家，以阴阳为首。洎予小子，弗克遵行，惟斯不安，夕惕若厉。自顷朝廷权舆，事多仓卒，乖和爽序，违失先志。致风雨愆时，疾厉屡起，嘉生不遂，万物不昌，朕甚伤之。自今举大事、行大政，非军机急速，皆宜依月令，以顺天心。”

三月乙丑朔，日有蚀之。丙子，宕昌遣使献生猛兽二，诏放之南山。乙酉，益州献三足乌。夏四月乙未，以柱国、郑国公达奚武为太保，大将军韩果为柱国。己亥，帝御正殿录囚徒。癸卯，大雩。癸丑，有牛足生于背。戊午，幸太学，以太傅、燕国公于谨为三老而问道焉。初禁天下报仇，犯者以杀人论。壬戌，诏百官及民庶上封事，极言得失。五月甲子朔，避正寝不受朝，旱故也。甲戌，雨。秋七月戊辰，行幸原州。庚午，陈遣使来聘。丁丑，幸津门，问百年，赐以钱帛，又赐高

年板职各有差，降死罪一等。八月丁未，改作露寝。

九月甲子，自原州登陇山。荧惑犯太微上将军。丙戌，幸同州。戊子，诏柱国杨忠率骑一万与突厥伐齐。己丑，蒲州献嘉禾，异亩同颖。初令世袭州郡县者改为五等爵，州封伯，郡封子，县封男。冬十月壬辰，荧惑犯左执法。乙巳，以开府、杞国公亮为梁州总管。庚戌，陈遣使来聘。十有二月辛卯，至自同州。遣太保、郑国公达奚武率骑三万出平阳以应杨忠。是月，有人生子男，而阴在背后如尾，两足指如兽爪。有犬生子，腰以后分为二身，两尾六足。

四年春正月庚申，杨忠破齐长城，至晋阳而还。二月庚寅朔，日有蚀之。甲午，荧惑犯房右骖。三月己未，荧惑又犯房右骖。庚辰，初令百官执笏。夏四月癸卯，以柱国、邓公窦炽为大宗伯。五月壬戌，封世宗长子贤为毕国公。丁卯，突厥遣使献方物。癸酉，以大将军、安武公李穆为柱国。丁亥，改礼部为司宗，大司礼为礼部，大司乐为乐部。六月庚寅，改御伯为纳言。秋七月戊午，粟特遣使献方物。戊寅，焉耆遣使献名马。八月丁亥朔，日有蚀之。诏柱国杨忠率师与突厥东伐，至北河而还。戊子，以柱国齐公宪为雍州牧，许国公宇文贵为大司徒。九月丁巳，以柱国、卫国公直为大司空，封开府李昞为唐国公，若干凤为徐国公。陈遣使来聘。是月，以皇世母阎氏自齐至，大赦天下。闰月己亥，以大将军韦孝宽、大将军长孙俭并为柱国。冬十月癸亥，以大将军陆通、大将军宇文盛、蔡国公广并为柱国。甲子，诏大将军、大冢宰、晋国公护率军伐齐，帝于太庙庭授以斧钺。于是护总大军，出潼关；大将军权景宣率山南诸军，出豫州；少师杨＜□標寸＞出轵关。丁卯，幸沙苑劳师。癸酉，还宫。十一月甲午，柱国蜀国公尉迟迥率师围洛阳，柱国齐国公宪营于邙山，晋公护次于陕州。十二月，权景宣攻齐豫州，刺史王士良以州降。壬戌，齐师渡河，晨至洛阳，诸军惊散。尉迟迥率麾下数十骑扞敌，得却，至夜引还。柱国、庸国公王雄力战，死之。遂班师。杨＜□標寸＞于轵关战没。权景宣亦弃豫州而还。

五年春正月甲申朔，废朔，以庸国公王雄死王事故也。辛卯，白虹贯日。庚子，令荆州、安州、江陵等总管并隶襄州总管府，以柱国、大司空、卫国公直为襄州总管。甲辰，太白、荧惑、岁星合于娄。乙巳，吐谷浑遣使献方物。以庸国公王雄世子开府谦为柱国。

二月辛酉，诏陈国公纯、柱国许国公宇文贵、神武公窦毅、南安公阳荐等，如突厥逆女。甲子，郢州获绿毛龟。丙寅，以柱国安武公李穆为大司空，绥德公陆通为大司寇。壬申，行幸岐州。

三月戊子，柱国、楚国公豆卢宁薨。夏四月，齐武成禅位于其太子纬，自称太上皇帝。五月丙戌，以皇族父兴为大将军，袭虞国公封。己亥，诏左右武伯各置中大夫一人。六月庚申，彗星出三台，入文昌，犯上将，后经紫宫西垣入危，渐长一丈余，指室、壁。后百余日，稍短，长二尺五寸，在虚、危灭。辛未，诏曰："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为官奴婢者，已令放免。其公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，所在官司，宜赎为庶人。"秋七月辛巳朔，日有蚀之。庚寅，行幸秦州。降死罪以下。辛丑，遣大使巡察天下。八月丙子，至自秦州。九月乙巳，益州献三足乌。冬十月辛亥，改函谷关城为通洛防。十一月庚辰，岐州上言一角兽见。甲午，吐谷浑遣使献方物。丁未，陈遣使来聘。

天和元年春正月己卯，日有蚀之。辛巳，露寝成，幸之。令群臣赋古诗，京邑耆老并预会焉，颁赐各有差。癸未，大赦改元，百官普加四级。己亥，亲耕籍田。丁未，于宕昌置宕州。以柱国、昌宁公长孙俭为陕州总管。遣小载师杜果使于陈。

二月戊申，以开府、中山公训为蒲州总管。戊辰，诏三公已下各举所知。庚午，日斗，光遂微，日裹乌见。

三月丙午，祠南郊。夏四月己酉，益州献三足乌。辛亥，雩。甲子，日有交晕，白虹贯之。是月，陈文帝薨，子伯宗嗣立。

五月庚辰，帝御正武殿，集群臣亲讲《礼记》。吐谷浑龙涸王莫昌率户内附，以其地为扶州。甲午，诏曰："道德交丧，礼义嗣兴。褒四始于一言，美三千于为敬。是以在上不骄，处满不溢，富贵所以长守，邦国于焉乂安。故能承天静地，和民敬鬼，明并日月，道错四时。朕虽庸昧，有志前古。甲子乙卯，礼云不乐。苌弘表昆吾之稔，杜蒉有扬觯之文。自世道丧乱，礼仪紊毁，此典茫然，已坠于地。昔周王受命，请闻颛顼。庙有戒盈之器，室为复礼之铭。矧伊未学，而能忘此。宜依是日，

省事停乐。庶知君为之难，为臣不易。贻之后昆，殷鉴斯在。”

六月丙午，以大将军、枹罕公辛威为柱国。

秋七月戊寅，筑武功、郿、斜谷、武都、留谷、津坑诸城，以置军人。壬午，诏：“诸胄子入学，但束修于师，不劳释奠。释奠者，学成之祭，自今即为恒式。”

八月己未，诏：“诸有三年之丧，或负土成坟，或寝苫骨立，一志一行，可称扬者，仰本部官司，随事言上。当加吊勉，以厉薄俗。”

九月乙亥，信州蛮冉令贤、向五子王反，诏开府陆腾讨平之。冬十月乙卯，太白昼见，经天。甲子，初造山云舞，以备六代之乐。十一月丙戌，行幸武功等新城。十二月庚申，还宫。

二年春正月癸酉朔，日有蚀之。己亥，亲耕籍田。三月癸酉，改武游园为道会苑。丁亥，初立郊丘壇壝制度。夏四月乙巳，省东南诸州：以颖州、归州、<□氵負>州、均州入唐州，油州入纯州，鸿州入淮州，洞州入湖州，睢州入襄州，宪州入昌州。以大将军、陈国公纯为柱国。五月壬申，突厥、吐谷浑、安息并遣使献方物。丁丑，进封柱国、安武公李穆为申国公。己丑，岁星与荧惑合于井。六月辛亥，尊所生叱奴氏为皇太后。甲子，月入毕。

闰月庚午，地震。戊寅，陈湘州刺史华皎率众来附，遣襄州总管卫国公直率柱国绥德公陆通、大将军田弘、权景宣、元定等，将兵援之，因而南伐。壬辰，以大将军、谯国公俭为柱国。丁酉，岁星、太白合于柳。戊戌，襄州上言庆云见。秋七月辛丑，梁州上言凤凰集于枫树，群鸟列侍以万数。甲辰，立露门学，置生七十二人。庚戌，太白犯轩辕。壬子，以太傅、燕国公于谨为雍州牧。

九月，卫国公直等与陈将淳于量、吴明彻战于沌口，王师失利。元定以步骑数千先度，遂没江南。

冬十月辛卯，日出入时，有黑气一，大如杯，在日中。甲午，又加一焉。经六日乃灭。十一月戊戌朔，日有蚀之。癸丑，太保、许国公宇文贵薨。

三年春正月辛丑，祠南郊。二月丁卯，幸武功。丁亥，还宫。

三月癸卯，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。甲辰，大赦天下，亡官失爵，并听复旧。丁未，大会百寮及四方宾客于路寝，赐衣马钱帛各有差。甲寅，以柱国陈国公纯为秦州总管，蔡国公广为陕州总管。戊午，太傅、柱国、燕国公于谨薨。己未，太白犯井北轩第一星。

夏四月辛巳，以太保、郑国公达奚武为太傅，大司马、蜀国公尉迟迥为太保，柱国、齐国公宪为大司马。太白入舆鬼，犯积尸。五月庚戌，祠太庙。庚申，行幸醴泉宫。六月甲戌，有星孛于东井，北行一月，至舆鬼，乃灭。

秋七月壬寅，柱国、随国公杨忠薨。戊午，至自醴泉宫。己未，客星见房，渐东行入天市，犯营室，至奎，四十余日乃灭。

八月乙丑，韩国公元罗薨。齐请和亲，遣使来聘，诏军司马陆逞、兵部尹公正报聘焉。癸酉，帝御大德殿，集百僚及沙门、道士等亲讲《礼记》。九月庚戌，太白与镇星合于角。冬十月癸亥，祠太庙。丙戌，太白入氐。丁亥，上亲率六军讲武于城南，京邑观者，舆马弥漫数十里，诸蕃使咸在焉。十一月壬辰朔，日有蚀之。甲辰，行幸岐阳。壬子，遣开府崔彦穆、小宾部元晖使于齐。甲寅，陈安成王顼废其主伯宗而自立，是为宣帝。十二月丁丑，至自岐阳。是月，齐武成帝薨。

四年春正月辛卯朔，废朝，以齐武成薨故也。遣司会、河阳公李纶等会葬于齐，仍吊赙焉。

二月癸亥，以柱国、昌宁公长孙俭为夏州总管。戊辰，帝御大德殿，集百僚、道士、沙门等讨论释老义。岁星逆行，掩太微上将。庚午，有流星大如斗，出左摄提，流至天津，灭后，有声如雷。夏四月己巳，齐遣使来聘。

五月己丑，帝制《象经》成，集百僚讲说。封魏广平公子元谦为韩国公，以绍魏后。庚戌，行幸醴泉宫。丁巳，柱国、吴国公尉迟纲薨。

六月，筑原州及泾州东城。秋七月辛亥，至自醴泉宫。丁巳，突厥遣使献马。八月庚辰，盗杀孔城防主，以其地入齐。九月辛卯，遣柱国、齐国公宪率众于宜阳筑崇德等城。冬十一月辛亥，柱国、昌宁公长孙俭薨。十二月壬午，罢陇州。

五年春二月己巳，邵惠公颢孙胄自齐来归。改邵国公会为谭国公，封胄为邵国公。三月辛卯，进封柱国韦孝宽为郧国公。甲辰，初令宿卫官住关外者，将家累入京，不乐者，解宿卫。夏四月甲寅，以柱国宇文盛为大宗伯。行幸醴泉宫。省帅都督官。丙寅，遣大使巡天下。以陈国公纯为陕州总管。六月壬辰，封开府梁睿为蒋国公。庚子，降宥罪人，并免逋租悬调等，以皇女生故也。七月，盐州献白兔。乙卯，至自醴泉宫。辛巳，以柱国、谯国公俭为益州总管。九月己卯，太白、岁星合于亢。冬十月辛巳朔，日有蚀之。丙戌，太白、镇星合于氐。丁酉，太傅、郑国公达奚武薨。十一月乙丑，追封章孝公遵为豳国公，以蔡国并于豳。丁卯，柱国、豳国公广薨。十二月癸巳，大将军郑恪率师平越俊，置西宁州。

是冬，齐将斛律明月寇边，于汾北筑城，自华谷至于龙门。

六年春正月己酉朔，废朝，以露门未成故也。诏柱国、齐国公宪率师御斛律明月。丁卯，以大将军张掖公王杰、谭国公会、雁门公田弘、魏国公李晖等并为柱国。二月己丑夜，有苍云广三尺许经天，自戌加辰。三月己酉，齐国公宪自龙门度河，斛律明月退保华谷，宪攻拔其新筑五城。

夏四月戊寅朔，日有蚀之。己卯，荧惑犯舆鬼。辛卯，信州蛮渠冉祖喜、冉龙骧举兵反，遣大将军赵訚率师讨平之。甲午，以柱国、燕国公于实为凉州总管，大将军、杞国公亮为秦州总管。庚子，以大将军、荥阳公司马消难为柱国。陈国公纯、雁门公田弘率师取齐宜阳等九城。以大将军武安公侯莫陈琼、大安公阎庆、神武公窦毅、南阳公叱罗协、平高公侯伏侯龙恩并为柱国。封开府斛斯征为岐国公，右宫伯长孙览为薛国公。

五月癸卯，遣纳言郑诩使于陈。丙寅，以大将军唐国公李昞、中山公训、杞国公亮、上庸公陆腾、安义公宇文丘、北平公寇绍、许国公宇文善、犍为公高琳、郑国公达奚震、陇东公杨纂、常山公于翼并为柱国。六月乙未，以大将军、太原公王柬为柱国。是月，齐将段孝先攻陷汾州。秋七月乙丑，以大将军、越国公盛为柱国。八月癸未，镇星、岁星、太白合于氐。九月庚申，月在娄，蚀之既，光不复。癸酉，省掖庭四夷乐、后宫罗绮工人五百余人。冬十月壬午，冀国公通薨。乙未，遣右武伯谷会琨、御正蔡斌使于齐。壬寅，上亲率六军讲武于城南。

十一月壬子，以大将军梁国公侯莫陈芮、大将军李意并为柱国。丙辰，齐遣使来聘。丁巳，行幸散关。十二月己丑，还宫。是冬，牛大疫，死者十六七。

建德元年春正月戊午，帝幸玄都观，亲御法座讲说，公卿道俗论难，事毕还宫。降死罪及流罪一等，其五岁刑已下，并宥之。

二月癸酉，遣大将军、昌城公孙深使于突厥，司宗李除、小宾部贺遂礼使于齐。乙酉，柱国、安义公宇文丘薨。

三月癸卯朔，日有蚀之。齐遣使来聘。丙辰，诛大冢宰晋国公护、护子柱国谭国公会、会弟大将军莒国公至、崇业公静，并柱国侯伏侯龙恩、龙恩弟大将军万寿、大将军刘勇等。大赦，改元。罢中外府。癸亥，以太傅、蜀国公尉迟迥为太师，柱国邓国公窦炽为太傅，大司空、申国公李穆为太保，齐国公宪为大冢宰，卫国公直为大司徒，赵国公招为大司空，柱国枹罕公辛威为大司寇，绥德公陆通为大司马。诏曰：“民亦劳止，则星动于天；作事不时，则石言于国。故知为政欲静，静在宁民；为治欲安，安在息役。顷兴造无度，征发不已，以频岁师旅，农亩废业。去秋灾蝗，年谷不登，民有散亡，家空杼轴。朕每旦恭己，夕惕兢怀。自今正调以外，无妄征发。庶时殷欲阜，称朕意焉。”

夏四月甲戌，以代国公达、滕国公逌并为柱国。诏荆州、安州、江陵等总管停隶襄州。己卯，以柱国张掖公王杰为泾州总管，魏国公李晖为梁州总管。诏公卿以下各举所知。遣工部代公达、小礼部辛彦之使于齐。丙戌，诏百官军民上封事，极言得失。丁亥，诏断四方非常贡献。庚寅，追尊略阳公为孝闵皇帝。癸巳，立鲁公赟为皇太子。大赦天下，百官各加封级。

五月，封卫国公直长子宾为莒国公，绍莒庄公洛生后。壬戌，帝以大旱集百官于庭，诏之曰：“盛农之节，亢阳不雨，气序愆度，盖不徒然。岂朕德薄，刑赏乖中欤？将公卿大臣或非其人欤？宜尽直言，无得有隐。”公卿各引咎自责。其夜澍雨。

六月庚子，改置宿卫官员。秋七月辛丑，陈遣使来聘。丙午，辰星、太白合于东井。己酉，月犯心中星。九月庚子朔，日有蚀之。庚申，扶风掘地得玉杯以献。

冬十月庚午，诏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者，悉免为民。辛未，遣小匠师杨勰、齐驭唐则使于陈。柱国、大司马、绥德公陆通薨。

十一月丙午，上亲率六军讲武城南。庚戌，行幸羌桥，集京城以东诸军都督以上，颁赐有差。乙卯，还宫。壬戌，以大司空、赵国公招为大司马。乙未，月犯心中星。

十二月壬申，行幸斜谷，集京城以西诸军都督已上，颁赐有差。丙戌，还宫。己丑，帝御正武殿，亲录囚徒，至夜而罢。庚寅，幸道会苑，以上善殿壮丽，遂焚之。

二年春正月辛丑，祠南郊。乙巳，以柱国、雁门公田弘为大司空，大将军、徐国公若干凤为柱国。庚戌，复置帅都督官。乙卯，祠太庙。闰月己巳，陈遣使来聘。

二月辛亥，白虹贯日。甲寅，诏皇太子赟抚巡西土。壬戌，遣司会侯莫陈凯、太子宫尹郑译使于齐。荧惑犯舆鬼，入积尸。省雍州内八郡，并入京兆、冯翊、扶风、咸阳等郡。三月己卯，皇太子于岐州获二白鹿以献。诏答曰："在德不在瑞。"癸巳，省六府诸司中大夫以下官，府置四司，以下大夫为之官长，上士贰之。夏四月己亥，祠太庙。丙辰，增改东宫官员。

五月丁卯，荧惑犯右执法。丁丑，以柱国周昌公侯莫陈琼为大宗伯，荥阳公司马消难为大司寇，上庸公陆腾为大司空。六月庚子，省六府员外诸官，皆为丞。甲辰，月犯心中星。壬子，皇孙行生，文武官普加一阶。大选诸军将帅。丙辰，帝御露寝，集诸军将，勖以戎事。庚申，诏诸军旌旗皆画以猛兽、鸷鸟之象。

秋七月己巳，祠太庙。自春末不雨，至于是月。壬申，集百寮于大德殿，帝责躬罪己，问以治政得失。戊子，雨。八月丙午，改三夫人为三妃。关内大蝗。

九月乙丑，陈遣使来聘。癸酉，太白犯右执法。戊寅，以柱国、郑国公达奚震为金州总管。诏曰："政在节财，礼唯宁俭。而顷者婚嫁竞为奢靡，牢羞之费，罄竭资财，甚乖典训之理。有司宜加宣勒，使咸遵礼制。"壬午，纳皇太子妃杨氏。

冬十月癸卯，齐遣使来聘。甲辰，六代乐成，帝御崇信殿，集百官以观之。

十一月辛巳，帝亲率大军讲武于城东。癸未，集诸军都督以上五十人于道会苑大射，帝亲临射宫，大备军容。

十二月癸巳，集群臣及沙门、道士等，帝升高座，辨释三教先后，以儒教为先，道教为次，佛教为后。以大将军、乐川公赫连达为柱国。诏曰："尊年尚齿，列代弘规，序旧酬劳，哲王明范。朕嗣承洪业，君临万邦，驱此兆庶，寘诸仁寿。军民之间，年多耆耋，眷言衰暮，宜有优崇。可颁授老职，使荣沾邑里。"戊午，听讼于正武殿，自旦及夜，继之以烛。

三年春正月壬戌，朝群臣于露门。册柱国齐国公宪、卫国公直、赵国公招、谯国公俭、陈国公纯、越国公盛、代国公达、滕国公<逌－八>并进爵为王。己巳，祠太庙。庚午，突厥遣使献马。癸酉，诏："自今已后，男年十五，女年十三已上，爰及鳏寡，所在军民，以时嫁娶，务从节俭，勿为财币稽留。"乙亥，亲耕籍田。丙子，初服短衣，享二十四军督将以下，试以军旅之法，纵酒尽欢。诏以往岁年谷不登，民多乏绝，令公私道俗，凡有贮积粟麦者，皆准口听留，以外尽粜。

二月壬辰朔，日有蚀之。丁酉，纪国公康、毕国公贤、酆国公贞、宋国公实、汉国公赞、秦国公贽、曹国公允并进爵为王。丙午，令六府各举贤良清正之人。癸丑，柱国、许国公宇文善有罪免。乙卯，行幸云阳宫。丙辰，诏曰："民生而静，纯懿之性本均；感物而迁，嗜欲之情斯起。虽复云鸟殊世，文质异时，莫不限以堤防，示之禁令。朕君临万寓，覆养黎元，思振颓纲，纳之轨式。比因人有犯，与众弃之，所在群官有愆过者，咸听首露，莫不轻重毕陈，纤毫无隐。斯则风行草偃，从化无违，导德齐礼，庶几可致。但上失其道，有自来矣，凌夷之弊，反本无由，宜加荡涤，与民更始。可大赦天下。"庚申，皇太后不豫。

三月辛酉，至自云阳宫。癸酉，皇太后叱奴氏崩。帝居倚卢，朝夕共一溢米。群臣表请，累旬乃止。诏皇太子赟总厘庶政。夏四月乙卯，齐遣使吊赠会葬。丁巳，有星孛于东北紫宫垣，长七尺。

五月庚申，葬文宣皇后于永固陵，帝袒跣至陵所。辛酉，诏曰："齐斩之情，经籍彝训，近代<□氵公>革，遂亡斯礼。伏奉遗令，既葬便除，攀慕几筵，情实未忍。三年之丧，达于天子，古今无易之道，王者之所常行。但时有未谐，不得全制。军国务重，庶自听朝。缞麻之节，苫卢之礼，率遵前典，以申罔极。百寮以下，宜依遗令。"公卿上表，固请俯就权制，过葬即吉。帝不许，引古礼答之，群臣乃止。于是遂申三年之制，五服之内，亦令依礼。初置太子谏议员四人，文学十人；皇弟、皇子友员各二人，学士六人。丁卯，荆州献白乌。戊辰，诏故晋国公护及诸子，并追复先封，改葬加谥。丙子，初断佛、道二教，经像悉毁，罢沙门、道士，并令还民。并禁诸淫祀，礼典所不载者，尽除之。

六月丁未，集诸军将，教以战阵之法。壬子，更铸五行大布钱，以一当十，与布泉钱并行。戊午，诏曰："至道弘深，混成无际，体包空有，理极幽玄。但歧路既分，派源逾远，淳离朴散，形气斯乖。遂使三墨八儒，朱紫交竞；九流七略，异说相腾。道隐小成，其来旧矣。不有会归，争驱靡息。今可立通道观，圣哲微言，先贤典训，金科玉篆，秘迹玄文，所以济养黎元，扶成教义者，并宜弘阐，一以贯之。俾夫玩培塿者，识嵩岱之崇崛；守迹砾者，悟渤澥之泓澄，不亦可乎？"

秋七月庚申，行幸云阳宫。乙酉，卫王直在京师举兵反，欲突入肃章门。司武尉迟运等拒守。直败，率百余骑遁走。京师连雨三旬，是日霁。戊子，至自云阳宫。八月辛卯，擒直于荆州，免为庶人。乙未，诏自建德元年八月以前犯罪，未被推纠，于后事发失官爵者，并听复旧。丙申，行幸云阳宫。

九月庚申，幸同州。戊辰，以柱国、大宗伯、周昌公侯莫陈琼为秦州总管。冬十月丙申，御正杨尚希、礼部卢恺使于陈。戊戌，雍州献苍乌。庚子，诏蒲州民遭饥乏绝者，令向郿城以西，及荆州管内就食。甲寅，行幸蒲州。乙卯，曲赦蒲州见囚大辟以下。丙辰，行幸同州。始州民王鞅拥众反，大将军郑恪讨平之。

十一月戊午，以柱国、大司空、上庸公陆腾为泾州总管。于阗遣使献名马。己巳，大阅于城东。甲戌，至自同州。十二月戊子，大会卫官及军人以上，赐钱帛各有差。辛卯，月掩太白。诏荆、襄、安、延、夏五州总管内，有能率其从军者，授官各有差。其贫下户，给复三年。丙申，改诸军军士并为侍官。丁酉，利州上言驺虞见。癸卯，集诸军讲武于临皋泽。凉州比年地震，坏城郭，地裂，涌泉出。

周书卷六　帝纪第六

建德四年春正月戊辰，以柱国枹罕公辛威为宁州总管，太原公王康为襄州总管。初置营军器监。壬申，诏曰："今阳和布气，品物资始，敬授民时，义兼敦劝。诗不云乎：'弗躬弗亲，庶民弗信。'刺史守令，宜亲劝农，百司分番，躬自率导。事非机要，并停至秋。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所在量加赈恤。逋租悬调，兵役残功，并宜蠲免。"癸酉，行幸同州。

二月丙戌朔，日有蚀之。辛卯，改置宿卫官员。己酉，柱国、广德公李意有罪免。三月丙辰，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卫、纳言伊娄谦使于齐。郡县各省主簿一人。丙寅，至自同州。甲戌，以柱国、赵王招为雍州牧。夏四月甲午，柱国、燕国公于实有罪免。丁酉，初令上书者并为表，于皇太子以下称启。六月，诏东南道四总管内，自去年以来新附之户，给复三年。

秋七月丙辰，行幸云阳宫。己未，禁五行大布钱不得出入关，布泉钱听入而不听出。丁卯，至自云阳宫。甲戌，陈遣使来聘。

丙子，召大将军以上于大德殿，帝曰："太祖神武膺运，创造王基，兵威所临，有征无战。唯彼伪齐，犹怀跋扈。虽复戎车屡驾，而大勋未集。朕以寡昧，纂承鸿绪，往以政出权宰，无所措怀。自亲览万机，便图东讨。恶衣菲食，缮甲治兵，数年已来，战备稍足。而伪主昏虐，恣行无道，伐暴除乱，斯实其时。今欲数道出兵，水陆兼进，北拒太行之路，东扼黎阳之险。若攻拔河阴，兖、豫则弛檄可定。然后养锐享士，以待其至。但得一战，则破之必矣。王公以为何如？"群臣咸称善。

丁丑，诏曰："高氏因时放命，据有汾、漳，擅假名器，历年永久。朕以亭毒为心，遵养时晦，

遂敦聘好，务息黎元。而彼怀恶不悛，寻事侵轶，背言负信，窃邑藏奸。往者军下宜阳，衅由彼始；兵兴汾曲，事非我先。此获俘囚，礼送相继；彼所拘执，曾无一反。加以淫刑妄逞，毒赋繁兴，齐、鲁轸殄悴之哀，幽并启来苏之望。既祸盈恶稔，众叛亲离，不有一戎，何以大定。今白藏在辰，凉风戒节，厉兵诘暴，时事惟宜。朕当亲御六师，龚行天罚。庶凭祖宗之灵，潜资将士之力，风驰九有，电扫八紘。可分命众军，指期进发。”以柱国陈王纯为前一军总管，荥阳公司马消难为前二军总管，郑国公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，越王盛为后一军总管，周昌公侯莫陈琼为后二军总管，赵王招为后三军总管，齐王宪率众二万趣黎阳，随国公杨坚、广宁侯薛迥舟师三万自渭入河，柱国梁国公侯莫陈芮率众一万守太行道，申国公李穆帅众三万守河阳道，常山公于翼帅众二万出陈、汝。壬午，上亲率六军，众六万，直指河阴。

八月癸卯，入于齐境。禁伐树践苗稼，犯者以军法从事。丁未，上亲率诸军攻河阴大城，拔之。进攻子城，未克。上有疾。九月辛酉夜，班师，水军焚舟而退。齐王宪及于翼、李穆等所在克捷，降拔三十余城，皆弃而不守。唯以王乐城要害，令仪同三司韩正守之。正寻以城降齐。戊寅，至自东伐。己卯，以华州刺史、毕王贤为荆州总管。

冬十月戊子，初置上柱国、上大将军官，改开府仪同三司为开府仪同大将军，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，又置上开府、上仪同官。甲午，行幸同州。

闰月，齐将尉相贵寇大宁，延州总管王庆击走之。以柱国齐王宪、蜀国公尉迟迥为上柱国，柱国代王达为益州总管，大司寇荥阳公司马消难为梁州总管。诏诸几郡各举贤良。十一月己亥，改置司内官员。十二月辛亥朔，日有蚀之。庚午，至自同州。丙子，陈遣使来聘。是岁，岐、宁二州民饥，开仓赈给。

五年春正月癸未，行幸同州。辛卯，行幸河东涑川，集关中、河东诸军校猎。甲午，还同州。丁酉，诏曰：“朕克己思治，而风化未弘。永言前古，载怀夕惕。可分遣大使，周省四方，察讼听谣，问民恤隐。其狱犴无章，侵渔黎庶，随事究验，条录以闻。若政绩有施，治纲克举；及行宣圭荜，道著丘园；并须捡审，依名腾奏。其鳏寡孤独，实可哀矜，亦宜赈给，务使周赡。”废布泉钱。戊申，初令铸钱者绞，其从者远配为民。

二月辛酉，遣皇太子赟巡抚西土，仍讨吐谷浑，戎事节度，并宜随机专决。三月庚子，月犯东井第一星。壬寅，至自同州。文宣皇后服再期，戊申，祥。夏四月乙卯，行幸同州。开府、清河公宇文神举攻拔齐陆浑等五城。五月壬辰，至自同州。六月戊申朔，日有食之。辛亥，祠太庙。丙辰，利州总管、纪王康有罪，赐死。丁巳，行幸云阳宫。月掩心后星。庚午，荧惑入舆鬼。秋七月乙未，京师旱。八月戊申，皇太子伐吐谷浑，至伏俟城而还。乙卯，至自云阳宫。乙丑，陈遣使来聘。九月丁丑，大醮于正武殿，以祈东伐。

冬十月，帝谓群臣曰：“朕去岁属有疹疾，遂不得克平逋寇。前入贼境，备见敌情，观彼行师，殆同儿戏。又闻其朝政昏乱，政由群小，百姓嗷然，朝不谋夕。天与不取，恐贻后悔。若复同往年，出军河外，直为抚背，未扼其喉。然晋州本高欢所起之地，镇摄要重，今往攻之，彼必来援，吾严军以待，击之必克。然后乘破竹之势，鼓行而东，足以穷其窟穴，混同文轨。”诸将多不愿行。帝曰：“几者事之微，不可失矣。若有沮吾军者，朕当以军法裁之。”

己酉，帝总戎东伐。以越王盛为右一军总管，杞国公亮为右二军总管，随国公杨坚为右三军总管，谯王俭为左一军总管，大将军窦恭为左二军总管，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总管，齐王宪、陈王纯为前军。庚戌，荧惑犯太微上将。戊午，岁星犯太陵。癸亥，帝至晋州，遣齐王宪率精骑二万守雀鼠谷，陈王纯步骑二万守千径，郑国公达奚震步骑一万守统军川，大将军韩明步骑五千守齐子岭，焉氏公尹升步骑五千守鼓锺，镇凉城公辛韶步骑五千守蒲津关，柱国、赵王招步骑一万自华谷攻齐汾州诸城，柱国宇文盛步骑一万守汾水关。遣内史王谊监六军，攻晋州城。帝屯于汾曲。齐王宪攻洪桐、永安二城，并拔之。是夜，虹见于晋州城上，首向南，尾入紫微宫，长十余丈。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，亲督战，城中惶窘。庚午，齐行台左丞侯子钦出降。壬申，齐晋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，夜密遣使送款，上开府王轨率众应之。未明，登城鼓噪，齐众溃，遂克晋州，擒其城主特进、开府、

海昌王尉相贵，俘甲士八千人，送关中。甲戌，以上开府梁士彦为晋州刺史，加授大将军，留精兵一万以镇之。又遣诸军徇齐诸城镇，并相次降款。

十一月己卯，齐主自并州率众来援。帝以其兵新集，且避之，乃诏诸军班师，遣齐王宪为后拒。是日，齐主至晋州，宪不与战，引军度汾。齐主遂围晋州，昼夜攻之。齐王宪屯诸军于涑水，为晋州声援。河东地震。癸巳，至自东伐。献俘于太庙。甲午，诏曰："伪齐违信背约，恶稔祸盈，是以亲总六师，问罪汾、晋。兵威所及，莫不摧殄，贼众危惶，乌栖自固。暨元戎反旆，方来聚结，游魂境首，尚敢趑趄。朕今更率诸军，应机除剪。"丙申，放齐诸城镇降人还。丁酉，帝发京师。壬寅，度河，与诸军合。

十二月戊申，次于晋州。初，齐攻晋州，恐王师卒至，于城南穿堑，自乔山属于汾水。庚戌，帝帅诸军八万人，置陈东西二十余里。帝乘常御马，从数人巡阵处分，所至辄呼主帅姓名以慰勉之。将士感见知之恩，各思自厉，将战，有司请换马。帝曰："朕独乘良马何所之？"齐主亦于堑北列阵。申后，齐人填堑南引。帝大喜，勒诸军击之，齐人便退。齐主与其麾下数十骑走还并州。齐众大溃，军资甲仗，数百里间，委弃山积。

辛亥，帝幸晋州，仍率诸军追齐主。诸将固请还师，帝曰："纵敌患生。卿等若疑，朕将独往。"诸将不敢言。甲寅，齐主遣其丞相高阿那肱守高壁。帝麾军直进，那肱望风退散。丙辰，师次介休，齐将韩建举城降，以为上柱国，封郇国公。丁巳，大军次并州，齐主留其从兄安德王延宗守并州，自将轻骑走邺。是日，诏曰："夫树之以君，伪主凉德早闻，丑声夙著，酒色是耽，盘游是悦。阉竖居阿衡之任，胡人寄喉唇之重。栋梁骨鲠，翦为仇雠；狐赵绪余，降城皁隶。民不见德，唯虐是闻。朕怀兹漏纲，置之度外，正欲各静封疆，共纾民瘼故也。

尔之主相，曾不是思，欲构厉阶，反贻其梗。我之率土，咸求倳刃，帷幄献兼弱之谋，爪牙奋干戈之勇，赢粮坐甲，若赴私仇。是以一鼓而定晋州，再举而摧逋丑。伪丞相高阿那环驱逼余烬，窃据高壁；伪定南王韩建业作守介休，规相抗拟。聊示兵威，应时崩溃，那环则单马宵遁，建业则面缚军和，尔之逃卒，所知见也。

若其怀远以德，则尔难以德绥；处邻以义，则尔难以义服。且天与不取，道家所忌，攻昧侮亡，兵之上术。朕今亲驭群雄，长驱宇内，六军舒斾，万队启行，势与雷电争威，气逐风云齐举。王师所次，已达近郊，望岁之民，室家相庆，来苏之后，思副厥诚。伪主若妙尽人谋，深达天命，牵羊道左，衔壁辕门，当惠以焚榇之恩，待以列候之礼。伪将相王公已下，衣冠士民之族，如有深识事宜，建功立效，官荣爵赏，各有加隆。若下愚不移，守迷莫改，则委之执宪，以正刑书。嗟尔庶士，胡宁自弃。或我之将卒，逃彼逆朝，无问贵贱，皆从荡涤。善求多福，无贻后悔。玺书所至，咸使闻知。"自是齐之将帅，降者相继。封其特进、开府贺拔伏恩为郜国公，其余官爵各有差。

戊午，高延宗僭即伪位，改年德昌。己未，军次并州。庚申，延宗拥兵四万出城抗拒，帝率诸军合战，齐人退，帝乘胜逐北，率千余骑入东门，诏诸军绕城置阵。至夜，延宗率其众排阵而前，城中军却，人相蹂践，大为延宗所败，死伤略尽。齐人欲闭门，以阃下积尸，扉不得阖。帝从数骑，崎岖危险，仅得出门。至明，率诸军更战，大破之，擒延宗，并州平。壬戌，诏曰：昔天厌水运，龙战于野，两京圮隔，四纪于兹。朕垂拱岩廊，君临宇县，相邠民于海内，混楚弓于天下，一物失所，有若推沟。方欲德绥未服，义征不惠。伪主高纬，放命燕齐，怠慢典刑，俶扰天纪，加以背惠怒邻，弃信忘义。朕应天从物，伐罪吊民，一鼓而荡平阳，再举而摧勍敌。伪署王公，相继道左。高纬智穷数屈，逃窜草间。伪安德王高延宗扰攘之间，遂窃名号，与伪齐昌王莫多娄敬显等，收合余烬，背城抗敌。王威既振，鱼溃鸟离，破竹更难，建瓴非易，延宗众散，解甲军门。根本既倾，枝叶自實，幽青海岱，折简而来，冀北河南，传檄可定。八紘共贯，六合同风，方当偃伯灵台，休牛桃塞，无疆之庆，非独在余。

汉皇约法，除其苛政，姬王轻典，刑彼新邦。思覃惠泽，被之率土，新旧臣民，皆从荡涤。可大赦天下。高纬及王公以下，若释然归顺，咸许自新。诸亡入伪朝，亦从宽宥。官荣次序，依例无失。其齐伪制令，即宜削除。邹鲁搢绅，幽并骑士，一介可称，并宜全录。百年去杀，虽或难希，

期月有成，庶几可勉。”

丙寅，出齐宫中金银宝器珠翠丽服及宫女二千人，班赐将士。以柱国赵王招、陈王纯、越王盛、杞国公亮、梁国公侯莫陈芮、庸国公王谦、北平公寇绍、郑国公达奚震并为上柱国。封齐王宪子安城郡公质为河间王，大将军广化公丘崇为潞国公，神水公姬愿为原国公，广业公尉迟运为卢国公。诸有功者，封授各有差。癸酉，帝率六军趣邺。以上柱国、陈王纯为并州总管。六年春正月乙亥，齐主传位于其太子恒，改年承光，自号为太上皇。壬辰，帝至邺。齐主先于城外掘堑竖栅。癸巳，帝率诸军围之。齐人拒守。诸军奋击，大破之，遂平邺。齐主先送其母并妻子于青州，及城陷，乃率数十骑走青州。遣大将军尉迟勤率二千骑追之。是战也，于阵获其齐昌王莫多娄敬显。帝责之曰：“汝有死罪者三：前从并走邺，携妾弃母，是不孝；外为伪主戮力，内实通启于朕，是不忠；送款之后，犹持两端，是不信。如此用怀，不死何待。”遂斩之。是日，西方有声如雷者一。

甲午，帝入邺城。齐任城王湝先在冀州，齐主至河，遣其侍中斛律孝卿送传国玺禅位于湝。孝卿未达，被执送邺。诏去年大赦班宣未及之处，皆从赦例。封齐开府、洛州刺史独孤永业为应国公。丙申，以上柱国、越王盛为相州总管。己亥，诏曰：“自晋州大阵至于平邺，身殒战场者，其子即授父本官。”尉迟勤擒齐主及其太子恒于青州。

庚子，诏曰：“伪齐之末，奸佞擅权，滥罚淫刑，动挂罗纲，伪右丞相、咸阳王故斛律明月，伪侍中、特进、开府故崔季舒等七人，或功高获罪，或直言见诛。朕兵以义动，翦除凶暴，表闾封墓，事切下车。宜追赠谥，并窆措。其见存子孙，各随荫叙录。家口田宅没官者，并还之。”

辛丑，诏曰：“伪齐叛涣，窃有漳滨，世纵淫风，事穷雕饰。或穿池运石，为山学海；或层台累构，撤日凌云。以暴乱之心，极奢侈之事，有一于此，未或弗亡。朕菲食蒲衣，以弘风教，追念生民之费，尚想力役之劳。方当易兹弊俗，率归节俭。其东山、南园及三台可并毁彻。瓦木诸物，凡入用者，尽赐下民。山园之田，各还本主。”

二月丙午，论定诸军功勋，置酒于齐太极殿，会军士以上，班赐有差。丁未，齐主至，帝降自阼阶，以宾主之礼相见。高湝在冀州拥兵未下，遣上柱国、齐王宪与柱国、随公杨坚率军讨平之。齐定州刺史、范阳王高绍义叛入突厥。齐诸行台州镇悉降，关东平。合州五十五，郡一百六十二，县三百八十五，户三百三十万二千五百二十八，口二千万六千八百八十六。乃于河阳、幽、青、南兖、豫、徐、北朔、定并置总管府，相、并二总管各置宫及六府官。

癸丑，诏曰：“无侮茕独，事显前书；哀彼矜人，惠流往训。伪齐末政，昏虐实繁，灾甚滔天，毒流比屋。无罪无辜，系虏三军之手；不饮不食，僵仆九达之门。朕为民父母，职养黎人，念甚泣辜，诚深罪己。除其苛政，事属改张，宜加宽宥，兼行赈恤。自伪武平三年以来，河南诸州之民，伪齐破掠为奴婢者，不问官私，并宜放免。其住在淮南者，亦即听还，愿住淮北者，可随便安置。其有癃残孤老，饥馁绝食，不能自存者，仰刺史守令及亲民长司，躬自检校。无亲属者，所在给其衣食，务使存济。”乙卯，帝自邺还京。丙辰，以柱国、随公杨坚为定州总管。三月壬午，诏山东诸州，各举明经干治者二人。若奇才异术，卓尔不群者，弗拘多少。

夏四月乙巳，至自东伐。列齐主于前，其王公等并从，车舆旗帜及器物以次陈于其后。大驾布六军，备凯乐，献俘于太庙。京邑观者皆称万岁。戊申，封齐主为温国公。庚戌，大会群臣及诸蕃客于露寝。乙卯，废蒲、陕、泾、宁四州总管。己巳，祠太庙。诏曰：“东夏既平，王道初被，齐氏弊政，余风未殄。朕劬劳万机，念存康济。恐清净之志，未形四海，下民疾苦，不能上达，寝兴轸虑，用切于怀。宜分遣使人，巡方抚慰，观风省俗，宣扬治道。有司明立条科，务在弘益。”

五月丁丑，以柱国、谯王俭为大冢宰。庚辰，以上柱国杞国公亮为大司徒，郑国公达奚震为大宗伯，梁国公侯莫陈芮为大司马，柱国应国公独孤永业为大司寇，郑国公韦孝宽为大司空。辛巳，大醮于正武殿，以报功也。己丑，祠方丘。诏曰：“朕钦承丕绪，寝兴寅畏，恶衣菲食，贵昭俭约。上栋下宇，土阶茅屋，犹恐居之者逸，作之者劳，讵可广厦高堂，肆其嗜欲。往者冢臣专任，制度有违，正殿别寝，事穷壮丽。非直雕墙峻宇，深戒前王，而缔构弘敞，有逾清庙。不轨不物，何以示后。兼东夏初平，民未见德，率先海内，宜自朕始。其露寝、会义、崇信、含仁、云和、思齐诸

殿等，农隙之时，悉可毁彻。雕斫之物，并赐贫民。缮造之宜，务从卑朴。”癸巳，行幸云阳宫。戊戌，诏曰：“京师宫殿，已从彻毁。并、邺二所，华侈过度，诚复作之非我，岂容因而弗革。诸堂殿壮丽，并宜除荡，甍宇杂物，分赐穷民。三农之隙，别渐营构，止蔽风雨，务在卑狭。”庚子，陈遣使来聘。是月，青城门无故自崩。

六月丁未，至自云阳宫。辛亥，御正武殿录囚徒。癸亥，于河州鸡鸣防置旭州，甘松防置芳州，广川防置弘州。甲子，帝东巡。丁卯，诏曰：“同姓百世，婚姻不通，盖惟重别，周道然也。而娶妻买妾，有纳母氏之族，虽曰异宗，犹为混杂。自今以后，悉不得娶母同姓，以为妾。其已定未成者，即令改聘。”

秋七月己卯，封齐王宪第四子广都公贠为莒国公，绍莒庄公洛生后。癸未，应州献芝草。丙戌，行幸洛州。己丑，诏山东诸州举有才者，上县六人，中县五人，下县四人，赴行在所，共论治政得失。戊戌，以上柱国、庸公王谦为益州总管。

八月壬寅，议定权衡度量，颁于天下。其不依新式者，悉追停。诏曰：“以刑止刑，世轻世重。罪不及嗣，皆有定科。杂役之徒，独异常宪，一从罪配，百世不免。罚既无穷，刑何以措。道有沿革，宜从宽典。凡诸杂户，悉放为民。配杂之科，因之永削。”甲子，郑州献九尾狐，皮肉销尽，骨体犹具。帝曰：“瑞应之来，必昭有德。若使五品时叙，四海和平，家识孝慈，人知礼让，乃能致此。今无其时，恐非实录。”乃命焚之。

九月壬申，以柱国邓国公窦炽、申国公李穆并为上柱国。戊寅，初令民庶已上，唯听衣绸、绵绸、丝布、圆绫、纱、绢、绡、葛、布等九种，余悉停断。朝祭之服，不拘此例。甲申，绛州献白雀。壬辰，诏东土诸州儒生，明一经已上，并举送，州郡以礼发遣。癸卯，封上大将军、上黄公王轨为郯国公。吐谷浑遣使献方物。冬十月戊申，行幸邺宫。戊午，改葬德皇帝于冀州。帝服缌，哭于太极殿，百官素服哭。是月，诛温国公高纬。

十一月庚午，百济遣使献方物。壬申，封皇子充为道王，兑为蔡王。癸酉，陈将吴明彻侵吕梁，徐州总管梁士彦出军与战，不利，退守徐州。遣上大将军、郯国公王轨率师讨之。是月，稽胡反，遣齐王宪率军讨平之。

诏自永熙三年七月已来，去年十月以前，东土之民，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；及平江陵之后，良人没为奴婢者：并宜放免。所在附籍，一同民伍。若旧主人犹须共居，听留为部曲及客女。

诏曰：“正位于中，有圣通典。质文相革，损益不同。五帝则四星之象，三王制六宫之数。刘、曹已降，等列弥繁，选择遍于生民，命秩方于庶职。椒房丹地，有众如云。本由嗜欲之情，非关风化之义。朕运当浇季，思复古始，无容广集子女，屯聚宫掖。弘赞后庭，事从约简。可置妃二人，世妇三人，御妻三人，自兹以外，悉宜减省。”己亥晦，日有蚀之。

初行《刑书要制》。持杖群强盗一匹以上，不持杖群强盗五匹以上，监临主掌自盗二十匹以上，小盗及诈伪请官物三十匹以上，正长隐五户及十丁以上、隐地三顷以上者，至死。刑书所不载者，自依律科。

十二月戊午，吐谷浑遣使献方物。己未，东寿阳土人反，率众五千袭并州城，刺史东平公宇文神举破平之。庚申，行幸并州宫。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。丙寅，以柱国、滕王逌为河阳总管。丁卯，以柱国、隋国公杨坚为南兖州总管，上柱国、申国公李穆为并州总管。戊辰，废并州宫及六府。是月，北营州刺史高宝宁据州反。

宣政元年春正月癸酉，吐谷浑伪赵王他娄屯来降。壬午，行幸邺宫。分相州广平郡置洺州，清河郡置贝州，黎阳郡置黎州，汲郡置卫州；分定州常山郡置恒州；分并州上党郡置潞州。辛卯，行幸怀州。癸巳，幸洛州。诏于怀州置宫。

二月甲辰，柱国、大冢宰谯王俭薨。丁巳，帝至自东巡。乙丑，以上柱国越王盛为大冢宰，陈王纯为雍州牧。

三月戊辰，于蒲州置宫。废同州及长春二宫。壬申，突厥遣使献方物。甲戌，初服常冠。以皁纱为之，加簪而不施缨导，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。上大将军、郯国公王轨破陈师于吕梁，擒其将吴

明彻等，俘斩三万余人。丁亥，诏：“柱国故豆卢宁征江南武陵、南平等郡，所有民庶为人奴婢者，悉依江陵放免。”壬辰，改元。

夏四月壬子，初令遭父母丧者，听终制。庚申，突厥入寇幽州，杀略吏民。议将讨之。五月己丑，帝总戎北伐。遣柱国原公姬愿、东平公宇文神举等率军，五道俱入。发关中公私驴马，悉从军。癸巳，帝不豫，止于云阳宫。丙申，诏停诸军事。

六月丁酉，帝疾甚，还京。其夜，崩于乘舆。时年三十六。遗诏曰：人肖形天地，禀质五常，修短之期，莫非命也。朕君临宇县，十有九年，未能使百姓安乐，刑措罔用，所以昧旦求衣，分宵忘寝。昔魏室将季，海内分崩，太祖扶危翼倾，肇开王业。燕赵榛芜，久窃名号。朕上述先志，下顺民心，遂与王公将帅，共平东夏。虽复妖气荡定，而民劳未康。每一念此，如临冰谷。将欲包举六合，混同文轨。今遘疾大渐，气力稍微，有志不申，以此叹息。

天下事重，万机不易。王公以下，爰及庶僚，宜辅导太子，副朕遗意。令上不负太祖，下无失为臣。朕虽瞑目九泉，无所复恨。

朕平生居处，每存菲薄，非直以训子孙，亦乃本心所好。丧事资用，须使俭而合礼，墓而不坟，自古通典。随吉即葬，葬讫公除。四方士庶，各三日哭。妃嫔以下无子者，悉放还家。”谥曰武皇帝，庙称高祖。己未，葬于孝陵。

帝沉毅有智谋。初以晋公护专权，常自晦迹，人莫测其深浅。及诛护之后，始亲万机。克己励精，听览不怠。用法严整，多所罪杀。号令恳恻，唯属意于政。群下畏服，莫不肃然。性既明察，少于恩惠。凡布怀立行，皆欲逾越古人。身衣布袍，寝布被，无金宝之饰，诸宫殿华绮者，皆彻毁之，改为土阶数尺，不施栌栱。其雕文刻镂，锦绣纂组，一皆禁断。后宫嫔御，不过十余人。劳谦接下，自强不息。以海内未康，锐情教习。至于校兵阅武，步行山谷，履涉勤苦，皆人所不堪。平齐之役，见军士有跣行者，帝亲脱靴以赐之。每宴会将士，必自执杯劝酒，或手付赐物。至于征伐之处，躬在行阵。性又果决，能断大事。故能得士卒死力，以弱制强。破齐之后，遂欲穷兵极武，平突厥，定江南，一二年间必使天下一统，此其志也。

史臣曰：自东西否隔，二国争强，戎马生郊，干戈日用，兵连祸结，力敌势均，疆埸之事，一彼一此。高祖缵业，未亲万机，虑远谋深，以蒙养。正及英威电发，朝政惟新，内难既除，外略方始。乃苦心焦思，克己励精，劳役为士卒之先，居处同匹夫之俭。修富民之政，务强兵之术，乘仇人之有衅，顺大道而推亡。五年之间，大勋斯集。摅祖宗之宿愤，拯东夏之阽危，盛矣哉，其有成功者也。若使翌日之瘳无爽，经营之志获申，黩武穷兵，虽见讥于良史，雄图远略，足方驾于前王者欤。

周书卷七　帝纪第七

宣皇帝讳赟，字乾伯，高祖长子也。母曰李太后。武成元年，生于同州。保定元年五月丙午，封鲁国公。建德元年四月癸巳，高祖亲告庙，冠于阼阶，立为皇太子。诏皇太子巡抚西土。文宣皇后崩，高祖谅闇，诏太子总朝政，五旬而罢。高祖每巡幸四方，太子常留监国。五年二月，又诏皇太子巡西土，因讨吐谷浑。宣政元年六月丁酉，高祖崩。戊戌，皇太子即皇帝位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癸丑，岁星、荧惑、太白合于东井。甲子，诛上柱国、齐王宪。封开府于智为齐国公。

闰月乙亥，诏山东流民新复业者，及突厥侵掠家口破亡不能存济者，并给复一年。立妃杨氏为皇后。辛巳，以上柱国赵王招为太师，陈王纯为太傅，柱国代王达、滕王逌、卢国公尉迟运、薛国公长孙览并为上柱国。进封柱国、平阳郡公王谊为扬国公。是月，幽州人卢昌期据范阳反，诏柱国、东平公宇文神举率众讨平之。

秋七月辛丑，月犯心前星。乙巳，祠太庙。丙午，祠圆丘。戊申，祠方丘。庚戌，以小宗伯、岐国公斛斯征为大宗伯。丙辰，荧惑、太白合于七星。己未，太白犯轩辕大星。壬戌，以柱国、南兖州总管、随公杨坚为上柱国、大司马。癸亥，尊所生李氏为帝太后。

八月丙寅，夕月于西郊。长安、万年二县民居在京城者，给复三年。壬申，行幸同州。遣大使

巡察诸州。诏制九条，宣下州郡：一曰，决狱科罪，皆准律文；二曰，毋族绝服外者，听婚；三曰，以杖决罚，悉令依法；四曰，郡县当境贼盗不擒获者，并仰录奏；五曰，孝子顺孙义夫节妇，表其门闾，才堪任用者，即宜申荐；六曰，或昔经驱使，名位未达，或沉沦蓬华，文武可施，宜并采访，具以名奏；七曰，伪齐七品以上，已敕收用，八品以下，爰及流外，若欲入仕，皆听预选，降二等授官；八曰，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，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，上州、上郡岁一人，下州、下郡三岁一人；九曰，年七十以上，依式授官，鳏寡困乏不能自存者，并加禀恤。以大司徒、杞国公亮为安州总管，上柱国、薛国公长孙览为大司徒，柱国、扬国公王谊为大司空。庚辰，太白入太微。丙戌，以柱国、永昌公椿为大司寇。

九月丁酉，荧惑入太微。以柱国宇文盛、张掖公王杰、枹罕公辛威、郧国公韦孝宽并为上柱国。庚戌，封皇弟元为荆王。诏诸应拜者，皆以三拜成礼。汾州稽胡帅刘受逻千举兵反，诏上柱国、越王盛为行军元帅，率众讨平之。庚申，荧惑犯左执法。

冬十月癸酉，至自同州。以大司空、扬国公王谊为襄州总管。戊子，百济遣使献方物。十一月己亥，讲武于道会苑，帝亲擐甲胄。是月，突厥寇边，围酒泉，杀掠吏民。十二月甲子，以柱国、毕王贤为大司空。癸未，荧惑入氐，仍留经一月。己丑，以上柱国、河阳总管滕王逌为行军元帅，率众伐陈。免京师见徒，并令从军。

大象元年春正月癸巳，受朝于露门，帝服通天冠、绛纱袍，群臣皆服汉魏衣冠。大赦，改元大成。初置四辅官，以上柱国大冢宰越王盛为大前疑，相州总管蜀国公尉迟迥为大右弼，申国公李穆为大左辅，大司马隋国公杨坚为大后丞。癸卯，封皇子衍为鲁王。甲辰，东巡狩。丙午，日有背。以柱国、常山公于翼为大司徒，辛亥，以柱国、许国公宇文善为大宗伯。癸丑，日又背。戊午，行幸洛阳。立鲁王衍为皇太子。

二月癸亥，诏曰："河洛之地，世称朝市。上则于天，阴阳所会；下纪于地，职贡路均。圣人以万物阜安，乃建王国。时经五代，世历千祀，规摹弘远，邑居壮丽。自魏氏失驭，城阙为虚，君子有恋旧之风，小人深怀土之思。

我太祖受命丰镐，胥宇崤函，荡定四方，有怀光宅。高祖神功圣略，混一区宇，往巡东夏，省方观俗，布政此宫，遂移气序。朕以眇身，祗承宝祚，庶几聿修之志，敢忘燕翼之心。一昨驻跸金墉，备常游览，百王制度，基趾尚存，今苦因修，为功易立。宜命邦事，修复旧都。奢俭取文质之间，功役依子来之义。北瞻河内，咫尺非遥，前谓经营，今宜停罢。"于是发山东诸州兵，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，起洛阳宫。常役四万人，以迄于晏驾。并移相州六府于洛阳，称东京六府。杀柱国、徐州总管、郯国公王轨。停南讨诸军。以赵王招女为千金公主，嫁于突厥。戊辰，以上柱国、郧国公韦孝宽为徐州总管。乙亥，行幸邺。丙子，初令授总管刺史及行兵者，加持节，余悉罢之。

辛巳，诏曰："有圣大宝，实惟重器，玄天表命，人事与能，幽显同谋，确乎不易。域中之大，实悬定于杳冥；天下为公，盖不避于内举。我大周感苍昊之精，受河洛之锡，武功文德，光格区宇，创业垂统，永光无穷。朕以寡薄，祗承鸿绪，上赖先朝得一之迹，下籍群后不贰之心。职贡与云雨俱通，宪章共光华并亘。圆首方足，咸登仁寿，思隆国本，用弘天历。皇太子衍，地居上嗣，正统所归。远凭积德之休，允叶无疆之祚。帝王之量，未肃而成；天禄之期，不谋已至。朕今传位于衍。乃眷四海，深合讴歌之望；俾予一人，高蹈风尘之表。万方兆庶，知朕意焉。可大赦天下，改大成元年为大象元年。"帝于是自称天元皇帝，所居称天台，冕二十有四旒，车服旗鼓，皆以二十四为节。内史、御正皆置上大夫。皇帝衍称正阳宫，置纳言、御正、诸卫等官，皆准天台。尊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。封内史上大夫郑译为沛国公。癸未，日初出及将入时，其中并有乌色，大如鸡卵，经四日灭。戊子，以上柱国大前疑越王盛为太保，大右弼蜀公尉迟迥为大前疑，代王达为大右弼。辛卯，诏徙邺城石经于洛阳。又诏曰："洛阳旧都，今既修复，凡是元迁之户，并听还洛州。此外诸民欲往者，亦任其意。河阳、幽、相、豫、亳、青、徐七总管，受东京六府处分。"

三月壬寅，以上柱国、薛国公长孙览为泾州总管。庚申，至自东巡，大陈军伍，帝亲擐甲胄，入自青门。皇帝衍备法驾从入。百官迎于青门外。其时骤雨，仪卫失容。辛酉，封赵王招第二子贯

为永康县王。

夏四月壬戌朔，有司奏言日蚀，不视事。过时不食，乃临轩。立妃朱氏为天元帝后。癸亥，以柱国、毕王贤为上柱国。己巳，祠太庙。壬午，大醮于正武殿。戊子，太白、岁星、辰星合于东井。

五月辛亥，以洺州襄国郡为赵国，以齐州济南郡为陈国，以丰州武当、安富二郡为越国，以潞州上党郡为代国，以荆州新野郡为滕国，邑各一万户。令赵王招、陈王纯、越王盛、代王达、胜王逌并之国。癸丑，有流星大如斗，出太微，落落如遗火。是月，遣使简视京兆及诸州士民之女，充选后宫。突厥寇并州。

六月丁卯，有流星大如鸡子，出氐，西北流，长一丈，入月中。己巳月犯房北头第二星。乙酉，有流星大如斗，出营室，流入东壁。是月，咸阳有池水变为血。发出东诸州民，修长城。

秋七月庚寅，以大司空、毕王贤为雍州牧，大后丞、" 隋国公杨坚为大前疑，柱国、荣阳公司马消难为大后丞。壬辰，荧惑掩房北头第一星。丙申，纳大后丞司马消难女为正阳宫皇后。尊天元帝太后李氏为天皇太后。壬子，改天元帝后朱氏为天皇后。立妃元氏为天右皇后，妃陈氏为天左皇后。

八月庚申，行幸同州。壬申，还宫。甲戌，以天左皇后父大将军陈山提、天右皇后父开府元晟并为上柱国。山提封鄅国公，晟封翼国公。开府杨雄为邗国公，乙弗实戴国公。初，高祖作刑书要制，用法严重。及帝即位，以海内初平，恐物情未附，乃除之。至是大醮于正武殿，告天而行焉。辛巳，荧惑犯南斗第五星。壬午，以上柱国、雍州牧毕王贤为太师，上柱国、郇国公韩建业为大左辅。是月，所在有蚁群斗，各方四五尺，死者什八九。

九月己酉，太白入南斗。乙卯，以酆王贞为大冢宰。上柱国、郧国公韦孝宽为行军元帅，率行军总管杞国公亮、郕国公梁士彦以伐陈。遣御正杜杲、礼部薛舒使于陈。

冬十月壬戌，岁星犯轩辕大星。是日，帝幸道会苑大醮，以高祖武皇帝配。醮讫，论议于行殿。是岁，初复佛像及天尊像。至是，帝与二象俱南面而座，大陈杂戏，令京城士民纵观。乙酉，荧惑、镇星合于虚。是月，相州人段德举谋反，伏诛。

十一月乙未，幸温汤。戊戌，行幸同州。壬寅，还宫。己酉，有星大如斗，出张，东南流，光明烛地。丁巳，初铸永通万国钱，以一当千，与五行大布并行。是月，韦孝宽拔寿阳，杞国公亮拔黄城，梁士彦拔广陵。陈人退走。于是江北尽平。

十二月戊午，以灾异屡见，帝御路寝，见百官。诏曰：" 穹昊在上，聪明自下，吉凶由人，妖不自作。朕以寡德，君临区 < 宀禹 > ，大道未行，小信非福。始于秋季，及此玄冬，幽显殷勤，屡贻深戒。至有金入南斗，木犯轩辕，荧惑干房，又与土合，流星照夜，东南而下。然则南斗主于爵禄，轩辕为于后宫，房曰明堂，布政所也，火土则忧孽之兆，流星乃兵凶之验。岂其官人失序，女谒尚行，政事乖方，忧患将至？何其昭著，若斯之甚。上瞻俯察，朕实惧焉。将避正寝，齐居克念，恶衣减膳，去饰撤悬，披不讳之城，开直言之路。欲使刑不滥及，赏弗逾等，选举以才，宫闱修德。宜宣诸内外，庶尽弼谐，允叶民心，用销天谴。于是舍仗卫，往天兴宫。百官上表劝复寝膳，许之。甲子，还宫。御正武殿，集百官及宫人内外命妇，大列妓乐，又纵胡人乞寒，用水浇沃为戏乐。乙丑，行幸洛阳。帝亲御驿马，日行三百里。四皇后及文武侍卫数百人，并乘驲以从。仍令四后方驾齐驱，或有先后，便加谴责，人马顿仆相属。己卯，还宫。

二年春正月丁亥，帝受朝于道会苑。癸巳，祀太庙。乙巳，造二扆，画日月之象，以置左右。戊申，雨雪。雪止，又雨细黄土，移时乃息。乙卯，诏江左诸州新附民，给复二十年。初税入市者，人一钱。

二月丁巳，帝幸露门学，行释奠之礼。戊午，突厥遣使献方物，且逆千金公主。乙丑，改制诏为天制诏，敕为天敕。壬午，尊天元皇太后，为天元上皇太后，天皇太后李氏曰天元圣皇太后。癸未，立天元皇后杨氏为天元大皇后，天皇后朱氏为天大皇后，天右皇后元氏为天右大皇后，天左皇后陈氏为天左大皇后。正阳宫皇后直称皇后。是月，洛阳有秃鹫鸟集于新营太极殿前。荣州有黑龙见，与赤龙斗于汴水之侧，黑龙死。

三月丁亥，赐百官及民大酺。诏曰：" 盛德之后，是称不绝，功施于民，义昭祀典。孔子德惟藏

往，道实生知，以大圣之才，属千古之运，载弘儒业，式叙彝伦。至如幽赞天人之理，裁成礼乐之务，故以作范百王，垂风万叶。朕钦承宝历，服膺教义，眷言洙、泗，怀道滋深。而褒成启号，虽彰故实，旌崇圣绩，犹有阙如。可追封为邹国公，邑数准旧。并立后承袭。别于京师置庙，以时祭享。”戊子，行军总管、杞国公亮举兵反，袭行军元帅、郧国公韦孝宽于豫州。亮不胜，孝宽获而杀之。辛卯，以永昌公椿为杞国公，绍简公连后。行幸同州。增候正，前驱戒道，为三百六十重，自应门至于赤岸泽，数十里间，幡旗相蔽，鼓乐俱作。又令武贲持鈒马上，称警跸，以至于同州。乙未，改同州宫为天成宫。庚子，至自同州。诏天台侍卫之官，皆著五色及红紫绿衣，以杂色为缘，名曰品色衣。有大事，与公服间服之。壬寅，诏内外命妇皆执笏，其拜宗庙及天台，皆俯伏。甲辰，初置天中大皇后。立天左大皇后陈氏为天中大皇后，立妃尉迟氏为天左大皇后。

夏四月乙丑，有星大如斗，出天厨，流入紫宫，抵钩陈乃灭。己巳，祀太庙。己卯，诏曰：“朕以寡薄，昧于治方，不能使天地休和，阴阳调序。自春涉夏，甘泽未丰，既轸西郊之欢，将亏南亩之业。兴言夕惕，无忘鉴寐。良由德化未敷，政刑多舛，万方有罪，责在朕躬。思覃宽惠，被之率土。见囚死罪并降徒流，流罪从徒，五岁刑已下悉皆原宥。其反叛恶逆不道，及常赦所不免者，不在降例。”壬午，幸中山祈雨。至咸阳宫，雨降。甲申，还宫。令京城士女于衢巷作音乐以迎候。

五月己丑，以上柱国、大前疑、隋国公杨坚为扬州总管。甲午夜，帝备法驾幸天兴宫。乙未，帝不豫，还宫。诏隋国公坚入侍疾。甲辰，有星大如三斗，出太微端门，流入翼声若风鼓幡旗。丁未，追赵、陈、越、代、滕五王入朝。己酉，大渐。御正下大夫刘昉，与内史上大夫郑译矫制，以随国公坚受遗辅政。是日，帝崩于天德殿。时年二十二，谥曰宣皇帝。七月丙申，葬定陵。

帝之在东宫也，高祖虑其不堪承嗣，遇之甚严。朝见进止，与诸臣无异，虽隆寒盛暑，亦不得休息。性既嗜酒，高祖遂禁醪醴不许至东宫。帝每有过，辄加捶扑，尝谓之曰：“古来太子被废者几人，余儿岂不堪立耶。”于是遣东宫官属录帝言语动作，每月奏闻。帝惮高祖威严，矫情修饰，以是过恶遂不外闻。嗣位之初，方逞其欲。大行在殡，曾无戚容，即阅视先帝宫人，逼为淫乱。才及逾年，便恣声乐，采择天下子女，以充后宫。好自矜夸，饰非拒谏。禅位之后，弥复骄奢，耽酗于后宫，或旬日不出。公卿近臣请事者，皆附奄官奏之。所居宫殿，帷帐皆饰以金玉珠宝，光华炫耀，极丽穷奢。及营洛阳宫，虽未成毕，其规模壮丽，逾于汉魏远矣。

唯自尊崇，无所顾惮。国典朝仪，率情变改。后宫位号，莫能详录。每对臣下，自称为天。以五色土涂所御天德殿，各随方色。又于后宫与皇后等列坐，用宗庙礼器罇彝珪瓒之属以饮食焉。又令群臣朝天台者，皆致齐三日，清身一日。车旗章服，倍于前王之数。既自比上帝，不欲令人同己。尝自带绶及冠通天冠，加金附蝉，顾见侍臣武弁上有金蝉，及王公有绶者，并令去之。又不听人有高大之称，诸姓高者改为姜，九族称高祖者为长祖，曾祖为次长祖，官名凡称上及大者改为长，有天者亦改之。又令天下车皆以浑成木为轮，禁天下妇人皆不得施粉黛之饰，唯宫人得乘有辐车，加粉黛焉。西阳公温，杞国公亮之子，即帝之从祖兄子也。其妻尉迟氏有容色，因入朝，帝遂饮之以酒，逼以淫之。亮闻之，惧诛，乃反。才诛温，即追尉迟氏入宫，初为妃，寻立为皇后。

每召侍臣论议，唯欲兴造变革，未尝言及治政。其后游戏无恒，出入不饰，羽仪仗卫，晨出夜还。或幸天兴宫，或游道会苑，陪侍之官，皆不堪命。散乐杂戏鱼龙烂漫之伎，常在目前。好令京城少年为妇人服饰，入殿歌舞，与后宫观之，以为喜乐。

摈斥近臣，多所猜忌。又吝于财，略无赐与。恐群臣规谏，不得行己之志，常遣左右密伺察之，动止所为，莫不钞录，小有乖违，辄加其罪。自公卿已下，皆被楚挞，其间诛戮黜免者，不可胜言。每笞捶人，皆以百二十为度，名曰天杖。宫人内职亦如之。后妃嫔御，虽被宠嬖，亦多被杖背。于是内外恐惧，人不自安，皆求苟免，莫有固志，重足累息，以逮于终。

史臣曰：高祖识嗣子之非才，顾宗佑之至重，滞爱同于晋武，则哲异于宋宣。但欲威之以槚楚，期之于惩肃，义方之教，岂若是乎。卒使昏虐君临，奸回肆毒，善无小而必弃，恶无大而弗为。穷南山之简，未足书其过；尽东观之笔，不能记其罪。然犹获全首领，及子而亡，幸哉。

周书卷八　帝纪第八

静皇帝讳衍，后改为阐，宣帝长子也。母曰朱皇后。建德二年六月，生于东宫。大象元年正月癸卯，封鲁王。戊午，立为皇太子。二月辛巳，宣帝于邺宫传位授帝，居正阳宫。

二年夏五月乙未，宣帝寝疾，诏帝入宿于露门学。己酉，宣帝崩，帝入居天台，废正阳宫。大赦天下。停洛阳宫作。庚戌，上天元上皇太后尊号为太皇太后。天元圣皇太后李氏为太帝太后，天元大皇后杨氏为皇太后，天大皇后朱氏为帝太后。其天中大皇后陈氏、天右大皇后元氏、天左大皇后尉迟氏并出俗为尼。柱国、汉王赞为上柱国、右大丞相，上柱国、杨州总管、隋国公杨坚为假黄钺、左大丞相，柱国、秦王贽为上柱国。帝居谅闇，百官总以听于左大丞相。壬子，以上柱国、郧国公韦孝宽为相州总管。罢入市税钱。

六月戊午，以柱国许国公宇文善、神武公窦毅、修武公侯莫陈琼、大安公阎庆并为上柱国。赵王招、陈王纯、越王达、代王盛、滕王逌来朝。庚申，复行佛、道二教，旧沙门、道士精诚自守者，简令入道。辛酉，以柱国杞国公椿、燕国公于实、郜国公贺拔伏恩并为上柱国。甲子，相州总管尉迟迥举兵不受代。诏发关中兵，即以孝宽为行军元帅，率军讨之。上柱国、毕王贤以谋执政，被诛。以上柱国秦王贽为大冢宰，杞国公椿为大司徒。己巳，诏南定、北光、衡、巴四州民为宇文亮抑为奴婢者，并免为民，复其本业。甲戌，有赤气起西方，渐东行，遍天。庚辰，罢诸鱼池及山泽公禁者，与百姓共之。以柱国、蒋国公梁睿为益州总管。

秋七月甲申，突厥送齐范阳王高绍义。庚寅，申州刺史李慧起兵。辛卯，月掩氐东南星。甲午，月掩南斗第六星。庚子，诏赵、陈、越、代、滕五王入朝不趋，剑履上殿。荣州棘史、邵国公宇文胄举兵，遣大将军、清河公杨素讨之。青州总管尉迟勤举兵。丁未，隋公杨坚为都督内外诸军事。己酉，邙州总管司马消难举兵，以柱国、杨国公王谊为行军元帅，率军讨之。壬子，岁星与太白合于张，有流星大如斗，出五车，东北流，光明烛地。赵王招、越王盛以谋执政被诛。癸丑，封皇弟术为邺王，衍为郢王。是月，豫州、荆州、襄州三总管内诸蛮，各率种落反，焚烧村驿，攻乱郡县。

八月庚申，益州总管王谦举兵不受代，即以梁睿为行军元帅，率军讨之。丁卯，封上柱国、枹罕公辛威为宿国公，开府怡昂为鄫国公。庚午，韦孝宽破尉迟迥于邺城，迥自杀，相州阳。移相州于安阳，其邺城邑居皆毁废之。分相州阳平郡置毛州，昌黎郡置魏州。丙子，以汉王赞为太师，上柱国并州总管申国公李穆为太傅，宋王实为大前疑，秦王贽为大右弼，燕国公于实为大左辅。己卯，诏曰：“朕只承洪业，二载于兹。籍祖考之休，凭宰辅之力，经天纬地，四海晏如。逆贼尉迟迥，才质凡庸，志怀奸慝，因缘戚属，位冠朝伦。属上天降祸，先皇晏驾，万国深鼎湖之痛，四海穷遏密之悲。独幸天灾，欣然放命，称兵拥众，便怀问鼎。乃诏六师，肃兹九伐，而凶徒孔炽，充原蔽野。诸将肆雷霆之威，壮士纵貔貅之势，芟夷蕴拂，所在如莽，直指漳滨，擒斩元恶，群丑丧魄，咸集鼓下。顺高秋之气，就上天之诛，两河妖孽，一朝清荡。自朝及野，喜抃相趋。昔上皇之时，不言为治，圣人宰物，有教而已。未戢干戈，实深惭德。思弘宽简之政，用副亿兆之心，可大赦天下。其共迥元谋，执迷不悟，及迥子侄，逆人司马消难、王谦等，不在赦例。”庚辰，司马消难拥其众以鲁山、甑山二镇奔陈，遣大将军、宋安公元景山率众追击，俘斩五百余人，邙州平。沙州氐帅、开府杨永安聚众应王谦，遣大将军、乐宁公达奚儒讨之。杨素破宇文胄于荣州，斩胄于石济。以上柱国、神武公窦毅为大司马，齐国公于智为大司空。废相、青、荆、金、晋、梁六州总管。

九月甲申，荧惑与岁星合于翼。丙戌，废河阳总管为镇，隶洛州。以小宗伯、竟陵公杨彗为大宗伯。壬辰，废皇后司马氏为庶人。甲午，荧惑入太微。戊戌，以柱国、杨国公王谊为上柱国。辛丑，分潼州管内新遂普合及泸州管内泸戎六州并隶信州总管府。己酉，荧惑犯左执法。庚戌，以柱国常山公于翼、化政公宇文忻并为上柱国。进封翼为任国公，忻为英国公。壬子，丞相去左右之号，隋公杨坚为大丞相。

冬十月甲寅，日有蚀之。乙卯，有流星大如五斗，出张，南流，光明烛地。壬戌，陈王纯以怨执政，被诛。大丞相、隋国公杨坚加大冢宰，五府总于天官。戊寅，梁睿破王谦于剑南，追斩之，

传首京师。益州平。十一月甲辰，达奚儒破杨永安于沙州。沙州平。乙巳，岁星守太微。丁未，上柱国、郧国公韦孝宽薨。

十二月壬子，以柱国、蒋国公梁睿为上柱国。癸丑，荧惑入氐。丁巳，以柱国邗国公杨雄、为普安公贺兰暮、郧国公梁士彦、上大将军新宁公叱列长义、武乡公崔弘度、大将军中山公宇文恩、濮阳公宇文述、渭原公和干子、任城公王景、渔阳公杨锐、上开府广宗公李崇、陇西公李询并为上柱国。庚申，以柱国、楚国公豆卢勣为上柱国。癸亥，诏曰："诗称'不如同姓'，传曰'异姓为后'。盖明辩亲疏，皎然不杂。太祖受命，龙德犹潜。录表革代之文，星垂除旧之象，三分天下，志扶魏室，多所改作，冀允上玄。文武群官，赐姓者众，本殊国邑，实乖胙土。不歆非类，异骨肉而共烝尝；不爱其亲，在行路而叙昭穆。且神徽革姓，本为历数有归；天命在人，推让终而弗获。故君临区寓，累世于兹。不可仍遵谦挹之旨，久行权宜之制。诸改姓者，悉宜复旧。"甲子，大丞相、隋国公杨坚进爵为王，以十郡为国。辛未，代王达、滕王逌并以谋执政被诛。壬申，以大将军、长宁公杨勇为上柱国、大司马，小冢宰、始平公元孝矩为大司寇。

大定元年春正月壬午，诏曰："朕以不天，夙遭极罚。光阴遄速，遽及此辰。穷慕缠绵，言增号绝。逾祀革号，宪章前典，可改大象三年为大定元年。"乙酉，岁星逆行，守右执法；荧惑掩房北第一星。丙戌，诏曰："帝王设官，惟才是务，人臣报国，荐贤为重。去岁已来，屡有妖寇，宰臣英算，咸得清荡。逆乱之后，兵车始竭，遐迩劳役，生民未康。居官之徒，致治者寡。斯故上失其道，以至于兹，亦由下有幽人，未展其力。今四海宁一，八表无尘，元辅执钧，垂风扬化。若使天下英杰，尽升于朝。铨衡陟降，量才而处，垂拱无为，庶几可至。"于是遣戎秩上开府以上，职事下大夫以上，外官刺史以上，各举清平勤干者三人。被举之人，居官三年有功过者，所举之人，随加赏罚。以大司马、长宁公杨勇为洛州总管。

二月庚申，大丞相、随王杨坚为相国，总百揆，更封十郡，通前二十郡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，备九锡之礼，加玺、钺、远游冠，相国印绿綟绶，位在诸王上。又加冕十有二旒，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跸，乘金根车，驾六马，备五时副车，置旄头云罕，乐舞八佾，设钟簴宫县。王后、王子爵命之号，并依魏晋故事。甲子，隋王杨坚称尊号，帝逊于别宫。隋氏奉帝为介国公，邑万户，车服礼乐一如周制，上书不为表，答表不称诏。有其文，事竟不行。开皇元年五月壬申，崩，时年九岁，隋志也。谥曰静皇帝，葬恭陵。

史臣曰：静帝越自幼冲，绍兹衰绪。内相挟孙、刘之诈，戚藩无齐、代之强。隋氏因之，遂迁龟鼎。虽复岷峨投袂，翻成陵夺之威；漳滏勤王，无救宗同之殒。呜呼，以太祖之克隆景业，未逾二纪，不祀忽诸。斯盖宣帝之余殃，非孺子之罪戾也。

周书卷九　列传第一

《书》纪有虞之德，载"厘降二女"；《诗》述文王之美，称"刑于寡妻"。是知婚姻之道，男女之别，实有国有家者之所慎也。自三代迄于魏晋，兴衰之数，得失之迹，备乎传记，故其详可得闻焉。若娉纳以德，防闲以礼，大义正于宫闱，王化行于邦国，则坤仪式固，而鼎命惟永矣。至于邪僻既进，法度莫修，冶容迷其主心，私谒蠹其朝政，则风化凌替，而宗社不守矣。夫然者，岂非皇王之龟鉴与。

周氏率由姬制，内职有序。太祖创基，修衽席以俭约；高祖嗣历，节情欲于矫枉。宫闱有贯鱼之美，戚里无私溺之尤，可谓得人君体也。宣皇外行其志，内逞其欲，溪壑难满，采择无厌。恩之所加，莫限厮皂；荣之所及，无隔险詖。于是升兰殿而正位，践椒庭而齐体者，非一人焉；阶房帷而拖青紫，承恩幸而拥玉帛者，非一族焉。虽辛、癸之荒淫，赵、李之倾惑，曾未足比其仿佛也。民厌苛政，弊事实多，太祖之祚忽诸，特由于此。故叙其事以为"皇后传"云。

文帝元皇后，魏孝武帝之妹。初封平原公主，适开府张欢。欢性贪残，遇后无礼，又常杀后侍婢。后怒，诉之于帝，帝乃执欢杀之。改封后为冯翊公主，以配太祖，生孝闵帝。大统七年，薨。魏恭帝三年十二月，合葬成陵。孝闵帝践祚，追尊为王后。武成初，又追尊为皇后。

文宣叱奴皇后，代人也。太祖为丞相，纳后为姬，生高祖。天和三年六月，尊为皇太后。建德二年三月癸酉，崩。四月丁巳，葬永固陵。

孝闵帝元皇后名胡摩，魏文帝第五女。初封晋安公主。帝之为略阳公也，尚焉。及践祚，立为王后。帝被废，后出俗为尼。建德初，高祖诛晋国公护，上帝尊号为孝闵帝，以后为孝闵皇后，居崇义宫。隋氏革命，后出居里第。大业十二年，殂。

明帝独孤皇后，太保、卫国公信之长女。帝之在藩也，纳为夫人。三年正月，立为王后。四月，崩，葬昭陵。武成初，追崇为皇后。世宗崩，与后合葬。

武帝阿史那皇后，突厥木扞可汗俟斤之女。突厥灭茹茹之后，尽有塞表之地，控弦数十万，志陵中夏。太祖方与齐人争衡，结以为援。俟斤初欲以女配帝，既而悔之。高祖即位，前后累遣使要结，乃许归后于我。保定五年二月，诏陈国公纯、许国公宇文贵、神武公窦毅、南阳公杨荐等，奉备皇后文物及行殿，并六宫以下百二十人，至俟斤牙帐所，迎后。俟斤又许齐人以婚，将有异志。纯等在彼累载，不得反命。虽谕之以信义，俟斤不从。会大雷风起，飘壤其穹庐等，旬日不止。俟斤大惧，以为天谴，乃备礼送后。及纯等设行殿，列羽仪，奉之以归。天和三年三月，后至，高祖行亲迎之礼。后有姿貌，善容止，高祖深敬焉。

宣帝即位，尊为皇太后。大象元年二月，改为天元皇太后。二年二月，又尊为天元上皇太后。册曰："天元皇帝臣贇，奉玺绶册，谨上天元皇太后尊号曰天元上皇太后。伏惟穷神尽智，含弘载物，道洽万邦，仪刑四海。圣兹训诱，恩深明德，虽册徽号，未极尊严。是用增奉鸿名，光缛常礼。俾诚敬有展，欢慰在兹，福祉无疆，亿兆斯赖。"宣帝崩，静帝尊为太皇太后。隋开皇二年，殂，年三十二。隋文帝诏有司备礼册，祔葬于孝陵。

武帝李皇后名娥姿，楚人也。于谨平江陵，后家被籍没。至长安，太祖以后赐高祖，后稍得亲幸。大象元年二月，改为天元帝太后。七月，又尊为天皇太后。二年，尊为天元圣皇太后。册曰："天元皇帝臣贇，奉玺绶册，谨上天皇太后尊号曰天元圣皇太后。伏惟月精效祉，坤灵表贶，瑞肇丹陵，庆流华渚。虽率由令典，夙奉徽号，而恩尽敬未极尊名。是用思弘称首，上昭圣德，敢竭诚敬，永绥福履。显扬慈训，贻厥孙谋。"宣帝崩，静帝尊为太帝太后。隋开皇元年三月，出俗为尼，改名常悲。八年，殂，年五十三，以尼礼葬于京城南。

宣帝杨皇后名丽华，隋文帝长女。帝在东宫，高祖为帝纳后为皇太子妃。宣政元年闰六月，立为皇后。帝后自称天元皇帝，号后为天元皇后。寻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，与后为四皇后焉。二年，诏曰："帝降二女，后德所以俪君；天列四星，妃象于焉垂耀。朕取法上玄，稽诸令典，爰命四后，内正六宫，庶弘赞柔德，广修粢盛。比殊礼虽降，称谓曷宜，其因天之象，增锡嘉名。"于是后与三皇后并加大焉。帝遣使持节册后为天元太皇后曰："咨尔含章载德，体顺居贞，肃恭享祀，仪刑邦国，是用喜兹显号，式畅徽音。尔其敬践厥猷，寅答灵命，对扬休烈，可不慎欤。"寻又立为天中太皇后，与后为五皇后。

后性柔婉不妬忌，四皇后及嫔御等咸爱而仰之。帝后昏暴滋甚，喜怒乖度。尝谴后，欲加之罪，后进止详闲，辞色不挠。帝大怒，遂赐后死，逼令引诀。后母独孤氏闻之，诣合陈谢，叩头流血，然后得免。帝崩，静帝尊后为皇太后，居弘圣宫。

初，宣帝不豫，诏后父入禁中侍疾。及大渐，刘昉、郑译等因矫诏以后父受遣辅政。后初虽不预谋，然以嗣主幼冲，恐权在他族，不利于己，闻昉、译已行此诏，心甚悦之。后知其父有异图，意颇不平，形于言色。及行禅代，愤惋逾甚。隋文帝既不能谴责，内甚愧之。开皇六年，封后为乐平公主。后又议夺其志，后誓不许，乃止。大业五年，从炀帝幸张掖，殂于河西，年四十九。炀帝还京，诏有司备礼，祔葬后于定陵。

宣帝朱皇后名满月，吴人也。其家坐事，没入东宫。帝之为太子，后被选掌帝衣服。帝年少，召而幸之，遂生静帝。大象元年，立为天元帝后，寻改为天皇后。二年，又改为天大皇后。册曰："咨尔弥宣四德，训范六宫，轩庭列序，尧门表庆，嘉称既降，盛典宜膺。尔其饰性履道，无愆礼正，永固休祉，可不慎欤。"后本非良家子，又年长于帝十余岁，疏贱无宠。以静帝故，特尊崇之，

班亚杨皇后焉。宣帝崩，静帝尊为帝太皇后。隋开皇元年，出俗为尼，名法净。六年，殂，年四十，以尼礼葬京城。

宣帝陈皇后名月仪，自云颍川人，大将军山提第八女也。大象元年六月，以选入宫，拜为德妃。月余，立为天左皇后。二年二月，改天左大皇后。册曰："咨尔仪范柔闲，操履凝洁，淑问彰于远近，令则冠于宫闱。是用申彼宠章，加兹徽号。尔其复礼问诗，披图顾史，永隆嘉命，可不慎欤。"三月，又诏曰："正内之重，风化之基，嘉耦之制，代多殊典。轩、喾继范，次妃并四；虞、舜受命，厥娶犹三。礼非相袭，随时不无。朕祇承宝图，载弘徽号，自我改作，超革先古。曰天元居极，五帝所以仰崇；王者称尊，列后于焉上俪。且坤仪比德，土数惟五，既缛恒典，宜取斯仪。四太皇后外，可增置天中大皇后一人。天中大皇后爰主粢盛，微音日跻，肇建嘉名，宜膺显册。"于是以后为天中大皇后。帝崩，后出家为尼，改名华光。

后父山提本高氏之隶。仕齐，官至特进、开府、东兖州刺史、谢阳王。高祖平齐，拜大将军，封浙阳郡公。大象元年，以后父超授上柱国，进封鄅国公，除大宗伯。

宣帝元皇后名乐尚，河南洛阳人也。开府晟之第二女。年十五，被选入宫，拜为贵妃。大象元年七月，立为天右皇后。二年二月，改为天元太皇后。册曰："咨尔资灵姜水，载德涂山，懿淑内融，徽音潜畅。是用加兹宠数，式光践礼。尔其聿修仪范，肃膺显册，祇奉休命，可不慎欤。"帝崩，后出俗为尼，改名华胜。初后与陈后同时被选入宫，俱拜为妃，及升后位，又同日受册，帝宠遇二后，礼数均等，年齿复同，特相亲爱。及为尼后，李、朱及尉迟后等并相继殒没，而二后于今尚存。后父晟，少以元氏宗室，拜开府。大象元年七月，以后父进位上柱国，封翼国公。

宣帝尉迟皇后名炽繁，蜀国公迥之孙女。有美色。初适杞国公亮子西阳公温，以宗妇例入朝，帝逼而幸之。及亮谋逆，帝诛温，进后入宫，拜为长贵妃。大象二年三月，立为天左太皇后。册曰："咨尔门膺积善，躬表灵贶，徽音茂德，朕实嘉之。是用弘兹盛典，申彼宠章。尔其克慎厥猷，寅答景命，永承休烈，可不慎欤。"帝崩，后出俗为尼，改名华首。隋开皇十五年，殂，年三十。

静帝司马皇后名令姬，柱国、荥阳公消难之女。大象元年二月，宣帝传位于帝，七月，为帝纳为皇后。册曰："坤道成形，厚德于焉载物；阴精迭运，重光所以丽天。在昔皇王，膺乾御历，内政为助，昭被图篆。惟尔门积庆灵，家韬休烈，徽音令范，无背一时。是用命尔，作俪皇极。尔其克励婉心，肃膺盛典，追皇、英之逸轨，庶任、姒之芳尘，袆翟有光，粢盛无怠，虽休勿休，以隆嘉祚。"二年九月，隋文帝以后父拥众奔陈，废后为庶人。后嫁为隋司隶刺史李丹妻，于今尚存。

史臣曰：孔子称"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也"。是以周纳狄后，富辰谓之祸阶；晋升戎女，卜人以为不吉。斯固非谬焉。自周氏受命，逮乎高祖，年逾三纪，世历四君。业非草昧之辰，事殊权宜之日，乃弃同即异，以夷乱华。捐婚姻之彝序，求豺狼之外利。既而报者倦矣，施者无厌，向之所谓和亲，未几已成仇敌。奇正之道，有异于斯。于时高祖虽受制于人，未亲庶政，而谋士韫奇，直臣钳口。过矣哉！历观前载，以外戚而居宰辅者多矣。申、吕则旷代无闻，吕、霍则与时俱盛。倾汉室者王族，丧周祚者杨氏。何灭亡之祸，合若符契焉。斯魏文所以发一概之诏也已。

周书卷一○　列传第二

邵惠公颢子什肥　导　护　什肥子胄　导子广　亮　翼　椿　众杞简公连　莒庄公洛生子菩提　虞国公仲　子兴

邵惠公颢，太祖之长兄也。德皇帝娶乐浪王氏，是为德皇后。生颢，次杞简公连，次莒庄公洛生，次太祖。颢性至孝，德皇后崩，哀毁过礼，乡党咸敬异焉。德皇帝与卫可孤战于武川南河，临阵坠马，颢与数骑奔救，击杀数十人，贼众披靡，德皇帝乃得上马引去。俄而贼追骑大至，颢遂战殁。保定初，追赠太师、柱国大将军、大冢宰、大都督、恒朔等十州诸军事、恒州刺史。封邵国公，邑万户。谥曰惠。颢三子什肥、导、护。护别有传。

什肥年十五而惠公没，自伤早孤，事母以孝闻。永安中，太祖入关，什肥不能离母，遂留晋阳。及太祖定秦、陇，什肥为齐神武所害。保定初，追赠大将军、小冢宰、大都督、冀定等州诸军事、

冀州刺史。袭爵邵国公。谥曰景。子胄嗣。

胄少而孤贫，颇有干略。景公之见害也，以年幼下蚕室。保定初，诏以晋公护子会绍景公封。天和中，与齐通好，胄始归关中。授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袭爵邵公。寻除宗师中大夫，进位大将军，出为原州刺史，转荣州刺史。大象末，隋文帝辅政，胄举州兵应尉迟迥，与清河公杨素战，败，遂走，追获于石济，遂斩之。国除。胄子乾仁，幼好学，聪惠。魏恭帝二年，以护平江陵之功，赐爵江陵县公。保定初，绍景公后，拜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二年，除蒲州潼关六防诸军事、蒲州刺史。胄至自齐，改封谭国公。寻进位柱国。建德初，与护同伏诛。三年五月，追赠，复封旧爵。

导字菩萨。少雄豪，有仁惠，太祖爱之。初与诸父在葛荣军中，荣败，迁晋阳。及太祖随贺拔岳入关，导从而西，常从征伐。太祖讨侯莫陈悦，以导为都督，镇原州。及悦败，北走出故塞，导率骑追之，至牵屯山及悦，斩之，传首京师。以功封饶阳县侯，邑五百户，拜冠军将军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魏文帝即位，以定策功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五百户，拜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三年，太祖东征，导入宿卫，拜领军将军、大都督。齐神武渡河侵冯翊，太祖自弘农引军入关，导督左右禁旅会于沙苑，与齐神武战，大破之。进位仪同三司。明年，魏文帝东征，留导为华州刺史。及赵青雀、于伏德、慕容思庆等作乱，导自华州率所部兵击之，擒伏德，斩思庆。进屯渭桥，会太祖军。事平，进爵章武郡公，增邑并前二千户。导加侍中、开府、骠骑大将军、太子少保。高仲密以北豫降，太祖率诸将辅魏皇太子东征，复以导为大都督、华东雍二州诸军事，行华州刺史。导治兵训卒，得定捍之方。及大军不利，东魏军追至稠桑，知关中有备，乃退。会侯景举河来附，遣使请援，朝议将应之，乃征为陇右大都督、秦南等十五州诸军事、秦州刺史。及齐氏称帝，太祖发关中兵讨之，魏文帝遣齐王廓镇陇右，征导还朝。拜大将军、大都督、三雍二华等二十三州诸军事，屯咸阳。大军还，乃旋旧镇。

导性宽明，善于抚御，凡所引接，人皆尽诚。临事敬慎，常若弗及。太祖每出征讨，导恒居守，深为吏民所附，朝廷亦以此重之。魏恭帝元年十二月，薨于上邽，年四十四。魏帝遣侍中、渔阳王绳监护丧事。赠本官，加尚书令、秦州刺史，谥曰孝。朝议以导抚和西戎，威恩显著，欲令世镇陇右，以彰厥德，乃葬于上邽城西无疆原。华戎会葬有万余人，奠祭于路，悲号满野，皆曰"我君舍我乎"。大小相率，负土成坟，高五十余尺，周回八十余步。为官司所止，然后泣辞而去。其遗爱见思如此。天和五年，重赠太师、柱国、豳国公。导五子，广、亮、翼、椿、众。亮、椿并出后于杞。

广字乾归。少方严，好文学。初封永昌郡公。孝闵帝践祚，改封天水郡公。世宗即位，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出为秦州刺史。武成初，进位大将军，迁梁州总管，进封蔡国公，增邑万户。保定初，入为小司寇。寻以本官镇蒲州，兼知潼关等六防诸军事。二年，除秦州总管、十三州诸军事、秦州刺史。广性明察，善绥抚，民庶畏而悦之。时晋公护诸子及广弟杞国公亮等，服玩侈靡，逾越制度，广独率由礼则，又折节待士，朝野以是称焉。曾侍食于高祖，所食瓜美，持以奉进，高祖悦之。四年，进位柱国。广以晋公护久擅威权，劝令挹损，护不能纳。天和三年，除陕州总管，以病免。及孝公追封豳国公，诏广袭爵。

初，广母李氏以广患弥年，忧而成疾，因此致没。广既居丧，更加绵笃，乃以毁薨。世称母为广病，广为母亡，慈孝之道，极于一门。高祖素服亲临，百僚毕集。其故吏仪同李充信等上表曰："臣闻资孝成忠，生民高义；旌德树善，有国常规。窃惟故豳国公臣广，懿亲令望，具瞻攸在，道冠群后，功懋维城。受脤建旆，威行秦、陇，班条驱传，化溢崤、函。比膝理舛和，奉诏还阙，药石所及，沉痾渐愈。而灾衅仍集，丁此穷忧，至性过人，遂增旧疾，因兹毁顿，以至薨殂。寻绎贯切，不能自已。臣等接事，每承余论。仰之平昔，约己立身，位极上公，赋兼千乘，所获禄秩，周赡无余，器用服玩，取给而已。每言及终始，尤存简素。非秦政而褒吴礼，讥石椁而美厚薪。今卜兆有期，先远方及，诚恐一从朝露，此志莫伸。伏惟陛下弘不世之慈，垂霈然之泽，留情既往，降愍幽魂，爰敕有司，申其宿志，窀穸之礼，庶存俭约。"诏曰："省充信等表，但增哀悼。豳国公广藩屏令望，宗室表仪，言著身文，行成士则。方凭懿戚，用匡朝政，奄丁荼蓼，便致毁灭。启手归

全，无忘雅操。言念既往，震于厥心。昔河间才藻，追叙于中尉；东海谦约，见称于身后。可斟酌前典，率由旧章。使易箦之言，得申遗志；黜殡之请，无亏令终。”于是赠本官，加太保。葬于陇西。所司一遵诏旨，并存俭约。子洽嗣。太定中，随文辅政，以宗室被害，国除。

亮字乾德。武成初，封永昌郡公。后袭烈公爵，除开府仪同三司、梁州总管。天和末，拜宗师中大夫，进位大将军。豳国公薨，以亮为秦州总管，广之所部，悉以配焉。亮在州甚无政绩。寻进位柱国。晋公护诛后，亮心不自安，唯纵酒而已。高祖手敕让之。建德中，高祖东伐，以亮为右第二军总管。并州平，进位上柱国。仍从平邺，迁大司徒。宣帝即位，出为安州总管。大象初，诏以亮为行军总管，与元帅、郧国公韦孝宽等伐陈。亮自安陆道攻拔黄城，辄破江侧民村，掠其生口，以赐士卒。军还至豫州，亮密谓长史杜士峻曰：“主上淫纵滋甚，社稷将危。吾既忝宗枝，不忍坐见倾覆。今若袭取郧国公而并其众，推诸父为主，鼓行而前，谁敢不从。”遂夜将数百骑袭孝宽营。会亮国官茹宽知其谋，先以驰告，孝宽乃设备。亮不克，遁走，孝宽追斩之。子明坐亮诛。诏以亮弟椿为烈公后。

翼字乾宜。武成初，封西阳郡公。早薨，谥曰昭。无子，以杞国公亮子温为嗣。后坐亮反诛，国除。

椿字乾寿。初封永昌郡公。保定中，授开府仪同三司、宗师中大夫。建德初，加大将军。寻除岐州刺史。四年，关中民饥，椿表陈其状，玺书劳慰。因令所在开仓赈恤。四年，高祖东伐，椿与齐王宪攻拔武济等五城。五年，高祖出晋州，椿率众屯楱鸡原。宣帝即位，拜大司寇。亮诛后，诏令绍烈公封。寻进位上柱国，转大司徒。大定初，为隋文帝所害，并其五子西阳公道宗、本、仁、邻、武子、礼献。

众字乾道。保定初，封天水郡公。少而不惠，语默不常，人莫能测。隋文帝践极，初欲封为介公，后复诛之，并二子仲和、孰伦。

杞简公连，幼而谨厚，临敌果毅。随德皇帝逼定州，军于唐河，遂俱殁。保定初，追赠使持节、太傅、柱国大将军、大司徒、大都督、定冀等十州诸军事、定州刺史；封杞国公，邑五千户；谥曰简。子光宝为齐神武所害。保定初，追赠大将军、小司徒、大都督、幽燕等六州诸军事、幽州刺史。袭爵杞国公，谥曰烈。以章武公导子亮嗣。

莒庄公洛生，少任侠，尚武艺，及壮，有大度，好施爱士。北州贤俊，皆与之游，而才能多出其下。及葛荣破鲜于修礼，乃以洛生为渔阳王，仍领德皇帝余众。时人皆呼为洛生王。洛生善将士，帐下多骁勇。至于攻战，莫有当其锋者，是以克获常冠诸军。尔朱荣定山东，收诸豪杰，迁于晋阳，洛生时在虏中。荣雅闻其名，心惮之，寻为荣所害。保定初，追赠使持节、太保、柱国大将军、大冢宰、大宗伯、大都督、并肆等十州诸军事、并州刺史；封莒国公，邑五千户；谥曰庄。

子菩提，为齐神武所害。保定初，追赠大将军、小宗伯、大都督、肆恒等六州军事、肆州刺史，袭爵莒国公，谥曰穆。以晋公护子至为嗣。

至字乾附。初封崇业公，后袭穆公爵。建德初，父护诛，诏以卫王直子宾为穆公后。三年，追复至爵。

宾字乾瑞。寻坐直诛。建德六年，更以齐王宪子广都公贡袭爵。贡安乾祯。宣帝初，被诛，国除。

虞国公仲，德皇帝从父兄也。卒于代。保定初，追赠使持节、太傅、柱国大将军、大司徒、大都督、燕平等十州诸军事、燕州刺史；封虞国公，邑三千户。子兴嗣。

兴生，兵乱，与仲相失，年又冲幼，莫知其戚属远近。与太祖兄弟，初不相识。齐神武寇沙苑，兴预在行间，军败被虏，随例散配诸军。兴性弘厚，有志度，虽流离世故，而风范可观。魏恭帝二年，举贤良，除本郡丞，徒长 < □ 阝累 > 县令。保定二年，诏仲子兴始附属籍。高祖以兴宗戚近属，尊礼之甚厚，拜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，封大宁郡公。寻除宗师中大夫。四年，出为泾州刺史。五年，又征拜宗师，加大将军，袭爵虞国公。天和二年，薨，高祖亲临，恸焉。诏大司空、申国公李穆监护丧事。赠使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恒幽等六州诸军事、恒州刺史，

谥曰靖。子洛嗣。

洛字永洛。九岁，命为虞国公世子。天和四年，诏袭兴爵。建德初，拜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及静帝崩，隋文帝以洛为介国公，为隋室宾云。

史臣曰：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，非独异姓之辅也，亦有骨肉之助焉。其茂亲有鲁卫梁楚，其疏属有凡蒋荆燕，咸能飞声腾实，不泯于百代之后。至若豳孝公之勋烈，而加之善政；蔡文公之纯孝，而饰之以俭约：峨峨焉，足以轥轹于前载矣。当隋氏之起，乘天威而服海内，将相王侯莫不隳肝胆以效款。援符命以颂德。胄以葭莩之亲，据一州而叶义举，可谓忠而能勇。功业不遂，悲夫！亮实庸才，图非常于巨逆。古人称不度德、不量力者，其斯之谓欤。

周书卷一一　列传第三

晋荡公护字萨保，太祖之兄邵惠颢之少子也。幼方正有志度，特为德皇帝所爱，异于诸兄。年十一，惠公薨，随诸父在葛荣军中。荣败，迁晋阳。太祖之入关也，护以年小不从。普泰初，自晋阳至平凉，时年十七。太祖诸子并幼，遂委护以家务，内外不严而肃。太祖尝叹曰："此儿志度类我。"

及出临复州，留护事贺拔岳。岳之被害，太祖至平凉，以护为都督。从征侯莫陈悦，破之。后以迎魏帝功，封水池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大统初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、征虏将军。以预定乐勋，进爵为公，增邑通前一千户。从太祖擒窦泰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战河桥，并有功。迁镇东将军、大都督。八年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邙山之役，护率众先锋，为敌人所围，都督侯伏侯龙恩挺身扞御，方得免。是时，赵贵等军亦退，太祖遂班师。护坐免官，寻复本位。十二年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封中山公，增邑四百户。十五年，出镇河东，迁大将军。与于谨征江陵，护率轻骑为先锋，昼夜兼行，乃遣裨将攻梁临边城镇，并拔之。并擒候骑，进兵径至江陵城下。城中不意兵至，惶窘失图。护又遣骑二千断江津，收舟舰以待。大军之至，围而克之。以功封子会为江陵公。初，襄阳蛮帅向天保等万有余落，恃险作梗。及师还，护率军讨平之。初行六官，拜小司空。

太祖西巡至牵屯山，遇疾，驰驿召护。护至泾州见太祖，而太祖疾已绵笃。谓护曰："吾形容若此，必是不济。诸子幼小，寇贼未宁，天下之事，属之于汝，宜勉力以成吾志。"护涕泣奉命。行至云阳而太祖崩。护秘之，至长安乃发丧。时嗣子冲弱，强寇在近，人情不安。护纲纪内外，抚循文武，于是众心乃定。先是太祖常云"我得胡力"。当时莫晓其旨，至是，人以护字当之。寻拜柱国。太祖山陵毕，护以天命有归，遣人讽魏帝，遂行禅代之事。

孝闵帝践祚，拜大司马，封晋国公，邑一万户。赵贵、独孤信等谋袭护，护因贵入朝，遂执之，党与皆伏诛。拜大冢宰。

时司会李植、军司马孙恒等，在太祖之朝，久居权要。见护执政，恐不见容。乃密要宫伯乙弗凤、张光洛、贺拔提、元进等为腹心，说帝曰："护诛赵贵以来，威权日盛，谋臣宿将，争往附之，大小政事，皆决于护。以臣观之，将不守臣节，恐其滋蔓，愿早图之。"帝然其言。凤等又曰："以先王之圣明，犹委植、恒以朝政，今若左提右挈，何向不成。且晋公常云我今夹辅陛下，欲行周公之事。臣闻周公摄政七年，然后复子明辟，陛下今日，岂能七年若此乎。深愿不疑。"帝愈信之。数将武士于后园讲习，为执缚之势。

护微知之，乃出植为梁州刺史，恒为潼州刺史，欲遏其谋。后帝思植等，每欲召之。护谏曰："天下至亲，不过兄弟。若兄弟自构嫌隙，他人何易可亲。太祖以陛下富于春秋，顾命托臣以后事。臣既情兼家国，实愿竭其股肱。若使陛下亲览万机。威加四海，臣死之日，犹生之年。但恐除臣之后，奸回得逞其欲，非唯不利陛下，亦恐社稷危亡。臣所以勤勤恳恳，干触天威者，但不负太祖之顾托，保安国家之鼎祚耳。不意陛下不照愚臣款诚，忽生疑阻。且臣既为天子兄，复为国家宰辅，知更何求而怀冀望。伏愿陛下有以明臣，无惑谗人之口。"因泣涕，久之乃止。帝犹猜之。

凤等益惧，密谋滋甚。遂克日将召群公入宴，执护诛之。光洛具以其前后谋靠护，护乃召柱国贺兰祥、小司马尉迟纲等，以凤谋告之。祥等并劝护废帝。时纲总领禁兵，护乃遣纲入宫，召凤等议事，及出，以次执送护弟。因罢散宿卫兵，遣祥逼帝，幽于旧邸。于是召诸公卿毕集，护流涕谓

曰："先王起自布衣，躬亲行阵，勤劳王业，三十余年。寇贼未平，奄弃万国。寡人地则犹子，亲受顾命。以略阳公既居正嫡，与公等立而奉之，革魏兴周，为四海主。自即位以来，荒淫无度，昵近群小，疏忌骨肉，大臣重将，咸欲诛夷。若此谋遂行，社稷必致倾覆。寡人若死，将何面目以见先王。今日宁负略阳，不负社稷尔。宁都公年德兼茂，仁孝圣慈，四海归心，万方注意。今欲废昏立明，公等以为如何？"群臣咸曰："此公之家事，敢不惟命是听。"于是斩凤等于门外，并诛植、恒等。寻亦弑帝。迎世宗于岐州而立之。

二年，拜太师，赐辂车冕服。封子至为崇业郡公。初改雍州刺史为牧，以护为之，并赐金石之乐。武成元年，护上表归政，帝许之。军国大事尚委于护。帝性聪睿，有识量，护深惮之。有李安者，本以鼎俎得宠于护，稍被升擢，位至膳部下大夫。至是，护乃密令安因进食于帝，加以毒药。帝遂寝疾而崩。护立高祖，百官总己以听于护。

自太祖为丞相，立左右十二军，总属相府。太祖崩后，皆受护处分，凡所征发，非护书不行。护弟屯兵禁卫，盛于宫阙。事无巨细，皆先断后闻。保定元年，以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令五府总于天官。或有希护旨，云周公德重，鲁立文王之庙，以护功比周公，宜用此礼。于是诏于同州晋国第，立德皇帝别庙，使护祭焉。三年，诏曰："大冢宰晋国公，智周万物，道济天下，所以克成我帝业，安养我苍生。况亲则懿昆，任当元辅，而可同班群品，齐位众臣！自今诏诰及百司文书，并不得称公名，以彰殊礼。"护抗表固让。

初，太祖创业，即与突厥和亲，谋为掎角，共图高氏。是年，乃遣柱国杨忠与突厥东伐。破齐长城，至并州而还。期后年更举，南北相应。齐主大惧。先是，护母阎姬与皇弟四姑及诸戚属，并没在齐，皆被幽絷。护居宰相之后，每遣间使寻求，莫知音息。至是，并许还朝，且请和好。四年，皇姑先至。齐主以护既当权重，乃留其母，以为后图。仍令人为阎作书报护曰："天地隔塞，子母异所，三十余年，存亡断绝，肚肠之痛，不能自胜。想汝悲思之怀，复何可处。吾自念十九入汝家，今已八十矣。既逢丧乱，备尝艰阻。恒冀汝等长成，得见一日安乐。何期罪衅深重，存没分离。吾凡生汝辈三男三女，今日目下，不睹一人。兴言及此，悲缠肌骨。赖皇齐恩恤，差安衰暮。又得汝杨氏姑及汝叔母纥干、汝嫂刘新妇等同居，颇亦自适。但为微有耳疾，大语方闻。行动饮食，幸无多恙。今大齐圣德远被，特降鸿慈，既许归吾于汝，又听先致音耗。积稔长悲，豁然获展。此乃仁侔造化，将何报德！

汝与吾别之时，年尚幼小，以前家事，或不委曲。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，大者属鼠，次者属兔，汝身属蛇。鲜于修礼起日，吾之阖家大小，先在博陵郡住。相将欲向左人城，行至唐河之北，被定州官军打败。汝祖及二叔，时俱战亡。汝叔母贺拔及儿元宝，汝叔母纥干及儿菩提，并吾与汝六人，同被擒捉入定州城。未几间，将吾及汝送与元宝掌。贺拔、纥干，各别分散。宝掌见汝云：'我识其祖翁，形状相似。'时宝掌营在唐城内。经停三日，宝掌所掠得男夫、妇女，可六七十人，悉送向京。吾时与汝同被送限。至定州城南，夜宿同乡人姬库根家。茹茹奴望见鲜于修礼营火，语吾云：'我今走向本军。'既至营，遂靠吾辈在此。明旦日出，汝叔将兵邀截，吾及汝等，还得向营。汝时年十二，共吾并乘马随军，可不记此事缘由也？于后，吾共汝在受阳住。时元宝、菩提及汝姑儿贺兰盛洛，并汝身四人同学。博士姓成，为人严恶，凌等四人谋欲加害。吾汝共叔母等闻之，各捉其儿打之。唯盛洛无母，独不被打。其后尔朱天柱亡岁，贺拔阿斗泥在关西，遣人迎家累。时汝叔亦遣奴来富迎汝及盛洛等。汝时著绯绫袍、银装带，盛洛着紫织成缬通身袍、黄绫裹，并乘骡同去。盛洛小于汝，汝等三人并呼吾作'阿摩敦'。如此之事，当分明记之耳。今又寄汝小时所着锦袍表一领，至宜检看，知吾含悲戚多历年祀。属千载之运，逢大齐之德，矜老开恩，许得相见。一闻此言，死犹不朽，况如今者，势必聚集。禽兽草木，母子相依，吾有何罪，与汝分离，今复何福，还望见汝。言此悲喜，死而更苏。世间所有，求皆可得，母子异国，何处可求。假汝贵极王公，富过山海；有一老母，八十之年，飘然千里，死亡旦夕，不得一朝暂见，不得一日同处，寒不得汝衣，饥不得汝食，汝虽穷荣极盛，光耀世间，汝何用为？于吾何益？吾今日之前，汝既不得申其供养，事往何论。今日以后，吾之残命，唯系于汝，尔戴天履地，中有鬼神，勿云冥昧而可欺负。

汝杨氏姑，今虽炎暑，犹能先发。关河阻远，隔绝多年，书依常体，虑汝致惑，是以每存款质，兼亦载吾姓名。当识此理，不以为怪。”

护性至孝，得书，悲不自胜，左右莫能仰视。报书曰：“区宇分崩，遭遇灾祸，违离膝下，三十五年。受形禀气，皆知母子，谁同萨保，如此不孝！宿殃积戾，唯应赐锺，岂悟纲罗，上婴慈母。但立身立行，不负一物，明神有识，宜见哀怜。而子为公侯，母为俘隶，热不见母热，寒不见母寒，衣不知有无，食不知饥饱，泯如天地之外，无由暂闻。昼夜悲号，继之以血，分怀冤酷，终此一生，死若有知，冀奉见于泉下尔。不谓齐朝解纲，惠以德音，磨敦、四姑，并许矜放，初闻此旨，魂爽飞越，号天叩地，不能自胜。四姑即蒙礼送，平安入境，以今月十八日于河东拜见。遥奉颜色，崩动肝肠。但离绝多年，存亡阻隔，相见之始，口未忍言，唯叙齐朝宽弘，每存大德。云与摩敦虽处宫禁，常蒙优礼，今者来邺，恩遇弥隆。矜哀听许摩敦垂敕，曲尽悲酷，备述家事。伏读未周，五情屠割。书中所道，无事敢忘。摩敦年尊，又加忧苦，常谓寝膳贬损，或多遗漏；伏奉论述，次第分明。一则以悲，一则以喜。当乡里破败之日，萨保年已十余岁，邻曲旧事，犹自记忆；况家门祸难，亲戚流离，奉辞时节，先后慈训，刻肌刻骨，常缠心腑。

天长丧乱，四海横流，太祖乘时，齐朝抚运，两河、三辅，各值神机。原其事迹，非相负背。太祖升遐，未定天保，萨保属当犹子之长，亲受顾命。虽身居重任，职当忧责，至于岁时称庆，子孙在庭，顾视悲摧，心情继绝，胡颜履戴，负愧神明。霈然之恩，既以沾洽，爱敬之至，施及傍人。草木有心，禽鱼感泽，况在人伦，而不铭戴。有家有国，信义为本，伏度来期，已应有日。一得奉见慈颜，永毕生愿。生死肉骨，岂过今恩，负山戴岳，未足胜荷。二国分隔，理无书信，主上以彼朝不绝子母之恩，亦赐许奉答。不期今日，得通家问，伏纸呜咽，言不宣心。蒙寄萨保别时所留锦袍表，年岁虽久，宛然犹识，抱此悲泣。至于拜见，事归忍死，知复何心！”

齐朝不即发遣，更令与护书，要护重报，往返再三，而母竟不至。朝议以其失信，令有司移齐曰：夫有义则存，无信不立，山岳犹轻，兵食非重。故言誓弗违，重耳所以享国；祝史无愧，随会所以为盟。未有司牧生民，君临有国，可以忘义而多食言者也。自数属屯夷，时锺圮隔，皇家亲戚，沦陷三纪。仁姑、世母，望绝生还。彼朝以去夏之初，德音爰发，已送仁姑，许归世母。乃称烦署，指克来秋。谓其信必由衷，嘉言无爽。今落木戒候，水霜行及，方为世母虚设诡词，未议言归，更征酬答。子女玉帛，既非所须，保境宁民，又云匪报。详观此意，全乘本图。爱人以礼，岂为姑息。要子责诚，质亲求报，实伤和气，有悖天经。我之周室，太祖之天下也，焉可损国顾家，殉名亏实！不害所养，斯曰仁人。卧鼓潜锋，孰非深计。若令迭争尺寸，两竞锥刀，瓦震长平，则赵分为二；兵出函谷，则韩裂为三。安得犹全，谓无损益。

大冢宰位隆将相，情兼家国，衔悲茹血，分毕冤魂，岂意噬指可寻，倚门应至。徒闻善始，卒无令终，百辟震惊，三军愤惋。不为孝子，当作忠臣。去岁北军深入，数俘城下。虽曰班师，余功未遂。今兹马首南向，更期重入。晋人角之，我之职矣。闻诸道路，早已戒严，非直北拒，又将南略。偿欲自送，此之愿也。如或婴城，未能求敌，诘朝请见，与君周旋。为惠不终，只增深怨。爱亲无慢，垂训尼父；矜恤穷老，贻则周文。环决之义；事不由此，自应内省，岂宜有愧。移书未送而母至。举朝庆悦，大赦天下。护与母睽隔多年，一旦聚集，凡所资奉，穷极华盛。每四时伏腊，高祖率诸亲戚，行家人之礼，称觞上寿。荣贵之极，振古未闻。

是年也，突厥复率众赴期。护以齐氏初送国亲，未欲即事征讨，复虑失信蕃夷，更生边患。不得已，遂请东征。九月，诏曰：“神若轩皇，尚去三战；圣如姬武，且曰一戎。弧矢之威，干戈之用，帝王大器，谁能去兵。太祖不受天明，造我周室，日月所照，罔不率从。高氏乘衅跋扈，窃有并、冀，世济其恶，腥秽彰闻。皇天震怒，假手突厥，驱略汾晋，扫地无遗。季孟势穷，伯珪日蹙，坐待灭亡，鉴之愚智。故突厥班师，仍屯彼境，更集诸部，倾国齐至，星流电击，数道俱进，斯在仲冬，同会并、邺。大冢宰晋公，朕之懿昆，任隆伊、吕，平一宇宙，惟公是属。朕当亲执斧钺，庙庭只受。有司宜勒众军，量程赴集。进止迟速，委公处分。”于是征二十四军及左右厢散隶、及秦陇巴蜀之兵、诸蕃国之众二十万人。十月，帝于庙庭授护斧钺。出军至潼关，乃遣柱国尉迟迥率精兵

十万为前锋，大将军权景宣率山南之兵出豫州，少师杨 < □標寸 > 出轵关。护连营渐进，屯军弘农。迴攻围洛阳。柱国齐公宪、郑国公达奚武等营于邙山。

护性无戎略，且此行也，又非其本心。故师出虽久，无所克获。护本令渐断河阳之路，遏其救兵，然后同攻洛阳，使其内外隔绝。诸将以为齐兵不敢出，唯斥候而已。值连日阴雾，齐骑直前，围洛之军，一时溃散。唯尉迟迥率数十骑扞敌，齐公宪又督邙山诸将拒之，乃得全军而返。权景宣攻克豫州，寻以洛阳围解，亦引军退。杨 < □標寸 > 于轵关战没。护于是班师。以无功，与诸将稽首请罪，帝弗之责也。

天和二年，护母薨，寻有诏起令视事。四年，护巡历北边城镇，至灵州而还。五年，又诏曰："光宅曲阜，鲁用郊天之乐；地处参墟，晋有大蒐之礼。所以言时计功，昭德纪行。使持节、太师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柱国大将军、大冢宰晋国公，体道居贞，含和诞德，地居戚右，才表栋隆。国步艰难，寄深夷险，皇纲缔构，事均休戚。故以迹冥殆庶，理契如仁，今文轨尚隔，方隅犹阻，典策未备，声明多阙，宜赐轩悬之乐，六佾之舞。"

护性甚宽和，然暗于大体。自恃建立之功，久当权轴。凡所委任，皆非其人。兼诸子贪残，僚属纵逸，恃护威势，莫不蠹政害民。上下相蒙，曾无疑虑。高祖以其暴慢，密与卫王直图之。

七年三月十八日，护自同州还。帝御文安殿，见护讫，引护入含仁殿朝皇太后。先是帝于禁中见护，常行家人之礼。护谒太后，太后必赐之坐，帝立侍焉。至是护将入，帝谓之曰："太后春秋既尊，颇好饮酒。不亲朝谒，或废引进。喜怒之间，时有乖爽。比虽犯颜屡谏，未蒙垂纳。兄今既朝拜，愿更启请。"因出怀中酒诰以授护曰："以此谏太后。"护既入，如帝所戒，读示太后。未讫，帝以玉珽自后击之，护踣于地。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。泉惶惧，斫不能伤。时卫王直先匿于户内，乃出斩之。

初，帝欲图护，王轨、宇文神举、宇文孝伯颇豫其谋。是日，轨等并在外，更无知者。杀护讫，乃召宫伯长孙览等告之，即令收护子柱国谭国公会、大将军莒国公至、崇业公静、正平公乾嘉，及乾基、乾光、乾蔚、乾祖、乾威等，并柱国侯伏侯龙恩、龙恩弟大将军万寿、大将军刘勇、中外府司录尹公正、袁杰、膳部下大夫李安等，于殿中杀之。齐王宪白帝曰："李安出自皂隶，所典唯庖厨而已。即不预时政，未足加戮。"高祖曰："公不知耳，世宗之崩，安所为也。"十九日，诏曰："君亲无将，将而必诛。太师、大冢宰、晋公护，地实宗亲，义兼家国。爰初草创，同济艰难，遂任总朝权，寄深国命。不能竭其诚效，罄以心力，尽事君之节，申送往之情。朕兄故略阳公，英风秀远，神机颖悟，地居圣胤，礼归当璧。遗训在耳，忍害先加。永寻摧割，贯切骨髓。世宗明皇帝聪明神武，□ □ 藏智。护内怀凶悖，外托尊崇。凡厥臣民，谁亡怨愤。

朕纂承洪基，十有三载，委政师辅，责成宰司。护志在无君，义违臣节。怀兹虿毒，逞彼狼心，任情诛暴，肆行威福，朋党相扇，贿货公行，所好加羽毛，所恶生疮痏。朕约已菲躬，情存庶政。每思施宽惠下，辄抑而不行。遂使户口凋残，征赋劳剧，家无日给，民不聊生。且三方未定，边隅尚阻，疆埸待戎旗之备，武夫资扞城之力。侯伏龙恩、万寿、刘勇等，未效庸勋，先居上将，高门峻宇，甲第彫墙，实繁有徒，同恶相济。民不见德，唯利是瞩。百姓嗷嗷，道路以目；含生业业，相顾钳口。常恐七百之基，忽焉颠坠，亿兆之命，一旦阽危，上累祖宗之灵，下负苍生之责。今肃正典刑，护已即罪，其余凶党，咸亦伏诛。氛雾既清，遐迩同庆。朝政惟新，兆民更始。可大赦天下，改天和七年为建德元年。"

护世子训为蒲州刺史。其夜，遣柱国、越国公盛乘传往蒲州，征训赴京师，至同州赐死。护长史代郡叱罗协、司录弘农冯迁及所亲任者，皆除名。护子昌城公深使突厥，遣开府宇文德齐玺书就杀之。三年，诏复护及诸子先封，谥护曰荡，并改葬之。

叱罗协本名与高祖讳同，后改焉。少寒微，尝为州小吏，以恭谨见知。恒州刺史杨钧擢为从事。及魏末，六镇搔扰，客于冀州。冀州为葛荣所围，刺史以协为统军，委以守御。俄而城陷，协没于荣。荣败，事汾州刺史尔朱兆，颇被亲遇，补录事参军。兆为天柱大将军，转司马。兆与齐神武初战不利，还上党，令协在建州督军粮。后使协至洛阳，与其诸叔计事，谋讨齐神武。兆等军败，还

并州，令协治肆州刺史。兆死，遂事窦泰，泰甚礼之。泰为御史中尉，以协为治书侍御史。泰向潼关，协为监军。泰死，协亦见获。太祖以其在关岁久，授大丞相府东閤祭酒、抚军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，转录事参军，迁主簿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摄大行台郎中，累迁相府属从事中郎。

协历仕二京，详练故事。又深自克励，太祖颇委任之。然犹以其家属在东，疑其有恋本之望。及河桥战不利，协随军而还。太祖知协不贰，封冠军县男，邑二百户。寻加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九年，除直閤将军、恒州大中正，加都督，进爵为伯，增邑八百户。寻迁大都督、仪同三司。

初，太祖欲经略汉中，令协行南岐州刺史，并节度东益州戎马事。魏废帝元年，即授南岐州刺史。时东益州刺史杨辟邪据州反。二年，协率所部兵讨之，军次涪水。会有氐贼一千人断道破桥。协遣仪同仇买等行前击之，贼开路协乃领所部渐进。又有氐贼一千人邀协，协乃将兵四百人守硖道，与贼短兵接战，贼乃退避。辟邪弃城走，协追斩之，群氐皆伏。以功授开府。仍为大将军尉迟迥长史，率兵伐蜀。既入剑阁，迥令协行潼州事。

时有五城郡氐酋赵雄杰等煽动新、潼、始三州民反叛，聚结二万余人，在州南三里，隔涪水，据槐林山，置栅拒守。梓潼郡民邓朏、王令公等招诱乡邑万余人，复在州东十里，涪水北，置栅以应之。同逼州城。城中粮少，军人乏食。协抚安内外，咸无异心。遣仪同伊娄训、大都督司马裔等将步骑千余人，夜渡涪水击雄杰，一战破之。令公以雄杰败，亦弃栅走还本郡。复与邓朏等更率万余人，于郡东南隔水置栅，断绝驿路。协遣仪同杨长乐，与司马裔等率师讨之；复遣大都督裴孟尝领百姓继进，为其声势。孟尝既至梓潼，值水涨不得即渡。而王令公、邓朏见孟尝骑少，乃将三千余人围之数重。孟尝以众寡不敌，各弃马短兵接战。从辰止午，于阵斩令公及朏等。贼徒既失渠帅，遂即散走。其徒党仍据旧栅。而孟尝方得渡水与长乐合。即勒兵攻栅，经三日，贼乃请降。此后数有反叛，协辄遣兵讨平之。

魏恭帝三年，太祖征协入朝，论蜀中事，乃赐姓宇文氏，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。晋公护既杀孙恒、李植等，欲委腹心于司会柳庆、司宪令狐整等。庆、整并辞不堪，俱荐协。语在庆、整传。护遂征协入朝。既至，护引与同宿，深寄托之。协欣然承奉，誓以躯命自效。护大悦，以为得协之晚。即授军司马，委以兵事。寻转治御正，又授护府长史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一千户。常在护侧，陈说时事，多被纳用。世宗知其材识庸浅，每折之。数谓之曰："汝何知也！"犹以护所亲任，难即屏黜，每含容之。及世宗崩，便授协司会中大夫、中外府长史。协形貌瘦小，举措褊急。即以得志，每自矜高。朝士有来请事者，辄云"汝不解，吾今教汝"，及其所言，多乖事衷。当时莫不笑之。

保定二年，追论平蜀功，别封一子县侯。又于蜀中食邑一千户，入其租赋之半。晋公护以协竭忠于己，每提奖之，频考上中，赏以粟帛。迁少保，转少傅，进位大将军，爵南阳郡公，兼营作副监。宫室既成，以功赐爵洛邑县公，回授一子。协既受护重委，冀得婚连帝室，乃求复旧姓叱罗氏。护为奏请，高祖许之。又进位柱国。护以协年老，许其致仕，而协贪荣，未肯告退。护诛，协除名。

建德三年，高祖以协宿齿，授仪同三司，赐爵南阳郡公，时与论说旧事。是岁卒，年七十六。子金嗣。

冯迁字羽化。父漳，州从事。及迁官达，追赠仪同三司、陕州刺史。迁少修谨，有干能，州辟从事。魏神龟中，刺史杨钧引为中兵参军事，转定襄令，寻为并州水曹参军。所历之职，咸以勤恪著称。

及魏孝武西迁，乃弃官，与直閤将军冯灵豫入关。即从魏孝武复潼关，定回洛，除给事中。后从太祖擒窦泰，复弘农，战沙苑，皆有功。授都督、龙骧将军、羽林监，封独显县伯，邑六百户。及洛阳之战，迁先登陷阵，遂中重疮，仅得不死。以功加辅国将军、军师都督，进爵为侯。久之，出为广汉郡守。时蜀土初平，人情扰动，迁政存简恕，夷俗颇安之。魏恭帝二年，就加车骑将军、大都督、通直散骑常侍，镇樊城。寻拜汉东郡守。

孝闵帝践祚，入为晋公护府掾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爵临高县公。寻迁护府司录，进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迁性质直，小心畏慎，虽居枢要，不以势位加人。兼明练时事，善于断决。每校阅文簿，孜孜不倦，从辰逮夕，未尝休止。以此基为护所委任。后以其朝之旧齿，欲

以衣锦荣之，乃授陕州刺史，进爵隆山郡公，增邑并前二千户。迁本寒微，不为时辈所重，一旦刺举本州，唯以谦恭接待乡邑，人无怨者。复入为司录，转工部中大夫，历军司马，迁小司空。自天和已后，迁以年老，委任稍衰。及护诛，犹除名。建德末，卒于家，时年七十八。子恕，位至仪同三司、伏夷镇将、平寇县伯。护所委信者，又有朔方边平，位至大将军、军司马、护府司马。护败，亦除名。

史臣曰：仲尼有言："可与适道，未可与权。"夫道者，率礼之谓也；权者，反经之谓也。率礼由乎正理，易以成佐世之功；反经击乎非常，难以定匡时之业。故得其人则治，伊尹放太甲，周旦相孺子是也；不得其人则乱，新都迁汉鼎，晋氏倾魏族是也。是以先王明上下之序，圣人重君臣之分。委质同于股肱，受爵均其休戚。当其亲受顾托，位居宰衡，虽复承利剑，临沸鼎，不足以詟其虑；据帝图，君海内，不足以回其心。若斯人者，固以功与山岳争其高，名与穹壤齐其久矣。

有周受命之始，宇文护实预艰难。及太祖崩殂，诸子冲幼，群公怀等夷之志，天下有去就之心。卒能变魏为周，俾危获乂者，护之力也。向使加之以礼让，继之以忠贞，桐宫有悔过之期，未央终天年之数，则前史所载，焉足以道哉。然护寡于学术，昵近群小，威福在己，征伐自出。有人臣无君之心，为人主不堪之事。忠孝大节也，违之而不疑；废弑至逆也，行之而无悔。终于身首横分，妻孥为戮，不亦宜乎。

周书卷一二　列传第四

齐炀王宪

齐炀王宪字毗贺突，太祖第五子也。性通敏，有度量，虽在童龀，而神彩嶷然。初封涪城县公。少与高祖俱受《诗》、《传》，咸综机要，得其指归。太祖尝赐诸子良马，惟其所择。宪独取驳马。太祖问之，对曰："此马色类既殊，或多骏逸。若从军征伐，牧圉易分。"太祖喜曰："此儿智识不凡，当成重器。"后从猎陇上，经官马牧，太祖每见驳马，辄曰："此我儿马也。"命左右取以赐之。魏恭帝元年，进封安城郡公。孝闵帝践祚，拜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世宗即位，授大将军。武成初，除益州总管、益宁巴泸等二十四州诸军事、益州刺史，进封齐国公，邑万户。初，平蜀之后，太祖以其形胜之地，不欲使宿将居之。诸子之中，欲有推择。遍问高祖已下，谁能此行。并未及对，而宪先请。太祖曰："刺史当抚众治民，非尔所及。以年授者，当归尔兄。"宪曰："才用有殊，不关大小。试而无效，甘受面欺。"太祖大悦，以宪年尚幼，未之遣也。世宗追遵先旨，故有此授。宪时年十六，善于抚绥，留心政术，辞讼辐凑，听受不疲。蜀人怀之，共立碑颂德。寻进位柱国。

保定中，征还京，拜雍州牧。及晋公护东伐，以尉迟迥为先锋，围洛阳。宪与达奚武、王雄等军于邙山。自余诸军，各分守险要。齐兵数万，奄出军后，诸军恇骇，并各退散。唯宪与王雄、达奚武率众拒之。而雄为齐人所毙，三军震惧。宪亲自督励，众心乃安。时晋公护执政，雅相亲委，赏罚之际，皆得预焉。

天和三年，以宪为大司马，治小冢宰，雍州牧如故。四年，齐将独孤永业来寇，盗杀孔城防主能奔达，以城应之。诏宪与柱国李穆将兵出宜阳，筑崇德等五城，绝其粮道。齐将斛律明月率众四万，筑垒洛南。五年，宪涉洛邀之，明月遁走。宪追之，及于安业，屡战而还。是岁，明月又率大众于汾北筑城，西至龙门。晋公护谓宪曰："寇贼充斥，戎马交驰，遂使疆场之间，生民委弊。岂得坐观屠灭，而不思救之。汝谓计将安出？"曰："如宪所见，兄宜暂出同州，以为威势，宪请以精兵居前，随机攻取。非惟边境清宁，亦当别有克获。"护然之。

六年，乃遣宪率众二万，出自龙门。齐将新蔡王王康德以宪兵至，潜军宵遁。宪乃西归。仍掘移汾水，水南堡壁，复入于齐。齐人谓略不及远，遂驰边备。宪及渡河，攻其伏龙等四城，二日尽拔。又进攻张壁，克之，获其军实，夷其城垒。斛律明月时在华谷，弗能救也，北攻姚襄城，陷之。时汾州又见围日久，粮援路绝。宪遣柱国宇文盛运粟以馈之。宪自入两乳谷，袭克齐柏社城，进军姚襄。齐人婴城固守。宪使柱国、谭公会筑石殿城，以为汾州之援。齐平原王段孝先、兰陵王高长

恭引兵大至，宪命将士阵而待之。大将军韩欢为齐人所乘，遂以奔退，宪身自督战，齐众稍却。会日暮，乃各收军。

及晋公护诛，高祖召宪入，宪免冠拜谢。帝谓之曰："天下者，太祖之天下，吾嗣守鸿基，常恐失坠。冢宰无君凌上，将图不轨，吾所以诛之，以安社稷。汝亲则同气，休戚共之，事不相涉，何烦致谢。"乃诏宪往护第，收兵符及诸簿书等。

寻以宪为大冢宰。时高祖既诛宰臣，亲览朝政，方欲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爰及亲亲，亦为刻蒲。宪既为护所委任，自天和之后，威势渐隆。护欲有所陈，多令宪闻奏。其间或有可不，宪虑主相嫌隙，每曲而畅之。高祖亦悉其心，故得无患。然犹以威名过重，终不能平，虽遥授冢宰，实夺其权也。

开府裴文举，宪之侍读，高祖常御内殿，引见之。谓曰："晋公不臣之迹，朝野所知，朕所以泣而诛者，安国家，利百姓耳。昔魏末不纲，太祖匡辅元氏；有周受命，晋公复执威权。积习生常，便谓法应须尔。岂有三十岁天子而可为人所制乎。且近代以来，又有一弊，暂经隶属，便即礼若君臣。此乃乱代之权宜，非经国之治术。诗云：'夙夜匪解，以事一人。'一人者，止据天子尔。虽陪侍齐公，不得即同臣主。且太祖十儿，宁可悉为天子。卿宜规以正道，劝以义方，辑睦我君臣，协和我骨肉。无令兄弟，自致嫌疑。"文举拜谢而出，归以白宪。宪指心抚几曰："吾之夙心，公宁不悉，但当尽忠竭节耳，知复何言。"

建德三年，进爵为王。宪友刘休徵献王箴一首，宪美之。休徵后又以此箴上高祖。高祖方剪削诸弟，甚悦其文。宪常以兵书繁广，难求指要，乃自刊定为要略五篇，至是表陈之。高祖览而称善。其秋，高祖幸云阳宫，遂寝疾。卫王直于京师举兵反。高祖召宪谓曰："卫王构逆，汝知之乎？"宪曰："臣初不知，今始奉诏。直若逆天犯顺，此则自取灭亡。"高祖曰："汝即为前军，吾亦续发。"直寻败走。高祖至京师，宪与赵王招俱入拜谢。高祖曰："管蔡为戮，周公作辅，人心不同，有如其面。但愧兄弟亲寻干戈，于我为不足耳。"初，直内深忌宪，宪隐而容之。且以帝之母弟，每加友敬。晋公护之诛也，直固请及宪。高祖曰："齐公心迹，吾自悉之，不得更有所疑也。"及文宣皇后崩，直又密启云："宪饮酒食肉，与平日不异。"高祖曰："吾与齐王异生，俱非正嫡，特为吾意，今袒括是同。汝当愧之，何论得失。汝亲太后之子，偏荷慈爱。今但须自勖，无假说人。"直乃止。

四年，高祖将欲东讨，独与内史王谊谋之，余人莫得知也。后以诸弟才略，无出于宪右，遂告之。宪即赞成其事。及大军将出，宪表上私财以助军费曰："臣闻抚机适运，理籍时来，兼弱攻昧，事资权道。伏惟陛下继明作圣，阐业弘风，思顺天心，用恢武略。方使长蛇外翦，宇宙大同，军民内向，车书混一。窃以龙旗雷动，天纲云布，刍粟粮饩，或须周给。昔边隅未静，卜式愿上家财；江湖不澄，卫兹请献私粟。臣虽不敏，敢忘景行。谨上金宝等一十六件，少助军资。"诏不纳，而以宪表示公卿曰："人臣当如此，朕贵其心耳，宁须物乎。"乃诏宪率众二万为前军，趣黎阳。高祖亲围河阴，未克。宪攻拔武济，进围洛口，收其东西二城。以高祖疾，班师。是岁，初置上柱国官，以宪为之。

五年，大举东讨，宪率精骑二万，复为前锋，守雀鼠谷。高祖亲围晋州。宪进兵克洪同、永安二城，更图进取。齐人焚桥守险，军不得进，遂屯于永安。齐主闻晋州见围，乃将兵十万自来援之。时柱国、陈王纯顿军千里径，大将军、永昌公椿屯鸡栖原，大将军宇文盛守汾水关，并受宪节度。宪密谓椿曰："兵者诡道，去留不定，见机而作，不得遵常。汝今为营，不须张幕，可伐柏为庵，示有形势。令兵去之后，贼犹致疑也。"时齐主分军万人向千里径，又令其众出汾水关，自率大兵与椿对阵。宇文盛驰骑告急，宪自以千骑救之。齐人望谷中尘起，相率遽退。盛与柱国侯莫陈芮涉汾逐之，多有斩获。俄而椿告齐众稍逼，宪又回军赴之。会椿被敕追还，率兵夜返。齐人果谓柏庵为帐幕也，不疑军退，翌日始悟。

时高祖已去晋州，留宪为后拒。齐主自率众来追，至于高梁桥。宪以精骑二千，阻水为阵。齐领军段畅直进至桥。宪隔水招畅与语，语毕，宪问畅曰："若何姓名？"畅曰："领军段畅也。公复为谁？"宪曰："我虞候大都督耳。"畅曰："观公言语，不是凡人，今日相见，何用隐其名位？"陈

王纯、梁公侯莫陈芮、内史王谊等并在宪侧。畅固问不已。宪乃曰：“我天子太第齐王也。”指陈王以下，并以名位告之。畅鞭马而去，宪即命旋军，而齐人遽追之，戈甲甚锐。宪与开府宇文忻各统精卒百骑为殿以拒之，斩其骁将贺兰豹子、山褥环等百余人，齐众乃退。宪渡汾及高祖于玉壁。

高祖又令宪率兵六万，还援晋州。宪遂进军，营于涑水。齐主攻围晋州，昼夜不息。间谍还者，或云已陷。宪乃遣柱国越王盛、大将军尉迟迥、开府宇文神举等轻骑一万夜至晋州。宪进军据蒙坑，为其后援，知城未陷，乃归涑川。寻而高祖东辕，次于高显，宪率所部，先向晋州。明日，诸军总集，稍逼城下。齐人亦大出兵，陈于营南。高祖召宪驰往观之。宪返命曰：“是易与耳，请破之而后食。”帝悦曰：“如汝所言，吾无扰矣。”宪退，内史柳<□虯>私谓宪曰：“贼亦不少，王安得轻之？”宪曰：“宪受委前锋，情兼家国，扫此逋寇，事等摧枯。商周之事，公所知也，贼兵虽众，其如我何。”既而诸军俱进，应时大溃。其夜，齐主遁走，宪轻骑追之。既及永安，高祖续至。齐人收其余众，复据高壁及洛女砦。高祖命宪攻洛女，破之。明日，与大军会于介休。

时齐主已走邺，留其从兄安德王延宗据并州。延宗因僭伪号，出兵拒战。高祖进围其城，宪攻其西面，克之。延宗遁走，追而获之。以功进封第二子安城公质为河间王，拜第三子賨为大将军。仍诏宪先驱趣邺。明年，进克邺城。

齐任城王湝、广宁王孝珩等据守信都，有众数万。高祖复诏宪讨之。仍令齐主手书与湝曰：“朝廷遇纬甚厚，诸王无恙。叔若释甲，则无不优待。”湝不纳，乃大开赏募，多出金帛，沙门求为战士者，亦数千人。宪军过赵州，湝令间谍二人觇窥形势，候骑执以白宪。宪乃集齐之旧将，遍示之。又谓之曰：“吾所争者大，不在汝等。今放汝还，可即充我使。”乃与湝书曰：“山川有间，每深劳伫，仲春戒节，纳履惟宜。承始届两河，仍图三位，二者交战，想无亏德。昔魏历云季，海内横流，我太祖抚运乘时，大庇黔首。皇上嗣膺下武，式隆景业，与稽山之会，总盟津之师。雷骇唐郊，则野无横阵；云腾晋水，则地靡严城。袭伪之酋，既奔窜于草泽；窍号之长，亦委命于旌门。德义振于无垠，威风被于有截。彼朝宿将旧臣，良家戚里，俱升荣宠，皆縻好爵。是使临漳之下，效死争驱；营丘之前，奋身毕命。此岂唯人事，抑亦天时。宜访之道路，无俟傍说。

吾以不武，任总元戎，受命安边，路指幽、冀。列邑名藩，莫不屈膝，宣风导礼，皆荷来苏。足下高氏令王，英风夙著，古今成败，备诸怀抱，岂不知一木不维大厦，三谏可以逃身哉！且殷微去商，侯服周代；项伯背楚，赐姓汉朝。去此弗图，苟徇亡辙，家破身殒，为天下笑。又足下谍者为候骑所拘，军中情实，具诸执事。知以弱卒琐甲，欲抗堂堂之师；萦带污城，冀保区区之命。战非上计，无待卜疑；守乃下策，或未相许。已勒诸军，分道并进，相望非远，凭轼有期。兵交命使，古今通典，不俟终日，所望知几也。”

宪至信都，湝阵于城南，宪登张耳冢以望之。俄而湝所署领军尉相愿伪出略阵，遂以众降。相愿，湝心腹也，众甚骇惧，湝大怒，杀其妻子。明日复战，遂破之，俘斩三万人，擒湝及孝珩等。宪谓湝曰：“任城王何苦至此？”湝曰：“下官神武帝子，兄弟十五人，幸而独存。逢宗社颠覆，今日得死，无愧坟陵。”宪壮之，命归其妻子，厚加资给。又问孝珩。孝珩布陈国难，辞泪俱下，俯仰有节，宪亦为之改容。

宪赋多谋，多算略，尤长于抚御，达于任使，摧锋陷阵，为士卒先，群下感悦，咸为之用。齐人夙闻威声，无不惮其勇略。及并州之捷，长驱敌境，莒牧不扰，军无私焉。先是，稽胡刘没铎自称皇帝，又诏宪督赵王招等讨平之。语在《稽胡传》。宪自以威名日重，潜思屏退。及高祖欲亲征北蕃，乃辞以疾。高祖变色曰：“汝若惮行，谁为吾使？”宪惧曰：“臣陪奉銮舆，诚为本愿，但身婴疹疾，不堪领兵。”帝许之。

寻而高祖崩，宣帝嗣位，以宪属尊望重，深忌惮之。时高祖未葬，诸王在内治服。司卫长孙览总兵辅政，而诸王有异志，奏令开府于智察其动静。及高祖山陵还，诸王归第。帝又命智就宅候宪，因是告宪有谋。帝乃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谓宪曰：“三公之位，宜属亲贤，今欲以叔为太师，九叔为太傅，十一叔为太保，叔以为何如？”宪曰：“臣才轻位重，满盈是惧。三师之任，非所敢当。且太祖勋臣，宜膺此举，若专用臣兄弟，恐乖物议。”孝伯反命，寻而复来曰：“诏王晚共诸王俱至殿门。”

宪独被引进，帝先伏壮士于别室，至即执之。宪辞色不挠，固自陈说。帝使于智对宪。宪目光如炬，与智相质。或谓宪曰：“以王今日事势，何用多言？”宪曰：“我位重属尊，一旦至此，死生有命，宁复图存。但以老母在堂，恐留慈恨耳。”因掷笏于地。乃缢之。时年三十五。以于智为柱国，封齐国公。又杀上大将军安邑公王兴、上开府独孤熊、开府豆卢绍等，皆以昵于宪也。帝既诛宪，无以为辞，故托兴等与宪结谋，遂加其戮。时人知其冤酷，咸云伴宪死也。

宪所生母达步干氏，茹茹人也。建德三年，册为齐国太妃。宪有至性，事母以孝闻。太妃旧患风湿，屡经发动，宪衣不解带，扶侍左右。宪或东西从役，每心惊，其母必有疾，乃驰使参问，果如所虑。宪六子，贵、质、賨、贡、乾禧、乾洽。

贵字乾福，少聪敏，涉猎经史，尤便骑射。始读孝经，便谓人曰：“读此一经，足为立身之本。”天和四年，始十岁，封安定郡公，邑一千五百户。太祖之初为丞相也，始封此郡，未尝假人，至是封贵焉。年十一，从宪猎于盐州，一围之中，手射野马及鹿十有五头。建德二年，册拜齐国世子。四年，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寻出为豳州刺史。贵虽出自深宫，而留心庶政。性聪敏，过目辄记。尝道逢二人，谓其左右曰：“此人是县党，何因辄行？”左右不识，贵便说其姓名，莫不嗟伏。白兽烽经为商人所烧，烽帅纳货，不言其罪。他日，此帅随例来参，贵乃问云：“商人烧烽，何因私放？”烽帅愕然，遂即首服。其明察如此。五年四月卒，时年十七。高祖甚痛惜之。

质字乾佑，初封安城公。后以宪勋，进封河间郡王。賨字乾礼，大将军、中坝公。贡出后莒庄公。乾禧，安城公。乾洽，龙涸公。并与宪俱被诛。

史臣曰：自两汉逮乎魏、晋，其帝弟帝子众矣，唯楚元、河间、东平、陈思之徒以文儒播美，任城、琅邪以武功驰誉。何则？体自尊极，长于宫闱，佚乐侈其心，骄贵荡其志，故使奇才高行，终鲜于天下之士焉。齐王奇姿杰出，独牢笼于前载。以介弟之地，居上将之重，智勇冠世，攻战如神，敌国击以存亡，鼎命由其轻重。比之异姓，则方、召、韩、白，何以加兹。挟震主之威，属道消之日，斯人而婴斯戮，君子是以知周祚之不永也。昔张耳、陈余宾客厮役，所居皆取卿相。而齐之文武僚吏，其后亦多至台牧。异世同符，可谓贤矣。

周书卷一三　列传第五

文闵明武宣诸子

文帝十三子。姚夫人生世宗，后宫生宋献公震，文元皇后生孝闵皇帝，文宣皇后叱奴氏生高祖、卫剌王直，达步干妃生齐王宪，王姬生赵僭王招，后宫生谯孝王俭、陈惑王纯、越野王盛、代奰王达、冀康公通、滕闻王逌。齐炀王别有传。

宋献公震，字弥俄突。幼而敏达，年十岁，诵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毛诗》。后与世宗俱受《礼记》、《尚书》于卢诞。大统十六年，封武邑公，二千户。尚魏文帝女，其年薨。保定元年，追赠使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少师、大司马、大都督、青徐等十州诸军事、青州刺史；进封宋国公，增邑并前一万户。无子，以世宗第三子实为嗣。实字乾辩建德三年，进爵为王。大象中，为大前疑。寻为随文帝所害，国除。

卫剌王直，字豆罗突。魏恭帝三年，封秦郡公，邑一千户。武成初，出镇蒲州，拜大将军，进卫国公，邑万户。保定初，为拥州牧，寻进位柱国，转大司空，出为梁州总管。天和中，陈湘州刺史华皎举州来附，诏直督绥德公陆通、大将军田弘、权景宣、元定等兵赴援，与陈将淳于量、吴明彻等战于沌口。直军不利，元定遂投江南。直坐免官。

直高祖母弟，性浮诡，贪狠无赖。以晋公护执政，遂贰于帝而昵护。及沌口还，愠于免黜，又请帝除之，冀其得位。帝夙有诛护之意，遂与直谋之。及护诛，帝乃以齐王宪为大冢宰。直既乖本望，又请为大司马，意欲总知戎马，得擅威权。帝揣知其意，谓之曰：“汝兄弟长幼有序，宁可反居下列也？”乃以直为大司徒。

建德三年，进爵为王。初，高祖以直等为东宫，更使直自择所居。直历观府署，无称意者，至废陟屺佛寺，欲居之。齐王宪谓直曰：“弟儿女成长，理须宽博，此寺褊小，讵是所宜。”直曰：“一

身尚不自容，何论儿女！”宪怪而疑之。直尝从帝校猎而乱行，帝怒，对众挞之。自是愤怨滋甚。及帝幸云阳宫，直在京师，举兵反，攻肃章门。司武尉运闭门拒守，直不得入。语在运传。直遂遁走，追至荆州，获之，免为庶人，囚于别宫。寻而更有异志，遂诛之，及其子贺、贡、塞、响、贾、秘、津、乾理、乾璪、乾悰等十人，国除。

赵僭王招，字豆卢突。幼聪颖，博涉群书，好属文。学庾信体，词多轻艳。魏恭帝三年，封正平郡公，邑一千户。武成初，进封赵国公，邑万户。保定中，拜为柱国，出为益州总管。建德元年，授大司空，转大司马。三年，进爵为王，除雍州牧。四年，大军东讨，招为后三军总管。五年，又从高祖东伐，率步骑一万出华谷，攻齐汾州。及并州平，进位上柱国。东夏底定，又为行军总管，与齐王讨稽胡。招擒贼帅刘没铎，斩之，胡寇平。宣政中，拜太师。大象元年五月，诏以洺州襄国郡邑万户为赵。招出就国。二年，宣帝不豫，征招及陈、越、代、滕五王赴阙。比招等至而帝已崩。

隋文帝辅政，加招等殊礼，入朝不趋，剑履上殿。隋文帝将迁周鼎，招密欲图之，以匡社稷。乃邀隋文帝至第，饮于寝室。招子员、贯及妃弟鲁封、所亲人史胄，皆先在左右，佩刀而立。又藏兵刃于帷席之间，后院亦伏壮士。随文帝从者多在閤外，唯杨弘、元胄、胄弟威及陶彻坐于户侧。招屡以佩刀割瓜啖隋文帝，隋文帝未之疑也。元胄觉变，扣刀而入。招乃以大觞亲饮胄酒，又命胄向厨中取浆。胄不为之动。滕王逌后至，隋文帝降阶迎之，元胄因得耳语曰：“形势大异，公宜速出。”隋文帝共逌等就坐，须臾辞出。后事觉，陷以谋反。其年秋，诛招及其子德广公员、永康公贯、越携公乾铣、弟乾钤、乾铿等，国除。招所著文集十卷，行于世。

谯孝王俭，字侯幼突。武成初，封谯国公，邑万户。天和中，拜大将军，寻迁柱国，出为益州总管。建德三年，进爵为王。五年，东伐，以本官为左一军总管，攻永固城，拔之。进平并、邺，拜大冢宰。是岁，稽胡反，诏俭为行军总管，与齐王宪讨之。有胡帅自号天柱者，据守河东，俭攻破之，斩首三千级。宣政元年二月，薨。子乾恽嗣。大定中，为隋文帝所害，国除。

陈惑王纯，字堙智突。武成初，封陈国公，邑万户。保定中，除岐州刺史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使于突厥迎皇后，拜大将军。寻进位柱国，出为秦州总管，转陕州总管，督雁门公田弘拔齐宜阳等九城。建德三年，进爵为王。四年，大军东伐，纯为前一军总管，以帝寝疾，班师。五年，大军复东讨，诏纯为前一军，率步军二万守千里径。并州平，进位上柱国，即拜并州总管。宣政中，除雍州牧，迁太傅。大象元年五月，以济南郡邑万户为陈。纯出就国。二年，朝京师。时隋文帝专政，翦落宗枝，遂害纯，并世子谦及弟扈公让、让弟议等，国除。

越野王盛，字立久突。武成初，封越国公，邑万户。天和中，进爵为王。四年，大军伐齐，盛为后一军总管。五年，大军又东讨，盛率所领，拔齐高显等数城。并州平，进位上柱国。从平邺，拜相州总管。宣政元年，入为大冢宰。汾州稽胡帅刘爱逻干反，诏盛率诸军讨平之。大象元年，迁大前疑，转太保。其年，诏以丰州武当、安富二郡邑万户为越。盛出就国。二年，朝京师。其秋，为隋文帝所害，并其子忱、悰、恢、憒、忻等五人，国除。

代憒王达，字度斤突。性果决，善骑射。武成初，封代国公，邑万户。天和元年，拜大将军、右宫伯，拜左宗卫。建德初，进位柱国，出为荆淮等十四州十防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在州有政绩，高祖手敕褒美之。所管沣州刺史蔡泽黩货被讼，赃状分明。以其世著勋庸，不可加戮；若曲法贷之，又非奉上之体。乃令所司，精加按劾，密表奏之。事竟得释，终亦不言。其处事周慎如此。

达雅好节俭，食无兼膳，侍姬不过数人，皆衣绨衣。又不营资产，国无储积。左右尝以为言，达从容应之曰：“君子忧道不忧贫，何烦于此。”三年，进爵为王。出为益州总管。高祖东伐，以为右一军总管。齐淑妃冯氏，尤为齐后主所幸，齐平见获，帝以达不迩声色，特以冯氏赐之。宣帝即位，进位上柱国。大象元年，拜大右弼。其年，诏以潞州上党郡邑万户为代。达出就国。二年，朝京。其年冬，为隋文帝所害，及其世子执、弟蕃国公转等，国除。

冀康公通，字屈率突。武成初，封冀国公，邑万户。天和六年十月，薨。子绚嗣。建德三年，进爵为王。大象中，为隋文帝所害，国除。

滕闻王逌，字尔固突。少好经史，解属文。武成初，封滕国公，邑万户。天和末，拜大将军。

建德初，进位柱国。三年，进爵为王。六年，为行军总管，与齐王宪征稽胡。逌破其渠帅穆友等，斩首八千级。还，除河阳总管。宣政元年，进位上柱国。其年，伐陈，诏逌为元帅，节度诸军事。大象元年五月，诏以荆州新野郡邑万户为滕。逌出就国。二年，朝京。其年冬，为隋文帝所害，并子怀德公佑、佑弟箕国公裕、弟礼禧等，国除。逌所著文章，颇行于世。

孝闵帝一男。陆夫人生纪厉王康。

纪厉王康，字乾定。保定初，封纪国公，邑万户。建德三年，进爵为王。仍出为总管利始等五州、大小剑二防诸军事、利州刺史。康骄矜无轨度，信任僚佐卢奕等，遂缮修戎器，阴有异谋。司录裴融谏止之，康不听，乃杀融。五年，诏赐康死。子湜嗣。大定中，为隋文帝所害，国除。

明帝三男。徐妃生毕剌王贤，后宫生邦王贞、宋王实。

毕剌王贤，字乾阳。保定四年，封毕国公。建德三年，进爵为王。出为华州刺史，迁荆州总管，进位柱国。宣政中，入为大司空。大象初，进位上柱国、雍州牧、太师。明年，宣帝崩。贤性强济，有威略。虑隋文帝倾覆宗社，言颇泄漏，寻为所害，并其子弘义、恭道、树畺等，国除。

邦王贞，字乾雅。初封邦国公。建德三年，进爵为王。大象初，为大冢宰。后为隋文帝所害，并子济阴郡公德文，国除。

武帝生七男。李皇后生宣帝、汉王赞，库汗姬生秦王贽、曹王允，冯姬生道王充，薛世妇生蔡王兑，郑姬生荆王元。

汉王赞，字乾依。初封汉国公。建德三年，进爵为王，仍柱国。大象末，隋文帝辅政，欲顺物情，乃进上柱国、右大丞相。外示尊崇，实无综理。及诸方略定，又转太师。寻为隋文帝所害，并其子淮阳公道德、弟道智、道义等，国除。

秦王贽，字乾信。初封秦国公。建德三年，进爵为王。上柱国、大冢宰、大右弼。寻为隋文帝所害，并其子忠诚公靖智、弟靖仁等，国除。

曹王允，字乾仕。初封曹国公。建德三年，进爵为王。

道王充，字乾仁。建德六年，封王。

蔡王兑，字乾俊。建德六年，封王。

荆王元，字乾仪。宣政元年，封王。元及兑、充、允等并为隋文帝所害，国除。

宣帝三子。朱皇后生静皇帝，王姬生邺王衍，皇甫姬生郢王术。

邺王衍，大象二年，封王。

郢王术，大象二年，封王。与衍并为隋文帝所害，国除。

史臣曰：昔贤之议者，咸云以周建五等，历载八百；秦立郡县，二世而亡。虽得失之迹可寻，是非之理互起，而因循莫变，复古未闻。良由著论者溺于贵达，司契者难于易业，详求适变之道，未穷于至当也。尝试论之：夫皇王迭兴，为国之道匪一；贤圣间出，立德之指殊涂。斯岂故为相反哉，亦云治而已。矣何则？五等之制，行于商周之前；郡县之设，始于秦汉之后。论时则浇淳理隔，易地则用舍或殊。譬犹干戈日用，难以成垓下之业；稷嗣所述，不可施成周之朝。是知因时制宜者，为政之上务也；观民立教者，经国之长策也。且夫列封疆，建侯伯，择贤能，置牧守，循名虽曰异轨，责实抑亦同归。盛则与之共安，衰则与之共患。共安系乎善恶，非礼义无以敦风；共患寄以存亡，非甲兵不能靖乱。是以齐、晋帅礼，鼎业倾而复振；温、陶释位，王纲弛而更张。然则周之列国，非一姓也，晋之群臣非一族也，岂齐、晋强于列国，温、陶贤于群臣者哉，盖势重者易以立功，权轻者难以尽节故也。由此言之，建侯置守，乃古今之异术；兵权势位，盖安危之所阶乎。

太祖之定关右，日不暇给，既以人臣礼终，未遑藩屏之事。晋荡辅政，爰树其党，宗室长幼，并据势位，握兵权，虽海内谢隆平之风，而国家有盘石之固矣。高祖克翦芒刺，思弘政术，惩专朝之为患，忘维城之远图，外崇宠位，内结猜阻。自是配天之基，潜有朽壤之墟矣。宣皇嗣位，凶暴是闻，芟刈先其本枝，削黜遍于公族。虽复地惟叔父，亲则同生，文能附众，武能威敌，莫不谢卿士于当年，从侯服于下国。号为千乘，势侔匹夫。是以权臣乘其机，谋士因其隙，迁龟鼎速于俯拾，歼王侯烈于燎原。悠悠邃古，未闻斯酷。岂非摧枯振朽，易为力乎。

向使宣皇采姬、刘之制，览圣哲之术，分命贤戚，布于内外，料其轻重，间以亲速，首尾相持，远近为用。使其势位足以扶危，其权力也不能为乱。事业既定，侥幸自息。虽使卧赤子，朝委裘，社稷固以久安，亿兆可以无患矣。何后族之地，而势能窥其神器哉。

周书卷一四　列传第六

贺拔胜字破胡，神武尖山人也。其先与魏氏同出阴山。有如回者，魏初为大莫弗。祖尔头，骁勇绝伦，以良家子镇武川，因家焉。献文时，茹茹数为寇，北边患之。尔头将游骑深入觇候，前后以八十数，悉知虏之倚伏。后虽有寇至，不能为害。以功赐爵龙城侯。父度拔，性果毅，为武川军主。

魏正光末，沃野镇人破六汗拔陵反，南侵城邑。怀朔镇将杨钧闻度拔名，召补统军，配以一族。其贼伪署王卫可孤徒党尤盛，既围武川，又攻怀朔。胜少有志操，善骑射，北边莫不推其胆略。时亦为军主，从度拔镇守。既围经年，而外援不至，胜乃慷慨白杨钧曰："城围蹙迫，事等倒悬，请告急于大军，乞师为援。"钧许之。乃募勇敢少年十余骑，夜伺隙溃围而出。贼追及之。胜曰："我贺拔破胡也。"贼不敢逼。至朔州，白临淮王元彧曰："怀朔被围，旦夕沦陷，士女延首，企望官军。大王帝室藩维，与国休戚，受任征讨，理宜唯敌是求，今乃顿兵不进，犹豫不决。怀朔若陷，则武川随亦危矣。逆贼因兹，锐气百倍，虽有韩、白之勇，良、平之谋，亦不能为大王用也。"彧以胜辞义恳至，许以出师，还令报命。胜复突围而入，贼追之，射杀数人。至城下，大呼曰："贺拔破胡与官军至矣。"城中乃开门纳之。钧复遣胜出觇武川，而武川已陷，胜乃驰还。怀朔亦溃，胜父子遂为贼所虏。后随度拔与德皇帝合谋，率州里豪杰舆珍、念贤乙弗库根、尉迟真檀等，招集义勇，袭杀可孤。朝廷嘉之，未及封赏，会度拔与铁勒战没。孝昌中，追赠安远将军、肆州刺史。

初，度拔杀可孤之后，令胜驰告朔州，未反而度拔已卒。刺史费穆奇胜才略，厚礼留之，遂委其事，常为游骑。于时广阳王元深在五原，为破六汗贼所围，昼夜攻战。召胜为军主。胜乃率募二百人，开东城门出战，斩首百余级。贼遂退军数十里。广阳以贼稍却，因拔军向朔州，胜常为殿。以功拜统军，加伏波将军。又隶仆射元纂镇恒州。时有鲜于阿胡拥朔州流民，南下为寇。恒州城中人乃潜与谋，以城应之。胜与兄允弟岳相失，南投肆州。允、岳投 < □人□ > 朱荣。荣与肆州刺史尉庆宾构隙，引兵攻肆州。肆州陷，荣得胜，大悦曰："吾得卿兄弟，天下不足平也。"

胜委质事荣。时杜洛周阻兵幽、定，葛荣据有冀、瀛。荣谓胜曰："井陉险要，我之东门。意欲屈君镇之，未知君意如何？"胜曰："少逢兵乱，险阻备尝，每思效力，以报己知。今蒙驱使，实所愿也。"荣乃表胜为镇远将军、别将，领步骑五千镇井陉。孝昌末，从荣入洛以定策立孝庄帝功，封易阳县伯，邑四百户。累迁直阁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平南将军、光禄大夫、抚军将军。从太宰元穆北征葛荣，为前锋大都督。战于滏口，大破之，虏获数千人。时洛周余烬韩娄在蓟城结聚，为远近之害。复以胜为大都督，镇中山。娄素闻胜威名，竟不敢南寇。元颢入洛阳，孝庄帝出居河内。荣征胜为前军大都督，领千骑与尔朱兆自硖石度，大破颢军，擒其子领军将军冠受，及梁将陈思保等，遂前驱入洛。拜武卫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增邑六百户，进爵真定县公，迁武卫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

及荣被诛，事起仓卒，胜复随世隆至于河桥。胜以为臣无仇君之义，遂勒所部还都谒帝。大悦，以本官假骠骑大将军、东征都督，率骑一千，会郑先护讨尔朱仲远。为先护所疑，置之营外，人马未得休息。俄而仲远兵至，与战不利，乃降之。复与尔朱氏同谋，立节闵帝。以功拜右卫将军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左光禄大夫。

齐神武怀贰，尔朱氏将讨之。度律自洛阳引兵，兆起并州，仲远从滑台，三帅会于邺东。时胜从度律。度律与兆不平。胜以临敌构嫌，取败之道，乃与斛斯椿诣兆营和解之，反为兆所执。度律大惧，遂引军还。兆将斩胜，数之曰："尔杀可孤，罪一也；天柱薨后，复不与世隆等俱来，而东征仲远，罪二也。我欲杀尔久矣，今复何言？"胜曰："可孤作逆，为国巨患，胜父子诛之，其功不小，反以为罪，天下未闻。天柱被戮，以君诛臣，胜宁负朝廷？今日之事，生死在王。但去贼密迩，骨

肉构隙，自古迄今，未有不破亡者。胜密惮死，恐王失策。”兆乃舍之。胜既得免，行百余里，方追及度律军。齐神武既克相州，兵威渐盛。于是尔朱兆及天光、仲远、度律等众十余万，阵于韩陵。兆率铁骑陷阵，出齐神武之后，将乘其背而击之。度律恶兆之骄悍，惧其陵己，勒兵不肯进。胜以其携贰，遂率麾下降于齐神武。度律军以此先退，遂大败。

太昌初，以胜为领军将军，寻除侍中。孝武帝将图齐神武，以胜弟岳拥众关西，欲广其势援，乃拜胜为都督三荆、二郢、南襄、南雍七州诸军事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，加授南道大行台尚书左仆射。胜攻梁下溠戍，擒其戍主尹道珍等。又使人诱动蛮王文道期，率其种落归款。梁雍州刺史萧续击道期不利，汉南大骇。胜遣大都督独孤信、军司史宁。欧阳酂城。南雍州刺史长孙亮、南荆州刺史李魔怜、大都督王元轨取久山、白泊、都督拔略昶、史仵龙取义城、均口，擒梁将庄思延，获甲卒数千人。攻冯翊、安定、冯阳，并平之。胜军于樊、邓之间，梁武敕续曰：“贺拔胜北间骁将，尔宜慎之。”续遂城守不敢出。寻进位中书令，增邑二千户，进爵琅邪郡公。续遣柳仲礼守谷城，胜攻之未拔。属齐神武与帝有隙，诏胜引兵赴洛，至广州，犹豫未进，而帝已西迁。胜还军南阳，遣右丞杨休之奉表入关，又令府长史元颖行州事。胜自率所部，将西赴关中，进至淅阳，诏封胜太保、录尚书事。时齐神武已陷潼关，屯军华阴。胜乃还荆州。州民邓诞执元颖，北引侯景。胜至，景逆击之，胜军不利，率麾下数百骑，南奔梁。

在江表三年，梁武帝遇之甚厚。胜常乞师北讨齐神武，既不果，乃求还。梁武帝许之，亲饯于南苑。胜自是之后，每行执弓矢，见鸟兽南向者皆不射之，以申怀德之志也。既至长安，诣阙谢罪。朝廷嘉其还，乃授太师。

后从太祖擒窦泰于小阙，加授中军大都督。又从太祖攻弘农。胜自陕津先渡河，东魏将高干遁，胜追获，囚之。下河北，擒郡守孙晏。崔乂。从破东魏军于沙苑，追奔至河上。仍与李弼别攻河东，略定汾、绛。增邑并前五千户。河桥之役，胜大破东魏军。太祖命胜收其降卒而还。及齐神武悉众攻玉壁，胜以前军大都督从太祖追之于汾北。又从战邙山。时太祖见齐神武旗鼓，识之，乃募敢勇三千人，配胜以犯其军。胜适与齐神武相遇，因告之曰：“贺六浑，贺拔破胡必杀汝也。”时募士皆用短兵接战，胜持矛追齐神武数里，刃垂及之。会胜马为流矢所中，死，比副骑至，齐神武已逸去。胜欢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吾不执弓矢者，天也！”

是岁，胜诸子在东者，皆为齐神武所害。胜愤恨，因动气疾。大统十年，薨于位。临终，手书与太祖曰：“胜万里杖策，归身阙庭，冀望与公扫除逋寇。不幸殒毙。微志不申。愿公内先协和，和时而动。若死而有知，犹望魂飞贼庭，以报恩遇耳。”太祖览书，流涕久之。

胜长于丧乱之中，尤工武艺，走马射飞鸟，十中其五六。太祖每云：“诸将对敌，神色皆动，唯贺拔公临阵如平常，真大勇也。”自居重位，始爱坟籍。乃招引文儒，讨论义理。性又通率，重义轻财，身死之日，唯有随身兵仗及书千余卷而已。

初，胜至关中，自以年位素重，见太祖不拜，寻而自悔，太祖亦有望焉。后从太祖宴于昆明池，时有双凫游于池上，太祖乃授弓矢于胜曰：“不见公射久矣，请以为欢。”胜射之，一发俱中。因拜太祖曰：“使胜得奉神武，以讨不庭，皆如此也。”太祖大悦。自是恩体日重，胜亦尽诚推奉焉。赠定冀等十州诸军事、定州刺史、太宰、录尚书事，谥曰贞献。明帝二年，以胜配享太祖庙庭。

胜无子，以弟岳子仲华嗣。大统三年，赐爵樊城公。魏废帝时，为通直郎、散骑常侍，迁黄门郎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六官建，拜守庙下大夫。孝闵帝践祚，袭爵琅邪公，除利州刺史。大象末，位至江陵总管。

胜兄弟三人，并以豪侠知名。兄允字阿泥，魏孝武时，位至太尉，封燕郡王，为神武所害。

岳字阿斗泥，少有大志，爱施好士。初为太学生，及长，能左右驰射，骁果绝人。不读兵书而暗与之合，识者咸异之。

与父兄诛卫可孤之后，广阳王元深以岳为帐内军主。又表为强弩将军。后与兄胜俱镇恒州。州陷，投尔朱荣。荣待之甚厚，以为别将，寻为都督。每居帐下，与计事，多与荣意合，益重之。荣士马既众，遂与元天穆谋入匡朝廷。谓岳曰：“今女主临朝，政归近习。盗贼蜂起，海内沸腾，王师

屡出，覆亡相继。吾累世受恩，义同休戚。今欲亲率士马，电赴京师，内除君侧，外清逆乱。取胜之道，计将安出？”岳对曰：“夫立非常之事，必俟非常之人。将军士马精强，位任隆重。若首举义旗，伐叛匡主，何往而不克，何向而不摧。古人云‘朝谋不及夕，言发不俟驾’，此之谓矣。”荣与天穆相顾良久，曰：“卿此言，真丈夫之志也。”

未几而魏孝明帝暴崩，荣疑有故，乃举兵赴洛。配岳甲卒二千为先驱，至河阴。荣既杀害朝士，时齐神武为荣军都督，劝荣称帝，左右多欲同之，荣疑未决。岳乃从容进而言曰：“将军首举义兵，共除奸逆，功勤未立，逆有此谋，可谓速祸，未见其福。”荣寻亦自悟，乃尊立孝庄。岳又劝荣诛齐神武以谢天下。左右咸言：“高欢虽复庸速，言不思难，今四方尚梗，事藉武臣，请舍之，收其后效。”荣乃止。以定策功，授前将军、太中大夫，赐爵樊城郡男。复为荣前军都督，破葛荣于滏口。迁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坐事免。诏寻复之。从平元颢，转左光禄大夫、武卫将军。

时万俟丑奴僭称大号，关中骚动，朝廷深以为忧。荣将遣岳讨之。岳私谓其兄胜曰：“丑奴拥秦、陇之兵，足为勍敌。若岳往而无功，罪责立至；假令克定，恐谗诉生焉。”胜曰：“汝欲何计自安？”岳曰：“请尔朱氏一人为元帅，岳逼贰之，则可矣。”胜然之，乃请于荣。荣大悦，乃以天光为使持节、督二雍二岐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以岳为持节、假卫将军、左大都督，又以征西将军代郡侯莫陈悦为右大都督，并为天光之副以讨之。时赤水蜀贼，阻兵断路。天光之众，不满二千。及军次潼关，天光有难色。岳曰：“蜀贼草窃而已，公尚迟疑，若遇大敌，将何以战。”天光曰：“今日之事，一以相委，公宜为吾制之。”于是进军，贼拒战于渭北，破之，获马二千匹，军威大振。

天光与岳进至雍州，荣又续遣兵至。时丑奴自率大众围岐州，遣其大行台尉迟菩萨、仆射万俟仵同向武功，南渡渭水，菩萨攻栅已克，还岐州。岳以轻骑八百北渡渭，擒其县令二人，获甲首四百，杀掠其民以挑。菩萨率步骑二万至渭北。岳以轻骑数十与菩萨隔水交言。岳称扬国威，菩萨自言强盛，往复数反。菩萨乃自骄踞，令省事传语岳。岳怒曰：“我与菩萨言，卿是何人，与我对语？”省事恃隔水，应答不逊。岳举弓射之，应弦而倒。时已逼暮，于是各还。岳密于渭南傍水，分精骑十为一处，随地形便置之。明日，自将百余骑，隔水与贼相见。岳渐前进，元所置骑随岳而进，骑既渐增，贼不复测其多少。行二十里许，至水浅可济之处，岳便驰马东出，以示奔遁。贼谓岳走，乃弃步兵，南渡渭水，轻骑追岳。岳东行十余里，依横冈设伏兵以待之。贼以路险不得齐进，前后继至，半度冈东，岳乃回与贼战，身先士卒，急击之，贼便退走。岳号令所部，贼下马者，皆不听杀。贼顾见之，便悉投马。俄而虏获三千人，马亦无遗，遂擒菩萨。仍渡渭北，降步卒万余，并收其辎重。

丑奴寻弃岐州，北走安定，置栅于平亭。天光方自雍至岐，与岳合势。军至汧、渭之间，宣言远近曰：“今气候渐热，非征讨之时，待秋凉更图进取。”丑奴闻之，遂以为实，分遣诸军散营农于岐州之北百里细川，使其太尉侯元进领兵五千，据险立栅。其千人以下为栅者有数处，且战且守。岳知其势分，乃密与天光严备。晡时，潜遣轻骑先行路，于后诸军尽发。昧旦，攻围元进栅，拔之，即擒元进。诸所俘执皆放之，自余诸栅悉降。岳星言径趣泾州，其刺史俟几长贵亦城降。丑奴乃弃平亭而走，欲向高平。岳轻骑急追，明日，及丑奴于平凉之长坑，一战擒之。高平城中又执萧宝寅以降。贼行台万俟道洛率众六千，退保牵屯山。岳攻之。道洛败，率千骑而走，追之不及，遂得入陇，投略阳贼帅王庆云。庆云以道洛骁果绝伦，得之甚喜，以为大将军。天光又与岳度陇至庆云所居水洛城。庆云、道洛频出城拒战，并擒之。余众皆降，悉坑之，死者万七千人。三秦、河、渭、瓜、凉、鄯州咸来归款。贼帅夏州人宿勤明逵降于平凉，后复叛，岳又讨擒之。天光虽为元帅，而岳功效居多。加车骑将军，进爵为伯，邑二千户。寻授都督泾北豳二夏四州诸军事、泾州刺史，进爵为公。

天光入洛，使岳行雍州刺史。建明中，拜骠骑大将军，增邑五百户。普泰初，除都督二岐东秦三州诸军事、仪同三司、岐州刺史，进封清水郡公，增邑通前三千户。寻加侍中，给后部鼓吹，进位开府仪同三司，兼尚书左仆射、陇右行台，仍停高平。二年，加都督三雍三秦二岐二华诸军事、雍州刺史。天光将率众拒齐神武，遣问计于岳。岳报曰：“王家跨据三方，士马殷盛，高欢乌合之众，

岂能为敌。然师克在和，但愿同心戮力耳。若骨肉离隔，自相猜贰，则图存不暇，安能制人。如下官所见，莫若且镇关中，以固根本；分遣锐师，与众军合势。进可以克敌，退可以克全。”天光不从，果败。岳率军下陇赴雍，擒天光弟显寿以应齐神武。

魏孝武即位，加关中大行台，增邑千户。永熙二年，孝武密令岳图齐神武，遂刺心血，持以寄岳，诏岳都督二雍二华二岐豳四梁三益巴二夏蔚宁泾二十州诸军事、大都督。齐神武既忌岳兄弟功名，岳惧，乃与太祖协契。语在《太祖本纪》。岳自诣北境，安置边防。率众趣平凉西界，布营数十里，托以牧马于原州，为自安之计。先是，费也头万俟受洛干、铁勒斛律沙门、斛拔弥俄突，讫豆陵伊利等，并拥众自守，至是皆款附。秦、南秦、河、渭四州刺史又会平凉，受岳节度。唯灵州刺史曹泥不应召，乃通使于齐神武。三年，岳召侯莫陈悦于高平，将讨之，令悦为前驱。而悦受齐神武密旨图岳，弗之知也，而先又轻悦。悦乃诱岳入营，共论兵事，令其婿元洪景斩岳于幕中。朝野莫不痛惜之。赠侍中、太傅、录尚书、都督关中三十州诸军事、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谥曰武壮，葬以王礼。子纬嗣，拜开府仪同三司。保定中，录岳旧德，进纬爵霍国公，尚太祖女。

侯莫陈悦，少随父为驼牛都尉。长于西，好田猎，便骑射。会牧子作乱，遂归尔朱荣。荣引为府长流参军，稍迁大都督。魏孝庄帝初，除征西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封柏人县侯，邑五百户。尔朱天光西讨，荣以悦为天光右都督，本官如故。西伐克获，功亚于贺拔岳。以本将军除鄯州刺史。建明中，拜车骑大将军、渭州刺史，进爵白水郡公，增邑五百户。普泰中，除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秦州刺史。及天光赴洛，悦与岳俱下陇趣雍州，擒天光弟显寿。魏孝武初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陇右诸军事，仍加秦州刺史。及悦杀岳，岳众莫不服从。悦犹豫，不即抚纳，乃迁陇右。太祖勒众讨之，悦遂亡败。语在太祖本纪。悦子弟及同谋杀岳者八九人，并伏诛。唯中兵参军豆卢光走至灵州，后奔晋阳。悦自杀岳后，神情恍忽，不复如常。恒言“我才睡即梦见岳云：兄欲何处去！随逐我不相置”。因此弥不自安，而致破灭。

念贤字盖卢。美容质，颇涉书史。为儿童时，在学中读书，有善相者过学，诸生竞诣之，贤独不往。笑谓诸生曰：“男儿死生富贵在天也，何遽相乎。”少遭父忧，居丧有孝称。后以破卫可孤功，除别将。寻招慰云州高车、鲜卑等，皆降下之。除假节、平东将军，封屯留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建义初，为大都督，镇井陉，加抚军将军、黎阳郡守。尔朱荣入洛，拜车骑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、太仆卿，兼尚出右仆射、东行台，进爵平恩县公，增邑五百户。普泰初，除使持节、瀛州诸军事、骠骑将军、瀛州刺史。永熙中，拜第一领民酋长，加散骑常侍，行南兖州事。寻进号骠骑大将军，入为殿中尚书，加仪同三司。魏孝武欲讨齐神武，以贤为中军北面大都督，进爵安定郡公，增邑一千户，加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大统初，拜太尉，出为秦州刺史，加太傅，给后部鼓吹。三年，转太师、都督河凉瓜鄯渭洮沙七州诸军事、大将军、河州刺史。久之还朝，兼录尚书事。河桥之役，贤不力战，乃先还，自是名誉颇减。五年，除都督秦谓原泾四州诸军事、秦州刺史。薨于州。谥曰昭定。

贤于诸公皆为父党，自太祖以下，咸拜敬之。子毕，性和厚，有长者风。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、合州刺史。

史臣曰：胜、岳昆季，以勇略之姿，当驰竞之际，并邀时投隙，展效立功。始则委质尔朱，中乃结款高氏，太昌之后，即帝图高，察其所由，固非守节之士。及胜垂翅江左，扰魏室之危亡，奋翼关西，感梁朝之顾遇，有长者之风矣。终能保其荣宠，良有以焉。岳以二千之羸兵，抗三秦之勍敌，夺其智勇，克翦凶渠，杂种畏威，遐方慕义，斯亦一时之盛也。卒以勋高速祸，无备婴戮。惜哉！陈涉首事不终，有汉因而创业；贺拔元功夙殒，太祖藉以开基。“不有所废，君何以兴”，信乎其然矣。

周书卷一五　列传第七

寇洛　李弼弟<□標寸>于谨子寔

寇洛，上谷昌平人也。累世为将吏。父延寿，和平中，以良家子镇武川，因家焉。

洛性明辨，不拘小节。正光末，以北边贼起，遂率乡亲避地于并、肆，因从尔朱荣征讨。及贺

拔岳西征，洛与之乡里，乃募从入关。破赤水蜀，以功拜中坚将军、屯骑校尉、别将，封临邑县男，邑二百户。又从岳获贼帅尉迟菩萨于渭水，破侯伏侯元进于百里细川，擒万俟丑奴于长坑。洛每力战，并有功。加龙骧将军、都督，进爵安乡县子，累迁征北将军、卫将军。于平凉，以洛为右都督。

侯莫陈悦既害岳，欲并其众。时初丧元帅，军中惶忧，洛于诸将之中，最为旧齿，素为众所信，乃收集将士，志在复仇，共相纠合，遂全众而返。既至原州，众咸推洛为盟主，统岳之众。洛复自以非才，乃固辞，与赵贵等议迎太祖。魏帝以洛有全师之功，除武卫将军。太祖至平凉，以洛为右大都督。从讨侯莫陈悦，平之，拜泾州刺史。魏孝武西迁，进爵临邑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寻进位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五百户。

大统初，魏文帝诏曰："往者侯莫陈悦远同逆贼，潜害故清水公岳，志在兼并。当时造次，物情惊骇。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前泾州刺史、大都督、临邑县开国公寇洛，忠款自心，勋诚早立，遂能纠合义军，以待大丞相，见危授命，推贤而奉，此而不赏，何以劝励将来。可加开府，进爵京兆郡公。"封洛母宋氏为襄城郡君。又转领军将军。三年，出为华州刺史，加侍中。与独孤信复洛阳，移镇弘农。四年，从太祖与东魏战于河桥。军还，洛率所部镇东雍。五年，卒于镇，时年五十三。赠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雍华豳泾原三秦二岐十州诸军事、太尉、尚书令、骠骑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谥曰武。子和嗣。世宗二年，录勋旧，以洛配享太祖庙庭，赐和姓若口引氏，改封松阳郡公。后至开府仪同三司、宾部中大夫。洛弟绍，位至上柱国、北平郡公。

李弼字景和，辽东襄平人也。六世祖根，慕容垂黄门侍郎。祖贵丑，平州刺史。父永，太中大夫，赠凉州刺史。弼少有大志，膂力过人。属魏室丧乱，语所亲曰："丈夫生世，会须履锋刃，平寇难，安社稷以取功名；安能碌碌依阶资以求荣位乎。"魏永安元年，尔朱天光辟为别将，从天光西讨，破赤水蜀。以功拜征虏将军，封石门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又与贺拔岳讨万俟丑奴、万俟道洛、王庆云，皆破之。弼恒先锋陷阵，所向披靡，贼咸畏之，曰"莫当李将军前也"。

天光赴洛，弼因隶侯莫陈悦，为大都督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太昌初，受清郡守，恒州大中正。寻除南秦州刺史。随悦征讨，屡有克捷。及悦害贺拔岳，军停陇上。太祖自平凉进军讨悦。弼谏悦曰："岳既无罪而公害之，又不能抚纳其众，使无所归。宇文夏州收而用之，得其死力，咸云为主将报仇，其意固不小也。今宜解兵谢之，不然，恐必受祸。"悦惶惑，计无所出。弼知悦必败，乃谓所亲曰："宇文夏州才略冠世，德义可宗。侯莫陈公智小谋大，岂能自保。吾等若不为计，恐与之同族灭。"会太祖军至，悦乃弃秦州南出，据险以自固。翌日，弼密通使太祖，许背悦来降。夜，弼乃勒所部云："侯莫陈公欲还秦州，汝等何不束装？"弼妻，悦之姨也，特为悦所亲委，众咸信之。人情惊扰，不可复定，皆散走，争取秦州。弼乃先驰据城门以慰辑之，遂拥众以归太祖。悦由此遂败。太祖谓弼曰："公与吾同心，天下不足平也。"破悦，得金宝奴婢，悉以好者赐之。仍令弼以本官镇原州。寻拜秦州刺史。

太祖率兵东下，征弼为大都督，领右军，攻潼关及回洛城，克之。大统初，进位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。寻又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从平窦泰，先锋陷敌，斩获居多。太祖以所乘骓马及窦泰所著牟甲赐弼。又从平弘农。与齐神武战于沙苑，弼率军居右，而左军为敌所乘。弼呼其麾下六十骑，身先士卒，横截之，贼遂为三，因大破。以功拜特进，爵赵郡公，增邑一千户。又与贺拔胜攻克河东，略定汾、绛。四年，从太祖东讨洛阳，弼为前驱。东魏将莫多娄贷文率众数千，乘至谷城。弼倍道而前，遣军士鼓噪，曳柴扬尘。贷文以为大军至，遂遁走。弼追蹑之，虏其众，斩贷文，传首大军所。翌日，又从太祖与齐神武战于河桥，每入深陷阵，身被七创，遂为所获，围守数重。弼佯若创重，殒绝于地。守者稍懈，弼睨其旁有马，因跃上西驰，得免。五年，迁司空。六年，侯景据荆州，弼与独孤信御之，景乃退走。九年，从战邙山，转太尉。十三年，侯景率河南六州来附，东魏遣其将韩轨围景于颍川。太祖遣弼率军援景，诸将咸受弼节度。弼至，轨退王恩政又进据顿川，弼乃引还。十四年，北稽胡反，弼讨平之。迁太保，加柱国大将军。魏废帝元年，赐姓徒河氏。太祖西巡，令弼居守，后事皆谘禀焉。六官建，拜太傅、大司徒。属茹茹为突厥所逼，举国请降，弼率前军迎之。给前后部羽葆鼓吹，赐杂采六千段。及晋公护执政，朝之大事，皆与于谨

及弼等参议。孝闵帝践祚，除太师，进封赵国公，邑万户。前后赏赐累巨万。

弼每率兵征讨，朝受令，夕便引路，不问私事，亦未尝宿于家。其忧国忘身，类皆如此。兼复性沉雄，有深识，故能以功名终。元年十月，薨于位，年六十四。世宗即日举哀，比葬，三临其丧。发卒穿冢，给大略、龙旗，陈军至于墓所。谥曰武。寻追封魏国公，配食太祖庙庭。

子辉。次子耀，尚太祖女义安长公主，遂以为嗣。辉大统中，起家员外散骑侍郎，赐爵义城郡公，历抚军将军、大都督、镇南将军、散骑常侍。辉常卧疾期年，太祖忧之，日赐钱一千，供其药石之费。及魏废帝有异谋，太祖乃授辉武卫将军，总宿卫事。寻而帝废，除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魏恭帝二年，加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出为岐州刺史。从太祖西巡，率公卿子弟，别为一军。孝闵帝践祚，除荆州刺史。寻袭爵赵国公，改魏国公。保定中年，加将军。天和六年，进位柱国。建德元年，出为总管梁洋等十州诸军事、梁州刺史。时渠、蓬二州生獠，积年侵暴，辉至州绥抚，并来归附。玺书劳之。

辉既不得为嗣，朝廷以弼功重，乃封辉邢国公，位至开府。子宽，大象末，上大将军蒲山国公。辉弟衍，大象末，大将军、真乡郡公。衍弟纶，最知名，有文武才用。以功臣子，少居显职，历吏部、内史大夫，并获当官之誉。位至司会中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河阳郡公。为聘齐使主。早卒，子长雅嗣。纶弟晏，建德中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大将军、赵郡公。从高祖平齐，殁于并州。子惊以晏死王事，即袭其爵。弼弟<□標寸>。

<□標寸>字灵杰。长不盈五尺，性果决，有胆气。少事尔朱荣。魏永安元年，以兼别将从荣破元颢，拜讨逆将军。及荣被害，元树从尔朱世隆奉荣妻奔河北。又随尔朱兆入洛。赐爵淝城郡男，迁都督。普泰元年，<□標寸>自梁入据谯城，树从行台樊子击破之，迁右将军。

魏孝武西迁，<□標寸>从大都督元斌之与齐神武战于成皋。兵败，遂与斌之奔梁。梁主待以宾礼，后得逃归。大统元年，授抚军将军，进封晋阳县子，邑四百户。寻为太祖帐内都督。从复弘农，破沙苑。<□標寸>跨马运矛，冲锋陷阵，隐身鞍甲之中。敌人见之，皆曰"避此小儿"。不知<□標寸>之形貌，正自如是。太祖初亦闻<□標寸>骁悍，未见其能，至是方嗟叹之。谓<□標寸>曰："但使胆决如此，何必须要八尺之躯也。"以功进爵为公，增邑四百户。寻从宇文贵与东魏将任祥、尧雄等战于颍川，皆破之。征为太子中庶子。九年，从战邙山，迁持节、大都督。十三年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又从弼讨稽胡，<□標寸>功居多，除幽州刺史，增邑三百户。十五年，拜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魏废帝初，从赵贵征茹茹，论功为最，改封封山县公，增邑并前二千一百户。孝闵帝践祚，进位大将军。武成初，又从豆卢宁征稽胡，大获而还。进爵汝南郡公。出为总管延绥丹三州诸军事、延州刺史。四年，卒于镇。恒朔等五州刺史。<□標寸>无子，以弼子椿嗣。先以<□標寸>勋功，封魏平县子。大象末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大将军、右宫伯，改封河东郡公。

于谨字思敬，河南洛阳人也。小名巨弥。曾祖婆，魏怀荒镇将。祖安定，平凉郡守、高平郡将。父提，陇西郡守，茌平县伯。保定二年，以谨著勋，追赠使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太保、建平郡公。

谨性沉深，有识量，略窥经史，尤好《孙子兵书》。平居闾里，未有仕进之志。或有劝之者，谨曰："州郡之职，昔人所鄙，台鼎之位，须待时来。吾所以优游郡邑，聊以卒岁耳。"太宰元穆见之，欢曰："王佐材也。"

及破六汗拔陵首乱北境，引茹茹为援，大行台仆射元纂率众讨之。宿闻谨名，辟为铠曹参军事，从军北伐。茹茹闻大军之逼，遂逃出塞。纂令护率二千骑追之，至郁对原，前后十七战，尽降其众。后率轻骑出塞觇贼，属铁勒数千骑奄至，谨以众寡不敌，退必不免，乃散其众骑，使匿业薄之间，又遣人升山指麾，若分部军众者。贼望见，虽疑有伏兵，既恃其众，不以为虑，乃进军逼谨。谨以常乘骏马一紫一騧，贼先所识，乃使二人各乘一马，突阵而出，贼以为谨也，皆争逐之。谨乃率余军击之，其追骑遂奔走，因得入塞。

正光四年，行台广阳王元深治兵北伐，引谨为长流参军，特相礼接。所有谋议，皆与谨参之。乃使其子佛陁拜焉，其见待如此。遂与广阳王破贼主斛律野谷禄等。时魏末乱，群盗蜂起，谨乃从

容谓广阳王曰：“自正光以后，海内沸腾，郡国荒残，农商废业。今殿下奉义行诛，远临关塞，然丑类蚁聚，其徒实繁，若极武穷兵，恐非主之上者。护愿禀大王之威略，驰往喻之，必不劳兵甲，可致清荡。”广阳王然之。谨兼解诸国语，乃单骑入贼，示以恩信。于是西部铁勒酋长乜列河等，领三万余户并款附，相率南迁。广阳王欲与谨至折敷岭迎接之。谨曰：“破六汗拔陵兵众不少，闻乜列河等归附，必来要击。彼若先据险要，则难与争锋。今以乜列河等饵之，当竞来抄掠，然后设伏以待，必指掌破之。”广阳然其计。拔陵果来要击，破乜列河于岭上，部众皆没。谨伏兵发，贼遂大败，悉收得乜列河之众。魏帝嘉之，除积射将军。

孝昌元年，又随广阳王征鲜于修礼。军次白牛逻，会章武王为修礼所害，遂停军中山。侍中元晏宣言主灵太后曰：“广阳王以宗室之重，受律专征，今乃盘桓不进，坐图非望。又有于谨者，智略过人，为其谋主。风尘之隙，恐非陛下之纯臣矣。”灵太后深纳之。诏于尚书省门外立膀，募能获谨者，许重赏。谨闻之乃谓广阳曰：“今女主临朝，取信谗佞，脱不明白殿下素心，便恐祸至无日。谨请束身诣阙，归罪有司，披露腹心，自免殃祸。”广阳许之。谨遂到榜下曰：“吾知此人。”众人共诘之。谨曰：“我即是也。”有司以闻。灵太后引见之，大怒。谨备论广阳忠款，兼陈停军之状。灵后意稍解，遂舍之。寻加别将。

二年，梁将曹义宗据守穰城，数为边患。乃令谨与行台尚书辛纂率兵讨之。相持累年，经数十战。进拜都督、宣威将军、冗从仆射。孝庄帝即位，除镇远将军，寻转直寝。又随太宰元天穆讨葛荣，平邢杲，拜征虏将军。从尔朱天光破万俟丑奴，封石城县伯，邑五百户。普泰元年，除征北大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散骑常侍。又随天光平宿勤明达，别讨夏州贼贺遂有代等，平之，授大都督。从天光与齐神武战于韩陵山，天光既败，谨遂入关。贺拔岳表谨留镇，除卫将军、咸阳郡守。

太祖临夏州，以谨为防城大都督，兼夏州长史。及岳被害，太祖赴平凉。谨乃言于太祖曰：“魏祚陵迟，权臣擅命，群盗蜂起，黔首嗷然。明公仗超世之姿，怀济时之略，四方远近，咸所归心。愿早建良图，以孚众望。”太祖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谨对曰：“关右，秦汉旧都，古称天府，将士骁勇，厥坏膏腴，西有巴蜀之饶，北有羊马之利。今若据其要害，招集英雄，养卒劝农，足观时变。且天子在洛，逼迫群凶，若陈明公之恳诚，算时事之利害，请都关右，帝必嘉而西迁。然后挟天子而令诸侯，奉王命以讨暴乱，桓、文之业，千载一时也。”太祖大悦。会有敕追谨为关内大都督，谨因进都关中之策，魏帝纳之。

寻而齐神武逼洛阳，谨从魏帝西迁。仍从太祖征潼关，破回洛城，授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北雍州刺史，进爵蓝田县公，邑一千户。大统元年，拜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其年，夏阳人王游浪聚杨氏壁谋逆，谨讨擒之。是岁，大军东伐，谨为前锋。至盘豆，东魏将高叔礼守险不下，攻破之。拔虏其卒一人。因此拔弘农，擒东魏陕州刺史李徽伯。齐神武至沙苑，谨从太祖与诸将力战，破之，进爵常山郡公，增邑一千户。又从战河桥，拜大丞相府长史，兼大行台尚书。稽胡帅夏州刺史刘平叛，谨率众讨平之。除大都督、恒并燕肆云五州诸军事、大将军、恒州刺史。入为太子太师。九年，复从太祖东征，别攻柏谷坞，拔之。邙山之战，大军不利，谨率其麾下伪降，立于路左。齐神武军乘胜逐北，不以为虞。追骑过尽，谨乃自后击之，敌人大骇。独孤信又集兵士于后奋击，齐神武军遂乱，以此大军得全。十二年，拜尚书左仆射，领司农卿。及侯景款附，请兵为援，太祖命李弼率兵应之。谨谏曰：“侯景少习兵权，情实难测。且宜厚其礼秩，以观其变。即欲遣兵，良用未可。”太祖不听。寻复兼大行台尚书、丞相府长史，率兵镇潼关，加授华州刺史，赠秬鬯一卣，圭瓒副焉。俄拜司空，增邑四百户。十五年，进位柱国大将军。齐氏称帝，太祖征之，以谨为后军大都督。别封一子盐亭县侯，邑一千户。魏恭帝元年，除雍州刺史。

初，梁元帝平侯景之后，于江陵嗣位，密与齐氏通使，将谋侵轶。其兄子岳阳王詧时为雍州刺史，以梁元帝杀其兄誉，遂结仇隙。据襄阳来附，仍请王师。乃令谨率众出讨。太祖饯于青泥谷。长孙俭问谨曰：“为萧绎之计，将欲如何？”谨曰：“耀兵汉、沔，席卷渡江，直据丹阳，是其上策；移郭内居民，退保子城，峻其陴堞，以待援至，是其中策；若难于移动，据守罗郭，是其下策。”俭曰：“揣绎定出何策？”谨曰：“必用下策。”俭曰：“彼弃上而用下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萧氏保据江南，

绵历数纪。属中原多故，未遑外略。又以我有齐氏之患，必谓力不能分。且绎懦而无谋，多疑少断。愚民难与虑始，皆恋邑居，既恶迁移，当保罗郭。所以用下策也。”谨乃令中山公护及大将军杨忠等，率精骑先据江津，断其走路。梁人竖木栅于外城，广轮六十里。寻而谨至，悉众围之。梁主屡遣兵于城南出战，辄为谨所破。旬有六日，外城遂陷。梁主退保子城。翌日，率其太子以下，面缚出降，寻杀之。虏其男女十余万人，收其府库珍宝。得宋浑天仪、梁日晷铜表、魏相风乌、铜蟠螭趺、大玉径四尺围七尺、及诸举替法物以献，军无私焉。立萧詧为梁主，振旅而旋。太祖亲至其第，宴语极欢。赏谨奴婢一千口，及梁之宝物，并金石丝竹乐一部，别封新野郡公，邑二千户。谨固辞，太祖不许。又令司乐作《常山公平梁歌》十首，使工人歌之。

谨自以久当权势，位望隆重，功名既立，愿保优闲。乃上先所乘骏马及所著铠甲等。太祖识其意，乃曰：“今巨猾未平，公岂得便尔独善。”遂不受。六官建，拜大司徒。

及太祖崩，孝闵帝尚幼，中山公护虽受顾命，而名位素下，群公各图执政，莫相率服。护深忧之，密访于谨。谨曰：“夙蒙丞相殊眷情深骨肉。今日之事，必以死争之。若对众定策，公必不得辞让。”明日，群公会议。谨曰：“昔帝室倾危，人图问鼎。丞相志在匡救，投袂荷戈，故得国祚中兴，群生遂性，今日天降祸，奄弃庶寮。嗣子虽幼，而中山公亲则犹子，兼受顾托，军国之事，理须归之。”辞色抗厉，众皆悚动。护曰：“此是家事，素虽庸昧，何敢有辞。”谨既太祖等夷，护每申礼敬。至是，谨乃趋而言曰：“公若统理军国，谨等便有所依。”遂再拜。群公迫于谨，亦再拜，因是众议始定。

孝闵帝践祚，进封燕国公，邑万户。迁太傅、大宗伯，与李弼、侯莫陈崇等参议朝政。及贺兰祥讨吐谷浑也，谨遥统其军，授以方略。

保定二年，谨以年老，上表乞骸骨。诏报曰：“昔师尚父年逾九十，召公奭几将百岁，皆勤王家，自强不息。今元恶未除，九州不一，将以公为舟楫，弘济于艰难，岂容忘二公之雅操，而有斯请。朕用恧焉。公若更执谦冲，有司宜断启。”

三年四月，诏曰：“树以元首，主乎教化，率民孝悌，置之仁寿。是以古先明后，咸若斯典，立三老五更，躬自袒割。朕以眇身，处兹南面，何敢遗此黄发，不加尊敬。太傅、燕国公谨，执德淳固，为国元老，馈以乞言，朝野所属。可为三老，有司具礼，择日以闻。”谨上表固辞，诏答不许。又赐延年杖。高祖幸太学以食之。三老入门，皇帝迎拜门屏之间，三老答拜。有司设三老席于中楹，南向。太师、晋国公护升阶，设几于席。三老升席，南面凭几而坐，以师道自居。大司马、楚国公宁升阶，正写。皇帝升阶，立于斧扆之前，西面。有司进馔，皇帝跪设酱豆，亲自袒割。三老食讫，皇帝又亲跪授爵以酳。有司撤讫。皇帝北面立而访道。三老乃起立于席后。皇帝曰：“猥当天下重任，自惟不才，不知政治之要，公其诲之。”三老答曰：“木受绳则正，后从谏则圣。自古明王圣主，皆虚心纳谏，以知得失，天下乃安。唯陛下念之。”又曰：“为国之本，在乎忠信。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，信不可失。国家兴废，莫不由之。愿陛下守而勿失。”又曰：“治国之道，必须有法。法者，国之纲纪。纲纪不可不正，所正在于赏罚。若有功必赏，有罪必罚，则有善者日益，为恶者日止。若有功不赏，有罪不罚，则天下善恶不分，下民无所措其手足矣。”又曰：“言行者立身之基，言出行随，诚宜相顾。愿陛下三思而言，九虑而行。若不思不虑，必有过失。天子之过，事无大小，如日月之蚀，莫不知者。愿陛下慎之。”三老言毕，皇帝再拜受之，三老答拜焉。礼成而出。

及晋公护东伐，谨时老病，护以其宿将旧臣，犹请与同行，询访戎略。军还，赐钟声一部。天和二年，又赐安车一乘。寻授雍州牧。三年，薨于位，年七十六。高祖亲临，诏谯王俭监护丧事，赐缯采千段，粟麦五千斛，赠本官，加使持节、太师、雍恒等二十州诸军事、雍州刺史，谥曰文。及葬，王公已下，咸送出郊外。配享于太祖庙庭。

谨有智谋，善于事上。名位虽重，愈存谦挹。每朝参往来，不过从两三骑而已。朝廷凡有军国之务，多与谨决之。谨亦竭其智能，弼谐帝室。故功臣之中，特见委信，始终若一，人无闲言。每教训诸子，务存静退。加以年齿遐长，礼遇隆重，子孙繁衍，皆至显达，当时莫与为比焉。子寔嗣。

寔字宾实，少和厚。年未弱冠，入太祖幕府，从征潼关及回洛城。大统三年，又从复弘农，战

沙苑。以前后功，封万年县子，邑五百户，授主衣都统。河桥之役，先锋陷阵。军还，寔又为内殿，除通直散骑常侍，转太子右卫率，加都督。又从太祖战于邙山。十一年，诏寔侍讲东宫。侯景来附，遣寔与诸军援之，平九曲城。进大都督，迁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。十四年，除尚书。是岁，太祖与魏太子西巡，寔时从。太祖刻石于陇山之上，录功臣位，以次镌勒，预以寔为开府仪同三司。至十五年，方授之。寻除滑州刺史，特给鼓吹一部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二百户。魏恭帝二年，羌东念如率部落反，结连吐谷浑，每为边患。遣大将军豆卢宁讨之，逾时不克。又令寔往，遂破之。太祖手书劳问，赐奴婢一百口，马一百匹。孝闵帝践祚，授民部中大夫，进爵延寿郡公，邑二千户。又进位大将军，除勋州刺史，入为小司寇。天和二年，延州蒲川贼郝三郎等反，攻逼丹州。遣寔率众讨平之，斩三郎首，获杂畜万余头。乃除延州刺史。五年，袭爵燕国公，进位柱国，以罪免。寻复本官，除凉州总管。大象二年，加上柱国，拜大左辅。随开皇元年，薨。赠司空，谥曰安。

子顗，大象末，上开府、吴州总管、新野郡公。

顗弟仲文，大将军、延寿郡公。仲文弟象贤，仪同三司，尚高祖女。实弟翼，自有传。翼弟义，上柱国、潼州总管、建平郡公。义弟礼，上大将军、赵州刺史、安平郡公。礼弟智，初为开府，以受宣帝旨，告齐王宪反，遂封齐国公。寻拜柱国、凉州总管、大司空。智初弟绍，上开府、绥州刺史、华阳郡公。绍弟弼，上仪同、平恩县公。弼弟兰，上仪同、襄阳县公。兰弟旷，上仪同，赠恒州刺史。

史臣曰：贺拔岳变起仓卒，侯莫陈悦意在兼并，于时将有离心，士无固志。洛抚缉散乱，抗御仇仇。全师而还，敌人绝觊觎之望；度德而处，霸王建匡合之谋。此功故不细也。李弼、于谨怀佐时之略，逢启圣之运，绸缪顾遇，缔构艰难，帷幄尽其谟猷，方面宣其庸绩，拟巨川之舟楫，为大厦之栋梁。非惟攀附成名，抑亦材谋自取。及谨以耆年硕德，誉重望高，礼备上庠，功歌司乐，常以满盈为戒，覆折是忧。不有君子，何以能国。

周书卷一六　列传第八

赵贵字元贵，天水南安人也。曾祖达，魏库部尚书、临晋子。祖仁，以良家子镇武川，因家焉。

贵少颖悟，有节概。魏孝昌中，天下兵起，贵率乡里避难南迁。属葛荣陷中山，遂被拘逼。荣败，尔朱荣以贵为别将，从讨元颢有功，赐爵燕乐县子，授伏波将军、武贲中郎将。从贺拔岳平关中，赐爵魏平县伯，邑五百户。累迁镇北将军、光禄大夫、都督。

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将吏奔散，莫有守者。贵谓其党曰："吾闻仁义岂有常哉，行之则为君子，违之则为小人。朱伯厚、王叔治感意气微恩，尚能蹈履名节；况吾等荷贺拔公国士之遇，宁可自同众人乎？"涕泣歔欷。于是从之者五十人。乃诣悦诈降，悦信之。因请收葬岳，言辞慷慨，悦壮而许之。贵乃收岳尸还，与寇洛等纠合之众，奔平凉，共图拒悦。贵首议迎太祖，语在太祖纪。太祖至，以贵为大都督，领府司马。悦平，以本将军、持节，行秦州事、当州大都督。为政清静，民吏怀之。

齐神武举兵向洛，使其都督韩轨，进据蒲坂。太祖以贵为行台，与梁御等讨之。未济河而魏孝武已西入关。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兼右卫将军。时曹泥据灵州拒守，以贵为大都督，与李弼等率众讨之。进爵为侯、增邑五百户。又以预立魏文帝勋，进爵为公，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。寻授岐州刺史。时以军国多务，藉贵力用，遂不部。仍领大丞相府左长史，加散骑常侍。梁企定称乱河右，以贵为陇西行台，率众讨破之。从太祖复弘农，战沙苑，拜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中山郡公，除雍州刺史。从战河桥，贵与怡峰为左军，战不利，先还。又从援玉壁，齐神武遁去。高仲密以北豫州降，太祖率师迎之，与东魏人战于邙山。山贵为左军，失律，诸军因此并溃坐免官，以骠骑、大都督领本军。寻复官爵，拜御史中尉，加大将军。东魏将高岳、慕容绍宗等围王思政于颍川，贵率军援之，东南诸州兵亦受贵节度。东魏人遏洧水灌城，军不得至，思政遂没。贵乃班师。寻拜柱国大将军，赐姓乙弗氏。茹茹寇广武，贵击破之，斩首数千级，收其辎重，振旅而还。六官建，以贵为太保、大宗伯，改封南阳郡公。孝闵帝践祚，迁太傅、大冢宰，进封楚国公，

邑万户。

初，贵与独孤信等皆与太祖等夷，及孝闵帝即位，晋公护摄政，贵自以元勋佐命，每怀怏怏，有不平之色，乃与信谋杀护。及期，贵欲发，信止之。寻为开府宇文盛所告，被诛。

独孤信，云中人也，本名如愿。魏氏之初，有三十六部，其先伏留屯者，为部落大人，与魏俱起。祖俟尼，和平中，以良家子自云中镇武川，因家焉。父库者，为领民酋长，少雄豪有节义，北州咸敬服之。信美容仪，善骑射。圣光末，与贺拔度等同斩卫可孤，由是知名。以北边丧乱，避地中山，为葛荣所获。信既少年，好自修饰，服章有殊于众，军中号为独孤郎。

及尔朱氏破葛荣，以信为别将。从征韩娄，信疋马挑战，擒贼渔阳王袁肆周，以功拜员外散骑侍郎。寻转骁骑将军，因镇滏口。元颢入洛，荣以信为前驱，与颢当战于河北，破之。拜安南将军，赐爵爰德县侯。

建明初，出为荆州新野镇将，带新野郡守。寻迁荆州防城大都督，带南乡守。频典二部，皆有声绩。贺拔胜出镇荆州，乃表信为大都督。从胜攻下梁溠戍，破之，迁武卫将军。及胜弟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胜乃令信入关，抚岳余众。属太祖已统岳兵，信与太祖乡里，少相友善，相见甚欢。因令信入洛请事，至雍州，大使元毗又遣信还荆州。寻征信入朝，魏孝武雅相委任。

及孝武西迁，事起仓卒，信单骑及之于 < □涯 - 圭墨 > 涧。孝武叹曰：" 武卫遂能辞父母，损妻子，远来从我。世乱识贞良，岂虚言哉。" 即赐信御马一匹，进爵浮阳郡公，邑一千户。

时荆州虽陷东魏，民心犹恋本朝。乃以信为卫大将军、都督三荆州诸军事，兼尚书右仆射、东南道行台、大都督、荆州刺史以招怀之。信至武陶，东魏遣其弘农郡守田八能，率蛮左之众，拒信于淅阳；又遣其都督张齐民，以步骑三千出信之后。信谓其众曰：" 今我士卒不满千人，而首尾受敌。若却击齐民，则敌人谓为退走，必来要截。未若先破八能。" 遂奋击，八能败而齐民亦溃。信乘胜袭荆州。东魏刺史辛纂勒兵出战。士庶既怀信遗惠，信临阵喻之，莫不解体。因而纵兵击之，纂大败，奔城趋门，未及阖，信都督杨忠等前驱斩纂。语在《忠传》。于是三荆遂定。就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东魏又遣其将高敖曹、侯景等率众奄至。信以众寡不敌，遂率麾下奔梁。居三载，梁武帝方始许信还北。信父母既在山东，梁武帝问信所往，信答以事君无二。梁武帝深义之，礼送甚厚。

大统三年秋，至长安。自以亏损国威，上书谢罪。魏文帝付尚书议之，七兵尚书、陈郡王王言等议，以为" 边将董戎，龚行天罚，丧师败绩，国刑无舍。荆州刺史独孤如愿，任当推毂，还袭襄、宛，斩贼帅辛纂，传首京师，论功语效，实合嘉赏。但庸积不终，旋致沦没，责成之义，朝寄有违。然孤军数千，后援未接，贼众我寡，难以自固。既经恩降，理绝刑书。昔秦宥孟明，汉舍广利，卒能改过立功，垂芳竹帛。以今方古，抑有成规。臣等参议，请赦罪，复其旧职"。魏文帝诏曰：" 如愿荆、襄之役，实展功效。既属强寇，力屈道穷，归贼不可，还朝路绝，适事求宜，未足称过。违难勾吴，诚贯夷险，义全终始，良可嘉欢。复情存谦退，款心谢责。宁容议及恩降，止云免咎，斯则事失权宜，理乖通变。可转骠骑大将军，加侍中、开府，其使持节、仪同三司、浮阳郡公悉如故。"

寻拜领军。仍从太祖复弘农，破沙苑。改封河内郡公，增邑二千户。时俘虏中有信亲属，始得父凶问，乃发丧行服。寻起为大都督，率众与冯翊王元季海入洛阳。颍、豫、襄、广、陈留之地，并相继款附。四年，东魏将侯景等率众围洛阳。信据金墉城，随方拒守，旬有余日。及太祖至 < □涯 - 圭墨 > 东，景等退走。信与李远为右军，战不利，东魏遂有洛阳。六年，侯景寇荆州，太祖令信与李弼出武关。景退，以信为大使，慰抚三荆。

寻除陇右十州大都督、秦州刺史。先是，守宰闇弱，政令乖方，民有冤讼，历年不能断决。及信在州，事无壅滞。示以礼教，劝以耕桑，数年之中，公私富实。流民愿附者数万家。太祖以其信著遐迩，故赐名为信。七年，岷州刺史、赤水蕃王梁企定举兵反，诏信讨之。企定寻为其部下所杀。而企定子弟，仍收其余众。信乃勒兵向万年，屯三交口。贼并力拒守，信因诡道趋稠松岭。贼不虞信兵之至，望风奔溃。乘胜逐北，径至城下，贼立出降。加授太子太保。邙山之战，大军不利。信与于谨收散卒自后击之，齐神武追骑惊扰，诸军因此得全。十二年，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不受代，

太祖令信率开府怡峰讨之，仲和婴城固守，信夜令诸将以冲梯攻其东北，信亲帅壮士袭其西南，值明克之。擒仲和，虏其民六千户，送于长安。拜大司马。十三年，大军东讨。时以茹茹为寇，令信移镇河阳。十四年，进位柱国大将军。寻克下溠、守洛阳、破岷州、平凉州等功，增封，听回授诸子。于是第二子善封魏宁县公，第三子穆文侯县侯，第四子藏义宁县侯，邑各一千户；第五子顺项城县伯，第六子陁建忠县伯，邑各五百户。信在陇右岁久，启求还朝，太祖不许。或有自东魏来者，又告其母凶问，信发丧行服。属魏太子与太祖巡北边，因至河阳吊信。信陈哀苦，请终礼制，又不许。于是追赠信父库者司空公，追封信母费连氏常山郡君。十六年。大军东讨，信率陇右数万人从军，至崤坂而还。迁尚书令。六官建，拜大司马。孝闵帝距阼，迁太保、大宗伯，进封卫国公，邑万户。

赵贵诛后，信以同谋坐免。居无几，晋公护又欲杀之，以其名望素重，不欲显其罪，逼令自尽于家。时年五十五。

信风度弘雅，有奇谋大略。太祖初启霸业，唯有关中之地，以陇右形胜，故委信镇之。既为百姓所怀，声振邻国。东魏将侯景之南奔梁也，魏收为檄梁文，矫称信据陇右不从宇文氏，仍云无关西之扰，欲以威梁人也。又信在秦州，尝因猎日暮，驰马入城，其帽微侧。诘旦，而吏民有戴帽者，咸慕信而侧帽焉。其为邻境及士庶所重如此。

子罗，先在东魏，乃以次子善为嗣。及齐平，罗至。善卒，又以罗为嗣。罗字罗仁。大象元年，除楚安郡守，授仪同大将军。

善字伏陁，幼聪慧，善骑射，以父勋，封魏宁县公。魏废帝元年，又以父勋，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进爵长安郡公。孝闵帝践祚，除河州刺史。以父负丰，久废于家。保定三年，乃授龙州刺史。天和六年，袭爵河内郡公，邑二千户。从高祖东讨，以功授上开府。寻除兖州刺史，政存简惠，百姓安之。卒于位，年三十八。赠使持节、柱国、定赵恒沧瀛五州诸军事、定州刺史。

信长女，周明敬后；第四女，元贞皇后；第七女，随文献后；周隋及皇家，三代皆为外戚，自古以来，未之有也。

隋文帝践极，乃下诏曰："褒德累行，往代通规；追远慎终，前王盛典。故使持节、柱国、河内郡开国公信，风宇高旷，独秀生人，睿哲居宗，清猷映世。宏谟长策，道著于弼谐；纬义经仁，事深于拯济。方当宣风廊庙，亮采台阶，而世属艰危，功高弗赏。眷言令范，事切于心。今景运初开，椒闱肃建。载怀涂山之义，无忘褒纪之典。可赠太师、上柱国、冀定相沧瀛赵恒洺贝十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，封赵国公，邑一万户。谥曰景。"追憎信父库者使持节、太尉、上柱国、定恒沧瀛平燕六州诸军事、定州刺史，封赵国公，邑一万户。谥曰恭。信母费连氏，赠太尉恭公夫人。

侯莫陈崇字尚乐，代郡武川人。其先，魏之别部，居库斛真水。五世祖曰太骨都侯。其后，世为渠帅。祖允，以良家子镇武川，因家焉。父兴，殿中将军、羽林监。崇少骁勇，善驰射，谨悫少言。年十五，随贺拔岳与尔朱荣征葛荣。又从元天穆讨邢杲，平之。以功除建威将军。别从岳破元颢于洛阳。迁直寝。

后从岳入关，破赤水蜀。时万俟丑奴围岐州，遣其将李。尉迟菩萨将兵向武功。崇从岳力战破之，乘胜逐北，解岐州围。又赴百里细川，破贼帅侯伏侯元进栅。丑奴率其余众奔高平，崇与轻骑逐北，至泾州长坑及之。贼未成列，崇单骑入贼中，于马上生擒丑奴。于是大呼，众悉披靡，莫敢当之。后骑益集，贼徒因悉逃散，遂大破之。岳以丑奴所乘马及宝剑金带赏崇。除安北将军、太中大夫、都督，封临泾县侯，邑八百户。

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崇与诸将同谋迎太祖。太祖至军，原州刺史史归犹为悦守。太祖遣崇袭归。崇潜军夜往，轻将七骑，直到城下，余众皆伏于近路。归见骑少，遂不设备。崇即入据城门。时李远兄弟在城内，先知崇来，于是中外鼓噪，伏兵悉起，遂擒归，斩之。以崇行原州事。仍从平悦，转征西将军。又遣崇慰抚秦州，别封广武县伯，邑七百户。

大统元年，除泾州刺史，加散骑常侍、大都督，进爵为公，累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骠骑

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彭城郡公，邑三千户。三年，从擒窦泰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增邑二千户。四年，从战河桥，崇功居多。七年，稽胡反，崇率众讨平之。寻除雍州刺史，兼太子詹事。十五年，进位柱国大将军，转少傅。魏恭帝元年，出为宁州刺史，迁尚书令。六官建，拜大司空。孝闵帝践祚，进封梁国公，邑万户，加太保。历大宗伯、大司徒。

保定三年，崇从高祖幸原州，高祖夜还京师，窍怪其故。崇谓所亲人常升曰："吾昔闻卜筮者言，晋公今年不利。车驾今忽夜还，不过是晋公死耳。"于是众皆传之。或有发其事者。高祖召诸公卿于大德殿，责崇。崇惶恐谢罪。其夜，护遣使将兵就崇宅，逼令自杀。礼葬如常仪。谥曰躁。护诛后，改谥曰庄闵。子芮嗣。拜大将军，进位柱国。从高祖东伐，率众守太行道。并州平，授上柱国。仍从平邺，拜大司马。

崇弟琼，弟世乐。年八岁丧父，养母至孝，善事诸兄。内外莫不敬之。以军功封灵丘县男，邑三百户。从魏孝武入关，为太祖直荡都督。大统二年，迁尚药典御。三年，拜太子右卫率，进爵为侯。从独孤信征梁企定。累迁北秦州刺史。十四年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孝闵帝践祚，进爵武安县公，增邑并前二千户。出为郢州刺史。武成二年，迁金州总管、六州诸军事、金州刺史。保定元年，拜大将军。天和四年，转荆州总管、十四州八防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寻进位柱国，进爵同昌郡公。建德二年，拜大宗伯，出为秦州总管。四年，从高祖东伐，为后二军总管。寻改封武威郡公。大象二年，加上柱国。

琼弟凯，字敬乐。性刚正，颇好经史。随兄崇，以军功赐爵下蔡县男。大统元年，为东宫侍书。从太祖擒窦泰，破沙苑阵，以功拜宁远将军。累迁羽林监、东宫洗马、太子庶子，进授都督。十四年，兄崇以平原州功，赐爵灵武县侯，诏听转授凯。累迁东宫武卫率、尚书右丞，转左丞，进位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六官建，授司门下大夫。孝闵帝践祚，拜工部中大夫，进位开府仪同三司，转司宪中大夫，进爵为公，复除工部中大夫。世宗初，出为宜州刺史。武成二年，入为礼部中大夫。保定中，复为陵州刺史，转丹州刺史。所在颇有政绩。天和中，入为司会中大夫。建德二年，为聘齐使主。

史臣曰：萧何文吏自爱，惧秦法诛戮，乃推奉汉高；李通家传谶术，知刘氏当兴，遂翊戴光武。终而白水复禹，中阳纂尧。方策以为美谈，功臣仰其徽烈。赵贵志怀忠义，首昌大谋，爰启圣明，克复仇耻。关中全百二之险，周室定三分之业，彼此一时，足为连类。独孤信威申南服，化洽西州。信著遐方，光照邻国。侯莫陈崇以勇悍之气，当战争之利，轻骑启高平之扉，疋马得长捷之后。并以宏材远略，附凤攀龙，绩著元勋，位居上衮。而识惭明悊，咸以凶终，惜哉！信虽不免其身，庆延于后。三代外戚，何其盛欤。

初，魏孝庄帝以尔朱荣有翊戴之功，拜荣柱国大将军，位在丞相上。荣败后，此官遂废。大统三年，魏文帝复以太祖建中兴之业，始命为之。其后功参佐命，望实俱重者，亦居此职。自大统十六年以前，任者凡有八人。太祖位总百揆，督中外军。魏广陵王欣，元氏懿戚，从容禁闱而已。此外六人，各督二大将军，分掌禁旅，当爪牙御侮之寄。当时荣盛，莫与为比。故今之称门阀者，咸推八柱国家云。今并十二大将军录之于左。

使持节、太尉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尚书左仆射、陇右行台、少师、陇西郡开国公李虎，

使持节、太傅、柱国大将军、大宗伯、大司徒、广陵王元欣，

使持节、太保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大宗伯、赵郡开国公李弼，

使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大司马、河内郡开国公独孤信，

使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大司寇、南阳郡开国公赵贵，

使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大司空、常山郡开国化于谨，

使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少傅、彭城郡开国公侯莫陈崇。

使持节、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少保、广平王元赞，

使持节、大将军、大都督、淮安王元育，

使持节、大将军、大都督、齐王元廓，

使持节、大将军、大都督、秦七州诸军事、秦州刺史、章武郡开国公宇文导，
使持节、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平原郡开国公侯莫陈顺，
使持节、大将军、大都督、雍七州诸军事、雍州刺史、高阳郡开国公达奚武，
使持节、大将军、大都督、阳平公李远，
使持节、大将军、大都督、范阳郡国公豆卢宁，
使持节、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化政郡开国公宇文贵，
使持节、大将军、大都督、荆州军事、荆州刺史、博陵郡开国公贺兰祥，
使持节、大将军、大都督、陈留郡开府国公杨忠，
使持节、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岐州诸军事、岐州刺史、武威郡开国公王雄。

右十二大将军，又各统开府二人。每一开府领一军兵，是为二十四军。自大统十六年以前，十二大将军外，念贤及王思政亦作大将军。然贤作牧陇右，思政出镇河南，并不在领兵之限。此后功臣，位至柱国及大将军都众矣，咸是散秩，无所统御。六柱国、十二大将军之后，有以位次嗣掌其事者，而德望素在诸公之下，不得预于此例。

周书卷一七　列传第九

梁御　若干惠　怡峰　刘亮　王德

梁御字善通，其先安定人也。后因官北边，遂家于武川，改姓为纥豆陵氏。高祖俟力提，从魏太祖征讨，位至扬武将军、定阳侯。

御少好学，进趋详雅。及长，更好弓马。尔朱天光西讨，知御有志略，引为左右，授宣威将军、都将。共平关右，除镇西将军、东益州刺史、第一领民酋长，封白水县伯，邑三百户。转征西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

后从贺拔岳镇长安。及岳被害，御与诸将同谋翊戴太祖。从征侯莫陈悦，迁武卫将军。太祖既平秦陇，方欲引兵东下，雍州刺史贾显持两端，通使于齐神武。太祖微知其意，以御为大都督、雍州刺史，领前军先行。既与显相见，因说显曰："魏室陵迟，天下鼎沸。高欢志在凶逆，枭夷非远。宇文夏州英姿不世，算略无方，方欲抚危定倾，匡复京洛。公不于此时建立功效，乃怀犹豫，恐祸不旋踵矣。"显即出迎太祖，御遂入镇雍州。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大统元年，转右卫将军，进爵信都县公，邑一千户。寻授尚书右仆射。从太祖复弘农，破沙苑，加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广平郡公，增邑一千五百户。出为东雍州刺史。为政举大纲而已，民庶称焉。四年，薨于州。临终唯以国步未康为恨，言不及家。赠太尉、尚书令、雍州刺史，谥曰武昭。子睿袭爵。天和中，拜开府仪同三司。以御佐命有功，进蒋国公。大象末，除益州总管，加授柱国。睿将之任，而王谦举兵，拒不受代，仍诏睿为行军元帅，讨谦，破之。进位上柱国。

若干惠字惠保，代郡武川人也。其先与魏氏俱起，以国为姓。父树利周，从魏广阳王深征葛荣，战没，赠冀州刺史。惠年弱冠，从尔朱荣征伐，定河北，破元颢，以功拜中坚将军。复以别将从贺拔岳西征，解岐州围，擒万俟丑奴，平水洛，定陇右，每力战有功。封北平县男，邑二百户。累迁镇远将军、都督、直寝、征西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惠与寇洛、赵贵等同谋翊戴太祖。仍从平悦，拜直閤将军。

魏孝武西迁，除右卫将军、大都督，进爵魏昌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出为北华州刺史，加使持节、骠骑将军。大统初，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五百户。从擒窦泰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惠每先登陷阵。加侍中、开府，进爵长乐郡公，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户。四年，魏文帝东巡洛阳，与齐神武战于河桥，惠力战破之，大收降卒。七年，迁中领将军。

及高仲密举北豫州来附，太祖帅师迎之。军至洛阳，齐神武于邙山将以邀我，太祖乃徙辎重于 < □涯 - 圭墨 > 曲，夜勒兵袭之。及战，惠为右军，与中军大破之，逐北数里，虏其步卒。齐神武兵乃萃于左军，军将赵贵等与战不利，诸军因之并退。时会日暮，齐神武兵屡来攻惠，惠击之，皆披靡。至夜中，齐神武骑复来追惠，惠徐乃下马，顾命厨人营食。食讫，谓左右曰："长安死，此中

死，异乎？”乃建旗鸣角，收诸败军而还。齐神武追骑惮惠，疑有伏兵，不敢逼。至弘农，见太祖，陈贼形势，恨其垂成之功，覆于一篑，于是歔欷不能自胜，太祖壮之。

寻拜秦州刺史，未及之部，迁司空。惠性刚质，有勇力，容貌魁岸。善于抚御，将士莫不怀恩，人思效节。十二年，东魏将侯景侵襄州，惠率兵击走之。明年，景请内附，朝议欲收辑河南，令惠以本官镇鲁阳，以为声援。遇疾，薨于军。

惠于诸将年最少。早丧父，事母以孝闻。太祖尝造射堂新成，与诸将宴射。惠窃欢曰："亲老矣，何时辨此乎？”太祖闻之，即日徙堂于惠宅。其见重如此。及薨，太祖为之流涕者久之。惠丧至，又临抚焉。赠本官，加秦州刺史，谥曰武烈。子凤嗣。

凤字达摩，少沉深，有识度。大统末，袭父爵长乐郡公，尚太祖女。魏废帝二年，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魏恭帝三年，除左宫伯。寻出为洛州刺史。征拜大驭中大夫。保定四年，追录佐命之功，封凤徐国公，增邑并前五千户。建德二年，拜柱国。

怡峰字景阜，辽西人也。本姓默台，因避难改焉。高祖宽，燕辽西郡守。魏道武时，率户归朝，拜羽真，赐爵长蛇公。曾祖文，冀州刺史。峰少从征役，以骁勇闻。永安中，假龙骧将军，为都将，从贺拔岳讨万俟丑奴，以功授给事中、明威将军，转征虏将军、都督，赐爵蒲阴县男。及岳被害，峰与赵贵等同谋翊戴太祖。进爵为伯。时原州刺史史归犹为侯莫陈悦守，太祖令峰与侯莫陈崇讨擒之。

及齐神武与魏孝武帝构隙，帝频敕太祖简锐卒入卫京邑。太祖乃令卒与都督赵贵等率轻骑赴洛阳。至潼关，值魏孝武西迁，峰即从太祖拔回洛，复潼关。拜安东将军、华州刺史，寻辅大都督。讨曹泥有功，进爵华阳县公，邑一千户。大统二年，从太祖破窦泰于小关。还，拜散骑常侍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又从复弘农，破沙苑，进爵乐陵郡公。仍与元季海、独孤信复洛阳。峰率奇兵至成皋，入其郛，收其户口而还。东魏遣行台任祥率步骑万余攻颍川，峰复以轻骑五百邀击之，自是威名转盛。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。东魏围洛阳，峰与季海守金墉。太祖至，围解即与东魏战于河桥。时峰为左军，不利，与李远先还，太祖因此班师。诏原其罪。拜东西北三夏州诸军事、夏州刺史。后与于谨讨刘平伏，从解玉壁围，平柏谷坞并有功。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反，峰与于谨讨之。十五年，东魏围颍川，峰与赵贵赴援。至南阳，遇疾卒，时年五十。峰沉毅有胆略，得士卒心，当时号为骁将。太祖嗟悼者久之。赠华州刺史，谥曰襄威。

子昂嗣。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。朝廷追录峰功，封昂郑国公。昂弟光，少以峰勋，赐爵安平县侯，起家员外散骑常侍，累迁司土中大夫、左武伯，出为汾、泾、豳三州刺史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龙河县公。光弟春，少知名，历官吏部下大夫、仪同三司。

刘亮中山人也，本名道德。祖佑连，魏蔚州刺史。父持真，镇远将军、领民酋长。魏大统中，以亮著勋，追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恒州刺史。亮少倜傥，有从横计略，姿貌魁杰，见者惮之。普泰初，以都督从贺拔岳西征，解岐州围，击侯伏侯元进、万俟道洛、万俟丑奴、宿勤明达及诸贼，亮常先锋陷阵。以功拜大都督，封广兴县子，邑五百户。

侯莫陈悦害岳，亮与诸将谋迎太祖。悦平，悦之党豳州刺史孙定儿仍据州不下，泾、秦、灵等诸州悉与定儿相应，众至数万，推定儿为主，以拒义师。太祖令亮袭之。定儿以义兵犹远，未为之备。亮乃将二十骑，先竖纛于近城高岭，即驰入城中。定儿方置酒高会，卒见亮至，众皆骇愕，莫知所为。亮乃麾兵斩定儿，县首，号令贼党。仍遥指城外纛，命二骑曰："出追大军。”贼党凶惧，一时降服。于是诸州群贼，皆即归款。

及太祖置十二军，简诸将以将之，亮领一军。每征时，常与怡峰俱为骑将。魏孝武西迁，以迎驾功，除使持节、右光禄大夫、左大都督、南秦州刺史。大统元年，以复潼关功，进位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改封饶阳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寻加侍中。从擒窦泰，复弘农及沙苑之役，亮并力战有功。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进爵长广郡公，邑通前二千户。以母忧去职，居丧毁瘠。太祖嗟其至性，每爱惜之。俄起复本官。

亮以勇敢见知，为时名将，兼屡陈谋策，多合机宜。太祖乃谓之曰："卿文武兼资，即孤之孔明

也。”乃赐名亮，并赐姓侯莫陈氏。十年，出为东雍州刺史。为政清净，百姓安之。在职三岁，卒于州，时年四十。丧还京师，太祖亲临之，泣而谓人曰：“股肱丧矣，腹心何寄！”令鸿胪监护丧事。追赠太尉，谥曰襄，配享太祖庙庭。

子昶，尚太祖女西河长公主。大象中，位至柱国、秦灵二州总管。以亮功，封鼓国公，邑五千户。昶弟靖，天水郡守。靖弟恭，开府仪同三司、饶阳县伯。恭弟干，上仪同三司、褒中侯。

王德字天恩，代郡武川人也。少善骑射，虽不经师训，而以孝悌见称。魏永安二年，从尔朱荣讨元颢，攻河内，应募先登。以功除讨夷将军，进爵内官县子。又从贺拔岳讨万俟丑奴，平之。别封深泽县男，邑二百户，加龙骧将军、中散大夫。及侯莫陈悦害岳，德与寇洛等定议翊戴太祖。加征西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平凉郡守。德虽不知书，至于断决处分，良吏无以过也。泾州所部五郡，而德常为最。

及魏孝武西迁，以奉迎功，进封下博县伯，邑五百户，行东雍州事。在州未几，百姓怀之。赐姓乌丸氏。大统元年，拜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一千户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北雍州刺史。其后常从太祖征伐，累有战功。又从破齐神武于沙苑，加开府、侍中，进爵河间郡公，增邑通前二千七百户。先是河、渭间种羌屡叛，以德有威名，为夷民所附，除河州刺史。德绥抚有方，群羌率服。十三年，授大都督、原灵显三州五原蒲川二镇诸军事。十四年，除泾州刺史。卒于州。谥曰献。德性厚重廉慎，言行无择。母年几百岁，后德终。

子庆，小名公奴，性谨厚。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。初德丧父，家贫无以葬，乃卖公奴并一女以营葬事。因遭兵乱，不复相知。及德在平凉始得之，遂名曰庆。

史臣曰：梁御等负将卒之材，蕴绕锐之气，遭逢丧乱，驰骛干戈，艰难险阻备尝，而功名未立。及殷忧启圣，豫奉兴王，参谋缔构之初，宣力经纶之始，遂得连衡灌、郦，方驾张、徐，可谓遇其时也。并中年即世，远志未申，惜哉！惠、德本以果毅知名，而能率由孝道，难矣。图史所欢，何以加焉。勇者不必有仁，斯不然矣。

周书卷一八　列传第一○

王罴子庆远　孙述王思政

王罴字熊罴，京兆霸城人，汉河南尹王遵之后，世为州郡著姓。罴刚直木强，处物平当，州郡敬惮之。魏太和中，除殿中将军。先是南岐、东益氐羌反叛，王师战不利，乃令罴领羽林军五千镇梁州，讨平诸贼。还，授右将军、西河内史。辞不拜。时人谓之曰：“西河大邦，俸禄殷厚，何为致辞？”罴曰：“京洛材木，尽出西河，朝贵管第宅者，皆有求假。如其私办，即力所不堪，若科发民间，又违法宪。以此辞耳。”

梁将曹义宗围荆州，敕罴与别将裴衍率兵赴救。遂与梁人战，大破之。于时诸方鼎沸，所在凋残。荆州新经寇难，尤藉慰抚。以罴为荆州刺史，进号抚军将军。梁复遣曹义宗众数万围荆州，堰水灌城，不没者数板。时既内外多虞，未遑救援，乃遗罴铁券，云城全当授本州刺史。城中粮尽，罴煮粥，与将士均分而食之。每出战，尝不擐甲胄，大呼曰：“荆州城，孝文皇帝所置。天若不祐国家，使贼箭中王罴；不尔，王罴须破贼。”屡经战阵，亦不被伤。弥历三年，义宗方退。进封霸城县公。寻迁车骑大将军、泾州刺史。未及之部，属太祖征兵为勤王之举，请前驱效命，遂为大都督，镇华州。

魏孝武西迁，拜骠骑大将军，加侍中、开府。尝修州城未毕，梯在外。齐神武遣韩轨、司马子如从河东宵济袭罴，罴不之觉。比晓，轨众已乘梯入城。罴尚卧未起，闻閤外汹汹有声，便袒身露髻徒跣，持一白梃，大呼而出。敌见之惊，逐至东门，左右稍集，合战破之。轨众遂投城遁走。时关中大饥，征税民间谷食，以供军费。或隐匿者，令递相告，多被搒棰，以是人有逃散。唯罴信著于人，莫有隐者，得粟不少诸州，而无怨言。沙苑之役，齐神武士马甚盛。太祖以华州重要，遣使劳罴，令加守备。罴语使人曰：“老罴当道卧，貆子安得过！”太祖闻而壮之。及齐神武至城下，谓罴曰：“何不早降？”罴乃大呼曰：“此城是王罴冢，生死在此，欲死者来。”齐神武遂不敢攻。时茹

茹渡河南寇，候骑已至豳州。朝廷虑其深入，乃征发十马，屯守京城，堑诸街巷，以备侵轶。左仆射周惠达召罴议之。罴不应命，谓其使曰："若茹茹至渭北者，王罴率乡里自破之，不烦国家兵马。何为天子城中，遂作如此惊动。由周家小儿恇怯致此。"罴轻侮权势，守正不回，皆此类也。未几，还镇河东。

罴性俭率，不事边幅。尝有台使，罴为其设食。使乃裂其薄饼缘。罴曰："耕种收获，其功已深；舂爨造成，用力不少。乃尔选择，当是未饥"。命左右撤去之。使者愕然大惭。又有客怀与罴食瓜，客削瓜侵肤稍厚，罴意嫌之。及瓜皮落地，乃引手就地，取而食之。客有甚愧色。性又严急，尝有吏挟私陈事者，罴不暇命捶扑，乃手自取鞋履，持以击之。每至享会，亲自秤量酒肉，分给将士。时人尚其均平嗤其鄙碎。大统七年，卒于镇，赠太尉。

子庆远，弱冠以功臣子拜直閤将军。先罴卒。孙述嗣。

述字长述，少聪敏，有识度。年八岁，太祖见而奇之，曰："王公有此孙，足为不朽。"即以为镇远将军，拜太子舍人。以祖忧去职。述幼丧父，为罴所鞠养。及居丧，深合礼度。于时东西交争，金革方始，群官遭丧者，卒哭之后，皆起令视事。述请终礼制，辞理恳切。太祖命中使就视，知其哀毁，乃特许之。丧毕，袭爵扶风郡公，累迁上大将军。

王思政字思政，太原祁人。容貌魁伟，有筹策。魏正光中，解褐员外散骑侍郎。属万俟丑奴、宿勒明达等扰乱关右，北海王颢率兵讨之，启思政随军。军事所有谋议，并与之参详。

时魏孝武在藩，素闻其名，颢军还，乃引为宾客，遇之甚厚。及登大位，委以心膂，迁安东将军。预定策功，封祁县侯。俄而齐神武潜有异图，帝以思政可任大事，拜中军大将军、大都督，总宿卫兵。思政乃言于帝曰："高欢之心，行路所共知矣。洛阳四面受敌，非用武之地。关中有崤、函之固，一人可御万夫。且士马精强。粮储委积，进可以讨除逆命，退可以保据关、河。宇文夏州纠合同盟，愿立功效。若闻车马西幸，必当奔走奉迎。藉天府之资，因已成之业，一二年间，习战阵，劝耕桑，修旧京，何虑不克。"帝深然之。及齐神武兵至河北，帝乃西迁，进爵太原郡公。

大统之后，思政虽被任委，自以非相府之旧，每不自安。太祖曾在同州，与群公宴集，出锦罽及杂绫绢数段，命诸将摴蒱取之。物既尽，太祖又解所服金带，令诸人遍掷，曰："先得卢者，即与之。"群公将遍，莫有得者。次至思政，乃敛容跪坐而自誓曰："王思政羁旅归朝，蒙宰相国士之遇，方愿尽心效命，上报知己。若此诚有实，令宰相赐知者，愿掷即为卢；若内怀不尽，神灵亦当明之，使不作也，便当杀身以谢所奉。"辞气慷慨，一坐尽惊。即拔所佩刀，横于膝上，揽樗蒱，拊髀掷之。比太祖止之，已掷为卢矣。除乃拜而受。自此之后，太祖期寄更深。

转骠骑将军。令募精兵，从独孤信取洛阳，仍共信镇之。及河桥之战，思政下马，用长矛左右横击，一击踣数人。时陷害既深，从者死尽，思政被重创闷绝。会日暮，敌将收军。思政久经军旅，每战唯著破弊甲，敌人疑非将帅，故免。有帐下督雷五安于战处哭求思政，会其已苏，遂相得。乃割衣裹创，扶思政上马，夜久方得还。仍镇弘农。思政以玉壁地在险要，请筑城。即自营度，移镇之。迁并州刺史，仍镇玉壁。八年，东魏来寇，思政守御有备，敌人昼夜攻围，卒不能克，乃收军还。以全城功，受骠骑大将军。复命思政镇弘农。于是修城郭，起楼橹，营田农，积刍秣，凡可以守御者，皆具焉。弘农之有备，自思政始也。

十二年，加特进、荆州刺史。州境卑湿，城渐多坏。思政方命都督蔺小欢督工匠缮治之。掘得黄金三十斤，夜中密送之。至旦，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，曰"人臣不宜有私。"悉封金送上。太祖嘉之，赐钱二十万。思政之去玉壁也，太祖命举代己者，思政乃进所部都督韦孝宽。其后东魏来寇，孝宽卒能全城。时论称其知人。

十三年，侯景叛东魏，拥兵梁、郑，为东魏所攻。景乃请援乞师。当时未即应接。思政以为若不因机进取，后悔无及。即率荆州步骑万余，从鲁关向阳翟。思政入守颍川。景引兵向豫州，外称略地，乃密遣送款于梁。思政分布诸军，据景七州十二镇。太祖乃以所授景使持节、太傅、大将军、兼中书令、河南大行台、河南诸军事，回授思政。思政并让不受。频使敦喻，唯受河南诸军事。

东魏太尉高岳、行台慕容绍宗、仪同刘丰生等，率步骑十万来攻颍川。城内卧鼓偃旗，若无人

者。岳恃其众，谓一战可屠，乃四面鼓噪而上。思政选城中骁勇，开门出入。狱众不敢当，引军乱退。岳知不可卒攻，乃多修营垒。又随地势高处，筑土山以临城中。飞梯火车，昼夜攻之。思政亦作火<□矛赞>，因迅风便投之土山。又以火箭射之，烧其攻具。仍募勇士，缒而出战。岳众披靡，其守土山人亦弃山而走。齐文襄更益岳兵，堰洧水以灌城。城中水泉涌溢，不可防止。悬釜而炊，粮尽俱竭。慕容绍宗、刘丰生及其将慕容永珍共乘楼船以望城内，令善射者俯射城中。俄而大风暴起，船乃飘至城下。城上人以长钩牵船，弓弩乱发。绍宗穷急，透水而死。丰生浮向土山，复中矢而毙。生擒永珍。思政谓之曰："仆之破亡，在于晷漏。诚知杀卿无益，然人臣之节，守之以死。"乃流涕斩之。并收绍宗等尸，以礼埋瘗。

齐文襄闻之，乃率步骑十一万来攻。自至堰下，督励士卒。水壮，城北面遂崩。水便满溢，无措足之地。思政知事不济，率左右据土山，谓之曰："吾受国重任，本望平难立功。精诚无感，遂辱王命。今力屈道穷，计无所出。唯当效死，以谢朝恩。"因仰天大哭。左右皆号恸。思政西向再拜，便欲自刎。先是，齐文襄告城中人曰："有能生致王大将军者，封侯，重赏。若大将军身有损伤，亲近左右，皆从大戮。"都督骆训谓思政曰："公常语训等，但将我头降，非但得富贵，亦是活一城人。今高相既有此言，公岂不哀城中士卒也！"固共止之，不得引决。齐文襄遣其常侍赵彦深就土山报手申意。引见文襄，辞气慷慨，无挠屈之容。文襄以其忠于所事，礼遇甚厚。

思政初入颍川，士卒八千人，城既无外援，亦无叛者。思政常以勤王为务，不营资产。尝被赐园地，思政出征后，家人种桑果。及还，见而怒曰："匈奴未灭，去病辞家，况大贼未平，何事产业！"命左右拔而弃之。故身陷之后，家无畜积。及齐受禅，以为都官尚书。子秉。

史臣曰：王罴刚峭有余，弘雅未足。情按俭率，志在公平。既而夺节危城，抗辞勍敌，梁人为之退舍，高氏不敢加兵。以此见称，信非虚。述不陨门风，亦足称也。王思政驱驰有事之秋，慷慨功名之际。及乎策名霸府，作镇颍川，设萦带之险，修守御之术，以一城之众，抗倾国之师，率疲乏之兵，当劲勇之卒，犹能击亟大敌，屡建奇功。忠节冠于本朝，义声动于聆听。虽运穷事蹙，城陷身囚，壮志高风，亦足奋于百世矣。

周书卷一九　列传第一一

达奚武子震侯莫陈顺　豆卢宁　宇文贵　杨忠　王雄

达奚武字成兴，代人也。祖眷，魏怀荒镇将。父长，汧城镇将。武少倜傥，好驰射，为贺拔岳所知。岳征关石，引为别将，武遂委心事之。以战功拜羽林监、子都督。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武与赵贵收岳尸归平凉，同翊戴太祖。从平悦，除中散大夫、都督，封须昌县伯，邑三百户。魏孝武入关，授直寝，转大丞相府中兵参军。大统初，出为东秦州刺史，加散骑常侍，进爵为公。

齐神武与窦泰，高敖曹三道来侵，太祖欲并兵击窦泰，诸将多异议，唯武及苏绰与太祖意同，遂擒之。齐神武乃退。太祖进图弘农，遣武从两骑觇候动静，武与其候骑遇，即便交战，斩六级，获三人而反。齐神武趣沙苑，太祖复遣武追之。武从三骑，皆衣敌人衣服。至日暮，去营百步，下马潜听，得其军号。因上马历营，若警夜者，有不如法者，往往挞之。具知敌之情状，以告太祖。太祖深嘉焉。遂从破之。除大都督，进爵高阳郡公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四年，太祖援洛阳，武率骑一千为前锋。至谷城，与李弼破莫多娄贷文。进至河桥，武又力战，斩其司徒高谷敖放曹。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出为北雍州刺史。复战邙山，时大军不利，齐神武乘胜进至陕。武率兵御之，乃退。久之，进位大将军。

十七年，诏武率兵三万，经略汉川。梁将杨贤以武兴降。梁深以白马降，武分兵守其城。梁州刺史、宜丰侯萧循固守南郑，武围之数旬，循乃请服，武为解围。会梁武陵王萧纪遣其将杨乾运等将兵万余人救循，循于是更据城不出。恐援军之至，表裹受敌，乃简精骑三千，逆击乾运于白马，大破之。乾运退走。武乃陈蜀军俘级于城下。循知援军被破，乃降，率所部男女三万口入朝，自剑以北悉平。明年，武振旅还京师。朝议初欲以武为柱国，武谓人曰："我作柱国，不应在元子孝前。"

固辞不受。以大将军出镇玉壁。武乃量地形胜，立乐昌、胡营、新城三防。齐将高苟子以千骑攻新城，武邀击之，悉虏其众。孝闵帝践祚，拜柱国、大司寇。齐北豫州刺史司马消难举州来附，诏武与杨忠迎消难以归。武成初，转大宗伯，进封郑国公，邑万户。齐将斛律敦侵汾、绛，武以万骑御之，敦退。武筑柏壁城，留开府权严、薛羽生守之。

保定三年，迁太保。其年，大军东伐。隋公杨忠引突厥自北道，武以三万骑自东道，期会晋阳。武至平阳，后期不进，而忠已还，武尚未知。齐将斛律明月遗武书曰："鸿鹤已翔于寥廓，罗者犹视于沮泽也。"武览书，乃班师。出为同州刺史。明年，从晋阳公护东伐。时尉迟迥围洛阳，为敌所败。武与齐王宪于邙山御之。至夜，收军。宪欲待明更战，武欲还，固争未决。武曰："洛阳军散，人情骇动。若不因夜速还，明日欲归不得。武在军旅久矣，备见形势。大王少年未经事，岂可将数营士众，一旦弃之乎。"宪从之。遂全军而返。天和三年，转太傅。武贱时，奢侈好华饰。及居重位，不持威仪，行常单马，左右止一两人而已。外门不施戟，恒昼掩一扉。或谓武曰："公位冠群后，功名盖世，出入仪卫，须称具瞻，何轻率若是？"武曰："子之言，非吾心也。吾在布衣，岂望富贵，不可顿忘畴昔。且天下未平，国恩未报，安可过事威容乎。"言者惭而退。

武之在同州也，时属天旱，高祖敕武祀华岳，岳庙旧在山下，常所祷祈。武谓僚属曰："吾备位三公，不能变理阴阳，遂使盛农之月，久绝甘雨，天子劳心，百姓惶惧。忝寄既重，忧责实深。不可同于众人，在常祀之所，必须登峰展诚，寻其灵奥。"岳既高峻，千仞壁立，岩路险绝，人迹罕通。武年逾六十，唯将数人，攀藤援枝，然后得上。于是稽首祈请，陈百姓恳诚。晚不得还，即于岳上藉草而宿。梦见一白衣人来，执武手曰："快辛苦，甚相嘉尚。"武遂惊觉，益用祇肃。至旦，云雾四起，俄而澍雨，远近沾洽。高祖闻之，玺书劳武曰："公年尊德重，弼谐朕躬。比以阴阳愆序，时雨不降，命公求祈，止言庙所。不谓公不惮危险，遂乃远陟高峰。但神道聪明，无幽不烛，感公至诚，甘泽斯应。闻之嘉赏，无忘于怀。今赐公杂綵百疋，公其善思嘉猷，匡朕不逮。念坐而论道之义，勿复更烦筋力也。"武性贪吝，其为大司寇也，在库有万钉金带，当时宝之，武因入库，乃取以归。主者白晋公护，以武勋，不彰其过，因而赐之。时论深鄙焉。五年十月，薨年六十七。赠太傅、十五州诸军事、同州刺史。谥曰桓。子震嗣。

震字猛略。少骁勇，便骑射，走及奔马，膂力过人。大统初，起家员外散骑常侍。太祖尝于渭北校猎，时有兔过太祖前，震与诸将竞射之，马倒而坠，震足不倾踬，因步走射之，一发中兔。顾马才起，遂回身腾上。太祖喜曰："非此父不生此子！"赐武杂綵一百段。十六年，封昌邑县公，一千户。累迁抚军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、通直散骑常侍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世宗初，拜仪同、右中大夫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普宁县公。武平初，进爵广平郡公，除华州刺史。震虽生自膏腴，少习武艺，然导民训俗，颇有治方。秩满还朝，为百姓所恋。

保定四年，大军东讨，诸将皆奔退，震与敌交战，军遂独全。天和元年，进位大将军，率众征稽胡，破之。六年，拜柱国，建德初，袭爵郑国公，出为金州总管、十一州九防诸军事，金州刺史。四年，从高祖东伐，为前三军总管。五年，又从东伐，率步骑一万守统军川，攻克义宁、乌苏二镇，邺并州。进位上柱国。仍从平邺，赐妾二人、女乐一部及珍玩等，拜大宗伯。震父尝为此职，时论荣之。宣政中，出为原州总管、三州二镇诸军事、原州刺史。寻罢归。隋开皇初，薨于家。

震弟甚，车骑将军、渭南县子。大象末，为益州刺史，与王谦据蜀起兵。寻败，被诛。

侯莫陈顺，太保、梁国公崇之兄也。少豪侠，有志度。初事尔朱荣为统军，后从贺拔胜镇井陉。武泰初，讨葛荣，平邢杲，征韩娄，皆有功。拜轻车将军，羽林监。又从破元颢，进宁朔将军、越骑校尉。普泰元年，除持节，征西将军，封木门县子，邑三百户。寻加散骑常侍、千牛备身、卫将军、閤内大都督。从魏孝武入关，顺与太祖同里闬，素相友善，且其弟崇先在关中，太祖见之甚欢。乃进爵彭城郡公，邑一千户。大统元年，拜卫尉卿，授仪同三司。及梁正定围逼河州，以顺为大都督，与赵贵讨破之，即行河州事。后从太祖破沙苑，以功增邑千户。四年，魏文帝东讨，与太尉王盟、仆射周惠达等留镇长安。时赵青雀反，盟及惠达奉魏太子出次渭北。顺于渭桥于贼战，频破之，贼不敢出。魏文帝还，亲执顺手曰："渭桥之战，卿有殊力。"便解所服金镂玉梁带赐之。

南岐州氐苻安寿自号太白王，攻破武都，州郡骚动。复以顺为大都督，往讨之。而贼屯兵要险，军不得进。顺乃设反间，离其腹心；立信赏，诱其徒属。安寿知势穷迫，遂率部落一千家，赴军款附。时顺弟崇又封彭城郡公，封顺河间郡公。明年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行西夏州事、安平郡公。十六年，拜大将军，出为荆州总管、山南道五十二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孝闵帝践祚，拜少师，进位柱国。其年薨。

豆卢宁字永安，昌黎徒何人。其先本姓慕容氏，前燕之支庶也。高祖胜，以燕。皇始初，归魏，授长乐郡守，赐姓豆卢氏，或云避难改焉。父长，柔玄镇将，有威重，见称于时。武成初，以宁著勋，追赠柱国大将军、少保、涪陵郡公。宁少骁果，有志气，身长八尺，美容仪，善骑射。永安中，以别将随尔朱天光入关，加授都督。又以破万俟丑奴功，赐爵灵寿县男。尝与梁企定遇于平凉川，相与肄射。乃于百步悬莎草以射之，七发五中。定服其能，赠遗甚厚。天光败后，侯莫陈悦反，太祖讨悦，宁与李弼率众归太祖。

魏孝武西迁，以奉迎勋，封河阳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大统元年，除前将军，进爵为侯，增邑三百户。迁显州刺史、显州大中正。寻拜抚军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五百户。授镇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从太祖擒窦泰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除武卫大将军，兼大都督。寻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增邑八百户。拜北华州刺史，在州未几，以廉平著称。加散骑常侍。七年，从于谨破稽胡帅刘平伏于上郡。及梁企定反，以宁为军司，监陇右诸军事。贼平，进位侍中、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九年，从太祖迎高种密，与东魏战于邙山，迁左卫将军，进爵范阳郡公，增邑四百户。十六年，拜大将军。羌帅傍乞铁忽及郑五丑等反叛，宁率众讨平之。魏恭帝二年，改封武阳郡公，迁尚书右仆射。梁将王琳遣其将侯方儿、潘纯陁寇江陵，宁与蔡佑、郑永等讨之，方儿等遁走。三年，武兴氐及固查氐魏大王等，相应反叛宁复讨平之。孝闵帝践祚，授柱国大将军。武成初，出为同州刺史。复督诸军讨稽胡郝阿保、刘桑德等，破之。军还，迁大司寇，进封楚国公，邑万户，别食盐亭县一千户，收其租赋。保定四年，授岐州刺史。属大兵东讨，宁舆疾从军。五年，薨于同州，是年六十六。赠太保、同鄜等十州诸军事、同州刺史。谥曰昭。

初宁未有子，养弟永恩子勣。及生子赞，亲属皆请赞为嗣。宁曰："兄弟之子，犹子也，吾何择焉。"遂以勣为世子。世以此称之。及宁薨，勣袭爵，少历显位，大象末，上柱国、利州总管。赞以宁勋建德初，赐爵华阳县侯。累迁开府仪同大将军、进爵武阳郡公。

永恩少有识度，为时辈所称。初随宁事侯莫陈悦，后与宁俱归太祖，授殄寇将军。以迎魏孝武功，封新兴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屡逢征讨，皆有功，拜陇骧将军、中散大夫。大统八年，除直寝、右亲信都督，寻转都督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十六年，拜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魏废帝元年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二年，出为成州刺史。魏恭帝元年，进爵龙来县侯。三年，大将军、安政公史宁随突厥可汗入吐谷浑，令永恩率骑五千镇河、鄯二州，以为边防。孝闵帝践祚，授鄯州陈刺史，改封沃野县公，增邑一千户。寻转陇右总管府长史。武成元年，迁都督利沙文三州诸军事、利州刺史。时文州蛮叛，永恩率兵击破之。保定元年，入为司会中大夫。二年，复出为陇右总管府长史。宁以佐命元勋封楚国公，请以先封武阳郡三千户益沃野之封，诏许焉。又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户。寻卒官，年四十八。赠少保、幽冀等五州诸军事，幽州刺史。谥曰敬。子通嗣。

宇文贵字永贵，其先昌黎大棘人也。徙居夏州。父莫豆干。保定中，以贵著勋，追赠柱国大将军、少傅、夏州刺史、安平郡公。贵母初孕贵，梦有老人抱一儿授之曰："赐尔是子，俾寿且贵。"及生，形类所梦，故以永贵字之。

贵少从师受学，尝辍书欢曰："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，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！"正光末，破六汗拔陵围夏州，刺史源子雍婴城固守，以贵为统军救之。前后数十战，军中咸服其勇。后送子雍还，贼帅叱干麒麟、薛宗礼等处处屯聚，出兵邀截，贵每奋击，辄破之。除武骑常侍。又从子雍讨葛荣，军败奔邺，为荣所围。贼屡来攻，贵每缒而出战，贼莫敢当其锋。然凶徒实繁，围久不解。贵乃于地道潜出，北见尔朱荣，陈贼兵势，荣深纳之。因从荣擒葛荣于滏口，加别将。又从元天穆平邢杲，转都督。元颢入洛，贵率乡兵从尔朱荣焚河桥，力战有功。加征虏将军，封革融县侯，邑

一千户。除郢州刺史，入为武卫将军、关内大都督。

从魏孝武西迁，进爵化政郡公。大统初，迁右卫将军。贵善骑射，有将率才。太祖又以宗室，甚亲委之。三年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与独孤信入洛阳。

东魏颍州刺史贺若统据颍川来降，东魏遣其将尧雄、赵育、是云宝率众二万来攻颍。贵自洛阳率步骑二千救之，军次阳翟。雄等已度马桥，去颍川三十里，东魏行台任祥又率众四万余，与雄合。诸将咸以彼众我寡，不可争锋。贵曰："兵机倚伏，固不可以常理论。古人能以寡制众者，皆由预睹成败，决必然之策耳。吾虽闇于成事，然谓进与贺若合势，为计之上者。请为诸军说之。尧雄等必以为颍川孤危，势非其敌，又谓吾寡弱独进，若悉力以攻颍，必指掌可破。既陷颍川，便与任祥军合，同恶相济，为害更甚。吾今屯兵阳翟，便是入其数内。若贺若一陷，吾辈坐此何为。进据颍川，有城可守。雄见吾入城，出其不意，进则狐疑，退则不可。然后与诸军尽力击之，何往不克。愿勿疑也。"遂入颍川。雄等稍前，贵率千人背北为陈，与雄合战，贵马中流矢，乃短兵步斗。士众用命。雄大败轻走，赵育于陈降，获其辎重，俘万余人，尽放令还。任祥闻雄败，遂不敢进。寻而仪同怡峰率骑五百赴贵，贵乘胜逼祥。祥退保宛陵，追及之。会日暝，结陈相持。明旦合战，俘斩甚多。祥军既败，是云宝亦降。师还。魏文帝在天游园，以金卮置侯上，命公卿射中者，即以赐之。贵一发而中。帝笑曰："由基之妙，正当尔耳。"进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历夏岐二州刺史。十六年，迁中外府左长史，进位大将军。

宕昌王梁弥定为宗人獠甘所逐，来奔。又有羌酋傍乞铁忽因梁反定反后，据有渠株川，拥种类数千家，与渭州民郑五丑扇惑诸羌同反，凭险置札栅者十余所。太祖令贵与豆卢宁、史宁讨之。贵等擒斩铁忽及五丑。史宁又别击獠甘，破之，乃纳弥定。并于渠株川置岷州。朝廷美其功，遂于栗坂立碑，以纪其绩。

魏废帝初，出为岐州刺史。二年，授大都督、兴西盖等六州诸军事、兴州刺史。先是兴州氐反，自贵至州，人情稍定。贵表请于梁州置屯田，数州丰足。三年，诏贵代尉迟迥镇蜀。时隆州人开府李光赐反于盐亭，与其党帛玉成、寇食堂、谯淹、蒲皓、马术等攻围隆州。州人李祐亦聚众反，开府张遁举兵应之。贵乃命开府叱奴兴救隆州，又令开府成亚击祐及遁。势蹙遂降，执送京师。除都督益潼等八州诸军事、益州刺史，就加小司徒。先是蜀人多劫盗，贵乃召任侠杰健者，署为游军二十四部，令其督捕，由是颇息。

孝闵帝践阼，进位柱国，拜御正中大夫。武成初，与贺兰祥讨吐谷浑。军还，进封许国公，邑万户。旧爵迴封一子。迁大司空，治小冢宰，历大司徒，迁太保。

贵好音乐，耽弈棋，留连不倦。然好施爱士，时人颇以此称之。保定之末，使突厥迎皇后。天和二年，还至张掖，薨。赠太傅，谥曰穆。

子善嗣。历位开府仪同三司、大将军、柱国、洛州刺史。以罪免，寻复本官，除大宗伯。大象末，进位上柱国。善弟忻，少以父军功赐爵化政郡公。骁勇绝伦，有将帅才略。大象末，位至上柱国，进封英国公。忻弟恺，少好学，颇解属文，杂艺多通，尤精巧思。亦以父军功赐爵双泉县伯。寻袭祖爵安平郡公。起家右侍上士，稍迁御正中大夫。保定中，位至上开府。

是云宝，赵育既至，初并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宝后累迁至大将军、都督凉甘瓜州诸军、凉州刺史，赐爵洞城郡公。世宗时，吐谷浑侵逼凉州，宝与战不利，遂殁于阵。

杨忠，弘农华阴人也。小名奴奴。高祖元寿，魏初，为武川镇司马，因家于神武树颓焉。祖烈，龙骧将军、太原郡守。父祯，以军功除建远将军。属魏末丧乱，避地中山，结义徒以讨鲜于修礼，遂死之。保定中，以忠勋追赠柱国大将军、少保、兴城郡公。忠美髭髯，身长七尺八寸，状貌环伟，武艺绝伦，识量沉深，有将帅之略。年十八，客游泰山。会梁兵攻郡，陷之，遂被执至江左。在梁五年，从北海王颢入洛，除直閤将军。颢败，尔朱度律召为帐下统军。及尔朱兆以轻骑自并州入洛阳，忠时预焉。赐爵昌县伯，拜都督，又别封小黄县伯。从独孤信破梁下差戍，平南阳，并有功。

及齐神武举兵内侮，忠时随信在洛，遂从魏孝武西迁，进爵为侯。仍从平潼关，破回洛城。除安西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。东魏荆州刺史辛纂据穰城，忠从独孤信讨之，纂战败退走。信令忠与都

督康洛儿、元长生为前驱，驰至其城，叱门者曰：“今大军已至，城中有应，尔等求活，何不避走！”门者尽散。忠与洛儿、长生乘城而入，弯弓大呼，纂兵卫百余人莫之敢御，斩纂以徇，城中慑服。居半岁，以东魏之逼，与信奔梁。梁武帝深奇之，以为大德主帅、关外侯。

大统三年，与信俱归阙。太祖召居帐下。尝从太祖狩于龙门，忠独当一猛兽，左挟其腰，右拔其舌。太祖壮之。北台谓猛兽为“揜于”，因以字之。从擒窦泰，破沙苑。迁征西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进爵襄城县公。河桥之役，忠与壮士五人力战守桥，敌人遂不敢进。以功除左光禄大夫、云州刺史，兼大都督。又与李远破黑水稽胡，并与怡峰解玉壁围，转洛州刺史。邙山之战，先登陷陈。除大都督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追封母盖氏为北海郡君。寻除都督朔燕显尉四州诸军事、朔州刺史，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及东魏围颍川，蛮帅日柱清据险为乱，忠率兵讨平之。

时侯景渡江，梁武丧败，其西义阳郡守马伯符以下溠城降。朝廷因之，将经略汉、沔，乃授忠都督三荆二襄二广南雍平信随江二郢淅十五州诸军事，镇穰城。以伯符为乡导，攻梁齐兴郡及昌州，皆克之。梁雍州刺史、岳阳王萧詧虽称藩附，而尚有贰心。忠自樊城观兵于汉滨，易旗递进，实骑二千，詧登楼望之，以为三万也，惧而服焉。

梁司州刺史柳仲礼留其长史马岫守安陆，自率兵骑一万寇襄阳。初，梁竟陵郡守孙暠以其郡来附，太祖命大都督符贵往镇之。及仲礼至，暠乃执贵以降。仲礼又进遣其将王叔孙与暠同守。太祖怒，乃令忠帅众南伐。攻梁随郡，克之，获其守将桓和。所过城戍，望风请服。忠乃围安陆。仲礼闻随郡陷，恐安陆不守，遂驰归赴援。诸将恐仲礼至则安陆难下，请急攻之。忠曰：“攻守势殊，未可卒拔。若引日劳师，表裹受敌，非计也。南人多习水军，不闲野战。仲礼回师在近路，吾出其不意，以奇兵袭之，彼怠我奋，一举必克，则安陆不攻自拔，诸城可传檄而定也。”于是选骑二千，衔枚夜进，遇仲礼于淙头。忠亲自陷陈，擒仲礼，悉俘其众。马岫以安陆降，王叔孙斩孙暠，以竟陵降，皆如忠所策。梁元帝遣使送子方略为质，并送载书，请魏以石城为限，梁以安陆为界。乃旋师。进爵陈留郡公。

十七年，梁元帝逼其兄邵陵王纶。纶北度，与其前西陵郡守羊思达要随、陆土豪段珍宝、夏侯珍洽，合谋送质于齐，欲来寇掠。汝南城主李素，纶故吏也，开门纳焉。梁元帝密报太祖，太祖乃遣忠督众讨之。诘旦陵城，日昃而克。擒萧纶，数其罪而杀之；并获其安乐侯昉，亦杀之。初，忠之擒柳仲礼，遇之甚厚。仲礼至京师，乃谮忠于太祖，言其在军大取金宝珍玩等。太祖欲复按之，惜其功高，乃出忠。忠忿恚，悔不杀仲礼。故至此获纶等，并加戮焉。忠间岁再举，尽定汉东之地。宽以御众，甚得新附之心。

魏恭帝初，赐姓普六如氏，行同州事。及于谨伐江陵，忠为前军，屯江津，遏其走路。梁人束刃于象鼻以战，忠射之，二象反走。及江陵平，朝廷立萧詧为梁王令忠镇穰城以为掎角之势。别讨沔曲诸蛮，皆克之。

孝闵帝践祚，入为小宗伯。齐人寇东境，忠出镇蒲坂，及司马消难请降，忠于柱国达奚武援之。于是共率骑士五千，人兼马一疋，从间道驰入齐境五百里。前后遣三使报消难而皆不反命。去豫州三十里，武疑有变，欲还。忠曰：“有进死，无退生。”独以千骑夜趋城下，四面峭绝，徒闻击柝之声。武亲来，麾数百骑以西。忠勒余骑不动，候门开而入，乃驰遣召武。时齐镇城伏敬远勒甲士二千人据东陴，举烽严警。武惮之，不欲保城，乃多取财帛，以消难及其属先归。忠以三千骑为殿，到洛南，皆解鞍而卧。齐众来追，至洛北。忠谓将士曰：“但饱食，今在死地，贼必不敢渡水当吾锋。”齐兵阳若渡水，忠驰将击之，齐兵不敢逼，遂徐引而还。武欢曰：“达奚武自是天下健儿，今日服矣！”进住位国大将军。武成元年，进封随国公，邑万户，别食竟陵县一千户，收其租赋。寻治御正中大夫。

保定二年，迁大司空。时朝议将与突厥伐齐，公卿咸曰：“齐氏地半天下，国富兵强，墨围北入并州，极为险阻，且大将斛律明月未易可当。今欲探其巢窟，非十万不可。”忠独曰：“师克在和不在众，万骑足矣。明月竖子，亦何能为。”三年，乃以忠为元帅，大将军杨纂、李穆、王杰、尔朱敏

及开府元寿、田弘、慕容延等十余人皆隶焉。又令达奚武帅步骑三万，自南道而进，期会晋阳。忠乃留敏据什贲，游兵河上。忠出武川，过故宅，祭先人，飨将士，席卷二十余镇。齐人守陉岭之隘，忠纵奇兵奋击，大破之。又留杨纂屯灵丘为后拒。突厥木汗可汗控地头可汗、步虽可汗等，以十万骑来会。四年正月朔，攻晋阳。是时大雪数旬，风寒惨烈，齐人乃悉其精锐，鼓噪而出。突厥震骇，引上西山不肯战。众皆失色。忠令其众曰："事势在天，无以众寡为意。"乃率七百人步战，死者十四五。以武后期不至，乃班师。齐人亦不敢逼。突厥于是纵兵大掠，自晋阳至栾城七百余里，人畜无孑遗，俘斩甚众。高祖遣使迎劳忠于夏州。及至京师，厚加宴赐。高祖将以忠为太傅，晋公护以其不附己，难之，乃拜总管泾幽灵云盐显六州诸军事、泾州刺史。是岁，大军又东伐，晋公护出洛阳，令忠出沃野以应接突厥。时军粮既少，诸将忧之，而计无所出。忠曰："当权以济事耳。"乃招诱稽胡诸首领，咸令在坐。使王杰盛军容，鸣鼓而至。忠阳怪而问之。杰曰："大冢宰已平洛阳，天子闻银、夏之间生胡扰动，故使杰就公讨之。"又令突厥使者驰至而告曰："可汗更入并州，留兵马十余万在长城下，故遣问公，若有稽胡不服，欲来共公破之。"坐者皆惧，忠慰喻而遣之。于是诸胡相率归命，馈输填积。属晋公护先退，忠亦罢兵还镇。又以政绩可称，诏赐钱三十万、布五百疋、谷二千斗。天和三年，以疾还京。高祖及晋公护屡临视焉。寻薨，年六十二，赠太保、同朔等十三州诸军事、同州刺史，本官如故。谥曰桓。子坚嗣。

弟整，建德中，开府、陈留郡公，从高祖平齐，殁于并州。以整死王事，诏其子智积袭其官爵。整弟惠，大象末，大宗伯、竟陵县公。惠弟嵩，以忠勋，赐爵兴城郡公，早卒。嵩弟达，亦以忠勋爵周郡公。

王雄字胡布头，太原人也。父崙以雄杰著勋，追赠柱国大将军、少傅、安康郡公。雄仪貌魁梧，少有谋略。永安末，从贺拔岳入关，除征西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魏孝武西迁，授都督，封临贞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大统初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二百户。拜武卫将军，加骠骑将军，增邑八百户，进大都督。寻拜仪同三司，增邑三百户。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出为岐州刺史。进爵武威郡公，进位大将军，行同州事。十七年，雄率军出子午谷，围梁上津、魏兴。明年，克之，以其地为东梁州。寻而复叛，又令雄讨之。魏恭帝元年，赐姓可频氏。孝闵帝践祚，授少傅，增邑二千户，进位柱国大将军。武成初，进封庸国公，邑万户。寻出为泾州总管诸军事、泾州刺史。

保定四年，从晋公护东征。雄在涂遇病，乃自力而进。至邙山，与齐将斛律明月接战。雄驰马冲之，杀三人，明月退走，雄追之。明月左右皆散，矢又尽，惟余一奴一矢在焉。雄按矟不及明月者丈余，曰："惜尔不杀得，但任尔见天子。"明月乃射雄，中额，抱马退走，到营而薨。时年五十八。赠使持节、太保、同华等二十州诸军事、同州刺史，谥曰忠。子谦嗣，自有传。

史臣曰：太祖接丧乱之际，乘战争之余，发迹平凉，抚征关右。于时外虞孔炽，内难方殷，羽檄交驰，戎轩屡驾。终能荡清逋孽，克固鸿基。虽禀算于庙谟，实责成于将帅。达奚武等并兼资勇略，咸会风云。或效绩中权，或立功方面，均分休戚，同济艰难。可谓国之爪牙，朝之御侮者也。而武协规太祖，得隽小间，周瑜赤壁之谋，贾诩乌巢之策，何能以尚。一言兴邦，斯近之矣。

周书卷二○　列传第一二

王盟　贺兰祥　尉迟纲　叱列伏龟　阎庆

王盟字子仵，明德皇后之兄也。其先乐浪人。六世祖波，前燕太宰。祖珍，魏黄门侍郎，赠并州刺史、乐浪公。父罴，伏波将军，以良家子镇武川，因家焉。

魏正光中，破六汗拔陵攻陷诸镇，盟亦为其所拥。拔陵破后，流寓中山。孝昌初，除积射将军，从萧宝夤西征。宝夤僭逆，盟遂逃匿民间，以观其变。及尔朱天光入关，盟出从之。随贺拔岳为前锋，擒万俟丑奴，平秦陇，常先登力战。拜征西将军、平秦郡守。太祖将讨侯莫陈悦，征盟赴原州以为留后大都督，镇高平。悦平，除原州刺史。

魏孝武至长安，封魏昌县公，邑一千户。大统初，复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三年，征拜司空，寻转司徒。迎魏文帝悼后于茹茹。加侍中，迁太尉。魏文帝东征，以留后大都督行雍州事，节

度关中诸军。赵青雀之乱，盟与开府李讳辅魏太子出顿渭北。事平，进爵长乐郡公，增邑并前二千户，赐姓拓王氏。东魏侵汾川，围玉壁，盟以左军大都督守蒲坂。军还，迁太保。九年，进位太傅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

盟姿度弘雅，仁而泛爱。虽位居师傅，礼冠群后，而谦自处，未尝以势位骄人。魏文帝甚尊重之。及有疾，数幸其弟，亲问所欲。其见礼如此。大统十一年，薨，赠本官，谥曰孝定。

子励，字丑兴，性忠果，有才干。年十七，从太祖入关，及太祖平秦陇，定关中，励常侍从。太祖尝谓之曰："为将，坐见成败者上也，被坚执锐者次也。"励曰："意欲兼之。"太祖大笑。寻拜平东将军、散骑常侍，赐爵梁甫县公。大统初，为千牛备身直长、领左右，出入卧内，小心谨肃。魏文帝尝曰："王励可谓不二心之臣也。"沙苑之役，励以都督领禁兵从太祖，励居左翼，与帐下数十人用短兵接战，当其前者，死伤甚众。励亦被伤重，遂卒于行间，时年二十六。太祖深悼焉。赠使持节、太尉、领尚书令、十州诸军事、雍州刺史，追封咸阳郡公，谥曰忠武。子弼袭爵。尚魏安乐公主，官至抚军将军、大都督、通直散骑常侍。

励弟懋，字小兴。盟之西征，以懋尚幼，留在山东。永安中，始入关，与盟相见，遂从征伐。大统初，赐爵安平县子，授杨烈将军。从盟迎魏悼后还，拜城门校尉。魏文帝东征，以抚军将军兼太子左率，留守。俄转右率。历尚食典御、领左右、武卫将军。录前后功，进爵为公，增邑千户，迁右卫将军。于时疆埸交兵，未申丧纪，服齐斩者，并墨缞从事。及盟薨，懋上表辞位，乞终丧制。魏文帝不许。累迁大都督、散骑常侍、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侍中、左卫将军、领军将军。懋性温和，小心敬慎。宿卫宫禁，十有余年，勤恪当官，未尝有过。魏文帝甚嘉之。废帝二年，除南岐州刺史，进爵安宁郡公，增邑并前二千户。魏恭帝二年，迁大将军、大都督。后拜小司寇。卒于官。子悦嗣。官至大将军、同州刺史，改封济南郡公。

盟兄子显，幼而敏悟，沉静少言。初为太祖帐内都督，累迁奉车都尉、宁朔将军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燕朔显尉四州诸军事、燕州刺史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光禄卿、凤州刺史，赐爵洛邑县公，进位大将军，卒。子谊嗣。

谊倜傥有大志，深为高祖所亲委。少历显职，见重于时。位至柱国、平阳郡公。宣帝即位，进封杨国公，拜大司空。大象末，襄州总管、上柱国。

贺兰祥字盛乐。其先与魏俱起，有纥伏者，为贺兰莫何弗，因以为氏。其后有以良家子镇武川者，遂家焉。父初真，少知名，为乡闾所重。尚太祖姊建安长公主。保定二年，追赠太傅、柱国、常山郡公。

祥年十一而孤，居丧合礼。长于舅氏，特为太祖所爱。虽在戎旅，常博延儒士，教以书传。太祖初入关，祥与晋公护俱在晋阳，后乃遣使迎致之，语在护传。年十七，解褐奉朝请，加威烈将军。祥少有胆气，志在立功。寻擢补都督，恒在帐下。从平侯莫陈悦，又迎魏孝武。以前后功，封抚夷县伯，邑五百户。仍从击潼关，获东魏将薛长孺。又攻回洛城，拔之。还，拜左右直长，进爵为公，增邑并前一千三百户。大统三年，从仪同于谨攻杨氏壁，祥先登，克之。迁右卫将军，加持节、征虏将军。沙苑之役，诏祥留卫京师。后以留守功，增邑八百户。寻除镇西将军。四年，魏文帝东伐，祥领军从战河桥，以功加使持节、大都督。八年，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九年，从太祖与东魏战于邙山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。

十四年，除都督三荆南襄南雍平信江随二郢淅十二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进爵博陵群公。先是，祥尝行荆州事，虽未期月，颇有惠政，至是重往，百姓安之。由是汉南流民，襁负而至者日有千数。远近蛮夷，莫不款附。祥随机抚纳，咸得其欢心。时盛夏亢阳，祥乃亲巡境内，观政得失。见有发掘古冢，暴露骸骨者，乃谓守令曰："此岂仁者之为政耶。"于是命所在收葬之，即日澍雨。是岁，大有年。州境先多古墓，其俗好行发掘，至是遂息。

祥虽太祖密戚，性甚清素。州境南接襄阳，西通岷蜀，物产所出，多诸珍异。时既与梁通好，行李往来，公私赠遗，一无所受。梁雍州刺史、岳阳王萧詧，钦其节俭，乃以竹屏风、絺綌之属及以经史赠之。祥难违其意，取而付诸所司。太祖后闻之，并以赐祥。寻被征还。

十六年，拜大将军。太祖以泾渭溉灌之处，渠堰废毁，乃命祥修造富平堰，开渠引水，东注于洛。功用既毕，民获其利。魏废帝二年，行华州事。后改华州为同州，仍以祥为刺史。寻拜尚书左仆射。六官建，授小司马。孝闵践祚，进位柱国，迁大司马。时晋公护执政，祥与护中表，少相亲爱，军国之事，护皆与祥参谋。及诛赵贵，废孝闵帝，祥有力焉。

武成初，吐谷浑侵凉州，诏祥与宇文贵总兵讨之。祥乃遣其军司檄吐谷浑曰："夫二气既分，三才定位，树之以君，本为黔首，岂使悖义违道，肆于民上？昔魏氏不纲，群方幅裂，豺狼横噬，龟玉已毁，喁喁黔黎，咸坠涂炭。我先皇神武应期，一匡天下，东戡南剪，无思不服。天鉴有周，世笃英圣，遂廓洪基，奄荒万寓。固则神皋西岳，险则百二犹在。卿士师师，群后率职。故知三灵之所眷集，四隩之所来苏也。彼国世在西垂，作藩于魏。值中原政乱，遂阻皇风，首鼠两端，伺我边隙。先皇含垢藏疾，仍存聘享，欲睦之以邻好，申之以婚姻。彼国苞藏祸心，屡违盟约，外结仇仇自贻近患，是故往年致突厥之师也。是尔迄今，蜂虿弥毒，入我姑臧，俘我河县，芟夷我菽麦，虔刘我苍生。我皇武以止戈，文以怀远，德覃四海，化溢八荒。以彼恶稔祸盈，故命龚行九伐。武臣猛将，天张雷动，皆六郡良家，三秦精锐，挥戈擐甲，同萃龙沙。柱国、博陵公祥，贵戚重望，乃文乃武，受脤庙堂，元戎启路；太傅、燕国公于谨，英猷不世，应变无穷，仗旄指麾，为其谋主；柱国、化政公贵，早播威声，奇正兼设，直取龙涸，济自南河。突厥与国睦亲，同耻反道，驱引弓之民，总穹卢之众，解鞍成山，云蒸雾合。往岁王师西伐，成都不守；桴鼓南临，江陵底定。凿空万里，廓地千都，荒服畏威，膜拜厥角。成败之机，较然可见。若能转祸为福，深识事宜，君臣相率，与榇稽颡，则爵等显除，永蕃西服；如其徘徊危邦，觊延时漏，复宇湮祀，良助寒心。幸思嘉谋，以图去就。"

遂与吐浑广定王、钟留王等战，破之。同拔其洮阳、洪和二城，以其地为洮州。抚安西土，振旅而还。进封凉国公，邑万户。保定四年薨，年四十八。赠使持节、太师、同岐等十二州诸军事、同州刺史。谥曰景。

有七子，敬让璨师宽知名。敬少历显职，封化隆县侯。后袭爵凉国公，位至柱国大将军、华州刺史。让，大将军、鄜州刺史、河东郡公。璨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宜阳县公。建德五年，从高祖于并州，战殁，赠上大将军，追封清都郡公。师，尚世宗女，位至上仪同大将军、幽州刺史、博陵郡公。宽，开府仪同大将军、武始郡公。祥弟隆，大将军、襄乐县公。隋文帝与祥有旧，开皇初，追赠上柱国。

尉迟纲字婆罗，蜀国公迥之弟也。少孤，与兄迥依托舅氏。太祖西讨关陇，迥、纲与母昌乐大长公主留于晋阳，后方入关。从太祖征伐，常陪侍帷幄，出入卧内。后以迎魏孝武功，拜殿中将军。大统元年，授帐内都督，从仪同李讳讨曹泥，破之。又从破窦泰。以功封广宗县伯，邑五百户。仍从复弘农，克河北郡，战沙苑，皆有功。

纲骁果有膂力，善骑射。太祖甚宠之，委以心膂。河桥之战，太祖马中流矢，因而惊奔。纲与李穆等左右力战，众皆披靡，太祖方得乘马。以前后功，增邑八百户，进爵为公，仍拜平远将军、步兵校尉。八年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、太之武卫率、前将军，转帅都督。东魏围玉壁，纲从太祖救之。九年春，太祖复与东魏战于邙山，大军不利，人心离解。纲励将士，尽心翊卫。迁大都督。十四年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，增邑三百户。俄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进爵昌平郡公。十七年，出为华州刺史。魏废帝二年，拜大将军，兼领军将军。及帝有异谋，言颇漏泄。太祖以纲职典禁旅，使密为之备。俄而帝废，立齐王，仍以纲为中领军，总宿卫。

纲兄迥率众伐蜀，纲从太祖送之于城西，见一走兔，太祖命纲射之。誓曰："若获此兔，必当破蜀。"俄而纲获兔而反。太祖喜曰："事平之日，当赏汝佳口。"及克蜀，赐纲侍婢二人。又常从太祖北狩云阳，值五鹿俱起，纲获其三。每从游宴，太祖以珍异之物令诸功臣射而取之，纲所获辄多。

孝闵帝践祚，纲以亲戚掌禁兵，除小司马。又与晋公护废帝，语在护传。世宗即位，进位柱国大将军。武成元年，进封吴国公，邑万户，除泾州总管、五州十一防诸军事、泾州刺史。是岁，大长公主薨于京师，纲去职。寻起复本官。保定元年，拜少傅。俄而授大司空。二年，出为陕州总管、

七州十三防诸军事、陕州刺史。四年，晋公护东讨，乃配纲甲士，留镇京师。纲以天子在宫，必无内虑，乃请出外，顿于咸阳。大军还，纲复归镇。天和二年，以纲政绩可称，赐帛千段、谷六千斛、钱二十万，增邑四百户。陈公纯等以皇后阿史那氏自突厥将入塞，诏征纲与大将军王杰率众迎卫于境首。三年，追论河桥之功，封一子县公，邑一千户。四年五月，薨于京师，时年五十三。赠太保、十二州诸军事、同州刺史。谥曰武。

第三子安，以嫡嗣。大象末，位至柱国。安兄运，别有传。运弟勤，少历显位。大象末，青州总管。起兵应伯父迥，事在迥传。安弟敬，尚世宗女河南公主，位至仪同三司。

叱列伏龟字摩头陁，代郡西部人也。世为部落大人。魏初入附，遂世为第一领民酋长。至龟，容貌环伟，腰带十围，进止详雅，兼有武艺。嗣父业，复为领民酋长。

魏正光五年，广阳王深北征，请龟为宁朔将军，委以帐内兵事。寻除善无郡守。孝昌三年，又除别将，从长孙稚西征。以战功，累迁征西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后还洛，授都督，遂为齐神武所宠任，加授大都督。沙苑之败，随例来降。太祖以其豪门，解缚礼之。仍以邵惠公女妻之。大统四年，封长乐县公，邑一千户，自此常从太祖征讨，极有战功。八年，出为北雍州刺史，加大都督。寻进位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十四年，征拜侍中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除恒州刺史，增邑通前一千四百户。十七年，卒。子椿嗣。

椿字千年。世宗时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寻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永世县公，邑一千二百户。保定二年，授幽州刺史。天和初，除左宫伯，进位大将军。

阎庆字仁庆，河南河阴人也。曾祖善，仕魏，历龙骧将军、云州镇将，因家于云州之盛乐郡。祖提，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敦煌镇都大将。父进，有谋略，勇冠当时。正光中，拜龙骧将军。属卫可孤作乱，攻围盛乐。进率众拒守，县历三载，昼夜交战，未尝休息，以少击众，城竟获全。以功拜盛乐郡守。

庆幼聪敏，重然诺，风仪端肃，望之俨然。及卫可孤侵逼盛乐，庆随父固守，颇有力焉。拜别将，稍迁轻车将军。加给事中。后以军功，拜步兵校尉、中坚将军。

既而齐神武举兵入洛，魏孝武西迁，庆谓所亲曰："高欢跋扈，将有篡逆之谋，岂可苟安目前，受其控制也！"遂以大统三年，自宜阳归阙。太祖谓庆曰："高欢逆乱，宇内分崩，群盗竞兴，人皆徇己。卿遂能尽忠贞之节，重君臣之义，背逆归顺，舍危就安，虽古人所称，何以加也。"即拜中坚将军、奉车都尉。河桥之役，以功拜前将军、太中大夫，迁后将军。封安次县子，邑四百户。及邙山之战，先登陷陈。拜抚军将军、大都督，进爵为伯，增邑五百户。

庆善于绥抚，士卒未休，未尝先舍，故能尽其死力，屡展勋劳。累迁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云州大中正，加侍中，赐姓大野氏。

孝闵帝践祚，出为河州刺史。进爵石保县公，增邑千户。州居河外，地接戎夷。庆留心抚纳，颇称简惠。就拜大将军，进爵大安郡公，邑户如旧。入为小司空，除云州刺史，转宁州刺史。庆性宽和，不苛察，百性悦之。天和六年，进位柱国。

晋公护母，庆之姑也。护虽擅朝，而庆未尝阿附。及护诛，高祖以此重之。乃诏庆弟十二子毗堂帝女清都公主。庆虽位望隆重，婚连帝室，常以谦慎自守，时人以此称之。建德二年，抗表致仕，优诏许焉。庆既衰老，恒婴沉痼。宣帝以其先朝耆旧，特异常伦，乃诏静帝至第问疾，赐而布帛千段。医药所须，令有司供给。大象二年，拜上柱画。隋文帝践极，又令皇太子就第问疾，仍供医药之费。开皇二年薨，时年七十七。赠司空、荆谯淅湖沣广蒙七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谥曰成。

长子常，先庆卒。次子稚嗣。大象末，位至大将军。

史臣曰：中阳御历，沛邑多封侯；白水配天，南阳皆贵戚。是知阶缘近属，以取宠荣，其来尚矣。王盟等始以亲党升朝，终以才能进达，勤宣运始，位列周行。实参迹于功臣，盖弗由于恩泽也。

周书卷二一　列传第一三

尉迟迥　王谦　司马消难

尉迟迥字薄居罗，代人也。其先，魏之别种，号尉迟部，因而姓焉。父俟兜，性弘裕，有鉴识，尚太祖姊昌乐大长公主，生迥及纲。俟兜病且卒，呼二子，抚其首曰："汝等并有贵相，但恨吾不见尔，各宜勉之。"

迥少聪敏，美容仪。及长，有大志，好施爱士。稍迁大丞相帐内都督。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从太祖复弘农，破沙苑，皆有功。累迁尚书左仆射，兼领军将军。迥通敏有干能，虽任兼文武，颇允时望。太祖以此深委仗焉。后拜大将军。

侯景之渡江，梁元帝时镇江陵，既以内难方殷，请修邻好。其弟武陵王纪，在蜀称帝，率众东下，将攻之。梁元帝大惧，乃移书请救，又请伐蜀。太祖曰："蜀可图矣。取蜀制胜，在此一举。"乃与群公会议、诸将多有异同。唯迥以为纪既尽锐东下，蜀必空虚，王师临之，必有征无战。太祖深以为然，谓迥曰："伐蜀之事，一以委汝，计将安出？"迥曰："蜀与中国隔绝百有余年，恃其山川险阻，不虞我师之至。宜以精甲锐骑，星夜袭之。平路则倍道兼行，险途则缓兵渐进，出其不意，冲其腹心。蜀人既骇官军之临速，必望风不守矣。"于是乃令迥督开府元珍、乙弗亚、万俟吕陵始、叱奴兴、綦连、宇文升等六军，甲士一万二千，骑万疋，伐蜀。以魏废帝二年春，自散关由固道出白马、趣晋寿，开平林旧道。前军临剑阁，纪安州刺史乐广，以州先降。纪梁州刺史杨乾运时镇潼州，又降。六月，迥至潼州，大飨将士，引之而西。纪益州刺史萧伪不敢战，遂婴城自守。进军围之。初，纪至巴郡，闻迥来侵，遣谯淹回师，为伪外援。迥分遣元珍、乙弗亚等以轻骑破之，遂降。伪为前后战数十合，皆为迥所破。伪与纪子宜都王肃，及其文武官属，诣军门请见，迥以礼接之。其吏人等，各令复业。唯收僮隶及储积以赏将士。号令严肃，军无私焉。诏迥为大都督、益潼等十八州诸军事、益州刺史。以平蜀功，封一子为公。自剑阁以南，得承制封拜及黜陟。迥乃明赏罚，布恩威，绥缉新邦，经略未附，夷夏怀而归之。

迥性至孝，色养不怠。身虽在外，所得四时甘脆，必先荐奉，然后敢尝。大长公主年高多病，迥往在京师，每退朝参候起居，忧悴形于容色。大长公主每为之和颜进食，以宁迥心。太祖知其至性，徵迥入朝，以慰其母意。遣大鸿胪郊劳，仍赐迥衮冕之服。蜀人思之，立碑颂德。孝闵践祚，进位柱国大将军。又以迥有平蜀之功，同霍去病冠军之义，封宁蜀公。进蜀公，爵邑万户。

宣帝即位，以迥为大前疑，出为相州总管。宣帝崩，隋文帝辅政，以迥望位夙重，惧为异图，乃令迥子魏安公惇齐诏书以会葬徵迥。寻以郧公韦孝宽代之为总管。迥以隋文帝当权，将图纂夺，遂谋举兵，留惇而不受代。隋文帝又使候正破六汗裒诣迥喻旨，密与总管府长史晋昶等书，令为之备。迥闻之，杀长史及裒，乃集文武士庶，登城北楼而令之曰："杨坚以凡庸之才，藉后父之势，挟幼主而令天下，威福自己，赏罚无章，不臣之迹，暴于行路。吾居将相，与国舅甥，同休共戚，义由一体。先帝处吾于此，本欲寄以安危。今欲与卿等纠合义勇，匡国庇人，进可以享荣名，退可以终臣节。卿等以为何如？"于是众咸从命，莫不感游。乃自称大总管。承制署置官司。于时赵王招已入朝，留少子在国，迥又奉以号令。迥弟子勤，时为青州总管，亦从迥，迥令管相、卫、黎、毛、名、贝、赵、冀、瀛、沧，勤所统青、胶、光莒诸州，皆从之。众数十万。荣州刺史邵公宇文胄、申州刺史李惠、东楚州刺史费也利进、东潼州刺史曹孝远，各据州以应迥。迥又北结高宝宁以通突厥；南连陈人，以割江、淮之地。

隋文帝于是徵兵讨迥，即以韦孝宽为元帅。惇率众十万入武德，军于沁东。孝宽等诸军隔水相持不进。隋文帝又遣高频驰驿督战。惇布兵二十里，麾军小却，欲待孝宽军半度击之。孝宽因其小却，鸣鼓齐进，惇大败。孝宽乘胜进至邺。迥与子惇、佑等又悉其卒十三万，陈于城南。迥别统万人，皆绿巾锦袄，号曰黄龙兵。勤率众五万，自青州赴迥，以三千骑先到，迥旧习军旅，虽老犹被甲临阵。其麾下千兵，皆关中人，为之力战。孝宽等军失利而却。邺中士女，观者如堵。高频与李询整阵，先犯观者，因其扰而乘之。迥大败遂入邺。迥走保北城，孝宽纵兵围之。李询、贺楼子干以其属先登。迥上楼，射杀数人，乃自杀。勤、惇等东走，并追获之。余众，月余皆斩之。

迥末年衰耄，惑于后妻王氏，而诸子多不睦。以开府、小御正崔达拏为长史，余委任亦多用齐人。达拏文士，无筹略，举措多失纲纪，不能有所匡救。迥自起兵至败，六十八日。

武德中，迥从孙库部员外郎耆福上表，请改葬。朝议以迥忠于周室，有诏许之。

王谦字敕万，太保雄之子也。性恭谨，无他才能。以父功，累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。孝闵践祚，治右小武伯。雄从晋公护东讨，为齐人所毙。朝议以谦父殒身行阵，特加殊宠，乃授谦柱国大将军。以情礼未终，固辞不拜。高祖手诏夺情，袭爵庸公，邑万户。从皇太子讨吐谷浑，力战有功。是时高祖东征，谦又力战，进上柱国、益州总管。

时，谦令司录贺若昂奉表诣阙。昂还，具陈京师事势。谦以世受国恩，将图匡复，遂举兵，署官司。所管益、潼、新、始、龙、邛、青、泸、戎、宁、汶、陵、遂、合、楚、资、眉、普十八州及嘉、渝、临、渠、蓬、隆、通、兴、武、庸十州之人多从之。总管长史乙弗虔、益州刺史达奚惎劝廉据险观变。隆州刺史阿史那环为谦画三策曰：“公亲率精锐，直至散关，蜀人知公有勤王之节，必当各思效命，此上策也；出兵梁、汉，以顾天下，此中策也；坐守剑南，发兵自卫，此下策也。”谦参用举中下之策。

梁睿未至大剑，谦遣兵镇始州。隋文即以睿为行军元帅，便发利、凤、文、泰、成诸州兵讨之。达奚惎、乙弗虔等众十万攻利州。闻睿至，众溃。睿乘其弊，纵兵深入。惎、虔密使诣睿，请为内应以赎罪。谦不知之，并令守成都。谦先无筹略，承藉父勋，遂居重任。初谋举兵，咸以地有江山之险，进可以立功，退可以自守。且任用多非其才。及闻睿兵奄至，惶惧，乃自率众逆战。又以惎、虔之子为左右军。行数十里，军皆叛。谦以二十骑奔新都，县令王宝斩之，传首京师。以成都降，隋文以其首谋，斩之。阿史那环亦诛。

司马消难字道融，河内温人，父子如，为齐神武佐命，位至尚书令。消难幼聪惠，微涉轻史，好自矫饰，以求名誉。起家著作郎。子如既当朝贵，消难亦爱宾客。邢子才、王元景、魏收、陆印、崔瞻等皆游其门。寻拜驸马都尉、光禄卿，出为北豫州刺史。

齐文宣末年，昏虐滋甚。消难既惧祸及，常有自全之谋，曲意抚纳，颇为百姓所附属。文宣在并，驿召其弟上党王涣，涣惧于屠害，遂斩使者东奔。数日间搜捕邺中，邺中大忧。后竟获于济州。涣之初走，朝士私相谓曰：“今上党亡叛，似赴成皋。若与司马北豫州连谋，必为国患。”此言遂达于文宣，文宣颇疑之。消难惧，密令所亲裴操间行入关请举州来附。晋公护遣达奚武、杨忠迎之，消难遂与武俱入朝。授大将军、荥阳公。从高祖东伐，迁大后丞。纳女为静帝后。寻出为交州总管。

隋文帝辅政，消难既闻蜀公迥不受代，遂欲与迥合势，亦举兵应之。以开府田广等为腹心，杀总管长史侯莫陈杲、＜□云阝＞州刺史蔡泽等四十余人。所管＜□云阝＞、随、温、应土、顺、沔、环岳九州，鲁山、甑山、沌阳、应城、平靖、武阳、上明、须水八镇，并从之。使其子冰质于陈以求援。隋文帝命襄州总管王谊为元帅，发荆襄兵以讨之。八月，消难闻谊军将至，率其麾下，归于陈。陈宣帝以为都督安赵九州八镇、车骑将军、司空、隋公。

初，杨忠之迎消难，结为兄弟，情好甚笃。隋文每以叔礼事之。及陈平，消难至京，特免死，配为乐户。经二旬放免。犹被旧恩，特蒙引见。寻卒于家。性贪淫，轻于去就。故世之言反覆者，皆引消难云。其妻高氏，齐神武之女。在邺，敬重之。后入关，便相弃薄。消难之赴邛州，留高及三子在京。高言于隋文曰：“荥阳公性多变诈，今以新宠自随，必不顾妻子，愿防虑之。”消难入陈，而高母子因此获免。

史臣曰：尉迟迥地则舅甥，职惟台衮，沐恩累弃，荷眷一时，居形胜之地，受藩维之托，颠而不扶，忧责斯在。及主威云谢，鼎业将迁，九服移心，三灵改卜，遂能志存赴蹈，投袂稍兵。忠君之勤未宣，违天之祸便及。校其心翟义、葛诞之俦欤。

周书卷二二　列传第一四

周惠达冯景杨宽兄穆　俭　柳庆子机

周惠达字怀文，章武文安人也。父信，少仕州郡，历乐乡、平舒、平成三县令，皆以廉能称。

惠达幼有志操，好读书，美容貌，进退可观，见者莫不重之。魏齐王萧宝夤为瀛州刺史，召惠达及河间冯景同在阁中，甚礼之。及宝夤还朝，惠达尝随入洛阳。领军元义势倾海内，惠达尝因宝

夤与义言论，义欢重之，于座遗惠达衣物。孝昌初，魏临淮王彧北讨，以惠达为府长流参军。及万俟丑奴等构乱，萧宝夤西征，惠达复随入关。宝夤后与贼战不利，退还，仍除雍州刺史，令惠达使洛阳。未还，而宝夤反谋闻于京师。有司以惠达是其行人，将执之。乃私驰还，至潼关，遇大使杨侃。侃谓惠达曰："萧氏逆谋已成，何为故入兽口？"惠达曰："萧王为左右所误，今往，庶其改图。"及至宝夤反形已露，不可弥缝，遂用惠达为光禄勋、中书舍人。宝夤既败，人悉逃散，唯惠达等数从之。宝夤语惠达曰："人生富贵，左右咸言尽节，及遭厄难，乃知岁寒也。"

贺拔岳获宝夤送洛，留惠达为府祭酒，给其衣马，即与参议。岳为关中大行台，以惠达为从事中郎。尝使至洛，魏孝武与惠达语及世难。惠达陈天下事势，述岳有诚节，唯以忧国定乱为事。言辞激切，帝甚嘉之。及还，具以白岳。岳曰："人生于天，受命于君，岂有利人荣禄，而不忧其祸难？卿之所奏，实获吾心。"自是更被亲礼，岳每征讨，恒命惠达居守。又转岳府属。

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悦得惠达，欲官之。惠达辞以疾，不见许，乃遁入汉阳之麦积崖。悦平，惠达归于太祖，即用秦州司马，安辑陇右。及太祖为大都督总管兵起雍，复以惠达为府司马，便委任焉。魏孝武诏太祖尚冯翊长公主，以惠达为长史，赴洛阳奉迎。至潼关，遇孝武已西，即令惠达先。太祖谓惠达曰："昔周之东迁，晋郑是依。今乘与播越，降临关右，吾虽猥当其任，而才愧昔人，卿宜戮力，共成功业，以取富贵也。"对曰："惠达宦游有年，属明公一匡之运，富贵之事，非所敢望。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天下，惠达得效其尺寸，则志愿毕矣。"

太祖为大将军、大行台，以惠达为行台尚书，大将军府司马，封文安县子，邑三百户。太祖出镇华州，留惠达知后事。于时既承丧乱，庶事多阙。惠达造戎仗，储积食粮，简阅士马，以济军国之务，时甚赖焉。为安东将军，拜太子少傅，进爵为伯，增邑三百户。寻除中书令，进爵为公，增邑通前九百户，加卫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

四年，兼尚书右仆射。其年，太祖与魏文帝东征，惠达辅魏太子居守，总留台事。惠达前后辞让，帝手诏答曰："西顾无忧，唯公是属。萧、寇之重，深所寄怀。"及邙山失律，人情骇动。赵青雀率东人据长安子城反，惠达奉太子出渭桥北以御之。军还，青雀等伏诛。拜吏部尚书。久之，复为右仆射。

自关右草创，礼乐缺然。惠达与礼官损益旧章，至是仪轨稍备。魏文帝因朝奏乐，顾谓惠达曰："此卿之功也。"寻拜仪同三司。

惠达虽居显职，性谦退，善下人，尽心勤公，进拔良士。以此人皆敬而附之。十年，薨。子题嗣。隋开皇初，以惠达著绩前代，追封萧国公。

冯景字长达，少与惠达同志相友。延景中，梁人寇抄徐、扬，景谓萧宝夤曰："今梁寇凭凌，朝廷思靖边之将。王若能先驱效命，非唯雪家国之耻，亦是保身之长策也。"宝夤深然之，及宝夤为大都督，以景为功曹参军。后为右仆射，引景入省，领尚书都令史。正光中，宝夤为关西大行台，又假景陵江将军，领大行台都令使，从宝夤征讨。宝夤举兵反，景固谏，不从。

宝夤败后，景还洛。朝廷先闻景有谏言，故免之。除奉车都尉。汝阳王元叔昭为陇右大行台，启景为行台郎中。贺拔岳为大都督，又以景为从事中郎。太祖平侯莫陈悦，除景洛阳郡守，寻兼行台左丞，留守原州。魏孝武西迁，封高阳县伯，邑三百户。迁散骑常侍、行台尚书，加瀛州刺史。大统初，行泾州事。后以疾卒。

杨宽字景仁，弘农华阴人也。祖恩魏镇远将军、河间内史。父钧，博学强识，举秀才，拜大理平，转廷尉正。累迁，历洛阳令、右中郎将军、华州大中正、河南尹、廷尉卿、安北将军、七兵尚书、北道大行台、恒州刺史、怀朔镇将军，卒于镇。赠侍中、司空公，追封临贞县伯，谥曰恭。

宽少有大志，每与诸儿童游处，必择高大之物而坐之，见者咸异焉。及长，颇解属文，尤尚武艺。弱冠，除奉朝请。属钧出镇恒州，请从展效，乃改授将军、高阙戍主。时茹茹既乱，其主阿那环来奔，魏帝遣使纳之，诏钧率兵卫送。宽亦从，以功拜行台郎中。时北边贼攻围镇城，钧卒，城民等推宽守御。寻而城陷，宽乃北走茹茹。后讨镇贼，破之，宽始得还朝。

魏广阳王深与宽素相委呢，深犯法得罪，宽被逮捕。魏孝庄时为侍中，与宽有旧，藏之宇宅，

遇赦得免。除宗正丞。北海王颢少相器重，时为大行台，北征葛荣，欲启宽为左右丞，与参谋议。宽辞以孝庄厚恩未报，义不见利而动。颢未之许。颢妹婿李神轨谓颢曰："杨宽义士也，匹夫独不可夺志，况义士乎。王今强之以行，亦恐不为人用。"颢乃止。孝庄践祚，拜通直散骑侍郎，领河南尹丞，行洛阳令。

邢杲反，宽以都督从太宰、上党王元天穆讨平之。就拜通直散骑常侍。师未还，属元颢自梁入洛，孝庄出居河内。天穆惧，计无所出，集诸将谋之。宽曰："吴人轻跳，非王之敌。况悬军深入，师老兵疲，强弩之末，何能为也。愿径取成皋，会兵伊洛，戮带定襄，于是乎在，此事易同摧朽，王何疑焉。"天穆然之，乃引军趣成皋，令宽与尒朱能为后拒。寻以众议不可，乃回赴石济。宽夜行失道，后期。诸将咸言："宽少与北海周旋，今不来矣。"天穆答曰："杨宽非轻于去就者也，其所逗留，必有他故。吾当为诸君保明之。"语讫，候骑白宽至。天穆抚髀而笑曰："吾固知其必来。"遽出帐迎之，握其手曰："是所望也。"即给牛三十头、车五乘、绵绢一十五车、羊五十口。与天穆俱谒孝庄于太行，拜散骑常侍、安东将军。仍为都督，从平河内，进围北中。

时梁将陈庆之为颢兵守北门，天穆驻马围外，遣宽至城下说庆之。宽先自称姓名，然后与语，备陈利害，劝令早降。庆之不答。久之，乃曰："贤兄抚军在此，颇欲相见。"宽答曰："仆兄力屈王威，迹沦逆党，人臣之理，何烦相见。向所以先申姓名者，岂不知兄在彼乎。直以信不见疑，卢为令德耳。仆之昆季，幸不待言。但当议良图，自求多福。"天穆闻之，谓左右曰："杨宽大异人，何至不惜形便如此。"自是弥敬重之。孝庄反正，拜中军将军、太府卿、华州大中正，封澄城县伯，邑三百户。

尔朱荣被诛，其从弟世隆等拥部曲烧城门，出据河桥，还逼京师。进宽镇北将军、使持节、大都督。随机扞御。世隆谓宽曰："岂忘太宰相知之深也？"宽答曰："太宰见爱以礼，人臣之交耳。今日之事，事君常节"。世隆北走，宽追至河内。俄而尔朱兆陷洛阳，囚执孝庄帝。宽还洛不可，遂自成皋奔梁。至建业，闻孝庄帝弑崩，宽发哀尽礼。梁武义之，待之甚厚。而寻礼送还朝。至下邳，尔朱仲远启复宽官爵，留为大行台吏部尚书。

孝武初，改授散骑常侍、骠骑将军、给事黄门侍郎，监内典书事。时夏州戍兵数千人据衮州反，诏宽兼侍中，节度诸军讨平之。中尉綦俊与宽有宿憾，诬以他罪，劾之。孝武谓侍臣曰："杨宽清直，朕极知其无罪，但不能杜法官之奏耳。"事下廷尉，寻得申释。又除黄门侍郎，兼武卫将军。孝武与齐神武有隙，遂召募骑勇，广增宿卫。以宽为阁内大都督，专总禁旅。从孝武入关，兼吏部尚书。录从驾勋，进爵华山郡公，邑一千二百户。大统初，迁车骑大将军、太子太傅、仪同三司。三年，使茹茹，迎魏文悼后。还，拜侍中、都督泾州诸军事、泾州刺史。五年，除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东雍州诸军事、东雍州刺史，即本州也。十年，转河州刺史。十六年，兼大丞相府司马。

朝议欲经略汉川，而梁宜丰侯萧循固守南郑。十七年，宽从大将军达奚武讨之。梁武陵王萧纪遣将杨乾运率兵万余人救循，武令宽督开府王杰、贺兰愿德等邀击之。军至白马，与乾运合战，破之，俘斩数千人。军还，除南豳州刺史。魏废帝初，入为尚书左仆射、将作大监，坐事免。魏恭帝二年，除廷尉卿。世宗初，拜大将军，增邑一千二百户。从贺兰祥讨吐谷浑，破之，别封宜阳县公，邑一千户。除小冢宰，转御正中大夫。武成二年，诏宽与麟趾学士参定经籍。

宽性通敏，有器识。频牧数州，号称清简。历居台阁，有当官之誉。然与柳庆不协，欲按成其罪，时论颇以此讥之。保定元年，除总管梁兴等十九州诸军事、梁州刺史。其年，薨于州。赠华陕虞上潞五州刺史。谥曰元。子纪嗣。大象末，官至上仪同大将军、虞部下大夫。

宽二兄，穆、俭。穆字绍叔。魏永安中，除华州别驾。孝武末，宽请以澄城县伯让穆，诏许之。仍拜中军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除车骑将军、都督并州诸军事、并州刺史。卒于家。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华州刺史。俭字景则。伟容仪，有才行。魏正始中，起家侍御史，加奉朝请，迁员外散骑侍郎。孝昌中，除镇远将军、顿丘太守。未及述职，元颢启请随军。建义初，兼给事黄门侍郎、左将军、太府少卿。元颢入洛，授抚军将军。孝庄反正，废于家。寻拜散骑常侍、都督颍州诸军事、颍州刺史。建明中，加征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孝武初，除卫将军、北雍州刺史。政尚宽

惠，夷夏安之。孝武西迁，除侍中、骠骑将军。大统初，以本官行东秦州事，加使持节、当州大都督。从破齐神武于沙苑，封夏阳县侯，邑八百户。七年，领大丞相府谘议参军，出为都督东雍华二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华州刺史。八年，卒于家。赠本官，谥曰静。

柳庆字更兴，解人也。五世祖恭，仕后赵，为河东郡守。后以秦、赵丧乱，乃率民南徙，居于汝、颍之间，故世仕江表。祖缉，守同州别驾，宋安郡守。父僧习，齐奉朝请。魏景明中，与豫州刺史裴叔业据州归魏。历北地，颍川二郡守、杨州大中正。

庆幼聪敏，有器量。博涉群书，不治章句。好饮酒，闲于占对。年十三。因曝书，僧习谓庆曰："汝虽聪敏，吾未经持试。"乃令庆于杂赋集中取赋一篇，千有余言，庆立读三遍，便即诵之，无所遗漏。时僧习为颍川郡，地接都畿，民多豪右。将选乡官，皆依倚贵势，竟来请托。选用未定。僧习谓诸子曰："权贵请托，吾并不用。其后欲还，皆须有答。汝等各以意为吾作书也。"庆乃具书草云："下官受委大邦，选吏之日，有能者进，不肖者退。此乃朝廷恒典。"僧习读书，欢曰："此儿有意气，丈夫理当如是。"即依庆所草以报。起家奉朝请。

庆出后第四叔，及遭父忧，议者不许为服重。庆泣而言曰："礼者尽缘人情，若于出后之家，更有苴斩之服，可夺此从彼。今四叔薨背已久，情事不追。岂容夺礼，乖违天性！"时论不能抑，遂以苫击终丧。既葬，乃与诸兄负土成坟。服阕，除中坚将军。

魏孝武将西迁，除庆散骑侍郎，驰传入关。庆至高平见太祖，共论时事。太祖即请奉迎与驾，仍命庆先还复命。时贺拔胜在荆州，帝屏左右谓庆曰："高欢已屯河北，关中兵既未至，朕欲往荆州，卿意何如？"庆对曰："关中金城千里，天下之强国也。宇文讳忠诚奋发，朝廷之良臣也。以陛下之圣明，仗宇文讳之力用，进可以东向而制群雄，退可以闭关而固天府。此万全之计也。荆州地非要害，众又寡弱，外迫梁寇，内拒欢党，斯乃危亡是惧，宁足以固鸿基？以臣断之，未见其可。"帝深纳之。

及帝西迁，庆以母老不从。独孤信之镇洛阳，乃得入关。除相府东阁祭酒，领记室，转户曹参军。八年，迁大行台郎中，领北华州长史。十年，除尚书都兵，郎中如故，并领记室。

时北雍州献白鹿，群臣欲草表陈贺。尚书苏绰谓庆曰："近代以来，文章华靡，逮于江左，弥复轻薄。洛阳后进，祖述不已。相公柄民轨物，君职典文房，宜制此表，以革前弊。"庆操笔立成，辞兼文质。绰读而笑曰："枳橘犹自可移，况才子也。"寻以本官兼雍州别驾。

庆陵王元欣，魏之懿亲。其甥孟氏，屡为匈横。或有告其盗牛。庆捕推得实，趣令就禁。孟氏殊无惧容，乃谓庆曰："今若加以桎梏，后复何以脱之？"欣亦遣使辨其无罪。孟氏由此益骄。庆于是大集僚吏，盛言孟氏依倚权戚，侵虐之状。言毕，便令笞杀之。此后贵戚剑手，不敢侵暴。

有贾人持金二十斤，诣京师交易，寄人停止。每欲出行，常自执管钥。无何，缄闭不异而失之。谓是人所窃，郡县讯问，主人遂自诬服。庆闻而欢之，乃召问贾人曰："卿钥恒置何处？"对曰："恒自带之。"庆曰："颇与人同宿乎？"曰："无。""与人同饮乎？"曰："日者曾与一沙门再度酣宴，醉而昼寝。"庆曰："主人特以痛自诬，非盗也。彼沙门乃真盗耳。"即遣吏逮捕沙门，乃怀金逃匿。后捕得，尽获所失之金。十二年，改三十六曹为十二部，诏以庆为计部郎中，别驾如故。

有胡家被劫，郡县按察，莫知贼所，邻近被囚击者甚多。庆以贼徒既众，似是乌合，既非旧交，必相疑阻，可以诈求之。乃作匿名书多榜官门曰："我等共劫胡家，徒侣混杂，终恐泄露。今欲首，惧不免诛。若听先首免罪，便欲来告。"庆乃复施免罪之榜。居二日，广阳王欣家奴面缚自告榜下。因此推穷，尽获党与。庆之守正明察，皆此类也。每叹曰："昔于公断狱无私，癖高门可以待封。傥斯言有验，吾其庶几乎。"十三年，封清河县男，邑二百户，兼尚出右丞，摄计部。十四年，正右丞。

太祖尝怒安定国臣王茂，将杀之，而非其罪。朝臣咸知，而莫敢谏。庆乃进曰："王茂无罪，奈何杀之？"太祖愈怒，声色甚厉，谓庆曰："王茂当死，卿若明其无罪，亦须坐之。"乃执庆于前。庆辞气不挠，抗声曰："窃闻君有不达者为不明，臣有不争者为不忠。庆谨竭愚诚，实不敢爱死，但惧公为不明之君耳，愿深察之。"太祖乃悟而赦茂，已不及矣，太祖默然。明日，谓庆曰："吾不用卿言，遂令王茂冤死。可赐茂家钱帛，以旌吾过。"寻进爵为子，增邑三百户。十五年，加平南将军。

十六年，太祖东讨，以庆为大行台右丞，加抚军将军。还转尚书右丞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魏废帝初，除民部尚书。

庆威仪端肃，枢机明辨。太祖每发号令，常使庆宣之。天性抗直，无所回避。太祖亦以此深委仗焉。二年，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魏恭帝初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右仆射，转左付射，领著作。六官建，拜司会中大夫。孝闵帝践祚，赐姓宇文氏，进爵平齐县公，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。

晋公护初摄政，欲引为腹心。庆辞之，颇忤旨。又与杨宽有隙，及宽参知政事，庆遂见疏忌，出为万州刺史。世宗寻悟，留为雍州别驾，领京兆尹。武成二年，除宜州刺史。庆自为郎，迄于司会，府库仓储，并其职也。及在宜州，宽为小冢宰，乃囚庆故吏，求其罪失。按验积六十余日，吏或有死于狱者，终无所言，唯得秉锦数匹。时人服其廉慎。保定三年，又入为司会。

先是，庆兄桧为魏兴郡守，为贼黄宝所害。桧子三人，皆幼弱，庆抚养甚笃。后宝率众归朝，朝廷待以优礼。居数年，桧次子雄亮白日手刃宝于长安城中。晋公护闻而大怒，执庆及诸子侄皆囚之。让庆曰："国家宪纲，皆君等所为。虽有私怨，宁得擅杀人也！"对曰："庆闻父母之仇不同天，昆弟之仇不同国。明公以孝治天下，何乃责于此乎。"护愈怒，庆辞色无所屈，卒以此免。天和元年十二月薨。时年五十，赠鄜绥丹三州刺史，谥曰景。子机嗣。

机字匡时，少有令誉，风仪辞令，为当世所推。历小纳言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司宗中大夫。大象中，御正上大夫、华州刺史。机弟弘，字匡道，少聪颖，亦善草隶，博涉群书，辞彩雅赡。与弘农杨素为莫逆之交。解巾中外府记室参军。建德初，除内史上士，历小宫尹、御正上士。陈遣王偃民来聘，高祖令弘劳之。偃民谓弘曰："来日，至于蓝田，正逢滋水暴长，所赍国信，溺而从流。今所进者，假之从吏。请勒下流人，见为追寻此物也。"弘曰："昔淳于之献空笼，前史称以为美。足下假物而进，讵是陈君之命乎。"偃民惭不能对。高祖闻而嘉之，尽以偃民所进之物赐弘，仍令报聘。占对详敏，见称于时。使还，拜内史都上士，迁御正下大夫。寻卒于官，时年三十一。高祖甚惜之。赠晋州刺史。杨素诔之曰："山阳王弼，风流长逝。颍川荀粲，零落无时。修竹夹池，永绝梁园之赋；长杨映沼，无复洛川之文。"其为士友所痛惜如此。有文集行于世。

庆三兄，鸑、蚪、桧，蚪、桧并自有传。鸑好学，善属文。魏临淮王记室参军事。早卒。子带韦，字孝孙。深沉有度量，少好学。身长八尺三寸，美风仪，善占对。韩贤素为洛州刺史，召为主簿。后与诸父归朝，太祖辟为参军。

时侯景作乱江右，太祖令带韦使江、郢二州，与梁邵陵、南平二王通好。行至安州，值假宝等反，带韦乃矫为太祖书以抚安之，并即降附。即至郢，见邵陵，具申太祖意。邵陵即使随带韦报命。以奉使称旨，授转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。

十七年，太祖遣大将军达奚武经略汉川，以带韦为治行台左丞，从军南讨。时梁宜丰侯萧循守南郑，武攻之未拔。乃令带韦入城说循曰："足下所固者险，所恃者援，所守者民。今王师深入栈道，长驱汉川，此则所凭之险不足固也；武兴陷没于前，白马破亡于后，自余川谷酋豪，路阻而不敢进，此则所望之援不可恃也；夫顾亲戚，惧诛夷，贪荣慕利，此生人常也，今大兵总至，长围四合，戮逃亡以劝安居，赏先降以招后服，人人怀转祸之计，家家图安堵之谋，此则所部之民不可守也。且足下本朝丧乱，社稷无主，尽忠将何所托，死节不足成名，窃为足下不取也。仆闻贤者相时而动，智者因变立功。当今为足下计者，莫若肉袒军门，归命下吏，免生民于涂炭，全发卢于孝道。必当纡青拖紫，裂土分珪，名重当时，业光后嗣。岂若进退无据，身名俱灭者哉。"循然之，后乃降。

魏废帝元年，出为解县令。二年，加授骠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明年，转汾阴令。发摘奸伏，百姓畏而怀之。世宗初，入为地官上士。武成元年，授帅都督、治御伯下大夫，迁武藏下大夫。保定三年，授大都督。四年，加仪同三司、中外府掾。天和六年，封康城县男，邑五百户，转职方中大夫。三年，授兵部中大夫。虽频徙职，仍领武藏。寻丁母忧。起为职方中大夫。五年，转武藏中大夫。俄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凡居剧职，十有余年，处断无滞，官曹清肃。

时谯王俭为益州总管，汉王赞为益州刺史。高祖乃以带韦为益州总管府长史，领益州别驾，辅

弼二王，总知军民事。建德中，大军东讨，徵带韦为前军总管齐王宪府长史。齐平，以功授上开府仪同大将军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一千户。陈王纯出并州，以带韦为并州司会、并州总管府长史。六年，卒于位，时年五十五。谥曰恺。子祚嗣。少有名誉。大象末，宣纳上士。

史臣曰：周惠达见礼于宝夤，杨宽荷恩于晋泰。既而萧氏获罪，庄帝出居，遂能契阔寇戎，不以兴亡革虑；崎岖危难，不以夷险易心。斯固笃终之士。柳庆束带立朝，怀匪躬之节；莅官从政，著清白之美。并遭逢兴运，各展志能，誉重搢绅，望隆端揆，非虚云也。然庆畏避权宠，违忤宰臣，虽取诎于一时，实获申于千载矣。

周书卷二三　列传第一五

苏绰字令绰，武功人，魏侍中则之九世孙也。累世二千石。父协，武功郡守。

绰少好学，博览群书，尤善算术。从兄让为汾州刺史，太祖饯于东都门外。临别，谓让曰："卿家子弟之中，谁可任用者？"让因荐绰。太祖乃召为行台郎中。在官岁余，太祖未深知之。然诸曹疑事，皆询于绰而后定。所行公文，绰又为之条式。台中咸称其能。后太祖与仆射周惠达论事，惠达不能对，请出外议之。乃召绰，告以其事，绰即为量定。惠达入呈，太祖称善，谓惠达曰："谁与卿为此议者？"惠达以绰对，因称其有王佐之才。太祖曰："吾亦闻之久矣。"寻除著作佐郎。

属太祖与公卿往昆明池观渔，行至城西汉故仓地，顾问左右，莫有知者。或曰："苏绰博物多通，请问之。"太祖乃召绰。具以状对。太祖大悦，因问天地造化之始，历代兴亡之迹。绰既有口辩，应对如流。太祖益喜。乃与绰并马徐行至池，竟不设纲罟而还。遂留绰至夜，问以治道，太祖卧而听之。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，兼述申韩之要。太祖乃起，整衣危坐，不觉膝之前席，语遂达曙不厌。诘朝，谓周惠达曰："苏绰真奇士也，吾方任之以政。"即拜大行台左丞，参典机密。自是宠遇日隆。绰始制文案程式，朱出墨入，及计帐、户籍之法。

大统三年，齐神武三道入寇。诸将咸欲分兵御之，独绰意与太祖同。遂并力拒窦泰，擒之于潼关。四年，加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封美阳县子，邑三百户。加通直散骑常侍，进爵为伯，增邑二百户。十年，授大行台度支尚书，领著作，兼司农卿。

太祖方欲革易时政，务弘强国富民之道，故绰得尽其智能，赞成其事。减官员，置二长，并置屯田以资军国。又为六条诏书，奏施行之。

其一，先治心，曰："凡今之方伯守令，皆受命天朝，出临下国，论其尊贵，并古之诸侯也。是以前世帝王，每称共治天下者，唯良宰守耳。明知百僚卿尹，虽各有所司，然其治民之本，莫若宰守之最重也。凡治民之体，先当治心。心者，一身之主，百行之本。心不清净，则思虑妄生。思虑妄生，则见理不明。见理不明，则是非谬乱。是非谬乱，则一身不能自治，安能治民也！是以治民之要，在清心而已。夫所谓清心者，非不贪货财之谓也，乃欲使心气清和，志意端。静心和志静，则邪僻之虑，无因而作。邪僻不作，则凡所思念，无不皆得至公之理。率至公之理以临其民，则彼下民孰不从化。是以称治民之本，先在治心。其次又在治身。

凡人君之身者，乃百姓之表，一国之的也。表不正，不可求直影；的不明，不可责射中。今君身不能自治，而望治百姓，是犹曲表而求直影也；君行不能自修，而欲百姓修行者，是犹无的而责射中也。故为人君者，必心如清水，形如白玉。躬行仁义，躬行孝悌，躬引忠信，躬行礼让，躬行廉平，躬行俭约，然后继之以无倦，加之以明察。行此八者，以训其民。是以其人畏而爱之，则而象之，不待家教日见而自兴行矣。"

其二，敦教化，曰："天地之性，唯人为贵。明其有中和之心，仁恕之行，异于木石，不同禽兽，故贵之耳。然性无常守，随化而迁。化于敦朴者，则质直；化于浇伪者，则浮薄。浮薄者，则衰弊之风；质直者，则淳和之俗。衰弊则祸乱交兴，淳和则天下自治。治乱兴亡，无不皆由所化也。然世道凋丧，已数百年。大乱滋甚，且二十岁。民不见德，唯兵革是闻；上无教化，惟刑罚是用，而中兴始尔，大难未平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饥馑，凡百草创，率多权宜。致使礼让弗兴，风俗未改。比年稍登稔，徭赋差轻，衣食不切，则教化可修矣。凡诸牧守令长，宜洗心革意，上承朝旨，下宣

教化矣。

夫化者，贵能扇之以淳风，浸之以太和，被之以道德，示之以朴素。使百姓亹亹，中迁于善，邪伪之心，嗜欲之性，潜以消化，而不知其所以然，此之谓化也。然后教之以孝悌，使民慈爱；教之以仁顺，使民和睦；教之以礼义，使民敬让。慈爱则不遗其亲，和睦则无怨于人，敬让则不竟于物。三者既备，则王道成矣。此之谓教也。先王之所以移风易俗，还淳反素，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，莫不由此。此之谓要道也。”

其三，尽地利，曰：“人生天地之间，以衣食为命。食不足则饥，衣不足则寒。饥寒切体，而欲使民兴行礼让者，此犹逆坂走丸，势不可得也。是以古之圣王，知其若此，故先足其衣食，然后教化随之。夫衣食所以足者，在于地利尽。地利所以尽者，由于劝课有方。主此教者，在乎牧守令长而已。民者冥也，智不自周，必待劝教，然后尽其力。诸州郡县，每至岁首，必戒敕部民，无问少长，但能操持农器者，皆令就田，垦发以时，勿失其所。及布种既讫，嘉苗须理，麦秋在野，蚕停于室，若此之时，皆宜少长悉力，男女并功，若援溺、救火、寇盗之将至，然后可使农夫不废其业，蚕妇得就其功。若有游手怠惰，早归晚出，好逸恶劳，不勤事业者，则正表牒名郡县，守令随事加罚，罪一劝百。此则明宰之教也。夫百亩之田，必春耕之，夏种之，秋收之，然后冬食之。此三时者，农之要也。若失其一时，则谷不可得而食。故先王之戒曰：‘一夫不耕，天下必有受其饥者；一妇不织，天下必有受其寒者。’若此三时不务省事，而令民废农者，是则绝民之命，驱以就死然。单劣之户，及无牛之家，劝令有无相通，使得兼济。三农之隙，及阴雨之暇，又当教民种桑、植果，艺其菜蔬，修其园圃，畜育鸡豚，以备生生之资，以供养老之具。夫为政不欲过碎，碎则民烦；劝课亦不容太简，简则民怠。善为政者，必消息时宜而适烦简之中。故《诗》曰：‘不刚不柔，布政优优，百禄是求。’如不能尔则必陷于刑辟矣。”

其四，擢贤良，曰：“天生烝民，不能自治，故必立君以治之。人君不能独治，故必置臣以佐之。上至帝王，下及郡国，置臣得贤则治，失贤则乱，此乃自然之理，百王不能易也。今刺史守令，悉有僚吏，皆佐治之人也。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，其州吏以下，并牧守自置。自昔以来，州郡大吏，但取门资，多不择贤良；末曹小吏，唯试刀笔，并不问志行。夫门资者，乃先世之爵禄，无妨子孙之愚瞽；刀笔者，乃身外之末材，不废性行之浇伪。若门资之中而得贤良，是则策骐骥而取千里也；若门资之中而得愚瞽，是则土牛木马，形似而用非，不可以涉道也。若刀笔之中而得志行，是则金玉质，内外俱美，实为人宝也；若刀笔之中而得浇伪，是则饰画朽木，悦目一时，不可以充榱椽之用是也。今之选举者，当不限资荫，唯在得人。苟得其人，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，伊尹、傅说是也。而况州郡之职乎。苟非其人，则丹、朱、商均虽帝王之胤，不能守百里之封，而况于公卿之胄乎。由此而言，观人之道可见矣。

凡所求材艺者，为其可以治民。若有材艺而以正直为本者，必以其材而为治也；若有材艺而以奸伪为本者，将由其官而为乱也，何治之可得乎。是故将求材艺，必先择志行。其志行善者，则举之；其志行不善者，则去之。而今择人者多云‘邦国无贤，莫知所举。’此乃未之思也，非适理之论。所以然者，古人有言：明主聿兴，不降佐于昊天；大人基命，不擢才于后土。常引一世之人，治一世之务。故殷、周不待稷、契之臣，魏、晋无假萧、曹之佐。仲尼曰：‘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。’岂有万家之都，而云无士，但求之不勤，择之不审，或用之不得其所，任之不尽其材，故云无耳。古人云：‘千人之秀曰英，万人之英曰俊。’今之智效一官，行闻一邦者，岂非近英俊之士也。但能勤而审察，去虚取实，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，则民无多少，皆足治矣。孰云无贤！

夫良玉未剖，与瓦石相类；名骥未驰，与驽马相杂。及其剖而莹之，驰而试之，玉石驽骥，然后始分。彼贤士之未用也，混于凡品，竟何以异。要任之以事业，责之以成务，方与彼庸流较然不同。昔吕望之屠钓，百里奚之饭牛，宁生之扣角，管夷吾之三败，当此之时，悠悠之徒，岂谓其贤。及升王朝，登霸国，积数十年，功成事立，始识其奇士也。于是后世称之，不容于口。彼环伟之材，不世之杰，尚不能以未遇之时，自异于凡品，况降此者哉，若必待太公而后用，是千载无太公；必待夷吾而后任，是百无夷吾。所以然者，士必从微而至著，功必积小以至大，岂有未任而已成，不

用而先达也。若识此理，则贤可求，士可择。得贤而任之，得士而使之，则天下之治，何向而不可成也。

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。官省，则善人易充，善人易充，则事无不理；官烦，则必杂不善之人，杂不善之人，则政必有得失。故语曰："官省则事省，事省则民清；官烦则事烦，事烦则民浊。"清浊之由，在于官之烦省。案今吏员，其数不少。昔民殷事广，尚能克济，况今户口减耗，依员而置，犹以为少。如闻在下州郡，尚有兼假，扰乱细民，甚为无理。诸如此辈，悉宜罢黜，无得习常。非直州郡之官，宜须善人，爰至党族闾里正长之职，皆当审择，各得一乡之选，以相监统。夫正长者，治民之基。基不倾者，上必安。凡求贤之路，自非一途。然所以得之审者，必由任而试之，考而察之。起于居家，至于乡党，访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则人道明矣，贤与不肖别矣。率此以求，则庶无愆悔矣。"

其五，恤狱讼，曰："人受阴阳之气以生，有情有性。性则为善，情则为恶。善恶既分，而赏罚随焉。赏罚得中，则恶止而善劝；赏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。民无所措手足，则怨叛之心生。是以先王重之，特加戒慎。夫戒慎者，欲使治狱之官，精心悉意，推究事源。先之以五听，参之以证验，妙睹情状，穷鉴隐伏，使奸无所容，罪人必得。然后随事加刑，轻重皆当，赦过矜愚，得情勿喜。又能消息情理，斟酌礼律，无不曲尽人心，远明大教，使获罪者如归。此则善之上也。然宰守非一，不可人人皆有通识，推理求情，时或难尽。唯当率至公之心，去阿枉之志，务求曲直，念尽平当。听察之理，必穷所见，然后拷讯以法，不苛不暴，有疑则从轻，未审不妄罚，随事断理，狱无停滞。此亦其次。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残暴，同民木石，专任捶楚。巧诈者虽事彰而获免，辞弱者乃无罪而被罚。有如此者，斯则下矣，非共治所寄，今之宰守，当勤于中科，而慕其上善。如在下条，则刑所不赦。

又当深思远大，念存德教。先王之制曰，与杀无辜，宁赦有罪；与其害善，宁其利淫。明必不得中，宁滥舍有罪，不谬害善人也。今之从政者则不然。深文巧劾，宁致善人于法，不免有罪于刑。所以然者，皆非好杀人也。但云为吏宁酷，可免后患。此则情存自便，不念至公，奉法职此，皆奸人也。夫人者，天地之贵物，一死不可复生。然楚毒之下，以痛自诬，不被申理，遂陷刑戮者，将恐往往而有。是以自古以来，设五听三宥之法，著明慎庶狱之典，此皆爱民甚也。凡伐木杀草，田猎不顺，上违时令，而亏帝道；况刑罚不中，滥害善人，宁不伤天心、犯和气也！天心伤，和气损，而欲阴阳调适，四时顺序，万物阜安，苍生悦乐者，不可得也。故语曰，一夫吁嗟，王道为之倾覆，正谓此也。凡百宰守，可无慎乎。若有深奸巨滑，伤化败俗，悖乱人伦，不忠不孝，故为背道者，杀一砺百，以清王化，重刑可也。识此二途，则刑政尽矣。"

其六，均赋役，曰："圣人之大宝曰位。何以守位曰仁，何以聚人曰财。明先王必以财聚人，以仁守位。国而无财，位不可守。是故五三以来，皆有征税之法。虽轻重不同，而济用一也。今逆寇未平，军用资广，虽未遑减省，以恤民瘼，然令平均，使下无匮。夫平均者，不舍豪强而徵贫弱，不纵奸巧而固愚拙，此之谓均也。故圣人曰：'盖均无贫。'然财货之生，其功不易。织纫纺绩。起于有渐，非旬日之间，所可造次。必须劝课，使预营理。绢乡先事织任，麻土早修纺绩。先时而备，至时而输，故王赋获供，下民无困，如其不预劝戒，临时迫切，复恐稽缓，以为己过，捶扑交至，取办目前。富商大贾，缘兹射利，有者从之贵买，无者举之与息。输税之民，于是弊矣。

租税之时，虽有大式，至于斟酌贫富，差次先后，皆事起于正长，而系之于守令。若斟酌得所，则政和而民悦；若检理无方，则吏奸而民怨。又差发徭役，多不存意。致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，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。守令用怀如此，不存恤民之心，皆王政之罪人也。"

太祖甚重之，常置诸座右。又令百司习诵之。其牧守令长，非通六条及计帐者，不得居官。

自有晋之季，文章竟为浮华，遂成风俗。太祖欲革其弊，因魏帝祭庙，群臣毕至，乃命绰为大诰，奏行之。其词曰：

"惟中兴十有一年，仲夏，庶邦百辟，咸会于王庭。柱国讳洎群公列将，罔不来朝。时乃大稽百宪，敷于庶邦，用绥我王度。皇帝曰："昔尧命义和，允厘百工。舜命九官，庶绩咸熙。武丁命说，

克号高宗，时惟休哉，朕其钦若。格尔有位，胥暨我太祖之庭，朕将丕命女以厥官。”

六月丁巳，皇帝朝格于太庙，凡厥具僚，罔不在位。

皇帝若曰：“咨我元辅、群公、列将、百辟、卿士、庶尹、御事，朕惟寅敷祖宗之灵命，稽于先王之典训，以大诰于尔在位。昔我太祖神皇，肇膺明命，以创我皇基。烈祖景宗，廓开四表，底定武功。暨乎文祖，诞敷文德，龚惟武考，不实其旧。自时厥后，陵夷之弊，用兴大难于彼东丘，则我黎人，咸坠涂炭。惟台一人，缵戎下武，夙夜祗畏，若涉大川，罔识攸济。是用稽于帝典，揆于王廷，拯我民瘼。惟彼哲王，示我通训，曰天生烝民，罔克自乂，上帝降鉴睿圣，植元后以乂之。惟时元后弗克独乂，博求明德，命百辟群吏以佐之。肆天之命辟，辟之命官，惟以恤民，弗惟逸念。辟惟元首，庶黎惟趾股肱惟弼。上下一体，各勤攸司，兹用克臻于皇极。故其彝训曰：‘后克艰厥后，臣克艰厥臣，政乃乂。’今台一人，膺天之嘏，既陟元后。股肱百辟又服我国家之命，罔不守厥职。嗟夫，后弗艰厥后，臣弗艰厥臣，于政何弗斁，呜呼艰哉！凡尔在位其敬听命。”

皇帝若曰：“柱国，唯四海之不造，载繇二纪。天未绝我太祖列祖之命，用锡我以元辅。国家将坠，公惟栋梁。皇之弗极，公作相。百揆謩度，公惟大录。公其允文允武，克明克乂，迪七德，敷九功，龛暴除乱，下绥我苍生，旁施于九土。若伊之在商，周之有吕，说之相丁，用保我无疆之祚。”

皇帝若曰：“群公、太宰、太尉、司徒、司空。惟公作朕鼎足，以弼乎朕躬。宰惟天官，克谐六职。尉惟司武，武在止戈。徒惟司众，敬敷五教。空惟司土，利用厚生。惟时三事，若三阶之在天；惟兹四辅，若四时之成岁。天工人其代诸。”

皇帝若曰：“列将，汝惟鹰扬，作朕爪牙，寇贼奸宄，蛮夷猾夏，汝徂征，绥之以惠，董之以威。刑期于无刑，万邦咸宁。俾八表之内，莫违朕命，时汝功。”

皇帝若曰：“庶邦列辟，汝惟守土，作民父母。民惟不胜其饥，故先王重农；不胜其寒，故先王贵女功。民之不率于孝慈，则骨肉之恩薄；弗惇于礼让，则争夺之萌生。惟兹六物，实为教本。呜呼！为上在宽，宽则民怠。齐之以礼，不刚不柔，稽极于道。”

皇帝若曰：“卿士、庶尹、凡百御事，王省惟岁，卿士惟月，庶尹惟日，御事惟时。岁月日时，罔易其度，百宪咸贞，庶绩其凝。呜呼！惟若王官，陶均万国，若天之有斗，斟元气，酌阴阳，弗失其和，苍生永赖；悖其序，万物以伤。时惟艰哉！”

皇帝若曰：“惟天地之道，一阴一阳；礼俗之变，一文一质。爰自三五，以迄于兹，匪惟相革，惟其救弊，匪惟相袭，惟其可久。惟我有魏，承乎周之末流，接秦汉遗弊，袭魏晋之华诞，五代浇风，因而未革，将以穆俗兴化，庸可暨乎。嗟我公辅、庶僚、列侯，朕惟否德，其一心力，祗慎厥艰，克遵前王之丕显休烈，弗敢怠荒。咨尔在位，亦协乎朕心，惇德允元，惟厥难是务。克捐厥华，即厥实，背厥伪。崇厥城。勿信勿忘，一乎三代之彝典，归于道德仁义，用保我祖宗之丕命。荷天之休，克绥我万方，永康我黎庶。戒之哉！戒之哉！朕言不再。”

柱国讳洎庶僚百辟手稽首曰：“禀聪明作元后，元后作民父母。”惟三五之王，率繇此道，用臻于刑措。自时厥后，历千载而未闻。惟帝念功，将反叔世。逖致于雍。庸锡降丕命于我群臣。博哉王言，非言之难，行之实难。罔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《商书》曰：‘终始惟一，德乃日新。’惟帝敬厥始，慎厥终，以济日新之德，明我群臣，敢不夙夜对扬休哉。惟兹大谊，未光于四表，以迈种德，俾九域幽遐，咸诏奉元后之明训，率迁于道，永膺无疆之休。”

帝曰：“钦哉。”

自是之后，文笔皆依此体。

绰性俭素，不治产业，家无余财，以海内未平，常以天下为己任。博求贤俊，共弘治道，凡所荐达，皆至大官。太祖亦推心委任，而无闲言。太祖或出游，常预署空纸以授绰，若须有处分，则随事施行，及还，启之而已。绰尝谓治国之道，当爱民如慈父，训民如严师。每与公卿议论，自昼达夜，事无巨细，若指诸掌。积思劳倦，遂成气疾。十二年，卒于位，时年四十九。太祖痛惜之，哀动左右。及将葬，乃诏公卿等曰：“苏尚书平生谦退，敦尚俭约。吾欲全其素志，便恐悠悠之徒，有所未达；如其厚加赠谥，又乖宿昔相知之道。进退惟谷，孤有疑焉。”尚书令史麻瑶越次而进曰：

“昔宴子，齐之贤大夫，一狐裘三十年。及其死也。遣车一乘。齐侯不夺其志。绰既操履清白，谦挹自居，愚谓宜从俭约，以彰其美。”太祖称善，因荐瑶于朝廷。及绰葬武功，唯载以布车一乘。太祖与群公，皆步送出同州郭门外。太祖亲于车后酹酒而言曰：“尚书平生为事妻，子兄弟不知者，吾皆知之。惟尔知吾心，吾知尔意。方欲共定天下，不幸遂舍我去，奈何！”因举声恸哭，不觉失卮于手。至葬日，又遣使祭以太牢，太祖自为其文。绰又著《佛性论》、《七经论》，并行于世。明帝二年，以绰配享太祖庙庭。子威嗣。

威少有父风，袭爵美阳伯，娶晋公护女新兴公主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爵怀道县公。建德初，稍迁御伯下大夫。大象末，开府仪同大将军。

隋开皇初，以绰著名前代，乃下诏曰：“昔汉高钦无忌之义，魏武挹子干之风，前代名贤，后王斯重。魏故度支尚书、美阳伯苏绰，文雅政事，遗迹可称。展力前王，垂声著绩。宜开土宇，用旌善人。”于是追封邳国公，邑三千户。

绰弟椿，字令钦。性廉慎，沉勇有决断。正光中，关右贼乱，椿应募讨之，授汤寇将军。累功封迁奉朝请、厉威将军、中散大夫，赐封美阳子，加都督、持节、平西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大统初，拜镇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赐姓贺兰氏。四年，出为武都郡守。改授西夏州长史，除帅都督，行弘农郡事。

椿当官强济，特为太祖所知。十四年，置当州乡帅，自非乡望允当众心，不得预焉。乃令驿追椿领乡兵。其年，破槃头氐有功，除散骑常侍，加大都督。十六年，征随郡，军还，除武功郡守。既为本邑，以清俭自居，小大之政，必尽忠恕。寻授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爵为侯。武成二年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。保定三年，卒。子植嗣。

史臣曰：《书》云：“惟后非贤弗乂，惟贤非后罔食。”是以知人则哲，有国之所先；用之则行，为下之常道。若乃庖厨、胥靡、种德、微管之臣，罕闻于世；黜鲁、逐荆、抱关、执戟之士，无乏于时。斯固《典》《慕》所以昭则，《风》《雅》所以兴刺也。诚能监前事之得丧，劳虚己于吐握，其知贤也必用，其授爵也勿疑，则舜禹汤武之德可连衡矣，稷契伊吕之流可比肩矣。

太祖提剑而起，百度草创。施约法之制于竟逐之辰，修治定之礼于鼎峙之日。终能斩斫为朴，变奢从俭，风化既被，而下肃上尊；疆场屡扰，而内亲外附。斯盖苏令绰之力也。名冠当时，庆流后嗣，宜哉。

周书卷二四　列传第一六

卢辩字景宣，范阳涿人。累世儒学，父靖，太常丞。辩少好学，博通经籍，举秀才，为太学博士。以《大戴礼》未有解诂，辩乃注之。其兄景裕为当时硕儒，谓辩曰：“昔侍中注《小戴》，今尔注《大戴》，庶纂前修矣。”

及帝入关，事起仓卒，辩不及至家，单马而从。或问辩曰：“得辞家不？”辩曰：“门外之治，以义断恩，复何辞也。”孝武至长安，授给事黄门侍郎，领著作。太祖以辩有儒术，甚礼之，朝廷大议，当日顾问。赵青雀之乱，魏太子出居渭北。辩时随从，亦不告家人。其执志敢决，皆此类也。寻除太常卿、太子少傅。魏太子及诸王等，皆行束修之礼，受业于辩。进爵范阳公，转少师。

自魏末离乱，孝武西迁，朝章礼度，湮坠咸尽。辩因时制宜，皆合轨度。性强记默契，能断大事。凡所创制，处之不疑。累迁尚书右仆射。世宗即位，进位大将军。帝尝与诸公幸其第，儒者荣之。出为宜州刺史。薨，配食太祖庙庭。子慎。

初，太祖欲行《周官》，命苏绰专掌其事。未几而绰卒，乃令辩成之。于是依《周礼》建六官，置公、卿、大夫、士、并撰次朝仪，车服器用，多依古礼，革汉、魏之法。事并施行。今录辩所述六官著之于篇。天官府管冢宰等众职，地官府领司徒等众职，春官府领宗伯等众职，夏官府领司马等众职，秋官府领司寇等众职，冬官府领司空等众职。史虽具载，文多不录。

辩所述六官，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。自兹厥后，世有损益。宣帝嗣位，事不师古，官员班品，随意变革。至如初置四辅官，及六府诸司复置中大夫，并御正、内史增置上大夫等，则载于

外史。余则朝出夕改，莫能详录。于时虽行《周礼》，其内外众职，又兼用秦汉等官。今略举其名号及命数，附之于左。其纪传内更有余官而于此不载者，亦史阙文也。

柱国大将军，大将军。右正九命。

骠骑、车骑等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雍州牧。右正九命。

骠骑、车骑等将军，左、右光禄大夫，户三万以上州刺史。右正八命。

征东、征西、征南、征北、中军、镇军、抚军等将军。左右金紫光禄大夫，大都督，户二万以上州刺史，京兆尹。右八命。

平东、平西、平南、平北、前、后将军，左、右将军，左、右银青光禄大夫，帅都督，户一万以上刺史，柱国大将军府长史、司马、司录。右正七命。

冠军、辅国等将军，太中、中散等大夫，都督，户五千以上刺史，户一万五千以上郡守。右七命。

镇远、建中等将军，谏议、诚议等大夫，别将，开府长史、司马、司录，户一万以上郡守，大呼药。右正六命。

中坚，宁朔等将军；左、右中郎将；仪同府、正八命州长史，司马，司录；户五千以上郡守；小呼药。右六命。

宁远、扬烈伏波等将军；左、右员外常侍；统军；骠骑车骑府、八命州长史，司马，司录；柱国大将军府中郎掾；户一千以上郡守；长安、万年县令。右正五命。

轻车将军；奉车、奉骑等都尉；四征中镇抚军府、正七命州长史，司马、司录；开府府中郎掾属；户不满千以下郡守；户七千以上县令；正八命州呼药。右五命

宣威、明威等将军；武贲、冗从等给事；仪同府中郎掾属；柱国大将军府列曹参军；四平前后左右将军府，七命州长史，司马，司录；正八命州别驾；户四千以上县令；八命州呼药。右正四命。

襄威、厉威将军；给事中；奉朝请；军主；开府府列曹参军；冠军辅国府、正六命州长史，司马、司录；正七命州别驾；正八命州治中；七命郡丞；户二千以上县令；正七命州呼药。右四命。

威烈、讨寇将军，左、右员外侍郎，幢主，仪同府、正八命州列曹参军，柱国府参军，镇远建忠中坚宁朔府长史、司录，正六命州别驾，正七命州治中，正六命郡丞，户五百以上县令，七命州呼药。右正三命。

荡寇、荡难将军，武骑常侍、侍郎，开府府参军，骠骑车骑府、八命州列曹参军，宁远扬烈伏波轻车府长史，正六命州治中，六命郡丞，户不满百以下县令，戍主，正六命州呼药。右三命

殄寇、殄难将军，强弩、司马，四征中镇抚府、正七命州列曹参军，正五命郡丞。右正二命。

扫寇、扫难将军，武威司马，四平前后左右府、七命州列曹参军，戍副，五命郡丞。右二命。

旷野、横野将军，殿中、员外二司马，冠军辅国府、正六命州列曹参军。右正一命。

武威、武牙将军，淮海、山林二都尉，镇远建忠中坚宁朔宁远扬烈伏波轻车府列曹参军。右一命。

周制：封郡县五等爵者，皆加开国；授柱国大将军、开府、仪同者，并加使持节、大都督；其开府又加车骑大将军、散骑常侍；其授总管刺史，则加使持节、诸军事。以此为常。大象元年，诏总管刺史及行兵者，加持节、余悉罢之。建德四年，增置上柱国大将军，改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。

周书卷二五　列传第一七

李贤字贤和，其先陇西成纪人也。曾祖富，魏太武时以子都督讨两山屠各殁于阵，赠宁西将军、陇西郡守。祖斌，袭领父兵，镇于高平，因家焉。父文保，早卒。魏大统末，以贤兄弟著勋，追赠泾原东秦三州刺史、司空。

贤幼有志节，不妄举动。尝出游，遇一老人，须眉皓白，谓之曰：“我年八十，观士多矣，未如卿者。必为台牧，卿其勉之。”九岁，从师受业，略观大旨而已，不寻章句。或谓之曰：“学不精勤，不如不学。”贤曰：“夫人各有志，贤岂能强学待问，领徒授业耶，唯当粗闻教义，补己不足。至如

忠孝之道，实铭之于心。”问者斩服。年十四，遭父丧，抚训诸弟，友爱甚笃。

魏永安中，万俟丑奴据岐、泾等诸州反叛，魏孝庄遣尔朱天光率兵击破之。其党万俟道洛、费连少浑犹据原州，未知丑奴已败。天光遣使造贤，令密图道洛。天光率兵续进。会贼党万俟阿宝战败逃还，私告贤曰：“丑奴已败，王师行至此。阿宝以性命相投，愿能存济。”贤因令阿宝伪为丑奴使，绐道洛等曰：“今已破台军，须与公计事，令阿宝权守原州，公宜速往。”道洛等信之，是日便发。既出而天光至，遂克原州。道洛乃将麾下六千人奔于牵屯山。天光见贤曰：“道洛之出，子之力也。”贤又率乡人出马千匹以助军，天光大悦。时原州亢旱，天光以乏水草，乃退舍城东五十里，牧马息兵。令都督长孙邪利行原州事，以贤为主簿。道洛复乘虚忽至，时贼党千余人在城中，密为内应，引道洛入城，遂杀邪利，贤复率乡人殊死拒战，道洛乃退走。

又有贼帅达符显围逼州城，昼夜攻战，屡被摧衄。贤间道赴雍州，诣天光请援。天光许之，贤乃还。而贼营垒四合，无因入城，候日向夕，乃伪负薪，与贼樵采者俱得至城下。城中垂布引之，贼众方觉，乃弓弩乱发。射之不中，遂得入城，告以大军将至。贼闻之，便即散走。累迁威烈将军、殿中将军、高平令。

贺拔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太祖西征。贤与其弟远、穆等密应侯莫陈崇，以功授都督，仍守原州。及大军将军至秦州，悦弃城走，太祖令兄子导勒兵追之，以贤为前驱。转战四百余里，至牵屯山及之，悦自刭于阵。贤亦被重疮，马中流矢。太祖嘉之，赏奴婢、布帛及杂畜等，授持节、抚军大将军、都督。

魏孝武西迁，太祖令贤率骑兵迎卫。时山东之众，多欲逃归。帝乃令贤以精骑三百为殿，众皆惮之，莫敢亡叛。封下邽县公，邑一千户。俄授左都督、安东将军，还镇原州。

大统二年，州民豆卢狼害都督大野树儿等，据州城反。贤乃招集豪杰与之谋曰：“贼起仓卒，便诛二将，其势虽盛，其志已骄。然其政令莫施，唯以残剥为业。夫以羁旅之贼，而驭乌合之众，势自离解。今若从中击之，贼必丧胆。如吾计者，指日取之。”众皆从焉。贤乃率敢死士三百人，分为两道，乘夜鼓噪而出。群贼大惊，一战而败，狼乃斩关遁走。贤轻与三骑追斩之。迁原州长史，寻行原州事。

四年，莫折后炽连结贼党，所在寇掠。贤率乡兵与行泾州事史宁讨之。后炽列阵以待。贤谓宁曰：“贼聚结岁久，徒众甚多，数州之人，皆为其用。我若总一阵并大击之，彼既同恶相济，理必总萃于我。其势不分，众寡莫敌。我便救尾，无以制之。今若令诸军分为数队，多设旗鼓，掎角而前，以胁诸栅。公别统精兵，直指后炽，按甲而待，莫与交锋。后炽欲前，则惮公之锐。诸栅欲出，则惧我疑兵。令其进不得战，退不得走，以候其懈，击之必破。后炽一败，则众栅不攻自拔矣。”宁不从，屡战频北。贤乃率数百骑径掩后炽营，收其妻子、僮隶五百人，并辎重等。属后炽与宁战胜，方欲追奔，忽闻贤至，乃弃宁与贤接战。贤手斩十余级，生获六人，贼遂大败。后炽单骑遁走。师还，以功赏奴婢四十口，杂畜数百头。

八年，授原州刺史。贤虽少从戎旅，而颇闲政事，抚导乡里，甚得民和。十二年，随独孤信征凉州，平之。又抚慰张掖等五郡而还。俄而茹茹围逼州城，剽掠居民，驱拥畜牧。贤欲出战，大都督王德犹豫未。决贤固请，德乃从之。贤勒兵将出，贼密知之，乃引军退。贤因率骑士追击，斩二百余级，捕虏百余人，获驼马牛羊二万头，财物不可胜计。所掠之人，还得安堵。加授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十六年，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太祖之奉魏太子西巡也，至原州，遂幸贤第，让齿而坐，行乡饮酒礼焉。其后，太祖又至原州，令贤乘辂，备仪服，以诸侯会遇礼相见，然后幸贤第，欢宴终日。凡是亲族，颁赐有差。

魏恭帝元年，进爵河西郡公，增邑通前二千户。后以弟子植被诛，贤坐除名。俄授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时荆州群蛮反，开府潘招讨之。令贤与贺若敦率骑士七千，别道邀截，击蛮帅文子荣，大破之。遂于平州北筑汶阳城以镇之。寻治郢州刺史。时以巴、湘初附，诏贤总监诸军，略定，乃迁江夏民二千余户以实安州，并筑甑山城而还。保定二年，诏复贤官爵，仍授瓜州刺史。

高祖及齐王宪之在襁褓也，以避忌，不利居宫中。太祖令于贤家处之，六载乃还宫。因赐贤妻吴姓宇文氏，养为侄女，赐与甚厚。及高祖西巡，幸贤第，诏曰："朕昔冲幼，爰寓此州。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瓜州诸军事、瓜州刺史贤，斯土良家，勋德兼著，受委居朕，辅导积年。念其规弼，功劳甚茂。食彼桑椹，尚怀好音，矧兹惠矣，其庸可忘？今巡抚居此，不殊代邑，举目依然，益增旧想。虽无属籍，朕处之若亲。凡厥昆季乃至子侄等，可并豫宴赐。"于是令中侍上士尉迟恺往瓜州，降玺书劳贤，赐衣一袭及被褥，并御所服十三环金带一要、中厩马一匹、金装鞍勒、杂彩五百段、银钱一万。赐贤弟申国公穆亦如之。子侄男女中外诸孙三十四人，各赐衣一袭。又拜贤甥厍狄乐为仪同。贤门生昔经侍奉者，二人授大都督，四人授帅都督，六人别将。奴已免贱者，五人授军主，未免贱者十二人酬替放之。

四年，王师东讨，朝议以西道空虚，卢羌、浑侵扰，乃授贤使持节、河州总管、三州七防诸军事、河州刺史。河州旧非总管，至是创置焉。贤乃大营屯田，以省运漕；多设斥候，以备寇戎。于是羌、浑敛迹，不敢向东。五年，宕昌寇边，百姓失业，乃于洮州置总管府以镇遏之。遂废河州总管，改授贤洮州总管、七防诸军事，洮州刺史。属羌寇石门戍，撤破桥道，以绝援军，贤率千骑御之，前后斩获数百人，贼乃退走。羌复引吐谷浑数千骑，将入西疆。贤密知之，又遣兵伏其隘路，复大败之。虏遂震慑，不敢犯塞。俄废洮州总管，迁于河州置总管府，复以贤为之。

高祖思贤旧恩，征拜大将军。天和四年三月，卒于京师，时年六十八。高祖亲临，哀动左右。赠使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泾原秦待十州诸军事、原州刺史。谥曰桓。子端嗣。

端字永贵，历位开府仪同三司、司会中大夫、中州刺史。从高祖平齐，于邺城战殁，赠上大将军，追封襄阳公，论曰果。端弟吉，仪同三司。吉弟崇位至太府中大夫、上柱国、广宗郡公。崇弟孝轨，开府仪同大将军、升迁县伯。孝轨弟询，少历显位。大象末，上柱国、陇西郡公。

贤弟远，字万岁。幼有器局，志度恢然。尝与群儿为战斗之戏，指麾部分，便有军阵之法。郡守见而异之，召使更戏，群儿惧而散走，远持杖叱之，复为向势，意气雄壮殆甚于前。郡守曰："此小儿必为将军，非常人也。"及长涉猎书传，略知指趣而已。

魏正光末，天下鼎沸，敕勒贼胡琮侵逼原州，其徒甚盛。远昆季率励乡人，欲图拒守，而众情猜惧，颇有异同。远乃按剑而言曰："顷年以来，皇家多难。匈党乘机，肆其毒螫。王略未振，缓其枭夷。正是忠臣立节之秋，义士建功若弃同即异，去顺效逆，虽五尺童子，犹或非之，将复何颜见天下之士。有异议者，请以剑斩之！"于是众皆股栗，莫不听命。乃相与盟歃，遂深壁自守。而外无救援，城遂陷。其徒多被杀害，唯远兄弟并为人所匿，得免。远乃言于贤曰："今逆贼孔炽，屠戮忠良。远欲间行入朝，请兵救援。兄晦迹和光，可以免祸。内伺衅隙，因变立功。若王师西指，得复表里相应，既殉国家之急，且全私室之危。岂若窘迫凶威，坐见夷灭！"贤曰："是吾心也。"遂定东行之策。远乃崎岖寇境，得达京师。魏朝嘉之，授武骑常侍。俄转别将，赐帛千匹，并弓刀衣马等。

及尔朱天光西伐，乃配远精兵，使为乡导。天光钦远才望，特相引接，除伏波将军、长城郡守、原州大中正。

后以应侯莫陈崇功，迁高平郡守。太祖见远，与语悦之，令居麾下，甚见亲遇。及魏孝武西迁，授假节、银青光禄大夫、主衣都统，封安定县伯，邑五百户。魏文帝嗣位之始，思享遐年，以远字可嘉，令扶帝升殿。迁使持节、征东大将军，进爵为公，增邑千户，仍领左右。从征窦泰，复弘农，并有殊勋。授都督、原州刺史。太祖谓远曰："孤之有卿，若身体之有手臂之用，岂可暂辍于身。本州之荣，乃私事耳。卿若述职，则孤无所寄怀。"于是遂令远兄贤代行州事。沙苑之役，远功居最，除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爵阳平郡公，邑三千户。寻从独孤信东略，遂入洛阳。为东魏将侯景等所围。太祖至，乃解。及河桥之战，远与独孤信为右军，不利而退。除大丞相府司马。军国机务，远皆参之，畏避权势，若不在己。时河东初复，民情未安，太祖谓远曰："河东国之要镇，非卿无以抚之。"乃授河东郡守远敦奖风俗，劝课农桑，肃遏奸非，兼修守御之备。曾未期月，百姓怀之。太祖嘉焉，降书劳问。徵为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魏建东宫，授太子少傅，寻转少师。

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请举州来附。时齐神武屯兵河阳。太祖以仲密所据辽远，难为应接，诸

将皆惮此行。远曰："北豫在贼境，高欢又屯兵河阳，常理而论，实难救援。但兵务神速，事贵合机。古人有言'不入兽穴，不得兽子。'若以奇兵出其不意，事或可济。脱有利钝，故是兵家之常。如其顾望不行，便无克定之日。"太祖喜曰："李万岁所言，差强人意。"乃授行台尚书，前驱东出。太祖率大军继进。远乃潜师而往，拔仲密以归。仍从太祖战于邙山。时大军不利，远独整所部为殿。寻授都督义州弘农等二十一防诸军事。

远善绥抚，有干略，守战之备，无不精锐。每厚抚外之人，使为间谍，敌中动静，必先知之。至有事泄被诛戮者，亦不以为悔，其得人心如此。尝校猎于莎栅，见石于丛蒲中，在为伏兔，射之而中，镞入寸余。就而视之，乃石也。太祖闻而异之，赐书曰："昔李将军广亲有此事，公今复尔，可谓世载其德。虽熊渠之名，不能独擅其美。"

东魏将段孝先率步骑二万趋宜阳，以送粮为名，然实有窥窬之意。远密知其计，遣兵袭破之，获其辎重器械。孝先遁走。太祖乃赐所乘马及金带床帐衣被等，并杂彩二千匹，拜大将军。

顷之，除尚书左仆射。远白太祖曰："远，秦陇匹夫，才艺俱尔。平生念望，不过一郡守耳。遭逢际会，得奉圣明。主贵臣迁，以至于此。今位居上列，爵迈通侯，受委方面，生杀在手。非直荣宠一时，亦足光华身世。但尚书仆射，任居端揆，今以赐授，适所以重其罪责。明公若欲全之，乞寝此授。"太祖曰："公勋德兼美，朝廷钦属，选众而举，何足为辞。且孤之于公，义等骨肉，岂容于官位之间，便致退让，深乖所望也。"远不得已，方拜职。太祖又以第十一子达令远子，即代王也。其见亲待如此。

时太祖嫡嗣未建，明帝居长，已有成德；孝闵处嫡，年尚幼冲。乃召群公谓之曰："孤欲立子以嫡，恐大司马不疑。"大司马即犹孤信，明帝敬后父也。众皆默，未有言者。远曰："夫立子以嫡不以长，礼经明义。略阳公为世子，公何所疑。若以信为嫌，请即斩信。"便拔刀而起。太祖亦起曰："何事至此！"信又自陈说，远乃止。于是群公并从远议。出外拜谢信曰："临大事，不得不尔。"信亦谢远曰："今日赖公，决此大议。"六官建，授小司寇。孝闵帝践祚，进位柱国大将军，邑千户。复镇弘农。

远子植，在太祖时已为相府司录参军，掌朝政。及晋公护执权，恐不被任用，乃密欲诛护。语在《孝闵帝纪》。谋颇漏泄，护知之，乃出植为梁州刺史。寻而废帝，召远及植还朝。远恐有变，沉吟久之，乃曰："大丈夫宁为忠鬼，安能作叛臣乎！"遂就徵。既至京师，护以远功名素重，犹欲全宥之。乃引与相见，谓之曰："公儿遂有异谋，非止屠戮护身，乃是倾危宗社。叛臣贼子，理宜同疾，公可早为之所。"乃以植付远。远素钟爱于植，植又口辩，乃云初无此谋。远谓为信然。诘朝，将植谒护，护谓植已死，乃曰："阳平公何意乃自来也？"左右云："植亦在门外。"护大怒曰："阳平公不信我矣！"乃召入，仍命远同坐，令帝与植相质于远前。植辞穷，谓帝曰："本为此谋，欲安社稷，利至尊耳。今日至此，何事云云。"远闻之，自投于床曰："若尔，诚合万死。"于是护乃害植，并逼远令自杀。时年五十一。植弟叔谐、叔谦、叔让亦死。余并以年幼得免。

建德元年，晋公护诛，乃诏曰："故使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阳平郡开国公远，早蒙驱任，夙著勋绩，内参帷幄，外属藩维。竭诚王室，乃罹横祸。言念贞良，追增伤悼。宜加荣宠，用彰忠节。"赠本官，加陕熊等十五州诸军事、陕州刺史。谥曰忠。隋开皇初，追赠上柱国、黎国公，邑三千户，改谥曰怀。植及诸弟，并加赠谥。

植弟基，字仲和。幼有声誉，美容仪，善谈论，涉猎群书，尤工骑射。太祖召见奇之，乃令尚义归公主。大统十年，释褐员外散骑常侍。后以父勋，封建安县公，邑一千户。累迁抚军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、通直散骑常侍，领大丞相亲信。俄转大都督、进爵清河郡公。

太祖扶危定倾，威权震主，及魏废帝即位之后，猜隙弥深。时太祖诸子，年皆幼冲，章武公导、中山公护复东西作镇，唯托意诸婿，以为心膂。基与义城公李晖、常山公千翼等俱为武卫将军，分掌禁旅。帝深惮之，故密谋遂泄。

魏恭帝即位，迁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，进爵敦煌郡公，寻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拜阳平国世子。六官建，授御正中大夫。孝闵帝践祚，出为海州刺史。

寻以兄植被收，例合坐死。既以主贵，又为季父穆所请，得免。武成二年，除江州刺史。既被谴谪，常忧惧不得志。保定元年，卒于位，年三十一。申公穆尤所钟爱，每哭辄悲恸，谓其所亲曰："好儿舍我去，门户岂是欲兴。"宣政元年，追赠使持节、上开府仪同三司、大将军、曹徐谯三州刺史、敦煌郡公，谥曰孝。子威嗣。

威字安民，起家右侍上士，累迁至开府仪同三司，又改袭远爵阳平郡公。从高祖平齐，以功授上开府、拜军司马。宣帝即位，进授大将军，出为熊州刺史。大象末，位至柱国。

史臣曰：李贤和兄弟，属乱离之际，居戎马之间，志略纵横，忠勇奋发，及摧勍敌，屡涉艰危，而功未书于王府，仕不过于州郡。及逢卓时值主，策名委质，或使烦莫府，或契阔戎行，荷生成之恩，蒙国士之遇，俱縻好爵，各著勋庸。遂得任兼文武，声彰内外，位高望重，光国荣家，跗萼连晖，椒聊繁衍，冠冕之盛，当时莫比焉。自周迄隋，郁为西京盛族，虽金、张在汉、不之尚也。

然而太祖初崩，嗣君冲幼。内则功臣放命，外则强寇临边。晋公以犹子之亲，膺负图之托，遂能抚宁家国，开翦异端，革魏兴周，远安迩悦。功勤已著，过恶未彰。李植受遇先朝，宿参机务，恐威权之已去，惧将来之不容。生此厉阶，成兹贝锦，乃以小谋大，由疏间亲。主无昭帝之明，臣有上官之诉。嫌隙既兆，衅故因之。启冢宰无君之心，成闵皇废弑之祸，植之由也。李远既阙义方之训，又无先见之明，以是诛夷，非为不幸。

周书卷二六　列传第一八

长孙俭　长孙绍远弟澄　兄子兕　斛斯征

长孙俭，河南洛阳人也。本名庆明。其先，魏之枝族，姓托拔氏。孝文迁洛，改为长孙。五世祖嵩，魏太尉、北平王。俭少方正，有操行，状貌魁梧，神彩严肃，虽在私室，终日俨然。性不妄交，非其同志，虽贵游造门，亦不与相见。孝昌中，起家员外散骑侍郎，从尔朱天光破陇右。太祖临夏州，以俭为录事，深敬器之。贺拔岳被害，太祖赴平凉，凡有经纶谋策，俭皆参预。从平侯莫陈悦，留俭为秦州长史。时西夏州仍未内属，而东魏遣许和为刺史，俭以信义招之，和乃举州归附。即以俭为西夏州刺史，总统三夏州。

时荆襄初附，太祖表俭功绩尤美，宜委东南之任，授荆州刺史、东南道行以仆射。所部郑县令泉璨为民所讼，推治获实。俭即大集僚属而谓之曰："此由刺史教诲不明，信不被物，是我之愆，非泉璨之罪。"遂于厅事前，肉袒自罚，舍璨不问。于是属城肃励，莫敢犯法。魏文帝玺书劳之。太祖又与俭书曰："近行路传公以部内县令有罪，遂自杖三十，用肃群下。吾昔闻'王臣謇謇，匪躬之故'，盖谓忧公忘私，知无不为而已。未有如公刻身罚己以训群僚者也。闻之嘉欢。"荆蛮旧俗，少不敬长。俭殷勤劝导，风俗大革。务广耕桑，兼习武事，故得边境无虞，民安其业。吏民表请为俭构清德楼，树碑刻颂，朝议许焉。在州遂历二载。

征授大行台尚书，兼相府司马。尝与群公坐于太祖，及退，太祖谓左右曰："此公闲雅，孤每与语，尝肃然畏敬，恐有所失。"他日，太祖谓俭曰："名实理须相称，尚书既志安贫素，可改名俭，以彰雅操。"又除行台仆射、荆州刺史。时梁岳阳王萧詧内附，初遣使入朝，至荆州。俭于厅事列军仪，具戎服，与使人以宾主礼相见。俭容貌魁伟，音声如钟，大为鲜卑语，遣人传译以问客。客惶恐不敢仰视。日晚，俭乃著群襦纱帽，引客宴于别齐，因序梁国丧乱，朝廷招携之意，发言可观。使人大悦。出曰："吾所不能测也。"

及梁元帝嗣位于江陵，外敦邻睦，内怀异计。俭密启太祖，陈攻取之谋。于是征俭入朝，问其经略。俭对曰："今江陵既在江北，去我不远。湘东即位，已涉三年，观其形势，不欲东下。骨肉相残，民厌其毒。荆州军资器械，储积已久，若大军西讨，必无匮乏之虑。且兼弱攻昧，武之善经。国家既有蜀土，若更平江汉，抚而安之，收其贡赋，以供军国，天下不足定也。"太祖深然之，乃谓俭曰："如公之言，吾取之晚矣。"令俭还州，密为之备。寻令柱国、燕公于谨总戎众伐江陵。平，以俭元谋，赏奴婢三百口。太祖与俭书曰："本图江陵，由公画计，今果如所言。智者见未萌，何其妙也。但吴民离散，事藉招怀，南服重镇，非公莫可。"遂令俭镇江陵，进爵昌宁公，迁大将军，移

镇荆州，总管五十二州。

俭旧尝诣阙奏事，时值大雪，遂立于雪中待报，自旦达暮，竟无惰容。其奉公勤至，皆此类也。三年，以疾还京。为夏州总管，薨，遗启世宗，请葬于太祖陵侧，并以官所赐之宅还官。诏皆从之。追封郐公。荆民仪同赵超等七百人，感俭遗爱，诣阙请为俭立庙树碑，诏许之。诏曰："昔叔敖辞沃之地，萧何就穷僻之乡，以古方今，无斩曩哲。言寻嘉尚，弗忘于怀。而有司未达大体，遽以其第即便给外。今还其妻子。"子隆。

长孙绍远字师，河南洛阳人。少名仁。父稚，魏太师、录尚书、上党王。绍远性宽容，有大度，望之俨然，朋侪莫敢执狎。雅好坟籍，聪慧过人。时稚作牧寿春，绍远幼，年甫十三。稚管记王硕闻绍远强记，心以为不然，遂白稚曰："伏承世子聪慧之姿，发于天性，目所一见，诵之于口。此既历世罕有，窃愿验之。"于是命绍远试焉。读《月令》数纸，才一遍，诵之若流。自是硕乃欢服。

魏孝武初，累迁司徒右长史。及齐神武称兵而帝西迁，绍远随稚奔赴。又累迁殿中尚书、录尚书事。太祖每谓群公曰："长孙公任使之处，令人无反顾忧。汉之萧、寇，何足多也。然其容止堂堂，足为当今模楷。"六官建，拜大司乐。孝闵帝践祚，封上党公。

初，绍远为太常，广召工人，创造乐器，土木丝竹，各得其宜。唯黄钟不调，绍远每以为意。尝因退朝，经韩使君佛寺前过，浮图三层之上，有鸣铎焉。忽闻其音，雅合宫调，取而配奏，方始克谐。绍远乃启世宗行之。绍远所奏乐，以八为数，故梁黄门侍郎裴正上书，以为昔者大舜欲闻七始，下洎周武，爰七音。持林钟作黄钟，以为正调之首。诏与绍远详议往复，于是遂定以八为数焉。授小司空。高祖读史书，见武王克殷而作七始，又欲废八而悬七，并除黄种之正宫，用林钟为调首。绍远奏云："天子悬八，肇自先民，百王共轨，万古不易。下逮周武，甫修七始之音。详诸经义，又无废八之典。且黄钟为君，天子正位，今欲废之，未见其可。"后高祖竟废七音。属绍远遘疾，未获面陈，虑有司遽损乐器，乃书与乐部齐树之。缺后疾甚，乃上遗表又陈之而卒。帝省表涕零，以痛惜之。

澄字士亮。年十岁，司徒李琰之见而奇之，遂以女妻焉。十四，从征讨，有策谋，勇冠诸将。及长，容貌魁岸，风仪温雅。魏孝武初，除征东将军、渭州刺史。魏文帝尝与太祖及群公宴，从容言曰："《孝经》一卷，人行之本，诸公宜各引要言。"澄应声曰："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。"座中有人次曰："匡救其恶。"既而出阁，太祖深欢澄之合机，而谴其次答者。后从太祖援玉壁，又从战邙山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。孝闵帝践祚，拜大将军，封义门公，为玉壁总管。卒，自丧初至及葬，世宗三临之。典祀中大夫宇文容谏曰："君临臣丧，自有节制。今乘舆屡降，恐乖礼典。"世宗不从。

澄操履清约，家无余财。太祖尝谓曰："我于公间，志无所惜，公有所须，宜即具道。"澄曰："澄自顶至足，皆是明公恩造。即如今者，实无所须。"雅对宾客，接引忘疲。虽不饮酒，而好观人酣兴。常恐座客请归，每勒中厨别进异馔，留之止。

兕字若汗，性机辩，强记博闻，雅重宾游，尤善谈论。从魏孝武西迁。天和初，累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，迁绛州刺史。

斛斯征，字士亮，河南洛阳人。父椿，太傅，尚书令。幼聪颖，五岁诵《孝经》、《周易》、识者异之。及长，博涉群书，尤精《三礼》，兼解音律。有至性，居父丧，朝夕共一溢米。以父勋累迁太常卿。自魏孝武西迁，雅乐废缺，博采遗逸，稽诸典故，创新改旧，方始备焉。又乐有錞于者，近代绝无此器，或有自蜀得之，皆莫之识，见之曰："此錞于也。"众弗之信。遂依于宝周礼注以芒筒捋之，其声极振，众乃叹服。乃取以合乐焉。六官建，拜司乐中大夫。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。

后高祖以治经有师法，诏令教授皇太子。宣帝时为鲁公，与诸皇子等咸服青衿，行束修之礼，受业于，仍并呼为夫子。儒者荣之。

宣帝嗣位，迁上大将军、大宗伯。时高祖初崩，梓宫在殡，帝意欲速葬，令朝臣议之。与内史宇文孝伯等固请依礼七月，帝竟不许。帝之为太子也，宫尹郑译坐不能以正道调护，被谪除名。而帝雅亲爱译，至是拜译内史中大夫，甚委任之。译乃献新乐，十二月各一笙，每一笙用十六管。帝令与议之，驳而奏，帝颇纳焉。及高祖山陵还，帝欲作乐，复令议其可不。曰："《孝经》云'闻乐

不乐’。闻尚不乐，其况作乎。”郑译曰：“既云闻乐，明即非无。止可不乐，何容不奏帝。”遂依译议。译因此衔之。

帝后肆行非度，昏虐日甚。以荷高祖重恩，尝备位师傅，若生不能谏，死何以见高祖。乃上疏极谏，指陈帝失，帝不纳。译因谮之，遂下狱。狱卒张元哀之，乃以佩刀穿狱墙，遂出之。元卒被拷而终无所言。遇赦得免。

隋文帝践祚，例复官，除太子太傅，诏修撰乐书。开皇初，薨。子谚。所撰《乐典》十卷。

周书卷二七　列传第一九

赫连达字朔周，盛乐人，勃勃之后也。曾祖库多汗，因避难改姓杜氏。达性刚鲠，有胆力。少从贺拔岳征讨有功，拜都将，赐爵长广乡男，迁都督。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军中大扰。赵贵建议迎太祖，诸将犹豫未决。达曰：“宇文夏州昔为左丞，明略过人，一时之杰。今日之事，非此公不济。赵将军议是也。达请轻骑告哀，仍迎之。”诸将或欲南追贺拔胜，或云东告朝庭。达又曰：“此皆远水不救近火，何足道哉。”贵于是谋遂定，令达驰往。太祖见达恸哭，问故，达以实对。太祖遂以数百骑南赴平凉，引军向高平，令达率骑据弹筝峡。时百姓惶惧，奔散者多。有数村民，方扶老弱、驱畜牧，欲入山避难，军士争欲掠之。达曰：“远近黎民，多受制于贼，今若值便掠缚，何谓伐罪吊民！不如因而抚之，以示义师之德。”乃抚以恩信，民皆悦附，于是迭相晓语，咸复旧业。太祖闻而嘉之。悦平，加平东将军。太祖谓诸将曰：“当清水公遇祸之时，君等性命悬于贼手，虽欲来告，其路无从。杜朔周冒万死之难，远来见及，遂得共尽忠节，同雪仇耻。虽藉众人力，实赖杜子之功。劳而不酬，何以劝善。”乃赐马二百匹。达固让，太祖弗许。魏孝武入关，褒叙勋义，以达首迎元帅，匡复秦、陇进爵魏昌县伯，邑五百户。

从仪同李虎破曹泥，除镇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增邑并前一千户。从复弘农，战沙苑，皆有功。又增邑八百户，除泉郡守，转帅都督，加持节，除济州刺史。诏复姓赫连氏。以达勋望兼隆，乃除云州刺史，即本州也。进爵为公，拜大都督，寻授仪同三司。

从大将军达奚武攻汉中。梁宜丰侯萧循拒守积时，后乃送款。武问诸将进止之宜。开府贺兰愿德等以其食尽，欲急攻取之。达曰：“不战而获城，策之上者。无容利其子女，贪其财帛。穷兵极武，仁者不为。且观其士马犹强，城池尚固，攻之纵克，必将彼此俱损。如其困兽犹斗，则成败未可知。况行师之道，以全军为上。”武曰：“公言是也。”乃命将帅各申所见。于是开府杨宽等并同达议，武遂受循降。师还，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进爵蓝田县公。六官初建，授左遂伯。出为陇州刺史。保定初，迁大将军、夏州总管、三州五防诸军事。达虽非文吏，然性质直，遵奉法度，轻于鞭挞，而重慎死罪。性又廉俭，边境胡民或馈达以羊者，达欲招纳异类，报以赠帛。主司请用官物，达曰：“羊入我厨，物出官库，是欺上也。”命取私帛与之。识者嘉其仁恕焉。寻进爵乐川郡公。建德二年，进位柱国，薨。子迁嗣，大象中，位至大将军、蒲州刺史。

韩果字阿六拔，代武川人也。少骁雄，善骑射。贺拔岳西征，引为帐内。击万俟丑奴及其枝党，转战数十合，并破之。膂力绝伦，被甲荷戈，升陟峰岭，犹涉平路，虽数十百日，不以为劳。以功授宣威将军、子都督。从太祖讨平侯莫陈悦，迁都督，赐爵邯郸县男。魏孝武入关，进封石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大统初，进爵为公，增邑通前一千户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果性强记，兼有权略。所行之处，山川形势，备能记忆。兼善伺敌虚实，揣知情状，有潜匿溪谷欲为间侦者，果登高望之，所疑处，往必有获。太祖由是以果为虞候都督。每从征行，常领候骑，昼夜巡察，略不眠寝。

从袭窦泰于潼关，太祖依其规画，军以胜返。赏以珠金带一腰、帛二百匹，授征虏将军。又从复弘农，攻拔河南城，获郡守一人，论功为最。破沙苑，战河桥，并有功，授抚军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，增邑九百户。迁朔州刺史，转安州刺史，加帅都督。九年，从战邙山，军还，除河东郡守。又从大军破稽胡于北山。胡地险阻，人迹罕至，果进兵穷讨，散其种落。稽胡惮果劲健，号为著翅人。太祖闻之，笑曰：“著翅之名，宁减飞将。”累迁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出为宜州刺史。录前后功，进爵褒中郡公。魏恭帝元年，授大将军。从贺兰祥讨吐

谷浑，以功别封一子县公。武成二年，又率军破稽胡，大获生口。赐奴婢一百口，除宁州刺史。保定三年，拜少帅，进位柱国。四年，从尉迟迥围洛阳。军退，果所部独全。天和初，授华州刺史，为政宽简，吏民称之。建德初，薨。

子明嗣。大象末，位至上大将军、黎州刺史。与尉迟迥同谋，被诛。

祭佑字承先，其先陈留圉人也。曾祖绍为夏州镇将，徙居高平，因家焉。祖护，魏景明初，为陈留郡守。父袭，名著西州。正光中，万俟丑奴寇乱关中，袭乃背贼，弃妻子，归洛阳。拜齐安郡守。及魏孝武西迁，仍在关东。后始拔难西归，赐爵平舒县伯，除岐、夏二州刺史，卒。赠原州刺史。佑性聪敏，有行检。袭之背贼东归也，佑年十四，事母以孝闻。及长，有膂力，便骑射。太祖在原州，召为帐下亲信。太祖迁夏州，以佑为都督。

及侯莫陈悦害贺拔岳，诸将遣使迎太祖。将赴，夏州首望弥姐元进等阴有异计。太祖微知之，先与佑议执元进。佑曰："狼子野心，会当反噬，今若执缚，不如杀之。"太祖曰："汝大决也。"于是召元进等入计事。太祖曰："陇贼逆乱，与诸人戮力讨之。观诸八辈似有不同者。"太祖微以此言动之，因目佑。即出外，衣甲持刀直入，睹目叱诸人曰："与人朝谋夕异，岂是人也！蔡祐今日必斩奸人之头。"因按剑临之。举座皆叩头曰："愿有简择。"佑乃叱元进而斩之，并其党并伏诛。一坐皆战栗，莫敢以视。于是与诸将结盟，同心诛悦。太祖以此知重之。乃谓佑曰："吾今以尔为子，尔其父事我。"后从讨悦，破之。

又从迎魏孝武于潼关。以前后功，封苌乡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大统初，加宁朔将军、羽林监，寻持节、员外散骑常侍，进爵为侯，增邑一千一百户。从太祖擒窦泰，复弘农，战沙苑，皆有功，授平东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又从太祖战于河桥，祐乃下马步斗，手杀数人，左右劝乘马以备急卒。佑怒曰："丞相养我如子，今日岂以性命为念！"遂率左右十余人，齐声大呼，杀伤甚多。敌以其无继，遂围之十余重，谓佑曰："观君似是勇士，但弛甲来降，岂虑无富贵耶。"佑骂之曰："死卒！吾今取头，自当封公，何假贼之官号也。"乃弯弓持满，四面拒之。东魏人弗敢逼，乃募厚甲长刀者，直进取佑。去佑三十步，左右劝动射之，佑曰："吾曹性命，在一矢耳，岂虚发哉。"敌人渐进，可十步，佑乃射之，正中其面，应弦而倒，便以矛刺杀之。因此，战数合，唯失一人，敌乃稍却。佑徐引退。是战也，我军不利。太祖已还。佑至弘农，夜中与太祖相会。太祖见佑至，谓之曰："承先，尔来，吾无忧矣。"太祖心惊，不得寝，枕佑股上，乃安。以功进爵为公，增邑三百户，授京兆郡守。

九年，东魏豫州刺史高仲密举州来附。太祖率军援之，与齐神武遇，战于邙山。佑时著明光铁铠，所向无前。敌人咸曰"此是铁猛兽也"，皆遽避之。俄授青州刺史，转原州刺史，加帅都督，寻除大都督。十三年，遭父忧，请终丧纪。弗许。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，赐姓大利稽氏，进爵怀宁郡公。

魏恭帝二年，中领军。六官建，授兵部中大夫。江陵初附，诸蛮骚动，诏佑与大将军豆卢宁讨平之。三年，拜大将军，给后部鼓吹。以前后功，增邑并前四千户，别封一子县伯。太祖不豫，佑与晋公护、贺兰祥等侍疾。及太祖崩，佑悲慕不已，遂得气疾。

世宗即位，拜小司马，少保如故。帝之为公子也，与佑特相友昵，至是礼遇弥隆。御膳每有异味，辄辍以赐佑；群臣朝宴，每被别留，或至昏夜，列炬鸣笳，送佑还宅。佑以过蒙礼遇，常辞疾避之。至于婚姻，尤不愿交于势要。寻以本官获镇原州。顷之，授且州刺史，未之部，因先气疾动，卒于原州。时年五十四。

佑少有大志，与乡人李穆，布衣齐名。尝相谓曰："大丈夫当建立功名，以取富贵，安能久处贫贱邪！"言讫，各大笑。穆即申公也。后皆如其言。及从征伐，常溃围陷阵，为士卒先。军还之日，诸将争功，佑终无所竟。太祖每欢之，尝谓诸将曰："承先口不言勋，孤当代其论叙。"其见知如此。性节俭，所得禄皆散与宗族，身死之日，家无余财。赠使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五州诸军事、原州刺史。谥曰庄。子正嗣。官至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佑弟泽，颇好学，有干能。起家魏广平王参军、丞相府兼记室，加宣威将军、给事中。从尉迟迥平蜀，授帅都督，赐爵安弥县男。稍迁司辂下大夫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礼州刺史。在州受

赂，总管代王达以其功臣子弟，密奏贳之。后为邛州刺史，不从司马消难，被害。

常善，高阳人也。世为豪族。父安成。魏正光末，茹茹寇边，以统军从镇将慕容胜与战，大破之。时破六汗拔陵作乱，欲逼安成，不从，乃率所部讨陵。以功授伏波将军。给鼓节。后与拔陵连战，卒于战阵善，魏孝昌中，从尔朱容入洛，授威烈将军、都督，加龙骧将军、中散大夫、直寝，封房城县男，邑三百户。后从太祖平侯莫陈悦，除天水郡守。魏孝武西迁，授武卫将军，进爵武始县伯，增邑二百户。大统初，加平东将军，进爵为侯。擒窦泰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累有战功。除使持节、卫将军，假骠骑大将军、秦州刺史。四年，从战河桥，加大都督，进爵为公，除泾州刺史。属茹茹入寇，抄掠北边，善率所部破之，尽获所掠。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西安州刺史。转蔚州刺名。频莅三蕃，颇有政绩。魏恭帝二年，进爵永阳郡公，增邑二千户。孝闵帝践祚，拜大将军、宁州总管。保定二年，入为小司徒。四年，突厥出师与随公杨忠东伐，令善应接之。五年夏，卒，时年六十四。赠使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延夏盐恒燕五州诸军事、延州刺史。子升和嗣。先以善勋，拜仪同三司。

辛威，陇西人也。祖大汗，魏渭州刺史。父生，河州四面大都督。及威著勋，追赠大将军、凉甘等五州刺史。威少慷慨，有志略。初从贺兰拔岳征讨有功，假辅国将军、都督。及太祖统岳之众，见威奇之，引为帐内。寻授羽林监，封白土县伯，邑五百户。从迎魏孝武，因攻回洛城，功居最。大统元年，拜宁远将军，增邑二百户。累迁通直散骑常侍，进爵为侯，增邑三百户。从擒窦泰，复弘农，战沙苑，并先锋陷敌，勇冠一时。以前后功，授抚军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。从于谨破襄城。又从独孤信入洛阳，经河桥阵，加持节，进爵为公，增邑八百户。五年，授扬州刺史。加大都督。十三年，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姓普毛氏，出为鄜州刺史。威时望既重，朝廷以桑梓荣之，迁河州刺史，本州大中正。频领二镇，颇得民和。闵帝践祚，拜大将军，进爵包罕郡公，增邑五千户。及司马消难来附，威与达奚武率众援接。保定初，复率兵讨丹州叛胡，破之。三年，与达奚武攻阳关，拔之。明年，从尉迟迥围洛阳。还，拜小司马。天和初，进位柱国。复为行军总管，讨绥、银等诸州叛胡，并平之。六年，从齐王宪东伐，拔伏龙等五城。建德初，拜大司寇。三年，迁少傅，出为宁州总管。宣政元年，进位上柱国。大象二年，进封宿国公，增邑并前五千户，复为少傅。其年冬，薨，时年六十九。

威性持重，有威严。历官数十年，未尝有过，故得以身名终。兼其家门友义，五世同居，世以此称之。子永达嗣。大象末，以威勋，拜仪同大将军。

厍狄昌字恃德，神武人也。少便骑射，有膂力。及长，进止闲雅，胆气壮烈，每以将帅自许。年十八，尔朱天光引为幢主，加讨夷将军。从天光定关中，以功拜宁远将军、奉车都尉、统军。天光败，又从贺拔岳。授征西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及岳被害，昌与诸将翊戴太祖。从平侯莫陈悦，赐爵阴盘县子，加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

后从太祖迎魏孝武，复潼关，改封长子县子，邑八百户。大统初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一千户。从破窦泰，授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又从复弘农，战沙苑，昌皆先登陷阵。太祖嘉之，授帅都督。四年，从战沙河桥，除冀州刺史。后与于谨破胡贼刘平伏于上郡，授冯翊郡守。久之，转河北郡守。十三年，录前后功，授大都督、通直散骑常侍。又从随公杨忠破蛮贼田社清，昌功为最，增邑三百户，拜仪同三司。寻迁开府仪同三司。十六年，出为东夏州刺史。魏废帝元年，进爵方城郡公，增邑并前四千一百户。六官建，授稍伯中大夫。孝闵帝践祚，拜大将军。后疾卒。

田弘字广略，高平人也。少慷慨，志立功名，膂力过人，敢勇有谋略。魏永安中，陷于万俟丑奴。尔朱天光入关，弘自原州归顺，授都督。

及太祖初统众，弘求谒见，乃论世事，深被引纳，即处以爪牙之任。又以迎魏孝武功，封鹑阴县子，邑五百户。太祖常以所着铁甲赐弘云："天下若定，还将此甲示孤也。"大统三年，转帅都督，进爵为公，从太祖复弘农，战沙苑，解洛阳围，破河桥阵，弘功居多，累蒙殊赏，赐姓纥干氏。寻授原州刺史。以弘勋望兼至，故以衣锦荣之。太祖在同州，文武并集，乃谓之曰："人人如弘尽心，天下岂不早定。"即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魏废帝元年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平蜀之

后，梁信州刺史史萧韶等各据所部，未从朝化，诏弘讨平之。又讨西平叛羌及凤州叛氐等，并破之。弘每临阵，锋推直前，身被一百余箭，破骨者九，马被十矛，朝廷壮之。信州群蛮反，又诏弘与贺若敦等平之。孝闵帝践祚，进爵雁门郡公，邑通前二千七百户。保定元年，出为岷州刺史。弘虽武将，而动遵法式，百姓颇安之。三年，从随公杨忠伐齐，拜大将军。明年，又从忠东伐。师还，乃旋所镇。吐谷浑寇西边，宕昌羌潜相应接，诏弘讨之。获其二十五王，拔其七十六栅，遂破平之。天和二年，陈湘州刺史华皎来附，弘从卫公直赴援。与陈人战，不利，仍以弘与江陵总管。及陈将吴明彻来寇，弘与梁主肖岿退保纪南，令副总管高琳拒守，明彻退，乃还江陵。寻以弘为仁寿城主，以逼宜阳。齐将段孝先、斛律明月出军定陇以为宜阳援，弘与陈公纯破之，遂拔宜阳等九城。以功增邑五百户，进位柱国大将军。建德二年，拜大司空，迁少保。三年，出为总管襄郢昌丰唐蔡六州诸军事、襄州刺史。薨于州。

子恭嗣。恭少有名誉，早历显位。大象末位，至柱国、小司马。朝廷又追录弘勋，进恭爵观国公。

梁椿字千年，代人也。祖屈朱，魏昌平镇将，父提，内正郎。椿初以统军从尔朱荣入洛，复从荣破葛荣于滏口，以军功进授都将。后从贺拔岳讨平万俟丑奴、萧宝夤等，迁中坚将军、屯骑校尉、子都督。普泰初，拜征西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二年，除高平郡守，封卢奴县男，邑一百户。太昌元年，进授都督。从太祖平侯莫陈悦，拜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大统初，进爵栾城县伯，增邑五百户。出为陇东郡守。寻进爵为公，增邑五百户，迁梁州刺史。从复弘农，战沙苑，与独孤信入洛阳，从宇文贵破东魏将尧雄等，累有战功。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。从战河桥，进爵东平郡公，增邑一千户。俄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七年，从于谨讨稽胡刘平伏，椿擒其别帅刘持塞。又从独孤信讨岷州羌梁企定，破之。除渭州刺史。在州虽无他政绩，而夷夏安之。十三年，从李弼赴颍川援侯景。别攻阎韩镇，斩其镇城除卫。城主卜贵洛率军士千人降。以功增邑四百户。孝闵帝践祚，除华州刺史，改封清陵郡公，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户。二年，入为少保，转少傅。保定元年，拜大将军。卒于位。赠恒鄜延丹宁五州诸军事，行恒州刺史，谥曰烈。

椿性果毅，善于抚纳，所获赏物，分赐麾下，故每践敌场，咸得其死力。雅好俭素，不营赀产，时论以此称焉。

子明，魏恭帝二年，以椿功袭爵丰阳县公。寻授大都督，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，治小吏部，历小御伯、御正下大夫。保定五年，诏袭椿爵，旧封回授弟朗。天和中，改封乐陵郡公，除上州刺史，增邑并前四千三百户。

梁台字洛都，长池人也。父去斤，魏献文时为陇西郡守。台少果敢，有志操。孝昌中，从尔朱天光一平关、陇，一岁之中，大小二十余战，以功授子都督，赐爵陇城乡男。普泰初，进授都督。后隶侯莫陈悦讨南秦州群盗，平之。悦表台为假节、卫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进封陇城县男，邑二百户。寻行天水郡事，转行赵平郡事。频治郡，颇有声绩。未几，天光追台还，引入帐内。及天光败于寒陵，贺拔岳又经为心膂。

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台与诸将议翊戴太祖。从讨悦，破之。又拜天水郡守。大统初，复除赵平郡守。又与太仆石猛破两山屠各，增邑一百户，转平凉郡守。时莫折后炽结聚轻剽，寇掠居民。州刺史史宁讨之，历时不克。台陈贼形势，兼论攻取之策，宁善而从之，遂破贼徒。复与于谨破刘平伏。录前后勋，授颍州刺史，赐姓贺兰氏。从援玉壁，战邙山，授都督。大统十五年，拜南夏州刺史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、本州大中正，增邑二百户。魏废帝二年，迁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。孝闵帝践祚，进爵中部县公，增邑通前一千户。武成中，从贺兰祥征洮阳，先登有功，别封绥安县侯，邑一千户。诏听转授其子元庆。保定四年，拜大将军。时大军围洛阳，久而不拔。齐骑奄至，齐公宪率兵御之。乃有数人为敌所执，已去阵二百余步，台望见之，愤怒，单马突入，射杀两人，敌皆披靡，执者遂得还。齐公宪每欢曰：“梁台果毅胆决，不可及也。”五年，拜鄜州刺史。

台性疏通，恕己待物。至于莅民处政，尤以仁爱为心。不过识千余字，口占书启，辞意可观。

年过六十，犹能被甲跨马，足不蹑镫。驰射弋猎，矢不虚发。后以疾卒。

宇文测字澄镜，太祖之族子也。高祖中山、曾祖豆颓、祖骐驎、父永，仕魏，位并显达。测性沉密，少笃学，每旬月不窥户牖。起家奉朝请、殿中侍御史。累迁司徒右长史、安东将军。尚宣武女阳平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及魏孝武疑齐神武有异图，诏测诣太祖言，令密为之备。太祖见之甚欢。使还，封广川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寻从孝武西迁，进爵为公。太祖为丞相，以测为右长史，军国政事，多委任之。又令测详定宗室昭穆远近，附于属籍。除通直散骑常侍、黄门侍郎。

大统四年，拜侍中、长史。六年，坐事免。寻除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行汾州事。测政存简惠，颇得民和。地接东魏，数相钞窃，或有获其为寇者，多缚送之。测皆命解缚，置之宾馆，然后引与相见，如客礼焉。仍设酒肴宴劳，放还其国，并给粮饩，卫送出境。自是东魏人大斩，乃不为寇。汾、晋之间，各安其业。两界之民，遂通庆吊，不复为仇仇矣。是论称之，方于羊叔子。或有告测与外境交通，怀贰心者。太祖怒曰："测为我安边，吾知其无贰志，何为间我骨肉，生此贝锦！"乃命斩之。仍许测以便宜从事。八年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转行绥州事。每岁河冰合后，突厥即来寇掠，先是常预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。测至，皆令安堵如旧，乃于要路数百处并多积柴，仍远斥候，知其动静。是年十二月，突厥从连谷入寇，去界数十里。测命积柴之处，一时纵火。突厥谓有大军至，惧而遁走，自相蹂践，委弃杂畜及辎重不可胜数。测徐率所部收之，分给百姓。自是突厥不敢复至。测因请置戍兵以备之。十年，征拜太子少保。十二年十月，卒于位。时年五十八。太祖伤悼，亲临恸焉。仍令水池公护监护丧事。赠本官。谥曰靖。

测性仁恕，好施与，衣食之外，家无蓄积。在洛阳之日，曾被窃盗，所失物，即其妻阳平公主之衣服也。州县擒盗，并物俱获。测恐此盗坐之以死，仍不忍焉。遂遇赦得免。盗既感恩，因请为测左右。及测从魏孝武西迁，事极狼狈，此人亦从测入关，竟无异志。子该嗣。历官内外，位至上开府仪同三司、临淄县公。测弟深。

深字奴干。性耿正，有器局。年数岁，便累石为营伍，并折草作旌旗，布置行列，皆有军阵之势。父永遇见之，乃大喜曰："汝自然知此，于后必为名将。"至永安初，起家秘书郎。时群盗蜂起，深屡言时事，尔朱荣雅知重之。拜厉武将军。寻除车骑府主簿。三年，授子都督，领宿卫兵卒。及齐神武举兵入洛，孝武西迁。既事起仓卒，人多逃散，深抚循所部，并得入关。以功赐爵长乐县伯。

太祖以深有谋略，欲引致左右，图议政事。大统元年，乃启为丞相府主簿，加朱衣直阁。寻转尚书直事郎中。

及齐神武屯蒲坂，分遣其将窦泰趣潼关，高敖曹围洛州。太祖将袭泰，诸将咸难之。太祖乃隐其事，阳若未有谋者，而独问荣于深。对曰："窦氏，欢之骁将也，顽凶而勇，战亟胜而轻敌，欢每仗之，以为御侮。今者大军若就蒲坂，则高欢拒守，窦泰必援之，内外受敌，取败之道也。不如选轻锐之卒，潜出小关。窦性躁急，必来决战，高欢持重，未即救之，则窦可擒也。既虏窦氏，欢势自沮。回师御之，可以制胜。"太祖喜曰："是吾心也。"军遂行，果获泰而齐神武亦退。深又说太祖进取弘农，复克之。太祖大悦，谓深曰："君即吾家之陈平也。"

是冬，齐神武又率大众度河涉沙苑。诸将皆有惧色，唯深独贺。太祖诘之，曰："贼来充斥，何贺之有？"对曰："高欢之抚河北，甚得众心，虽乏智谋，人皆用命，以此自守，未易可图。今悬师度河，非众所欲，唯欢耻失窦氏，复谏而来，所谓忿兵，一战可以擒也此，事昭然可见，不贺何为。请假深一节，发王罴之兵，邀其走路，使无遗类矣。"太祖然之。寻而大破齐神武军，如深所荣。

四年，从战河桥。六年别监李弼军讨白额稽胡，并有战功。俄进爵为侯，历通直散骑常侍、东雍州别驾、使持节、大都督、东雍州刺史。深为政严明，示民以信，抑挫豪右，吏民怀之。十七年，入为雍州别驾。魏恭帝二年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六官建拜，拜小吏部下大夫。孝闵帝受禅，进位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迁吏部中大夫。武成元年，除豳州刺史，改封安化县公。二年，征拜宗师大夫，转军司马。保定初，除京兆尹。入为司会中大夫。

深少丧父，事兄甚谨。性多奇谲，好读兵书。既在近侍，每进筹策。及在选曹，颇获时誉。性仁爱，性隆宗党。从弟神誉、神庆幼孤，深抚训之，义均同气，世亦以此称焉。天和三年，卒于位。

赠使持节、少帅、恒云蔚三州刺史，谥曰成康。子孝伯，自有传。

史臣曰：太祖属祸乱之辰，以征伐定海内，大则连兵百万，系以存亡，小则转战边亭，不阕旬月。是以人无少长，士无贤愚，莫不投笔要功，横戈请奋。若夫数将者，并攀翼云汉，底绩屯夷，虽运移年世，而名成终始，美矣哉！以赫连达之先识，而加之以仁恕；蔡佑之敢勇，而终之以不伐。斯岂企及所致乎，抑亦天性也。宇文测昆季，政绩谋猷，咸有可述，其当时之良臣欤。

周书卷二八　列传第二○

史宁字永和，建康袁氏人也。曾祖豫，仕沮渠氏为临松令。魏平凉州，祖灌随例迁于抚宁镇，因家焉。父遵，初为征虏府铠曹参军。属杜洛周构逆，六镇自相屠陷，遵遂率乡里二千家奔恒州，其后恒州为贼所败，遵复归洛阳。拜楼烦郡守。及宁著勋，追赠散骑常侍、征西大将军、凉州刺史，谥曰贞。宁少以军功，拜别将。迁直阁将军、都督，宿卫禁中。寻加持节、征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贺拔胜为荆州刺史，宁以本官为胜军司，率步骑一千，随胜之部。值荆蛮骚动，一鵶路绝，宁先驱平之。因抚慰蛮左，翕然降附，遂税得马一千五百匹供军。寻除南郢州刺史。及胜为大行台，表宁为大都督。率步骑一万攻梁下差戍，破之，封武平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又攻拔梁齐兴镇等九城，获户二万而还。未及论功，属魏孝武西迁，东魏遣侯景率众寇荆州，宁随胜奔梁。梁武帝引宁至香磴前，谓之曰：“观卿风表，终至富贵，我当使卿衣锦还乡。”宁答曰：“臣世荷魏恩，位为列将，天长丧乱，本朝倾覆，不能北面逆贼，幸得息肩有道。傥如明诏，欣幸实多。”因涕泣横流，梁武为之动容。在梁二年，胜乃与宁密图归计。宁曰：“朱异既为梁主所信任，请往见之。”胜然其言。宁乃见异，申以投分之言，微托思归之意，辞气雅至，异亦嗟挹，谓宁曰：“桑梓之思，其可忘怀？当为奏闻，必望遂所请耳。”未几，梁主果许胜等归。

大统二年，宁自梁归阙，进爵为侯，增邑三百户。久之，迁车骑将军、行泾州事。时贼帅莫折后炽寇掠居民，宁率州兵与行原州事李贤讨破之。转通直散骑常侍、东义州刺史。东魏亦以故胡梨苟为东义州刺史。宁仅得入州，梨苟亦至，宁迎击，破之，斩其洛安郡守冯善道。州既邻接疆场，百姓流移，宁留心抚慰，咸来复业。

十二年，转凉州刺史。宁未至而前刺史宇文仲和据州作乱。诏遣独孤信率兵与宁讨之，宁先至凉州，为陈祸福，城中吏民皆相率降附。仲和仍据城不下，寻亦克之。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凉西凉二州诸军事、散骑常侍、凉州刺史。十五年，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进爵为公。

十六年，宕昌叛羌獠甘作乱，逐其王弥定而自立，并连结傍乞铁忽及郑五丑等，诏宁率军与宇文贵、豆卢宁等讨之。宁别击獠甘，而山路险阻，才通单骑，獠甘已分其党立栅守险。宁进兵攻之，遂破其栅。獠甘率三万人逆战，宁复大破之，追至宕昌。獠甘将百骑走投生羌巩廉王。弥定遂得复位。宁以未获獠甘，密谋图之，乃扬声欲还。獠甘闻之，复招引叛羌，依山起栅，欲攻弥定。宁谓诸将曰：“此羌入吾术中，当进兵擒之耳。”诸将思归，咸曰：“生羌聚散无常，依据山谷，今若追讨，恐引日无成。且弥定还得守蕃，将军功已立矣。獠甘势弱，弥定足能制之。以此还师，策之上者。”宁曰：“一日纵敌，数世之患，岂可舍将灭之寇，更烦再举。人臣之礼，知无不为。以此诸君不足与计事也。如更沮众，宁岂不能斩诸君邪！”遂进军，獠甘众亦至，与战，大破之，生获獠甘，徇而斩之。并执巩廉王送阙。所得军实，悉分赏将士，宁无私焉。师还，诏宁率所部镇河阳。宁先在凉州，戎夷服其威惠，迁镇之后，边民并思慕之。

魏废帝元年，复除凉甘瓜三州诸军事、凉州刺史。初茹茹与魏和亲，后更离叛。寻为突厥所破，杀其主阿那环。部落逃逸者，仍奉环之子孙，抄掠河右。宁率兵邀击，获环子孙二人，并其种落酋长。自是每战破之，前后获数万人。进爵安政郡公。三年，吐谷浑通使于齐，宁击获之，就拜大将军。宁后遣使诣太祖请事，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矛等赐宁。谓其使人曰：“为我谢凉州，孤解衣以衣公，推心以委公，公其善始令终，无损功名也。”

时突厥木汗可汗假道凉州，将袭吐浑，太祖令宁率骑随之。军至番禾，吐浑已觉，奔于南山。

木汗将分兵追之，令俱会于青海。宁谓木汗曰："树敦、贺真二城，是吐浑巢穴。今若拔其本根，余种自然离散，此上策也。"木汗从之，即分为两军。木汗从北道向贺真，宁趣树敦。浑娑周国王率众逆战，宁击斩之。逾山履险，遂至树敦。敦是浑之旧都，多诸珍藏。而浑主先已奔贺真，留其征南王及数千人固守。宁进兵攻之，退浑人果开门逐之，因回兵奋击，门未及阖，宁兵遂得入。生获其征南王，俘虏男女、财宝，尽归诸突厥。浑贺罗拔王依险为栅，周回五十余里，欲塞宁路。宁攻其栅，破之，俘斩万计，获杂畜数万头。木汗亦破贺真，虏浑主妻子，大获珍物。宁还军于青海，与木汗会。木汗握宁手，欢其勇决，并遗所乘良马，令宁于帐前乘之，木汗亲自步送。突厥以宁所图必破，皆畏惮之，咸曰："此中国神智人也。"及将班师，木汗又遗宁奴婢一百口、马五百匹、羊一万口。宁乃还州。寻被征入朝，属太祖崩，宁悲恸不已，请赴陵所尽哀，并告行师克捷。

孝闵帝践祚，拜小司徒，出为荆襄淅郢等五十二州及江陵镇防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宁有识尽，识兵权，临敌指挥，皆如其策，甚得当时之誉。及在荆州，颇自奢纵贪浊，不修法度。尝出，有人诉州佐曲法，宁还付被讼者治之。自是有事者不复敢言，声名大损于西州。保定三年，卒于州，谥曰烈。子雄嗣。

雄字世武。少勇敢，膂力过人，便弓马，有算略。年十四，从宁于牵屯山奉迎太祖。仍从校猎，弓无虚发。太祖欢异之。寻尚太祖女永富公主。除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累迁驾部中大夫、大驭中大夫。从柱国包罕公辛威镇金城，遂卒于军，时年二十四。雄弟祥，以父勋赐爵武遂县公。祥弟云，亦以父勋赐爵武平县公，历位司织下大夫，仪同大将军。云弟威，亦以父勋赐爵武当县公。

陆腾字显圣，代人也。高祖俟，魏征西大将军、东平王。祖弥，夏州刺史。父旭，性雅澹，好《老》、《易》纬候之学，撰《五星要诀》及《两仪真图》，颇得其指要。太和中，征拜中书博士，稍迁散骑常侍。知天下将乱，遂隐于太行山。孝庄即位，屡征不起。后赠并汾恒肆四州刺史。腾少慷慨有大节，解巾员外散骑侍郎、司徒府中兵参军。尔朱荣入洛，以腾为通直散骑侍郎、帐内都督。从平葛荣，以功赐爵清河县伯。普泰初，迁朱衣直閤。尚安平主，即东莱王贵平女也。魏孝武幸贵平第，见腾，与语悦之，谓贵平曰："阿翁真得好婿。"即擢为通直散骑常侍。及孝武西迁，腾时使清州，遂没于邺。东魏兴和初，征拜征西将军，领阳城郡守。

大统九年，大军东讨，以腾所据冲要，遂先攻之。时兵威甚盛，长史麻休劝腾降，不许，拒守经月余，城陷被执。太祖释而礼之，问其东间消息，腾盛陈东州人物，又叙述时事，辞理抑扬。太祖笑曰："卿真不背本也。"即拜帐内大都督。未几，除太子庶子，迁武卫将军。既为太祖所知，愿立功效，不求内职，太祖嘉之。十三年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魏废帝元年，安康贼黄众宝等作乱，连结汉中，众数万，攻围东梁州。城中粮尽，诏腾率军自子午谷以援之。腾乃星言就道，至便与战，大破之。军还，拜陇州刺史。太祖谓腾曰："今欲通江由路，直出南奏，卿宜善思经略。"腾曰："必望临机制变，未敢预陈。"太祖曰："此是卿取柱国之日，卿其勉之。"即解所服金带赐之。州民李广嗣、李武等凭据岩险，以为堡壁，招集不逞之徒，攻劫郡县，历政不能治。腾密令多造飞梯，身率众麾下，夜往掩袭，未明，四面俱上，遂破之，执广嗣等于鼓下。其党有任公忻者，更聚徒众，围逼州城。乃语腾曰："但免广嗣及武，即散兵请罪。"腾谓将士曰："吾若不杀广嗣等，可谓隳军实而长寇仇，事之不可者也。公忻竖子，乃敢要人！"即斩广嗣及武，以首示之。贼徒沮气，于是出兵奋击，尽获之。

魏恭帝三年，拜骠骑大将军；开府仪同三司，转江州刺史，爵上庸县公，邑二千户。陵州木笼獠恃险粗犷，每行抄劫，诏腾讨之。獠既因山为城，攻之未可拔。腾遂于城下多设声乐及诸杂技，示无战心。诸贼果弃其兵仗，或携妻子临城观乐。腾知其无备，密令众军俱上，诸贼惶惧，不知所为。遂纵兵讨击，尽破之，斩首一万级，俘获五千人。

世宗初，陵、眉、戎、江、资、邛、新、遂八州夷夏及合州民张瑜兄弟并反，众数万人，攻破郡县。腾率兵讨之。转潼州刺史。武成元年，诏征腾入朝，世宗面敕之曰："益州险远，非亲勿居，故令齐公作镇。卿之武略，已著遐迩，兵马镇防，皆当委卿统摄。"于是徙隆州刺史，随宪入蜀。及

赵公招代宪，复请留之。

保定元年，迁隆州总管，领刺史。二年，资州槃石民反，杀郡守，据险自守，州军不能制。腾率军讨击，尽破斩之。而蛮、獠兵及所在峰起，山路险阻，难得掩袭。腾遂量山川形势，随便开道。蛮獠畏威，承风请服。所开之路，多得古铭，并是诸葛亮、桓温旧道。是年，铁山獠抄断内江路，使驿不通。腾乃进军讨之。欲至铁山，乃伪还师。贼不以为虞，遂不守备。腾出其不意击之，应时奔溃。一日下其三城，斩其魁帅，俘获三千人，招纳降附者三万户。帝以腾母在齐，未令东讨。适有其亲属自东还朝者，晋公护奉令伪告腾云："齐为无道，已诛公家，母兄并从涂炭。"盖欲发其怒也。腾乃发哀泣血，志在复仇。四年，齐公宪与晋公护东征，请腾为副。赵公招时在蜀，复留之。晋公护与招书曰："今朝廷令齐公扫荡河、洛，欲与此人同行。汝彼无事，且宜借吾也。"于是命腾驰传入朝，副宪东讨。五年，拜司宪中大夫。

天和初，信州蛮、蜑据江峡反叛，连结二千余里，自称王侯，杀刺史守令等。又诏腾率军讨之。腾乃先趣益州，进骁勇之士，兼具楼船，沿外江而下。军至汤口，分道奋击，所向摧破。乃筑京观以旌武功。语在《蛮传》。涪陵郡守兰休祖又据楚、向、临、容、开、信等州。地方二千余里，阻兵为乱。复诏腾讨之。初与大战，斩首二千余级，俘获千余人。当时虽摧其锋，而贼众既多，自夏及秋，无日不战，师老粮尽，遂停军集市，更思方略。贼见腾不出，四面竟前。腾乃激励其士众，士皆争奋，复攻拔其鱼令城，大获粮储，以充军实。又破铜盘等七栅，前后斩获四千人，并船舰等。又筑临州、集市二城，以镇遏之。腾自在龙州，至是前后破平诸贼，凡赏得奴婢八百口，马牛称是。于是巴蜀悉定，诏令树碑纪绩焉。

四年，迁江陵总管。陈遣其将章昭达率众五万、船舰二千围江陵。卫王直闻有陈寇，遣大将军赵言、李迁哲等率步骑赴之，并受腾节度。时迁哲等守外城，陈将程文季、雷道勤夜来掩袭，迁哲等惊乱，不能抗御。腾夜遣开门，出甲士奋击，大破之。陈人奔溃，道勤中流矢而毙，虏获二百余人。陈人又决龙川宁邦堤，引水灌江陵城。腾亲率将士战于西堤，破之，斩首数千级，陈人乃遁。六年，进位柱国，进爵上庸郡公，增邑通前三千五百户。

建德二年，征拜大司空，寻出为泾州总管。宣政元年冬，薨于京师。赠本官加并汾等五州刺史，重赠大后丞。谥曰定。子玄嗣。

玄字士鉴，腾入关时，年始七岁。仕齐为奉朝请，历成平县令。齐平，高祖见玄，特加劳勉，即拜地官府都上士。大象末，为隋文相府内兵参军。玄弟融，字士倾，最知名，少历显职。大象中，位至大将军、定陵县公。

贺若敦，代人也。父统，为东魏颍州长史。大统二年，执刺史田迅以州降。至长安，魏文帝谓统曰："卿自颍川从我。何日能忘。"即拜右卫将军、散骑常侍、兖州刺史，赐爵当亭县公。寻除北雍州刺史。卒，赠侍中、燕朔恒三州刺史、司空公，谥曰哀。敦少有气干，善骑射。统之谋执迅也，虑事不果，又以累弱既多，难以自拔，沉吟者久之。敦时年十七，乃进策曰："大人往事葛荣，已为将帅；后入尔朱，礼遇尤重。韩陵之后，屈节高欢，既非故人，又无功效，今日委任，无异于前者，正以天下未定，方藉英雄之力，一旦清平，岂有相容之理。以敦愚计，恐将来有危亡之忧。愿思全身远害，不得有所顾念也。"统乃流涕从之，遂定谋归太祖。时群盗蜂起，各据山谷。大亀山贼张世显潜来袭统，敦挺身赴战，手斩七八人，贼乃退走。统大悦，谓左右僚属曰："我少从军旅，战阵非一，如此儿年时胆略者，未见其人。非唯成我门户，亦当为国名将。"

明年，从河内独孤信于洛阳，被围。敦弯弓三石，箭不虚发。信大奇之，乃言于太祖。太祖异之，引置麾下，授都督，封安陵县伯，邑四百户。尝从太祖校猎于甘泉宫，时围人不齐，兽多逃逸，太祖大怒，人皆股战。围内唯有一鹿，俄亦突围而走。敦跃马驰之，鹿上东山，敦弃马步逐至山半，便掣之而下。太祖大悦，诸将因得免责。累迁太子庶子、抚军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散骑常侍、仪同三司，进爵广乡县侯。敦既有武艺，太祖恒欲以将帅任之。魏废帝二年，拜右卫将军，俄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。

时岷蜀初开，民情尚梗。巴西人谯淹据南梁州，与梁西江州刺史王开业共为表裏，扇动群蛮。

太祖令敦率军讨之，山路艰验，人迹罕至。敦身先将士，攀木缘崖，倍道兼行，乘其不意，又遣仪同扶猛破其别帅向镇侯于白帝。淹乃与开业并其党泉玉成、侯造等率众七千口，累三万，自垫江而下，就梁王琳。敦邀击，破之。淹复依山立栅，南引蛮帅向白彪为援。敦设反间，离其党与，因其懈怠，复破之。斩淹，尽俘其众。进爵武都公，增邑通前一千七百户，拜典祀中大夫。寻出为金州都督、七州诸军事、金州刺史。向白彪又与蛮帅向五子等聚众为寇，围逼信州。诏敦与开府田弘赴救，未至而城已陷。进与白彪等战，破之，俘斩二千人。仍进军追讨，遂平信州。是岁，荆州蛮帅文子荣自号仁州刺史，拥逼士人，据沮漳为逆。复令敦与开府潘招讨之，擒子荣，并虏其众。

武成元年，入为军司马。自江陵平后，巴、湘之地并内属，每遣梁人守之。至是陈将侯真、侯安都等围逼湘州，遏绝粮援。乃令敦率步骑六千，度江赴救。真等以敦孤军深入，规欲取之。敦每设奇伏，连战破真，乘胜径进，遂次湘州。因此轻敌，不以为虞。俄而霖雨不已，秋水泛溢，陈人济师，江路遂断。粮援既绝，人怀危惧。敦于是分兵抄掠，以充资费。恐真等知其粮少，乃于营内多为土聚，覆之以米，集诸营军士，人各持囊，遣官司部分，若欲给粮者，因召侧近村民，阳有所访问，令于营外遥见，随即遣之。真等闻之，良以为实。乃据守要险，欲旷日以老敦师。敦又增修营垒，造卢舍，示以持久，湘罗之间，遂废农业。真等无如之何。

初，土人亟乘轻船，载米粟及笼鸡鸭以饷真军。敦患之。乃伪为土人，装船伏甲士于中，真兵人望见，谓饷船之至，逆来争取。敦甲士出而擒之。敦军数有叛人乘马投真者，辄纳之。敦又别取一马，牵以趣船，令船中逆以鞭鞭之，如是者再三，马便畏船不上。后伏兵于江岸，遣人以招真军，诈称投附。真便遣兵迎接，竟来牵马。马既畏船不上，敦发伏掩之，尽殪。此后实有馈及亡命奔真者，独谓敦之设诈，逆迁歼击，并不敢受，相持岁余，真等不能制，求借船送敦度江。敦虑其或诈，拒而弗许。真复遣使谓敦曰："骠骑在此既久，今欲给船相送，何为不去？"敦报云："湘州是我国家之地，为尔侵逼。敦来之日，欲相平殄。既未得一决，所以不去。"真后日复遣使来，敦谓使者云："必须我还，可舍我百里，当为汝去。"真等留船于江，将兵去津路百里，敦觇知非诈，徐理舟楫，勒众而还。在军病死者十五六。晋公护以敦失地无功，除名为民。

保定二年，拜工部中大夫。寻出为金州总管、七州诸军事、金州刺史。三年，从柱国杨忠引突厥破齐长城，至并州而还，以敦为殿，别封一子顺义县公，邑一千户。五年，除中州刺史，镇函谷。

敦恃功负气，顾其流辈皆为大将军，敦犹未得，兼以湘州之役，全军而反，不蒙旌赏，翻被除名，每怀怨怒。属有台使至，乃出怨言。晋公护怒，遂征敦还，逼令自杀。时年四十九。建德初追赠大将军。谥曰烈。

子弼，有文武材略。大象末，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、扬州刺史、襄邑县公。敦第谊，亦知名。官至柱国、海陵县公。

权景宣字晖远，天水显亲人也。父昙胜，魏陇西郡守。赠秦州刺史。景宣少聪悟，有气侠，宗党皆欢异之。年十七，魏行台萧宝夤见而奇之，表为轻车将军。及宝夤败，景宣归乡里。太祖平陇右，擢为行台郎中。魏孝武西迁，授镇远将军、步兵校尉，加平西将军、秦州大中正。大统初，转祠部郎中。

景宣晓兵权，有智略。从太祖拔弘农，破沙苑，皆先登陷阵。转外兵郎中。从开府于谨援洛阳，景宣督课粮储，军以周济。时初复洛阳，将修缮宫室，景宣率徒三千，先出采运。会东魏兵至，司州牧元季海等以众少拔还，属城悉叛，道路拥塞。景宣将二十骑，且战且走，从骑略尽，景宣轻马突围，手斩数级，驰而获免，因投民家自匿。景宣以久藏非计，乃伪作太祖书，招募得五百余人，保据宜阳，声言大军续至。东魏将段琛等率众至九曲，惮景宣，不敢进。景宣恐琛审其虚实，乃将腹心自随，诈云迎军，因得西遁。与仪同李延孙相会，攻孔城。洛阳以南，寻亦来附。太祖即留景宣守张白坞，节度东南义军。东魏将王元凯入洛，景宣与延孙等击走之，以功授大行台右丞。进屯宜阳，攻襄城，拔之，获郡守王洪显，俘斩五百余人。太祖嘉之，征入朝。录前后功，封显亲县男，邑三百户。除南阳郡守。郡邻敌境，旧制，发民守防三十五处，多废农桑，而奸宄犹作。景宣至，并除之，唯修起城楼，多备器械，寇盗敛迹，民得肄业。百姓称之。立碑颂德。太祖特赏粟帛。以

旌其能。迁广州刺史。侯景举河南来附，景宣从仆射王思政经略应接。既而侯景南叛，恐东魏复有其地，以景宣为大都督、豫州刺史，镇乐口。东魏亦遣张伯德为刺史。伯德令其将刘贵平率其戍卒及山蛮，屡来攻逼。景宣兵不满千人，随机奋击，前后擒斩三千余级，贵平乃退走。进授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颍川陷后，太祖以乐口等诸城道路阻绝，悉令拔还。襄州刺史杞秀以狼狈得罪。景宣号令严明，戎旅整肃，所部全济，独被优赏。仍留镇荆州，委以鵶南之事。

初，梁岳阳王萧詧将以襄阳归朝，仍勒兵攻梁元帝于江陵。詧叛将杜岸乘虚袭之。景宣乃率骑三千，助詧破岸。詧因是乃送其妻王氏及子寮入质。景宣又与开府杨忠取梁将柳仲礼，拔安陆、随郡。久之。随州城民吴士英等杀刺史黄道玉，因聚为寇。景宣以英等小贼，可以计取之，若声其罪，恐同恶者众。乃与英书，伪称道玉凶暴，归功英等。英果信之，遂相率而至。景宣执而戮之。散其党与。进攻应城，拔之，获夏侯珍洽。于是应、礼、安、随并平，朝议以景宣威行南服，乃授并安肆郢新应六州诸军事、并州刺史。寻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兼督江北司二州诸军事，进爵为伯，邑五百户。唐州蛮田鲁嘉自号豫州伯，引致齐兵，大为民患。景宣又破之，获鲁嘉，以其地为郡。转安州刺史。梁定州刺史李洪远初款后叛，景宣恶其怀贰，密袭破之，虏其家口及部众。洪远脱身走免。自是酋帅慑服，无敢叛者。燕公于谨征江陵，景宣别破梁司空陆法和司马羊亮于涢水。又遣别帅攻拔鲁山。多造舟舰益张旗帜，临江欲度，以惧梁人。梁将王琳在湘州，景宣遗之书，谕以祸福。琳遂遣长史席壑因景宣请举州款附。孝闵帝践祚，征为司宪中大夫，寻除基郡硖平四州五防诸军事、江陵防主，加大将军。

保定四年，晋公护东讨，景宣别讨河南。齐豫州刺史王士良、永州刺史萧世怡并以城降。景宣以开府谢撤守永州，开府郭彦守豫州，以士良、世怡及降卒一千人归诸京师。寻而洛阳不守，乃弃二州，拔其将士而还。至昌州而罗阳蛮反，景宣回军破之，斩首千级。获生口二千、杂畜千头，送阙。还次灞上，晋公护亲迎劳之。

天和初，授荆州总管、十七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进爵千金郡公。陈湘州刺史华皎举州款附，表请援兵。敕景宣统水军与皎俱下。景宣到夏口，陈人已至。而景宣以任遇隆重，遂骄傲恣纵，多自矜伐，兼纳贿货，指麾节度，朝出夕改。将士愤怒，莫肯用命。及水军始交，一时奔北，船舰器仗，略无孑遗。时卫公直总督诸军，以景宣负败，欲绳以军法。朝廷不忍加罪，遣使就军赦之。寻遇疾卒，赠河渭鄯三州刺史，谥曰恭。

子如璋嗣。位至开府、胶州刺史。如璋弟如玖，仪同大将军、广川县侯。

景宣之去乐口，南荆州刺史郭贤据鲁阳以拒东魏。

贤字道因，赵兴阳州人也。父云，凉州司马。贤性强记，学涉经史。魏正光末，贼帅宿勤明达围逼豳州，刺史毕晖补贤统军，与之拒守。后为州主簿。行北地郡事。以征讨有功，授都督。

大统二年，齐神武袭陷夏州。太祖虑其南下，与朝臣议之。贤进曰："高欢兵士虽众，智勇已竭，策其举措，必不敢远来。昔贺拔公初薨，关中振骇，而欢不能因利乘便，进取雍州，是其无智。及鸾驾西迁，六军寡弱，毛鸿宾丧败，关门不守，又不能乘此危机，以要一战，是其无勇。今上下同心，士民戮力，欢志沮丧，宁敢送死。且豳州荒阻，千里无烟，纵欲南侵，资粮莫继。以此而言，不来必矣。"齐神武后果退，如贤所策。寻加伏波将军，从王思政镇弘农。授使持节、行义州事、当州都督。转行弘农郡事。贤质直有算略，思政甚重之，御边之谋，多与贤参决。十二年，除辅国将军、南州刺史。

及侯景来附，思政遣贤先出三鵶镇于鲁阳。加大都督，封安武县子，邑四百户。寻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。及颍川被围，东魏遣蛮酋鲁和扇动群蛮，规断鵶路。和乃遣其从弟与和为汉广郡守，率其部曲，侵扰州境。贤密简士马，轻往掩袭，大破之，遂擒鲁和。既而颍川陷，权景宣等并拔军西还，自鲁阳以东皆附东魏。将彭乐因之，遂来攻逼。贤抚循将士，咸为尽其力用，乐不能克，乃引军退。而东魏又以土民韦默儿为义州刺史，镇父城以逼贤。贤又率军攻默儿，擒之。转广州刺史。

后从尉迟迥伐蜀。行安州事。魏恭帝元年，行宁蜀郡事，兼益州长史。以平蜀勋，进爵为伯，

增邑五百户，转行始州事。孝闵帝践祚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侯，增邑通前一千四百户。世宗初，除迎师中大夫。寻出为勋州刺史，镇玉壁。武成二年迁安应等十二州诸军事、安州刺史。进爵乐昌县公。贤在官虽无明察之誉，以廉平待物，去后颇亦见思。保定三年，转陕州刺史。天和元年，卒于位。赠少保、宁蔚朔三州刺史。谥曰节。

贤衣服饮食虽以俭约自处，而居家丰丽，室有余赀，时论讥其诈云。子正嗣。

史臣曰：昔耿恭抗劲虏于<□疏>勒，马敦拒群兵于开城，虽以生易死，终赖王师之助，其嘉声峻节，亦见称于良史焉。贺若敦志略慷慨，深入敌境，掠敌绝其粮道，长江阻其归途，势危而策出无方，事迫而雄心弥厉。故能使士卒感其义，敌人畏其威，利涉死地，全师而返。非夫忘生以徇国者，其孰能若此者乎。俯窥元定之传，曾粪土之不若也。诚宜裂地以赏之，分职以授之，而茂勋莫纪，严刑已及。嗟乎！政之纰缪，一至于此！天下是以知宇文护不能终其位焉。史宁、权景宣并以将帅之才，受内外之宠。总戎薄伐，著克敌之功；布政莅民，垂称职之誉。若此者，岂非有国之良翰欤。然而史在末年，货财亏其雅志。权亦晚节矜骄，丧其威声。传曰"终之实难"其斯之谓矣。

陆腾志气懔然，雅仗名节。及授戎律，建藩麾，席卷巴梁，则功著铭典；云撤江汉，则声流帝籍。身名俱劭，其最优乎。

周书卷二九　列传第二一

王杰　王勇　宇文虬　宇文盛弟丘耿豪　高琳　李和　伊娄穆　杨绍　王雅　达奚实　刘雄　侯植

王杰，金城直城人也，本名文达。高祖万国，魏伏波将军、燕州刺史。父巢，龙骧将军、榆中镇将。杰少有壮志，每以功名自许，善骑射，有膂力。魏孝武初，起家子都督。后从西迁，赐爵都昌县子。太祖奇其才，擢授扬烈将军、羽林监，寻加都督。太祖尝谓诸将曰："王文达万人敌也，但恐勇决太过耳。"复潼关，破沙苑，争河桥，战邙山，皆以勇敢闻。亲待日隆。赏赐加于伦等。于是赐姓宇文氏。除岐州刺史，加抚军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，进爵为公，邑八百户。累迁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魏恭帝元年，从于谨围江陵。时栅内有人善用长矛，战士将登者，多为所毙。谨令杰射之。应弦而倒。登者乃入，余众继进，遂拔之。谨喜曰："济我大事者，在公此箭也。"孝闵帝践祚，进爵张掖郡公，增邑一千户，出为河州刺史。朝廷以杰勋望俱重，故授以本州。保定三年，进位大将军。三年，诏杰与随公杨忠自汉北伐齐，至并州而还。天和三年，除宜州刺史，增邑通前三千六百户。六年，从齐公宪东御齐将斛律明月，进位柱国。建德初，除泾州总管。

杰少从军旅，虽不习吏事，所历州府，咸以忠恕为心，以是颇为百姓所慕。宣帝即位，拜上柱国。大象元年，薨，时年六十五。赠河鄯邓延洮宕翼七州诸军事、河州刺史，追封鄂国公，谥曰威。子孝仟。大象末，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。

王勇，代武川人也，本名胡仁。少雄健，有胆决，便弓马，膂力过人。魏永安中，万俟丑奴等寇乱关陇，勇占募随军讨之，以功授宁朔将军、奉车都尉。又数从侯莫陈悦、贺拔岳征讨，功每居多，拜别将。及太祖为丞相，引为帐内直荡都督，加后将军、太中大夫，封包信县子，邑三百户。大统初，增邑四百户，进爵为侯。从擒窦泰，复弘农，战沙苑，气盖众军，所当必破。太祖欢其勇敢，赏赐特隆。进爵为公，邑一千五百户，拜镇南将军，授帅都督。从讨赵青雀，平之，论功居最，除卫大将军，殷州刺史，加通直散骑常侍兼太子武卫率。

邙山之战，勇率敢死之士三百人，并执短兵，大呼直进，出入冲击，杀伤甚多，敌人无敢当者。是役也，大军不利，唯勇及王文达、耿令贵三人力战，皆有殊功。太祖于是赏帛二千疋，令自分之。军还，皆拜上州刺史。以雍州、岐州、北雍州拟授勇等，然州颇优劣，又令探筹取之。勇遂得雍州，文达得岐州，令贵得北雍州。仍赐勇名为勇，令贵名豪，文达名杰，以彰其功。

十三年，授大都督，迁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十五年，进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

仪同三司。魏恭帝元年，从柱国赵贵征茹茹破之。勇追击，获杂畜数千头。进爵新阳郡公，增邑通前二千户，仍赐姓库汗氏。六官建，拜稍伯中大夫。又论讨茹茹功，别封永固县伯，邑五百户。时有别封者，例听回授次子，勇独请封兄子元兴，时人义之。寻进位大将军。世宗初，岷山羌豪巩廉俱和叛，勇帅师讨平之。

勇性雄猛，为当时骁将。然矜功伐善，好扬人之恶，时论亦以此鄙之。柱国侯莫陈崇，勋高望重，与诸将同谒晋公护，闻勇数论人之短，乃于众中折辱之。勇遂斩恚，因疽发背而卒。子昌嗣，官至大将军。

宇文虬字乐仁，代武川人也。性骁悍，有胆略。少从军征讨，累有战功。魏永安中，除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，加都督。魏孝武初，从独孤信在荆州，破梁人于下差，遂平欧阳，酂城。虬俘获甚多。又攻南阳、广平二城，擒郡守一人。以功加安西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、员外、直閤将军、阁内都督，封南安县侯，邑九百户。及孝武西迁，以独孤信为行台，信引虬为帐内都督。破田八能及擒东魏荆州刺史辛纂，虬功居多。寻随信奔梁。

大统三年，归阙。朝廷论前后功，增邑四百户，进爵为公。擒窦泰，复弘农，及沙苑、河桥之战，皆有功。增邑八百户，进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七年，除汉阳郡守，又独孤信讨梁企定，破之。十一年，出为南秦州刺史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追论斩辛纂功，增邑一千户。十七年，与大将军王雄征上津、魏兴等，并平之。又于白马与武陵王萧纪将杨乾运战，破之。虬每经行阵，必身先卒伍，故上下同心，战无不克。寻而魏兴复叛，虬又与王雄讨平之。俄除金州刺史，进位大将军。后以疾卒。

宇文盛字保兴，代人也。曾祖伊与敦祖长寿、父文孤，并为沃野镇军主。盛志力骁雄。初为太祖帐内，从破侯莫陈悦，授威烈将军，封渔阳县子，邑三百户。大统三年，兼都督。从擒窦泰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授督、平远将军、步兵校尉，进爵为公，增邑八百户。除冯翊郡守，加帅都督、西安州大中正、通直散骑常侍、抚军将军，增邑三百户。累迁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盐州刺史。及楚公赵贵谋为乱，盛密赴京告之。贵诛。授大将军，进爵忠城郡公，除泾州都督，赐甲一领、奴婢二百口、马五百疋，牛羊及庄田、什物等称是。仍从贺兰祥平洮阳供和二城，别封一子甘棠县公。转延州总管，进位柱国。

天和五年，入为大宗伯。六年，与柱国王杰从齐公宪东讨。时汾州被围日久，宪遣盛军粟以给之。仍赴姚襄城，受宪节度。齐将段孝先率兵大至，盛力战拒之。孝先退，乃筑大宁城而还。建德二年，授少帅。五年，从高祖东伐，率步骑一万，守汾水关。宣帝即位，拜上柱国，增邑通前四千六百户。大象中，薨。子述嗣。大象末，上柱国、濮阳公。

盛弟丘。丘字胡奴，起家襄城将军、奉朝请、都督，赐爵临邑县子。稍迁辅国将军、大都督。预告赵贵谋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爵安义县侯，邑一千户。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，除咸阳郡守。迁汾州刺史。入为左宫伯，进位大将军。出为延绥丹三州三防诸军事、延州刺史。转凉甘瓜三州诸军事、凉州刺史，加柱国大将军。建德元年薨，时年六十。赠柱国、宜鄜等州刺史。子陇嗣。

耿豪，巨鹿人也。本名令贵。其先避刘、石之乱，居辽东，因仕于燕。曾祖超，率众归魏，遂魏家于神武川。豪少粗犷，有武艺，好以气凌人。贺拔岳西征，引为帐内。岳被害，归太祖，以武勇见知。豪亦自谓所事得主。从讨侯莫陈悦及迎魏孝武，录前后功，封平原县子，邑三百户，除宁朔将军、奉车都尉。迁征虏将军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进爵为侯，增邑七百户。从擒窦泰，复弘农，豪先锋陷阵，加前将军、中散大夫。沙苑之战，豪杀伤甚多，血染甲裳尽赤。太祖见之，欢曰：“令贵武猛，所向无前，观其甲裳，足以为验，不须更论级数也。”于是进爵为公，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。除镇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南郢州刺史。

九年，从太祖战于邙山，豪谓所部曰：“大丈夫见贼，须右手拔刀，左手把矛，直刺直斫，慎莫皱眉畏死。”遂大呼独入，敌人锋刃乱下，当时咸谓豪殁。俄然奋刀而还。战数合，当豪前者，死伤相继。又谓左右曰：“吾岂乐杀人，但壮士除贼，不得不尔。若不能杀贼，又不为人所伤，何异逐坐

人也。”太祖嘉之，拜北雍州刺史。十三年，论前后功，进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增邑通前一千八百户。十五年，赐姓和稽氏，进位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豪性凶悍，言多不逊。太祖惜其骁勇，每优容之。豪亦自谓意气冠群，终无所屈。李穆、蔡佑初与豪同时开府，后并居豪之右。豪意不平，谓太祖曰：“外闻物议，谓豪胜李穆、蔡佑。”太祖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豪曰：“世言李穆、蔡佑，丞相臂膊；耿豪、王勇，丞相咽项。以咽项在上，故为胜也。”豪之粗猛，皆此类。十六年，卒，时年四十五。太祖痛惜之，赠以本官，加朔州刺史。子雄嗣，位至大将军。

高琳字珉，其先高勾丽人也。六世祖钦，为质于慕容廆遂仕于燕。五世祖宗，率众归魏，拜第一领民酋长，赐姓羽真氏。祖明、父迁仕魏，咸亦显达。琳母尝祓禊泗滨，遇见一石，光彩朗润，遂持以归。是夜梦见一人，衣冠有若仙者，谓其母曰：“夫人向所将来之石，是浮磬之精。若能宝持，必生令子。”其母惊寤，便举身是汗，俄而有娠。及生，因名琳字季珉焉。

魏正光初，起家卫府都督。从元天将讨邢杲，破梁将军沈庆之，以功转统军。又从尔朱天光破万俟丑奴，论功为最，除宁朔将军、奉车都尉。后随天光败于韩陵山，琳因留洛阳。魏孝武西迁，从入关。至溱水，为齐神武所追，拒战有功，封巨野县子，邑三百户。大统初，进爵为侯，增邑四百户，转龙骧将军。顷之，授直閤将军，迁平西将军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三年，从太祖破齐神武于沙苑，转安西将军，进爵为公，增邑八百户。累迁卫将军，银青光禄大夫、右光禄大夫。四年，从擒莫多娄贷文。仍战河桥，琳先驱奋击，勇冠诸军。太祖嘉之，谓之曰：“公即我之韩、白也。”拜太子左庶子。寻以本官镇玉壁。复从太祖战邙山，除正平郡中，加大都督，增邑三百户。齐将东方老来寇，琳率众御之。老恃其勇健，直前趣琳。短兵接，琳击之，老中数疮而退，谓其左右曰：“吾经阵多矣，未见如此健儿。”后乃密使人劝琳东归，琳斩其使以闻。进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除鄜州刺史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。

孝闵帝践祚，进爵犍为郡公，邑一千户。武成初，从贺兰祥征吐谷浑，以勋别封一子许昌县公，邑一千户，除延州刺史。又从柱国豆卢宁讨稽胡郝阿保、刘桑德等，破之。二年，文州氐酋反，诏琳率兵讨平之。师还，帝宴群公卿士，仍命赋诗言志。琳诗末章云：“寄言窦车骑，为谢霍将军。何以报天子？沙漠静妖氛。”帝大悦曰：“獯狁陆梁，未时款塞，卿言有验，国之福也。”保定初，授梁州总管、十州诸军事。天和二年，徙丹州刺史。三年，迁江陵总管。时陈将吴明彻来寇，总管田弘弘与梁主萧岿出保纪南城，唯琳与梁仆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以抗之。昼夜拒战，凡经十旬，明彻退去。岿表言其状，帝乃优诏追琳入朝，亲加劳问。进授大将军，仍副卫公直镇襄州。六年，进位柱国。建德元年，薨，时年七十六。赠本官，加冀定齐沧州五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，谥曰襄。

子儒，少以父勋赐爵许昌县公，拜左侍上士。后袭爵犍为郡公，位至仪同大将军。

李和本名庆和，其先陇西狄道人也。后徙居朔方。父僧养，以累世雄豪，善于统御，为夏州酋长。和少敢勇，有识度，状貌魁伟，为州里所推。贺拔岳作镇关中，乃引和为帐内都督。以破诸贼功，稍迁征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赐爵思阳公。寻除汉阳郡守，治存宽简，百姓称之。

至大统初，加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都督，累迁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夏州刺史，赐姓宇文氏。太祖尝谓诸将曰：“宇文庆和，智略明胆，立身恭谨，累经委任，每称吾意。”遂赐名意焉。改封永丰县公，邑一千户。保定二年，除司宪中大夫，进爵义城郡公。寻又改封德广郡公，出为洛州刺史。和前在夏州，颇留遗惠，乃有此授，商洛父老，莫不想望德音。和至州，以仁恕训物，狱讼为之简静。天和三年，进位大将军，拜延绥丹三州武安伏夷安民三防诸军事、延州刺史。六年，进柱国大将军。建德元年，改授延绥银三州文安伏夷安民周昌梁和五防诸军事。以罪免。寻复柱国。

隋开皇元年，迁上柱国。和立身刚简，老而逾励，诸子趋事，若奉严君。以意是太祖赐名，市朝已革，庆和则父之所命，义不可违。至是，遂以和为名。二年，薨，赠本官，加司徒公，徐衮邳沂海泗六州刺史。谥曰肃。子彻嗣。

伊娄穆字奴干，代人也。父灵，善骑射，为太祖所知。太祖尝谓之曰：“昔伊尹阿衡于殷，致主

尧舜。卿既姓伊，庶卿不替前绪。”于是赐名尹焉。历金紫光禄大夫、卫将军、隆州刺史，赐爵卢奴县公。

穆弱冠为太祖内亲信，以机辩见知，授奉朝请，常侍左右。邙山之役，力战有功，拜子都督、丞相府参军事，转外兵参军。累迁帅都督、平东将军、中散大夫，历中书舍人、尚书驾部郎中、抚军将军、大都督、通直散骑常侍。尝入白事，太祖望见悦之，字之曰：“奴干作仪同面见我矣。”于是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赐安阳县伯，邑五百户。转大丞相府掾，迁从事中郎，除给事黄门侍郎。

魏废帝二年，穆使于蜀。属伍城郡人赵雄杰与梓潼郡人王令公、邓朏等构逆，众三万余人，阻涪水立栅，进逼潼州。穆遂与刺史叱罗协率兵破之。增邑五百户。孝闵帝践祚，拜兵部中大夫，治御正，进爵为侯，增邑五百户。寻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保定初，授军司马，进爵为公。四年，除金州总管、八州诸军事、金州刺史。天和二年，增邑二千一百户。又为民部中大夫。

卫公直出镇襄州，以穆为长史。郢州城民王道肯反，袭据州城。直遣穆率百余骑驰往援之。穆至城下，频破肯众。会大将军高琳率众军继进，肯等乃降。唐州山蛮恃险逆命，穆率军讨之。蛮酋等保据石窟一十四处，穆分军进讨，旬有四日，并破之，虏获六千五百人。六年，进位大将军。建德初，授荆州，复以穆为总管府长史。穆频贰戚藩，甚得匡赞之誉。

入为小司马。从柱国李穆平轵关等城，赏布帛三百匹、粟三百石、田三十顷。五年，从皇太子讨吐谷浑。还，穆殿，为浑人围。会刘雄救至，乃得解。后以疾卒。

杨绍字子安，弘农华阴人也。祖兴，魏新平郡守。父国，中散大夫。绍少慷慨有志略，屡从征伐，力战有功。魏永安中，授广武将军、屯骑校尉、直荡别将。普泰初，封平乡男，邑一百户，加征西将军，金紫光禄大夫。魏孝武初，迁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进爵冠军县伯，邑百户。大统元年，进爵为公，增邑六百户。累迁车骑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、骁卫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四年，出为鄜城郡守。绍性恕直，兼有威惠，百姓安之。稽胡恃众与险，屡为抄窃。绍率郡兵从侯莫陈崇讨之，疋马先登，破之于默泉之上。加帅都督、骠骑、常侍、朔州大中正。十三年，录前后功，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户，除燕州刺史。累迁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复从大将军达奚武征汉中。时梁恒农侯萧循固守梁州。绍以为悬军敌境，围守坚城，旷日持久，粮饷不继，城中若致死于我，惧不能归，请为计以诱之。乃频至城下挑战，设伏待之。循初不肯出。绍又遣人骂辱之，循怒，果出兵，绍率众伪退。城降。以功授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，听回授一子。

又从柱国、燕国公于谨围江陵。绍斗于枇杷门，流矢中股而力战不衰。事平，赏奴婢一百口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除衡州刺史，赐姓叱利氏。孝闵帝践祚，进位大将军。保定二年，卒，赠成文等八州刺史。谥曰信。子雄嗣。大象末，上柱国、邽国公。

王雅字度容，阐熙新固人也。少而沈毅，木讷寡言，有胆勇，善骑射。太祖闻其名，召入军，累有战功。除都督，赐爵居庸县子。

东魏将窦泰入寇，雅从太祖擒于潼关。沙苑之战，雅谓所部曰：“彼军殆有百万，今我不满万人，以常理论之，实难与敌。但相公神武命世，股肱王室，以顺讨逆，岂计众寡。丈夫若不以此时破贼，何用生为！”乃擐甲步战，所向披靡，太祖壮之。又从战邙山。时大军不利，为敌所乘，诸将皆引退，雅独回骑拒之。敌人见其无继，步骑竟进。雅左右奋击，频斩九级，敌众稍却，雅乃还军”太祖叹曰：“王雅举身悉是胆也。”录前后功，进爵为伯，除帅都督、鄜城郡守。政尚简易，吏人安之。迁大都督、延州刺史，转夏州刺史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世宗初，除汾州刺史。励精为治，人庶悦而附之，自远至者七百余家。保定初，复为夏州刺史，卒于州。

子世积嗣。少倜傥有文武干略。大象末，上大将军、宜阳郡公。

达奚实字什伏代，河南洛阳人也。高祖凉州，魏征西将军、山阳公。父显相，武卫将军。实少修立，有干局。起家给事中，加冠军将军。魏孝武初，授都督，镇弘农。后从西迁，封临汾县伯，邑六百户。迁大行台郎中，仍与行台郎神镇潼关。及潼关失守，即与大都督阳山武战于关，东魏人甚惮之。从太祖擒窦泰，复弘农，皆力战有功，增邑三百户，加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十三年，

又授大行台郎中、相府掾，转从事中郎。实性严重。太祖深器之。累迁大都督、持节、通直散常侍。魏废帝二年，除中外府司马。

大军伐蜀，以实行南岐州事，兼都军粮。先是，山氏生犷，不供赋役，历世羁縻，莫能制御。实导之以政，氐人感悦，并从赋税。于是大军粮饩，咸取给焉。寻征还，仍为司马。六官建，拜蕃部中大夫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平阳县公。武成二年，授御正中大夫，治民部，兼晋公护司马。

保定元年，出为文州刺史，卒于州，时年四十九。赠文康二州刺史。谥曰恭。子丰嗣。

刘雄字猛雀，临洮子城人也。少机辩，慷慨有大志。大统中，起家为太祖亲信。寻授统军、宣威将军、给事中，除子城令，加都督、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，兼中书舍人，赐姓宇文氏。孝闵帝践祚，加大都督，历司市下大夫，齐右下大夫，治小驾部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保定四年，治中外府属，从征洛阳。

天和二年，迁驾部中大夫。四年，兼齐公宪府掾，从宪出宜阳，筑安义等城。五年，齐相斛律明月率众筑通关城以援宜阳。先是，国家与齐通好，约言各保境息民，不相侵扰。至是，宪以齐人失信，令雄使于明月，责其背约。雄辞义辩直，齐人惮焉。使还，兼中府外掾。寻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周昌县伯，邑六百户。齐人又于姚襄筑伏龙等五城，以处戍卒。雄从齐公宪攻之，五城皆拔。宪复遣雄与柱国宇文盛于齐长城已西，连营防御。齐将段孝先等率众围盛。营外先有长堑，大将军韩欢与孝先交战不利，雄身负排，率所部二十余人，据堑力战，孝先等乃止。军还，迁军司马，进爵为侯，邑一千四百户。

建德初，授纳言，转军正，复为纳言。二年，转内史中大夫，除侯正。高祖尝从容谓雄曰：“古人云‘富贵不归故乡，犹衣锦夜游。’今以卿为本州，何如？”雄稽首拜谢。于是诏以雄为河州刺史。雄先已为本县令，复有此授，乡里荣之。四年，从柱国李穆出轵关，攻邵州等城，拔之。以功获赏。

五年，皇太子西征吐谷浑，雄自凉州从滕王逌率军先入浑境，去伏侯城二百余里，逌遣雄先至城东举火，与大军相应。浑洮王率七百余骑逆战。雄时所部数百人先并分遣斥候，在左右者二十许人。雄即率与交战，斩首七十余级，雄亦亡其三骑。自是从逌连战之，雄功居多，赏物甚厚。止军还，伊娄穆殿，为贼所图。皇太子命雄救之。雄率骑一千解穆围。增邑三百户，加上开府仪同三司。其年，大军东讨，雄从齐王宪拔洪洞，下永安。军还，仍与宪回援晋州。未至，齐后主已率大兵亲自攻围，晋州垂陷。宪遣雄先往察其军势。雄乃率步骑千人，鸣鼓角，遥报城中。寻而高祖兵至，齐主遁走。从平并州，拜上大将军，进爵赵郡公，邑二千户，旧封回授一子。明年，从平邺城，进柱国。其年，从齐王宪总北讨稽胡。军还，出镇幽州。

宣政元年四月，突厥寇幽州，拥略居民。雄出战，为突厥所围，临阵战殁。赠亳州总管、七州诸军事、亳州刺史。子升嗣。以雄死王事，大象末，授仪同大将军。

侯植字仁干，上谷人也。燕散骑常侍龛之八世孙。高祖恕，魏北地郡守。子孙因家于北地之三水，遂为州郡冠族。父欣，泰州刺史、奉义县公。植少倜傥，有大节，容貌奇伟，武艺绝伦。正光中，起家奉朝请。寻而天下丧乱，群盗蜂起，植乃散家财，率募勇敢讨贼。以功拜统军，迁清河郡守。后从贺拔岳讨万俟丑奴等，每战有功，除义州刺史。在州甚有政绩，为夷夏所怀。及齐神武逼洛阳，植从魏孝武西迁。大统元年，授骠骑将军、都督。赐姓侯伏侯氏。从太祖破沙苑，战河桥，进大都督，加左光禄大夫。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作逆，植从开府独孤信讨擒之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封肥城县公，邑一千户。又赐姓贺屯。魏恭帝元年，从于谨平江陵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奴婢一百口，别封一子开源县伯。六官建，拜司仓下大夫。孝闵帝践祚，进爵郡公，增邑通前二千户。

时帝幼冲，晋公护执政，植从兄龙恩为护所亲任。及护诛赵贵，而诸宿将等多不自安。植谓龙恩曰：“今主上春秋既富，安危系于数公。共为唇齿，尚忧不济，况以织介之间，自相夷灭！植恐天下之人，因此解体。兄既受人任使，安得知而不言。”龙恩竟不能用。植又乘间言于护曰：“君臣之分，情均父子，理须同其休戚，期之始终。明公以骨肉之亲，当社稷之寄，与存与亡，在于兹日。

愿公推诚王室，拟迹伊、周，使国有泰山之安，家传世禄之盛，则率土之滨，莫不幸甚。”护曰：“我蒙太祖厚恩，且属当犹子，拆将以身报国，贤兄应见此心。卿今有是言，岂谓吾有他志耶。”又闻其先与龙恩言，乃阴忌之。植惧不免祸，遂以忧卒。赠大将军、正杨光三州诸军事、平州刺史，谥曰节。子定嗣。

及护伏诛，龙恩与其弟大将军、武平公万寿并预其祸，高祖治护事，知植忠于朝廷，乃特免其子孙。定后位至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史臣曰：王杰、王勇、宇文虬之徒，咸以果毅之姿，效节于扰攘之际，终能屠坚复锐，立御侮之功，裂膏壤，据势位，固其宜也。仲尼称“无求备于一人”，信矣。夫文士怀温恭之操，其弊也懊弱；武夫禀刚烈之质，其失也敢悍。故有使酒不逊之祸，拔剑争功之尤，大则莫全其生，小则仅而获免。耿豪、王勇，不其然乎。

周书卷三○　列传第二二

窦炽兄子毅于翼李穆

窦炽字光成，扶风平陵人也。汉大鸿胪章十一世孙。章子统，灵帝时，为雁门太守，避窦武之难，亡奔匈奴，遂为部落大人。后魏南徙，子孙因家于代，赐姓纥豆陵氏。累世仕魏，皆至大官。父略，平远将军。以炽著勋，赠少保、柱国大将军、建昌公。炽性严明，有谋略，美须髯，身长八尺二寸。少从范阳祁忻受毛诗、《左氏春秋》，略通大义。善骑射，膂力过人。魏正光末，北镇扰乱，炽乃随路避地定州，因没于葛荣。荣欲官略，略不受。荣疑其有异志，遂留略于冀州，将炽及炽兄善随军。魏永安元年，尔朱荣破葛荣，炽乃将家随荣于并州，时葛荣别帅韩娄、郝长众数万人据蓟城不下，以炽为都督，从骠骑将军侯深讨之。炽手斩娄，以功拜扬烈将军。三年，除员外散骑侍郎，迁给事中。建明元年，加武厉将军。魏孝武即位，茹茹等诸番并遣使朝贡，帝临轩宴之。有鸱飞鸣于殿前，帝素知炽善射，因欲示远人，乃给炽御箭两只，命射之。鸱乃应弦而落，诸番人咸欢异焉。帝大悦，赐帛五十疋。寻率兵随东南道行台樊子鹄追尔朱仲远，仲远奔梁。时梁主又遣元树入寇，攻陷谯城，遂据之。子鹄令炽率骑兵击破之，封行唐县子，邑五百户。寻拜直閤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。领华骝令，进爵上洛县伯，邑一千户。时帝与齐神武构隙，以炽有威重，堪处爪牙之任，拜閤内大都督。迁抚军将军，朱衣直閤，遂从帝西迁。仍与其兄善重至城下，与武卫将军高金龙战于千秋门，败之。因入宫城，取御马四十匹并鞍勒，进之行所。帝大悦，赐炽及善骏马各二匹，驽马十匹。

大统元年，以从驾功，别封真定县公，除东豫州刺史，加卫将军。从擒窦泰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皆有功，增邑八百户。河桥之战，诸将退走，炽时独从两骑为敌人所追，至邙山，炽乃下马背山抗之。俄而敌众渐多，三面攻围，矢下如雨。炽骑士所执弓，并为敌人所射破，炽乃总收其箭以射之，所中人马皆应弦而倒。敌人杀伤既多，乃相谓曰：“得此人未足为功。”乃稍引退。炽因其怠，遂突围得出。又从太保李弼讨白额稽胡，破之，除车骑将军。

高仲密以北豫州来附，炽率兵从太祖援之。至洛阳，会东魏人据邙山为阵，太祖命留辎重于瀍曲，率轻骑奋击，中军与右军大破之，悉虏其步卒。炽独追至石济而还。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，增邑一千户。十三年，进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增邑通前三千六百户。出为泾州刺史，莅职数年，政号清净。改封安武县公，进授大将军。

魏废帝元年，除大都督、原州刺史。炽抑挫豪右，申理幽滞，每亲巡垄亩，劝民耕桑。在州十载，甚有政绩。州城之北，有泉水焉，炽屡经游践，尝与僚吏宴于泉侧，因酌水自饮曰：“吾在此州，唯当饮水而已。”及去职之后，人吏感其遗惠，每至此泉者，莫不怀之。

魏恭帝元年，进爵广武郡公。属茹茹寇广武，炽率兵与柱国赵贵分路讨之。茹茹闻军至，引退。炽度河至魏使川追及，与战，大破之，斩其酋帅郁久闾是发，获生口数千，及杂畜数万头。孝闵帝践祚，增邑二千户。武成二年，拜柱国大将军。世宗以炽前朝忠勋，望实兼重，欲独为造第。炽辞以天下未平，干戈未偃，不宜辄发徒役，世宗不许。寻而帝崩，事方得寝。

保定元年，进封郑国公，邑一万户，别食资阳县一千户，收其租赋。四年，授大宗伯，随晋公护东征。天和五年，出为宜州刺史。先是，太祖田于渭北，令炽与晋公护公射走兔，炽一日获十七头，护获十一头。护耻其不及，因以为嫌。至是，炽又以高祖年长，有劝护归政之议，护恶之，故左迁焉。及护诛，征太傅。

炽既朝之元老，名位素隆，至于军国大谋，常与参议。尝有疾，高祖至其第而问之，因赐金石之药。其见礼如此。帝于大德殿将谋伐齐，炽时年已衰老，乃扼腕曰："臣虽朽迈，请执干橹，首启戎行。得一睹诛翦鲸鲵，廓清寰宇，省方观俗，登岳告成，然后归魂泉壤，无复余恨。"高祖壮其志节，遂以炽第二子武当公恭为左二军总管。齐平之后，帝乃召炽历观相州宫殿。炽拜贺曰："陛下真不负先帝矣。"帝大悦，赐奴婢三十人，及杂绘帛千疋，进位上柱国。

宣政元年，兼雍州牧。及宣帝营建东京，以炽为京洛营作大监。宫苑制度，皆取决焉。大象初，改食乐陵县，邑户如旧。隋文帝辅政，停洛阳宫作，炽请入朝。属尉迟迥举兵，炽乃移入金墉城，简练关中军士得数百人，与洛州刺史、平凉公元亨同心固守，仍权行洛州镇事。相州平，炽方入朝。属隋文帝初为相国。百官皆劝进。炽自以累代受恩，遂不肯署笺。时人高其节。

隋文帝践祚，拜太傅，加殊礼，赞拜不名。开皇四年八月，薨，时年七十八。赠本官、冀沧瀛赵卫贝魏洛八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。谥曰恭。炽事亲孝，奉诸兄以悌顺闻。及其位望隆重，而子孙皆处列位，遂为当时盛族。子茂嗣。茂有弟十三人，恭、威最知名。恭位至大将军。从高祖平齐，封赞国公，除西衮州总管，以罪赐死。炽兄善，以中军大都督、南城公从魏孝武西迁。后仕至太仆、卫尉卿、汾北华瀛三州刺史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永富县公。谥曰忠。子荣定嗣。起家魏文帝千牛备身。稍迁平东将军、大都督，进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历次飞中大夫、右司卫上大夫。大象中，位至大将军。炽兄子毅。

毅字天武。父岳，早卒。及毅著勋，追赠大将军、冀州刺史。毅沉深有器度，事亲以孝闻。魏孝武初，起家为员外散骑侍郎。时齐神武擅朝，毅慨然有殉主之志。及孝武西迁，遂从入关，封奉高县子，邑六百户，除符玺郎。从擒窦泰，复弘农，战沙苑，皆有功。拜右将军、太中大夫，进爵为侯，增邑一千户。累迁持节、抚军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。魏废帝二年，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进爵安武县公，增邑一千四百户。魏恭帝元年，进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改封永安县公，出为豳州刺史。孝闵帝践祚，进爵神武郡公，增邑通前五千户。保定三年，征还朝，治左宫伯，转小宗伯，寻拜大将军。

时与齐人争，衡戎车岁动，并交结突厥，以为外援。在太祖之时，突厥已许纳女于我，齐人亦甘言重币，遣使求婚。狄固贪婪，便欲有悔。朝廷乃令杨荐等累使结之，往反十余，方复前好。至是，虽期往逆，犹惧改图。以毅地兼勋戚，素有威重，乃命为使。及毅之至，齐使亦在焉。突厥君臣，犹有贰志。毅抗言正色，以大义责之，累旬乃定，卒以皇后归。朝议嘉之，别封成都县公，邑一千户，进位柱国。出为同州刺史，迁蒲州总管，徙金州总管，加授上柱国，入为大司马。隋开皇初，拜定州总管。累居藩镇，咸得民和。二年，薨于州，年六十四。赠襄郢等六州刺史，谥曰肃。毅性温和，每以谨慎自守，又尚太祖第五女襄阳公主，特为朝廷所委信，虽任兼出纳，未尝有矜惰之容，时人以此称焉。子贤嗣。

贤字托贤，志业通敏，少知名。天和二年，策拜神武国世子。宣政元年，授使持节仪同大将军。隋开皇中，袭爵神武公，除迁州刺史。

有二女即唐太穆皇后。武德元年，诏赠司空、穆总管荆郢硖夔复沔岳沅沣鄂十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封杞国公。并追赠贤，金迁房直均五州诸军事、金州刺史，袭杞国公。又追赠贤子绍宣秦州刺史，并袭贤爵。绍宣无子，仍以绍宣兄孝宣子德藏为嗣。

于翼字文若，太师、燕公谨之子。美风仪，有识度。年十一，尚太祖女平原公主，拜员外散骑常侍，封安平县公，邑一千户。大统十六年，进爵郡公，加大都督，领太祖帐下左右，禁中宿卫。迁镇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散骑常侍、武卫将军。谨平江陵，所赠得军实，分给诸子。翼一无所取，唯简赏口内名望子弟有士风者，别待遇之。太祖闻之，特赐奴婢二百口，翼固辞不受。寻授车

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六官建，除左宫伯。孝闵帝践祚，出为渭州刺史。翼兄实先莅此州颇有惠政。翼又推诚布信，事存宽简，夷夏感悦，比之大小冯君焉。时土谷浑入寇河右，凉鄯河三州咸被攻围，使来告急。秦州都督遣翼赴援，不从。寮属咸以为言。翼曰："攻取之术，非夷俗所长。此寇之来，不过抄掠边牧耳。安能顿兵城下，久事攻围！掠而无获，势将自走。劳师以往，亦无所及，翼揣之已了，幸勿复言。"居数日间至，果如翼所策。贺兰祥讨吐谷浑，翼率州兵先锋深入。以功增邑一千二百户。寻征拜右宫伯。

世宗雅爱文忠，立麟趾学，在朝有艺业者，不限贵贱，皆预听焉。乃至萧伪、王褒等与卑鄙之徒同为学士。翼言于帝曰："萧伪，梁之宗子；王褒梁之公卿。今与趋走同侪，恐非尚贤贵爵之义。"帝纳之，诏翼定其班次，于是有等差矣。

世宗崩，翼与晋公护同受遗诏，立高祖。保定元年，徙军司马。三年，改封常山郡公，邑二千九百户。天和初，迁司会中大夫，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户。三年，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，高祖行亲迎之礼，命翼总司仪制。狄人虽蹲踞无节，然咸惮翼之礼法，莫敢违犯。遭父忧去职，居丧过礼，为时辈所称。寻有诏，起令视事。高祖又以翼有人伦之鉴，皇太子及诸王等相傅以下，并委翼选置。其所擢用，皆民誉也，时论佥谓得人。迁大将军，总中外宿卫兵事。晋公护以帝委翼腹心，内怀猜忌。转为小司徒，加拜柱国。虽外示崇重，实疏斥之。及诛护，帝召翼，遣往河东取护子中山公训，仍代镇蒲州。翼曰："冢宰无君陵上，自取诛夷。元恶既除，余孽宜殄。然皆陛下骨肉，犹谓疏不间亲。陛下不使诸王而使臣异姓，非直物有横议，愚臣亦所未安。"帝然之，乃遣越王盛代翼。

先是，与齐陈二境，各修边防，虽通聘好，而每岁交兵。然一彼一此，不能有所克获。高祖既亲万机，将图东讨，诏边城镇，并益储待，加戍卒。二国闻之，亦增修守御。翼谏曰："宇文护专制之日，兴兵至洛，不战而败，所丧实多。数十年委积，一朝糜散。虽为护无制胜之策，亦由敌人之有备故也。且疆场相侵，互有胜败，徒损兵储，非策之上者。不若解边严，减戎防，继好息民，敬待来者。彼必善于通好，懈而少备，然后出其不意，一举而山东可图。若犹习前踪，恐非荡定之计。"帝纳之。

建德二年，出为安随等六州五防诸军事、安州总管。时属大旱，涢水绝流。旧俗，每逢亢阳，祷白兆山祈雨。高祖先禁群祀，山庙已除。翼遣主簿祭之，即日澍雨沾洽，岁遂有年，民庶感之，聚会歌舞，颂翼之德。

四年，高祖将东伐，朝臣未有知者，遣纳言卢韫等前后乘驿，三诣翼问策焉。翼赞成之。及军出，诏翼率荆、楚兵二万，自宛、叶趣襄城，大将军张光洛、郑恪等并隶焉。旬日下齐一十九城。所部都督，辄入民村，即斩以徇。由是百姓欣悦，赴者如归。属高祖有疾，班师，翼亦旋镇。

五年，转陕熊等七州十六防诸军事、宜阳总管。翼以宜阳地非襟带，请移镇于陕。诏从之，仍除陕州刺史，总管如旧。其年，大军复东讨，翼自陕入九曲，攻拔造涧等诸城，径到洛阳。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开门出降，河南九州三十镇，一时俱下。襄城民庶等喜复见翼，并壶浆塞道。寻即除洛怀等九州诸军事、河阳总管。寻徙豫州总管，给兵五千人、马千匹以之镇，并配开府及仪同等二十人。仍敕河阳、襄州、安州、荆州泗州总管内有武干者，任翼征牒，不限多少。仪同以下官爵，承制先授后闻。陈将鲁天念久围光州，闻翼到汝南，望风退散。霍州蛮首田元显，负险不宾，于是，送质请附。陈将任蛮奴悉众攻显，显立栅拒战，莫有异心。及翼还朝，元显便叛。其得殊俗物情，皆此类也。

大象初，征拜大司徒。诏翼巡长城，立亭鄣。西自雁门，东至碣石，创新改旧，咸得其要害云。仍除幽定七州六镇诸军事、幽州总管。先是，突厥屡为寇掠，居民失业。翼素有威武，兼明斥候，自是不敢犯塞，百姓安之。

及尉迟迥据相州举兵，以书招翼。翼执其使，并书送之。于时隋文帝执政，赐翼杂绘一千五百段、粟麦一千五百石，并珍宝服玩等。进位上柱国，封任国公，增邑通前五千户，别食任城县一千户，收其租赋。翼又遣子让通表劝进，并请入朝。隋文帝许之。

开皇初，拜太尉。或有告翼，云往在幽州欲同尉迟迥者，隋文召致清室，遣理官按验。寻以无

实见原，仍复本位。三年五月，薨。赠本官、加蒲晋怀绛邵汾六州诸军事、蒲州刺史。谥曰穆。

翼性恭俭，与物无竞，常以满盈自戒，故能以功名终子玺，官至上大将军、军司马、黎阳郡公。玺弟诠，上仪同三司、吏部下大夫、常山公。诠弟让，仪同三司。

尉迟迥之举兵也，河西公李贤弟穆为并州总管，亦执迥子送之。

李穆字显庆，少明敏，有度量。太祖入关，便给事左右，深被亲遇。穆小心谨肃，未尝懈怠。太祖嘉之，遂处以腹心之任，出入卧内，当时莫与为比。及侯莫陈悦害贺拔岳，太祖自夏州赴难，而悦党史归据原州，犹为悦守。太祖令侯莫陈崇轻骑袭之。穆先在城中，与兄贤、远等据城门应崇，遂擒归。以功授都督。从迎魏孝武，封永平县子，邑三百户。擒窦泰，复弘农，并有战功。沙苑之捷，穆又言于太祖曰："高欢今日已丧胆矣，请速逐之，则欢可擒也。"太祖不听。论前后功，进爵为公。

河桥之战，太祖所乘马中流矢惊逸，太祖坠于地，军中大扰。敌人追及之，左右皆奔散，穆乃以策扶太祖，因大骂曰："尔曹主何在？尔独住此！"敌人不疑是贵人也，遂舍之而过。穆以马授太祖，遂得俱免。是日微穆，太祖已不济矣。自是恩盼更隆。擢授武卫将军，加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爵武安郡公，增邑一千七百户。前后赏赐，不可胜计。久之，太祖美其志节，乃叹曰："人之所贵，唯身命耳，李穆遂能轻身命之重，济孤于难。虽复加之以爵位，赏之以玉帛，未足为报也。"乃特赐铁券，恕以十死。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。初，穆授太祖以总马，其后中厩有此色马者，悉以赐之。又赐穆世子惇安乐郡公，姊一人为郡君，自余姊妹并为县君，兄弟子侄及缌麻以上亲并舅氏，皆沾厚赐。其见褒崇如此。

从解玉壁围，拜安定国中尉。寻授同州刺史，入为太仆卿。征江陵功，封一子长城县侯，邑千户。寻进位大将军，赐姓拓拔氏。俄除原州刺史，又以贤子为平高郡守，远子为平高县令，并加鼓吹。穆自以叔侄一家三人，皆牧宰乡里，恩遇过隆，固辞不拜。太祖不许。后转雍州刺史，入为小冢宰。孝闵帝践祚，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户，又别封一子为县伯。穆请回封贤子孝轨，许之。

及远子植谋害晋公护，植诛死，穆亦坐除名。时植弟基任淅州刺史，例合从坐。穆频诣护，请以子惇、怡等代基死，辞理酸切，闻者莫不动容。护矜之，遂特免基死。

世宗即位，拜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安武郡公、直州刺史。武成二年，拜少保。保定二年，进位大将军。三年，从隋公杨忠东伐。还，拜小司徒，迁柱国大将军，别封一子郡公，邑二千户。五年，迁大司空。天和二年，进封申国公，邑五千户，旧爵迴授一子。建德元年，迁太保。寻出为原州总管。四年，高祖东征，令穆率兵三万，别攻轵关及河北诸县，并破之。后以帝疾班师，弃而不守。六年，进位上柱国，除并州总管。时东夏再平，人情尚扰，穆镇之以静，百姓怀之。大象元年，迁大左辅，总管如旧。二年，加太傅，仍总管。

及尉迟迥举兵，穆字荣欲应之。穆弗听曰："周德既衰，愚智共悉。天时若此，吾岂能违天。"乃遣使谒隋文帝，并上十三环金带，盖天子之服也，以微申其意。时迥子谊为朔州刺史，亦执送京师。迥令其所署行台韩长业攻陷潞州，执刺史赵威，署城民郭子胜为刺史。穆遣兵讨之，获子胜。隋文帝嘉之，以穆劳效同破邺城第一勋，加三转，听分授其二子荣、才及兄贤子孝轨。荣及才并仪同大将军，孝轨进开府仪同大将军。又别封子雄为密国公，邑三千户。

穆长子惇，字士宇。大统四年，以穆功赐爵安平县侯，寻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进爵为公。太祖令功臣世子并与略阳公游处，惇于时辈之中，特被引接。每有遐方服玩，异域珍奇，无不班锡。俄授小武伯，进爵安乐郡公。天和三年，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凤州刺史。卒于位。赠大将军、原灵豳三州刺史。

史臣曰：窦炽仪表魁梧，器识雄远。入参朝政，则嘉谋以陈；出总蕃条，则惠政斯洽。窦毅忠肃奉上，温恭接下，茂实彰于本朝，义声扬于殊俗。并以国华民望，论道当官，荣映一时，庆流来叶。及炽迟疑劝进，有送故之心，虽王公恨恨，何以加此。语曰："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"然则效忠之迹或殊，处臣之理斯一，榷言指要。其维致命乎。是以典午擅朝，葛公休为之投袂；新都篡盗，翟仲文所以称兵。及东郡诛夷，竟速汉朝之祸；淮南覆败，无救魏室之亡。而烈士贞臣，赴

蹈不已，岂忠义所感，视死如归者敖。于、李之送往事居，有曲于此。翼既功臣之子，地即姻亲；穆乃早著勋庸，寄深肺腑。并兼文武之任，荷累世之恩，理宜与存与亡，同休同戚。加以受扞城之托，总戎马之权，势力足以勤王，智能足以卫难。乃宴安宠禄，曾无释位之心；报使献诚，但务随时之义。弘名节以高贵，岂所望于二公。若舍彼天时，征诸人事，显庆起晋阳之甲，文若发幽蓟之兵，叶契岷峨，约从漳滏，北控沙漠，西指崤函，则成败之数，未可量也。

周书卷三一　列传第二三

韦叔裕字孝宽，京兆杜陵人也，少以字行。世为三辅著姓。祖直善，魏冯翊、扶风二郡守。父旭，咸威郡守。建义初，为大行台右丞，加辅国将军、雍州大中正。永安二年，拜右将军、南豳州刺史。时氐贼数为抄窃，旭随机招抚，并即归附。寻卒官。赠司空、冀州刺史，谥曰文惠。孝宽沉敏和正，涉猎经史。弱冠，属萧宝夤作乱关右，乃诣阙，请为军前驱。朝廷嘉之，即拜统军。随冯翊公长孙承业西征，每战有功。拜国子博士，行华山郡事。属侍中杨侃为大都督，出镇潼关，引孝宽为司马。侃奇其才，以女妻之。永安中，授宣武威将军、给事中，寻赐爵山北县男。普泰中，以都督从荆州刺史源子恭镇襄城，以功除析阳郡守。时独孤信为新野郡守，同荆州，与孝宽情好款密，政术俱美，荆部吏人，号为连璧。孝武初，以都督镇城。

文帝自原州赴雍州，命孝宽随军。及克潼关，即授弘农郡守。从擒窦泰，兼左丞，节度宜阳兵马事。仍与独孤信入洛阳城守。复与宇文贵、怡峰应接颍州义徒，破东魏将任祥、尧雄于颍川。孝宽又进平乐口，下豫州，获刺史冯邕。又从战于河桥。时大军不利，边境骚然，乃令孝宽以大将军行宜阳郡事。寻迁南兖州刺史。

是岁，东魏将段琛、尧杰复据宜阳，遣其扬州刺史牛道恒扇诱边民。孝宽深患之，乃遣谍人访获道恒手迹，令善学书者伪作道恒与孝宽书，论归款意，又为落烬烧迹，若火下书者，还令谍人送于琛营。琛得书，果疑道恒，其所欲经略，皆不见用。孝宽知其离阻，日出奇兵掩袭，擒道恒及琛等，崤、渑遂清。大统五年，进爵为侯。八年，转晋州刺史，寻移镇玉壁，兼摄南汾州事。先是山胡负险，屡为劫盗，孝宽示以威信，州境肃然。进授大都督。十二年，齐神武倾山东之众，志图西入，以玉壁冲要，先命攻之。连营数十里，至于城下，乃于城南起土山，欲乘之以入。当其山处，城上先有两高楼。孝宽更缚木接之，命极高峻，多积战具以御之。齐神武使谓城中曰："纵尔缚楼至天，我会穿城取尔。"遂于城南凿地道。又于城北起土山，攻具，昼夜不息。孝宽复掘长堑，要其地道，仍饬战士屯堑。城外每穿至堑，战士即擒杀之。又于堑外积柴贮火，敌人有伏地道内者，便下柴火，以皮韝吹之。吹气一冲，咸即灼烂。城外又造攻车，车之所及，莫不摧毁。虽有排楯，莫之能抗。孝宽乃缝布为缦，随其所向则张设之。布既悬于空中，其车竟不能坏。城外又缚松于竿，灌油加火，规以烧布，并欲焚楼。孝宽复长作铁钩，利其锋刃，火竿来，以钩遥割之，松俱麻落。外又于城四面穿地，作二十一道，分为四路，于其中各施梁柱，作讫，以油灌柱，放火烧之，柱折，城并崩坏。孝宽又随崩处竖木栅以扞之，敌不得入。城外尽其攻击之术，孝宽咸拒破之。神武无如之何，乃遣仓曹参军祖孝征谓曰："未闻救兵，何不降也？"孝宽报云："我城池严固，兵食有余，攻者自劳，守者常逸。岂有旬朔之间，已须救援。适忧尔众有不反之危。孝宽关西男子，必不为降将军也。"俄而孝征复谓城中人曰："韦城主受彼荣禄，或复可尔，自外军士，何事相随入汤火中耶。"乃射募格于城中云："能斩城主降者，拜太尉，封开国郡公，邑万户，赏帛万疋。"孝宽手题书背，反射城外云："若有斩高欢者，一依此赏。"孝宽弟子迁，先在山东，又锁至城下，临以白刃，云若不早降，便行大戮。孝宽慷慨激扬，略无顾意。士卒莫不感动，人有死难之心。神武苦战六旬，伤及病死者十四五，智力俱困，因而发疾。其夜遁去。后因此忧恚，遂殂。魏文帝嘉孝宽功，令殿中尚书长孙绍远、左丞王悦至玉壁劳问，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建忠郡公。

废帝二年，为雍州刺史。先是，路侧一里置一土候，经雨颓毁，每须修之。自孝宽临州，乃勒部内当候处植槐树代之。既免修复，行旅又得庇荫。周文后见，怪问知之，曰："岂得一州独尔，当令天下同之。"于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，十里种三树，百里种五树焉。

恭帝元年，以大将军与燕国公于谨伐江陵，平之，以功封穰县公。还，拜尚书右仆射，赐姓宇文氏。三年，周文北巡，命孝宽还镇玉壁。周孝闵帝践祚，拜小司徒。明帝初，参麟趾殿学士，考校图籍。

保定初，以孝宽立勋玉壁，遂于玉壁置勋州，仍授勋州刺史。齐人遣使至玉壁，求通互市。晋公护以其相持日久，绝无使命，一日忽来求交易，疑别有故。又以皇姑、皇世母先没在彼，因其请和之际，或可致之。遂令司门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，共孝宽详议。孝宽乃于郊盛设供帐，令公正接对使人，兼论皇家亲属在东之意。使者辞色甚悦。时又有汾州胡抄得关东人，孝宽复放东还，并致书一版，具陈朝廷欲敦邻好。遂以礼送皇姑及护母等。

孝宽善于抚御，能得人心。所遣间谍入齐者，皆为尽力。亦有齐人得孝宽金货，遥通书疏。故齐有动静，朝廷皆先知。时有主帅许盆，孝宽度以心膂，令守一戍。盆乃以城东入。孝宽怒，遣谍取之，俄而斩首而还。其能致物情如此。

汾州之北，离石以南，悉是生胡，抄掠居人，阻断河路。孝宽深患之。而地入于齐，无方诛剪。欲当其要处，置一大城。乃于河西征役徒十万，甲士百人，遣开府姚岳监筑之。岳色惧，以兵少为难。孝宽曰："计成此城，十日即毕。既去晋州四百余里，一日创手，二日伪境始知；设令晋州征兵，二日方集；谋议之间，自稽三日；计其军行，二日不到。我之城隍，足得办矣。"乃令筑之。齐人果至南首，疑有大军，乃停留不进。其夜，又令汾水以南，傍介山、稷山诸村，所在纵火。齐人谓是军营，遂收兵自固。版筑克就，卒如其言。

四年，进位柱国。时晋公护将东讨，孝宽遣长史辛道宪启陈不可，护不纳。既而大军果不利。后孔城遂陷，宜阳被围。孝宽乃谓其将帅曰："宜阳一城之地，未能损益。然两国争之，劳师数载。彼多君子，宁乏谋猷。若弃崤东，来图汾北，我之强界，必见侵扰。今宜于华谷及长秋速筑城，以杜贼志。脱其先我，图之实难。"于是画地形，具陈其状。晋公护令长史叱罗协谓使人曰："韦公子孙虽多，数不满百。汾北筑城，遣谁固守？"事遂不行。天和五年，进爵郧国公，增邑通前一万户。

是岁，齐人果解宜阳之围，经略汾北，遂筑城守之。其丞相斛律明月至汾东。请与孝宽相见。明月云："宜阳小城，久劳战争。今既入彼，欲于汾北取偿，幸勿怪也。"孝宽答曰："宜阳彼之要冲，汾北我之所弃。我弃彼图，取偿安在？且君辅翼幼主，位重望隆，理宜调阴阳，抚百姓，焉用极武穷兵，构怨连祸！且沧、瀛大水，千里无烟，复欲使汾、晋之间，横尸暴骨？苟贪寻常之地，涂炭疲弊之人，窃为君不取。"孝宽参军曲岩颇知卜筮，谓孝宽曰："来年，东朝必大相杀戮。"孝宽因令岩作谣歌曰："百升飞上天，明月照长安。"百升，斛也。又言："高山不摧自崩，槲树不扶自竖。"令谍人多赍此文，遗之于邺。祖孝征既闻，更润色之，明月竟以此诛。

建德之后，武帝志在平齐。孝宽乃上疏陈三策。

其第一策曰："臣在边积年，颇见间隙，不因际会，难以成功。是以往岁出军，徒有劳费，功绩不立，由失机会。何者？长淮之南，旧为沃土，陈氏以破亡余烬，犹能一举平之。齐人历年赴救，丧败而反，内离外叛，计尽力穷。《传》不云乎：'仇有衅焉，不可失也。'今大军若出轵关，方轨而进，兼与陈氏共为掎角；并令广州义旅，出自三鵶；又募山南骁锐，沿河而下；复遣北山稽胡绝其并、晋之路。凡此诸军，仍令各募关、河之外劲勇之士，厚其爵赏，使为前驱。岳动川移，雷骇电激，百道俱进，并趋虏庭。必当望旗奔溃，所向摧殄。一戎大定，实在此机。"

其第二策曰："若国家更为后图，未即大举，宜与陈人分其兵势。三鵶以北，万春以南，广事屯田，预为贮积。募其骁悍，立为部伍。彼既东南有敌，戎马相持，我出奇兵，破其疆埸。彼若兴师赴援，我则坚壁清野，等其去远，还复出师。常以边外之军，引其腹心之众。我无宿舂之费，彼有奔命之劳。一二年中，必自离叛。且齐氏昏暴，政出多门，鬻狱卖官，唯利是视，荒淫酒色，忌害忠良。阖境熬然，不胜其弊。以此而观，覆亡可待。然后乘间电扫，事等摧枯。"

其第三策曰："窃以大周土宇，跨据关、河，蓄席卷之威，持建瓴之势。太祖受天明命，与物更新，是以二纪之中，大功克举。南清江、汉，西龛巴、蜀，塞表无虞，河右底定。唯彼赵、魏，独为榛梗者，正以有事三方，未遑东略。遂使漳、滏游魂，更存余晷。昔勾践亡吴，尚期十载；武王

取乱，犹烦再举。今若更存遵养，且复相时，臣谓宜还崇邻好，申其盟约。安人和众，通商惠工，蓄锐养威，观衅而动。斯则长策远驭，坐自兼并也。”

书奏，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卫、开府伊娄谦等重币聘齐。尔后遂大举，再驾而定山东，卒如孝宽之策。

孝宽每以年迫悬车，屡请致仕。帝以海内未平，优诏弗许。至是复称疾乞骸骨。帝曰：“往已面申本怀，何烦重请也。”

五年，帝东伐，过幸玉壁。观御敌之所，深欢羡之，移时乃去。孝宽自以习练齐人虚实，请为先驱。帝以玉壁要冲，非孝宽无以镇之，乃不许。及赵王招率兵出稽胡，与大军掎角，乃敕孝宽为行军总管，围守华谷以应接之。孝宽克其四城。武帝平晋州，复令孝宽还旧镇。及帝凯还，复幸玉壁。从容谓孝宽曰：“世称老人多智，善为军谋。然朕唯共少年，一举平贼。公以为如何？”孝宽对曰：“臣今衰耄，唯有诚心而已。然昔在少壮，亦曾输力先朝，以定关右。”帝大笑曰：“实如公言。”乃诏孝宽随驾还京。拜大司空，出为延州总管，进位上柱国。

大象元年，除徐兖等十一州十五镇诸军事、徐州总管。又为行军元帅，徇地淮南。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黄城，郕公梁士彦攻广陵，孝宽率众攻寿阳，并拔之。初孝宽到淮南，所在皆密送诚款。然彼五门，尤为险要。陈人若开塘放水，即津济路绝。孝宽遽令分兵据守之。陈刺史吴文立果遣决堰，已无及。于是陈人退走，江北悉平。军还，至豫州，宇文亮举兵反，立以数百骑袭孝宽营。时亮国官茹宽密白其状孝宽有备。亮不得入，遁走，孝宽追获之。诏以平淮南之功，别封一子滑国公。

及宣帝崩，隋文帝辅政，时尉迟迥先为相州总管，诏孝宽代之。又以小司徒叱列长文为相州刺史，先令赴邺。孝宽续进，至朝歌，迥遣大都督贺兰贵赍书候孝宽。孝宽留贵与语以察之，疑其有变，遂称疾徐行。又使人至相州求医药，密以伺之。既至汤阴，逢长文奔还。孝宽兄子魏郡守艺文弃郡南走，孝宽审讦其状，乃驰还。所经桥道，皆令毁撤，驿马悉拥以自随。又勒驿将曰：“蜀公将至，可多备食酒及刍粟以待之。”迥果遣仪同梁子康将数百骑追孝宽，驿司供设丰厚，所经之处，皆辄停留，由是不及。

时或劝孝宽，以为洛京虚弱，素无守备，河阳镇防，悉是关东鲜卑，迥若先往据之，则为祸不小。乃入保河阳。河阳城内旧有鲜卑八百人，家并在邺，见孝宽轻来，谋欲应迥。孝宽知之，遂密造东京官司，诈称遣行，分人诣洛阳受赐。既至洛阳，并留不遣。因此离解，其谋不成。

六年，诏发关中兵，以孝宽为元帅东伐。七月，军次河阳。迥所署仪同薛公礼等围逼怀州，孝宽遣兵击破之。进次怀县永桥之东南。其城既在要冲，雉堞牢固，迥已遣兵据之。诸将士以此城当路，请先攻取。孝宽曰：“城小而不固，若攻而不拔，损我兵威。今破其大军，此亦何能为也。”于是引军次于武陟，大破迥之惇，惇轻骑奔邺。军次于邺西门豹祠之南。迥自出战，又破之。迥穷迫自杀。兵士在小城中者，尽坑于游豫园。诸有未服，皆随机讨之，关东悉平。十月，凯还京师。十一月薨，时年七十二。赠太傅、十二州诸军事、雍州牧。谥曰襄。

孝宽在边多载，屡抗强敌。所有经略，布置之初，人莫之解；见其成事，方乃惊服。虽在军中，笃意文史，政事之余，每自披阅。末年患眼，犹令学士读而听之。又早丧父母，事兄嫂甚谨。所得俸禄，不入私房。亲族有孤遗者，必加振赡。朝野以此称焉。长子谌年已十岁，魏文帝欲以女妻之。孝宽辞以兄子妻世康年长。帝嘉之，遂以世康。孝宽有六子，总、寿、霁、津知名。

韦琼字敬远。志尚夷简，澹于荣利。弱冠，被召拜雍州中从事。非其好也，遂谢疾去职。前后十见征辟，皆不应命。属太祖经纶王业侧席求贤，闻琼养高不仕，虚心敬悦，遣使辟之，备加礼命。虽情谕甚至，而竟不能屈。弥以重之，亦弗之夺也。所居之宅，枕带林泉，琼对玩琴书，萧然自逸。时人号为居士焉。至有慕其闲素者，或载酒从之，琼亦为之尽欢，接对忘倦。

明帝即位，礼敬逾厚。乃为诗以贻之曰：“六爻贞遁世，三辰光少微。颍阳让逾远，沧州去不归。香动秋兰佩，风飘莲叶衣。坐石窥仙洞，乘槎下钓矶。岭松千仞直，岩泉百丈飞。聊登平乐观，远望首阳薇。巨能同四隐，来参余万机。”琼答帝诗，愿时朝谒。帝大悦，敕有司日给河东酒一斗，号之曰逍遥公。

时晋公护执政，广营第宅。尝召琼至宅，访以政事。琼仰视其堂，徐而欢曰：“酣酒嗜音，峻宇雕墙，有一于此，未或弗亡。”护不悦。有识者以为知言。

陈遣其尚书周弘正来聘，素闻琼名，请与相见。朝廷许之。弘正乃造琼，谈谑盈日，恨相遇之晚。后请琼至宾馆，琼时赴。弘正仍赠诗曰：“德星犹未动，真车讵肯来。”其为时所钦挹如此。

武帝尝与琼夜宴，大赐之缣帛，令侍臣数人负以送出。琼唯取一匹，示承恩旨而已。帝以此益重之。孝宽为延州总管，琼至州与孝宽相见。将还，孝宽以所乘马及鞍勒与琼。琼以其华饰，心弗欲之。笑谓孝宽曰：“昔人不弃遗簪坠履者，恶与之同出，不与同归。吾虽不逮前烈，然舍旧录新，亦非吾志也。”于是乘旧马以归。武帝又以佛、道、儒三教不同，诏琼辨其优劣。琼以三教虽殊，同归于善，其迹似有深浅，其致理如无等级。乃著《三教序》奏之。帝览而称善。时宣帝在东宫，亦遗琼书，并令以帝所乘马迎之，问以立身之道。琼对曰：“《传》不云乎，俭为德之恭，侈为恶之大。欲不可纵，志不可满。并圣人之训也。愿殿下察之。”

琼子瓘行随州刺史，因疾物故，孝宽子总复于并州战殁。一日之中，凶问俱至。家人相对悲恸，而琼神色自若。谓之曰：“死生命也，去来常事，亦何足悲。”援琴抚之如旧。

琼又雅好名义，虚襟善诱。虽耕夫牧竖有一介可称者，皆接引之。特与族人处玄及安定梁旷为放逸之友。少爱文史，留情著述，手自抄录数十万言。晚年虚静，唯以体道会真为务。旧所制述，咸削其藁，故文笔多并不存。

建德中，琼以年老，预戒其子等曰：“昔士安以蘧除束体，王孙以布囊绕尸，二贤高达，非庸才能继。吾死之日，可敛旧衣，勿更新造。使棺足周尸，牛车载柩，坟高四尺，圹深一丈。其余烦杂，悉无用也。朝晡奠食，于事弥烦，吾不能顿绝汝辈之情，可朔望一奠而已。仍荐蔬素，勿设牲牢。亲友欲以物吊祭者，并不得为受。吾当恐为终恍惚，故以此言预戒汝辈。瞑目之日，勿违吾志也。”宣政元年二月，卒于家，时年七十七。武帝遣使祭，赙赗有加。其丧制葬礼，诸子等并遵其遗戒。子世康。

梁士彦字相如，安定乌氏人也。少任侠，好读兵书，颇涉经史。周武帝将平东夏，闻其勇决，自扶风郡守除为九曲镇将，进位上开府，封建威县公。齐人甚惮之。后以熊州刺史从武帝拔晋州，进位大将军，除晋州刺史。及帝还，齐后主亲攻围之。楼堞皆尽，短兵相接。士彦慷慨自若，谓将士曰：“死在今日，吾为尔先。”于是勇猛齐奋，号声动天，无不一当百。齐兵少却，乃令妻及军人子女昼夜修城，三日而就。武帝大军亦至，齐师围解。士彦见帝，捋帝须泣，帝亦为之流涕。时帝欲班师，士彦叩马谏，帝从之。执其手曰：“朕有晋州，为平齐之基，宜善守之。”及齐平，封郕国公，位上柱国、雍州总管。宣帝即位，除徐州总管。与乌丸轨禽陈将吴明撤、裴忌于吕梁，略定淮南地。隋文帝作相，转亳州总管。尉迟迥反，为行军总管，及韦孝宽击之。令家僮梁默等为前锋，士彦继之，所当皆破。

及迥平，除相州刺史。深见忌，乃代还京师。闲居无事，恃功怀怨，与宇文忻、刘昉等谋反。将率僮仆，候上享庙之际以发机。复欲于蒲州起事，略取河北，捉黎阳关，塞河阳路，劫调布为牟甲，募盗贼为战士。其甥裴通知而奏之。帝未发其事，授晋州刺史，欲观其志。志彦欣然谓昉等曰：“天也！”又请仪同薛摩儿为长史，帝从之。后与公卿朝谒，帝令执士彦、忻、昉等于行间。诘之状，犹不伏，捕薛摩儿至，对之。摩儿具论始末，云第二子刚垂泣苦谏，第三子叔谐曰：“作猛兽须成班。”士彦失色，顾曰：“汝杀我！”于是伏诛。年七十二。

有子五人。操字孟德，位上开府、义乡县公，早卒。刚字永固，位大将军、通政县公、泾州刺史。以谏父获免，徒瓜州。叔谐坐士彦诛。

梁默者，士彦之苍头也，骁武绝人。士彦每从征伐，常与默陷阵。仕周，位开府。开皇末，以行军总管从杨素征突厥，进位大将军。又从平杨谅，授柱国。大业五年，从炀帝征吐谷浑，力战死之。赠光禄大夫。

周书卷三二　列传第二四

申徽字世仪，魏郡人也。六世祖钟，为后赵司徒。冉闵末，中原丧乱，钟子邃避地江左。曾祖爽仕宋，位雍州刺史。祖隆道，宋北兖州刺史。父明仁，郡功曹，早卒。徽少与母居，尽心孝养。及长，好经史。性审慎，不妄交游。遭母忧，丧毕，乃归魏。元颢入洛，以无邃为东徐州刺史，邃引徽为主簿。颢败，邃被槛车送洛阳，故吏宾客并委去，唯徽送之。及邃得免，乃广集宾友，叹徽有古人风。寻除太尉府行参军。

孝武初徽以洛阳兵难未已，遂间行入关见文帝。文帝与语，奇之，荐之于贺拔岳。岳亦雅相敬待，引为宾客。文帝临夏州，以徽为记室参军，兼府主簿。文帝察徽沉密有度量，每事信委之。乃为大行台郎中。时军国草创，幕府务殷，四方书檄，皆徽之辞也。以迎孝武功，封博平县子，本州大中正。大统初，进爵为侯。四年，拜中书舍人，修起居注。河桥之役，大军不利，近侍之官，分散者众，徽独不离左右。魏帝称欢之。十年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。

先是，东阳王元荣为瓜州刺史，其女婿刘彦随焉。及荣死，瓜州首表望荣子康为刺史，彦遂杀康而取其位。属四方多难，朝廷不遑问罪，因授彦刺史。频征不奉诏，又南通吐谷浑，将图叛逆。文帝难于动众，欲以权略致之。乃以徽为河西大使，密令图彦。徽轻以五十骑行，既至，止于宾馆。彦见徽单使，不以为疑。徽乃遣一人微劝彦归朝，以揣其意。彦不从。徽又使赞成其住计，彦便从之，遂来至馆。徽先与瓜州豪祐密谋执彦，遂叱而缚之。彦辞无罪。徽数之曰："君无尺寸之功，滥居方岳之重。恃远背诞，不恭贡职，戮辱使人，轻忽诏命。计君之咎，实不容诛。但授诏之日，本令相送归阙，所恨不得申明罚以射边远耳。"于是宣诏慰劳吏人及彦所部，复云大军续至，城内无敢动者，使还，迁都官尚书。

十二年，瓜州刺史成庆为城人张保所杀，都督令狐延等起义逐保，启请刺史。以徽信洽西土，拜假节、瓜州刺史。徽在州五稔，俭约率下，边人乐而安之。十六年，征兼尚书右仆射，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废帝二年，进爵为公，正右仆射，赐姓宇文氏。

徽性勤至，凡所居官，案牍无大小，皆亲自省览。以是事无稽滞，吏不得为奸。后虽历公卿，此志不懈。出为襄州刺史。时南方初附，旧俗，官人皆通饷遗。徽性廉慎，乃画杨震像于寝室以自戒。及代还，人吏送者数十里不绝。徽自以无德于人，慨然怀愧，因赋诗题于清水亭。长幼闻之，竞来就读。递相谓曰："此是申使君手迹。"并写诵之。

明帝以御正任总丝纶，更崇其秩为上大夫，员四人，号大御正，又以徽为之。历小司空、少保，出为荆州刺史，入为小司徒、小宗伯。天和六年，上疏乞骸骨，诏许之，薨。赠泗州刺史，谥曰章。

子康嗣。位泸州刺史，司织下大夫、上开府。康弟敦，汝南郡守。敦弟静，齐安郡守。静弟处，上开府、同昌县侯。卒。

陆通字仲明，吴郡人也。曾祖载，从宋武帝平关中，军还，留载随其子义真镇长安，遂没赫连氏。魏太武平赫连氏，载仕魏任中山郡守。父政，性至孝。其母吴人，好食鱼，北土鱼少，政求之常苦难。后宅侧忽有泉而出有鱼，遂得以供膳。时人以为孝感所致，因谓其泉为孝鱼泉。初从尔朱天光讨伐，及天光败，归文帝。文帝为行台，以政为行台左丞、原州长史，赐爵中都县伯，大统中，卒。

通少敦敏好学，有志节。幼从在河西，遂逢寇难，与政相失。通乃自拔东归，从尔朱荣。死，又从尔朱兆。及尔朱氏灭，乃入关。文帝时在夏州，引为帐内督。顷之，贺拔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时有传兵军府已亡散者，文帝忧之，通以为不然。居数日，问至，果如所策。自是愈见亲礼，遂昼夜陪侍，家人罕见其面。通虽处机密，愈自恭谨，文帝以此重之。后以迎孝武功，封都昌县伯。大统元年，进爵为侯。从禽窦泰，复弘农。沙苑之役，力战有功。

又从解洛阳围。军还，属赵青雀反于长安，文帝将讨之，以人马疲弊，不可速行。又谓青雀等一时陆梁，不足为虑。乃云："我到长安，但轻骑临之，必当面缚。"通进曰："青雀等既以大军不利，谓朝廷倾危，同恶相求，遂成反乱。然其逆谋久定，必无迁善之心。且其诈言大军败绩，东寇将至，

若以轻骑往，百姓谓为信然，更沮兆庶之望。大兵虽疲弊，精锐犹多。以明公之威，率思归之众，以顺讨逆，何虑不平。”文帝深纳之，因从平青雀。录前后功，进爵为公，徐州刺史。以寇难未平，留不之部。与于谨讨刘平伏，加大都督。从文帝援玉壁，进仪同三司。九年，高仲密以地来附，通从若千惠战于邙山，众军皆退，唯惠与通率所部力战。至夜中乃阴引还，敌亦不敢逼。进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太仆卿，赐姓步六孤氏，进爵绥德郡公。周孝闵践祚，拜小司空。保定五年，累迁大司寇。

通性柔谨，虽久处列位，常清慎自守。所得禄赐，尽与亲故共之，家无余财。常曰：“凡人患贫而不贵，不患贵而贫也。”建德元年，转大司马。其年薨。通弟逞。

逞字季明，初名彦，字世雄。魏文帝常从容谓之曰：“尔既温裕，何因乃字世雄？且为世之雄，非所宜也。于尔兄弟，又复不类。”遂改焉。逞少谨密，早有名誉。兄通先以军功别受茅土，乃让父爵中都县伯，令逞袭之。起家羽林监、文帝内亲信。时辈皆以骁勇自达，唯逞独兼文雅。文帝由此加礼遇焉。大统十四年，参大丞相府军事，寻兼记室。保定初，累迁吏部中大夫，历藩部、御伯中大夫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徙授司宗中大夫，转军司马。逞干识详明，历任三府，所在著绩。朝廷嘉之，进爵为公。

天和三年，齐遣侍中斛斯文略、中书侍郎刘逖来聘。初修邻好，盛选行人。诏逞为使主，尹公正为副以报之。逞美容止，善辞令，敏而有礼，齐人称焉。还届近畿，诏令路车仪服，郊迎而入。时人荣之。四年，除京兆尹。都界有豕生数子。经旬而死。其家又有豮，遂乳养之，诸豚赖以活。时论以逞仁政所致。俄迁司会中大夫，出为河州刺史。晋公护雅重其才，表为中外府司马，颇委任之。寻复为司会，兼纳言，迁小司马。及护诛，坐免官。顷之，起为纳言。又以疾不堪剧任，乃除宜州刺史。故事，刺史奉辞，例备卤簿。逞以时属农要，奏请停之。武帝深嘉焉，诏遂其所请，以彰雅操。逞在州有惠政，吏人称之。东宫初建，授太子太保。卒，赠大将军。子操嗣。

柳敏字白泽，河东解县人，晋太常纯之七世孙也。父懿，魏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汾州刺史。

敏九岁而孤，事母以孝闻。性好学，涉猎经史，阴阳卜筮之术，靡不习焉。年未弱冠，起家员外散骑侍郎。累迁河东郡丞。朝议以敏之本邑，故有此授。敏虽统御乡里，而处物平允，甚得时誉。

及文帝克复河东，见而器异之。乃谓之曰：“今日不喜得河东，喜得卿也。”即拜丞相府参军事。俄转户曹参军，兼记室。每有四方宾客，恒令接之，爰及吉凶礼仪，亦令监综。又与苏绰等修撰新制，为朝廷政典。迁礼部郎中，封武城县子，加帅都督，领本乡兵，俄进大都督。遭母忧，居丧旬日之间，鬓鬓半白。寻起为吏部郎中。毁瘠过礼，杖而后起。文帝见而欢异之，特加廪赐。及尉迟迥伐蜀，以敏为行军司马。军中筹略，并以委之。益州平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迁尚书，赐姓宇文氏。六官建，拜礼部中大夫。孝闵帝践祚，进爵为公，又除河东郡守，寻复征拜礼部。出为郢州刺史，甚得物情，及将还朝，夷夏士人感其惠政，并赍酒肴及土产候之于路。敏乃从他道而还。复拜礼部。后改礼部为司宗，仍以敏为之。

敏操履方正，性又恭勤，每日将朝，必夙兴等待。又久处台合，明练故事，近仪或乖先典者，皆按据旧章，刊正取中。迁小宗伯，监修国史。转小司马，又监修律令。进位大将军。出为鄜州刺史，以疾不之部。武帝平齐，进爵武德郡公。敏自建德以后，寝疾积年，武帝及宣帝并亲幸其第问疾焉。

开皇元年，进位大将军、太子太保。其年卒。赠五州诸军事、晋州刺史。临终诫其子等，丧事所须，务从简约。其子等并涕泣奉行。少子昂。

昂字千里，幼聪颖有器识，干局过人。武帝时，为内史中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赐爵文城郡公。当途用事，百寮皆出其下。昂竭诚献替，知无不为，谦虚自处，未尝骄物。时论以此重之。武帝崩，受遗辅政。稍被宣帝疏，然不离本职。隋文帝为丞相，深自结纳。文帝以为大宗伯。拜日，遂得偏风，不能视事。文帝受禅，疾愈，加上开府，拜潞州刺史。昂见天下无事，上表请劝学行礼。上览而善之，优诏答昂。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。昂在州甚有惠政。卒官。子调嗣。

卢柔字子刚。少孤，为叔母所养，抚视甚于其子。柔尽心温清，亦同己亲。宗族欢重之。性聪

敏，好学，未弱冠，解属文，但口吃不能持论。颇使酒诞节，为世所讥。司徒、临淮王彧见而器之，以女妻焉。

及魏孝武与齐神武有隙，诏贺拔胜出牧荆州，柔谓因此可著功绩，遂从胜之荆州。以柔为大行台郎中，掌书记。军中机务，柔多预之。及胜为太保，以柔为掾，加冠军将军。孝武后召胜引兵赴洛，胜以问柔。曰："高欢托晋阳之甲，意实难知。公宜席卷赴都，与决胜负，存没以之，此忠之上策也。若北阻鲁阳，南并旧楚，东连兖、豫，西接关中，带甲十万，观衅而动，亦中策也。举三荆之地，通款梁国，可以身免，功名去矣。策之下者。"胜轻柔年少，笑而不应。及孝武西迁，东魏遣侯景袭穰，胜败，遂南奔梁。柔亦从之。胜频表梁求归，武帝览表，嘉其辞彩。既知柔所制，因遣舍人劳问，并遗缣锦。后与胜俱还，行至襄阳，齐神武惧胜西入，遣侯景以轻骑邀之。胜及柔惧，乃弃船山行，赢粮冒险，经数百里。时属秋霖，徒侣冻馁，死者大半。至丰阳界，柔迷失道，独宿僵木之下，寒雨衣湿，殆至于死。

大统二年，至长安。封容城县男，邑二百户。太祖重其才，引为行台郎中，加平东将军，除从事中郎，与苏绰对掌机密。时沙苑之后，大军屡捷，汝颍之间，多举义来附。书翰往反，日百余牒。柔随机报答，皆合事宜。进爵为子，增邑三百户，除中书舍人。迁司农少卿，转郎，兼著作，撰起居注。后拜黄门侍郎。文帝知其贫，解衣赐之。魏废帝元年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、中书监。

孝闵帝践祚，拜小内史，迁内中大夫，进位开府。卒于位。所作诗颂碑铭檄表启行于世者数十篇。子恺嗣。

恺字长仁。涉猎经史，有当世干能。起家齐王记室。历吏部、内史上士，礼部下大夫。寻为聘陈副使。大象初，拜东京吏部下大夫。

唐瑾字附璘。父永。性温恭，有器量，博涉经史，雅好属文。身长八尺二寸，容貌甚伟。年十七，周文闻其名，乃贻永书曰："闻公有二子：曰陵，从横多武略；瑾，雍容富文雅。可并遣入朝，孤欲委以文武之任。"因召拜尚书员外郎、相府记室参军事。军书刁檄，瑾多掌之。从破沙苑，战河桥，并有功，封姑臧县子。累迁尚书右丞、吏部郎中。于时魏室播迁，庶务草创，朝章国典，瑾并参之。迁户部尚书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姓宇文氏。

时燕公于谨勋高望重，朝野所属。白文帝，言瑾学行兼修，愿与之同姓，结为兄弟，庶子孙承其余论，有益义方。文帝欢异者久之，更赐瑾姓万纽于氏。瑾乃深相结纳，敦长幼之序；谨亦庭罗子孙，行弟侄之敬。其为朝望所宗如此。进爵临淄县伯，转吏部尚书。铨综衡流，雅有人伦之鉴。以父忧去职，寻起令视事。时六尚书皆一时之秀，周文自谓得人，号为六俊。然瑾尤见器重。

于谨南伐江陵，以瑾为元帅府长史。军中谋略，多出谨焉。江陵既平，衣冠仕伍，并没为仆隶。瑾察其才行，有片善者，辄议免之，赖瑾岳济者甚众。时论多焉。及军还，诸将多因虏掠，大获财物。瑾一无所取，唯得书两车，载之以归。或白文帝曰："唐瑾大有辎重，悉是梁朝珍玩。"文帝初不信之，然欲明其虚实，密遣使检阅之，唯见坟籍而已。乃欢曰："孤知此人来二十许年，明其不以利干义。向若不令检视，恐常人有投杼之疑，所以益明之耳。凡受人委任，当如此也。"论平江陵功，进爵为公。六官建，授礼部中大夫，出为蔡州刺史。历拓州、硖州，所在皆有德化，人吏称之。转荆州总管府长史。入为吏部中大夫，历御正、纳言中大夫。曾未十旬，遂迁四职，搢绅以为荣。久之，除司宗中大夫，兼内史。寻卒于位。赠小宗伯，谥曰方。

瑾性方重，有风格。退朝休假，恒著衣冠以对妻子。遇迅雷烈风，虽闲夜宴寝，必起，冠带端笏危坐。又好施与，家无余财，所得禄赐，常散之宗族。其尤贫者，又割膏腴田于以赈之。所留遗子孙者，并墝埆之地。朝野以此称之。撰《新仪》十篇。所著赋颂碑诔二十余万言。孙大智嗣。

瑾次子令则，性好篇章，兼解音律，文多轻艳，为时人所传。天和中，以齐驭下大夫使于陈。大象中，官至乐部下大夫。仕隋，位太子左庶子。皇太子勇废，被诛。

周书卷三三　列传第二五

库狄峙　杨荐　赵刚　王庆　赵昶　王悦　赵文表

库狄峙，其先辽东人，本姓段氏，匹磾之后也，因避难改焉。后徙居代，世为豪右。祖凌，武威郡守。父贞，上洛郡守。峙少以弘厚知名，善骑射，有谋略。仕魏，位高阳郡守。为政仁恕，百姓颇悦之。孝武西迁，峙乃弃官从入关。大统元年，拜中书舍人，参掌机密，以恭谨见称。迁黄门侍郎。

时与东魏争衡，戎马不息，蠕蠕乘虚，屡为边患。朝议欲结和亲，乃使峙往。峙状貌魁梧，善于辞令。蠕蠕主雅信重之，自是不复为寇。太祖谓峙曰："昔魏绛和戎，见称前史。以君方之，彼愧色。"封高邑县公，邑八百户。迁骠骑将军、岐州刺史，加散骑常侍，增邑三百户，开府仪同三司。恭帝元年，征拜侍中。

蠕蠕灭后，突厥强盛，虽与文帝通好，而外连齐氏。太祖又令峙衔命喻之。突厥感悟，即执齐使，归诸京师。录前后功，拜大将军、安丰郡公，邑通前二千户。寻除小司空。孝闵践祚，转世宗小司寇。初，为都督益潼等三十一州诸军事、益州刺史。峙性宽和，尚清静，甚为夷獠所安。保定四年，除宣州刺史。天和三年，入为少师。峙以年老，表乞骸骨，手诏许之。五年，卒，赠同州刺史。谥曰定。

子嶷嗣。少知名，起家吏部上士。历小内史、小纳言，授开府阶，迁职方中大夫，为蔡州刺史。卒于官。子授嗣。

杨荐字承略，秦郡宁夷人也。父宝，昌平郡守。荐幼孤，早有名誉。性廉谨，喜怒不形于色。魏永安中，随尔朱天光入关讨群贼，封高邑县男。文帝临夏州，补帐内都督。及平侯莫陈悦，使荐入洛阳请事。魏孝武帝授文帝关西大行台，仍除直閤将军。时冯翊长公主嫠居，孝武意欲归诸文帝，乃令武卫元毗喻旨。荐归曰，文帝又遣荐入洛阳请之。孝武即许焉。孝武欲向关中，荐赞成其计。孝武曰："卿归语行台迎我。"文帝又遣荐与长史宇文测出关候接。孝武至长安，进爵清水县子。

魏大统元年，蠕蠕请和亲。文帝遣荐与杨宽使，并结婚而还。进爵为侯。又使荐纳币于蠕蠕。魏文帝郁入闾后崩，文帝遣仆射镇赵善使蠕蠕更请婚。善至夏州，闻蠕蠕贰于东魏，欲执使者。善惧，乃还。文帝乃使荐往，赐黄金十斤、杂綵三百匹。荐至蠕蠕，责其背惠食言，并论结婚之意。蠕蠕感悟，乃遣使随荐报命焉。

及侯景来附，文帝令荐与镇遏。荐知景飞覆，遂求还，具陈事实。文帝乃遗使密追助景之兵。寻而景叛。

十六年，大军东讨。文帝恐蠕蠕乘虚寇掠，乃遣荐往更论和好，以安慰之。进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。

孝闵帝践祚，除御伯大夫，进爵姚谷县公。仍使突厥结婚。突厥可汗弟地头可汗阿史那库头居东面，与齐通和，说其兄欲背先约。计谋已定，将以荐等送齐。荐知其意，乃正色责之，辞气慷慨，涕泗横流。可汗惨然良久曰："幸无所疑，当共平东贼，然后发遣我女。"乃令荐先报命，仍请东讨。以奉使称旨，迁大将军。保定四年，又纳币突厥。还，行小司马，又行大司徒。从陈公纯等逆女于突厥，进爵南安郡公。天和三年，迁总管、梁州刺史。后以疾卒。

赵刚字僧庆，河南洛阳人也。曾祖蔚，魏并州刺史。祖宁，高平太守。父和，太平中，陵江将军。南讨度淮，闻父丧，辄还。所司将致之于法，和曰："罔极之恩，终天莫报。若许安厝，礼毕而即罪戮，死且无恨。"言讫号恸，悲感傍人。主司以闻，遂宥之。丧毕，除宁远将军。大统初，追赠右将军、胶州刺史。刚少机辩，有干能。起家奉朝请。累迁镇东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，历大行台郎中、征东将军，加金紫阶，领司徒府从事中郎，加阁内都督。及魏孝武与齐神武构隙，刚密奉旨召东荆州刺史冯景昭率兵赴阙。未及发，而神武已逼洛阳，孝武西迁，景昭集府僚文武，议其去就。司马冯道和请据州待北方处分。刚曰："公宜勒兵赴行在所。"久之更无言者。刚抽刀投地曰："公若为忠臣，可斩道和；如欲从贼，可见杀。"景昭感悟，遂率众赴关右。属侯景逼穰城，东荆州人杨祖

欢等起兵应景，以其众邀景昭于路。景战败，刚遂没于蛮。后自赎免。乃见东魏荆州刺史李魔怜，劝令归关西。魔怜纳之，使刚至并州密观事势。神武引刚内宴，因令刚齐书申敕荆州。刚还报魔怜，仍说魔怜斩祖欢等，以州归西。魔怜乃使刚入朝。

大统初，刚于霸上见太祖，具陈关东情实。太祖嘉之，封阳邑县子，邑三百户，除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论复东荆州功，进爵临汝县伯，邑五百户。

初，贺拔胜、独孤信以孝武西迁之后，并流寓江左。至是刚言于魏文帝，请追而复之。乃以刚为兼给事黄门侍郎，使梁魏兴，齐移书与其梁州刺史杜怀宝等论邻好，并致请胜等移书。宝即与刚盟歃，受移赴建康，仍遣行人随刚报命。是年，又诏刚使三荆，听在所便宜从事。使还，称旨，进爵武城县侯，除大丞相府帐内都督。复使魏兴，重申前命。寻而梁人礼送贺拔胜、独孤信等。顷之，御史中尉董绍进策，请图梁汉。以绍为行台、梁州刺史，率士马向汉中。刚以为不可，而朝议已决，遂出军。绍竟无功而还，免为庶人。除刚颍川郡守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、御大将军。从复弘农。进拜大都督、东道军司，节度开府李延孙等七军，攻复阳城，擒太守王智纳。转陈留郡守。东魏行台吉宁率众三万攻陷郡城，刚突出，还保颍川，重行郡事。复为侯景所破，乃率余众赴洛阳。大行台元海遣刚还郡征粮。时景众已入颍川，刚于西界招复阳翟二万户，转输送洛。明年，洛阳不守。刚远隔敌中，连战破东魏广州刺史李仲品。时侯景别帅陆太、颍川郡守高冲等众八千人，寇襄城等五郡。刚简步骑五百，大破冲等。开府李延孙为长史杨伯简所害，刚击斩之。又攻拔广州，进军阳翟。侯景自郔入鲁阳，与刚接战。旬有三日，旋军宜阳。时河南城邑，一彼一此。刚复出军伊、洛，侯景亦度河筑城。刚前后下景三郡，获郡守一人，别破其行台梅迁，斩首千余级。除尚书金部郎中。高仲密以北豫州来附，兼大行台左丞，持节赴颍川节度义军。师还，刚别破侯景前驱于南陆，复获其郡守二人。

时有流言传刚东叛，齐神武因设反间，声遣迎接。刚乃率骑袭其下坞，拔之，露板言状。太祖知刚无贰，乃加赏赉焉。除营州刺史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二百户，加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

漕州民郑五丑构逆，与叛羌傍乞铁匆相应，令刚往镇之。将发，魏文帝引见内寝，举觞属刚曰："昔侯景在东，为卿所困。黠羌小竖，岂足劳卿谋虑也。"时五丑已克定夷镇，所在立栅。刚至，并攻破之，散其党与。五丑于是西奔铁匆。刚又进破铁匆伪广宁郡。属宇文贵等西讨，诏以刚行渭州事，资给粮饩。铁匆平，所获羌卒千人，配刚军中，教以戎旅，皆尽其力用。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入为光禄卿。六官建，拜膳部中大夫。孝闵帝践祚，进爵浮阳郡公。出为利州总管、利沙方渠四州诸军事。沙州氐恃险逆命，刚再讨服之。方州生獠自此始从赋役。刚以伪信州滨江负阻，远连殊俗，蛮左强犷，历世不宾，乃表请讨之。诏刚率利沙等十四州兵，兼督仪同十人、马步一万往经略焉。仍加授渠州刺史。刚初至，渠帅惮其军威，相次降款。后以刚师出逾年，士卒疲弊，寻复亡叛。后遂以无功而还。又与所部仪同尹才失和，被征赴阙。遇疾，卒于路。年五十七。赠忠淅涿州刺史。谥曰成。子元卿嗣。

王庆字兴庆，太原祁人也。父因，魏灵州刺史、怀德县公。庆少开悟，有才略。初从文帝征伐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并有战功，每获殊赏。大统十年，授殿中将军。孝闵帝践祚，晋公护引为典签。庆枢机明辨，渐见亲待。授大都督。武成元年，以前后功，赐爵始安县男。二年，行小宾部。保定二年，使吐谷浑，与其分疆，仍论和好之事。浑主悦服，遣所亲随庆贡献。

初，突厥与周和亲，许纳女为后。而齐人知之，惧成合从之势，亦遣使求婚，财馈甚厚。突厥贪其重赂，便许之。朝议以魏氏昔与蠕蠕结婚，遂为齐人离贰。今者复恐改变，欲遣使结之。遂授庆左武伯，副杨荐为使。是岁，遂兴入并之役。庆乃引突厥骑，与随公杨忠至太原而还。以齐人许送皇姑及世母，朝廷遂与通和。突厥闻之，复致疑阻，于是又遣庆往喻之，可汗感悦，结好如初。五年。复与宇文贵使突厥逆女。自此，以庆信著北蕃，频岁出使。

后更至突厥，属其可汗暴殂，突厥谓庆曰："前后使来，逢我国丧者，皆剺面表哀。况今二国和亲，岂得不行此事。"庆抗辞不从。突厥见其守正，卒不敢逼。武帝闻而嘉之。录庆前后使功，迁开

府仪同三司、兵部大夫，进爵为公。

历丹、中二州刺史。为政严肃，吏不敢欺。大象元年，授小司徒，加上大将军、总管汾石二州五镇诸军事、汾州刺史。又除延州总管，进位柱国。开皇元年，进爵平昌郡公。卒于镇。赠上柱国，谥曰庄。子淹嗣。

赵昶字长舒，天水南安人也。曾祖襄，仕魏至中山郡守，因家于代。祖泓，广武令。父琛，上洛郡守。昶少聪敏，有志节。弱冠，以材力闻。孝昌中，起家拜督，镇小平津。魏北中郎将高千甚敬重之。千牧兖州，以昶行临涣、北梁二郡事。大统初，千迁镇陕，又以昶为长史、中军都督。太祖平弘农，擢为相府典签。

大统九年，大军失律于邙山，清水氏酋李鼠仁自军逃还，凭险作乱。陇右大都督独孤信频遣军击之，不克。太祖将讨之，欲先遣观其势。顾问谁可为。左右莫对。昶曰："此小竖尔，以公威，孰不听命。"太祖壮之，遂令昶使焉。昶见鼠仁，喻以祸福。群凶聚议，或从或否。其逆命者，复将加刃于昶。而昶神色自若，志气弥厉。鼠仁感悟，遂相率降。氐梁道显叛，攻南由。太祖复遣昶慰谕之，道显等皆即款附。东秦州刺史魏光因徙其豪帅四十余人并部落于华州，太祖即以昶为都督领之。

先是，汾州胡叛，再遣昶慰劳之，皆知其虚实。及大军往讨，昶为先驱，遂破之。以功封章武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十五年，拜安夷郡守，带长蛇镇将。氐族荒犷，世号难治，昶威怀以礼，莫不悦服。期岁之后，乐从军者千余人。加授帅都督。时属军机，科发切急，氐情难之，复相率谋叛。昶又潜遣诱说，离间其情，因其携贰，遂轻往临之。群氐不知所为，咸来见昶。乃收其首逆者二十余人斩之，余众遂定。朝庭嘉之，除大都督，行南秦州事。时氐帅盖闹等反，昶复讨擒之。进抚军将军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又与史宁破宕昌羌、獠二十余万。拜武州刺史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诸州军事。魏恭帝初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潭水羌叛，杀武陵、潭水二郡守。昶率仪同骆天义等骑步五千讨平之。

世宗初，凤州人仇周贡、魏兴等反，自号周公，有众八千人。破广化郡，攻没诸县，分兵西入，围广业、修城二郡。广业郡守薛爽、修城郡守位杲等请昶为援。昶遣使报杲，为周贡党樊伏兴等所获。兴等知昶将至，解修城围，据泥功岭，设六伏以待昶。昶至，遂遇其伏，合战，破之。广业之围亦解。昶追之至泥阳川而还。兴州人段叱及氐酋姜多复反，攻没郡县，昶讨斩之。语在《氐传》。

昶自以被拔擢居将帅之任，倾心下士。虏获氐、羌，抚而使之，皆为昶尽力。太祖常曰："不烦国家士马而能威服氐、羌者，赵昶有之矣。"至是，世宗录前后功，进爵长道郡公，赐姓宇文氏，赏劳甚厚。二年，征拜宾部中大夫，行吏部。寻以疾卒。

王悦字众喜，京兆蓝田人也。少有气干，为州里所称。魏永安中，尔朱天光西讨，引悦为其府骑兵参军。除石安令。

太祖初定关、陇，悦率募乡里从军，屡有战功。大统元年，除平东将军、相府刑狱参军，封蓝田县伯，邑六百户。四年，东魏将侯景攻围洛阳，太祖赴援。悦又率乡里千余人，从军至洛阳。将战之夕，悦罄其行资，市牛飨战士。及战，悦所部尽力，斩获居多。六年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迁大行台右丞。十年，转左丞久居管辖，颇获时誉。十二年，齐神武亲率诸军围玉壁，大都督韦孝宽拒守累旬，敌方引退。朝廷以宽勋重，遣尚书长孙绍远为大使，悦为副使，劳问宽等，并校定勋人。

十三年，侯景据河南来附，仍请兵为援。太祖先遣韦法保、贺兰愿德等率众助之。悦言于太祖曰："侯景之于高欢，始则笃乡党之情，末乃定君臣之契，位居上将，职重台司，论其分义，有同鱼水。今欢始死，景便离贰。岂不知君臣之道有同，忠义之礼不足？盖其所图既大，不恤小嫌。然尚能背德于高氏，岂肯尽其节于朝廷。今若益之以势，援之以兵，非唯侯景不为池中之物，亦恐朝廷贻笑将来也。"太祖纳之，乃遣行台郎中赵士宪追法保等，而景寻叛。

十四年，授雍州大中正、帅都督，加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、都督。率所部兵从军将军杨忠征随郡、安陆、并平之。时悬兵深入，悦支度路程，勒其部伍，节减粮食。及至竟陵，诸军多有匮乏，悦出懔米六百石分给之。太祖闻而嘉焉。寻拜京兆郡守，加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，迁大行台尚书。又领所部从达奚武征梁汉。军出，武令悦说其城主杨贤。悦乃贻之书曰："夫

惟德是辅，天道之常也；见机而作，人事之会也。梁主内亏刑政，外阙藩篱。匹夫攘袂，举国倾覆。非直下民离心，抑亦上玄所弃。我相公膺千龄之运，创三分之业，道洽区中，威振方外。声教所被，风行草偃；兵车所指，云除雾廓。斯固天下所共闻，无俟二谈也。大将军高阳公，韫韬略之秘，总熊罴之旅，受脤庙堂，威怀巴汉。先附者必赏，后服者必诛。君兵粮既寡，救援路绝。欲守，则城池无萦带之险；欲战，则士卒有土崩之势。以此求安，未见其可。昔韩信背项，前典以为美谈；黄权归魏，良史称其盛烈。事有变通，今其则也。”贤于是遂降。悦白武云：“白马要冲，是必争之地。今城守寡弱，易可图也。若蜀兵更至，攻之实难。”武然之，令悦率轻骑七百，径趣白马。悦先示其祸福，其将梁深遂以城降。梁武陵王杲遣其将任奇率步骑六千，欲先据白马。行次阙城，闻已降，乃还。及梁州平，太祖即以悦行刺史事。招携初附，民吏安之。

魏废帝二年，征还本任。属改行台为中外府，尚书员废，以仪同领兵还乡里。悦既久居显职，及此之还，私怀怏怏。犹陵驾乡里，失宗党之情。其长子康，恃旧望，遂自骄纵。所部军人，将有婚礼，康乃非理凌辱。军人诉之。悦及康并除名，仍配流远防。及于谨伐江陵，平悦从军展效，因留镇之。

孝闵帝践祚，依例复官。授郢州。寻拜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司水中大夫，进爵蓝田县侯。迁司宪中大夫，赐姓宇文氏，又进爵河北县公。悦性俭约，不营生业，虽出入荣显，家徒四壁而已。世宗手敕劳勉之，赐粟六百石。保定元年，卒于位。康嗣。官司邑下大夫。

赵文表，其先天水西人也，后徙居南郑。累世为二千石。父江，性方严，有度量。历官东巴州刺史、计部中大夫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御伯中大夫，封昌国县伯。赠虞绛二州刺史，谥曰贞。文表少而修谨，志存忠节。便弓马，能左右驰射。好读《左氏春秋》，略举大义。起家为太祖亲信。魏恭帝元年，从开府田弘征山南，以功授都督。复从平南巴州及信州，迁帅都督。又从许国公宇文贵镇蜀，行昌城郡事。加中军将军、左金紫光禄大夫。保定元年，除许国公府司马，转大都督。五年，授畿伯下大夫。又为许国公府长史。寻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仍从宇文贵使突厥，迎皇后，进止仪注，皆令文表典之。文表斟酌而行，皆合礼度。及皇后将入境，突厥托以马瘦，行徐。文表虑其为变，遂说突厥使罗莫缘曰：“后自发彼藩，已淹时序，途经沙漠，人马疲劳。且东寇每伺间隙，吐谷浑亦能为变。今君以可汗之爱女，结姻上国，曾无防虑，岂人臣之体乎。”莫缘然之，遂倍道兼行，数日至甘州。以迎后功，别封伯阳县伯，邑六百户。

天和三年，除梁州总管府长史。所管地名恒陵者，方数百里，并生獠所居，恃其险固，常怀不轨。文表率众讨平之。迁蓬州刺史，政尚仁恕，夷獠怀之。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又进位大将军，爵为公。

大象中，拜吴州总管。时开府于顗为吴州刺史。及隋文帝执政，尉迟迥等举兵，远近骚然，人怀异望。顗自以族大，且为国家肺腑，惧文表图己，谋欲先之。乃称疾不出。文表往问之，顗遂手刃文表。因令吏人告云“文表谋反”，仍驰启其状。隋文以诸方未定，恐顗为变，遂授顗吴州总管以安之。后知文表无异志，虽不罪顗，而听其子仁海袭爵。

周书卷三四　列传第二六

赵善字僧庆，太傅、楚国公贵之从祖兄也。祖国，魏龙骧将军、洛州刺史。父更，安乐太守。善少好学，涉猎经史，美容仪，沉毅有远量。永安初，尔朱天光为肆州刺史。辟为主簿，深器重之。天光讨邢杲及万俟丑奴，以善为长史。军中谋议，每参予之。天光为关右行台，表善为行台左丞，加都督、征虏将军。普泰初，赏平关、陇之功，拜骠骑将军、大行台、散骑常侍，封山北县伯，邑五百户。俄除持节、东雍州诸军事，雍州刺史。天光东拒齐神武于寒令陵，善又以长史从。及天光败见杀，善请收葬其尸，齐神武义而许之。

贺拔岳总关中兵，乃遣迎善，复以为长史。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善共诸将翊戴太祖，仍从平悦。魏孝武西迁，除都官尚书，改封襄城县伯，增邑五百户。顷之，为北道行台，与仪同李讳等讨曹泥，克之。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尚书右仆射，进爵为公，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户。大统三年，转左

仆射兼侍中，监著作，领太子詹事。善性温恭，有器局，虽位居端右，而逾自谦退。其职务克举，则曰某官之力；若有罪责，则曰善之咎也。时人称其公辅之量。太祖亦雅敬重焉。九年，从战邙山，属大军不利，善为敌所获，遂卒于东魏。建德初，朝廷与齐通好，齐人乃归其柩。其子绚表请赠谥。诏赠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岐宜宁豳四州诸军事、岐州刺史。谥曰敬。

子度，字幼济，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度弟绚，字会绩，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浙资二州刺史。

元定字顾安，河南洛阳人也。祖比積，魏安西将军、务州刺史。父道龙，征虏将军、巨鹿郡守。

定惇厚少言，内沉审而外刚毅。永安初，从尔朱天光讨关陇群贼，并破之。除襄虏将军。及贺拔岳被害，定从太祖讨侯莫陈悦，以功拜平远将军、步兵校尉。魏孝武西迁，封高邑县男，邑二百户。从击潼关，拔回洛城，进爵为伯，增邑三百户，加前将军、太中大夫。从擒窦泰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战河桥，定皆先锋，当其前者，无不披靡。以前后功，累迁都督、征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帅都督，增邑三百户。邙山之役，敌人如堵，定奋矛冲之，杀伤甚众，无敢当者。太祖亲观之，论功为最，赏物甚厚。十三年，授河北郡守，加大都督、通直散骑常侍，增邑通前一千户。定有勇略，每战必陷阵，然未尝自言其功。太祖深重之，诸将亦称其长者。十五年，迁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。魏废二年，以宗室，进封建城郡王。二年，行《周礼》，爵随例改，封长湖郡公。世宗初，拜岷州刺史。威恩兼济，甚得羌豪之情。先时主羌据险不宾者，至是并出山谷，从征赋焉。及定代远，羌豪等感恋之。保定中，授左宫伯中大夫。久之，转左武伯中大夫，进位大将军。

天和二年，陈湘州刺史华皎举州归梁，梁主欲因其隙，更图攻取，乃遣使请兵。诏定从卫公直率众赴之。梁人与华皎皆为水军，定为陆军，直总督之，俱至夏口。而陈郢州坚守不下。直令定率步骑数千围之。陈遣其将淳于量、徐度、吴明撤等水陆来拒。量等以定已度江，势分，遂先与水军交战。而华皎所统之兵，更怀疑贰，遂为陈人所败。皎得脱身归梁。定既孤军悬隔，进退路绝，陈人乘胜，水陆逼之。定乃率所部斫竹开路，且行且战，欲趣湘州，而湘州已陷。徐度等知定穷迫，遣使伪与定通和，重为盟誓，许放还国。定疑其诡诈，欲力战死之。而定长史孙隆及诸将等多劝定和，定乃许之。于是与度等刑牲歃血，解仗就舡。遂为度等所执，所部众军亦被囚虏，送诣丹阳。居数月，忧愤发病卒。子乐嗣。

杨<□標寸>字显进，正平高凉人也。祖贵、父猛，并为县令。<□標寸>少豪侠有志气。魏孝昌中，尔朱荣杀害朝士，大司马、城阳王元徽逃难投<□標寸>，<□標寸>藏而免之。孝庄帝立，徽乃出，复为司州牧。由是<□標寸>以义烈闻。擢拜伏波将军、给事中。元颢入洛，孝庄欲往晋阳就尔朱荣，诏<□標寸>率其宗人收舡马渚。<□標寸>未至，帝已北度太千，<□標寸>遂匿所收舡，不以资敌。及尔朱荣奉帝南讨，至马渚，<□標寸>乃具舩以济王师。颢平，封肥如五百户，加镇远将军．步兵校尉，行济北郡事。进都督、平东将军、太中大夫。从魏孝武入关，进爵为侯，增邑八百户，加抚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。时东魏迁邺，太祖欲知其所为，乃遣<□標寸>间行诣邺以观察之。使还，称旨，授通直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。稽胡恃险不宾，屡行抄窃，以<□標寸>兼黄门侍郎，往慰抚之，<□標寸>颇有权略，能得边情，诱化酋渠，多来款附，乃有随<□標寸>入朝者。

时弘农为东魏守，<□標寸>从太祖攻拔之。然自河以北，犹附东魏。<□標寸>父猛先为邵郡白水令，<□標寸>与其豪右相知，请微行诣邵郡，举兵以应朝廷。太祖许之。<□標寸>遂行，与土豪王覆怜等阴谋举事，密相应会者三千人，内外俱发，遂拔邵郡，擒郡守程保及令四人，并斩之。众议推<□標寸>行郡事，<□標寸>以因覆怜成事，遂表覆怜为邵郡守。以功授大行台左丞，率义徒更为经略。于是遣谍人诱说东魏城堡，旬月之间，正平、河北、南涉二绛、建州、大宁等城，并有请为内应者，大军因攻拔之。以<□標寸>行正平郡事，左丞如故。齐神武败于沙苑，其将韩轨、潘洛、可朱浑元等为殿，<□標寸>分兵要截，杀伤甚众。东雍州刺史马恭惧<□標寸>威声，弃城遁走。<□標寸>遂移据东雍州。

太祖以<□標寸>有谋略，堪委边任，乃表行建州事。时建州远在敌境三百余里，然<□標寸>威恩夙著，所经之处，多并赢粮附之。比至建州，众已一万，东魏刺史车折手于洛出兵逆战，<□標寸>击败之。又破其行台斛律俱步骑二万于州西，大获甲仗及军资，以给义士。由是威名大振。东魏遣太保侯景攻陷正平，复遣行台薛循义率兵与斛律俱相会，于是敌众渐盛。<□標寸>以孤军无援，且腹背受敌，谋欲拔还。恐义徒背叛，遂伪为太祖书，遣人若从外送来者，云已遣军四道赴援，因令人漏泄，使所在知之。又分土人义首，令领所部四出抄掠，拟供军费。<□標寸>分遣讫，遂于夜中拔还邵郡。朝廷嘉其权以全军，即授建州刺史。

时东魏以正平为东雍州，遣薛荣祖镇之。<□標寸>将谋取之，乃先遣奇兵，急攻汾桥。荣祖果尽出城中战士，于汾桥拒守。其夜，<□標寸>率步骑二千，从他道济，遂袭克之。进骠骑将军、既而邵郡民以郡东叛，郡守郭武脱身走免。<□標寸>又率兵攻而复之。转正平郡守。又击破东魏南绛郡，虏其郡守屈僧珍。录前后功，别封郃阳县伯，邑五百户。

邙山之战，<□標寸>攻拔柏谷坞，因即镇之。及大军不利，<□標寸>亦拔还。而东魏将侯景率骑追<□標寸>，<□標寸>与仪同韦法保同心抗御，且前经数十里，景乃引退。太祖嘉之，赐帛三百疋。复授建州刺史，镇车箱。<□標寸>久从军役，未及葬父，至是表请还葬。诏赠其父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晋州刺史，赠其母夏阳县君，并给仪卫。州里荣之。

及齐神武围玉壁，别令侯景趣齐子岭。<□標寸>恐入寇邵郡，率骑御之。景闻<□標寸>至，斫木断路者六十余里，犹惊而不安，遂退还河阳，其见惮如此。十二年，进授大都督，加晋建二州诸军事。又攻破蓼坞，获魏将李显，仪同三司。寻迁开府，复除建州邵郡河内汲郡黎阳等诸军事，领邵郡。十六年，大军东讨，授大行台尚书，率义众先驱敌境，攻其四戍，拔之。时以齐军不出，乃追<□標寸>还。并肥如、郃阳二邑，合一千八百户，改封华阳县侯。又于邵郡置邵州，以<□標寸>为刺史，率所部兵镇之。

保定四年，迁少帅。其年，大军围洛阳，诏<□標寸>率义兵万余人出轵关。然<□標寸>自镇东境二十余年，数与齐人战，每常克获，以此遂有轻敌之心。时洛阳未下，而<□標寸>深入敌境，又不设备。齐人奄至，大破<□標寸>军。<□標寸>以众败，遂降于齐。<□標寸>之立勋也，有慷慨壮烈之志，及军败，遂就虏以求苟免。时论以此鄙之。朝廷犹录其功，不以为罪，令其子袭爵。<□標寸>之败也，新平郡守韩盛亦于洛阳战没。

盛字文炽，南阳堵阳人也。五世祖远，为郑县令，因徙居京兆之渭南焉。曾祖良，举秀才，奉朝请、姑臧令。祖与，魏党城郡守，赠直州刺史。父先藻，安夷鄜城二郡守，赠镇远将军、义州刺史。盛幼有操行，涉猎经史，兼善骑射，膂力过人。魏大统初，起家开府行参军。转参军事。从李远积年征讨，每有战功。累迁至都督、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、帅都督、持节、平东将军、太中大夫、银青光禄大夫、大都督。明帝二年，封临湍县子，邑三百户。保定四年，授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虞部下大夫，出为新平郡守。居官清静，严而不残，矜恤孤贫，抑挫豪右，贼盗止息，郡治肃然。寻以本官从晋公护东讨，于洛阳战没。赠浙洛义三州刺史，谥曰壮。子谦嗣。官至大都督。

盛二兄，德舆、仲恭。德舆姿貌魁杰，有异常人。历官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通洛慈涧防主、邵州刺史、任城县男。仲恭美容仪，澹于荣利。郡累辟为功曹、中正。仲恭答曰："第五之号，岂减骠骑乎！"后历广原、灵原、新丰三县令，所在皆有声绩。有八子。并有志操。少子纫约，后最知名。

裴宽字长宽，河东闻喜人也。祖德欢，魏中书郎、河内郡守。父静虑，银青光禄大夫，赠汾州刺史。宽仪貌环伟，博涉群书，弱冠为州里所称。与二弟汉、尼是和知名。亲殁，抚弟以笃友闻。荥阳郑孝穆常谓从弟文直曰："裴长宽兄弟，天伦笃睦，人之师表。吾爱之重之。汝可与之游处。"年十三，以选为魏孝明帝挽郎，释褐员外散骑侍郎。魏孝武末，除广陵王府直兵参军，加宁朔将军、员外散骑常侍。及孝武西迁，宽谓其诸弟曰："权臣擅命，乘舆播越，战争方始，当何所依？"诸弟咸不能对。宽曰："君臣逆顺，大义昭然。今天子西幸，理无东面，以亏臣节。"乃将家属避难于大

石岭。独孤信镇洛阳，始出见焉。

时汾州刺史韦子粲降于东魏，子粲兄弟在关中者，咸已从坐。其季弟子爽先在洛，窘急，乃投宽。宽开怀纳之。遇有大赦，或传子爽合免，因尔遂出。子爽卒以伏法。独孤信召而责之。宽曰："穷来见归，义无执送，今日获罪，是所甘心。"以经赦宥，遂得不坐。

大统五年，授都督、同轨防长史，加征虏将军。十三年，从防主韦法保向颍川，解侯景围。景密图南叛，军中颇有知者。以其事计未成，外示无贰，往来诸军间，侍从寡少。军中名将，必躬自造，至于法保，尤被亲附。宽谓法保曰："侯景狡猾，必不肯入关。虽托款于公，恐未可信。若仗兵以斩之，亦一时之计也。如曰不然，便须深加严警，不得信其诳诱，自贻后悔。"法保纳之，然不能图景，但自固而已。

十四年，与东魏将彭乐、恂战于新城，因伤被擒。至河阴，见齐文襄。宽举止详雅，善于占对，文襄甚赏异之。谓宽曰："卿三河冠盖，材识如此，我必使卿富贵。关中贫校，何足可依，勿怀异图也。"因解锁付馆，厚加其礼。宽乃裁卧毡，夜缒而出，因得遁还，见于太祖。太祖顾谓诸公曰："被坚执锐，或有其人，疾风劲草，岁寒方验。裴长宽为高澄如此厚遇，乃能冒死归我。虽古之竹帛所载，何以加之！"乃手书署宽名下，授持节、帅都督，封夏阳县男，邑三百户，并赐马一匹、衣一袭，即除孔城城主。

十六年，迁河南郡守，仍镇孔城。寻加抚军、大都督、通直散骑常侍。魏废帝元年，进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孝闵帝践祚，进爵为子。宽在孔城十三年，与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相对。永业有计谋，多谲诈，或声言春发，秋乃出兵，掩蔽消息，倏忽而至。宽每揣知其情，用兵邀击，无不克之。永业常戒其所部曰："但好镇孔城，自外无足虑。"其见惮如此。齐伊川郡守梁鲊，常在境首抄掠。太祖患之，命宽经略焉。鲊行过妻家，椎牛宴饮，既醉之后，不复自防。宽密知之，遣兵往袭，遂斩之。太祖嘉焉。赐奴婢、金带、粟帛等。武成二年，征拜司士中大夫。

保定元年，出为汾州刺史。寻转鲁山防主。四年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天和二年，行复州事。三年，除温州刺史。初陈氏与国通好，每修聘好。自华皎附后，胀图寇掠。汾州既接敌境，事资守备，于是复以宽为汾州刺史。而州城埤狭，器械又少，宽知其难守，深以为忧。又恐秋水暴长，陈人得乘其便。即白襄州总管，请戍兵，并请移城于羊蹄山，权以避水。总管府许增兵守御，不许迁移城，宽乃量度年常水至之处，竖大木于岸，以备舡行。襄州所遣兵未至，陈将程灵洗已率众至于城下。遂分布战舰，四面攻之。水势犹小，灵洗未得近城。宽每简募骁兵，令夜掩击，频挫其锐。相持旬日，灵洗无如之何。俄而雨水暴涨，所竖木上，皆通舡过。灵洗乃以大舰临逼，拍干打楼，应即摧碎，弓弩大石，昼夜攻之。苦战三十余日，死伤过半。女垣崩尽，陈人遂得上城。短兵相拒，犹经二日，外无继援，力屈。城陷之后，水便退缩。陈人乃执宽至扬州，寻被送岭外。经数载，后还建业，遂卒于江左。时年六十七。子义宣后从御正杜杲使于陈，始得将宽柩还。开皇元年，隋文帝诏赠襄郢二州刺史。

义宣起家谯王俭府记室，转司金二命士，合江令。宽弟汉。

汉字仲霄，操尚弘雅，聪敏好学，尝见人作百字诗。一览便诵。魏孝武初，解褐员外散骑侍郎。大统五年，除大司丞相府士曹行参军，补墨曹参军。汉善尺牍，尤便簿领，理识明赡，决断如流。相府为之语曰："日下粲烂有裴汉。"十一年，李远出镇弘农，启汉为司马。远特相器遇。寻加安东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、成都上士。寻转司车路下大夫。与工部郭彦、太府高宾等参议格令，每较量时事，必有条理，彦等咸敬异之。加帅都督。天和中，复与司宗孙恕、典祀薛慎同为八使，巡察风俗。五年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汉少有宿疾，恒带虚羸，剧职烦官，非其好也。时晋公护擅权，搢绅等多谄附之。以图仕进。唯汉直道固守，八年不从职。性不饮酒，而雅好宾游。每良辰美景，必招引时彦，宴赏留连，间以篇什。当时人物，以此重之。自宽没后，遂断绝游从，不听琴瑟，岁时伏腊，哀恸而已。抚养兄弟子，情甚笃至。借人异书，必躬自录本。至于疹疾弥年，亦未尝释卷。建德元年卒，时年五十九。赠晋州刺史。

子镜民，少聪敏，涉猎经史。为大将军、谭公会记室参军。后历宋王实侍读，转记室，迁司录。宣政初，吏部上士。大象末，春官府都上士。汉弟尼。

尼字景尼，性弘雅，有器局。起家奉朝请。除梁王东阁祭酒，迁从事中郎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陇西李际、范阳卢诞并有高名于世，与尼结忘年之交。魏恭帝元年，以本官从于谨平江陵，南获军实，谨恣诸将校取之。余人皆竟取珍玩，尼唯取梁元帝素琴一张而已。谨深欢美之。六官建，拜御正下大夫。寻以疾卒。赠辅国将军、随州刺史。

子之隐，赵王招府记室参军。子隐弟师民，好学有识度，见称于时。起家秦王贇府记室参军，仍兼侍读。宽族弟鸿。

鸿少恭谨，干略，历官内外。孝闵帝践祚，拜辅城公司马，加仪同三司。为晋公护雍州治中。累迁御正中大夫，进位开府仪同三司，转民部中大夫。保定末，出为中州刺史，九曲城主。镇守边鄙，甚有扞御之能。卫公直出镇襄州，以鸿为襄州司马。天和初。拜郢州刺史，转襄州总管府长史，赐爵高邑县侯。从直南征，军败，遂没。寻卒于陈。朝廷哀之，赠丰资遂三州刺史。

杨敷字文衍，华山公宽之兄之也。父暄，字景和。性朗悟，有识学。弱冠拜奉朝请，历员外散骑侍郎、华州别驾、尚书右中兵郎中、辅国将军、谏议大夫。以别将从魏广阳王深征葛荣，为荣所害。赠殿中尚书、华夏二州诸军事、镇西将军、华州刺史。敷少有志操，重然诺。每览书传，见忠臣烈士之事，常慨然景慕之。魏建议初，袭祖钧爵临贞县伯，邑四百户。除员外羽林监。大统元年，拜奉车都尉。历尚书左士郎中、祠部郎中、大丞相府墨曹参军、帅都督、平东将军、太中大夫，加抚军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。魏恭帝二年，迁廷尉少卿。所断之狱，号称平允。

孝闵帝践祚，进爵为侯，增邑并前八百户。除小载师下大夫，使北豫州迎司马消难，还，授使持节、蒙州诸军事、蒙州刺史。先是蛮左等多受齐假署，数为乱逆。敷推诚布信，随方慰抚，蛮左等感之，相率归附。敷乃送其首四十余人赴阙，请因齐所假而授之。诸蛮等愈更感悦州境获宁。特降玺书劳问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保定中，征为司水中大夫。夷夏吏民，及荆州总管长孙俭并表请留之。时议欲东讨，将委敷以舟舰转输之事，故弗许焉。陈公纯镇陕州，以敷为总管长史。五年，转司木中大夫、军器副监。敷明习吏事，所在以勤察著名，每岁奏课居最累，获优赏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天和六年，出为汾州诸军事、汾州刺史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一千五百户。齐将段孝先率从五万来寇，梯冲地道，昼夜攻城。敷亲当矢石，随事扞御，拒守累旬。孝先攻之愈急。时城中兵不满二千，战死者已十四五，粮储又尽，公私穷蹙。齐公宪总兵赴救，惮孝先，不敢进军。敷知必陷没，乃召其众谓之曰：“吾与卿等，俱在边镇，实愿同心戮力，破贼全城。但强寇四面遣攻围日久，吾等粮已尽，救援断绝。守死穷城，非丈夫也。今胜兵之士，犹数百人，欲突围出战，死生一决，傥或得免，犹冀生还，受罪阙庭，孰与死于寇乎！吾计决矣，于诸君意何如？众咸涕泣从命。”敷乃率见兵夜出，击杀齐军数十人。齐军众稍却。俄而孝先率诸军尽锐围之，敷殊死战，矢尽，为孝先所擒。齐人方欲任用之，敷不为之屈，遂以优惧卒于邺。高祖平齐，赠使持节、大将军、淮广复三州诸军事、三州刺史，谥曰忠壮。葬于华阴旧茔。

子素，有文武材略。大象末，上柱国、清河郡公。

史臣曰：自三方鼎峙，群雄竟逐，俊能驰骛，各吠非主。争奋厉其智勇，忠赴蹈于仁义。临危不顾，前哲所难。赵善等或行彰于孝友，或诚显于忠概，咸躬志力，俱徇功名。兵凶战危，城孤援绝。杨敷、赵善，类庞德之势穷；元定、裴宽，同黄推之无路。王旅不振，非其罪也。敷少而慷慨，终能立节，仁而有勇，其最优乎。杨<□標寸>屡有奇功，忸于数胜，轻敌无备，兵破身囚，未能远谋，良可嗟矣。《易》曰：“师出以律，否臧凶。”《传》曰：“不备不虞，不可以师。”其杨<□標寸>之谓也？

周书卷三五　列传第二七

郑孝穆　崔谦弟说　子弘度崔猷　裴侠　薛端　薛善弟慎

郑孝穆字道，和荥阳开封人，魏将作大匠浑之十一世孙。祖敬叔，魏颍川、濮阳郡守，本邑中正。父琼，范阳郡守，赠安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孝穆幼而谨厚，以清约自居。年未弱冠，涉猎经史。父叔四人并早殁，昆季之中，孝穆居长。抚训诸弟，有如同生，闺庭之中，怡怡如也。魏孝昌初，解褐太尉行参军，转司徒主簿。属盗贼蜂起，除假节、龙骧将军、别将，屡有战功。永安中，迁冠军将军、持节、都督。从元天穆讨平邢杲，进骠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太师咸阳王长史。及魏孝武西迁，从入关，除司徒左长史，领临洮王友，赐爵永宁县侯。

大统五年，行武功郡事，迁使持节、本将军，行岐州刺史、当州都督。在任未几，有能名。就加通直散骑常侍。王罴时为雍州刺史，钦其善政，遣使贻书，盛相称述。先是，所部百姓，久遭离乱，饥馑相仍，逃散殆尽。孝穆下车之日，户止三千。留情绥抚，远近咸至，数年之内，有四万家。每岁考绩，为天下最。太祖嘉之，赐书曰："知卿莅职近几，留心治术。凋弊之俗，礼教兴行；厌乱之民，襁负而至。昔郭及政成并部，贾琮誉重冀方，以古方今，彼有惭德。"于是征拜京兆尹。

十五年，梁雍州刺史、岳阳王萧詧称藩来附，时议欲遣使，盛选行人。太祖历观内外，无逾孝穆者。十六年，乃假孝穆散骑常侍，持节策拜詧为梁王。使还称旨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。是年，太祖总戎东讨，除大丞相府右长史，封金乡县男，邑二百户。军次潼关，命孝穆与左长史长孙俭、司马杨宽、尚书苏亮、谘议刘孟良等分掌众务。仍令孝穆引接关东归附人士，并品藻才行而任用之。孝穆抚纳铨叙，咸得其宜。大将军达奚武率众经略汉中，以孝穆为梁州刺史，以疾不之部。拜中书令，赐姓宇文氏。寻以疾免。

孝闵帝践祚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子，增邑通一千户。晋公护为雍州牧，辟为别驾，又以疾固辞。武成二年，征拜御伯中大夫，徒授御正。保定三年，出为宜州刺史，转华州刺史。五年，除虞州刺史，转陕州刺史。频历数州，皆有政绩。复以疾笃，屡乞骸骨。入为少司空。卒于位，时年六十。赠本官，加郑梁北豫三州刺史。谥曰贞。

子诩嗣。历位纳言，为聘陈使。后至开府仪同三司、大将军、邵州刺史。诩弟译，于隋文帝有翊赞功，开皇初又追赠孝穆大将军、徐兖等六州刺史，改谥曰文。

译幼聪敏，涉猎群书，尤善音乐，有名于时。世宗诏令事辅城公。及高祖即位，除都督，稍迁御正下大夫，颇被顾待。东宫建，以译为宫尹下大夫，特被太子亲爱。建德二年，为聘齐使副。及太子西征，多有失德，王轨、宇文孝伯等以闻，高祖大怒，宫臣亲幸者，咸被谴责，译坐除名。后例复官，仍拜吏部下大夫。宣帝嗣位，授开府仪同大将军、内史中大夫，封归昌县公，邑千户。既以恩旧，任遇甚重，朝政机密，并得参详。寻迁内史上大夫，进爵沛国公。上大夫之官，自译始也。及宣帝大渐，御正下大夫刘昉乃与译谋，以隋公受遣辅少主。隋文帝执政，拜柱国、大丞相府长史，内史如故。寻进位上柱国。

崔谦字士逊，博陵安平人也。祖辩，魏平远将军、武邑郡守。父楷，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、殷州刺史，赠侍中、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。谦幼聪敏，神彩嶷然。及长，深沉有识量。历观经史，不持章句，志在博闻而已。每览经国纬民之事，心常好之，未尝不抚卷叹息。孝昌中，解褐著作佐郎。从太宰元天穆讨邢杲，破之，以功授辅国将军、太中大夫，迁平东将军、尚书殿中郎。

贺拔胜出镇荆州，以谦为行台左丞。胜虽居方岳之任，至于安辑夷夏，纲纪众务，皆委谦焉。谦亦尽其智能，以相匡弼。胜有声南州，谦之力也。及魏孝武将备齐神武之逼，乃诏胜引兵赴洛。军至广州，帝已西迁。胜乃迟疑，将旋所镇。谦谓胜曰："昔周室不造，诸侯释位；汉道中微，列藩尽节。今皇家多故，主上蒙尘，实忠臣枕戈之时，义士立功之日也。公受方面之重，总宛、叶之众，若杖义而动，首唱勤王，天下闻风，孰不感激。诚宜顺义勇之志，副遐迩之心，倍道兼行，谒帝关右。然后与宇文行台，同心协力，电讨不庭。则桓、文之勋，复兴于兹日矣。舍此不为，中道而退，便恐人皆解体，士各有心。一失事机，后悔何及。"胜不能用，而人情果大骚动。还未至州，州民邓诞引侯景军奄至，胜与战，败绩，遂将麾下数百骑南奔于梁。谦亦与胜俱行。及至梁，每乞师赴援。梁武帝虽不为出军，而嘉胜等志节，并许其还国。乃令谦先还，且通邻好。魏文帝见谦甚悦，谓之

曰：“卿出万死之中，投身江外，今得生还本朝，岂非忠贞之报也。”太祖素闻谦名，甚礼之。乃授征西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赐爵千乘县男。及胜至，拜太师，以谦有毗辅之功，又授太师长史。

大统三年，从太祖擒窦泰，战沙苑，并有功。进爵为子，迁车骑大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拜尚书右丞。谦明练时事，及居枢辖，时论以为得人。四年，从太祖解洛阳围，仍经河桥战，加定州大中正、瀛州刺史。十五年，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又破柳仲礼于随郡，讨平李迁哲于魏兴，并有功。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直州刺史，赐姓宇文氏。

魏恭帝初，转利州刺史。谦性明悟，深晓政术，又勤于理务，民讼虽繁，未尝有懈倦之色。吏民以是敬而爱之。时有蜀人贾晃迁举兵作乱，率其党围逼州城。谦仓卒分部，才得千许人，便率拒战。会梁州援兵至，遂擒晃迁，余人乃散。谦诛其渠帅，余并原之。旬日之间，遂得安辑。世宗初，进爵作唐县公。保定二年，迁安州总管、随应等十一甑曾山上明鲁山三镇诸军事、安州刺史。四年，加大将军，进爵武康郡公。

天和元年，授江陵总管。三年，迁荆州总管、荆淅等十四州南阳平阳等八防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州既统摄遐长，俗兼夷夏，又南接陈，境东邻齐寇。谦外御强敌，内抚军民，风化大行，号称良牧。每年考绩，常为天下最，屡有诏褒美焉。谦随贺拔胜之在荆州也，虽被亲遇，而名位未显。及践其位，朝野以为荣。四年，卒于州。阖境痛惜之，乃共立祠堂，四时祭飨。子旷嗣。

谦性至孝，少丧父，殆将灭性。与弟说特相友爱，虽复年事并高，名位各重，所有资产，皆无私焉。其居家严肃，动遵礼度。旷与说子弘度等，并奉其遗训云。旷少温雅，仁而凡爱。释褐中外府记室。大象末，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，淅州刺史。

说本名士约，少鲠直，有节概，膂力过人，尤工骑射。释褐领军府录事，转谘议参军。及贺拔胜出牧荆州，以说为假节、冠军将军、防城都督。又随胜奔梁，复自梁归国。授卫将军、都督，封安昌县子，邑三百户。从太祖复弘农，战沙苑，皆有功。进爵为侯，增邑八百户，除京兆郡守。累迁帅都督、抚军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都官尚书、定州大中正，改封安固县侯，增邑三百户，赐姓宇文氏，并赐名说焉。进爵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进爵万年县公，增邑通前二千四百户。除陇州刺史，迁总管凉甘瓜三州诸军事、凉州刺史。说莅政强毅，百姓畏之。齐王宪东征，以说为行军长史。军还，除使持节、崇德安义等十三防熊和忠等三州诸军事，崇德防主，加授大将军，改封安平县公。建德四年卒，时年六十四。赠鹿延丹绥长五州刺史，谥曰壮。子弘度，猛毅有父风。大象末，上柱国、武乡郡公。

崔猷字宣猷，博陵安平人，汉尚书实之十二世孙也。祖挺，魏光州刺史、泰昌县子，赠辅国将军、幽州刺史，谥曰景。父孝芬，左光禄大夫，仪同三司，兼吏部尚书，为齐神武所害。猷少好学，风度闲雅，性鲠正，有军国筹略。释褐员外散骑侍郎，领大行台郎中。寻为吏部尚书李神俊所荐，拜通直散骑侍郎，摄尚书驾部郎中。普泰初，除征虏将军、司徒从事中郎。既遭家难，遂间行入关。及谒魏孝武，哀动左右，帝为之改容。既退，帝目送之曰：“忠孝之道，萃此一门。”即以本官奏门下事。

大统初，兼给事黄门侍郎，封平原县伯，邑八百户。二年，正除黄门，加中军将军。擒窦泰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猷常以本官从军典文翰。五年，除司徒左长史，加骠骑将军。时太庙初成，四时祭祀，犹设俳优角抵之戏，其郊庙祭官，多有假兼。猷屡上疏谏，书奏，并纳焉。迁京兆尹。时婚姻礼废，嫁娶之辰，多举音乐。又廛里富室，衣服奢淫，乃有织成文绣者。猷又请禁断，事亦施行。与卢辩等创修六官。十二年，除大都督、骠骑将军、淅州刺史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十四年，侯景据河南归款，遣行台王思政赴之。太祖与思政书曰：“崔宣猷智略明赡，有应变之才，若有所疑，宜与量其可不。”思政初顿兵襄城，后欲于颍川为行台治所，遣使人魏仲奉启陈之。并致书于猷论将移之意。猷复书曰：“夫兵者，务在先声后实，故能百战百胜，以弱为强也。但襄城控带京洛，实当今之要地，如有动静，易相应接。颍川既邻寇境，又无山川之固，贼若充斥，径至城下。辄以愚情，权其利害，莫若顿兵襄城，为行台治所，颍川置州，遣郭贤镇守。则表里胶固，人心易安，纵有不虞，岂能为患。”仲见太祖，具以启闻。太祖即遣仲还，令依猷之策。思政重启，

求与朝廷立约：贼若水攻，乞一周为断；陆攻，请三岁为期。限内有事，不烦赴援。过此以往，惟朝廷所裁。太祖以思政既亲其事，兼复固请，遂许之。及颍川没后，太祖深追悔焉。十六年，以疾去职。属大军东征，太祖赐以马舆，命随军，与之筹议。十七年，进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本州大中正，赐姓宇文氏。

魏恭帝元年，太祖欲开梁汉旧路，乃命猷督仪同刘道通、陆腾等五人，率众开回车路，凿山堙谷五百余里，至于梁州。即以猷为都督梁利等十二州白马傥城二防诸军事、梁州刺史。及太祖崩，始利沙兴等诸州，阻兵为逆，信合开楚四州亦叛，唯梁州境内，民无贰心。利州刺史崔谦请援，猷遣兵六千赴之。信州粮尽，猷又送米四千斛。二镇获全，猷之力也。进爵固安县公，邑二千户。猷深为晋公护所重，护乃养猷第三女为己女，封富平公主。

世宗即位，征拜御正中大夫。时依《周礼》称天王，又不建年号，猷以为世有浇淳，运有治乱，故帝王以之沿革，圣哲因时制宜。今天子称王，不足以威天下，请遵秦汉称皇帝，建年号。朝议从之。武成二年，除司会中大夫，御正如故。

世宗崩，遣诏立高祖。晋公护谓猷曰："鲁国公禀性宽仁，太祖诸子之中，年又居长。今奉遵遗旨，翊戴为主，君以为何如？"猷对曰："殷道尊尊，周道亲亲，今朝廷既遵《周礼》，无容辄违此义。"护曰："天下事大，但恐毕公冲幼耳。"猷曰："昔周公辅成王以朝诸侯，况明公亲贤莫二，若行周公之事，方为不负顾托。"事虽不行，当时称其守正。保定元年，重授总管梁利开等十四州白马傥成二防诸军事、梁州刺史。寻复为司会。

天和二年，陈将华皎来附，晋公护议欲南伐，公卿莫敢正言。猷独进曰："前岁东征，死伤过半，比虽加抚循，而疮痍未复。近者长星为灾，乃上玄所以垂鉴诫也。诚宜修德以禳天变，岂可穷兵极武而重其谴负哉？今陈氏保境息民，共敦邻好。无容违盟约之重，纳其叛臣，兴无名之师，利其土地。详观前载，非所闻也。"护不从。其后水军果败，而裨将元定等遂没江南。

建德四年，出为同州司会。六年，征拜小司徒，加上开府仪同大将军。隋文帝践极，以猷前代旧齿，授大将军，进爵汲郡公，增邑通前三千户。开皇四年卒，谥曰明。子仲方，字不齐，早知名，机神颖悟，文学优敏。大象末，仪同大将军、司玉下大夫。

裴侠字嵩和，河东解人也。祖思齐，举秀才，拜议郎。父欣，博涉经史，魏昌乐王府司马、西河郡守，赠晋州刺史。侠幼而聪慧，有异常童。年十三，遭父忧，哀毁有若成人。州辟主簿，举秀才。魏正光中，解巾奉朝请。稍迁员外散骑侍郎、义阳郡守。元颢入洛，侠执其使人，焚其赦书。魏孝庄嘉之，授轻车将军、东郡太守，带防城别将。及魏孝武与齐神武有隙，征河南兵以备之，侠率所部赴洛阳。授建威将军，左中郎将。俄而孝武西迁侠将行而妻子犹在东郡。荥阳郑伟谓侠曰："天下方乱，未知乌之所集。何如东就妻子，徐择木焉。"侠曰："忠义之道，庸可忽乎！吾既食人之禄，宁以妻子易图也。"遂从入关。赐爵清河县伯，除丞相府士曹参军。

大统三年，领乡兵从战沙苑，先锋陷陈。侠本名协，至是，太祖嘉其勇决，乃曰"仁者必有勇"，因命改焉。以功进爵为侯，邑八百户，拜行台郎中。王思政镇玉壁，以侠为长史。未几为齐神武所攻。神武以书招思政，思政令侠草报，辞甚壮烈。太祖善之，曰："虽鲁连无以加也。"除河北郡守，侠躬履俭素，爱民如子，所食唯菽麦盐菜而已。吏民莫不怀之。此郡旧制，有渔猎夫三十人以供郡守。侠曰："以口腹役人，吾所不为也。"乃悉罢之。又有丁三十人，供郡守役使。侠亦不以入私，并收庸直，为官市马。岁月既积，马遂成群。去职之日，一无所取。民歌之曰："肥鲜不食，丁庸不取，裴公贞惠，为世规矩。"侠尝与诸牧守俱谒太祖。太祖命侠别立，谓诸牧守曰："裴侠清慎奉公，为天下之最，今众中有如侠者，可与之俱立。"众皆默然，无敢应者。太祖乃厚赐侠。朝野叹服，号为独立君。

侠又撰九世伯祖贞侯传，以为裴氏清公，自此始也，欲使后生奉而行之，宗室中知名者，咸付一通。从弟伯凤、世彦，时并为丞相府佐，笑曰："人生仕进，须身名并裕。清苦若此，竟欲何为？"侠曰："夫清者莅职之本，俭者持身之基。况我太宗，世济其美，故能：存见称于朝廷，没流芳于典策。今吾幸以凡庸，滥蒙殊遇，固其穷困，非慕名也。志在自修，惧辱先也。翻被嗤笑，知复何言。"

伯凤等惭而退。

九年，入为大行台郎中。居数载，出为郢州刺史，加仪同三司，寻转祐州刺史，征拜雍州别驾。孝闵帝践祚，除司邑下大夫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，曾邑通前一千六百户。迁民部中大夫。时有奸吏，主守仓储，积年隐没至千万者，及侠在官，励精发摘，数旬之内，奸盗略尽。转工部中大夫。有大司空掌钱物典李贵乃于府中悲泣。或问其故。对曰："所掌官物，多有费用，裴公清严有名，惧遭罪责，所以泣耳。"侠闻之，许其自首。贵言隐费钱五百万。侠之肃遏奸伏，皆此类也。

初，侠尝遇疾沉顿，大司空许国公宇文贵、小司空北海公申徽并来伺候侠。侠所居第屋，不免风霜，贵等还，言之于帝。帝矜其贫苦，乃为起宅，并赐良田十顷，奴隶、耕牛、粮粟，莫不备足。搢绅咸以为荣。武成元年，卒于位。赠太子少师、蒲州刺史，谥曰贞。河北郡前功曹张回及吏民等，感侠遗爱，乃作颂纪其清德焉。子祥，性忠谨，有治剧才。少为成都令，清不及侠，断决过之。后除长安令，为权贵所惮。迁司仓下大夫。侠之终也，遂以毁卒。祥弟肃，贞亮有才艺。天和中，举秀才，拜给事中士。稍迁御正大夫，赐爵胡原县子。

薛端字仁直，河东汾阴人也，本名沙陁。魏雍州刺史、汾阴侯辨之六世孙。代为河东著姓。高祖谨，泰州刺史、内都坐大官、涪陵公。曾祖洪隆，河东太守。以隆兄洪阼尚魏文帝女西河公主，有赐田在冯翊，洪隆子麟驹徒居之，遂家于冯翊之夏阳焉。麟驹举秀才，拜中书博士，兼主客郎中，赠河东太守。父英集，通直散骑常侍。端少有志操。遭父忧，居丧合礼。兴弟裕，励精笃学，不交人事。年十七，司空高乾辟为参军，赐爵汾阴县男。端以天下扰乱，遂弃官归乡里。

魏孝武西迁，太祖令大都督薛崇礼据龙门，引端同行。崇礼寻失守，遂降东魏。东魏遣行台薛循义、都督乙千贵率众数千西度，据杨氏壁。端与宗亲及家童等先在壁中，循义乃令其兵逼端等东度。方欲济河，会日暮，端密与宗室及家童等叛之。循义遣骑追，端且战且驰，遂入石城栅，得免。栅中先有百家，端与并力固守。贵等数来慰喻，知端无降意，遂拔还河东。东魏又遣其将贺兰懿、南汾州刺史薛琰达守杨氏壁。端率其属，并招喻村民等，多设奇以临之。懿等疑有大军，便即东遁，争船滋死者数千人。端收其器械，复还杨氏壁。太祖遣南汾州刺史苏景恕镇之。降书劳问，征端赴阙，以为大丞相府户曹参军。

从擒窦泰，复弘农，战沙苑，并有功。加冠军将军、中散大夫，进爵为伯。转丞相东阁祭酒，加本州大中正，迁兵部郎中，改封文城县伯，加使持节、平东将军、吏部郎中。端性强直，每有奏请，不避权贵。太祖嘉之，故赐名端，欲令名质相副。自居选曹，先尽贤能，虽贵游子弟，才劣行薄者，未尝升擢之。每启太祖云："设官分职，本康时务，苟非其人，不如旷职。"太祖深然之。大统十六年，大军东讨。柱国李弼为别道元帅，妙简首僚，数日不定，太祖谓弼曰："为公思得一长史，无过薛端。"弼对曰："真其才也。"乃遣之。加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转尚书左丞，仍掌选事。进授吏部尚书，赐姓宇文氏。端久处选曹，雅有人伦之鉴，其所擢用，咸得基才。六官建，拜军司马，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侯。

孝闵帝践祚，除工部中大夫，转民部中大夫，进爵为公，增邑通前一千八百户。晋公护将废帝，召群官议之，端颇有同异。护不悦，出为蔡州刺史。为政宽惠，民吏爱之。寻转基州刺史。基州地接梁、陈，事藉镇抚，总管史宁遣司马梁荣催令赴任，蔡州父老诉荣，请留端者千余人。至基州，未几卒，时年四十三。遗诫薄葬，府州赠遗，勿有所受。赠本官，加大将军，追封文城郡公。谥曰质。子胄，字绍玄。幼聪敏，涉猎群书，雅达政事。起家帅都督。累迁上仪同，历司金中大夫、徐州总管府长史、合州刺史。大象中，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。

端弟裕，字仁友。少以孝悌闻于州里。初为太学生，时黉中多是贵游，好学者少，唯裕躯习不倦。弱冠辟丞相参军事。是时京兆韦琼志安放逸，不干世务。裕慕其恬静，数载酒肴候之，谈宴终日。琼遂以从孙女妻之。裕尝谓亲友曰："大丈夫当圣明之运，而无灼然文武之用，为世所知，虽复栖栖遑遑，徒为劳苦耳。至如韦居士，退不丘壑，进不市朝，怡然守道，荣辱不及，何其乐也。"寻遇疾而卒，时年四十一。文章之士诔之者数人。太祖伤惜之，赠洛州刺史。

薛善字仲良，淮东汾阴人也。祖瑚，魏河东郡守。父和，南青州刺史。善少为司空府参军事，迁傥城郡守，转盐池都将。魏孝武西迁，东魏攻河东秦州，以善为别驾。善家素富，童仆数百人。兄元信，仗气豪侈，每食方丈，坐客恒满，弦歌不绝。而善独供己率素，爱乐闲静。

大统三年，齐神武败于沙苑，留善族兄崇礼守河东。太祖遣李弼围之，崇礼固守不下。善密谓崇礼曰："高氏戎车犯顺，致令主上播越。与兄忝是衣冠绪余，荷国荣宠。今大军已临，而兄尚欲为高氏尽力。若城陷之日，送首长安，云逆贼某甲之首，死而有灵，岂不殁有余愧！不如早归诚款，虽未足以表奇节，庶获全首领。"而崇礼犹持疑不决。会善从弟馥妹夫高子信为防城都督，守城南面。遣馥来诣善云："意欲应接西军，但恐力所不制。"善即令弟济将门生数十人，与信、馥等斩关引弼军入。时预谋者并赏五等爵，善以背逆归顺，臣子常情，岂容阖门大小，俱叨封邑，遂与弟慎并固辞不受。太祖嘉之，以善为汾阴令。善干用强明，一郡称最。太守王罴美之，令善兼督六县事。

寻征为行台郎中。时欲广置屯田以供军费，乃除司农少卿，领同州夏阳县二十屯监。又于夏阳诸山置铁冶，复令善为冶监，每月役八千人，营造军器。善亲自督课，兼加慰抚，甲兵精利，而皆忘其劳苦焉。加通直散骑常侍，迁大丞相府从事中郎。追论屯田功，赐爵龙门县子，迁黄门侍郎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除河东郡守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赐姓宇文氏。六官建，拜工部中大夫，进爵博平县公。寻除御正中大夫，转民部中大夫。

时晋公护执政，仪同齐轨语善云："兵马万机，须归天子，何因犹在权门。"善白之。护乃杀轨，以善忠于己，引为中外府司马。迁司会中大夫，副总六府事。加授京兆尹，仍治司会。出为隆州刺史，兼治益州总管府长史。征拜少傅。卒于位，时年六十七。赠蒲虞勋三州刺史。高祖以善告齐轨事，谥曰缪公。子裒嗣。官至高阳守。善弟慎。

慎字佛护，好学，能属文，善草书。少与同郡裴叔逸、裴诹之、柳虬、范阳卢柔、陇西李璨并相友善。起家丞相府墨曹参军。太祖于行台省置学，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。悉令旦理公务，晚就讲习，先六经，后子史。又于诸生中简德行淳懿者，侍太祖读书。慎与李璨及陇西李伯良、辛韶，武功苏衡，谯郡夏侯裕，安定梁旷、梁礼，河南长孙璋，河东裴举、薛同，荥阳郑朝等十二人，并应其选。又以慎为学师，以知诸生课业。太祖雅好谈论，并简名僧深识玄宗者一百人，于第内讲说。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学佛义，使内外俱通。由是四方竞为大乘之学。

数年，复以慎为宜都公侍读。转丞相府记室。魏东宫建，除太子舍人。迁庶子，仍领舍人。加通直散骑常侍，兼中书舍人，转礼部郎中。六官建，拜膳部下大夫。慎兄善又任工部。并居清显，时人荣之。孝闵帝践祚，除御正下大夫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封淮南县子，邑八百户。历师氏、御伯中大夫。

保定初，出为湖州刺史。州界既杂蛮左，恒以劫掠为务。慎乃集诸豪帅，具宣朝旨，仍令首领每月一参，或须言事者，不限时节。慎每引见，必殷勤劝诫，及赐酒食。一年之间，翕然从化。诸蛮乃相谓曰："今日始知刺史真民父母也。"莫不欣悦。自是襁负而至者，千有余户。蛮俗婚娶之后，父母虽在，即与别居。慎谓守令曰："牧守令长是化民者也，岂有其子娶妻，便与父母离析。非唯氓俗之失，亦是牧守之罪。"慎乃亲自诱导，示以孝慈，并遣守令各喻所部。有数户蛮，别居数年，遂还侍养，及行得果膳，归奉父母。慎感其从善之速，具以状闻。有诏蠲其赋役。于是风化大行，有同华俗。寻入为蕃部中大夫。以疾去职，卒于家。有文集，颇为世所传。薛善之以河东应李弼也，敬珍、敬祥亦率属县归附。

敬珍字国宝，河东蒲坂人也，汉杨州刺史韶之十世孙。父伯乐，州主簿，安邑令。珍伟容仪，有气侠，学业骑射，俱为当时所称。祥即珍从祖兄也，亦慷慨有大志，唯以交结英豪为务。珍与之深相友爱，每同游处。

及齐神武趋沙苑，珍谓祥曰："高欢迫逐乘与，播迁关右，有识之士，孰不欲推刃于其腹中？但力未能制耳。今复称兵内侮，将逞凶逆此诚志士效命之日，当与兄图之。"祥闻其言甚悦，曰："计将安出？"珍曰："宇文丞相宽仁大度，有霸王之略，挟天子而令诸侯，已数年矣。观其政刑备举，将士用命，欢虽有众，固非其俦。况逆顺理殊，将不战而自溃矣。我若招集义勇，断其归路，歼馘

凶徒，使只轮不反，非直雪朝廷之耻，亦壮士封侯之业。”祥深然之，遂与同郡豪右张小白、樊昭贤、王玄略等举兵，数日之中，众至万余。将袭欢后军，兵未进而齐神武已败。珍与祥邀之，多所克获。及李弼军至河东，珍与小白等率猗氏、南解、北解、安邑、温泉、虞乡等六县户十余万归附。太祖嘉之，即拜珍平阳太守，领永宁防主；祥龙骧将军、行台郎中，领相里防主。并赐鼓吹，以宠异之。太祖仍执珍手曰：“国家有河东之地者，卿兄弟之力。还以此地付卿，我无东顾之忧矣。”久之，迁绛州刺史。以疾免，卒于家。

子元约，性贞正，有识学。位至布宪中大夫。小白等既与珍归阙，太祖嘉其立效，并任用之。后咸至郡守刺史。

史臣曰：郑孝穆抚宁离散，豳岐多襁负之人；崔谦镇御边垂，江汉流载清之咏。崔说居家理治，以严肃见称，莅职当官，以猛毅为政；崔猷立朝赞务，则嘉谋屡陈，出抚宣条，则威恩具举。裴侠忠勤奉上，廉约治身，吏不能欺，民怀其惠。薛端历居显要，以强直知名。薛善任惟繁剧，以弘益流誉。并当时之良将也。而善陷齐谄护以要权宠，易名为缪，斯不谬乎。

周书卷三六　列传第二八

郑伟　杨纂　段永　王士良　崔彦穆　令狐整　司马裔　裴果子孝仁　附刘志　子明　子陵

郑伟字子直，荥阳开封人也，小名阇提，魏将作大匠浑之十一世孙。祖思明，少勇悍，仕魏至直阁将军，赠济州刺史。父先护，亦以武勇闻。起家员外散骑侍郎。魏孝庄帝在藩，先护早自结托。及即位，历通直散骑常侍、平南将军、广州刺史，赐爵平昌县侯。元颢入洛，以御扞之功，累迁都督二豫郢雍四州诸军、征东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兼尚书右仆射，进爵郡公。寻入为车骑将军、左卫将军。及尔朱荣死，徐州刺史尔朱仲远拥兵将入洛，诏先护以本官假骠骑将军、大都督，率所部与行台杨昱及都督贺拔胜同讨之。胜于阵降仲远，又闻京师不守，众遂溃。先护奔梁。寻自梁归，为仲远所害。魏孝武初，赠使持节、都督、青齐兖豫四州刺史。

伟少倜傥有大志，每以功名自许，善骑射，胆力过人。尔朱氏灭后，自梁归魏。起家通直散骑侍郎。及孝武西迁，伟亦归乡里，不求仕进。大统三年，河内公独孤信既复洛阳，伟乃谓其亲族曰：“今嗣主中兴鼎业，据有崤函。河内公亲董众军，克复< 涯 - 圭墨 >、洛，率士之内，孰不延首望风。况吾等世荷朝恩，家传忠义，诚宜以此时效臣子之节，成富贵之资。岂可碌碌为懦夫之事也！”于是与宗人荣业，纠合州里，建义于陈留。信宿间，众有万余人。遂攻拔梁州，擒东魏刺史鹿永吉及镇城令狐德，并获陈留郡守赵季和。乃率众来附。因是梁、陈之间，相次降款。伟驰入朝，太祖与语叹美之。拜龙骧将军、北徐州刺史，封武阳县伯，邑六百户。

从战河桥及解玉壁围，伟常先锋陷阵。侯景归款，太祖命伟率所部应接之。及景后叛，伟亦全军而还。录前后功，除中军将军、荥阳郡守，加散骑常侍、大都督，进爵襄城郡公，邑二千户，加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魏恭帝二年，进位大将军，除江陵防主、都督十五州诸军事。伟性粗犷，不遵法度，睚眦之间，便行杀戮。朝廷以其有立义之效，每优容之。及在江陵，乃专戮副防主杞宾王，坐除名。保定元年，诏复官爵，仍除宜州刺史。天和六年，转华州刺史。伟前后莅职，皆以威猛为治，吏民莫敢犯禁，盗贼亦为之休止。虽无仁政，然颇以此见称。其年卒于州，时年五十七。赠本官，加少傅、都督司豫洛相冀五州诸军事、司州刺史。谥曰肃。伟性吃，少时尝逐鹿于野，失之，遇牧竖而问焉。牧竖答之，其言亦吃。伟怒，谓其效己，遂射杀之。其忍暴如此。子大士嗣。

伟族人顶字宁伯，少有干用。起家员外散骑侍郎，稍迁行台左丞、阳城陈留二郡守。兴伟同谋立义。后随伟入朝，赐爵魏昌县伯，除太府少卿。出为抚风郡守，复为太府少卿，转卫尉少卿。历职内外，并有恪勤之称。寻卒官。赠仪同三司、豫州刺史。

子常，字子元。颇涉学，有当官誉。历抚军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司皮下大夫，迁信东徐南兖三州刺史。以立义及累战功，授上开府、仪同大将军，赐爵饶阳侯。卒，赠本官，加郢鄀陕三州诸军事、郢州刺史。子神符。

杨纂，广宁人也。父安仁，魏北道都督、朔州镇将。纂少习军旅，慷慨有志略，尤工骑射，勇力兼人。年二十，从齐神武起兵于信都，以军功稍迁安西将军、武州刺史。自以功高赏薄，志怀怨愤，每叹曰："大丈夫富贵何必故乡。若以妻子挠怀，岂不沮人雄志！"大统初，乃间行归款。太祖执纂手曰："人所贵者忠义也，所惧者危亡也，其能不惮危亡蹈兹忠义者，今方见之于卿耳。"即授征南将军、大都督，封永兴县侯，邑八百户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

从太祖解洛阳围，经河桥、邙山之战，纂每先登，军中咸推其敢勇。累迁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，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进爵为公，增邑通前一千户。赐姓莫胡卢氏。俄授岐州刺史。孝闵帝践祚，进爵宋熙郡公。保定元年，进位大将军，改封陇东郡公，除陇州刺史。三年，从随公杨忠东伐，至并州而还。天和六年，进授柱国大将军，转华州刺史。纂性质仆，又不识文字，前后莅职，但推诚信而已。吏以其忠恕，颇亦怀之。寻卒于州，时年六十七。子睿嗣。位至上柱国、渔阳郡公。

段永字永宾，其先辽西石城人，晋幽州刺史匹磾之后也。曾祖愢，仕魏，黄龙镇将，因徙高陆之河阳焉。永幼有志操，闾里称之。魏正光末，六镇扰乱，遂携老幼，避地中山。后赴洛阳。拜殿中将军，稍迁平东将军，封沃阳县伯，邑五百户。青州人崔社客举兵反，永讨平之。进爵为侯，除左光禄大夫。时有贼魁元伯生，率数百骑，西自崤、潼，东至巩、洛，屠陷坞壁，所在为患，魏孝武遣京几大都督匹娄昭讨之，昭请以五千人行。永进曰："此贼既无城栅，唯以寇抄为资，安则蚁聚，穷则鸟散，取之在速，不在众也。若星驰电发，出其不虞，精骑五百，自足平殄。若征兵而后往，彼必远窜，虽有大众，无所用之。"帝然其计，于是命永代昭，以五百骑讨之。永觇知所在，倍道兼进，遂破平之。

帝西迁，永时不及从。大统初，乃结宗人，潜谋归款。密与都督赵业等袭斩西中郎将慕容显和，传首京师。以功别封昌平县子，邑三百户，除北徐州刺史。从擒窦泰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并有战功。进爵为公。河桥之役，永力战先登，授南汾州刺史。累迁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姓尔绵氏。魏废帝元年，授恒州刺史。于时朝贵多其部人，谒永之日，冠盖盈路。当时荣之。孝闵帝践祚，进爵广城郡公，转文州刺史。入为工部中大夫，迁军司马。保定四年，拜大将军。

永历任内外，所在颇有声称。轻财好士，朝野以此重焉。前后累增凡三千九百户。天和四年，授小司寇。寻为右二军总管，率兵北道讲武。遇疾，卒于贺葛城，年六十八。丧还，高祖亲临。赠使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同华等五州刺史，谥曰基。子岌嗣，官至仪同三司、兵部下大夫。

王士良字君明，其先太原晋阳人也。后因晋乱，避地凉州。魏太武平沮渠氏，曾祖景仁归魏，为敦煌镇将。祖公礼，平城镇司马，因家于代。父延，兰陵郡守。士良少修谨，不妄交游。魏建明初，尔朱仲远启为府参军事，历大行台郎中、谏议大夫，封石门县男，邑二百户。后与纥豆陵步藩交战，军败，为步藩所擒，遂居河右。伪行台纥豆陵伊利钦其才，擢授右丞，妻以孙女。士良既为姻好，便得尽言，遂晓以祸福。伊利等并即归附。朝廷嘉之。太昌初，进爵晋阳县子，邑四百户。寻进爵琅邪县侯，授太中大夫、右将军，出为殷州车骑府司马。

东魏徙邺之后，置京几府，专典兵马。时齐文襄为大都督，以士良为司马，领外兵参军。寻迁长史，加安西将军，徙封符垒县侯，增邑七百户。武定初，除行台左中兵郎中，又转大将军府属、从事中郎，仍摄外兵事。王思政镇颍川，齐文襄率众攻之。授士良大行台右丞，加镇西将军，增邑一千户，进爵为公，令辅其弟演于并州居守。

齐文宣即位，入为给事黄门侍郎，领中书舍人，仍总知并州兵马事，加征西将军，别封新丰县子，邑三百户。俄除骠骑将军、尚书吏部郎中。齐文宣自晋阳赴邺宫，复士良为尚书左丞，统留后事。仍迁御史中丞，转七兵尚书。未几，入为侍中，转殿中尚书。顷之，复为侍中，除吏部尚书。士良顿首固让，文宣不许。久之，还为侍中，又摄度支、五兵二曹尚书。士良少孤，事继母梁氏以孝闻。及卒，居丧合礼。文宣寻起令视事，士良屡表陈诚，再三不许，方应命。文宣见其毁脊，乃许之。因此卧疾历年，文宣每自临视。疾愈，除沧州刺史。乾明初，征还邺，授仪同三司。孝昭即

位，遣三道使搜扬人物。士良与尚书令赵郡王高睿、太常卿崔昂分行郡国，但有一介之善者，无不以闻。齐武成初，除太子少傅、少师，复除侍中。转太常卿，寻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出为豫州道行台，豫州刺史。

保定四年，晋公护东伐，权景宣以山南兵围豫州，士良举城降。授大将军、小司徒，赐爵广昌郡公。寻除荆州总管，行荆州刺史。复入为小司徒。俄除鄜州刺史，转金州总管、七州诸军事、金州刺史。建德六年，授并州刺史。士良去乡既久，忽临本州，耆旧故人，犹有存者。远近咸以为荣。加授上大将军。以老病乞骸骨，优诏许之。隋开皇元年卒，时年八十二。子德衡，大象末，仪同大将军。

崔彦穆字彦穆，清河东武城人也，魏司空、安阳侯林之九世孙。曾祖顗，魏平东府咨议。祖蔚，遭从兄司徒浩之难，南奔江左。仕宋为给事黄门侍郎，汝南、义阳二郡守。延兴初，复归于魏，拜颍川郡守，因家焉。后终于郢州刺史。父稚，笃志经史，不以世事婴心。起家秘书郎，稍迁永昌郡守。隋开皇初，以献后外曾祖，追赠上开府仪同三司、新州刺史。彦穆幼明悟，神彩卓然。年十五，与河间邢子才、京兆韦孝宽俱入中书学，偏相友受。伏膺儒业，为时辈所称。魏吏部尚书陇西李神俊有知人之鉴，见而叹曰："王佐才也。"永安末，除司徒府参军事，转记室，迁大司马从事中郎。

魏孝武西迁，彦穆时不得从。大统三年，乃与兄彦珍于成皋举义，因攻拔荥阳，擒东魏郡守苏淑。仍与乡郡王元洪威攻颍川，斩其刺史李景道。孝武嘉之，拜镇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荥阳郡守。四年，兼行右民郎中、颍川邑中正，赐爵千乘县侯。十四年，加使持节，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，司农卿。时军国草创，众务殷繁，太祖乃诏彦穆入幕府，兼掌文翰。及于谨伐江陵，彦穆以本官从平之。世宗初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俄拜安州总管、十一州诸军事、安州刺史。入为御正中大夫。陈氏请敦邻好，诏彦穆使焉。彦穆风韵闲旷，器度方雅，善玄言，解谈谑，甚为江陵所称。转民部中大夫，进爵为公。天和三年，复为使主，聘于齐。使还，除金州总管、七州诸军事、金州刺史，进位大将军。寻征拜小司徒。

大象二年，宣帝崩，随文帝辅政，三方兵起。以彦穆为行军总管，率兵与襄州总管王谊讨司马消难。军次荆州，彦穆疑荆州总管独孤永业有异志，遂状而戮之。及事平，随文帝征王谊入朝，即以彦穆为襄州总管、六州诸军事、襄州刺史，加授上大将军，进爵东郡公，邑二千户。顷之，永业家自理得雪，彦穆坐除名。寻复官爵。隋开皇元年卒。子君绰嗣。君绰性夷简，博览经史，有父风。大象末，丞相府宾曹参军。君绰弟君肃，解巾为道王侍读。大象末，颍川郡守。

令狐整字延保，敦煌人也，本名延世，为西土冠冕。曾祖嗣．祖诏安，并官至郡守，咸为良二千石。父虬，早以名德著闻，仕历瓜州司马、敦煌郡守、郢州刺史，封长城县子。大统末，卒于家。太祖伤悼之，遣使者监护丧事，又敕乡人为营坟垄。赠龙骧将军、瓜州刺史。整幼聪敏，沉深有识量。学艺骑射，并为河右所推。刺史魏东阳王元荣辟整为主簿，加荡寇将军。整进趋详雅，对扬辩畅，谒见之际，州府倾目。荣器整德望，尝谓僚属曰："令狐延保西州令望，方城重器，岂州郡之职所可絷维。但一日千里，必基武步，寡人当委以庶务，书诺而已。

顷之，魏孝武西迁，河右扰乱，荣仗整防扞，州境获宁。及邓彦窃瓜州，拒不受代，整与开府张穆等密应使者申徽，执彦送京师。太祖嘉其忠节，表为都督。寻而城民张保又杀刺史成庆，与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构逆，规据河西。晋昌人吕兴等复害郡守郭肆，以郡应保。初，保等将图为乱，虑整守义不从，既杀成庆，因欲及整。以整人之望也，复恐其下叛之，遂不敢害。虽外加礼敬，内甚忌整。整亦伪若亲附，而密欲图之。阴令所亲说保曰："君与仲和结为唇齿，今东军渐逼凉州，彼势孤危，恐不能敌。若或摧衅，则祸及此土。宜分遣锐师，星言救援。二州合势，则东军可图。然后保境息人，计之上者。"保然之，而未知所在。整又令说保曰："历观成败，在于任使。所择不善，旋致倾危。令狐延保兼资文武，才堪统御，若使为将，蔑不济矣。"保纳其计，具以整父兄等并在城中，弗之疑也，遂令整行。整至玉门郡，召集豪杰，说保罪逆，驰还袭之。先定晋昌，斩吕兴。进军击保。州人素服整威名，并弃保来附。保遂奔吐谷浑。

众议推整为刺史，整曰："本以张保肆逆，毒害无辜，阖州之人，俱陷不义。今者同心戮力，务

在除凶，若其自相推荐，复恐效尤致祸。”于是乃波斯使主张道义行州事。具以状闻。诏以申徽为刺史。征整赴阙，授寿昌郡守，封骧武县男，邑二百户。太祖谓整曰：“卿少怀英略，早建殊勋，今者官位，未足酬赏。方当与卿共平天下，同取富贵。”遂立为瓜州义首。仍除持节、抚军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大都督。

整以国难未宁，常愿举宗效力。遂率乡亲二千余人入朝，随军征讨。整善于抚驭，躬同丰约，是以人众并忘羁旅，尽其力用。迁使持节、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太祖常从容谓整曰：“卿远祖立忠而去，卿今立忠而来，可谓积善余庆，世济其美者也。”整远祖汉建威将军迈，不为王莽屈，其子称避地河右。故太祖称之云。寻除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。太祖又谓整曰：“卿勋同娄、项，义等骨肉，立身敦雅，可以范人。”遂赐姓宇文氏，拜赐名整焉。宗人二百余户，并列属籍。孝闵帝践祚，拜司宪中大夫。处法平允，为当时所称。进爵彭阳县公，增邑一千户。

初，梁兴州刺史席固以州来附，太祖以固为丰州刺史。固莅职既久，犹习梁法，凡所施为，多亏治典。朝议密欲代之，而难其选。遂令整权镇丰州，委以代固之略。整广布威恩，倾身抚接，数月之间，化洽州府。于是除整丰州刺史，以固为湖州。丰州旧治，不居人民，赋役参集，劳逸不均。整请移治武当，诏可其奏。奖励抚道，迁者如归，旬月之间，城府周备。固之迁也，其部曲多愿留为整左右，整谕以朝制，弗之许也，流涕而去。及整秩满代至，民吏恋之，老幼送整，远近毕集，数日停留，方得出界。其得人心如此。拜御正中大夫，出为中华郡守，转同州司会，迁始州刺史。整雅识情伪，尤明政术，恭谨廉慎，常惧盈满，故历居内外，所在见称。天和六年，进位大将军，增通前二千一百户。

晋公护之初执政也，欲委整以腹心。整辞不敢当，颇迕其意，护以此疏之。及护诛，附会者咸伏法，而整独保全。时人称其先觉。建德二年卒，时年六十一。赠本官，加鄜宜豳盐四州诸军事、鄜州刺史，谥曰襄。子熙嗣。熙字长熙。性方雅，有度量，虽在私室，容止俨然。非一时贤俊，未尝与之游处。善骑射，解音律，涉群书，尤明《三礼》。累迁居职任，并有能名。大象中，位至吏部中大夫、仪同大将军。

整弟休，幼聪敏，有文武材。起家太学生。后与整同起兵逐张保，授都督。累迁大都督、乐安郡守。入为中外府乐曹参军。时诸功臣多为本州刺史，晋公护谓整曰：“以公勋望，应得本州，但朝廷藉公委任，无容远出。然公门之内，须有衣锦之荣。”乃以休为敦煌郡守。在郡十余年，甚有政绩。进位仪同三司，迁合州刺史。寻卒官。

司马裔字遵胤，河内温人也，晋宣帝弟太常馗之后。曾祖楚之，属宋武帝诛晋氏戚属，避难归魏。位至使持节、侍中、镇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朔州刺史，封琅邪王。裔少孤，有志操，州郡辟召，并不应命。志家司徒府参军事。后以军功授中坚将军、员外散骑常侍。及魏孝武西迁，裔时在邺，潜归乡里，起在立功。

大统三年，大军复弘农，乃于温城起义，遣使送款。与东魏将高永洛、王陵等昼夜交战。众寡不敌，义徒死伤过半。及大军东征，裔率所部从战河桥，又别攻怀县，获其将吴辅叔。自此频与东魏交战，每有克获。六年，授河内郡守。寻加持节、平东将军、北徐州刺史。八年，率其义众入朝。太祖嘉之，特蒙赏劳。顷之，河内有四千余家归附，并裔之乡旧，乃授前将军、太中大夫，领河内郡守，令安集流民。十三年，攻拔东魏平齐、柳泉、蓼坞三城，获其镇将李熙之。加授都督。

十五年，太祖令山东立义诸将等能率众入关者，并加重赏。裔领户千室先至，太祖欲以封裔。裔固辞曰：“立义之士，辞乡里，损亲戚，远归皇化者，皆是诚心内发，岂裔能率之乎。今以封裔，便是卖义士以求荣，非所愿也。”太祖善而从之。授帅都督，拜其妻元为襄城郡公主。十六年，大军东伐，裔请为前锋。遂入建州，破东魏将刘雅兴，拔其五城。

魏废帝元年，征裔，令以本兵镇汉中。除白马城主，带华阳郡守，加授抚军将军、大都督、通直散骑常侍。二年，转镇宋熙郡。寻率所部兵从尉迟迥伐蜀，与叱罗协破叛兵赵雄杰于槐林，平邓朏于梓潼。以功赐爵龙门县子，行蒲州刺史。寻行新城郡事。魏恭帝元年，授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、本郡中正。

孝闵帝践祚，除巴州刺史，进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琅邪县伯，邑五百户。保定二年，入为御伯中大夫，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。四年，转御正中大夫，进爵为公。大军东讨，裔率义兵与少师杨<□摽寸>守轵关，即授怀州刺史、东道慰劳大使。五年，转始州刺史。

天和初，信州蛮酋舟令贤等反，连结二千余里。裔随上庸公陆腾讨之。裔自开州道入，先遣使宣示祸福。蛮酋冉三公等二十余城皆来降附。进次双城，蛮酋向宝胜等率其种落，据险自固。向天王之徒，为其外援。裔昼夜攻围，腹背受敌。自春至秋，五十余战。宝胜粮仗俱竭，力屈乃降。时尚有笼东一城未下，寻亦拔之。又获贼帅冉西梨、向天王等。出师再基，群蛮率服。拜信州刺史。五年，迁潼州刺史。六年，征拜大将军，除西宁州刺史。未及之部，卒于京师。裔性清约，不事生业，所得俸禄，并散之亲戚，身死之日，家无余财。宅宇卑陋，丧庭无所，有诏为起祠堂焉。赠大将军，加怀邵汾晋四州刺史。谥曰定。子侃嗣。

侃字道迁，少敢勇，未弱冠，便从戎旅。保定四年，随少师杨<□摽寸>东征。与齐人交战，<□摽寸>为敌所擒，侃力战得免。天和二年，授右侍上士，加都督，进大都督。从大军攻晋州，以功授使持节、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又从平并、邺，除乐安郡守。后更论晋州及平齐勋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迁兖州刺史。未之部而卒。赠本官，加豫州刺史，谥曰惠。子运嗣。

裴果字戎昭，河东闻喜人也。祖思贤，魏青州刺史。父遵，齐州刺史。果少慷慨有志略。魏太昌初，起家前将军、乾河军主，除阳平郡丞。太祖曾使并州，与果相遇。果知非常人，密托附焉。永安末，盗贼蜂起。果从军征讨，乘黄骢马，衣青袍，每先登陷阵，时人号为"黄骢年少"。永熙中，授河北郡守。

及齐神武败于沙苑，果乃率其宗党归阙。太祖嘉之，赐田宅、奴婢、牛马、衣服、什物等。从战河桥，解玉壁围，并摧锋奋击，所向披靡。大统九年，又从战邙山，于太祖前挺身陷阵，生擒东魏都督贺娄乌兰。勇冠当时，人莫不叹服。以此太祖愈亲待之，补帐内都督，迁平东将军。后从开府杨忠平随郡、安陆，以功加大都督，除正平郡守。正平，果平郡也。以威猛为政，百姓畏之，盗贼亦为之屏息。迁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、司农卿。又从大将军尉迟迥伐蜀。果率所部为前军，开剑阁，破李庆保，降杨乾运，皆有功。魏废帝三年，授龙州刺史，封冠军县侯，邑五百户。俄而州民张道、李拓驱率百姓，围逼州城。时粮仗皆阙，兵士又寡，果设方略以拒之，贼便退走。于是出兵追击，累战破之。旬月之间，州境清晏。转陵州刺史。

孝闵帝践祚，除隆州刺史。加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一千户。武成末，转眉州刺史。保定五年，授复州刺史。果性严猛，能断决，每抑挫豪右，申理屈滞，历牧数州，号为称职。天和二年，卒于位。赠本官，加绛晋建三州刺史。谥曰质。子孝仁嗣。孝仁幼聪敏，涉猎经史，有誉于时。起家舍人上士。累迁大都督、仪同三司。出为长宁镇将。扞御齐人，甚有威边之略。建德末，迁建州刺史，转谯州刺史。大象末，又迁亳州刺史。

郑伟之等以梁州归款，时刘志亦以广州来附。

志，弘农华阴人，本名思，汉太尉宽之十世孙也。高祖隆，宋武帝平姚泓，以宗室首望，召拜冯翊郡守。后属赫连氏入寇，避地河洛，因家于汝颍。祖善，魏天安中，举秀才，拜中书博士。后至弘农郡守、北雍州刺史。父瑰，汝南郡守，赠徐州刺史。志少好学，博涉群书，植性方重，兼有武略。魏正光中，以明经征拜国子助教，除行台郎中。永安初，加宣威将军、给事中。二年，转东中郎府司马、征虏将军。永熙二年，除安北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、广州别驾。三年，齐神武举兵入洛，魏孝武西迁。志据城不从东魏，潜遣间使，奉表长安。魏孝武嘉之，授□ □ 长史、襄城郡守。后齐神武遣兵攻围，志力屈城陷，潜遁得免。

大统三年，太祖遣领军将军独孤信复洛阳。志纠合义徒，举广州归国。拜大丞相府墨曹参军，封华阴县男，邑二百户。加大都督、抚军将军，转中外府属，迁国子祭酒。世宗出牧宜州，太祖以志为幕府司录。世宗雅爱儒学，特钦重之，事无大小，咸委于志。志亦忠恕谨慎，甚得匡赞之体。太祖嘉之，尝谓之曰："卿之所为，每合吾志。"于是遂赐名志焉。仍于宜州赐田宅，令徙居之。世宗迁莅岐州，又令志以本官翊从。及世宗即位，除右金紫光禄大夫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爵

武乡县公，增邑通前一千户，仍赐姓宇文氏。高祖时为鲁公，诏又以志为其府司马。

高祖嗣位，进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拜刑部中大夫。志执法平允，甚得时誉。莲芍界内，数有群盗攻劫行旅，郡县不能制。乃以志为延寿郡守以督之。志示以恩信，群盗相率请罪。志表陈其状，诏并免之。自是郡界肃清，寇盗屏息。迁使持节、成州诸军事、成州刺史。政存宽恕，民吏爱之。天和五年卒。赠大将军、扬州刺史，谥曰文。子子明嗣。子明弘雅有父风。历官右侍上士、大都督、绛州别驾。隋文帝践极，除行台郎中、顺阳郡守。子明弟子陵，司右中士、帅都督、凉州别驾。隋开皇初，拜姑臧郡守。寻加仪同三司。历卫州蔚州长史、幽州总管府司马、朔州总管府长史。

史臣曰：昔阳货外叛，庶其窃邑，而《春秋》讥之；韩信背项，陈平归汉，而史迁美之。盖以运属既安，君道已著，则徇利忘德者，罪也；时逢扰攘，臣礼未备，则转祸为福者，可也。郑伟、崔彦穆等之在山东，并以不羁之才，邅回于燕雀，终能翻然豹变，自致龟组，其知机之士欤。王士良之仕于齐，班职上卿，出为牧伯，而临危苟免，失忠与义，其背叛之徒欤。令狐整器干确然，雅望重于河右，处州里则勋著方隅，升朝廷则绩宣中外。而畏避权宠，克保终吉。不如是，亦何以立匙名、取高位乎。

周书卷三七　列传第二九

寇俊字祖俊，上谷昌平人也。祖赞，魏南雍州刺史。父臻，安远将军、郢州刺史。俊性宽雅，幼有识量，好学强记。兄祖训、祖礼及俊，并有志行。闺门雍睦，白首同居。父亡虽久，而犹于平生所处堂宇，备设帷帐几杖，以时节列拜，垂涕陈荐，若宗庙焉。吉凶之事，必先启告，远行往返，亦如之。性又廉恕，不以财利为心。家人曾卖物与人，而剩得绢五匹。俊于后知之，乃曰：“恶木之阴，不可暂息；盗泉之水，无容误饮。得财失行，吾所不取。”遂访主还之。其雅志如此。

以选为魏孝文帝挽郎，除奉朝请。大乘贼起，燕齐扰乱，俊参护军事东讨，以功授员外散骑侍郎，迁尚书左民郎中。以母忧不拜。正光三年，拜轻车将军，迁扬烈将军、司空府功曹参军。转主簿。时灵太后临朝，减食禄官十分之一，造永宁佛寺，令俊典之。资费巨万，主吏不能欺隐。寺成，又极壮丽。灵太后嘉之，除左军将军。孝昌中，朝议以国用不足，乃置盐池都将，秩比上郡。前后居职者，多有侵隐。乃以俊为之。加龙骧将军，仍主簿。

永安初，华州民史底与司徒杨椿讼田。长史以下，以椿势贵，皆言椿直，欲以田给椿。俊曰：“史底穷民，杨公横夺其地。若欲损不足以给有余，见使雷同，未敢闻命。”遂以地还史底。孝庄帝后知之，嘉俊守正不挠，即拜司马，赐帛百匹。其附椿者，咸谴责焉。

二年，出为左将军、梁州刺史。民俗荒犷，多为盗贼。俊乃令郡县并庠序，劝其耕桑，敦以礼让，数年之中，风俗顿革。梁遣其将曹琰之镇魏兴，继日版筑。琰之屡扰强场，边人患之。俊遣长史杜休道率兵攻克其城，并擒琰之。琰之即梁大将军景宗之季弟也。于是梁人惮焉。属魏室多故，州又僻远，梁人知无外援，遂遣大兵顿魏兴，志图攻取。俊抚励将士，人思效命。梁人知其得众心也，弗之敢逼。俊在州清苦，不治产业。秩满，其子等并徒步而还。吏人送俊，留连于道，久之乃得出界。

大统三年，东魏授俊洛州刺史，俊因此乃谋归阙。五年，将家及亲属四百余口入关，拜秘书监。时军国草创，坟典散逸，俊始选置令史，抄集经籍，四部群书，稍得周备。加镇东将军，封西安县男，邑二百户。十七年，除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。俊以年老乞骸骨，太祖弗许。遂称疾笃，不复朝觐。魏恭帝三年，赐姓若口引氏。

孝闵帝践祚，进爵为子，增邑五百户。武成元年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增邑并前二千户。俊年齿虽迈，而志识永衰，教授子孙，必先礼典。世宗尚儒重德特钦赏之，数加恩锡，思与相见。俊不得已，乃入朝。世宗与同席而坐，因顾访洛阳故事。俊身长八尺，须鬓皓然，容止端详，音韵清郎。帝与之谈论，不觉屡为前膝。及俊辞还，帝亲执其手曰：“公年德俱尊，朕所钦尚，乞言之事，所望于公。宜数相见，以慰虚想。”以御与令于帝前乘出。顾谓左右曰：“如此之事，唯积善

者可以致之。何止见重于今，亦将传之万古。”时人咸以为荣。保定三年卒，时年八十。高祖叹惜之，赠本官，加冀定瀛三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，谥曰元。俊笃于仁义，期功之有孤者，衣食丰约，并与之同。少为司徒崔光所知，光命其子励与俊结友。俊每造光，常清言移日。小宗伯卢辩以俊业行俱崇，待以师友之礼。每有闲暇，辄诣俊燕语弥日。恒谓人曰：“不见西安君，烦忧不遣。”其为通人所敬重如此。

子奉，位至仪同三司、大将军、顺阳郡守、洵州刺史、昌国县公。奉弟颙，少好学，最知名。居丧哀毁。历官仪同大将军，掌朝、布宪、典祀下大夫，小纳言，濩泽郡公。

韩褒字弘业，其先颍川颍阳人也。徙居昌黎。祖瑰，魏镇西将军、平凉郡守，安定郡公。父演，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、恒州刺史。褒少有志尚，好学而不守章句。其师怪而问之。对曰：“文字之间，常奉训诱。至于商较异同，请从所好。”师因此大奇之。及长，涉猎经史，深沉有远略。魏建明中，起家奉朝请。加强弩将军，迁太中大夫。

属魏室丧乱，褒避地于夏州。时太祖为刺史，素闻其名，待以客礼。及贺拔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诸将遣使迎太祖。太祖问以去留之计。褒曰：“方今王室凌迟，海内鼎沸。使君天资英武，恩结士心。贺拔公奄及于难，物情危骇。寇洛自知庸懦，委身而托使君。若总兵权，据有关中之地，此天授也，何疑乎！且侯莫陈悦乱常速祸，乃不乘胜进取平凉，反自遁逃，屯营洛水。斯乃井中蛙耳，使君往必擒之。不世勋，在斯一举。时者，难得而易失，诚愿使君图之。”太祖纳焉。

太祖为丞相，引褒为录事参军，赐姓侯吕陵氏。大统初，迁行台左丞，赐爵三水县伯。寻转丞相府属，加中军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。二年，梁人北寇商洛，东魏复侵樊邓，于是以褒为镇南将军、丞相府从事中郎，出镇淅郦。居二年，征拜丞相府司马，进爵为侯。

出为北雍州刺史，加卫大将军。州带北山，多有盗贼。褒密访之，并豪右所为也，而阳不之知，厚加礼遇。谓之曰：“刺史起自书生，安知督盗，所赖卿等共分其忧耳。”乃悉诏桀黠少年素为乡里患者，署为主帅，分其地界。有盗发而不获者，以故纵论。于是诸被署者，莫不惶惧。皆首伏曰：“前盗发者，并某等为之。”所有徒侣，皆列其姓名。或亡命隐匿者，亦悉言其所在。褒乃取盗名簿藏之。因大榜州门曰：“自知行盗者，可急来首，即除其罪。尽今月不首者，显戮其身，籍没妻子，以赏前首者。”旬日之间，诸盗咸悉首尽。褒取名簿勘之，一无差异。并原其罪，许以自新。由是群盗屏息。入为给事黄门侍郎。九年，迁侍中。

十二年，除都督、西凉州刺史。羌胡之俗，轻贫弱，尚豪富。豪富之家，侵渔小民，同于仆隶。故贫者日削，豪者益富。褒乃悉募贫人，以充兵士，优复其家，蠲免摇赋。又调富人财物以振给之。每西域商贷至，又先尽贫者市之。于是贫富渐均，户口殷实。十六年，加大都督、凉州诸军事。魏废帝元年，转会州刺史。二年，进位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寻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。武成三年，征拜御伯中大夫。

保定二年，转司会。三年，出为汾州刺史。州界北接太原，当千里径。先是齐寇数入，民废耕桑，前后刺史，莫能防扞。褒至，适会冠来，褒乃不下属县。人既不及设备，以故多被抄掠。齐人喜相谓曰：“汾州不觉吾至，先未集兵。今者之还，必莫能追蹑我矣。”由是益懈，不为营垒。褒已先勒精锐，伏北山中，分据险阻，邀其归路。乘其众怠，纵伏击之，尽获其众。故事，获生口者，并囚送京师。褒因是奏曰：“所获贼众，不足为多。俘而辱之，但益其忿耳。请一切放还，以德报怨。”有诏许焉。自此抄兵颇息。四年，迁河洮封三州诸军事、、河州总管。天和三年，转凤州刺史。寻以年老请致仕，诏许之。五年，拜少保。褒历事三帝，以忠厚见知。高祖深相敬重，常以师道处之。每入朝见，必有诏令坐，然后始与论政事。七年，卒。赠泾岐燕三州刺史。谥曰贞。子继伯嗣。

赵肃字庆雍，河南洛阳人也。世居河西。及沮渠氏灭，曾祖武始归于魏，赐爵金城侯。祖兴，中书博士。父申侯，举秀才，后军府主簿。肃早有操行，知名于时。魏正光五年，郦元为河南尹，辟肃为主簿。孝昌中，起家殿中侍御史，加威烈将军、奉朝请、员外散骑侍郎。寻除直后，转直寝。永安初，授廷尉，天平二年，转监。后以母忧去职，起为廷尉正。以疾免。久之，授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，迁左将军、太中大夫。东魏天平初，除新安郡守。秩满，还洛。

大统三年，独孤信东讨，肃率宗人为乡导。授司州治中，转别驾。监督粮储，军用不匮。太祖闻之，谓人曰："赵肃可谓洛阳主人也。"七年，加镇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都督，仍别驾。领所部义徒，据守大坞。又兼行台左丞，东道尉劳。九年，行华山郡事。

十三年，除廷尉少卿。明年元日，当行朝礼，非有封爵者，不得预焉。肃时未有茅土。左仆射长孙俭白太祖请之。太祖乃召肃谓曰："岁初行礼，岂得使卿不预，然何为不早言也？"于是令肃自选封名。肃曰："河清乃太平之应，窃所愿也。"于是封清河县子，邑三百户。十六年，除廷尉卿，加征东将军。肃久在理官，执心平允。凡所处断，咸得其情。廉慎自居，不营产业。时人以此称之。十七年，进位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，赐姓乙弗氏。

先是，太祖命肃撰定法律。肃积思累年，遂感心疾。去职，卒于家。子正礼，齐王宪府属、大都督、新安郡守。时有高平徐招少好法律。发言措笔，常欲辨析秋毫。历职内外，有当官之誉。从魏孝武入关，为给事黄门侍郎、尚书右丞。时朝廷播迁，典章有阙，至于台阁轨仪，多招所参定。论者称之。寻迁侍中、度支尚书。大统初，卒。

张轨字元轨，济北临邑人也。父崇，高平令。轨少好学，志识开朗。初在洛阳，家贫，与乐安孙树仁为莫逆之友，每易衣而出。以此见称。永安中，随尔朱荣击元颢，除讨寇将军、奉朝请。轨常谓所亲曰："秦雍之间，必有王者。"尔朱氏败后，遂杖荣入关。贺拔岳以轨为记室参军，典机务。寻转仓曹，加镇远将军。时谷籴涌贵，或有请贷官仓者。轨曰："以私害公，非吾宿志。济人之难，讵得相违。"乃卖所服衣物，籴粟以赈其乏。

及岳被害，太祖以轨为都督，从征侯莫陈悦。悦平，使于洛阳。见领军斛斯椿，椿曰："高欢逆谋，已传行路。人情西望，以日为年。未知宇文何如贺拔也？"轨曰："宇文公文足经国，武可定乱。至于高识远度，非愚管所测。"椿曰："诚如卿言，真可恃也。"太祖为行台，援轨郎中。魏孝武西迁，除中书舍人，封寿张县子，邑三百户，加左将军、济州大中正，兼著作佐朗，修起居注。迁给事黄门侍郎，兼吏部郎中。六年，出为河北郡守。在郡三年，声绩甚著。临人治术，有循吏之美。大统间，宰人者多推尚之。入为丞相府从事中郎，行武功郡事。章武公导出镇泰州，以轨为长史。加抚军将军、大都督、通直散骑常侍。魏废帝元年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二年，赐姓宇文氏，行南秦州事。魏恭帝二年，征拜度支尚书，复除陇右府长史。卒于位，时年五十五。谥曰质。轨性清素，临终之日，家无余财，唯有素书数百卷。

子肃，世宗初，为宣纳上士，转中外府记室参军、中山公训侍读。早有才名，性颇轻猾，时人比之魏讽。卒以罪考竟终。

李彦字彦士，梁郡下邑人也。祖先之，魏淮南郡守。父静，南青州刺史。彦少有节操，好学慕古，为乡闾之所敬惮。孝昌中，解褐奉朝请，加轻车将军。从魏孝武入关，兼著作佐朗，修起居注。加宁朔将军，进号冠军将军、中散大夫，迁平东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大统初，除通直散骑侍郎。三年，拜安东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、太保转太傅长史、仪曹郎中、左民郎中。十二年，省三十六曹为十二部，改授民部郎中，封平阳县子，邑三百户。十五年，进号中军将军，兼尚书左丞，领选部。大军东讨，加持节、大都督、通直散骑常侍，掌留台事。魏废帝初，拜尚书右丞，转左丞。

彦在尚书十有五载，属军国草创，庶务殷繁，留心省阅，未尝懈怠。断决如流，略无疑滞。台阁莫不叹其公勤，服其明察。迁给事黄门侍郎，仍左丞。寻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赐姓宇文氏。出为鄜州刺史。彦以东夏未平，固辞州任，诏许之。拜兵部尚书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仍兼著作。六官建，改授军司马，进爵为伯。彦性谦恭，有礼节。虽居显要，于亲党之间，恂恂如也。轻财重义，好施爱士。时论以此称之。然素多疾而勤于莅职，虽沉顿枕席，犹理务不辍，遂至于卒。时年四十六。谥曰敬。

彦临终遗诫其子等曰："昔人以窃木为椟，葛虆为缄，下不乱泉，上不泄臭。此实吾平生之志也。但事既矫枉，恐为世士所讥。今可敛以时服，葬于硗瘠之地，勿用明器，刍<□言 余>及仪卫等。尔其念之。"朝廷嘉焉，不夺其志。子升明嗣。少历显职。大象末，太府中大夫、仪同大将军。

郭彦，太原阳曲人也。其先从宦关右，遂居冯翊。父胤，郡功曹、灵武令。彦少知名，太祖临

雍州，辟为西曹书佐。寻除开府仪同主簿，转司空记室、太尉府属，迁虞部郎中。大统十二年，初选当州首望，统领乡兵，除帅都督、持节、平东将军。以居郎官著称，封龙门县子，邑三百户，进大都督，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司农卿。是时，岷州羌猷傍乞铁葱与郑五丑等寇扰西服。彦从大将军宇文贵讨平之。魏恭帝元年，除兵部尚书。仍以本兵从柱国于谨南伐江陵。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增邑五百户，进爵为伯。六官建，拜民部中大夫。

孝闵帝践祚，出为沣州刺史。蛮左生梗，未遵朝宪。至于赋税，违命者多。聚散无恒，不营农业。彦劝以耕稼，禁其游猎，民皆务本，家有余粮。亡命之徒，咸从赋役。先是以沣州粮储乏少，每令荆州递送。自彦莅职，仓庾充实，无复转输之劳。

济南安城主冯显密遣使归降，其众未之知也。柱国宇文贵令彦率兵应接。齐人先令显率所部送粮南下，彦惧其众不从命，乃于路邀之。显因得自拔。其众果拒战，彦纵兵奋击，并虏获之。以南安无备，即引军掩袭。显外兵参军邹绍既为彦所获，因请为乡导。彦遂夜至城下，令绍诈称显归。门者开门待之，彦引兵而入，遂有其城。俘获三千余人。晋公护嘉之，进爵怀德县公，邑一千户。以南安县远，寻令班师。及秩满还朝，民吏号泣送彦二百余里。寻为东道大使，观省风俗。除蒲州总管府长史，入为工部中大夫。

保定四年，护东讨。彦从尉迟迥攻洛阳。迥复令彦与权景宣南出汝颍。及军次豫州，彦请攻之。景宣以城守既严，卒难攻取，将欲南辕，更图经略。彦以奉命出师，须与大军相接。若向江畔并功，更非朝廷本意。固执不从，兼画功取之计。会其刺史王士良妻弟董远秀密遣送款，景宣乃从。于是引军围之，士良遂出降。仍以彦镇豫州，增邑六百户。寻以洛阳班师，亦弃而不守。属纯州刺史樊舍卒，其地既东接陈境，俗兼蛮左，初丧州将，境内骚然。朝议以彦威信著于东南，便令镇抚。彦至，吏人畏而爱之。天和元年，除益州总管府长史，转陇右总管府长史。四年，卒于位。赠小司空、宜鄜丹三州刺史。

裴文举字道裕，河东闻喜人也。祖秀业，魏中散大夫、天水郡守，赠平州刺史。父邃，性方严，为州里所推挹。解褐散骑常侍、奉车都尉，累迁谏议大夫、司空从事中郎。大统三年，东魏来寇，邃乃糺合乡人，分据险要以自固。时东魏以正平为东雍州，遣其将司马恭镇之。每遣间人，扇动百姓。邃密遣都督韩僧明入城，喻其将士，即有五百余人，许为内应。其日未至，恭知之，乃弃城夜走。因是东雍遂内属。及李弼略地东境，邃为之乡导，多所降下。太祖嘉之，特赏衣物，封澄城县子，邑三百户，进安东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、太尉府司马，除正平郡守。寻卒官。赠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。文举少忠谨，涉猎经史。大统十年，起家奉朝请，迁丞相府墨曹参军。时太祖诸子年幼，盛简宾友。文举以选与诸公子游，雅相钦敬，未尝戏狎。迁威烈将军、著作郎中、外府参军事。魏恭帝二年，赐姓贺中兰氏。孝闵帝践祚，袭爵澄城县子。

齐公宪初开幕府，以文举为司录。世宗初，累迁帅都督、宁远将军、大都督。及宪出镇剑南，复以文举为益州总管府中郎。武成二年，就加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蜀土沃饶，商贩百倍。或有劝文举以利者，文举答之曰："利之为贵，莫若安身。身安则道隆，非货之谓。是以不为，非恶财也。"宪矜其贫窭，每欲资给之。文举恒自谦逊，辞多受少。

保定三年，迁绛州刺史。邃之往正平也，以廉约自守，每行春省俗，单车而已。及文举临州，一遵其法。百姓美而化之。总管韦孝宽特相钦重，每与谈论，不觉膝前于席。天和初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寻为孝宽柱国府司马。六年，入为司宪中大夫，进爵为公，增邑通前一千户。俄转军司马。建德二年，又增邑七百户。

文举少丧父，其兄又在山东，唯与弟玑幼相训养，友爱甚笃。玑又早亡，文举抚视遗孤，逾于己子。时人以此称之。初，文举叔父季和为曲沃令，卒于闻喜川，而叔母韦氏卒于正平县。属东西分隔，韦氏坟垅在齐境。及文举在本州，每加赏募。齐人感其孝义，潜相要结，以韦氏柩西归，竟得合葬。六年，除南青州刺史。宣政元年，卒于位。子胄嗣。官至大都督，早卒。

时有高宾者，历官内外，亦以干用见称。

宾，渤海修人也。其先因官北边，遂没于辽左。祖暠，以魏太和初，自辽东归魏。官至安定郡

守、卫尉卿。父季安，抚军将军、兖州刺史。宾少聪颖，有文武干用。仕东魏，历官至龙骧将军、谏议大夫、立义都督。同列有忌其能者，谮之于齐神武。宾惧及于难，大统六年，乃弃家属，间行归阙。太祖嘉之，授安东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。稍迁通直散骑常侍、抚军将军、大都督。世宗初，除咸阳郡守。政存简惠，甚得民和。世宗闻其能，赐田园于郡境。宾既羁旅归国，亲属在齐，常虑见疑，无以取信。乃于所赐田内，多时竹木，盛构堂宇，并凿池沼以环之，有终焉之志。朝廷以此知无贰焉。加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，赐姓独孤氏。

武成元年，除御正下大夫，兼小载师，出为益州总管府长史。保定初，征拜计部中大夫，治中外道从事中郎，赐爵武阳县伯。宾敏于从政，果敢决断，案牍虽繁，绰有余裕。转太府中大夫、齐公宪府长史。天和二年，除鄀州诸军事、鄀州刺史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治襄州总管府司录。六年，卒于州。时年六十八。子颎，为隋文帝佐命。开皇中，赠宾礼部尚书、武阳公。谥曰简。

又有安定尞允，本姓牛氏，亦有器干，知名于时。历官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工部尚书、临泾县公，赐姓宇文氏。失其事，故不为传。允子弘，博学洽闻。宣政中，内史下大夫、仪同大将军。大象末，复姓牛氏。

史臣曰：寇俊委质两朝，以儒素见重。韩褒奉事三帝，以忠厚知名。赵肃平允当官。张轨循良播美。李彦誉流省阁。郭彦信著蛮陬。历官出内，并当时之选也。文举之在绛州，世载清德。辞多受少，有廉让之风焉。

周书卷三八　列传第三○

苏亮字景顺，武功人也。祖权，魏中书侍郎、玉门郡守。父佑，泰山郡守。亮少通敏，博学，好属文，善章奏。初举秀才，至洛阳，遇河内常景。景深器之，退而谓人曰：“秦中才学可以抗山东者，将此人乎。”魏齐王萧宝夤引为参军。后宝夤开府，复为其府主簿。从宝夤西征，转记室参军。宝夤迁大将军，仍为之掾。宝夤雅知重亮，凡有文檄谋议，皆以委之。寻行武功郡事，甚著声绩。宝夤作乱，以亮为黄门侍郎。亮善处人间，与物无忤。及宝夤败，从之者遇祸，唯亮获全。及长孙稚、尔朱天光等西讨，并以亮为郎中，专典文翰。累迁镇军将军、光禄大夫、散骑常侍、岐州大中正。贺拔岳为关西行台，引亮为左丞，典机密。

魏孝武西迁，除吏部郎中，加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大统二年，拜给事黄门侍郎，领中书舍人。魏文帝子宜都王式为秦州刺史，以亮为司马。帝谓亮曰：“黄门侍郎岂可为秦州司马，直以朕爱子出蕃，故以心腹相委，勿以为恨。”临辞，赐以御马。七年，复为黄门郎，加骠骑将军。八年，迁都官尚书、使持节、行北华州刺史，封临泾县子，邑三百户。除中书监，领著作，修国史。亮有机辩，善谈笑，太祖甚重之。有所筹议，率多会旨。记人之善，忘人之过。荐达后进，常如弗及。故当世敬慕焉。十四年，除秘书监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寻拜大行台尚书，出为岐州刺史。朝廷以其作牧本州，特给路车、鼓吹，先还其宅，并给骑士三千。列羽仪，游乡党，经过故人，欢饮旬日，然后入州。世以为荣。十七年，征拜侍中。卒于位，赠本官。

亮少与从弟绰俱知名。然绰文章稍不逮亮，至于经画进趣，亮又减之。故世称二苏焉。亮自大统以来，无岁不转官，一年或至三迁。佥曰才至，不怪其速也。所著文笔数十篇，颇行于世。子师嗣。以亮名重于时，起家为黄门侍郎。

亮弟湛，字景俊。少有志行，与亮俱著名西土。年二十余，举秀才，除奉朝请，领侍御史，加员外散骑侍郎。萧宝夤西讨，以湛为行台郎中，深见委任。及宝夤将谋叛逆，湛时卧疾于家。宝夤乃令湛从母弟天水姜俭谓湛曰：“吾不能坐受死亡，今便为身计，不复作魏臣也。与卿死生荣辱，方当共之，故以相报。”湛闻之，举声大哭。俭遽止之曰：“何得便尔？”湛曰：“阖门百口，即时屠灭，云何不哭。”哭数十声，徐谓俭曰：“为我白齐王，王本以穷而归人，赖朝廷假王羽翼，遂得荣宠至此。既属国步多虞，不能竭诚报德，岂可乘人间隙，便有问鼎之心乎。今魏德虽衰，天命未改。王之恩义，未洽于民，破亡之期，必不旋踵。苏湛终不能以积世忠贞之基，一旦为王族灭也。”宝夤复

令俭谓湛曰："此是救命之计，不得不尔。"湛复曰："凡举大事，当得天下奇士。今但共长安博徒小儿辈为此计，岂有办哉。湛不忍见荆棘生王户庭也。愿赐骸骨还旧里，庶归全地下，无愧先人。"宝夤素重之，知必不为己用，遂听还武功。宝夤后果败。

孝庄帝即位，征拜尚书郎。帝尝谓之曰："闻卿答萧宝夤，甚有美辞，可为我说之也。"湛顿首谢曰："臣自惟言辞不如伍被远矣，然始终不易，窃谓过之。但臣与宝夤周旋契阔，言得尽心，而不能令其守节，此臣之罪也。"孝庄大悦，加授散骑侍郎。寻迁中书侍郎。孝武初，以疾还乡里，终于家。赠散骑常侍、镇西将军、雍州刺史。

湛弟让，字景恕。幼聪敏，好学，颇有人伦鉴识。初为本州主簿，稍迁别驾、武都郡守、镇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及太祖为丞相，引为府属，甚见亲待。出为卫将军、南汾州刺史。治有善政。寻卒官。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泾州刺史。

柳虬字仲蟠，司会庆之兄也。年十三，便专精好学。时贵游子弟就学者，并车服华盛，唯虬不事容饰。遍受《五经》，略通大义，兼博涉子史，雅好属文。孝昌中，扬州刺史李宪举虬秀才，兖州刺史冯俊引虬为府主簿。既而樊子鹄为吏部尚书，其兄义为扬州。治中，加镇远将军，非其好也，遂弃官还洛阳。属天下丧乱，乃退耕于阳城，有终焉之志。

大统三年，冯翊王元季海、领军独孤信镇洛阳。于时旧京荒废，人物罕极，唯有虬在阳城，裴诹取在颍川。信等乃俱征之，以虬为行台郎中，取为都督府属，并掌文翰。时人为之语曰："北府裴诹，南省柳虬。"时军旅务殷，虬励精从事，或通夜不寝。季海尝云："柳郎中判事，我不复重看。"四年，入朝，太祖欲官之，虬辞母老，乞侍医药。太祖许焉。久之，为独孤信开府从事中郎。信出镇陇右，因为秦州刺史，以虬为二府司马。虽处元僚，不综府事，唯在信左右谈论而已。因使见太祖，被留为丞相府记室。追论归朝功，封美阳县男，邑二百户。

虬以史官密书善恶，未足惩劝。乃上疏曰：

古者人君立史官，非但记事而已，盖所以为监诫也。动则左史书之，言则右史书之，彰善瘅恶，以树风声。故南史抗节，表崔杼之罪；董孤书法，明赵盾之愆。是知直笔于朝，其来久矣。而汉魏已还，密为记注，徒闻后世，无益当时，非所谓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者也。且著述之人，密书其事，纵能直笔，人莫之知。何止物生横议，亦自异端互起。故班固致受金之名，陈寿有求米之论。著汉魏者，非一氏；造晋史者，至数家。后代纷纭，莫知准的。伏惟陛下则天稽古，劳心庶政。开诽谤之路，纳忠谠之言。诸史官记事者，请皆当朝显言其状，然后付之史阁。庶令是非明著，得失无隐。使闻善者日修，有过者知惧。敢以愚管，轻冒上闻。乞以瞽言，访之众议。

十四年，除秘书丞。秘书虽领著作，不参史事，自虬为丞，始令监掌焉。十六年，迁中书侍郎，修起居注，仍领丞事。时人论文体者，有今古之异。虬又以为时有今古，非文有今古，乃为《文质论》。文多不载。魏废帝初，迁秘书监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虬脱略人间，不事小节，弊衣疏食，未尝改操。人或讥之。叫曰："衣不过适体，食不过充饥。孜孜营求，徒劳思虑耳。"魏恭帝元年冬，卒，时年五十四。赠兖州刺史。谥曰孝。有文章数十篇行于世。子鸿渐嗣。

吕思礼，东平寿张人也。性温润，不杂交游。年十四，受学于徐遵明。长于论难。诸生为之语曰："讲《书》论《易》，其锋难敌。"十九，举秀才，对策高第。除相州功曹参军。葛荣围邺，思礼有守御勋，赐爵平陆县伯，除栾城令。普泰中，仆射司马子如荐为尚书二千石郎中。寻以地寒被出，兼国子博士。乃求为关西大行台贺拔岳所重。专掌机密，甚得时誉。

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赵贵等议遣赫连达迎太祖，思礼预其谋。及太祖为关西大都督，以思礼为府长史，寻除行台右丞。以迎魏孝武功，封汝阳县子，邑四百户，加冠军将军，拜黄门侍郎。魏文帝即位，领著作郎，除安东将军、都官尚书，兼七兵、殿中二曹事。从擒窦泰，进爵为侯，邑八百户。大统四年，以谤讪朝政，赐死。

思礼好学，有文才。虽务兼军国，而手不释卷。书理政事，夜则读书。令苍头执烛，烛烬夜有数升。沙苑之捷，命为露布，食顿便成。太祖叹其工而且速。所为碑诔表颂，并传于世。七年，追赠车骑大将军、定州刺史。子亶嗣。大象末，位至驾部下大夫。时有博陵崔腾、新蔡董绍并早有名

誉，历职清显。腾为丞相府长史，绍为御史丞。俱以投书谤议，赐死。

薛憕字景猷，河东汾阴人也。曾祖弘敞，值赫连之乱，率宗人避地襄阳。憕早丧父，家贫，躬耕以养祖母，有暇则览文籍。时人未之奇也。江表取人，多以世族。登既羁旅，不被擢用。然负才使气，未尝趣世禄之门。左中郎将京兆韦潜度谓憕曰"君门地非下，身材不劣，何不弊裾数参吏部？"憕曰："世胄蹑高位，英俊沉下僚，古人以为叹息。窃所未能也。"潜度告人曰："此年少极慷慨，但不遭时耳。"

孝昌中，杖策还洛阳。先是，憕从祖真度与族祖安都拥徐、兖归魏，其子怀俊见憕，甚相亲善。属尔朱荣废立，遂还河东，止怀俊家。不交人物，终日读书，手自抄略，将二百卷。唯郡守元袭，时相要屈，与之抗礼。怀俊每曰："汝还乡里，不营产业，不肯取妻，岂复欲南乎？"憕亦恬然自处，不改其旧。普泰中，拜给事中，加伏波将军。

及齐神武起兵，憕乃东游陈、梁间，谓族人孝通曰："高欢阻兵陵上，丧乱方始。关中形胜之地，必有霸王居之。"乃与孝通俱游长安。侯莫陈悦闻之，召为行台郎中，除镇远将军、步兵校尉。及悦害贺拔岳，军人咸相庆慰。憕独谓所亲曰："悦才略本寡，辄害良将，败亡之事，其则不远。吾属今即为人所虏，何庆慰之有乎！"闻者以憕言为然，乃有忧色。寻而太祖平悦，引憕为记室参军。魏孝武西迁，授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，封夏阳县男，邑二百户。魏文帝即位，拜中书侍郎，加安东将军，增邑百户，进爵为伯。

大统四年，宣光、清徽殿初成，憕为之颂。魏文帝又造二欹器。一为二仙人共持一钵，同处一盘，钵盖有山，山有香气，一仙人又持金瓶以临器上，以水灌山，则出于瓶而注乎器，烟气通发山中，谓之仙人欹器。一为二荷同处一盘，相去盈尺，中有莲下垂器上，以水注荷，则出于莲而盈乎器，为凫雁蟾蜍以饰之，谓之水芝欹器。二盘各处一床，钵圆而床方，中有人，言三才之象也。皆置清徽殿前。器形似觥而方，满则平，溢则倾。憕各为作颂。

大统初，仪制多阙。太祖令憕与卢辩、檀翥等参定之。自以流离世故，不听音乐。虽幽室独处，常有戚容。后坐事死。子舒嗣，官至礼部下大夫、仪同大将军、聘陈使副。

薛置，河东汾阴人也。祖遵彦，魏平远将军、河东郡守、安邑侯。父乂，尚书吏部郎、清河广平二郡守。

置幼览篇籍，好属文。年未弱冠，为州主簿、郡功曹。起家奉朝请。稍迁左将军、太中大夫。从魏孝武西迁，封郃阳县子，邑四百户，进号中军将军。魏废帝元年，领著作佐郎，修国史。寻拜中书侍郎，修起居注。迁中书令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燕公于谨征江陵，以置为司录。军中谋略，置并参之。江陵平，进爵为伯，增邑五百户。朝廷方改物创制，欲行《周礼》，乃令置与小宗伯卢辩斟酌古今，共详定之。六官建，授内史下大夫。

孝闵帝践祚，进爵为侯，增邑五百户，转御正中大夫。时前中书监卢柔，学业优深，文藻华赡，而置与之方驾，故世号曰卢、薛焉。久之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出为浙州刺史。卒于位。吏民哀惜之。赠虞州刺史，谥曰理。所著文笔二十余卷，行于世。又撰《西京记》三卷，引据该洽，世称其博闻焉。置性至孝，虽年齿已衰，职务繁广，至于温清之礼，朝夕无违。当时以此称之。子明嗣。大象末，仪同大将军、清水郡守。

李昶，顿丘临黄人也，小名那。祖彪，名重魏朝，为御史中尉。父游，亦有才行，为当世所称。游兄志，为南荆州刺史，游随从至州。属尔朱之乱，与志俱奔江左。

昶性峻急，不杂交游。幼年已解属文，有声洛下。时洛阳并置明堂，昶年十数岁，为《明堂赋》。虽优洽未足，而才制可观。见者咸曰"有家风矣"。初谒太祖，太祖深奇之，厚加资给，令入太学。太祖每见学生，必问才行于昶。昶神情清悟，应对明辨，太祖每称叹之。缓德公陆通盛选僚采，请以昶为司马，太祖许之。昶虽年少，通特加接待，公私之事，咸取决焉。又兼二千石郎中，典仪注。累迁都官郎中、相州大中正、丞相府东阁祭酒、中军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。昶虽处郎官，太祖恒欲以书记委之。于是以昶为丞相府记室参军、著作郎，修国史。转大行台郎中、中书侍郎。顷之，转黄门侍郎，封临黄县伯，邑五百户。

太祖尝谓昶曰："卿祖昔在中朝，为御史中尉。卿操尚贞固，理应不坠家风。但孤以中尉弹劾之官，爱憎所在，故未即授卿耳。然此职久旷，无以易卿。"乃奏昶为御史中尉。岁余，加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赐姓宇文氏。六官建，拜内史下大夫，进爵为侯，增邑五百户，迁内史中大夫。世宗初，行御伯中大夫。武成元年，除中外府司录。保定初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二年，转御正中大夫。时以近侍清要，盛选国华、乃以昶及安昌公元则、中都公陆逞、临淄公唐瑾等并为纳言。寻进爵为公，增邑通前一千三百户。五年，出为昌州刺史。在州遇疾，启求入朝，诏许之。还未至京，卒于路。时年五十。赠相瀛二州刺史。

昶于太祖世已当枢要，兵马处分，专以委之，诏册文笔，皆昶所作也。及晋公护执政，委任如旧。昶常曰："文章之事，不足流于后世，经邦致治，庶及古人。"故所作文笔，了无藁草。唯留心政事而已。又以父在江南，身寓关右，自少及终，不饮酒听乐。时论以此称焉。子丹嗣。

时有高平檀翥，字凤翔。好读书，善属文，能鼓琴。早为琅邪王诵所知。年十九，为魏孝明帝挽郎。其后司州牧、城阳王元徽以翥为从事，非其好也。寻谢病，客游三辅。时毛遁为行台，镇北雍州，表翥为行台郎中。会尔朱天光东拒齐神武，翥随赴洛。除西兖州录事参军，历司空田曹参军。加镇远将军，兼殿中侍御史。台中表奏，皆翥为之。寻副毛鸿宾镇潼关，加前将军、太中大夫。魏孝武西迁，赐爵高唐县子，兼中书舍人，修国史，加镇军将军。后坐谈论轻躁，为黄门侍郎徐招所驳，死于廷尉狱。

元伟字猷道，河南洛阳人也。魏昭成之后。曾祖忠，尚书左仆射，城阳王。祖盛，通直散骑常侍，城阳公。父顺，以左卫将军从魏孝武西迁，拜中书监、雍州刺史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濮阳王。伟少好学，有文性。弱冠，授员外散骑侍郎。以侍从之劳，赐爵高阳县伯。大统初，拜伏波将军、度支郎中，领太子舍人。十一年，迁太子庶子，领兵部郎中。寻拜东南道行台右丞。十六年，进位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以魏氏宗室，进爵南安郡王，邑五百户。十七年，除幽州都督府长史。及尉迟迥伐蜀，以伟为司录。书檄文记，皆伟之所为。蜀平，以功增邑五百户。六官建，拜师氏下大夫，爵随例降，改封淮南县公。

孝闵帝践祚，除晋公护府司录。世宗初，拜师氏中大夫。受诏于麟趾殿刊正经籍。寻除陇右总管府长史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保定二年，迁成州刺史。伟政尚清静，百姓悦附，流民复业者三千余口。天和元年，入为匠师中大夫，转司宗中大夫。六年，出为随州刺史。伟辞以母老，不拜。还为司宗。寻以母忧去职。建德二年，复为司宗，转司会中大夫，兼民部中大夫，迁小司寇。四年，以伟为使主，报聘于齐。是秋，高祖亲戎东讨，伟遂为齐人所执。六年，齐平，伟方见释。高祖以其久被幽縶，加授上开府。大象二年，除襄州刺史，进位大将军。伟性温柔，好虚静。居家不治生业。笃学爱文，政事之暇，未尝弃书。谨慎小心，与物无忤。时人以此称之。初自邺还也，庾信赠其诗曰："虢亡垂棘反，齐平宝鼎归。"其为辞人所重如此。后以疾卒。

太祖天纵宽仁，性罕猜忌。元氏戚属，并保全之，内外任使，布于列职。孝闵践祚，无替前绪。明武缵业，亦遵先志。虽天厌魏德，鼎命已迁，枝叶荣茂，足以逾于前代矣。然简牍散亡，事多湮落。今录其名位可知者，附于此云。

柱国大将军、太傅、大司徒、广陵王元欣，

柱国大将军、特进、尚书令、少师、义阳王元子孝，

尚书仆射、冯翊王元季海，

七兵尚书、陈郡王元玄，

大将军、淮安王元育，

大将军、梁王元俭，

大将军、尚书令、少保、小司徒、广平郡公元赞，

大将军、纳言、小司空、荆州总管、安昌郡公元则，

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少师、韩国公元罗，

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吏部尚书、鲁郡公元正，

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中书监、洵州刺史、宜都郡公元颜子，

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鄀州刺史、安乐县公元寿，

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武卫将军、遂州刺史、房陵县公元审。

史臣曰：太祖除暴宁乱，创业开基，昃食求贤，共康庶政。既焚林而访阮，亦榜道以求孙，可谓野无遣才，朝多君子。苏亮等并学称该博，文擅雕龙，或挥翰凤池，或著书麟阁，咸居禄位，各逞琳琅。拟彼陈、徐，惭后生之可畏；论其任遇，实当时之良选也。魏文帝有言：“古今文人，类不护细行。”其吕思礼、薛登之谓也？

周书卷三九　列传第三一

韦瑱　梁昕　皇甫璠　辛庆之族子昂王子直　杜杲

韦瑱字世珍，京兆杜陵人也。世为三辅著姓。曾祖惠度，姚泓尚书郎。随刘义真过江，仕宋为镇西府司马、顺阳太守，行南雍州事。后于襄阳归魏，拜中书侍郎，赠安西将军、洛州刺史。祖千雄，略阳郡守。父英，代郡守，赠兖州刺史。瑱幼聪敏，有夙成之量，闾里咸敬异之。笃志好学，兼善骑射。魏孝昌三年，起家太尉府法曹参军。稍迁直后，除明威将军、雍州治中，假镇远将军、防城州将。累迁谏议大夫、冠军将军。

太祖为丞相，加前将军、太中大夫，封长安县男，食邑三百户。转行台左丞，加抚军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，迁使持节、都督、南郢州诸军事、南郢州刺史。复入为行台左丞。瑱明察有干局，再居左辖，时论荣之。从复弘农，战沙苑，加卫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又从战河桥，进爵为子，增邑二百户。大统八年，齐神武侵汾、绛，瑱从太祖御之。军还，令瑱以本官镇蒲津关，带中潬城主。寻除蒲州总管府长史。顷之，征拜鸿胪卿。以望族，兼领乡兵，加帅都督。迁大都督、通直散骑常侍，行京兆郡事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

魏恭帝二年，赐姓宇文氏。三年，除瓜州诸军事、瓜州刺史。州通西域，蕃夷来，前后刺史，多受赂遗。胡寇犯边，又莫能御。瑱雅性清俭，兼有武略。蕃吏赠遣，一无所受。胡人畏威，不敢为寇。公私安静，夷夏怀之。

孝闵帝践祚，进爵平齐县伯，增邑五百户。秩满还京，吏民恋慕，老幼追送，留连十数日，方得出境。世宗嘉之，进授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武成三年，卒，时年六十一。赠岐宜二州刺史。谥曰惠。天和二年，又追封为公，增邑通前三千户。仍诏其子峻袭。峻后位至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峻弟师，起家中外府记室，历兵部小府下大夫。建德末，蒲州总管府中郎，行河东郡事。

梁昕字元明，安定乌氏人也。世为关中著姓。其先因官，徙居京兆之盩厔焉。祖重耳，漳县令。父劝儒，州主簿、冠军将军、中散大夫，赠泾州刺史。昕少温恭，见称州里。正光五年，秦陇构乱，萧宝夤为大都督，统兵出讨，以昕为行台参军。孝昌初，拜荡寇将军，稍迁骧威将军、给事中。仍从宝夤征万俟丑奴。相持二年，前后数十战，以功进征西将军。尔朱天光入关，复引为外兵参军。从天光征讨，拜右将军、太中大夫。

太祖迎魏孝武，军次雍州。昕以三辅望族上谒。太祖见昕容貌瑰伟，深赏异之。即授右府长流参军。大统初，加镇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转丞相府户曹参军。从复弘农，战沙苑，皆有功。除车骑将军、丞相府主簿。出为洛安郡守，征拜大将军行台兵部郎中，加帅都督。十二年，除河南郡守，镇大坞。寻又移镇阎韩。式遏边垒，甚著诚信。迁东荆州刺史。昕抚以仁惠，蛮夷悦之，流民归附者，相继而至。封安定县子，邑三百户。累迁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散骑常侍、仪同三司。

孝闵帝践祚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世宗初，进爵胡城伯，邑五百户。三年，除九曲城主。保定元年，迁中州刺史，增邑八百户，转邵州刺史。二年，以母丧去职。寻起复本任。天和初，征拜工部中大夫。出为陕州总管府长史。昕性温裕，有干能。历官内外，咸著声称。寻卒于位。赠大将军，谥曰贞。

昕弟荣，历位匠师下大夫，中外府中郎，蕃部、郡伯、司仓、计部下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，朝

那县伯，赠泾宁豳三州刺史，谥曰静。

皇甫璠字景瑜，安定三水人也。世为西州著姓，后徙居京兆焉。父和，本州治中。大统末，追赠散骑常侍、仪同三司、泾州刺史。璠少忠谨，有干略。永安中，辟州都督。太祖为牧，补主簿。以勤事被知，每蒙褒赏。大统四年，引为丞相府行参军。寻转田曹参军、东阁祭酒，加散骑侍郎。稍迁兼太常少卿、都水使者，历蕃部、兵部、虞部、民部、吏部等诸曹郎中。六官建，拜计部下大夫。

孝闵帝践祚，转守庙下大夫。以选为东道大使，抚巡州防。寻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封长乐县子，邑五百户。出为玉壁总管府长史。保定中，迁鸿州刺史，入为小纳言。俄除陇右总管府司马转陕州总管府长史。征拜蕃部中大夫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复出为陇右总管府长史。璠性平和，小心奉法，安贫守志，恒以清白自处。当时号为善人。建德元年，除民部中大夫。三年，授随州刺史。政存简惠，百姓安之。其年，增邑并前二千户。六年，卒于位。赠交渭二州刺史，谥曰恭。子谅，少知名。大象中，位至吏部下大夫。

辛庆之字庆之，陇西狄道人也。世为陇右著姓。父显崇，冯翊郡守，赠雍州刺史。庆之少以文学征诣洛阳，对策第一，除秘书郎。属尔朱氏作乱，魏孝庄帝令司空杨津为北道行台，节度山东诸军以讨之。津启庆之为行台左丞，典参谋议。至邺，闻孝庄帝暴崩，遂出兖、冀间，谋结义徒，以赴国难。寻而节闵帝立，乃还洛阳。普泰二年，迁平北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及贺拔岳为行台，复启庆之为行台吏部郎中、开府掾。寻除雍州别驾。

大统初，加车骑将军，俄迁卫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后太祖东讨，为行台左丞。时初复河东，以本官兼盐池都将。四年，东魏攻正平郡，陷之，遂欲经略盐池，庆之守御有备，乃引军退。河桥之役，大军不利，河北守令弃城走，庆之独因盐池，抗拒强敌。时论称其仁勇。六年，行河东郡事。九年，入为丞相府右长史，兼给事黄门侍郎，除度支尚书。复行河东郡事。迁通直散骑常侍、南荆州刺史、加仪同三司。庆之位遇虽隆，而率性俭素，车马衣服，亦不尚华侈。志量淹和，有儒者风度。特为当时所重。又以其经明行修，令与卢诞等教授诸王。魏废帝二年，拜秘书监。寻卒于位。子加陵，主寝上士。庆之族子昂。

昂字进君。年数岁，便有成人志行。有善相人者，谓其父仲略曰："公家虽世载冠冕，然名德富贵，莫有及此儿者。"仲略亦重昂志气，深以为然。年十八，侯景辟为行台郎中，加镇远将军。景后来附，昂遂入朝。除丞相府行参军。大统十四年，追论归朝之勋，封襄城县男，邑二百户，转丞相府田曹参军。

及尉迟迥伐蜀，昂召募从军。蜀平，以功授辅国将军，魏都督。迥仍表昂为龙州长史，领龙安郡事。州带山谷，旧俗生梗。昂威惠洽著，吏民畏而爱之。成都一方之会，风俗舛杂。迥以昂达于从政，复表昂行成都令。昂到县，便与诸生祭文翁学堂，因共欢宴。谓诸生曰："子孝臣忠，师严友信，立身之要，如斯而已。若不事斯语，何以成名。各宜自勉，克成令誉。"昂言切理至，诸生等并深感悟，归而告其父曰："辛君教诫如此，不可违之。"于是井邑肃然，咸从其化。迁梓潼郡守，进位帅都督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六官建，入为司隶上士，袭爵繁昌县公。

世宗初，授天官府上士，加大都督。武成二年，授小职方下大夫，治小兵部。保定二年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转小吏部。四年，大军东讨，昂与大将军权景宣下豫州，以功赏布帛二百匹。

时益州殷阜，军国所资。经涂难险，每苦劫盗。诏昂使于梁、益，军民之务，皆委决焉。昂抚导荒梗，安置城镇，数年之中，颇得宁静。天和初，陆腾讨信州郡蛮，历时未克。高祖诏昂便于通、渠等诸州运粮馈之。时临、信、楚合等诸州民庶，亦多从逆。昂谕以祸福，赴者如归。乃令老弱负粮，壮夫拒战，咸愿为用，莫有怨者。使还，属巴州万荣郡民反叛，攻围郡城，遏绝山路。昂谓其同侣曰："凶狡狂悖，一至于此！若待上闻，或淹旬月，孤城无援，必沦寇党。欲救近溺，宁暇远求越人。苟利百姓，专之可也。"于是遂募通、开二州，得三千人，倍道兼行，出其不意。又令其众皆作中国歌，直趣贼垒。贼既不以为虞，谓有大军赴救，于是望风瓦解，郡境获宁。朝廷嘉其权以济事，诏梁州总管杞国公亮即于军中赏昂奴婢二十口、缯彩四百匹。亮又以昂威信布于宕渠，遂表为

渠州刺史。俄转通州刺史。昂推诚布信，甚得夷獠欢心。秩满还京，首领皆随昂诣阙朝觐。以昂化洽夷华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时晋公护执政，昂稍被护亲待，高祖以是颇衔之。及加之捶楚，因此遂卒。

昂族人仲景，好学，有雅量。其高祖钦，后赵吏部尚书、雍州刺史，子孙因家焉。父欢，魏陇州刺史、宋阳公。仲景年十八，举文学，对策高第。拜司空府主簿，迁员外散骑侍郎。进建德中，位至内史下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卒于官。子衡。

王子直字孝正，京兆杜陵人也。世为郡右族。父琳，州主簿、东雍州长史。子直性节俭，有干能。魏正光中，州辟主簿，起家奉朝请。除太尉府水曹行参军，加明威将军。时梁人围寿春，临淮王元彧率军赴援，子直以本官参彧军事。与梁人战，斩其军主夏侯景起。梁人乃退。淮南民庶因兵寇之后，犹聚为盗。彧令子直招抚之，旬日之间，咸来复业，自合肥以北，安堵如旧。永安初，拜员外散骑常侍、鸿胪少卿。普泰初，进后军将军、太中大夫。贺拔岳入关，以子直为开府主簿，迁行台郎中。魏孝武西迁，封山北县男，邑二百户。大统初，汉炽屠各阻兵于南山，与陇东屠各共为唇齿。太祖令子直率泾州步骑五千讨破之，南山平。太祖嘉之，赐书劳问。除尚书左外兵郎中。三年，进车骑将军，兼中书舍人。四年，从太祖解洛阳围，经河桥战，兼尚书左丞，出为秦州总管府司马。时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逆命，子直从陇右大都督独孤信讨平之。复入为大行台郎中，兼丞相府记室。吐谷浑寇西平，以子直兼尚书兵部郎中，出陇右经略之，大破浑众于长宁川，浑贼遁走。十五年，进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除太子中庶子，领齐王友。寻行冯翊郡事。十六年，魏齐王廓出牧秦陇，复以子直为秦州别驾，仍领王友。随、陆初平，授安州长史，领别驾，加帅都督。转并州长史。魏废帝元年，拜使持节、大都督，行瓜州事。子直性清静，务以德政化民，西土悦附。魏恭帝初，征拜黄门侍郎。卒于位。子宣礼，柱国府参军事。

杜杲字子晖，京兆杜陵人也。祖建，魏辅国将军，赠豫州刺史。父皎，仪同三司、武都郡守。杲学涉经史，有当世干略。其族父瓒，清贞有识鉴，深器重之。常曰："吾家千里驹也。"瓒时仕魏为黄门侍郎，兼度支尚书、卫大将军、西道行台，尚孝武妹新丰公主，因荐之于朝廷。永熙三年，起家奉朝请，累迁辅国将军、成州长史、汉阳郡守。世宗初，转修城郡守。属凤州人仇周贡等构乱，攻逼修城，杲信洽于民，部内遂无叛者。寻而开府赵昶诸军进讨，杲率郡兵与昶合势，遂破平之。入为司命上士。初，陈文帝弟安成王顼为质于梁，及江陵平，顼随例迁长安。陈人请之，太祖许而未遣。至是帝欲归之，命杲使焉。陈文帝大悦，即遣使报聘，并赂黔中数州之地。仍请画野分疆，永敦邻好。以杲奉使称旨，进授都督，治小御伯，更往分界焉。陈人于是以鲁山归我。帝乃拜顼柱国大将军，诏杲送之还国。陈文帝谓杲曰："家弟今蒙礼遣，实是周朝之惠。然不还彼鲁山，亦恐未能及此。"杲答曰："安成之在关中，乃咸阳一布衣耳。然是陈之介弟，其价岂止一城。本朝亲睦九族，恕己及物，上遵太祖遣旨，下思继好之义。所以发德音者，盖为此也。若知止侔鲁山，固当不贪一镇。况鲁山梁之旧地，梁即本朝蕃臣，若以始末言之，鲁山自合归国。云以寻常之土，易己骨肉之亲，使臣犹谓不可，何以闻诸朝廷。"陈文帝惭恧久之，乃曰："前言戏之耳。"自是接遇有加常礼。及杲还，命引升殿，亲降御座，执手以别。朝廷嘉之，授大都督、小载师下大夫、治小纳言，复聘于陈。中山公训为蒲州总管，以杲为府司马、州治中，兼知州府事。加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及华皎来附，诏令卫公直督元定等援之。与陈人交战，我师不利，元定等并没。自是连兵不息，东南骚动。高祖患之，乃授杲御正中大夫。

后四年，迁温州诸军事、温州刺史，赐爵义兴县伯。大象元年，征拜御正中大夫，复使于陈。二年，除申州刺史，加开府仪同大将军，进爵为侯，邑一千三百户。除同州司会。隋开皇元年，以杲为同州总监，进爵为公。俄迁工部尚书。二年，除西南道行台兵部尚书。寻以疾卒。子运，大象末，宣纳上士。杲兄长晖，位至仪同三司。

史臣曰：韦、辛、皇甫之徒，并关右之旧族也。或纡组登朝，获当官之誉；或张旃出境，有专对之才。既茂国猷，克隆家业。美矣夫！

周书卷四○　列传第三二

尉迟运　王轨　宇文神举　宇文孝伯　颜之仪乐运

尉迟运，大司空、吴国公纲之子也。少强济，志在立功。魏大统十六年，以父勋封安喜县侯，邑一千户。孝闵帝践祚，授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俄而帝废，朝议欲尊立世宗，乃令运奉迎于岐州。以预定策勋进爵周城县公，增邑五百户。保定元年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三年，从杨忠攻齐之并州，以功别封第二子端保城县侯，邑一千户。四年，出为陇州刺史。地带汧、渭，民俗难治。运垂情抚纳，甚得时誉。天和五年，入为小右武伯。六年，迁左武伯中大夫。寻加军司马，武伯如故。运既职兼文武，甚见委任。齐将斛律明月寇汾北，运从齐公宪御之，攻拔其伏龙城。进爵广业郡公，增邑八百户。

建德元年，授右侍伯，转右司卫。时宣帝在东宫，亲狎谄佞，数有罪失。高祖于朝臣内选忠谅鲠正者以匡弼之。于是以运为右宫正。二年，帝幸云阳宫，又令运以本官兼司武，与长孙览辅皇太子居守。俄而卫剌王直作乱，率其党袭肃章门。览惧，走行在所。运时偶在门中，直兵奄至，不暇命左右，乃手自阖门。直党与运争门，斫伤运手指，仅而得闭。直既不得入，乃纵火烧门。运惧火尽，直党得进，乃取宫中材木及床等以益火，更以膏油灌之，火势转炽。久之，直不得进，乃退。运率留守兵因其退以击之，直大败而走。是日，微运，宫中已不守矣。高祖嘉之，授大将军，赐以直田宅、妓乐、金帛、车马及什物等，不可胜数。四年，出为同州、蒲津、潼关等六防诸军事、同州刺史。高祖将伐齐，召运参议。东夏底定，颇有力焉。五年，拜柱国，进爵卢国公，邑五千户。宣政元年，转司武上大夫，总宿卫军事。高祖崩于云阳宫，秘未发丧，运持侍卫兵还京师。

帝即位，授上柱国。运之为宫正也，数进谏于帝。帝不能纳，反疏忌之。时运又与王轨、宇文孝伯等皆为高祖所亲待，轨屡言帝失于高祖。帝谓运预其事，愈更衔之。及轨被诛，运惧及于祸，问计于宇文孝伯。语在《孝伯传》。寻而得出为秦州总管，秦渭等六州诸军事、秦州刺史。然运至州，犹惧不免。大象元年二月，遂以忧薨于州，时年四十一。赠大后丞、秦渭河鄯成洮文等七州诸军事、秦州刺史。谥曰中。子靖嗣。大象末，仪同大将军。

王轨，太原祁人也，小名沙门，汉司徒允之后。世为州郡冠族。累叶仕魏，赐姓乌丸氏。父光，少雄武，有将帅才略。每从征讨，频有战功。太祖知其勇决，遇之甚厚。位至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平原县公。轨性质直，慷慨有远量。临事强正，人不敢干。起家事辅城公。及高祖即位，授前侍下士。俄转左侍上士，颇被识顾。累迁内史上士、内史下大夫，加授仪同三司，自此亲遇弥重，遂处腹心之任。时晋公护专政，高祖密欲图之。以轨沉毅有识度，堪属以大事，遂问以可不。轨赞成之。

建德初，转内史中大夫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又拜上开府仪同大将军，封上黄县公，邑一千户。军国之政，皆参预焉。五年，高祖总戎东伐，六军围晋州。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，夜中密遣送款。诏令轨率众应之，未明，士皆登城鼓噪。齐人骇惧，因即退走。遂克晋州，擒其城主特进、海昌王尉相贵，俘甲士八千人。于是遂从平并、邺。以功进位上大将军，进爵郯国公，邑三千户。及陈将吴明彻入寇吕梁，徐州总管梁士彦频与战不利，乃退保州城，不敢复出。明彻遂堰清水以灌之，列船舰于城下，以图攻取。诏以轨为行军总管，率诸军赴救。轨潜于清水入淮口，多竖大木，以铁锁贯车轮，横截水流，以断其船路。方欲密决其堰，以毙之，明彻知之，惧，乃破堰遽退，冀乘决水之势，以得入淮。比至清口，川流已阔，水势亦衰，船舰并碍于车轮，不复得过。轨因率兵围而蹙之。唯有骑将萧摩诃以二千骑先走，得免。明彻及将士三万余人，并器械辎重，并就俘获。陈之锐卒，于是歼焉。高祖嘉之，进位柱国，仍拜徐州总管、七州十五镇诸军事。轨性严重，多谋略，兼有吕梁之捷，威振敌，境陈人甚惮之。

宣帝之征吐谷浑也，高祖令轨与宇文孝伯并从，军中进取，皆委轨等，帝仰成而已。时宫尹郑译、王端等并得幸帝。帝在军中，颇有失德，译等皆预焉。军还，轨等言之于高祖。高祖大怒，乃挞帝，除译等名，仍加捶楚。帝因此大衔之。轨又尝与小内史贺若弼言及此事，且言皇太子必不克

负荷。弼深以为然，劝轨陈之。轨后因侍坐，乃谓高祖曰："皇太子仁孝无闻，又多凉德，恐不了陛下家事。愚臣短暗，不足以论是非。陛下恒以贺若弼有文武奇才，识度宏远，而弼比每对臣，深以此事为虑。"高祖召弼问之。弼乃诡对曰："皇太子养德春宫，未闻有过。未审陛下，何从得闻此言？"既退，轨诮弼曰："平生言论，无所不道，今者对扬，何得乃尔翻覆？"弼曰："此公之过也。皇太子，国之储副，岂易攸言。事有蹉跌，便至灭门之祸。本谓公密陈臧否，何得遂至昌言。"轨默然久之，乃曰："吾专心国家，遂不存私计。向者对众，良置非宜。"后轨因内宴上寿，又捋高祖须曰："可爱好老公，但恨后嗣弱耳。"高祖深以为然。但汉王次长，又不才，此外诸子并幼，故不能用其说

及宣帝即位，追郑译等复为近侍。轨自知及于祸，谓所亲曰："吾昔在先朝，实申社稷至计。今日之事，断可知矣。此州控带淮南，邻接强寇，欲为身计，易同反掌。但忠义之节，不可亏违。况荷先帝厚恩，每思以死自效，岂以获罪于嗣主，便欲背德于先朝。止可于此待死，义不为他计。冀千载之后，知吾此心。"大象元年，帝令内史杜庆信就徐州杀轨。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切谏，帝不纳，遂诛之。轨立朝忠恕，兼有大功，忽以无罪被戮，天下知与不知，无不伤惜。

宇文神举，太祖之族子也。高祖晋陵、曾祖求男，仕魏，位并显达。祖金殿，魏镇远将军、兖州刺史、安吉县侯。父显和，少而袭爵，性矜严，颇涉经史，膂力绝人，弯弓数百斤，能左右驰射。魏孝武之在藩也，显和早蒙眷遇。时属多难，尝问计于显和。显和具陈宜杜门晦迹，相时而动。孝武深纳焉。及即位，擢授冠军将军、阁内都督，封城阳县公，邑五百户。孝武以显和藩邸之旧，遇之甚厚。时显和所居宅隘陋，乃撤殿省，赐为寝室。其见重如此。及齐神武专政，帝每不自安。谓显和曰："天下汹汹，将若之何？"对曰："当今之计，莫若择善而从之。"因诵诗云："彼美人兮，西方之人兮。"帝曰："是吾心也。"遂定入关之策。帝以显和母老，家累又多，令预为计。对曰："今日之事，忠孝不可并立。然臣不密则失身，安敢预为私计。"帝怆然改容曰："卿即我之王陵也。"迁朱衣直阁、阁内大都督，改封长广县公，邑一千五百户。从帝入关。至溱水，太祖素闻其善射而未之见也。俄而水傍有一小鸟，显和射而中之。太祖笑曰："我知卿工矣。"其后，引为帐内大都督。俄出为持节、卫将军、东夏州刺史。以疾去职，深为吏民所怀。寻进位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。魏恭帝元年，卒，时年五十七。太祖亲临之，哀动左右。建德二年，追赠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延丹绥三州诸军事、延州刺史。

神举早岁而孤，有夙成之量。族兄安化公深器异之。及长，神情倜傥，志略英赡，眉目疏朗，仪貌魁梧。有识钦之，莫不许以远大。世宗初，起家中侍上士。世宗留意翰林，而神举雅好篇什。帝每有游幸，神举恒得侍从。保定元年，袭爵长广县公，邑二千三百户。寻授帅都督，迁大都督、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拜右大夫。四年，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治小宫伯。天和元年，迁右宫伯中大夫，进爵清河郡公，增邑一千户。高祖将诛晋公护也，神举得预其谋。建德元年，迁京兆尹。三年，出为熊州刺史。神举威名素重，齐人甚惮之。五年，攻拔齐陆浑等五城。

及高祖东伐，诏神举从军。并州平，即授并州刺史，加上开府仪同大将军。州既齐氏别都，控带要重。平定甫尔，民俗浇讹，豪右之家，多为奸猾。神举励精为治，示以威恩，旬月之间，远迩悦服。寻加上大将军，改封武德郡公，增邑二千户。俄进柱国大将军，改封东平郡公，增邑通前六千九百户。所部东寿阳县土人，相聚为盗，率其党五千人，来袭州城。神举以州兵讨平之。宣政元年，转司武上大夫。高祖亲戎北伐，令神举与原国公如愿等率兵五道俱入。高祖至云阳，疾甚，乃班师。幽州人卢昌期、祖英伯等聚众据范阳反，诏神举率兵擒之。齐黄门侍郎卢思道亦在反中，贼平见获，解衣将伏法。神举素钦其才名，乃释而礼之，即令草露布。其待士礼贤如此。属稽胡反叛，入寇西河。神举又率众与越王盛讨之。时突厥与稽胡连和，遣骑赴救。神举以奇兵击之，突厥败走，稽胡于是款服。即授并潞肆石等四州十二镇诸军、并州总管。

初，神举见待于高祖，遂处心腹之任。王轨、宇文孝伯等屡言皇太子之短，神举亦颇与焉。及宣帝即位，荒淫无度，神举惧及于祸，怀不自安。初定范阳之后，威声甚振。帝亦忌其名望，兼以宿憾，遂使人赍鸩酒赐之，薨于马邑。时年四十八。

神举伟风仪，善辞令，博涉经史，性爱篇章，尤工骑射。临戎对寇，勇而有谋。莅职当官，每著声绩。兼好施爱士，以雄豪自居。故得任兼文武，声彰中外。百僚无不仰其风则，先辈旧齿至于今而称之。子同嗣。位至仪同大将军。

神举弟神庆，少有壮志，武艺绝伦。大象末，位至柱国、汝南郡公。

宇文孝伯字胡三，吏部安化公深之子也。其生与高祖同日，太祖甚爱之，养于第内。及长，又与高祖同学。武成元年，拜宗师上士。时年十六。孝伯性沉正謇谔，好直言。高祖即位，欲引置左右。时政在冢臣，不得专制，乃托言少与孝伯同业受经，思相启发。由是晋公护弗之猜也，得入为右侍上士，恒侍读书。

天和元年，迁小宗师，领右侍仪同。及遭父忧，诏令于服中袭爵。高祖尝从容谓之曰："公之于我，犹汉高之与卢绾也。"乃赐以十三环金带。自是恒侍左右，出入卧内，朝之机务，皆得预焉。孝伯亦竭心尽力，无所迴避。至于时政得失，及外间细事，皆以奏闻。高祖深委信之，当时莫与为比。及高祖将诛晋公护，密与卫王直图之。唯孝伯及王轨、宇文神举等颇得参预。护诛，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历司会中大夫、左右小宫伯、东宫左宫正。

建德之后，皇太子稍长，既无令德，唯昵近小人。孝伯白高祖曰："皇太子四海所属，而德声未闻。臣忝宫官，实当其责。且春秋尚少，志业未成，请妙选正人，为其师友，调护圣质，犹望日就月将。如或不然，悔无及矣。"帝敛容曰："卿世载鲠直，竭诚所事。观卿此言，有家风矣。"孝伯拜谢曰："非言之难，受之难也。深愿陛下思之。"帝曰："正人岂复过君。"于是以尉迟运为右宫正，孝伯仍为左宫正。寻拜宗师中大夫。及吐谷浑入寇，诏皇太子征之。军中之事，多决于孝伯。俄授京兆尹，入为左宫伯，转右宫伯。尝因侍坐，帝问之曰："我儿比来渐长进不？"答曰："皇太子比惧天威，更无罪失。"及王轨因内宴捋帝须，言太子之不善，帝罢酒，责孝伯曰："公常语我，云太子无过。今轨有此言，公为诳矣。"孝伯再拜曰："臣闻父子之际，人所难言。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爱，遂尔结舌。"帝知其意，默然久之，乃曰："朕已委公矣，公其勉之。"

五年，大军东讨，拜内史下大夫，令掌留台事。军还，帝曰："居守之重，无忝战功。"于是加授大将军，进爵广陵郡公，邑三千户，并赐金帛及女妓等。六年，复为宗师。每车驾巡幸，常令居守。其后高祖北讨，至云阳宫，遂寝疾，驿召孝伯赴行在所。帝执其手曰："吾自量必无济理，以后事付君。"是夜，授司卫上大夫，总宿卫兵马事。又令驰驿入京镇守，以备非常。

宣帝即位，授小冢宰，帝忌齐王宪，意欲除之。谓孝伯曰："公能为朕图齐王，当以其官位相授。"孝伯叩头曰："先帝遗诏，不许滥诛骨肉。齐王，陛下之叔父，戚近功高，社稷重臣，栋梁所寄。陛下若妄加刑戮，微臣又顺旨曲从，则臣为不忠之臣，陛下为不孝之子也。"帝不怿，因渐疏之。乃与于智、王端、郑译等密图其事。后令智告宪谋逆，遣孝伯召宪入，遂诛之。

帝之西征也，在军有过行，郑译时亦预焉。军还，孝伯及王轨尽以白，高祖怒，挞帝数十，乃除译名。至是，译又被帝亲昵。帝既追憾被杖，乃问译曰："我脚上杖痕，谁所为也？"译答曰："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轨。"译又因说王轨捋须事。帝乃诛轨。尉迟运惧，私谓孝伯曰："吾徒必不免祸，为之奈何？"孝伯对曰："今堂上有老母，地下有武帝，为臣为子，知欲何之。且委质事人，本徇名义，谏而不入，将焉逃死。足下若为身计，宜且远之。"于是各行其志。运寻出为秦州总管。然帝荒淫日甚，诛戮无度，朝章弛紊，无复纲纪。孝伯又频切谏，皆不见从。由是益疏斥之。后稽胡反，令孝伯为行军总管，从越王盛讨平之。及军还，帝将杀之，乃托以齐王之事，诮之曰："公知齐王谋反，何以不言？"孝伯对曰："臣知齐王忠于社稷，为群小媒孽，加之以罪。臣以言必不用，所以不言。且先帝付嘱微臣，唯令辅导陛下，今谏而不从，实负顾托。以此为罪，是所甘心。"帝大惭，俯首不语。乃命将出，赐死于家。时年三十六。

及隋文帝践极，以孝伯及王轨忠而获罪，并令收葬，复其官爵。又尝谓高熲曰："宇文孝伯实有周之良臣，若使此人在朝，我辈无措手处也。"子歆嗣。

颜之仪字子升，琅邪临沂人也，晋侍中含九世孙。祖见远，齐御史治书。正色立朝，有当官之称。及梁武帝执政，及以疾辞。寻而齐和帝暴崩，见远恸哭而绝。梁武帝深恨之，谓朝臣曰："我自

应天从人，何预天下人事，而颜见远乃至于此。”当时嘉其忠烈，咸称叹之。父协，以见远蹈义忤时，遂不仕进。梁元帝为湘东王，引协为其府记室参军。协不得已，乃应命。梁元帝后著《怀旧志》及诗，并称赞其美。之仪幼颖悟，三岁能读《孝经》。及长，博涉群书，好为词赋。尝献《神州颂》，辞致雅赡。梁元帝手敕报曰：“枚乘二叶，俱得游梁，应贞两世，并称文学。我求才子，鲠慰良深。”

江陵平，之仪随例迁长安。世宗以为麟趾学士，稍迁司书上士。高祖初建储宫，盛选师传，以之仪为侍读。太子后征吐谷浑，在军有过行，郑译等并以不能匡弼坐谴，唯之仪以累谏获赏。即拜小宫尹，封平阳县男，邑二百户。宣帝即位，迁上仪同大将军、御正中大夫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一千户。帝后刑政乖辟，昏纵日甚，之仪犯颜骤谏，虽不见纳，终亦不止。深为帝所忌。然以恩旧，每优容之。及帝杀王轨，之仪固谏。帝怒，欲并致之于法。后以其谅直无私，及舍之。

宣帝崩，刘昉、郑译等矫遣诏，以隋文帝为丞相，辅少主。之仪知非帝旨，拒而弗从。昉等草诏署记，逼之仪连署。之仪厉声谓昉等曰：“主上升遐，嗣子冲幼，阿衡之任，宜在宗英。方今贤戚之内，赵王最长，以亲以德，合膺重寄。公等备受朝恩，当思尽忠报国，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！之仪有死而已，不能诬罔先帝。”于是昉等知不可屈，乃代之仪署而行之。隋文帝后索符玺，之仪又正色曰：“此天子之物，自有主者，宰相何故索之？”于是隋文帝大怒，命引出，将戮之，然以其民之望也，乃止。出为西疆郡守。

隋文帝践极，诏征还京师，进爵新野郡公。开皇五年，拜集州刺史。在州清静，夷夏悦之。明年代还，遂优游不仕。十年正月，之仪随例入朝。隋文帝望而识之，命引至御坐，谓之曰：“见危授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，古人所难，何以加卿。”及赐钱十万、米一百石。十一年冬，卒，年六十九。有文集十卷行于世。

时京兆郡丞乐运亦以直言数谏于帝。

运字承业，南阳淯阳人，晋尚书令广之八世孙。祖文素，齐南郡守。父均，梁义阳郡守。运少好学，涉猎经史，而不持章句。年十五而江陵灭，运随例迁长安。其亲属等多被籍，而运积年为人佣保，皆赎免之。又事母及寡嫂甚谨。由是以孝义闻。梁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，为次其行事，为《孝义传》。性方直，未尝求媚于人。

天和初，起家夏州总管府仓曹参军。转柱国府记室参军。寻而临淄公唐瑾荐为露门学士。前后犯颜屡谏高祖，多被纳用。建德二年，除万年县丞。抑挫豪右，号称强直。高祖嘉之，特许通籍，事有不便于时者，令巨细奏闻。高祖尝幸同州，召运赴行在所。即至，高祖谓运曰：“卿来日见太子不？”运曰：“臣来日奉辞。”高祖曰：“卿言太子何如人？”运曰：“中人也。”时齐王宪以下，并在帝侧。高祖顾谓宪等曰：“百官佞我，皆云太子聪明睿知，唯运独云中人，方验运之忠直耳。”于是因问运中人之状。运对曰：“班固以齐桓公为中人，管仲相之则霸，竖貂辅之则乱。谓可与为善，亦可与为恶也。”高祖曰：“我知之矣。”遂妙选宫官，以匡弼之。仍超拜运京兆郡丞。太子闻之，意甚不悦。

及高祖崩，宣帝嗣位。葬讫，诏天下公除。帝及六宫，便议即吉。运上疏曰：“三年之丧，自天子达于庶人。先王制礼，安可诬之。礼天子七月而葬，以俟天下毕至。今葬期既促，事讫便除，文轨之内，奔赴未尽；邻境远闻，使犹未至。若以丧服受吊，不可既吉更凶；如以玄冠对使，未知此出何礼。进退无据，愚臣窃所未安。”书奏，帝不纳。

自是德政不修，数行赦宥。运又上疏曰：“臣谨案《周官》曰：‘国君之过市，刑人赦。’此谓市者交利之所，君子无故不游观焉。若游观，则施惠以悦之也。《尚书》曰：‘眚灾肆赦。’此谓过误为害，罪虽大，当缓赦之。《吕刑》云：‘五刑之疑，有赦。’此谓赦疑从罚，罚疑从免。《论语》曰：‘赦小过，举贤才。’谨寻经典，未有罪无轻重，溥天大赦之文。逮兹末叶，不师古始，无益于治，未可则之。故管仲曰：‘有赦者，奔马之委辔。不赦者，痤疽之砺石。’又曰：‘惠者，民之仇仇。法者，民之父母。’吴汉遣言，犹云‘唯愿无赦’。王符著论，亦云‘赦者非明世之所宜’。岂可数施非常之惠，以肆奸宄之恶乎。”帝亦不纳，而昏暴滋甚。

一曰：内史御正，职在弼谐，皆须参议，共治天下。大尊比来小大之事，多独断之。尧舜至圣，

尚资辅弼，比大尊未为圣主，而可专恣己心？凡诸刑罚爵赏，爰及军国大事，请参诸宰辅，与众共之。

二曰：内作色荒，古人重诫。大尊初临四海，德惠未洽，先搜天下美女，用实后宫；又诏仪同以上女，不许辄嫁。贵贱同怨，声溢朝野。请姬媵非幸御者，放还本族。欲嫁之女，勿更禁之。

三曰：天子未明求衣，日旰忘食，犹恐万机不理，天下拥滞。大尊比来一入后宫，数日不出。所须闻奏，多附内竖。传言失实，是非可惧。事由宦者，亡国之征。请准高祖，居外听政。

四曰：变故易常，乃为政之大忌，严刑酷罚，非致治之弘规。若罚无定刑，则天下皆惧；政无常法，则民无适从，岂有削严刑之诏未及半祀，便即追改，更严前制？政令不定，乃至于是。今宿卫之官，有一人夜不直者，罪至削除；因而逃亡者，遂便籍没。此则大逆之罪，与十杖同科。虽为法愈严，恐人情愈散。一人心散，尚或可止，若天下皆散，将如之何。秦纲密而国亡，汉章疏而祚永。请遵轻典，并依大律。则亿兆之民，手足有所措矣。

五曰：高祖斫雕为朴，本欲传之万世。大尊朝夕趣庭，亲承圣旨。岂有崩未逾年，而遽穷奢丽，成父之志，义岂然乎。请兴造之制，务从卑俭。雕文刻镂，一切勿营。

六曰：都下之民，徭赋稍重。必是军国之要，不敢惮劳。岂容朝夕征求，唯供鱼龙烂漫，士民从役，只为俳优角抵。纷纷不已，财力俱竭，业业相顾，无复聊生。凡此无益之事，请并停罢。

七曰：近见有诏，上书字误者，即治其罪。假有忠谠之人，欲陈时事，尺有所短，文字非工，不密失身，义无假手，脱有舛谬，便陷严科。婴径尺之鳞，其事非易，下不讳之诏，犹惧未来，更加刑戮，能无钳口！大尊纵不能采诽谤之言，无宜杜献书之路。请停此诏，则天下幸甚。

八曰：昔桑谷生朝，殷王因之获福。今玄象垂诫，此亦兴周之祥。大尊虽减膳撤悬，未尽销谴之理。诚愿咨诹善道，修布德政，解兆民之愠，引万方之罪，则天变可除，鼎业方固。大尊若不革兹八事，臣见周朝不血食矣。

帝大怒，将戮之。内史元岩绐帝曰："乐运知书奏必死，所以不顾身命者，欲取后世之名。陛下若杀之，乃成其名也。"帝然之，因而获免。翌日，帝颇感悟。召运谓之曰："朕昨夜思卿所奏，实忠臣。先皇明圣，卿数有规谏。朕既昏暗，卿复能如此。"乃赐御食以赏之。朝之公卿，初见帝盛怒，莫不为运寒心。后见获宥，皆相贺以为幸免兽口。

内史郑译尝以私事请托运而弗之许，因此衔之。及隋文帝为丞相，译为长史，遂左迁运为广州滍阳令。开皇五年，转毛州高唐令。频历二县，并有声绩。运常愿处一谏官，从容讽议。而性讦直，为人所排抵，遂不被任用。乃发愤，录夏殷以来谏诤事，集而部之，凡六百三十九条，合四十一卷，名曰《谏苑》。奏上之。隋文帝览而嘉焉。

史臣曰：士有不因学艺而重，不待爵禄而贵者何？亦云忠孝而已。若乃竭力以奉其亲者，人子之行也；致身以事其君者，人臣之节也。斯固弥纶三极，囊括百代。当宣帝之在东朝，凶德方兆，王轨、宇文孝伯、神举志惟无隐，尽言于父子之间。淫刑既逞，相继夷灭。隋文之将登庸，人怀去就。颜之仪风烈懔然，正辞以明节，崎岖雷电之下，仅而获济。斯数子者，岂非社稷之臣欤。或人以为不忠，则天下莫之信也。自古以外戚而居重任，多藉一时之恩，至若尉迟运者，可谓位以才升，爵由功进。美矣哉。

周书卷四一　列传第三三

王褒　庾信

王褒字子渊，琅邪临沂人也。曾祖俭，齐侍中、太尉、南昌文宪公。祖骞，梁侍中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南昌安侯。父规，梁侍中、左民尚书、南昌章侯。并有重名于江左。褒识量淹通，志怀沉静。美风仪，善谈笑，博览史传，尤工属文。梁国子祭酒萧子云，褒之姑夫也，特善草隶。褒少以姻戚，去来其家，遂相模范。俄而名亚子云，并见重于世。梁武帝喜其才艺，遂以弟鄱阳王恢之女妻之。起家秘书郎，转太子舍人，袭爵南昌县侯。稍迁秘书丞。宣成王大器，简文帝之冢嫡，即褒之姑子也。于时盛选僚佐，乃以褒为文学。寻迁安成郡守。及侯景渡江，建业扰乱，褒辑宁所部，见称于

时。梁元帝承制，转智武将军、南平内史。及嗣位于江陵，欲待褒以不次之位。褒时犹在郡，敕王僧辩以礼发遣。褒乃将家西上。元帝与褒有旧，相得甚欢。拜侍中，累迁吏部尚书、左仆射。褒既世胄名家，文学优赡，当时咸相推挹，故旬月之间，位升端右。宠遇日隆，而褒愈自谦虚，不以位地矜人，时论称之。

初，元帝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纪之后，以建业雕残，方须修复；江陵殷盛，便欲安之。又其故府臣寮，皆楚人也，并愿即都荆郢。尝召群臣议之。领军将军胡僧佑、吏部尚书宗懔、太府卿黄罗汉、御史中丞刘瑴等曰："建业虽是旧都，王气已尽。且与北寇邻接，止隔一江。若有不虞，悔无及矣。臣等又尝闻之，荆南之地，有天子气。今陛下龙飞缵业，其应斯乎。天时人事，征祥如此。臣等所见，迁徙非宜。"元帝深以为然。时褒及尚书周弘正咸侍座。乃顾谓褒等曰："卿意以为何如？"褒性谨慎，知元帝多猜忌，弗敢公言其非。当时唯唯而已。后因清闲密谏，言辞甚切。元帝颇纳之。然其意好荆、楚，已从僧佑等策。明日，乃于众中谓褒曰："卿昨日劝还建业，不为无理。"褒以宣室之言，岂宜显之于众。知其计之不用也，于是止不复言。

及大军征江陵，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诸军事。褒本以文雅见知，一旦委以总戎，深自勉励，尽忠勤之节。被围之后，上下猜惧，元帝唯于褒深相委信。朱买臣率众出宣阳之西门与王师战，买臣大败。褒督进不能禁，乃贬为护军将军。王师攻其外栅，城陷，褒从元帝入子城，犹欲固守。俄而元帝出降，褒遂与众俱出。见柱国于谨，谨甚礼之。褒曾作《燕歌行》，妙尽关塞寒苦之状，元帝及诸文士并和之，而竞为凄切之词。至此方验焉。

褒与王克、刘谷、宗懔、殷不害等数十人，俱至长安。太祖喜曰："昔平吴之利，二陆而已。今定楚之功，群贤毕至。可谓过之矣。"又谓褒及王克曰："吾即王氏甥也，卿等并吾之舅氏。当以亲戚为情，勿以去乡介意。"于是授褒及克、殷不害等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常从容上席，资饩甚厚。褒等亦并荷恩眄，忘其羁旅焉。

孝闵帝践祚，封石泉县子，邑三百户。世宗即位，笃好文学。时褒与庾信才名最高，特加亲待。帝每游宴，命褒等赋诗谈论，常在左右。寻加开府仪同三司。保定中，除内史中大夫。高祖作《象经》，令褒注之。引据该洽，甚见称赏。褒有器局，雅识治体。既累世在江东为宰辅，高祖亦以此重之。建德以后，颇参朝议。凡大诏册，皆令褒具草。东宫既建，授太子少保，迁小司空，仍掌纶诰。乘舆行幸，褒常侍从。

初，褒与梁处士汝南周弘让相善。及弘让兄弘正自陈来聘，高祖许褒等通亲知音问。褒赠弘让诗，并致书曰：

嗣宗穷途，杨朱歧路。征蓬长逝，流水不归。舒惨殊方，炎凉异节，木皮春厚，桂树冬荣。想摄卫惟宜，动静多豫。贤兄入关，敬承款曲。犹依杜陵之水，尚保池阳之田，铲迹幽蹊，销声穹谷。何期愉乐，幸甚！幸甚！

弟昔因多疾，亟览九仙之方；晚涉世途，常怀五岳之举。同夫关令，物色异人；譬彼客卿，服膺高士。上经说道，屡听玄牝之谈；中药养神，每禀丹沙之说。顷年事遒尽，容发衰谢，芸其黄矣，零落无时。还念生涯，繁忧总集。视阴愒日，犹赵孟之徂年；负杖行吟，同刘琨之积惨。河阳北临，空思巩县；霸陵南望，还见长安。所冀书生之魂，来依旧壤；射声之鬼，无恨他乡。白云在天，长离别矣，会见之期，邈无日矣。援笔揽纸，龙钟横集。"

弘让复书曰：甚矣悲哉！此之为别也。云飞泥沉，金铄兰灭，玉音不嗣，瑶华莫因。家兄至自镐京，致书于穹谷。故人之迹，有如对面，开题申纸，流脸沾膝。江南燠热，桔柚冬青；渭北冱寒，杨榆晚叶。土风气候，各集所安，餐卫适时，寝兴多福。甚善！甚善！

与弟分袂西陕，言反东区，虽保周陵，还依蒋径，三姜离 < 木片 > ，二仲不归。麋鹿为曹，更多悲绪。丹经在握，贫病莫谐；芝术可求，恒为采掇。昔吾壮日，及弟富年，俱值邕熙，并叹衡泌。南风雅操，清商妙曲，弦琴促坐，无乏名晨。玉沥金华，冀获难老。不虞一旦，翻覆波澜。吾已愒阴，弟非茂齿。禽、尚之契，各在天涯，永念生平，难为胸臆。且当视阴数箭，排愁破涕。人生乐耳，忧戚何为。岂能遽悲次房，游魂不反。远□ □ 产，骸柩无托。但愿爱玉体，珍金箱，保期

颐，享黄发。犹冀苍鹰赪鲤，时传尺素，清风朗月，俱寄相思。子渊，子渊，长为别矣！握管操觚，声泪俱咽。

寻出为宜州刺史。卒于位，时年六十四。子鼒嗣。

庾信字子山，南阳新野人也。祖易，齐征士。父肩吾，梁散骑常侍、中书令。信幼而俊迈，聪敏绝伦。博览群书，尤善《春秋左氏传》。身长八尺，腰带十围，容止颓然，不过人者。起家湘东国常侍，转安南府参军。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，掌管记。东海徐擒为左卫率。摛子陵及信，并为抄撰学士。父子在东宫，出入禁闼，恩礼莫与比隆。既有盛才，文并绮艳，故世号为徐、庾体焉。当时后进，竟相模范。每有一文，京都莫不传诵。累迁尚书度支郎中、通直正员郎。出为郢州别驾。寻兼通直散骑常侍，聘于东魏。文章辞令，盛为邺下所称。还为东宫学士，领建康令。

侯景作乱，梁简文帝命信率宫中文武千余人，营于朱雀航。及景至，信以众先退。台城陷后，信奔于江陵。梁元帝承制，除御史中丞。及即位，转右卫将军，封武康县侯，加散骑常侍，来聘于我。属大军南讨，遂留长安。江陵平，拜使持节、抚军将军、右金紫光禄大夫、大都督，寻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孝闵帝践祚，封临清县子，邑五百户，除司水下大夫。出为弘农郡守，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义同三司、司宪中大夫，进爵义城县侯。俄拜洛州刺史。信多识旧章，为政简静，吏民安之。时陈氏与朝廷通好，南北流寓之士，各许还其旧国。陈氏乃请王褒及信等十数人。高祖唯放王克、殷不害等，信及褒并留而不遣。寻征为司宗中大夫。

世宗、高祖并雅好文学，信特蒙恩礼。至于赵滕诸王，周旋款至，有若布衣之交。群公碑志，多相请托。唯王褒颇与信相埒，自余文人，莫有逮者。

信虽位望通显，常有乡关之思。乃作《哀江南赋》以致其意云。其辞曰：

粤以戊辰之年，建亥之月，大盗移国，金陵瓦解。余乃窜身荒谷，公私涂炭。华阳奔命，有去无归，中兴道消，穷于甲戌。三日哭于都亭，三年囚于别馆。天道周星，物极不反。传变之但悲身世，无所求生；袁安之每念王室，自然流涕。昔桓君山之志事，杜元凯之生平，并有著书，咸能自序。潘岳之文彩，始述家风；陛机之词赋，多陈世德。信年始二毛，即逢丧乱，藐是流离，至于暮齿。《燕歌》远别，悲不自胜；楚老相逢，泣将何及。畏南山之雨，忽践秦庭，让东海之滨，遂食周粟。下亭漂泊，皋桥羁旅，楚歌非取乐之方，鲁酒无忘忧之用。追为此赋，聊以记言，不无危苦之辞，唯以悲哀为主。

日暮途远，人间何世。将军一去，大树飘零；壮士不还，寒风萧瑟。荆璧睨柱，受连城而见欺；载书横阶，捧珠盘而不定。锺仪君子，入就南冠之囚；季孙行人，留守西河之馆。申包胥之顿地，碎之以首；蔡威公之泪尽，加之以血。钓台移柳，非玉关之可望；华亭唳鹤，岂河桥之可闻。

孙策以天下为三分，众裁一旅；项羽用江东之子弟，人唯八千。遂乃分裂山河，宰割天下。岂有百万义师，一朝卷甲，芟夷斩伐，如草木焉。江、淮无涯岸之阻，亭壁无藩离之固。头会箕敛者，合从缔交；鉏耰棘矜者，因利乘便。将非江表王气，应终三百年乎？是知并吞六合，不免轵道之灾，混一车书，无救平阳之祸。呜呼！山岳崩颓，既履危亡之运；春秋迭代，必有去故之悲。天意人事，可以凄怆伤心者矣。况复舟辑路穷，星汉非乘槎可上；风飚道阻，蓬莱无可到之期。穷者欲达其言，劳者须歌其事。陆士衡闻而抚掌，是所甘心；张平子见而陋之，固其宜矣。

我之掌庾承周，以世功而为族；经邦佐汉，用论道而当官。禀嵩、华之玉石，润河、洛之波澜。居负洛而重世，邑临河而晏安。逮永嘉之艰虞，始中原之乏主。民枕倚于墙壁，路交横于豹虎。值五马之南奔，逢三星之东聚。被江汉而建国，此播迁于吾祖。分南阳而赐田，裂东岳而胙土。诛茅宋玉之宅，穿径临江之府。水木交运，山川崩竭。家有直道，人多全节。训子见于纯深，事君彰于义烈。新野有生祠之庙，河南有胡书之碣。况乃少微真人，天山逸民。阶庭空谷，门巷蒲轮。移谈讲树，就简书�。降生世德，载诞贞臣。文词高于甲观，模楷盛于漳滨。嗟有道而无凤，叹非时而有麟。既奸回之贝匿，终不悦于仁人。

王子洛滨之岁，兰成射策之年，始含香于建礼，仍矫翼于崇贤。游游洊雷之讲肆，齿明离之胄筵。既倾蠡而酌海，遂侧管以窥天。方塘水白，钓渚池圆。侍戎韬于武帐，听雅曲于文弦。乃解悬而通籍，遂崇文而会武。居笠毂而掌兵，出兰池而典午。论兵于江汉之君，拭圭于西河之主。

于时朝野欢娱，池台钟鼓。里为冠盖，门成邹鲁。连茂苑于海陵，跨横塘于江浦。东门则鞭石成桥，南极则铸铜为柱。树则园植万株，竹则家封千户。西赆浮玉，南深没羽。吴歈越吟，荆艳楚舞。草木之得春阳，鱼龙之得风雨。五十年中，江表无事。王歙为和亲之侯，班超为定远之使。马武无预于兵甲，冯唐不论于将帅。岂知山岳暗然，江湖潜沸。渔阳有闾左戍卒，离石有将兵都尉。

天子方删诗书，定礼乐。设重云之讲，开士林之学。谈劫烬之灰飞，辩常星之夜落。地平鱼齿，城危兽角。卧刁斗于荥阳，绊龙媒之平乐。宰衡以干戈为儿戏，缙绅以清谈为庙略。乘贲水而胶船，驭奔驹以朽索。小人则将及水火，君子则方成猨鹤。弊箄不能救盐池之咸，阿胶不能止黄河之浊。既而鲂鱼赪尾，四郊多垒。殿狎江鸥，宫鸣野雉。湛卢去国，艅皇失水。见被发于伊川，知其时为戎矣。

彼奸逆之炽盛，久游魂而放命。大则有鲸有鲵，小则为枭为獍。负其牛羊之力，凶其水草之性。非玉烛之能调，岂睿玑之可正。值天下之无为，尚有欲于羁縻。饮其琉璃之酒，赏其虎豹之皮。见胡桐于大夏，识鸟卵于条支。< 豺>牙密厉，虺毒潜吹。轻九鼎而欲问，闻三山而遂窥。

始则王子召戎，奸臣介胄。既官政而离逷，遂师言而泄漏。望廷尉之逋囚，反淮南之穷寇。飞狄泉之苍鸟，起横江之困兽。地则石鼓鸣山，天则金精动宿。北阙龙吟，东陵麟斗。尔乃桀黠构扇，凭陵几甸。拥狼望于黄图，填卢山于赤县。青袍如草，白马如练。天子履端废朝，单于长围高宴。两观当戟，千门受箭。白虹贯苍日，鹰击殿。竟遭夏台之祸，遂视尧城之变。官守无奔问之人，干戚非平戎之战。陶侃则空装米船，顾荣则虚摇羽扇。将军死绥，路绝重围。烽随群落，书逐鸢飞。遂乃韩分赵裂，鼓卧旗折。失群班马，迷轮乱辙。猛士婴城，谋臣卷舌。昆阳之战象走林，常山之阵蛇奔穴。五郡则兄弟相悲，三州则父子离别。

护军慷慨，忠能死节。三世为将，终于此灭。济阳忠壮，身参末将。兄弟三人，义声俱唱。主辱臣死，名存身丧。狄人归元，三军悽怆。尚书多方，守备是长。云梯可拒，地道能防。有齐将之闭壁，无燕师之卧墙。大事去矣，人之云亡。申子奋发，勇气咆勃，实总元戎，身先士卒。胄落鱼门，兵填马窟。屡犯通中，频遭刮骨。功业夭枉，身名埋没。或以准翼鶤披，虎威狐假。霑渍锋镝，脂膏原野。兵弱虏强，城孤气寡。闻鹤唳而虚惊，听胡笳而泪下。据神亭而亡戟，临横江而弃马。崩于钜鹿之沙，碎于长平之瓦。于是桂林颠覆，长洲麋鹿。溃溃沸腾，茫茫惨黩。天地离阻，人神怨酷。晋郑靡依，鲁卫不睦。竞动天关，争回地轴。探雀惊而未饱，待熊蹯而讵熟。乃有车侧郭门，筋悬庙屋。鬼同曹社之谋，人有秦庭之哭。

余乃假刻密于关塞，称使者之州对。逢鄂坂之讥嫌，值耏门之征税。乘白马而不前，策青骡而转碍。吹落叶之扁舟，飘长颿于上游。彼锯牙而向爪，又巡江而习流。排青龙之战舰，斗飞燕之船楼。张辽临于赤壁，王睿下于巴丘。乍风惊而射火，或箭重而回舟。未辨声于黄盖，已先沈于杜侯。落帆黄鹤之浦，藏船鹦鹉之洲。路已分于湘汉，星犹看于斗牛。若乃阴陵失路，钓台斜趣。望赤岸而沾衣，舣乌江而不度。雷池栅浦，鹊陵焚戍。旅舍无烟，巢禽失树。谓荆、衡之杞梓，庶江、汉之可恃。淮海维扬，三千余里。过漂渚而寄食，托芦中而度水。届于七泽，滨于十死。嗟夫天保之未定，见殷忧之方始。本不达于危行，又无情于禄仕。谬掌卫于中军，滥尸丞于御史。

信生世等于龙门，辞亲同于河洛。奉立身之遗训，受成书之顾托。昔三世而无惭，今七叶而始落。泣风雨于《梁山》，惟枯鱼之衔索。入欹斜之小径，掩蓬藋之荒扉。就汀洲之杜若，待芦苇之单衣。

于时西楚霸王，剑及繁阳。鏖兵金匮，校战玉堂。苍鹰赤雀，铁舳牙樯。沈白马而誓众，负黄龙而度湘。海潮迎舰，江萍送王。戎车屯于石城，戈船掩乎淮、泗。诸侯则郑伯前驱，盟主则荀罃暮至。剖巢熏穴，奔离走魅。埋长狄于驹门，斩蚩尤于中冀。然腹为灯，饮头为器。直虹贯垒，长星属地。昔之虎据龙盘，加以黄旗紫气，莫不随孤兔而窟穴，与风尘而殄瘁。

西赡博望，北临玄圃。月榭风台，池平树古。倚弓于玉女窗扉，系马于凤凰楼柱。仁寿之镜徒悬，茂陵之书空聚。若夫立德立言，谟明龠亮。声超于系表，道高于河上。既不遇于浮丘，遂无言于师旷。指爱子而托人，知西陵而谁望。非无北阙之兵，犹有云台不仗。司徒之表裹经纶，勤王实勤。横周戈而对霸主，执金鼓而问贼臣。平吴之功，壮于杜元凯；王室是赖，深于温太真。始则地名全节，终以山称枉人。南阳校书，去之已远。上蔡逐猎，知之何晚。镇北之负誉矜前，风飚懔然。水神遭箭，山灵见鞭。是以蛰熊伤马，浮蛟没船。才子并命，俱非百年。

中宗之夷凶静乱，大雪冤耻。去代邸而承基，迁唐郊为纂祀。反旧章于司隶，归余风于正始。沉猜则方逞其欲，藏疾则自矜于己。天下之事没焉，诸侯之心摇矣。既而齐交北绝，秦患西起。况背关而怀楚，异端委而开吴。驱绿林之散卒，拒骊山之叛徒。营军梁溠，蒐乘巴渝。问诸淫昏之鬼，求诸厌劾之巫。荆门遭廪延之戮，夏首滥逵泉之诛。蔑因亲于教爱，忍和乐于弯弧。慨无谋于肉食，非所望于《论都》。未深思于五难，先自擅于二端。登阳城而避险，卧底柱而求安。既言多于忌刻，实志勇于刑残。但坐观于时变，本无情于急难。地为黑子，城犹弹丸。其怨则黩，其盟则寒。岂冤禽之能塞海，非愚叟之可移山。况以沴气霄浮，妖精夜殒。赤鸟则三朝夹日，苍云则七重围轸。亡吴之岁既穷，入郢之年斯尽。

周含郑怒，楚结秦冤。有南风之不竞，值西陵之责言。俄而梯冲乱舞，冀马云屯。栈秦车于畅毂，沓汉鼓于雷门。下陈仓而连弩，度临晋而横船。虽复楚有七泽，人称三户。箭不丽于六麋，雷无惊于九虎。辞洞庭兮落木，去涔阳兮极浦。炽火兮焚旗，贝风兮害虫。乃使玉轴扬灰，龙文斫柱。下江余城，长林故营。徒思箝马之秣，未见烧牛之兵。章曼之以毂走，宫之奇以族行。河无冰而马度，关未晓而鸡鸣。忠臣解骨，君子吞声。章华望祭之所，云梦伪游之地。荒谷缢于莫敖，冶浦囚乎群帅。州阱折拉，鹰鸟批费。冤霜夏零，愤泉秋沸。城崩杞妇之哭，竹染湘妃之泪。

水毒秦泾，山高赵陉。十里五里，长亭短亭。饥随蛰燕，暗逐流萤。秦中水黑，关上泥青。于时瓦解冰泮，风飞电激。浑然千里，淄、渑一乱。雪暗如沙，冰横似岸。逢赴洛之陆机，见离家之王粲。莫不闻陇水而掩泣，向关山而长叹。况复君在交河，妾在清波。石望夫而逾远，山望子而逾多。才人之忆代郡，公主之去清河。栩阳亭有离别之赋，临江王有愁思之歌。别有飘风武威，羁旅金微。班超生而望反，温序死而思归。李陵之仇凫永去，苏武之一雁空飞。

昔江陵之中否，乃金陵之祸始。虽借人之外力，实萧墙之内起。拨乱之主忽焉，中兴之宗不祀。伯兮叔兮，同见戮于犹子。荆山鹊飞而玉碎，随岸蛇生而珠死。鬼火乱于平林，殇魂惊于新市。梁故丰徙，楚实秦亡。不有所废，其何以昌。有妫之后，遂育于姜。输我神器，居为让王。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圣人之大宝曰位。用无赖之子孙，举江东而全弃。惜天下之一家，遭东南之反气。以鹑首而赐秦，天何为而此醉！

且夫天道回旋，民生赖焉。余烈祖于西晋，始流播于东川。洎余身而七叶，又遭时而北迁。提挈老幼，关河累年。死生契阔，不可问天。况复零落将尽，灵光岿然。日穷于纪，岁将复始。逼切危虑，端忧暮齿。践长乐之神皋，望宣平之贵里。渭水贯于天文，骊山回于地市。幕府大将军之爱客，丞相平津侯之待士。见钟鼎于金、张，闻弦歌于许、史。岂知霸陵夜猎，犹是故时将军；咸阳布衣，非独思归王子。

大象初，以疾去职，卒。隋文帝深悼之，赠本官，加荆淮二州刺史。子立嗣。

史臣曰：两仪定位，日月扬晖，天文彰矣；八卦以陈，书契有作，人文详矣。若乃坟索所纪，莫得而云，《典暮》以降，遣风可述。是以曲阜多才多艺，鉴二代以正其本；阙里性与天道，修《六经》以维其末。故能范围天地，纲纪人伦。穷神知化，称首于千古；经邦纬俗，藏用于百代。至矣哉！斯固圣人之述作也。

逮乎两周道丧，七十义乖。淹中、稷下，八儒三墨，辩博之论蜂起；漆园、黍谷，名法兵农，宏放之词雾集。虽雅诰奥义，或未尽善，考其所长，盖贤达之源流也。

其后逐臣屈平，作《离骚》以叙志，宏才艳发，有恻隐之美。宋王，南国词人，追逸辔而亚其迹。大儒荀况，赋礼智以陈其情，含章郁起，有讽论之义。贾生，洛阳才子，继清景而奋其晖。并

陶铸性灵，组织风雅，词赋之作，实为其冠。

自是著述滋繁，体制匪一。孝武之后，雅尚斯文，扬葩振藻者如林，而二马、王、杨为之杰；东京之朝，兹道逾扇，咀征含商者成市，而班、傅、张、蔡为之雄。当涂受命，尤好虫篆，金行勃兴，无替前烈。曹、王、陈、阮，负宏衍之思，挺栋干于邓林；潘、陆、张、左，擅侈郦之才，饰羽仪于凤穴。斯并高视当世，连衡孔门。虽时运推移，质文屡变，譬犹六代并凑，易俗之用无爽；九流竞逐，一致之理同归。历选前英，于兹为盛。

既而中州版荡，戎狄于交侵，僭伪相属，士民涂炭，故文章黜焉。其潜思于战争之间，挥翰于锋镝之下，亦往往而间出矣。若乃鲁徽、杜广、徐光、尹弼之畴，知名于二赵；宋谚、封奕、朱彤、梁谠之属，见重于燕、秦。然皆迫于仓卒，牵于战争。竞奏符檄，则粲然可观；体物绿情，则寂寥于世。非其才有优劣，时运然也。至朔漠之地，蕞尔夷俗，胡义周之颂国都，足称宏丽；区区河右，而学者埒于中原，刘延明之铭酒泉，可谓清典。子曰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”，岂徒言哉。

洎乎有魏，定鼎沙朔，南包河、淮，西吞关、陇。当时之士，有许谦、崔宏、崔浩、高允、高闾、游雅等，先后之间，声实俱茂，词义典正，有永嘉之遗烈焉。及太和之辰，虽复崇尚文雅，方骖并路，多乖往辙，涉海登山，罕值良宝。其后袁翻才称澹雅，常景思摽沉郁，彬彬焉，盖一时之俊秀也。

周氏创业，运属陵夷。纂遗文于既丧，聘奇士如弗及。是以苏亮、苏绰、卢柔、唐瑾、元伟、李昶之徒，咸奋鳞翼，自致青紫。然绰建言务存质朴，遂糠粃魏、晋，宪章虞、夏。虽属词有师古之美，矫枉非适时之用，故莫能常行焉。

既而革车电迈，渚宫云撤。尔其荆、衡杞梓，东南竹箭，备器用于庙堂者众矣。唯王褒、庾信奇才秀出，牢笼于一代。是时，世宗雅词云委，滕、赵二王雕章间发。咸筑宫虚馆，有如布衣之交。由是朝廷之人，闾阎之士，莫不忘味于遗韵，眩精于末光。犹丘陵之仰嵩、岱，川流之宗溟、渤也。

然则子山之文，发源于宋末，盛行于梁季。其体以淫放为本，其词以轻险为宗。故能夸目侈于红紫，荡心逾于郑、卫。昔杨子云有言：“诗人之赋，丽以则；词人之赋，丽以淫。”若以庚氏方之，斯又词赋之罪人也。

原夫文章之作，本乎情性。贾思则变化无方，形言则条流遂广。虽诗赋与奏议异轸，铭诔与书论殊涂，而撮其指要，举其大抵，莫若以气为主，以文传意。考其殿最，定其区域，摭《六经》百氏之英华，探屈、宋、卿、云之秘奥。其调也尚远，其旨也在深，其理也贵当，其辞也欲巧。然后莹金璧，播芝兰，文质因其宜，繁约适其变，权衡轻重，斟酌古今，和而能壮，郦而能典，焕乎若五色之成章，纷乎犹八音之繁会。夫然，则魏文所谓通才足以备体矣，士衡所谓难能足以逮意矣。

周书卷四二　列传第三四

萧撝　萧世怡　萧圆肃　萧大圜　宗懔　刘璠　柳霞

萧撝字智遐，兰陵人也。梁武帝弟安成王委之子也。性温裕，有仪表。年十二，入国学，博观经史，雅好属文。在梁，封永丰县侯，邑一千户。初为给事中，历太子洗马、中舍人。东魏遣李谐、卢元明使于梁，梁武帝以撝辞令可观，令兼中书侍郎，受币于宾馆。寻迁黄门侍郎。出为宁远将军、宋宁兴二郡守，转轻车将军、巴西梓潼二郡守。及侯景作乱，武陵王纪承制授撝使持节、忠武将军。又迁平北将军、散骑常侍，领益州刺史军防事。纪称尊号于成都，除侍中、中书令，封秦郡王，邑三千户，给鼓吹一部。纪率众东下，以撝为尚书令、征西大将军、都督益梁秦潼安泸青戎宁华信渠万江新邑楚义十八州诸军事、益州刺史，守成都。又令梁州刺史杨乾运守潼州。

太祖知蜀兵寡弱，遣大将军尉迟迥总众讨之。及迥入剑阁，乾运以州降。蜀中因是大骇，无复抗拒之志。迥长驱至成都，撝见兵不满万人，而仓库空竭，军无所资，遂为城守之计。迥围之五旬，撝屡遣其将出城挑战，多被杀伤。外援虽至，又为迥所破。语在《迥传》。撝遂请降，迥许之。撝于是率文武于益州城北，共迥升坛，歃血立盟，以城归国。

魏恭帝元年，授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归善县公，邑一千户。孝闵帝践祚，进

爵黄台郡公，增邑一千户。武成中，世宗令诸文儒于麟趾殿校定经史，仍撰《世谱》，撝亦预焉。寻以母老，兼有疾疹，五日番上，便隔晨昏，请在外著书。有诏许焉。保定元年，授礼部中大夫。又以撝有归款之功，别赐食多陵县五百户，收其租赋。

三年，出为上州刺史。为政仁恕，以礼让为本。尝至元日，狱中所有囚系，悉放归家，听三日，然后赴狱。主者固执不可。撝曰："昔王长、虞延见称前史，吾虽寡德，窃怀景行。道民以信，方自此始。以之获罪，弥所甘心，幸勿虑也。"诸囚荷恩，并依限而至。吏民称其惠化。秩满当还，部民李漆等三百余人上表，乞更留两载。诏虽弗许，甚嘉美之。

及撝入朝，属置露门学。高祖以为与唐瑾、元伟、王褒等四人俱为文学博士。撝以母老，表请归养私门，曰："臣闻出忠入孝，理深人纪；昏定晨省，事切天经。伏惟陛下握镇临朝，垂衣御宇，孝治天下，仁覃草木。是以微臣冒陈至愿。臣母妾褚年过养礼，乞解今职，侍奉私庭。伏愿天慈，特垂矜许。臣披款归朝，十有六载，恩深海岳，报浅涓尘。肆师掌礼，竟无称职；淅隈督察，空妨能官。方辞违阙庭，屏迹闾里，低徊系慕，恋悚兼深。"高祖未许，诏曰："开府梁之宗英，今则任等三事。所谓楚虽有材，周实用之。方藉谋猷，匡朕不逮。然进思尽忠，退安侍养者，义在公私兼济。岂容全欲徇己，亏此至公，乖所望也。"寻以母忧去职。

天和六年，授少保。建德元年，转少傅。后改封蔡阳郡公，增邑通前三千四百户。二年卒，时年五十九。高祖举哀于正武殿，赐谷麦三百石、布帛三百匹，赐使持节、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少传、益新始信四州诸军事、益州刺史，谥曰襄。

撝善草隶，名亚于王褒。算数医方，咸亦留意。所著诗赋杂文数万言，颇行于世。子济嗣。济字德成，少仁厚，颇好属文。萧纪承制，授贞威将军、蜀郡太守，迁东中郎将。从纪东下。至巴东，闻迥围成都，纪命济率所部赴援。比至，撝已降。仍从为入朝。孝闵帝践祚，除中外府记室参军。后至蒲阳郡守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萧世怡，梁武帝弟鄱阳王恢之子也。以名犯太祖讳，故称字焉。幼而职慧，颇涉经史。梁大同元年，封丰城县侯，邑五百户。除给事中，转太子洗马。寻入直殿省，转太子中舍人。出为持节、仁威将军、谯州刺史。及侯景为乱，路由城下，袭而陷之，世怡遂被执。寻遁逃得免，至于江陵。

梁元帝承制授侍中。及平侯景，以世怡为兼太宰、太常卿，与中卫长史乐子云拜谒山陵。承圣二年，授使持节、平西将军、临川内史。既以陆纳据湘川，道路拥塞，改授平南将军、桂阳内史。未至郡，属于谨平江陵，遂随兄修在郢州。及修卒，即以世怡为刺史。湘州刺史王琳率舟师袭世怡，世怡以州输琳。时陈武帝执政，征为侍中。世怡疑而不就，乃奔于齐。除车骑大将军、散骑常侍。寻出为永州刺史。

保定四年，晋公护东伐，大将军权景宣略地河南。世怡闻豫州刺史王士良已降，遂来归款。五年，拜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义兴郡公，邑一千三百户。天和二年，授蔡州刺史。政存简惠，不尚苛察，深为吏民所安。三年，卒于州。赠本官、加并洛永三州刺史。子子宝嗣。

子宝美风仪，善谈笑，年未弱冠，名重一时。隋文帝辅政，引为丞相府典签，深被识遇。开皇中，官至吏部侍郎。后坐事被诛。

萧圆肃字明恭，梁武帝之孙，武陵王纪之子也。风度淹雅，敏而好学。纪称尊号，封宜都郡王，邑二千户，除侍中、宁远将军。纪率兵下峡，令萧伪守成都，以圆肃为之副。及尉迟迥至，圆肃与伪俱降。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，封安化县公，邑一千户。世宗初，进封棘城郡公，增邑一千户。以圆肃有归款之勋，别赐食思君县五百户，收其租赋。保定三年，除畿伯中大夫。五年，拜咸阳郡守。圆肃宽猛相济，甚有政绩。天和四年，迁陵州刺史，寻诏令随卫国公直镇襄阳，遂不之部。

建德三年，授太子少傅，增邑九百户。圆肃以任当师傅、调护是职。乃作《少傅箴》曰：

惟王建国，辨方正位。左史记言，右史书事。莫不援立太子，为皇之贰。是以《易》称明两，《礼》云上嗣。东序养德，震方主器。束发就学，《宵雅》更肄。朝读百篇，乙夜乃寐。爱日惜力，寸阴无弃。视膳再饭，寝门三至。小心翼翼，大孝蒸蒸。谋谟计虑，问对疑丞。安乐必敬，无忘战

竞。夫天道益谦，人道恶盈。汉嗣不绝乎驰道，魏储回环于邺城。前史攸载，后世扬名。三善既备，万国以贞。姬周长久，实赖元良。嬴秦短祚，诚由少阳。虽卜年七百，有德过历而昌；数世万一，无德不及而亡。敬之敬之，天惟显思。光副皇极，永固洪基。观德审谕，授告职司。

太子见而悦之，致书劳问。

六年，授丰州刺史，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户。寻进位上开府仪同大将军。宣政元年，入为司宗中大夫，俄授洛州刺史。大象末，进位大将军。隋开皇初，授贝州刺史。以母老请归就养，隋文帝许之。四年，卒，时年四十六。有文集十卷，又撰时人诗笔为《文海》四十卷，《广堪》十卷，《淮海乱离志》四卷，行于世。

萧大圜字仁显，梁简文帝之子也。幼而聪敏，神情俊悟。年四岁，能诵《三都赋》及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。七岁居母丧，便有成人之性。梁大宝元年，封乐梁郡王，邑二千户，除宣惠将军、丹阳尹。属侯景肆虐，简文见弑，大圜潜遁获免。明年，景平，大圜归建康。时既丧乱之后，无所依托，乃寓居善觉佛寺。人有以告王僧辩者。僧辩乃给船饩，得往江陵。梁元帝见之甚悦，赐以越衫胡带等。改封晋熙郡王，邑二千户，除宁远将军、琅邪彭城二郡太守。

时梁元帝既有克复之功，而大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犹未通谒。梁元帝性既忌刻，甚恨望之。乃谓大圜曰：“汝两兄久不出，汝可以意召之。”大圜即日晓谕两兄，相继出谒，元帝乃安之。大圜以世多故，恐谗朔生焉，乃屏绝人事。门客左右不过三两人，不妄游狎。兄姊之间，止笺疏而已。恒以读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为事。元帝尝自问《五经》要事数十条，大圜辞约指明，应答无滞。元帝甚叹美之。因曰：“昔河间好学，尔既有之，临淄好文，尔亦兼之。然有东平为善，弥高前载，吾重之爱之，尔当效焉。”及于谨军至，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请和，大圜副焉，其实质也。出至军所，信宿元帝降。

魏恭帝二年，客长安，太祖以客礼待之。保定二年，诏曰：“梁汝南王萧大封、晋熙王萧大圜等，梁国子孙，宜存优礼，式遗茅土，实允旧章。大封可封晋陵县公，大圜封始宁县公，邑各一千户。”寻加大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并赐田宅、奴婢、牛马、粟帛等。俄而开麟趾殿，招集学士。大圜预焉。《梁武帝集》四十卷，《简文集》九十卷，各止一本，江陵平后，并藏秘阁。大圜既入麟趾，方得见之。乃手写二集，一年并毕。识者称叹之。

大圜深信因果，心安闲放。尝言之曰：

拂衣褰裳，无吞舟之漏网；挂冠悬节，虑我志之未从。傥获展禽之免，有美慈明之进。如蒙北叟之放，实胜济南之征。其故何哉？夫闾阎者有优游之美，朝廷者有簪佩之累，盖由来久矣。留侯追踪于松子，陶朱成术于辛文，良有以焉。况乎智不逸群，行不高物，而欲辛苦一生，何其僻也。岂如知足知止，萧然无累。北山之北，弃绝人间，南山之南，超逾世网。面修原而带流水，倚郊甸而枕平皋，筑蜗舍于丛林，构环堵于幽薄。近詹烟雾，远睇风云。藉纤草以阴长松，结幽兰而援芳桂。仰翔禽于百仞，俯泳鳞于千寻。果园在后，开窗以临花卉；蔬圃居前，坐檐而看灌畦。二顷以供饘粥，十亩以给丝麻。侍儿五三，可充紝织；家僮数四，足代耕耘。沽酪牧羊，协潘生之志；畜鸡种黍，应庄叟之言。获菽寻氾氏之书，露葵征尹君之录。烹羔豚而介春酒，迎伏腊而候岁时。披良书，探至赜，歌纂纂，唱乌乌，可以娱神，可以散虑。有朋自远，扬搉古今。田畯相过，剧谈稼穑。斯亦足矣，乐不可支。永保性命，何畏忧责。岂若蹙足入绊，申脰就羁，游帝王之门，趋宰衡之势。不知飘尘之少选，宁觉年祀之斯须。万物营营，靡存其意，天道昧昧，安可问哉。嗟乎！人生若浮云朝露，宁俟长绳系景，实不愿之。执烛夜游，惊其迅迈。百年何几，擎跽曲拳，四时如流，俯眉躡足。出处无成，语默奚当。非直丘明所耻，抑亦宣尼耻之。

建德四年，除滕王逌友。逌尝问大圜曰：“吾闻湘东王作《梁史》，有之乎？余传乃可抑扬，帝纪奚若？隐则非实，记则攘羊。”对曰：“言者之妄也。如使有之，亦不足怪。昔汉明为《世祖纪》，章帝为《显宗纪》，殷鉴不远，足为成例。且君子之过，如日月之蚀，彰于四海，安得而隐之？如有不彰，亦安得而不隐？盖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；讳国之恶，抑又礼也。”逌乃大笑。

其后大军东讨，攻拔晋州。或问大圜曰：“齐遂克不？”对曰：“高欢昔以晋州肇基伪迹，今本

既拔矣，能无亡乎。所谓以此始者必以此终也。”居数日，齐氏果灭。闻者以为知言。宣政元年，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户。隋开皇初，拜内史侍郎，出为西河郡守。寻卒。

大圜性好学，务于著述。撰《梁旧事》三十卷、《寓记》三卷、《士丧仪注》五卷、《要决》两卷，并文集二十卷。大封位至开府仪同三司。大象末，为陈州刺史。

宗懔字元懔，南阳涅阳人也。八世祖承，昶嘉之乱，讨陈敏有功，封柴桑县侯，除宜都郡守。卒于官，子孙因居江陵。父高之，梁山阴令。懔少聪，令好读书，昼夜不倦。语辄引古事，乡里呼为小儿学士。梁普通六年，举秀才，以不及二宫元会，例不对策。及梁元帝镇荆州，谓长史刘之遴曰：“贵乡多士，为举一有意少年。”之遴以懔应命。即日引见，令兼记室。尝夕被召宿省，使制《龙川庙碑》，一夜便就，诘朝呈上。梁元帝叹美之。及移镇江州，以懔为刑狱参军，兼掌书记。历临汝、建成，广晋三县令。遭母忧去职。哭辄呕血，两旬之内，绝而复苏者三。每有群乌数千，集于庐舍，候哭而来，哭止而去。时时论称之，以为孝感所致。

梁元帝重牧荆州，以懔为别驾、江陵令。及帝即位，擢为尚书侍郎。又手诏曰：“昔扶柳开国，止曰故人，西乡胙土，本由宾客。况事涉勋庸，而无爵赏？尚书侍郎宗懔，亟有帷幄之谋，诚深股肱之寄。从我于迈，多历岁时。可封信安县侯，邑一千户。”累还吏部郎中、五兵尚书、吏部尚书。初侯景平后，梁元帝议迁建业，唯懔劝都渚宫，以其乡里在荆州故也。

及江陵平，与王褒等入关。太祖以懔名重南土，甚礼之。孝闵帝践祚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世宗即位，又与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群书。数蒙宴赐。保定中卒，年六十四。有集二十卷，行于世。

刘璠字宝义，沛国沛人也。六世祖敏，以永嘉丧乱，徙居广陵。父臧，性方正，笃志好学，居家以孝闻。梁天监初，为著作郎。

璠九岁而孤，居丧合礼。少好读书，兼善文笔。年十七，为上黄侯萧晔所器重。范阳张绾，梁之外戚，才高口辩，见推于世。以晔之懿贵，亦假借之。璠年少未仕，而负才使气，不为之屈。绾尝于新渝侯坐，因酒后诟京兆杜骞曰：“寒士不逊。”璠厉色曰：“此坐谁非寒士？”璠本意在绾，而晔以为属己，辞色不平。璠曰：“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也！”遂拂衣而去。晔辞谢之，乃止。后随晔在淮南，璠母在建康遘疾，璠弗之知。尝忽一日举身楚痛，寻而家信至，云其母病。璠即号泣戒道，绝而又苏。当身痛之辰，即母死之日也。居丧毁瘠，遂感风气。服阕后一年，犹杖而后起，及晔终于毗陵，故吏多分散，璠独奉晔丧还都，坟成乃退。梁简文时在东宫，遇晔素重，诸不送者皆被劾责，唯璠独被优赏。解褐王国常侍，非其好也。

璠少慷慨，好功名，志欲立事边城，不乐随牒平进。会宜丰侯萧循出为北徐州刺史，即请为其轻车府主簿，兼记室参军，又领刑狱。循为梁州，除信武府记室参军，领南郑令。又板为中记室，补华阳太守。属侯景度江，梁室大乱，循以璠有才略，甚亲委之。时寇难繁兴，未有所定。璠乃喟然赋诗以见志。其末章曰：“随会平王室，夷吾匡霸功。虚薄无时用，徒然慕昔风。”循开府，置佐史，以璠为咨议参军，仍领记室。梁元帝承制，授树功将军、镇西府咨议参军。赐书曰：“邓禹文学，尚或执戈；葛洪书生，且云破贼。前修无远，属望良深。”梁元帝寻又以循绍鄱阳之封，且为雍州刺史，复以璠为循平北府司马。

及武陵王纪称制于蜀，以璠为中书侍郎，屡遣召璠，使者八返，乃至蜀。又以为黄门侍郎，令长史刘孝胜深布腹心。使工画《陈平度河归汉图》以遗之。璠苦求还。中记室韦登私曰：“殿下忍而蓄憾，足下不留，将致大祸。脱使盗遮于葭萌，则卿殆矣。孰若共构大厦，使身名俱美哉。”璠正色曰：“卿欲缓颊于我耶？我与府侯，分义已定。岂以宠辱夷险，易其心乎？丈夫立志，当死生以之耳。殿下方布大义于天下，终不逞志于一人。”纪知必不为己用，乃厚其赠而遣之。临别，纪又解其佩刀赠璠曰：“想见物思人。”璠对曰：“敢不奉扬威灵，克翦奸宄。”纪于是遣使就拜循为益州刺史，封随郡王，以璠为循府长史，加蜀郡太守。

还至白马西，属达奚武军已至南郑，璠不得入成，遂降于武。太祖素闻其名，先诫武曰：“勿使刘璠死也。”故武先令璠赴阙，璠至，太祖见之如旧。谓仆射申徽曰：“刘璠佳士，古人何以过之。”

徽曰："昔晋主灭吴，利在二陆。明公今平梁汉，得一刘璠也。"时南郑尚拒守未下，达奚武请屠之，太祖将许焉，唯令全璠一家而已。璠乃请之于朝，太祖怒而不许。璠泣而固请，移时不退。柳仲礼侍侧曰："此烈士也。"太祖曰："事人当如此。"遂许之。城竟获全，璠之力也。

太祖既纳萧循之降，又许其反国。循至长安累月，未之遣也。璠因侍宴，太祖曰："我于古谁比？"对曰："常以公命世英主，汤武莫逮；今日所见，曾齐桓、晋文之不若。"太祖曰："我不得比汤、武，望与伊、周为匹，何桓、文之不若乎？"对曰："齐桓存三亡国，晋文不失信于伐原。"语未终，太祖抚掌曰："我解尔意，欲激我耳。"于是即命遣循。循请与璠俱还，太祖不许。以璠为中外府记室，寻迁黄门侍郎、仪同三司。

尝卧疾居家，对雪兴感，乃作《雪赋》以遂志云。其词曰：

天地否闭，凝而成雪。应乎玄冬之辰，在于冱寒之节。苍云暮同，严风晓别。散乱徘徊，雰霏皎洁。违朝阳之暄煦，就陵阴之惨烈。若乃雪山峙于流沙之右，雪宫建于碣石之东。混二仪而并色，覆万有而皆空。埋没河山之上，笼罩寰宇之中。日驭潜于濛汜，地险失于华、嵩。既夺朱而成素，实矫异而为同。始飘摇而稍落，遂纷糅而无穷。萦回兮琐散，嵩皓兮溟蒙。绥绥兮飒飒，漉漉兮沨沨。因高兮累仞，藉少兮成丰。晓分光而映净，夜合影而通胧。似北荒之明月，若西昆之阆风。尔乃冯集异区，遭随所适。遇物沦形，触途湮迹。何净秽之可分，岂高卑之能择。体不常消，质无定白。深谷夏凝，小山春积。偶仙宫而为绛，值河滨而成赤。广则弥纶而交四海，小则淅沥而缘间隙。浅则不过二寸，大则平地一尺。乃为五谷之精，寔长众川之魄。大壑所以朝宗，洪波资其消释。家有赵王之璧，人聚汉帝之金。既藏牛而没马，又冰木而凋林。已堕白登之指，实怆黄竹之心。楚客埋魂于树裹，汉命迁饥于海阴。毙云中之狡兽，落海上之惊禽。庚辰有七尺之厚，甲子有一丈之深。无复垂霙与云合，唯有变白作泥沉。本为白雪唱，翻作《白头吟》。吟曰：昔从天山来，忽与狂风阅。逆河阴而散漫，望衡阳而委绝。朝朝自消尽，夜夜空凝结。徒云雪之可赋，竟何赋之能雪。

初，萧循在汉中与萧纪牋及答国家书、移襄阳文，皆璠之辞也。

世宗初，授内史中大夫，掌纶诰。寻封平阳县子，邑九百户。在职清白简亮，不合于时，左迁周和郡守。璠善于抚御，莅职未期，生羌降附者五百余家。前后郡守多经营以致资产，唯璠秋毫无所取，妻子并随羌俗，食麦衣皮，始终不改。洮阳、洪和二郡羌民，常越境诣璠讼理焉。其德化为他界所归仰如此。蔡公广时镇陇右，嘉璠善政。及迁镇陕州，欲取璠自随，羌人乐从者七百人。闻者莫不叹异。陈公纯作镇陇右，引为总管府司录，甚礼敬之。天和三年卒，时年五十九。著《梁典》三十卷，有集二十卷，行于世。子祥嗣。

祥字休征。幼而聪慧，占对俊辩，宾客见者，皆号神童。事嫡母以至孝闻。其伯父黄门郎璆有名江左，在岭南，闻而奇之，乃令名祥字休征。后以字行于世。年十岁能属文，十二通《五经》。解褐梁宜丰侯主簿，迁记室参军。

江陵平，随例入国。齐公宪以其善于词令，召为记室。府中书记，皆令掌之。寻授都督，封汉安县子，食邑七百户，转从事中郎。宪进爵为王，以休征为王友。俄除内史上士。高祖东征，休征陪侍帷幄。平齐露布，即休征之文也。累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大将军。寻以去官，领万年令，未期月，转长安令。频宰二县，颇获时誉。大象二年，卒于官，时年四十七。

初，璠所撰《梁典》始就，未启刊定而卒。临终谓休征曰："能成我志，其在此书乎。"休征治定缮写，勒成一家，行于世。

柳霞字子升，河东解人也。曾祖卓，晋汝南太守，始自本郡徙居襄阳。祖叔珍，宋员外散骑常侍、义阳内史。父季远，梁临川王谘议参军、宜都太守。霞幼而爽迈，神彩疑然，髫岁便有成人之量。笃好文学，动合规矩。其世父庆远特器异之。谓霞曰："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，尝语吾云：'我昨梦汝登一楼，楼甚峻丽，吾以坐席与汝。汝后名宦必达，恨吾不及见耳。'吾向聊复昼寝，又梦将昔时座席还以赐汝。汝之官位，当复及吾。特宜勉励，以应嘉祥也。"梁西昌侯深藻镇雍州，霞时年十二，以民礼修谒，风仪端肃，进止详雅。深藻美之，试遣左右践霞衣裾，欲观其举措。霞徐步稍前，曾不顾眄。庐陵王续为雍州刺史，辟霞为主簿。起家平西邵陵王纶府法曹参军，仍转外兵，除

尚书工部郎。谢举时为仆射，引霞与语，甚嘉之。顾谓人曰：“江汉英灵，见于此矣。”

岳阳王萧詧莅雍州，选为治中，寻迁别驾。及詧于襄阳承制，授霞吏部郎、员外散骑常侍。俄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赐爵闻喜县公。寻进位持节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及萧詧践帝位于江陵，以襄阳归于我。霞乃辞詧曰：“陛下中兴鼎运，龙飞旧楚。臣昔因幸会，早奉名节，理当以身许国期之始终。自晋氏南迁，臣宗族盖寡。从祖太尉，世父仪同、从父司空，并以位望隆重，遂家于金陵。唯留先臣，独守坟柏。常诫臣等，使不违此志。今襄阳既入北朝，臣若陪随变跸，进则无益塵露，退则有亏先旨。伏愿曲垂鉴照，亮臣此心。”詧重违其志，遂许之。因留卿里，以经籍自娱。

太祖、世宗频有征命，霞固辞以疾。及詧殂，霞举哀，行旧君之服。保定中又征之，霞始入朝。授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霍州诸军事、霍州刺史。霞导民务先以德，再三不用命者，乃微加贬异，示之耻而已。其下感而化之，不复为过。咸曰：“我君仁惠如此，其可欺乎！”天和中，卒，时七十二。宣政初，赠< □巾崟 >、安二州刺史。

霞有志行。初为州主簿，其父卒于扬州，霞自襄阳奔赴，六日而至。哀感行路，毁瘁殆不可识。后奉丧溯江西归，中流风起，舟中之人，相顾失色。霞抱棺号恸，朔天求哀，俄顷之间，风止浪息。其母尝乳间发疽，医云：“此病无可救之理，唯得人吮脓，或望微止其痛。”霞应声即吮，旬日遂瘳。咸以为孝感所致。性又温裕，略无喜温之容。弘奖名教，未尝论人之短。尤好施与，家无余财。临终遗诫薄葬，其子等并奉行之。有十子，靖、庄最知名。

靖字思休。少方雅，博览坟籍。梁大同末，释褐武陵王国左常侍，转法曹行参军。大定初，除尚书度支郎，迁正员郎。随霞入朝，授大都督，历河南、德广二郡守。靖雅达政事，所居皆有治术，吏民畏而爱之。然性爱闲素，其于名利澹如也。及秩满还，便有终焉之志。隋文帝践极，特诏征之，靖唯遂以疾固辞。优游不仕，闭门自守，所对唯琴书而已。足不历园庭，殆将十载。子弟等奉之，若严君焉。其有过者，靖必下帷自责，于是长幼相率拜谢于庭，靖然后见之，勖以礼法。乡里亦慕而化之。或有不善者，皆曰：“唯恐柳德广知也。”时论方之王烈。前后总管到官，皆亲至靖家问疾，遂以为故事。秦王俊临州，赉以几杖，并致衣物。靖受几杖，余并固辞。其为当时所重如此。开皇中，以寿终。

庄字思敬。器量贞固，有经世之才。初仕梁，历中书舍人、尚书右丞、给事黄门侍郎、尚书吏部郎中、鸿胪太府卿。入隋，位至开府仪同三司、给事黄门侍郎、饶州刺史。

史臣曰：肖伪、世怡、圆肃、大圜并有梁之令望也。虽羁旅异国，而终享荣名。非有兹基，夙怀文质，亦何能至于此乎。方武陵拥众东下，任伪以萧何之事，君臣之道既笃，家国之情亦隆。金石不足比其心，河山不足盟其誓。及魏安之至城下，旬日而智力俱竭。委金汤而不守，举庸蜀而来王。若乃见机而作，诚有之矣。守节没齿，则未可焉。

宗懔干局才辞见称于梁元之世。逮乎俘囚楚甸，播越秦中，属太祖思治之辰，遇世宗好士之日，在朝不预政事，就列才忝戎章。岂怀道图全，优游卒岁，将用与不用，留滞当年乎？

梁氏据有江东，五十余载。挟策纪事，勒成不朽者，非一家焉。刘璠学思通博，有著述之誉，虽传疑传信，颇有详略，而属辞比事，足为清典。盖近代之佳史欤。

柳霞立身之道，进退有节。观其眷恋坟陇，其孝可移于朝廷；尽礼旧主，其忠可事于新君。夫能推此类以求贤，则知人几于易矣。

周书卷四三　列传第三五

李延孙，伊川人也。祖伯扶，魏太和末，从征悬瓠有功，为汝南郡守。父长寿，性雄豪，有武艺。少与蛮酋结托，屡相招引，侵灭关南。孝昌中，朝议恐其为乱，乃以长寿为防蛮都督，给其鼓节，以慰其意。长寿冀因此遂得任用，亦尽其智力，防遏群蛮。伊川左右，寇盗为之稍息。永安之后，盗贼蜂起，长寿乃招集叛亡，徒侣日盛。魏帝藉其力用，因而抚之。乃授持节、大都督，转镇张白坞。后为河北郡守，转河内郡守。所历之处，咸以猛烈闻。讨捕诸贼，频有功。授卫大将军、

北华州刺史，赐爵清河郡公。及魏孝武西迁，长寿率励义士拒东魏。孝武嘉之，复授颍川郡守，迁广州刺史。东魏遣行台侯景率兵攻之，长寿众少，城陷，遂遇害。大统元年，追赠太尉、使持节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冀定等十二州诸军事、定州刺史。延孙亦雄武，有将帅才略。少从长寿征讨，以勇敢闻。初为直阁将军。贺拔胜为荆州刺史，表延孙为都督。肃清鸦路颇有功力焉。及长寿被害，延孙乃还，收集其父之众。

自魏孝武西迁之后，朝士流亡。广陵王忻、录尚书长孙稚、颍川王斌之、安昌王子均及建宁、江夏、陇东诸王并百官等携持妻子来投延孙者，延孙即率众卫送，并赠以珍玩，咸达关中。齐神武深患之，遣行台慕容绍宗等数道攻之。延孙奖励所部出战，遂大破之，临阵斩其扬州刺史薛喜。于是义军更振。乃授延孙京南行台、节度河南诸军事、广州刺史。寻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赐爵华山郡公。延孙既荷重委，每以克清伊、洛为己任。频以少击众，威振敌境。

大统四年，为其长史杨伯兰所害。后赠司空、翼定等六州刺史。子人杰，有祖、父风。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、和州刺史，改封颍川郡公。延孙弟义孙，亦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。

韦佑字法保，京兆山北人也。少以字行于世。世为州郡著姓。祖骈，雍州主簿。举秀才，拜中书博士。父义，前将军、上洛郡守。魏大统时，以法保著勋，追赠秦州刺史。法保少好游侠，而质直少言。所与交游，皆轻猾亡命。人有急难投之者，多保存之。虽屡避追捕，终不改其操。父没，事母兄以孝敬闻。慕李长寿之为人，遂娶长寿女，因寓居关南。正光末，四方云扰。王公避难者或依之，多得全济，以此为贵游所德。乃拜员外散骑侍郎，加轻车将军。及魏孝武西迁，法保从山南赴行在所。除右将军、太中大夫，封固安县男，邑二百户。

及长寿被害，其子延孙收长寿余众，守御东境。朝廷恐延孙兵少不能自固，乃除法保东洛州刺史，配兵数百人，以援延孙。法保至潼关，弘农郡守韦孝宽谓法保曰："恐子此役，难以吉还也。"法保曰："古人称不入兽穴，不得兽子。安危之事，未可预量。纵为国殒身，亦非所恨。"遂倍道兼行。东魏陕州刺史刘贵以步骑千余邀之。法保命所部为圆阵，且战且前。数日，得与延孙兵接，乃并势置栅于伏流。未几，太祖追法保与延孙率众还朝，赏劳甚厚。乃授法保大都督。四年，除河南尹。及延孙被害，法保乃率所部，据延孙旧栅。频与敌人交兵，每身先士卒，单马陷阵，是以战必被伤。尝至关南，与东魏人战，流矢中颈，从口中出，当时气绝。舆至营，久之乃苏。九年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镇九曲城。

及侯景以豫州来附，法保率兵赴景。景欲留之，法保疑其有贰心，乃固辞还所镇。十五年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寻进爵为公。会东魏遣军送粮馈宜阳，法保潜邀之。转战数十里，兵少不敌，为流矢所中，卒于阵。谥曰庄。子初嗣。建德末，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、阎韩防主。

韩雄字木兰，河南东垣人也。祖景，魏孝文时为赭阳郡守。雄少敢勇，膂力绝人，工骑射，有将率材略。及魏孝武西迁，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。大统初，遂与其属六十余人于洛西举兵，数日间，众至千人。与河南行台杨琚共为掎角。每抄掠东魏，所向克获。徒众日盛，州县不能御之。东魏洛州刺史韩贤以状闻，邺乃遣其军司慕容绍宗率兵与贤合势讨雄。战数十合，雄兵略尽，兄及妻子皆为贤所获，将以为戮。乃遣人告雄曰："若雄至，皆免之。"雄与其所亲谋曰："奋不顾身以立功名者，本望上申忠义，下荣亲戚。今若忍而不赴，人谓我何。既免之后，更思其计，未为晚也。"于是，遂诣贤军，即随贤还洛。乃潜引贤党，谋欲袭之。事泄遁免。

时太祖在弘农，雄至上谒。太祖嘉之，封武阳县侯，邑八百户。遣雄还乡里，更图进取。雄乃招集义众，进逼洛州。东魏洛州刺史元湛委州奔河阳，其长史孟彦举城款附。俄而领军独孤信大军继至，雄遂从信入洛阳。时东魏将侯景等围蓼坞，雄击走之。又从太祖战于河桥。军还，仍镇洛西。拜假平东将军、东郡守，迁北中郎将。邙山之役，太祖命雄率众邀齐神武于隘道。神武怒，命三军并力取雄。雄突围得免。除东徐州刺史。太祖以雄劬劳积年，乃征入朝，屡加赏劳。复遣还州。

东魏东雍州刺史郭叔略与雄接境，颇为边患。雄密图之，乃轻将十骑，夜入其境，伏于道侧。遣都督韩仕于略城东，服东魏人衣服，诈若自河阳叛投关西者。略出驰之，雄自后射之，再发咸中，遂斩略首。除河南尹，进爵为公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散骑常侍。寻进骠骑大将军、

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、河南邑中正。孝闵帝践祚，进爵新义郡公，增邑通前三千八百户，赐姓宇文氏。世宗二年，除使持节、都督、中徐虞洛四州诸军事、中州刺史。

雄久在边，具知敌人虚实。每率众琛入，不避艰难。前后经四十五战，虽时有胜负，而雄志气益壮。东魏深惮之。天和三年，卒于镇。赠大将军、中华宜义和五州诸军事、中州刺史。谥曰威。子禽嗣。

陈忻字永怡，宜阳人也。少骁勇，有气侠，姿貌魁岸，同类咸敬惮之。魏孝武西迁之后，忻乃于辟恶山招集勇敢少年数十人，寇掠东魏，仍密遣使归附。大统元年，授持节、伏波将军、羽林监、立义大都督，赐爵霸城县男。三年，太祖复弘农，东魏扬州刺史琛拔城遁走。忻率义徒于九曲道邀之，杀伤甚众，擒其新安令张祗。太祖嘉其忠款，使行新安县事。及独孤信入洛，忻举李延孙为前锋，仍从信守金墉城。及河桥战不利，随军西还，复行新安县事。东魏遣士人牛道恒为扬州刺史，忻率兵击破之，进爵为子。常随崤东诸将镇遏伊、洛间，每有功效。九直，与李远迎高仲密，仍从战邙山。及大军西还，复与韩雄等依山合势，破东魏三城，斩其金门郡守方台洛。增邑六百户。寻行宜阳郡事。东魏复遣刘盆生为金门郡守，忻又斩之。除镇远将军、魏郡守。俄授使持节、平东将军、显州刺史。太祖以忻威著敌境，仍留静边，弗令之任。十年，侯景筑九曲城，忻率从邀之，擒其宜阳郡守赵嵩、金门郡守乐敬宾。十三年，从李远平九曲城，授帅都督。东魏将尔朱浑愿率精骑三千来向宜阳。忻与诸将轻兵邀之，愿遂退走。十五年，除宜阳郡守，加大都督、抚军将军。十六年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与齐将东方老战于石泉，破之，俘获甚众。时东魏每岁遣兵送米馈宜阳，忻辄与诸军邀击之，每多克获。

魏恭帝元年，又与开府斛斯琏等，共齐将段孝先战于九曲，大破之。二年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。其年，授宜阳邑大中正，赐姓尉迟氏。太祖以忻著绩累载，赠其祖昆及父兴孙俱为仪同三司，昆齐州刺史，兴孙徐州刺史。东魏洛州刺史独孤永业号有智谋，往来境上，倚伏难测。忻与韩雄等恒令间谍觇其动静，齐兵每至，辄击破之。故永业深惮忻等，不敢为寇。孝闵帝践祚，征忻入朝，进爵为伯，寻又进爵许昌县公，增邑一千户。武成元年，除熊州刺史，增邑通前二千六百户。又与开府敕勒庆破齐将王鸾嵩。仍从柱国陆通复石泉城。天和元年，卒于位。

忻与韩雄里用姻娅，少相亲昵。俱总兵境上三十余载，每有御扞，二人相赴，常若影响。故得数对勍敌，而常保功名。虽并有武力，至于挽强射中，忻不如雄、散财施惠。得士众心，则雄不如忻。身死之日，将吏荷其恩德，莫不感恸焉。子万敌嗣。朝廷以忻雅得士心，还令万敌领其部曲。

魏玄字僧智，任城人也。六世祖休，仕晋为鲁郡守。永嘉南迁，遂居江左。父承祖，魏景明中，自梁归魏，家于新安。玄少慷慨，有胆略。普泰中，除奉朝请。频从军与梁人交战。永安初，以功授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。及魏孝武西迁，东魏北徙，人情骚动，各怀去就。玄遂率募乡曲，立义于关南，即从韦法保与东魏司徒高敖曹战于关口。及独孤信入洛阳，隶行台杨琚防马渚。复与高敖曹接战。自是每率乡兵，抗拒东魏。前后十余战，皆有功。

邙山之役，大军不利，宜阳、洛州皆为东魏守。崤东并义者，咸怀异望。而玄母及弟并在宜阳。玄以为忠孝不两立，乃率义徒还关南镇抚。太祖手书劳之，除洛阳令，封广宗县子，邑四百户。十三年，与开府李义孙攻拔伏流城，又克孔城，即与义孙镇之。寻移镇伏流。十四年，授帅都督、东平郡守，转河南郡守，加大都督。十六年，洛安民雍方隽据郡外叛，率步骑一千，自号行台，攻破郡县，囚执守令。玄率弘农、九曲、孔城、伏流四城士马讨平之。魏恭帝二年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孝闵帝践祚，进爵为伯，增邑通前九百户。保定元年，移镇蛮谷。四年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徙镇阎韩。仍从尉迟回围洛阳。天和元年，陕州总管尉迟纲遣玄率仪同宇文能、赵乾等步骑五百于鹿卢交南，邀击东魏洛州刺史独孤永业。永业有众二万余人，玄轻将五骑行前觇之，卒与之遇，便即交战，杀伤数十人，获马并甲矟等，永业遂退。二年，进爵为侯。除白超防主。三年，迁熊州刺史。政存简惠，百姓悦之。四年，转和州刺史、伏流防主，进爵为侯。五年，齐将斛律明月率众向宜阳，兵威甚盛，玄率兵御之，每战辄克。后以疾卒于位。

史臣曰：二国争强，四郊多垒，镇守要害，义属武臣。李延孙等以勇略之姿，受干城之寄。灌瓜赠药，虽有愧于昔贤；御侮折冲，足方驾于前烈。用能观兵伊、洛，保据崤、函，齐人沮西略之谋，周朝缓东顾之虑，皆数将之力也。

周书卷四四　列传第三六

泉企字思道，上洛丰阳人也。世雄商洛。曾祖景言，魏建节将军，假宜阳郡守，世袭本县令，封丹水侯。父安志，复为建节将军、宜阳郡守，领本县令，降爵为伯。企九岁丧父，哀毁类于成人。服阕袭爵。年十二，乡人皇平、陈合等三百余人诣州请企为县令。州为申上，时吏部尚书郭祚以企年少，未堪宰民，请别选遣，终此一限。令企代之。魏宣武帝诏曰："企向成立，且为本乡所乐，何为舍此世袭，更求一限。"遂依所请。企虽童幼，而好学恬静，百姓安之。寻以母忧去职。县中父老复表请殷勤，诏许之。起复本任，加讨寇将军。

孝昌初，又加龙骧将军、假节、防洛州别将，寻除上洛郡守。及萧宝夤反，遣其党郭子恢袭据潼关。企率乡兵三千人拒之，连战数日，子弟死者二十许人，遂大破子恢。以功拜征虏将军。宝夤又遣兵万人趣青泥，诱动巴人，图取上洛。上洛豪族泉、杜二姓密应之。企与刺史董绍宗潜兵掩袭，二姓散走，宝夤军亦退。迁左将军、淅州刺史，别封泾阳县伯，邑五百户。

永安中，梁将王玄真入寇荆州。加企持节、都督，率众援之。遇玄真于顺阳，与战，大破之。除抚军将军、使持节，假镇南将军、东雍州刺史，进爵为侯。部民杨羊皮，太保椿之从弟，恃托椿势，侵害百姓。守宰多被其凌侮，皆畏而不敢言。企收而治之，将加极法，于是杨氏惭惧，宗族诣阁请恩。自此豪右屏迹，无敢犯者。性又清约，纤毫不扰于民。在州五年，每于乡里运米以自给。梁魏兴郡与洛州接壤，表请与属。诏企为行台尚书以抚纳之。大行台贺拔岳以企昔莅东雍，为吏民所怀，乃表企复为刺史，诏许之。蜀民张国隽聚党剽劫，州郡不能制，企命收而戮之，阖境清肃。魏孝武初，加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

及齐神武专政，魏帝有西顾之心，欲委企以山南之事，乃除洛州刺史、当州都督。未几，帝西迁，齐神武率众至潼关，企遣其子元礼督乡里五千人，北出大谷以御之。齐神武不敢进。上洛人都督泉岳、其弟猛略与顺拒阳人杜窋等谋翻洛州，以应东军。企知之，杀岳及猛略等，传首诣阙，而窋亡投东魏。录前后勋，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大统初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兼尚书右仆射，进爵上洛郡公，增邑通前千户。企志尚廉慎，每除一官，忧见颜色。至是频让，魏帝手诏不许。

三年，高敖曹率众围逼州城，杜窋为其乡导。企拒守旬余，矢尽援绝，城乃陷焉。企谓敖曹曰："泉企力屈，志不服也。"及窦泰被擒，敖曹退走，遂执企而东，以窋为刺史。企临发，密诫子元礼、仲遵曰："吾生平志愿，不过令长耳。幸逢圣运，位亚台司。今爵禄既隆，年齿又暮，前途夷险，抑亦可知。汝等志业方强，堪立功效。且忠孝之道，不可两全，宜各为身计，勿相随寇手。但得汝等致力本朝，吾无余恨。不得以我在东，遂亏臣节也。尔其勉之！"乃挥涕而诀，余无所言，闻者莫不愤叹。寻卒于邺。

元礼少有志气，好弓马，颇闲草隶，有士君之风。释褐奉朝请、本州别驾。累迁员外散骑侍郎、洛州大中正、员外散骑常侍、安东将军、持节、都督，赐爵临洮县伯，进征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加散骑常侍。及洛州陷，与企俱被执而东。元礼于路逃归。时杜窋虽为刺史，然巴人素轻杜而重泉。及元礼至，与仲遵相见，感父临别之言，潜与豪右结托。信宿之间，遂率乡人袭州城，斩窋，传首长安。朝廷嘉之，拜卫将军，车骑大将军，世袭洛州刺史。从太祖战于沙苑，为流矢所中，遂卒。子贞嗣，官至仪同三司。

仲遵少谨实，涉猎经史。年十三，州辟主簿。十四，为本县令。及长，有武艺。遭世离乱，每从父兄征讨，以勇决闻。高敖曹攻洛州，企令仲遵率五百人出战。时以众寡不敌，乃退入城，复与企力战拒守，矢尽以杖棒扞之，遂为流矢中目，不堪复战。及城陷，士卒叹曰："若二郎不伤，岂至于此。"企之东也，仲遵以被伤不行。后与元礼斩窋，以功封丰阳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加授征东将军、豫州刺史。及元礼于沙苑战没，复以仲遵为洛州刺史。仲遵宿称干略，为乡里所归。及为本州，颇

得嘉誉。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举成皋入附，太祖率军应之，别遣仲遵随于谨攻柏谷坞。仲遵力战先登，擒其将王显明。百谷既拔，复会大军战于邙山。十三年，王思政改镇颍川，以仲遵行荆州刺史事。十五年，加授大都督，俄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梁司州刺史柳仲礼每为边寇，太祖令仲遵率乡兵从开府杨忠讨之。梁随郡守桓和拒守不降。忠谓诸将曰："本图仲礼，不在随郡。如即攻守，恐引日劳师。今若先取仲礼，则桓和可不攻自服。诸君以为何如？"仲遵对曰："蜂虿有毒，何可轻也。若弃和深入，遂擒仲礼，和之降不，尚未可知。如仲礼未获，和为之援，首尾受敌，此危道也。若先攻和，指麾可克。克而进，更无反顾之忧。"忠从之。仲遵以计由己出，乃率先登城，遂擒和。仍从忠击仲礼，又获之。进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领本州大中正，复为三荆二广南雍平信江随二郢淅等十三州诸军事，行荆州刺史。寻遭母忧，请终丧制，不许。

大将军王雄南征上津、魏兴，仲遵率所部兵从雄讨平之。遂于上津置南洛州，以仲遵为刺史。仲遵留情抚接，百姓安之，流民归附者，相继而至。初，蛮帅杜清和自称巴州刺史，以州入附。朝廷因其所据授之，仍隶东梁州都督。清和以仲遵善于抚御，请录仲遵。朝议以山川非便，弗之许也。清和遂结安康酋帅黄众宝等，举兵共围东梁州。复遣王雄讨平之。改巴州为洵州，隶于仲遵。先是，东梁州刺史刘孟良在职贪婪，民多背叛。仲遵以廉简处之，群蛮率服。

仲遵虽出自巴夷，而有方雅之操，历官之处，皆以清白见称。朝廷又以其父临危抗节，乃令袭爵上洛郡公，旧封听回授一子。魏恭帝初，征拜左卫将军。寻出为都督金兴等六州诸军事、金州刺史。武成初，卒官，时年四十五。赠大将军、华洛等三州刺史。谥曰庄。子＜□日怕＞嗣。起家本县令，入为左侍上士。保定中，授帅都督，累迁仪同三司，出为纯州防主。建德末，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。

李迁哲字孝彦，安康人也。世为山南豪族，仕于江左。祖方达，齐末为本州治中。父元真，仕梁，历东宫左卫率、东梁衡二州刺史、散骑常侍沌阳侯。迁哲少修立，有识度，慷慨善谋画。起家文德主帅，转直閤将军、武贲中郎将。及其父为衡州，留迁哲本乡，监统部曲事。时年二十，抚驭群下，甚得其情。大同二年，除安康郡守。三年，加超武将军。太清二年，移镇魏兴郡，都督魏兴、上庸等八郡诸军事，袭爵沌阳侯，邑一千五百户。四年，迁持节、信武将军、散骑常侍、都督东梁洵兴等七州诸军事、东梁州刺史。及侯景篡逆，诸王争帝，迁哲外御边寇，自守而已。

大统十七年，太祖遣达奚武、王雄等略地山南，迁哲率其所部拒战，军败，遂降于武。然犹意气自若。武乃执送京师。太祖谓之曰："何不早归国家，乃劳师旅。今为俘虏，不亦愧乎？"答曰："世荷梁恩，未有报效，又不能死节，实以此为愧耳。"太祖深嘉之，即拜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散骑常侍，封沌阳县伯，邑千户。

魏恭帝初，直州人乐炽、洋州人田越、金州人黄国等连结为乱。太祖遣雁门公田弘出梁汉，开府贺若敦趣直谷。炽闻官军至，乃烧绝栈道，据守直谷，敦众不得前。太祖以迁哲信著山南，乃令与敦同往经略。炽等或降或获，寻并平荡。仍与贺若敦南出徇地。迁哲先至巴州，入其郛郭。梁巴州刺史牟安民惶惧，开门请降。安民子宗彻等犹据琵琶城，招谕不下。迁哲攻而克之，斩获九百余人。军次鹿城，城主遣使请降。迁哲谓其众曰："纳降如受敌，吾观其使视瞻犹高，得无诈也？"遂不许之。梁人果于道左设伏以邀迁哲，迁哲进击，破之，遂屠其城，虏获千余口。自此巴、濮之民，降款相继。军还，太祖嘉之，以所服紫袍玉带及所乘马以赐之，并赐奴婢三十口。加授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除直州刺史，即本州也。仍给军仪鼓节。令与田弘同讨信州。

魏恭帝三年正月，军次并州。梁并州刺史杜满各望风送款。进围叠州，克之，获刺史冉助国等。迁哲每率骁勇为前锋，所在攻战，无不身先士卒，凡下十八州，拓地三千余里。时信州为蛮酋向五子王等所围，弘又遣迁哲赴援。比至，信州已陷。五子王等闻迁哲至，狼狈遁走。迁哲入据白帝。贺若敦等复至，遂共追击五子王等，破之。及田弘旋军，太祖令迁哲留镇白帝，更配兵千人、马三百匹。信州先无仓储，军粮匮乏。迁哲乃收葛根造粉，兼米以给之。迁哲亦自取供食。时有异膳，即分赐兵士。有疾患者，又亲加医药。以此军中感之，人思效命。黔阳蛮田乌度、田都唐等每抄掠

江中，为百姓患。迁哲随机出讨，杀获甚多。由是诸蛮畏威，各送粮饩。又遣子弟入质者，千有余家。迁哲乃于白帝城外筑城以处之。并置四镇，以静峡路。自此寇抄颇息，军粮赡给焉。

世宗初，授都督信临等七州诸军事、信州刺史。时蛮酋蒲微为邻州刺史，举兵反。迁哲将讨之，诸将以途路阻远，并不欲行。迁哲怒曰："蒲微蕞尔之贼，势何能为。擒获之略已在吾度中矣。诸君见此小寇，便有惮心，后遇大敌，将何以战！"遂率兵七千人进击之，拔其五城，虏获二千余口。二年，进爵西成县公，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户。武成元年，朝于京师。世宗甚礼之，赐甲第一区及庄田等。保定中，授平州刺史。天和三年，进位大将军。四年，诏迁哲率金、上等诸州兵镇襄阳。五年，陈将章昭达攻逼江陵。梁主萧岿告急于襄州，卫公直令迁哲往救焉。迁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，与陈将程文季交战，兵稍却，迁哲乃亲自陷陈，手杀数人。会江陵总管陛腾出助之，陈人乃退。陈人又因水汛长，坏龙川宁朔堤，引水灌城。城中惊扰。迁哲乃先塞北堤以止水，又募骁勇出击之，频有斩获，众心稍定。俄而敌入郭内，焚烧民家。迁哲自率骑出南门，又令步兵自北门出，两军合势，首尾邀之，陈人复败，多投水而死。是夜陈人又窃于城西堞以梯，登者已数百人。迁哲又率骁悍扞之，陈人复溃。俄而大风暴起，迁哲乘暗出兵击其营，陈人大乱，杀伤甚众。陛腾复破之于西堤，陈人乃遁。建德二年，进爵安康郡公。三年，卒于襄州，时年六十四。赠金州总管。谥曰壮武。

迁哲累世雄豪，为乡里所率服。性复华侈，能厚自奉养。妾媵至有百数，男女六十九人。缘汉千余里间，第宅相次。姬人之有子者，分处其中，各有僮仆、侍婢、奄阍守之。迁哲每鸣笳导道从，往来其间。纵酒欢燕，尽生平之乐。子孙参见，或忘其年名者，披簿以审之。

长子敬仁，先迁哲卒。第六子敬猷嗣，还统父兵，起家大都督。建德六年，从谯王讨稽胡有功，进爵仪同大将军。迁哲弟显，位至上仪同大将军。

杨乾运字玄邈，傥城兴势人也。为方隅豪族。父天兴，齐安康郡守。乾运少雄武，为乡闾所信服。弱冠，州辟主簿。孝昌初，除宣威将军、奉朝请，寻为本州治中，转别驾，除安康郡守。大统初，梁州民皇甫圆、姜晏聚众南叛，梁将兰钦率兵应接之。以是汉中遂陷，乾运亦入梁。梁大同元年，除飘武将军、西益潼刺史，寻转信武将军、黎州刺史。太清末，迁潼南梁三州刺史，加鼓吹一部。

及达奚武围南郑，武陵王肖纪遣乾运率兵援之，为武所败。纪时已称尊号，以乾运威服巴、渝，欲委方面之任，乃拜车骑将军、十三州诸军事、梁州刺史，镇潼州，封万春县公，邑四千户。

时纪与其兄湘东王绎争帝，遂连兵不息。乾运兄子略说乾运曰："自侯景逆乱，江左沸腾。今大贼初平，生民离散，理宜同心勠力，保国宁民。今乃兄弟亲寻。取败之道也。可谓朽木不雕，世衰难佐。古人有言'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'，又云'见机而作，不俟终日'，今若适彼乐土，送款关中，必当功名两全，贻庆于后。"乾运深然之，乃令略将二千人镇剑阁。又遣其婿乐广镇安州。仍诫略等曰："吾欲归附关中，但未有由耳。若有使来，即宜尽礼迎接。"会太祖令乾运孙法洛及使人牛伯友等至，略即夜送。乾运乃令使人李若等入关送款。太祖乃密赐乾运铁券，授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、梁州刺史、安康郡公。及尉迟略令开府侯吕陵始为前军，至剑南，略即退就乐广，谋欲翻城。恐其军将任电等不同，先执之，然后出城见始。始乃入据安州，令广、略等往报乾运。乾运遂降迥。迥因此进军成都，数旬克之。魏废帝三年，乾运至京师。太祖嘉其忠款，礼遇隆渥。寻卒于长安，赠本官，加直巴集三州刺史、尚书右仆射。

子端嗣。朝廷以乾运归附之功，即拜端梁州刺史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略亦以归附功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频从征讨。建德末，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，封上庸县伯。乐广亦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安州刺史，封安康县公，邑一千户。

扶猛字宗略，上甲黄土人也。其种落号兽蛮，世为渠帅。猛，梁大同中以直后出为持节、厉锋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转上庸新城二郡守、南洛北司二州刺史，封宕渠县男。及侯景作乱，猛乃拥众自守，未有所从。

魏大统十七年，大将军王雄拓定魏兴，猛率其众据险为堡，时遣使微通饷馈而已。魏废帝元年，魏兴叛，雄击破之，猛遂以众降。太祖以其世据本乡，乃厚加抚纳，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加

散骑常侍，复爵宕渠县男。割二郡为罗州，以猛为刺史。令率所部千人，从开府贺若敦南讨信州。敦令猛别道直趣白帝。所由之路，人迹不通。猛乃梯山扪葛，备历艰阻。雪深七尺，粮运不继，猛奖励士卒，兼夜而行，遂至白帝城。刺史向镇侯列阵拒猛。猛与战，破之，乘胜而进，遂入白帝城。抚慰民夷，莫不悦附。谯淹与官军战败，率舟师浮江东下，欲归于梁。猛与敦等邀击，破之。语在《敦传》。师还，以功进开府仪同三司。俄而信州蛮反，猛复从贺若敦讨平之。又率水军破蛮帅文子荣于汶阳。进爵临江县公，增邑一千户。

武成中，陈将侯瑱等逼湘州，又从贺若敦赴救，除武州刺史。后随敦自拔还，复为罗州刺史。保定三年，转绥州刺史，从卫公直援陈将华皎。时大军不利，唯猛所部独全。又从田弘破汉南诸蛮，前后十余战，每有功。进位大将军。后以疾卒。

阳雄字元略，上洛邑阳人也。世为豪族。祖斌，上庸太守。父猛，魏正光中，万俟丑奴作乱关右，朝廷以猛商洛首望，乃擢为襄威将军、大谷镇将，带胡城令，以御丑奴。及元显入洛，魏孝庄帝度河，范阳王诲脱身投猛，猛保藏之。及孝庄反正，由是知名。俄而广陵王恭伪暗疾，复来归猛，猛亦深相保护。魏孝武即位，甚嘉之，授征虏将军，行河北郡守，寻转安西将军、华山郡守。频典二郡，颇有声绩。及孝武西迁，猛率所领，移镇潼关。封郃阳县伯，邑七百户。俄而潼关不守，猛于善渚谷并栅，收集义徒。授征东将军、扬州刺史、大都督、武卫将军，仍镇善渚。大统三年，为窦泰所袭，猛脱身得免。太祖以众寡不敌，弗之责也。仍配兵千人，守牛尾堡。寻而太祖擒窦泰，猛亦别获东魏弘农郡守淳于业。后以疾卒。赠华、洛、扬三州刺史。

雄起家奉朝请，累迁至都督、直后、明威将军、积射将军。从于谨攻盘豆栅，复从李远经沙苑阵，并力战有功。封安平县侯，邑八百户，加冠军将军、中散大夫，赏赐甚厚。后入洛阳，战河桥，解玉壁围，迎高仲密，援侯景，并预有战功。前后增邑四百五十户，世袭邑阳郡守。从大将军宇文虬攻克上津，迁通直散骑常侍、大都督，进仪同三司。陈将侯方儿、潘纯陁寇江陵，雄从豆卢宁击走之。除洵州刺史。俗杂賨、渝，民多轻猾。雄威惠相济，夷夏安之。蛮帅文子荣窃据荆州之汶阳郡，又侵陷南郡之当阳、临沮等数县。诏遣开府贺若敦、潘招等讨平之。即以其地置平州，以雄为刺史。进爵玉城县公，增邑通前一千六百户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时寇乱之后，户多逃散，雄在所慰抚，民并安辑。征为载师中大夫，迁西宁州总管，以疾不拜。除通洛防主。

雄处疆场，务在保境息民，接待敌人，必推诚仗信。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深相钦尚，移书称美之。入为京兆尹，寻拜民部中大夫，进位大将军，俄转中外府长史。迁江陵总管、四州五防诸军事，改封鲁阳县公。宣政元年，卒于镇。大象初，追封鲁阳郡公，邑三千五百户，赠陈曹莒汴四州刺史。谥曰怀。雄善附会，能自谋身，故得任兼出内，保全爵禄。子长宽嗣。官至仪同大将军。

席固字子坚，其先安定人也。高祖衡，因后秦之乱，寓居于襄阳。仕晋，为建威将军，遂为襄阳著姓。固少有远志，内明敏而外质朴。梁大同中，为齐兴郡守。属侯景渡江，梁室大乱，固久居郡职，士多附之，遂有亲兵千余人。梁元帝嗣位江陵，迁兴州刺史。于是军民慕从者，至五千余人。固遂欲自据一州，以观时变。后惧王师进讨，方图内属。密谓其腹心曰："今梁氏失政，扬都覆没，湘东不能复仇雪耻，而骨肉相残。宇文丞相并启霸基，招携以礼。吾欲决意归之，与卿等共图富贵。"左右闻固言，未有应者。固更谕以祸福，诸人然后同之。

魏大统十五年，以地来附。是时太祖方欲南取江陵，西定蜀、汉，闻固之至，甚礼遇之。乃遣使就拜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侍中、丰州刺史，封新丰县公，邑二千户。后转湖州刺史。固以未经朝谒，遂蒙荣授，心不自安，启求入觐。太祖许之。及固至，太祖与之欢宴，赏赐甚厚。进爵静安郡公，增邑并前三千三百户。寻拜昌归宪三州诸军事、昌州刺史。固居家孝友，为州里所称，莅官之处，颇有声绩。保定四年，卒于州，时年六十一。赠大将军、襄丰唐郢复五州刺史，谥曰肃。仍敕襄州赐其墓田。子世雅嗣。

世雅字彦文。性方正，少以孝闻。初以固功，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除赞城郡守。累迁开府仪同三司、顺直二州刺史。大象末，位至大将军。世雅弟世英，亦以固功授仪同三司。后至上开府仪同大将军。

任果字静鸾，南安人也。世为方隅豪族，仕于江左。祖安东，梁益州别驾、新巴郡守、阆中伯。父褒，龙骧将军、新巴南安广汉三郡守、沙州刺史、新巴县公。果性勇决，志在立功。魏废帝元年，率所部来附。太祖嘉其远至，待以优礼。果因面陈取蜀之策，太祖深纳之。乃授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散骑常侍、沙州刺史、南安县公，邑一千户。

及尉迟迥伐蜀，果时在京师、乃遣其弟岱及子悛从军。太祖以益州未下，复令果乘传归南安，率乡兵二千人，从迥征蜀。寻进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肖纪遣赵拔扈等率众三万来援成都，果从大军击破之。及成都平，除始州刺史。在任未久，果请入朝，太祖许之。以其方隅首望，早立忠节，乃进爵安乐郡公。赐以铁券，听世相传袭。并赐路车，四马及仪卫等以光宠之。寻为刺客空所害，时年五十六。

史臣曰：古人称仁义岂有常，蹈之则为君子，背之则为小人，信矣。泉企长自山谷，素无月旦之誉，而临难慷慨，有人臣之节，岂非蹈仁义欤。元礼、仲遵聿遵其志，卒成功业，庶乎克负荷矣。李迁哲、杨乾运、席固之徒，属方隅扰攘，咸翻然而委质，遂享爵位，以保终始。观迁哲之对太祖，有尚义之辞；乾运受任武陵，乖事人之道。若乃校长短，比优劣，故不可同年而语矣。阳雄任兼文武，声著中外，抑亦志能之士乎。

周书卷四五　列传第三七

自书契之兴，先哲可得而纪者，莫不备乎经传。若乃选君德于列辟，观遗烈于风声，帝莫高于尧、舜，王莫显于文、武。是以圣人祖述其道，垂文于六学；宪章其教，作范于百王。自兹以降，三微骤迁，五纪递袭，损益异术，治乱殊涂。秦承累世之基，任刑法而殄灭；汉无尺土之业，崇经术而长久。雕虫是贵，魏道所以陵夷；玄风既兴，晋纲于焉大坏。考九流之殿最，校四代之兴衰，正君臣，明贵贱，美教化，移风俗，莫尚于儒。故皇王以之致刑措而反淳朴，贤达以之镂金石而雕竹素。儒之时义大矣哉！自有魏道消，海内版荡，彝伦攸泽，戎马生郊。先王之旧章，往圣之遗训，扫地尽矣。

及太祖受命，雅好经术。求阙文于三古，得至理于千载，黜魏、晋之制度，复姬旦之茂典。卢景宣学通群艺，修五礼之缺；长孙绍远才称洽闻，正六乐之坏。由是朝章渐备，学者向风。世宗纂历，敦尚学艺。内有崇文之观，外重成均之职。握素怀铅重席解颐之士，间出于朝廷；圆冠方领执经负笈之生，著录于京邑。济济焉足以逾于向时矣。洎高祖保定三年，乃下诏尊太傅燕公为三老。帝于是服衮冕，乘碧辂，陈文物，备礼容，清跸而临太学。袒割以食之，奉觞以酳之。斯固一世之盛事也。其后命輶轩而致玉帛，征沈重于南荆。及定山东，降至尊而劳万乘，待熊生以殊礼。是以天下慕响，文教远覃。衣儒者之服，挟先王之道，开黉舍延学徒者比肩；励从师之志，守专门之业，辞亲戚甘勤苦者成市。虽遗风盛业，不逮魏、晋之辰，而风移俗变，抑亦近代之美也。

其儒者自有别传及终于隋之中年者，则不兼录。自余撰于此篇云。

卢诞，范阳涿人也，本名恭祖。曾祖晏，博学善隶书，有名于世。仕燕为给事黄门侍郎、营丘成周二郡守。祖寿，太子洗马。燕灭入魏，为鲁郡守。父叔仁，年十八，州辟主薄。举秀才，除员外郎。以亲老，乃辞归就养。父母既殁，哀毁六年，躬营坟垄，遂有终焉之志。魏景明中，被征入洛，授威远将军、武贲中郎将，非其好也。寻除镇远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，并称疾不朝。乃出为幽州司马，又辞归乡里。当时咸称其高尚焉。

诞幼而通亮，博学有词彩。郡辟功曹，州举秀才，不行。起家侍御史，累迁辅国将军、太中大夫、幽州别驾、北豫州都督府长史。时刺史高仲密以州归朝，朝廷遣大将军李远率军赴援，诞与文武二千余人奉候大军。以功授镇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封固安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寻加散骑侍郎，拜给事黄门侍郎。魏帝诏曰：" 经师易求，人师难得。朕诸儿稍长，欲令卿为师。" 于是亲幸晋王第，敕晋王以下，皆拜之于帝前。因赐名曰诞。加征东将军、散骑常侍。太祖又以诞儒宗学府，为当世所推，乃拜国子祭酒。进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魏恭帝二年，除秘书监。后以疾卒。

卢光字景仁，小字伯，范阳公辩之弟也。性温谨，博览群书，精于《三礼》，善阴阳，解钟律，

又好玄言。孝昌初，释褐司空府参军事，稍迁明威将军、员外侍郎。及魏孝武西迁，光于山东立义，遥授大都督、晋州刺史、安西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。

大统六年，携家西入。太祖深礼之，除丞相府记室参军，赐爵范阳县伯。俄拜行台郎中，专掌书记。十年，改封安息县伯，邑五百户。迁行台右丞，出为华州长史，寻征拜将作大匠。魏废帝元年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除京兆郡守，迁侍中。六官建，授小匠师下大夫，进授开府仪同三司、匠师中大在夫，进爵为侯，增邑五百户，转工部中大夫。大司马贺兰祥讨吐谷浑，以光为长史，进爵燕郡公。武成二年，诏光监营宗朝，既成，增邑四百户。出为虞州刺史，寻治陕州总管府长史。重论讨浑之功，增邑并前一千九百户。天和二年卒，时年六十二。高祖少时，尝受业于光，故赠赙有加恒典。赠少傅。谥曰简。

光性崇佛道，至诚信敬。尝从太祖狩于檀台山。时猎围既合，太祖遥指山上谓群公等曰："公等有所见不？"咸曰："无所见。"光独曰："见一桑门。"太祖曰："是也。"既解围而还。令光于桑门立处造浮图，掘基一丈，得瓦钵、锡杖各一。太祖称叹，因立寺焉。及为京兆，而郡舍先是数有妖怪，前后郡将无敢居者。光曰："吉凶由人，妖不妄作。"遂入居之。未几，光所乘马忽升厅事，登床南首而立；又食器无故自破。光并不以介怀。其精诚守正如此。撰《道德经章句》，行于世。子贲嗣。大象中，开府仪同大将军。

沈重字德厚，吴兴武康人也。性聪悟，有异常童。弱岁而孤，居丧合礼。及长，专心儒学，从师不远千里，遂博览群书，尤明《诗》、《礼》及《左氏春秋》。梁大通三年，起家王国常侍。梁武帝欲高置学官，以崇儒教。中大通四年，乃革选，以重补国子助教。大同二年，除《五经》博士。梁元帝之在藩也，甚叹异之。及即位，乃遣主书何武迎重西上。及江陵平，重乃留事梁主萧詧，除中书侍郎，兼中书舍人累迁员外散骑侍郎、廷尉卿，领江陵令。还拜通直散骑常侍、都官尚书，领羽林监。詧又令重于合欢殿讲《周礼》。

高祖以重经明行修，乃遣宣纳上士柳裘至梁征之。仍致书曰："皇帝问梁都官尚书沈重。观夫八圣六君，七情十义，殊方所以会轨，异代于是率由。莫不趣大顺之遥涂，履中和之盛致。及青緗起焰，素篆从风，文逐世疏，义随运舛，大礼存于玉帛之间，至乐形于钟鼓之外。虽分蛇、聚纬，郁郁之辞盖阙；当涂、典午，抑抑之旨无闻。有周开基，爰踪圣哲，拯苍生之已沦，补文物之将坠。天爵具修，人纪咸理。朕寅奉神器，恭惟宝阙。常思复礼殷周之年，迁化唐虞之世。惧三千尚乖于治俗，九变未叶于移风。欲定画一文，思杜二家之说。知卿学冠儒宗，行标士则。卞宝复润于荆阴，随照更明于汉浦。是用寤寐增劳，瞻望轸念。爰致束帛之聘，命翘车之招。所望凤举鸿翻，俄而萃止。明斯隐滞，合彼异同。上庠弗坠于微言，中经罔阙于逸义。近取无独善之讥，远应有兼济之美。可不盛欤。昔申涪鲐背，方辞东国、公孙黄发，始造西京。遂使道为艺基，功参治本。今者一征，谅兼其二。若居形声而去影响，尚迷邦而忘观国，非所谓也。"

又敕襄州总管、卫公直敦喻遣之，在途供给，务从优厚。保定末，重至于京师。诏令讨论"五经"，并校定钟律。天和中，复于紫极殿讲三教义。朝士、儒生、桑门、道士至者二千余人。重辞义优洽，枢机明辩，凡所解释，咸为诸儒所推。六年，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露门博士。仍于露门馆为皇太子讲论。

建德末，重自以入朝既久，且年过时制，表请还梁。高祖优诏答之曰："开府汉南杞梓，每轸虚衿；江东竹箭，亟疲延首。故束帛聘申，蒲轮征伏。加以梁朝旧齿，结绶三世，沐浴荣光，祇承宠渥，不忘恋本，深足嘉尚。而楚材晋用，岂无先哲。方事求贤，义乖来肃。"重固请，乃许焉。遣小司门上士杨注送之。梁主肖岿拜重散骑常侍、太常卿。大象二年，来朝京师。开皇三年，卒，年八十四。隋文帝遣舍人肖子宝祭以少牢，赠使持节、上开府仪同三司、许州刺史。

重学业该博，为当世儒宗。至于阴阳图纬，道经释典靡不毕综。又多所撰述，咸得其指要。其行于世者，《周礼义》三十一卷、《仪礼义》三十五卷、《礼记义》三十卷、《毛诗义》二十八卷、《丧服经义》五卷、《周礼音》一卷、《仪礼音》一卷、《礼记音》二卷、《毛诗音》二卷。

樊深字文深，河东猗氏人也。早丧母，事继母甚谨。弱冠好学，负书从师于三河，讲习《五经》，

昼夜不倦。魏永安中，随军征讨，以功除荡寇将军，累迁伏波、征虏将军，中散大夫。尝读书见吾丘子，遂归侍养。

魏孝武西迁，樊、王二姓举义，为东魏所诛。深父保周、叔父欢周并被害。深因避难，坠崖伤足，绝食再宿。于后遇得一单饼，欲食之；然念继母年老患痹，或免虏掠，乃弗食。夜中匍匐寻母，偶得相见，因以馈母。还复遁去，改易姓名，游学于汾、晋之间，习天文及算历之术。后为人所告，囚送河东。属魏将韩轨长史张曜重其儒学，延深至家，因是更得逃隐。太祖平河东，赠保周南郢州刺史，欢周仪同三司。深归葬其父，负土成坟。寻而于谨引为其府参军，令在馆教授子孙。除抚军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，迁开府属，转从事中郎。谨拜司空，以深为咨议。大统十五年，行下邽县事。

太祖置学东馆，教诸将子弟，以深为博士。深经学通赡，每解书，尝多引汉、魏以来诸家义而说之。故后生听其言者，不能晓悟。皆背而讥之曰："樊生讲书多门户，不可解。"然儒者推其博物。性好学，老而不怠。朝暮还往，常据鞍读书，至马惊坠地，损折支体，终亦不改。后除国子博士，赐姓万纽于氏。六官建，拜太学助教，迁博士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天和二年，迁县伯中大夫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建德元年，表乞骸骨，诏许之。朝廷有疑议，常召问焉。行以疾卒。

深既专经，又读诸史及《苍雅》、篆籀、阴阳、卜筮之书。学虽博赡，讷于辞辩，故不为当时所称。撰《孝经》、《丧服问疑》各一卷，撰《七经异同说》三卷、《义经略论》并《月录》三十一卷，并行于世。

熊安生字植之，长乐阜城人也。少好学，励精不倦。初从陈达受《三传》，又从房虬受《周礼》，并通大义。后事徐遵明，服膺历年。东魏天平中，受《礼》于李宝鼎。遂博通《五经》。然专以《三礼》教授。弟子自远方至者，千余人，乃讨论图纬、捃摭异闻先儒所未悟者，皆发明之。齐河清中，阳休之特奏为国子博士。时朝廷既行《周礼》，公卿以下多习其业，有宿疑质滞者数十条，皆莫能详辨。天和三年，齐请通好，兵部尹公正使焉。与齐人语及《周礼》，齐人不能对。乃令安生至宾馆与公正言。公正有口辩，安生语所未至者，便撮机要而骤问之。安生曰："礼义弘深，自有条贯。必欲升堂睹奥，宁可汩其先后。但能留意，当为次第陈之。"公正于是具问所疑，安生皆为一一演说，咸究其根本。公正深所嗟服，还具言之于高祖。高祖大钦迟之。

及高祖入邺，安生遽令扫门。家人怪而问之，安生曰："周帝重道尊儒，必将见我矣。"俄而高祖幸其第，诏不听拜，亲执其手，引与同坐。谓之曰："朕未能去兵，以此为愧"。安生曰："黄帝尚有阪泉之战，况陛下袭行天罚乎。"高祖又曰："齐氏赋役繁兴，竭民财力。朕救焚拯溺，思革其弊。欲以府库及三台杂物散之百姓，公以为何如？"安生曰："昔武王克商，散鹿台之财，发钜桥之粟。陛下此诏，异代同美。"高祖又曰："朕何如武王？"安生曰："武王伐纣，县首白旗；陛下平齐，兵不血刃。愚谓圣略为优。"高祖大悦，赐帛三百匹、米三百石、宅一区，并赐象笏及九环金带，自余什物称是。又诏所司给安车驷马，随驾入朝，并敕所在供给。至京，敕令于大乘佛寺参议五礼。宣政元年，拜路门学博士、下大夫，其时年已八十余。寻致仕，卒于家。

安生既学为儒宗，当时受其业擅名于后者，有马荣伯、张黑奴、窦士荣、孔龙、刘焯、刘炫等，皆其门人焉。所撰《周礼义疏》二十卷、《礼记义疏》四十卷、《孝经义疏》一卷，并行于世。

乐逊字遵贤，河东猗氏人也。年在幼童，便有成人之操。弱冠，为郡主簿。魏正光中，闻硕儒徐遵明领徒赵、魏，乃就学《孝经》、《丧服》、《论语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左氏春秋》大义。寻而山东寇乱，学者散逸，逊于扰攘之中，犹志道不倦。

永安中，释褐安西府长流参军。大统七年，除子都督。九年，太尉李弼请逊教授诸子。即而太祖盛选贤良，授以守令。相府户曹柳敏，行台郎中庐光、河东郡丞辛粲相继举逊，称有牧民之才。弼请留不遣。十六年，加授建忠将军、左中郎将，迁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、都督，历弼府西阁祭酒、功曹咨议参军。魏废帝二年，太祖召逊教授诸子。在馆六年，与诸儒分授经业。逊讲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毛诗》及服虔所注《春秋左氏传》。魏恭帝二年，授太学助教。孝闵帝践祚，以逊有理务材，除秋官府上士。其年，治太学博士，转治小师氏下大夫。自谯王俭以下，并束修行弟子之礼。逊以经术教授，甚有训导之方。及卫公直镇蒲州，以逊为直府主簿，加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

武成元年六月，以霖雨经时，诏百官上封事。逊陈时宜一十四条，其五条切于政要。

其一，崇治方曰："窃惟今之在官者，多求清身克济，不至惠民爱物。何者？比来守令年期既促，岁责有成。盖谓猛济为贤，未甚优养。此政既代，后者复然。夫政之于民，过急则刻薄，伤缓则弛慢。是以周失舒缓，秦败急酷。民非赤子，当以赤子遇之。宜在舒疾得衷，不使劳扰。顷承魏之衰政，人习逋违。先王朝宪备行，民咸识法。但可宣风正俗，纳民轨训而已。自非军旅之中，何用过为迫切。至于兴邦致治，事由德教，渐以成之，非在仓卒。窃谓姬周盛德，治兴文、武，政穆成、康。自斯厥后，不能无事。昔申侯将奔，楚子诲之曰'无适小国'。言以政狭法峻，将不汝容。敬仲入齐，称曰'幸若获宥，及于宽政'。然关东诸州，沦陷日久，人在涂炭，当慕息肩。若不布政优优，闻诸境外，将何以使彼劳民，归就乐土。"

其二。省造作，曰："顷者魏都洛阳，一时殷盛，贵势之家，各营第宅，车服器玩，皆尚奢靡。世逐浮竞，人习浇薄，终使祸乱交兴，天下丧败。比来朝贡，器服稍华，百工造作，务尽奇巧。臣诚恐物逐好移，有损政俗。如此等事，颇宜禁省。《记》言'无作淫巧，以荡上心'。《传》称'宫室崇侈，民力雕弊'。汉景有云：'黄金珠玉，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。雕文刻镂，伤农事者也。锦肃纂组，害女功者也。'以二者为饥寒之本源矣。然国家非为军戎器用、时事要须而造者，皆徒费功力，损国害民。未如广劝农桑，以衣食为务，使国储丰积，大功易举。"

其三，明选举，曰："选曹赏录勋贤，补拟官爵，必宜与众共之，有明扬之授。使人得尽心，如睹白日。其材有升降，其功有厚薄，禄秩所加，无容不审。即如州郡选置，犹集乡闾，况天下选曹，不取物□□□□州郡，自可内除。此外付曹铨者，既非机事，何足可密。人生处世，以荣禄为重，修身履行，以纂身为名。然逢时既难，失时为易。其选置之日，宜令众心明白，然后呈奏。使功勤见知，品物称悦。"

其四，重战伐，曰："魏祚告终，天眷在德。而高洋称僭，先迷未败，拥逼山东，事切肘腋。譬犹棊劫相持，争行先后。若一行非当，或成彼利。诚应舍小营大，先保封域，不宜贪利在边，轻为兴动。捷则劳兵分守，败则所损已多。国家虽强，洋不受弱。《诗》云：'德则不竞，何惮于病！'唯德可以庇民，非恃强也。夫力均势敌，则进德者胜。君子道长，则小人道。消故昔之善战者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彼行暴戾，我则宽仁。彼为刻薄，我必惠化。使。德泽滂流，人思有道。然后观衅而作，可以集事。"

其五，禁奢侈，曰："按礼，人有贵贱，物有等差，使用之有节。品类之有度。马后为天下母，而身服大练，所以率下也。季孙相三君矣，家无衣帛之妾，所以励俗也。比来富室之家，为意稍广，无不资装婢隶，作车后容仪，服饰华美，玄曜街衢。仍使行者辍足，路人倾盖。论其输力公家，未若介胄之士；然其坐受优赏，自逾攻战之人。纵令不惜功费，岂不有亏厥德。必有储蓄之余，孰与务恤军士。鲁庄公有云：'衣食所安，不敢爱也，必以分人。'《诗》言：'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。'皆所以取人力也。又陈事上议之徒，亦应不少，当有上彻天听者。未闻是非。陛下虽念存物议，欲尽天下之情，而天下之情犹为未尽。何者？取人受言，贵在显用。若纳而不显，是而不用，则言之者或寡矣。"

保定二年，以训导有方，频加赏赐。迁遂伯中大夫，授骠骑将军、大都督。四年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五年，诏鲁公、与毕公贤等，俱以束修之礼，同受业焉。天和元年，岐州刺史、陈公纯举逊为贤良。五年，逊以年在悬车，上表致仕，优诏不许。于是赐以粟帛及钱等，授湖州刺史，封安邑县子，邑四百户。民多蛮左，未习儒风。逊劝励生徒，加以课试，数年之间，化洽州境。蛮俗生子，长大多与父母别居。逊每加劝导，多革前弊。在任数载，频被褒锡。秩满还朝，拜皇太子谏议，复在露门教授皇子，增邑一百户。宣政元年，进位上仪同大将军。大象初，进爵崇业郡公，增邑通前二千户，又为露门博士。二年，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，出为汾阴郡守。逊以老病固辞，诏许之。乃改授东扬州刺史，仍赐安车、衣服及奴婢等。又于本郡赐田十顷。儒者以为荣。隋开皇元年，卒于家，年八十二。赠本官，加蒲、陕二州刺史。

逊性柔谨，寡于交游。立身以忠信为本，不自矜尚。每在众中，言论未尝为人之先。学者以此

称之。所著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左氏春秋序论》十余篇。又著《春秋序义》，通贾、服说，发杜氏违，辞理并可观。

史臣曰：前世通六艺之士，莫不兼达政术，故云拾青紫如地芥。近代守一经之儒，多暗于时务，故有贫且贱之耻。虽通塞有命，而大抵皆然。

尝论之曰：夫金之质也至刚，铸之可以成器；水之性也柔弱，壅之可以坏山。况乎肖天地之貌，含五常之德，朱蓝易染，薰莸可变，固以随邹俗而好长缨，化齐风而贵紫服。若乃进趣矜尚，中庸之常情；高秩厚礼，上智之所欲。是以两汉之朝，重经术而轻法令。其聪明特达者，咸励精于专门。以通贤之质，挟黼藻之美，大则必至公卿，小则不失守令。近代之政，先法令而后经术。其沉默孤微者，亦笃志于章句，以先王之道，饰腐儒之姿，达则不过侍讲训胄，穷则终于弊衣箪食。由斯言之，非两汉栋梁之所育，近代薪槱之所产哉，盖好尚之道殊，遭遇之时异也。

史臣每闻故老，称沈重所学，非止"六经"而已。至于天官、律历、阴阳、纬候，流略所载，释老之典，靡不博综，穷其幽赜。故能驰声海内，为一代儒宗。虽前世徐广、何承天之俦，不足过也。

周书卷四六　列传第三八

夫塞天地而横四海者，其唯孝乎；奉大功而立显名者，其唯义乎。何则？孝始事亲，惟后资于致治；义在合宜，惟人赖以成德。上智禀自然之性，中庸有企及之美。其大也，则隆家光国，盛烈与河海争流；授命灭亲，峻节与竹柏俱茂。其小也，则温枕扇席，无替于晨昏；损己利物，有助于名教。是以尧舜汤武居帝王之位，垂至德以敦其风；孔墨荀孟禀圣贤之资，弘正道以励其俗。观其所由，在此而已矣。

然而淳源既往，浇风愈扇。礼义不树，廉让莫修。若乃绾银黄，列钟鼎，立于朝廷之间，非一族也，其出忠入孝，轻生蹈节者，则盖寡焉。积龟贝，实仓廪，居于闾巷之内，非一家也，其悦礼敦诗，守死善道者，则又鲜焉。斯固仁人君子所以兴叹，哲后贤宰所宜属心。如令明教化以救其弊，优爵赏以劝其善，布恳诚以诱其进，积岁月以求其终，则今之所谓少者可以为多矣，古之所谓为难者可以为易矣。故博采异闻，网罗遗逸，录其可以垂范方来者，为孝义篇云。

李棠字长卿，勃海蓨人也。祖伯贵，魏宣武时官至鲁郡守。有孝行，居父丧，哀戚过礼，遂以毁卒。宣武嘉之，赠勃海相。父元胄，员外散骑侍郎。棠幼孤，好学，有志操。年十七，属尔朱之乱，与司空高乾兄弟，举兵信都。魏中兴初，辟卫军府功曹参军。太昌中，以军功除征虏将军，行东莱郡事。魏孝武西迁，棠时在凹北，遂仕东魏。

及高仲密为北豫州刺史，请棠为掾。先是，仲密与吏部郎中崔暹有隙。暹时被齐文襄委任，仲密恐其构己，每不自安，将图来附。时东魏又遣镇城奚寿兴典兵事，仲密但知民务而已。既至州，遂与棠谋执寿兴以成其计。仲密乃置酒延寿兴，阴伏壮士，欲因此执之。寿兴辞而不赴。棠遂往见之曰："君与高公，义符昆季。今日之席，以公为首。岂有宾客总萃，而公无事不行？将恐远近闻之，穷有疑怪。"寿兴遂与俱赴，便发伏执之。乃帅其士众据城，遣棠诣阙归款。太祖嘉之，拜棠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封广宗县公，邑一千户。棠固辞曰："臣世荷朝恩，义当奉国。而往者见拘逆命，不获陪驾西巡。今日之来，免罪为幸，何敢以此微庸，冒受天爵。"如此者再三，优诏不许。俄迁给事黄门侍郎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魏废帝二年，从魏安公尉迟迥伐蜀。蜀人未即降，棠乃应募，先使谕之。既入成都，萧伪问迥军中委曲，棠不对。伪乃苦笞辱之，冀获其实。棠曰："尔亡国余烬，不识安危。奉命谕尔，反见踬顿。我王者忠臣，有死而已，义不为尔移志也。"伪不能得其要指，遂害之。子敞嗣。

柳桧字季华，秘书监虬之次弟也。性刚简任气，少文，善骑射，果于断决。年十八，起家奉朝请。居父丧，毁脊骨立。服阕，除阳城郡丞、防城都督。大统四年，从太祖战于河桥，先登有功。授都督，镇鄯州。八年，拜湟河郡守，仍典军事。寻加平东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吐谷浑入寇郡境，时桧兵少，人怀忧惧。桧抚而勉之，众心乃安。因率数十人先击之，溃乱，余众乘之，遂大败而走。

以功封万年县子，邑三百户。时吐谷浑强盛，数侵疆埸。自桧镇鄯州，屡战必破之。数年之后，不敢为寇。十四年，迁河州别驾，转帅都督。俄拜使持节、抚军将军、大都督。居三载，征还京师。

时桧兄虬为秘书丞，弟庆为尚书左丞。桧尝谓兄弟曰："兄则职典简牍，褒贬人伦；弟则管辖群司，股肱朝廷。可谓荣宠矣。然而四方未静，车书不一，桧唯当蒙矢石，履危难，以报国恩耳。"顷之，太祖谓桧曰："卿昔在善州，忠勇显著。今西境肃清，无劳经略。九曲，国之东鄙，当劳君守之。"遂令桧镇九曲。

寻从大将军王雄讨上津、魏兴，平之，即除魏兴、华阳二郡守。安康人黄众宝谋反，连结党与，府围州城。乃相谓曰："常闻柳府君勇悍，其锋不可当。今既在外，方为吾徒腹心之疾也，不如先击之。"遂围桧郡。郡城卑下，士众寡弱，又无守御之备。连战积十余日，士卒仅有存者，于是力屈城陷，身被十数创，遂为贼所获。即而众宝等进围东梁州，乃缚桧置城下，欲令桧诱说城中。桧乃大呼曰："群贼乌合，粮食已罄，行即退散，各宜勉之！"众宝大怒，乃临桧以兵曰："速更汝辞！不尔，便就戮矣。"桧守节不变。遂害之，弃尸水中。城中人皆为之流涕。众宝解围之后，桧兄子止戈方收桧尸还长安。赠东梁州刺史。子斌嗣。

斌字伯达。年十七，齐公宪召为记室。早卒。斌弟雄亮，字信诚。幼有志节，好学不倦。年十二，遭父艰，几至灭性。终丧之后，志在复仇。柱国、蔡国公广钦其名行，引为记室参军。年始弱冠，府史文笔，颇亦委之。后竟手刃众宝于京城。朝野咸重其志节，高祖特恕之。由是知名。大象末，位至宾部下大夫。

杜叔毗字子弼。其先，京兆杜陵人也，徙居襄阳。祖乾光，齐司徒右长史。父渐，梁边城太守。叔毗早岁而孤，事母以孝闻。性慷慨有志节。励精好学，尤善《左氏春秋》。仕梁，为宜丰侯萧循府中直兵参军。大统十七年，太祖令大将军达奚武经略汉州。明年，武围循于南郑。循令叔毗诣阙请和。太祖见而礼之。使未反，而循中直兵参军曹策、参军刘晓谋以城降武。时叔毗兄君锡为循中记室参军，从子映录事参军，映弟晰中直兵参军，并有文武材略，各领部曲数百人。策等忌之，惧不同己，遂诬以谋叛，擅加害焉。循寻讨策等，擒之，斩晓而免策。及循降，策至长安。叔毗朝夕号泣，具申冤状。朝议以事在归附之前，不可追罪。叔毗内怀愤惋，志在复仇。然恐违朝宪，坐及其母遂沉吟积时。母知其意，谓叔毗曰："汝兄横罹祸酷，痛切骨髓。若曹策朝死，吾以夕殁，亦所甘心。汝何疑焉。"叔毗拜受母言，愈更感励。后遂白日手刃策于京城，断首刳腹，解其肢体。然后面缚，请就戮焉。太祖嘉其志气，特命赦之。

寻拜都督、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。遭母忧，哀毁骨立，殆不胜丧。服阕，晋公护辟为中外府乐曹参军，加授大都督，迁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行义归郡守。自君锡及宗室等为曹策所害，犹殡梁州，至是表请迎丧归葬。高祖许之，葬事所须，诏令官给。在梁旧田宅经外配者，并追还之，仍赐田二百顷。寻除硖州刺史。天和二年，从卫国公直南讨，军败为陈人所擒。陈人将降之，叔毗辞色不挠，遂被害。子廉卿。

荆可，河东猗氏人也。性质朴，容止有异于人。能苦身勤力，供养其母，随时甘旨，终无匮乏。及母丧，水浆不入口三日。悲号擗踊，绝而复苏者数载。葬母之后，遂庐于墓侧。昼夜悲哭，负土成坟。蓬发不栉沐，菜食饮水而已。然可家旧墓，茔域极大，榛芜至深，去家十余里。而可独宿其中，与禽兽杂处。哀感远近，邑里称之。

大统中，乡人以可孝行之至，足以劝励风俗，乃上言焉。太祖令州县表异之。及服终之后，犹若居丧。大冢宰、晋公护闻可孝行，特引见焉。与可言论，时有会于护意。而护亦至孝，其母阎氏没于敌境，不测存亡。每见可，自伤久乖膝下。重可至性。及可卒之后，护犹思其纯孝，收可妻子于京城，恒给其衣食。

秦族，上郡洛川人也。祖白、父雚，并有至性，闻于闾里。魏太和中，板白颍州刺史。大统中，板雚鄜守。族性至孝，事亲竭力，为乡里所称。及其父丧，哀毁过礼，每一痛哭，酸感行路。既以母在，恒抑割哀情，以慰其母意。四时珍羞，未尝匮乏。与弟荣先，复相友爱，闺门之中，怡怡如也。寻而其母又没，哭泣无时，唯饮水食菜而已。终丧之后，犹蔬食，不入房室二十许年。乡里咸

叹异之。其邑人王元达等七十余人上其状，有诏表其门闾。

荣先亦至孝。遭母丧，哀慕不已，遂以毁卒。邑里化其孝行，世宗嘉之，乃下诏曰："孝为政本，德乃化先，既表天经，又明地义。荣先居丧致疾，至感过人，穷号不反，迄乎灭性。行标当世，理镜幽明。此而不显，道将何述。可赠沧州刺史，以旌厥异。"

皇甫遐字永览，河东汾阴人也。累世寒微，而乡里称其和睦。遐性纯至，少丧父，事母以孝闻。保定末，又遭母丧，乃庐于墓侧，负土为坟。后于墓南作一禅窟，阴雨则穿窟，晴霁则营墓，晓夕勤力，未尝暂停。积以岁年，坟高数丈，周回五十余步。禅窟重台两匝，总成十有二室，中间行道，可容百人。遐食粥枕块，栉风沐雨，形容枯顇，家人不识。当其营墓之初，乃有鸱乌各一，徘徊悲鸣，不离墓侧，若助遐者，经月余日乃去。远近闻其至孝，竟以米面遗之。遐皆受而不食，悉以营佛齐焉。郡县表上其状，有诏旌异之。

张元字孝始，河北芮城人也。祖成，假平阳郡守。父延俊，仕州郡，累为功曹、主簿。并以纯至，为乡里所推。元性谦谨，有孝行。微涉经史，然精修释典。年六岁，其祖以夏中热甚，欲将元就井浴。元固不肯从。祖谓其贪戏，乃以杖击其头曰："汝何为不肯洗浴？"元对曰："衣以盖形，为覆其亵。元不能亵露其体于白日之下。"祖异而舍之。南邻有二杏树，杏熟，多落元园中。诸小儿竞取而食之；元所得者，送还其主。村陌有狗子为人所弃者，元见，即收而养之。其叔怒曰："何用此为？"将欲更弃之。元对曰："有生之类，莫不重其性命。若天生天杀，自然之理。今为人所弃而死，非其道也。若见而不收养，无仁心也。是以收而养之。"叔父感其言，遂许焉。未几，乃有狗母衔一死兔，置元前而去。

及元年十六，其祖丧明三年，元恒忧泣，昼夜读佛经，礼拜以祈福佑。后读《药师经》，见盲者得视之言，遂请七僧，然七灯，七日七夜，转《药师经》行道。每言："天人师乎！元为孙不孝，命祖丧明。今以灯光普施法界，愿祖目见明，元求代暗。"如此经七日。其夜，梦见一老公，以金钾治其祖目。谓元曰："勿忧悲也，三日之后，汝祖目必差。"元于梦中喜跃，遂即惊觉，乃遍告家人。居三日，祖果目明。

其后祖卧疾再周，元恒随祖所食多少，衣冠不解，旦夕扶侍。及祖殁，号踊，绝而复苏。复丧其父，水浆不入口三日。乡里咸叹异之。县博士杨轨等二百余人上其状，有诏表其门闾。

史臣曰：李棠、柳桧并临危不挠，视死如归，其壮志贞情可与青松白玉比质也。然桧恩隆加等，棠礼阙饰终，有周之政，于是乎偏矣。雄亮衔戴天之痛。叔毗切同气之悲，援白刃而不顾，雪家冤于辇毂。观其志节，处死固为易也。荆可、秦族之徒，生自陇亩，曾无师资之训，因心而成孝友，乘理而蹈礼节。如使举世若兹，则义、农何远之有。若乃诚感天地，孝通神明，见之于张元矣。

周书卷四七　列传第三九

冀俊　蒋升　姚僧垣子最

太祖受命之始，属天下分崩，于时戎马交驰，而学术之士盖寡，故曲艺末技，咸见引纳。至若冀俊、蒋升、赵文深之徒，虽才愧昔人，而名著当世。及克定鄢、郢，俊异毕集。乐茂雅、萧吉以阴阳显，庾季才以天官称，史元华相术擅奇，许奭、姚僧垣方药特妙，斯皆一时之美也。茂雅、元华、许奭，史失其传。季才、肖吉，官成于隋。自余纪于此篇，以备遣阙云尔。

冀俊字僧俊，太原阳邑人也。性沉谨，善录书，特工模写。魏太昌初，为贺拔岳墨曹参军。及岳被害，太祖引为记室。时侯莫陈悦阻兵陇右，太祖志在平之。乃令俊伪为魏帝敕书与费也头，令将兵助太祖讨悦。俊依旧敕模写，及代舍人、主书等署，与真无异。太祖大悦。费也头已曾得魏帝敕书，及见此敕，不以为疑。遂遣步骑一千，受太祖节度。

大统初，除丞相府城局参军，封长安县男，邑二百户。从复弘农，战沙苑，进爵为子，出为华州中正。十三年，迁襄乐郡守。寻征教世宗及宋献公等隶书。时俗入书学者，亦行束脩之礼，谓之谢章。俊以书字所兴，起自苍颉，若同常俗，未为合礼。遂启太祖，释奠苍颉及先圣、先师。除黄门侍郎、本州大中正。累迁抚军将军、右金紫光禄大夫、都督、通直散骑常侍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

三司。世宗二年，以本官为大使，巡历州郡，察风俗，理冤滞。还，拜小御正。寻出为湖州刺史。性静退，每以清约自处，前后所历，颇有声称。寻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昌乐县伯。又进爵为侯，增邑并前一千六百户。后以疾卒。

蒋升字凤起，楚国平河人也。父俊，魏南平王府从事中郎、赵兴郡守。升性恬静，少好天文玄象之学。太祖雅信待之，常侍左右，以备顾问。大统三年，东魏将窦泰入寇，济自风陵，顿军潼关。太祖出师马牧泽。时西南有黄紫气抱日，从未酉。太祖谓升曰："此何祥也？"升曰："西南未地，主土。土王四季，秦之分也。今大军既出，喜气下临，必有大庆。"于是进军与窦泰战，擒之。自后遂降河东，克弘农，破沙苑。由此愈被亲礼。

九年，高仲密以北豫州来附。太祖欲遣兵援之，又以问升。升对曰："春王在东，荧惑又在井、鬼之分，行军非便。"太祖不从，军遂东行。至邙山，不利而还。太师贺拔胜怒，白太祖曰："蒋升罪合万死。"太祖曰："蒋升固谏，云出师不利。此败也，孤自取之，非升过也。"魏恭帝元年，以前后功，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封高城县子，邑五百户。保定二年，增邑三百户，除河东郡守。寻入为太史中大夫。以老请致仕，诏许之。加定州刺史。卒于家。

姚僧垣字法卫，吴兴武康人，吴太常信之八世孙也。曾祖郢，宋员外散骑常侍、五城候。父菩提，梁高平令。尝婴疾历年，乃留心医药。梁武帝性又好之，每召菩提讨论方术，言多会意，由是颇礼之。僧垣幼通洽，居丧尽礼。年二十四，即传家业。梁武帝召入禁中，面加讨试。僧垣酬对无滞。梁武帝甚奇之。大通六年，解褐临川嗣王国左常侍。大同五年，除骠骑庐陵王府田曹参军。九年，还领殿中医师。时武陵王所生葛修华，宿患积时，方术莫效。梁武帝乃令僧垣礼之。还，具说其状，并记增损时候。梁武帝叹曰："卿用意绵密，乃至于此，以此候疾，何疾可逃。朕常以前代名人，多好此术，是以每恒留情，颇识治体。今闻卿说，益开人意。"十一年，转领大医正，加文德主帅、直阁将军。梁武帝尝因发热，欲服大黄。僧垣曰："大黄乃是快药。然至尊年高，不宜轻用。"帝弗从，遂至危笃。梁简文帝在东宫，甚礼之。四时伏腊，每有赏赐。太清元年，转镇西湘东王府中记室参军。僧垣少好文史，不留意于章句。时商略今古，则为学者所称。

及侯景围建业，僧垣乃弃妻子赴难。梁武帝嘉之，授戎昭将军、湘东王府记室参军。及宫城陷，百官逃散。僧垣假道归，至吴兴谒郡守张嵊。嵊见僧垣流涕曰："吾过荷朝恩，今报之以死。君是此邦大族，又朝廷旧臣。今日得君，吾事辨矣。"俄而景兵大至，攻战累日，郡城遂陷。僧垣窜避久之，乃被拘执。景将侯子鉴素闻其名，深相器遇，因此获免。及梁简文嗣位，僧垣还建业，以本官兼中书舍人。子鉴寻镇广陵，僧垣又随至江北。

梁元帝平侯景，召僧垣赴荆州，改授晋安王府咨议。其时虽克平大乱，而任用非才，朝政混淆，无复纲纪。僧垣每深忧之。谓故人曰："吾观此形势，祸败不久。今时上策，莫若近关。"闻者皆掩口窃笑。梁元帝尝有心腹疾，乃召诸医议治疗之方。咸谓至尊至贵，不可轻脱，宜用平药，可渐宣通。僧垣曰："脉洪而实，此有宿食。非用大黄，必无差理。"梁元帝从之，进汤讫，果下宿食，因而疾愈。梁元帝大喜。时初铸钱，一当十，乃赐钱十万，实百万也。

及大军克荆州，僧垣犹侍梁元帝，不离左右。为军人所止，方泣涕而去。寻而中山公护使人求僧垣。僧垣至其营。复为燕公于谨所召，大相礼接。太祖又遣使驰驿征僧垣，谨故留不遣。谓使人曰："吾年时衰暮，疹疾婴沉。今得此人，望与之偕老。"太祖以谨勋德隆重，乃止焉。明年，随谨至长安。武成元年，授小畿伯下大夫。

金州刺史伊娄穆以疾还京，请僧垣省疾。乃云："自腰至脐，似有三缚，两脚缓纵，不复自持。"僧垣为诊脉，处汤三剂。穆初服一剂，上缚即解；次服一剂，中缚复解；又服一剂，三缚悉除。而两脚疼痺，犹自挛弱。更为合散一剂，稍得屈申。僧垣曰："终待霜降，此患当愈。"及至九月，遂能起行。大将军、襄乐公贺兰隆先有气疾，加以水肿，喘息奔急，坐卧不安。或有劝其服决命大散者，其家疑未能决，乃问僧垣。僧垣曰："意谓此患不与大散相当。若欲自服，不烦赐问。"因而委去。其子殷勤拜请曰："多时抑屈，今日始来。竟不可治，意实未尽。"僧垣知其可差，即为处方，劝使急服。便即气通，更服一剂，诸患悉愈。

天和元年，加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大将军、乐平公窦集暴感风疾，精神瞀乱，无所觉知。诸医先视者，皆云已不可救。僧垣后至，曰："困则困矣，终当不死。若专以见付，相为治之。"其家忻然，请受方术。僧垣为合汤散，所患即瘳。大将军、永世公叱伏列椿苦利积时，而不废朝谒。燕公谨尝问僧垣曰："乐平、永世俱有痼疾，若如仆意，永世差轻。"对曰："夫患有深浅，时有克杀。乐平虽困，终当保全。永世虽轻，必不免死。"谨曰："君言必死，当在何时？"对曰："不出四月。"果如其言。谨叹异之。六年，迁遂伯中大夫。

建德三年，文宣太后寝疾，医巫杂说，各有异同。高祖御内殿，引僧垣同坐，曰："太后患势不轻，诸医并云无虑。朕人子之情，可以意得。君臣之义，言在无隐。公为何如？"对曰："臣无听声视色之妙，特以经事已多，准之常人，窃以忧惧。"帝泣曰："公既决之矣，知复何言！"寻而太后崩。其后复因召见，帝问僧垣曰："姚公为仪同几年？"对曰："臣忝荷朝恩，于兹九载。"帝曰："勤劳有日，朝命宜隆。"乃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又敕曰："公年过县车，可停朝谒。若非别敕，不劳入见。"

四年，高祖亲戎东讨，至河阴遇疾。口不能言；脸垂覆目，不复瞻视；一足短缩，又不得行。僧垣以为诸藏俱病，不可并治。军中之要，莫先于语。乃处方进药，帝遂得言。次又治目，目疾便愈。末乃治足，足疾亦瘳。比至华州，帝已痊复。即除华州刺史，仍诏随入京，不令在镇。宣政元年，表请致仕，优诏许之。是岁，高祖行幸云阳，遂寝疾。乃诏僧垣赴行在所。内史柳升私问曰："至尊贬膳日久，脉候何如？"对曰："天子上应天心，或当非遇所及。若凡庶如此，万无一全。"寻而帝崩。

宣帝初在东宫，常苦心痛。乃令僧垣治之，其疾即愈。帝甚悦。及即位，恩礼弥隆。常从容谓僧垣曰："常闻先帝呼公为姚公，有之乎？"对曰："臣曲荷殊私，实如圣旨。"帝曰："此是尚齿之辞，非为贵爵之号。朕当为公建国开家，为子孙永业。"乃封长寿县公，邑一千户。册命之日，又赐以金带及衣服等。大象二年，除太医下大夫。帝寻有疾，至于大渐。僧垣宿直侍。帝谓随公曰："今日性命，唯委此人。"僧垣知帝诊候危殆，必不全济。乃对曰："臣荷恩既重，思在效力。但恐庸短不逮，敢不尽心。"帝颔之。及静帝嗣位，迁上开府仪同大将军。隋开皇初，进爵北绛郡公。三年卒，时年八十五。遗诫衣白帢入棺，朝服勿敛。灵上唯置香奁，每日设清水而已。赠本官，加荆、湖二州刺史。

僧垣医术高妙，为当世所推。前后效验，可不胜记。声誉既盛，远闻边服。至于诸蕃外域，咸请托之。僧垣乃搜采奇异，参校征效者，为《集验方》十二卷，又撰《行记》三卷，行于世。长子察在江南。

次子最，字士会，幼而聪敏，及长，博通经史，尤好著述。年十九，随僧垣入关。世宗盛聚学徒，校书于麟趾殿，最亦预为学士。俄授齐王宪府水曹参军，掌记室事。特为宪所礼接，赏赐隆厚。宣帝嗣位，宪以嫌疑被诛。隋文帝作相，追复官爵。最以陪游积岁，恩顾过隆，乃录宪功绩为传，送上史局。最幼在江左，迄于入关，未习医术。天和中，齐王宪奏高祖，遣最习之。宪又谓最曰："尔博学高才，何如王褒、庾信。王、庾名重两国，吾视之蔑如。接待资给，非尔家比也。尔宜深识此意，勿不存心。且天子有敕，弥须勉励。"最于是始受家业。十许年中，略尽其妙。每有人造请，效验甚多。隋文帝践极，除太子门大夫。以父忧去官，哀毁骨立。既免丧，袭爵北绛郡公，复为太子门大夫。

俄转蜀王秀友。秀镇益州，迁秀府司马。及平陈，察至。最自以非嫡，让封于察，隋文帝许之。秀后阴有异谋，隋文帝令公卿穷治其事。开府庆整、郝伟等并推过于秀。最独曰："凡有不法，皆最所为，王实不知也。"榜讯数百，卒无异辞。最竟坐诛。时年六十七。论者义之。撰《梁后略》十卷，行于世。

黎景熙字季明，河间郑人也，少以字行于世。曾祖嶷，魏太武时，从破平凉，有功，赐爵容城县男，加鹰扬将军。后为燕郡守。祖镇，袭爵为员外散骑侍郎。父琼，太和中，袭爵，历员外郎、魏县令，后至鄗城郡守。季明少好读书，性强记默识，而无应对之能。其从祖广，太武时为尚书郎，

善古学。尝从吏部尚书清河崔玄伯受字义，又从司徒崔浩学楷篆，自是家传其法。季明亦传习之，颇与许氏有异。又好占玄象，颇知术数。而落魄不事生业。有书千余卷。虽穷居独处，不以饥寒易操。与范阳卢道源为莫逆之友。

永安中，道源劝令入仕，始为威烈将军。魏孝武初，迁镇远将军，寻除步兵校尉。及孝武西迁，季明乃寓居伊、洛。侯景徇地河外，召季明从军。寻授银青光禄大夫，加中军将军，拜行台郎中，除黎阳郡守。季明从至悬瓠，察景终不足恃，遂去之。客于颍川，以世路未清，欲优游卒岁。时王思政镇颍川，累使召。季明不得已，出与相见。留于内馆月余。太祖又征之，遂入关。乃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于东阁。

大统末，除安西将军，寻拜著作佐郎。于时俭辈，皆位兼常伯，车服华盛。唯季明独以贫素居之，而无愧色。又勤于所职，著述不怠。然性尤专固，不合于时。是以一为史官，遂十年不调。魏恭帝元年，进号平南将军、右银青光禄大夫。六官建，为外史上士。孝闵帝践祚，加征南将军、右金紫光禄大夫。时大司马贺兰祥讨吐谷浑，诏季明从军。还，除骠骑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武成末，迁外史下大夫。

保定三年，盛营宫室。春夏大旱，诏公卿百寮，极言得失。季明上书曰：

“臣闻成汤遭旱，以六事自陈。宣王太甚，而珪璧斯竭。岂非远虑元元，俯哀兆庶。方今农要之月，时雨犹愆，率土之心，有怀渴仰。陛下垂情万类，子爱群生，觐礼百神，犹未丰洽者，岂或作事不节，有违时令，举措失中，傥邀斯旱。

《春秋》，君举必书，动为典礼，水旱阴阳，莫不应行而至。孔子曰：‘言行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，可不慎乎。’《春秋》庄公三十一年冬，不雨。《五行传》以为是岁一年而三筑台，奢侈不恤民也。僖公二十一年夏，大旱。《五行传》以为时作南门，劳民兴役。汉惠帝二年夏，大旱。五年夏，大旱，江河水少，溪间水绝。《五行传》以为先是发民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。汉武帝元狩三年夏，大旱。《五行传》以为是岁发天下故吏穿昆明池。然则土木之功，动民兴役，天辄应之以异。典籍作诫，傥或可思。上天谴告，改之则善。今若息民省役，以答天谴，庶灵泽时降，嘉谷有成，则年登可觊，子来非晚。《诗》云：‘民亦劳止，迄可小康。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。’或恐极阳生阴，秋多水雨，年复不登，民将无觊。如又荐饥，为虑更甚。”

时豪富之家，竞为奢丽。季明又上书曰：

“臣闻宽大所兼覆，慈爱所以怀众。故天地称其高厚者，万物得其容养焉。四时著其寒暑者，庶类资其忠信焉。是以帝王者，宽大象天地，忠信则四时。招摇东指，天下识其春。人君布德，率土怀其惠。伏惟陛下资乾御寓，品物咸亨，时乘六龙，自强不息，好问受规，天下幸甚。

自古至治之君，亦皆广延博访，询采刍，微置鼓树木，以求其过。顷年亢旱逾时，人怀望岁。陛下爰发明诏，广求人瘼。同禹、汤之罪己，高宋景之守正。澍雨应时，年谷斯稔。克己节用，慕质恶华，此则尚矣。然而朱紫仍耀于衢路，绮谷犹侈于豪家；裋褐未充于细民，糟糠未厌于编户。此则劝导之理有所未周故也。今虽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风俗固难以一矣。昔文帝集上书之囊，以作帷帐；惜十家之产，不造露台；后宫所幸，衣不曳地，方之今日富室之饰，曾不如婢隶之服。然而以身率下，国富刑清，庙称太宗，良有以也。臣闻圣人久于其道，而天下化成。今承魏氏丧乱之后，贞信未兴。宜先‘遵五美，屏四恶’，革浮华之俗，抑流竞之风，察鸿都之小艺，焚雉头之异服，无益之货勿重于时，亏德之器勿陈于侧，则民知德矣。

臣又闻之，为治之要，在于选举。若差之毫厘，则有千里之失。后来居上，则致积薪之讥。是以古之善为治者，贯鱼以次，任必以能。爵人于朝，不以私爱。简材以授其官，量能以任其用。官得其材，用当其器，六辔既调，坐致千里。虞、舜选众，不仁者远。则庶事康哉，民知其化矣。”

帝览而嘉之。

时外史廨宇屡移，未有定所。季明又上言曰：“外史之职，汉之东观，仪等石渠，司同天禄。是乃广内秘府，藏言之奥。帝王所宝，此焉攸在。自魏及周，公馆不立。臣虽愚瞽，犹知其非，是以去年十一月中，敢冒陈奏。将降中旨，即遣修营。荏苒一周，未加功力。臣职思其忧，敢不重请。”

帝纳焉。于是廨宇方立。

天和三年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后以疾卒。

赵文深字德本，南阳宛人也。父遐，以医术进，仕魏为尚药典御。

文深少学楷隶，年十一，献书于魏帝。立义归朝，除大丞相府法曹参军。文深雅有钟、王之则，笔势可观。当时碑榜，唯文深及冀俊而已。大统十年，追论立义功，封白石县男，邑二百户。太祖以隶书纰缪，命文深与黎季明、沈遐等依《说文》及《字林》刊定六体，成一万余言，行于世。

及平江陵之后，王褒入关，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。文深之书，遂被遐弃。文深惭恨，形于言色。后知好尚难反，亦攻习褒书，然竟无所成，转被讥议，谓之学步邯郸焉。至于碑榜，余人犹莫之逮。王褒亦每推先之。宫殿楼阁，皆其迹也。迁县伯下大夫，加仪同三司。世宗令至江陵书景福寺碑，汉南人士，亦以为工。梁主萧登观而美之，赏遗甚厚。天和元年，露寝等初成，文深以题榜之功，增邑二百户，除赵兴郡守。文深虽外任，每须题榜，辄复追之。后以疾卒。

褚该字孝通，河南阳翟人也。晋末，迁居江左。祖长乐，齐竟陵王录事参军。父义昌，梁鄱阳王中记室。

该幼而谨厚，有誉乡曲。尤善医术，见称于时。仕梁，历武陵王府参军。随府西上。后与肖伪同归国，授平东将军、左银青光禄大夫，转骠骑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武成元年，除医正上士。自许奭死后，该稍为时人所重，宾客迎候，亚于姚僧垣。天和初，迁县伯下大夫。五年，进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该性淹和，不自矜尚，但有请之者，皆为尽其艺术。时伦称其长者焉。后以疾卒。子士则，亦传其家业。

时有强练，不知何许人，亦不知其名字。魏时有李顺兴者，语默不恒，好言未然之事，当时号为李练。世人以强类练，故亦呼为练焉。容貌长壮，有异于人。神精惝怳，莫之能测。意欲有所论说，逢人辄言。若值其不欲言，纵苦加祈请，亦不相酬答。初闻其言，略不可解。事过之后，往往有验。恒寄住诸佛寺，好游行民家，兼历造王公邸第。所至之处，人皆敬而信之。

晋公护未诛之前，曾手持一大瓠，到护第门外，抵而破之。乃大言曰：“瓠破子苦。”时柱国、平高公侯伏侯龙恩早依随护，深被任委。强练至龙恩宅，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并婢仆等，并令连席而坐。诸人以逼夫人，苦辞不肯。强练曰：“汝等一例人耳，何有贵贱。”遂逼就坐。未几而护诛，诸子并死。龙恩亦伏法，仍籍没其家。

建德中，每夜上街衢边树，大哭释迦牟尼佛，或至申旦，如此者累日，声甚哀怜。俄而废佛、道二教。

大象末，又以一无底囊，历长安市肆告乞，市人争以米麦遗之。强练张囊投之，随即漏之于地。人或问之曰：“汝何为也？”强练曰：“此亦无余，但欲使诸人见盛空耳。”至隋开皇初，果移都于龙首山，长安城遂空废。后亦莫知其所终。

又有蜀郡卫元嵩者，亦好言将来之事，盖江左宝志之流。天和中，著诗预论周、隋废兴及皇家受命，并有征验。性尤不信释教，尝上疏极论之。史失其事，故不为传。

史臣曰：仁义之于教，大矣，术艺之于用，博矣。徇于是者，不能无非，厚于利者，必有其害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所失也浅，故先王重其德。方术技巧，所失也深，故往哲轻其艺。夫能通方术而不诡于俗，习技巧而必蹈于礼者，岂非大雅君子乎。姚僧垣< 言 爾>候精审，名冠于一代，其所全济，固亦多焉。而弘兹义方，皆为令器，故能享眉寿，縻好爵。老聃云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”于是信矣。

周书卷四八　列传第四○

萧詧字理孙，兰陵人也，梁武帝之孙，昭明太子统之第三子。幼而好学，善属文，尤长佛义。特为梁武帝所嘉赏。梁普通六年，封曲江县公。中大通三年，进封岳阳郡王。历官宣惠将军，知石头戍事，琅邪、彭城二郡太守，东扬州刺史。初，昭明卒，梁武帝舍詧兄弟而立简文，内常愧之，宠亚诸子，以会稽人物殷阜，一都之会，故有此授，以慰其心。詧既以其昆弟不得为嗣，常怀不平。

又以梁武帝衰老，朝多秕政，有败亡之渐，遂蓄聚货财，交通宾客，招募轻侠，折节下之。其勇敢者多归附，左右遂至数千人，皆厚加资给。中大同元年，除持节，都督雍梁东益南北秦五州、郢州之竟陵、司州之随郡诸军事，西中郎将，领宁蛮校尉，雍州刺史。詧以襄阳形胜之地，又是梁武创基之所，时平足以树根本，世乱可以图霸功，遂克己励节，树恩于百姓，务修刑政，志存绥养。乃下教曰："昔之善为政者，不独师所见。藉听众贤，则所闻自远；资鉴外物，故在瞩致明。是以庞参恤民，盖访言于高逸；马援居政，每责成于掾史；王沉爰加厚赏；吕虔功有所由：故能显美政于当年，流芳麈于后代。吾以陋识，来牧盛藩。每虑德不被民，政道或紊。中宵拊枕，对案忘饥，思纳良谟，以匡弗逮。雍州部内有不便于民，不利于政，长吏贪残，戍将懦弱，关市恣其裒刻，豪猾多所苞藏，并密以名闻，当加厘正。若刺史治道之要，驰张未允，循酷乖理，任用违才，或爱狎邪佞，或斥废忠謇，弥思启告，用祛未悟。监梅舟缉，允属良规，苦口恶石，想勿余隐。并广示乡闾，知其款意。"

太清二年，梁武帝以詧兄河东王誉为湘州刺史，徙湘州刺史张缵为雍州以代詧。缵恃其才望，志气矜骄，轻誉少年，州府迎候有阙。誉深衔之。及至镇，遂托疾不与缵相见。后闻侯景作乱，颇凌蹙缵。缵惧为所擒，乃轻舟夜遁，将之雍部复虑詧拒之。梁元帝时镇江陵，与缵有旧，缵将因之以毙詧兄弟。会梁元帝与誉及信州刺史、桂阳王造各率所领，入援金陵。造下峡至江津，誉次江口，梁元帝届郢州之武成。属侯景已请和梁武帝诏罢援军，誉自江口将旋湘镇，造欲待梁元帝至，谒督府，方还州。缵时在江陵，乃贻梁元帝书曰："河东戴樯上水，欲袭江陵。岳阳在雍，共谋不逞。"江陵游军主朱荣又遣使报云："桂阳住此，欲应誉、詧。"梁元帝信之，乃凿船沉米，斩缆而归。至江陵，收造杀之。令其子方等、王僧辩等相继攻誉于湘州。誉又告急于詧。詧闻之大怒。

初，梁元帝将援建业，令所督诸州，并发兵下赴国难。詧遣府司马刘方贵领兵为前军，出汉口。及将发，元帝又使咨议参军刘瑴喻詧，令自行。詧辞颇不顺，元帝又怒。而方贵先与詧不协，潜与元帝相知，克期袭詧。未及发，会詧以他事召方贵，方贵疑谋泄，遂据樊城拒命。詧遣使魏益德、杜岸等众军攻之。方贵窘急，令其子迁超乞师于江陵。元帝乃厚资遣缵，若将述职，而密援方贵。缵次大隄，樊城已陷。詧擒方贵兄弟及党与，并斩之。缵因进至州。詧迁延不受代，乃以西城居之，待之以礼。军民之政，犹归于詧。詧以构其兄弟，事始于缵，将密图之。缵惧，请元帝召之。元帝乃征缵于詧，詧留不遣。杜岸兄弟绐缵曰："民观岳阳殿下，势不仰容。不如且往西山，以避此祸。使君既得物情，远近必当归集，以此义举，事无不济。"缵深以为然，因与岸等结盟誓。缵又要雍州人席引等于西山聚众。缵乃服妇人衣，乘青布舆，与亲信十余人出奔。引等与杜岸驰告詧。詧令中兵参军尹正共岸等率兵追讨，并擒之。缵惧不免，因请为沙门。

詧时以誉危急，乃留咨议参军蔡大宝守襄阳，率众二万、骑千匹伐江陵以救之。于时江陵立栅，周绕郭邑，而北面未就。詧因攻之。元帝大惧，乃遣参军庾奂谓詧曰："正德肆乱，天下崩离。汝复效尤，将欲何谓？吾蒙先宫爱顾，以汝兄弟见属。今以侄伐叔，逆顺安在？"詧谓奂曰："家兄无罪，累被攻围。同气之情，岂可坐观成败。七父若顾先恩，岂应若是。如能退兵湘水，吾便旋旆襄阳。"詧既攻栅不克，退而筑城。又尽锐攻之。会大雨暴至，平地水四尺，詧军中沾渍，众颇离心。其将杜岸、岸弟幼安及其兄子龛，惧詧不振，以其属降于江陵。詧众大骇，其夜遁归襄阳，器械辎重，多没于湕水。初，詧囚张缵于军，至是，先杀缵而后退焉。

杜岸之降也，请以五百骑袭襄阳。去城三十里，城中觉之。蔡大宝乃辅詧母保林袭氏，登陴闭门拒战。会詧夜至，袭氏不知其败，谓为贼也，至晓见詧，乃纳之。岸等以詧至，遂奔其兄献于广平。詧遣将尹正、薛晖等攻拔之，获献、岸等，并其母妻子女，并于襄阳北门杀之。尽诛诸杜宗族亲者，其幼稚疏属下蚕室。又发掘其坟墓，烧其骸骨，灰而扬之。

詧既与江陵构隙，恐不能自固，大统十五年，乃遣使称藩，请为附庸。太祖令丞相府东阁祭酒荣权使焉。詧大悦。是岁，梁元帝令柳重礼率众进图襄阳。詧惧，乃遣其妻王氏及世子寮为质以请救。太祖又令荣权报命，乃遣开府杨忠率兵援之。十六年，杨忠擒仲礼，平汉东詧乃获安。时朝议欲令詧发丧嗣位，詧以未有玺命，辞不敢当。荣权时在詧所，乃驰还，具言其状。太祖遂令假散骑

常侍郑穆及荣权持节策命詧为梁王。詧乃于襄阳置百官，承制封拜。十七年，詧留蔡大宝居守，乃自襄阳来朝。太祖谓詧曰："王之来此，颇由荣权，王欲见之乎？"詧曰："幸甚。"太祖乃召权与詧相见。仍谓之曰："荣权，吉士也，寡人与之从事，未尝见其失信。"詧曰："荣常侍通二国之言无私，故詧今者得归诚魏阙耳。"

魏恭帝元年，太祖令柱国于谨伐江陵，詧以兵会之。及江陵平，太祖并詧为梁主，居江陵东城，资以江陵一州之地。其襄阳所统，尽归于我。詧乃称皇帝于其国，年号大定。追尊其父统为昭明皇帝，庙号高宗，统妃蔡氏为昭德皇后。又尊其所生母袭氏为皇太后，立妻王氏为皇后，子岿为皇太子。其庆赏刑威，官方制度，并同王者。唯上疏则称臣，奉朝廷正朔。至于爵命其下，亦依梁氏之旧。其戎章勋级，则又兼用柱国等官。又追赠叔父邵陵王纶太宰，谥曰壮武。赠兄河东王誉丞相。谥曰武桓。太祖乃置江陵防主，统兵居于西城，名曰助防。外示助詧备御，内实兼防詧也。

初，江陵灭，梁元帝将王琳据湘州，志图匡复。及詧立，琳乃遣其将潘纯陁、侯方儿来寇。詧出师御之，纯陁等退归夏口。詧之四年，詧遣其大将军王操率兵略取王琳之长沙、武陵、南平等郡。五年，王琳又遣其将雷又柔袭陷监利郡，太守蔡大有死之。寻而琳与陈人相持，称藩乞师于詧。詧许之。师未出而琳军败，附于齐。是岁，其太子岿来朝京师。詧之六年夏，震，其前殿崩，压杀二百余人。

初，江陵平，詧将尹德毅说詧曰："臣闻人主之行，与匹夫不同。匹夫者，饰小行，竞小廉，以取名誉。人主者，定天下，安社稷，以成大功。今魏虏贪林，罔顾吊民伐罪之义，必欲肆其残忍，多所诛夷，俘囚士庶，并为军实。然此等戚属，咸在江东，念其充饵豺狼，见拘异域，痛心疾首，何日能忘！殿下方清宇宙，绍兹鸿绪。悠悠之人，不可门到户说。其涂炭至此，咸谓殿下为之。殿下既杀人父兄，孤人子弟，人尽仇也，谁与为国。但魏之精锐，尽萃于此。犒师之礼，非无故事。若殿下为设享会，因请于谨等为欢。彼无我虞，当相率而至，预伏武士，因而毙之。分命果毅，掩其营垒，斩馘逋丑，俾无遗噍。江陵百姓，称而安之，文武官寮，随即诠授。既荷更生之惠，孰不忻戴圣明。魏人慑息，未敢送死。王僧辩之徒，折简可立，然后朝服济江，入践皇极，缵尧复禹，万世一时。晷刻之间，大功可致。古人云：'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，时至不行，反受其殃。'愿殿下恢弘远略，勿怀匹夫之行。"詧不从，谓德毅曰："卿之此策，非不善也。然魏人待我甚厚，未可背德。若遽为卿计，则邓祈侯所谓人将不食吾余也。"

既而阖城长幼，被虏入关，又失襄阳之地。詧乃追悔曰："恨不用尹德毅之言，以至于是。"又见邑居残毁干戈日用，耻其威略不振，常怀忧愤。乃著《愍时赋》以见意。其词曰："嗟余命之舛薄，实赋运之逢屯。既殷忧而弥岁，复坎廪以相邻。昼营营而至晚，夜耿耿而通晨。望否极而云泰，何杳杳而无津。悲晋玺之迁赵，痛汉鼎之移新。无田、范之明略，愧夷、齐之得仁。遂胡颜而苟免，谓小屈而或申。岂妖沴之无已，何国步之长沦。恨少生而轻弱，本无志于爪牙。谢两章之雄勇，恧二东之英华。岂三石于杜雩，异五马于琅邪。直受性而好善，类蓬生之在麻。冀无咎而沾庆，将保静而蠲邪。何昊穹之弗惠，值上帝之纡奢。神州鞠为茂草，赤县绕于长蛇。徒仰天而太息，空抚衿而咨嗟。

惟古人之有怀，尚或感于知己。况托萼于霄极，宠渥流于无已。或小善而必褒，时片言而见美。昔待罪于禹川，历三考而无纪。获免戾于明时，遂超隆于宗子。始解印于稽山，即驱传于湘水。彼南阳之旧国，实天汉之嘉祉。既川岳之形胜，复龙跃之基趾。此首赏之谬及，谓维城之足恃。值诸侯之携贰，遂留滞于樊川。等勾践之绝望，同重耳之终焉。望南枝而洒泣，或东顾而潺湲。归欤之情何极，首丘之思邈然。

忽值魏师入讨，于彼南荆。既车徒之赩赫，遂一鼓而陵城。同寤生之舍许，等小白之全邢。伊社稷之不泯，实有感于恩灵。矧吾人之固陋，回飘薄于流萍。忽沉滞于兹土，复期月而无成。昔方千而畿甸，今七里而磐萦。寡田邑而可赋，阙丘井而求兵。无河内之资待，同荣阳之未平。夜骚骚而击柝，昼孑孑而扬旌。烽凌云而迥照，马伏枥而悲鸣。既有怀于斯日，亦焉得而云宁。

彼云梦之旧都，乃标奇于昔者。验往记而瞻今，何名高而实寡。寂寥井邑，荒凉原野。徒揄扬

于宋玉，空称嗟于司马。南方卑而叹屈，长沙湿而悲贾。余家国之一匡，庶兴周而祀夏。忽萦忧而北屈，岂年华之天假。加以狗盗鼠窃，蜂虿狐狸。群围隶而为寇，聚臧获而成师。窥觎津渚，跋扈江眉。屡征肇于殷岁，频战起于轩时。有扈兴于《夏典》，《采芑》著于《周诗》。方叔振于蛮貊，伯禽捷于淮夷。在逋秽其能几，会斩馘而搴旗。彼积恶之必稔，岂天灵之我欺。交川路之云拥，理惆怅而未怡。”

詧在位八载，年四十四，保定二年二月，薨。其群臣等葬之于平陵，谥曰宣皇帝，庙号中宗。

詧少有大志，不拘小节。虽多猜忌，而知人善任，使抚将士有恩，能得其死力。性不饮酒，安于俭素，事其母以孝闻。又不好声色，尤恶见妇人，虽相去数步，遥闻其臭。经御妇人之衣，不复更着。又恶见人发，白事者必方便以避之。其在东扬州颇放诞，省览簿领，好为戏论之言，以此获讥于世。笃好文义，所著文集十五卷，内典《华严》、《般若》、《法华》、《金光明义疏》四十六卷，并行于世。詧疆土既狭，居常怏怏。每诵“老马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，未尝不盱衡扼腕，叹咤者久之。遂以忧愤发背而殂。高祖又命其太子岿嗣位，年号天保。

岿字仁远，詧之第三子也。机辩有文学。善于抚御，能得其下欢心。嗣位之元年，尊其祖母龚太后曰太皇太后，嫡母王皇后曰皇太后，所生曹贵嫔曰皇太妃。其年五月，其太皇太后薨，谥曰元太后。九月，其太妃又薨，谥曰孝皇太妃。二年，皇太后薨，谥曰宣静皇后。

五年，陈湘州刺史华皎、巴州刺史戴僧朔并来附。皎送其子玄响为质于岿，仍请兵伐陈。岿上言其状。高祖诏卫公直督荆州总管权景宣、大将军元定等赴之。岿亦遣其柱国王操率水军二万，会皎于巴陵。既而与陈将吴明彻等战于沌口，直军不利，元定遂没。岿大将军李广等亦为陈人所虏，长沙、巴陵并陷于陈。卫公直乃归罪于岿之柱国殷亮。岿虽以退败不独在亮，然不敢违命，遂诛之。吴明撤乘胜攻克岿河东郡，获其守将许孝敬。明年，明撤进寇江陵，引江水灌城。岿出顿纪南以避其锐。江陵副总管高琳与其尚书仆射王操拒守。岿马车主马武、吉彻等击明彻，败之。明彻退保公安。岿乃还江陵。

岿之八年，陈又遣其司空章昭达来寇。江陵总管陆腾及岿之将士击走之。昭达又寇章陵之青泥。岿令其大将军许世武赴援，大为昭达所破。初，华皎、戴僧朔从卫公直与陈人战败，率其麾下数百人归于岿。岿以皎为司空，封江夏郡公。以僧朔为车骑将军，封吴兴县侯。岿之十年，皎来朝。至襄阳，请卫公直曰：“梁主既失江南诸郡，民少国贫。朝廷兴亡继绝，理宜资赡，岂使齐桓、楚庄独擅救卫复陈之美。望借数州，以裨梁国。”直然之，乃遣使言状高祖。高祖许之，诏以基、平、鄀三州归之于岿。

及高祖平齐，岿朝于邺。高祖虽以礼接之，然未之重也。岿知之，后因宴承间，乃陈其父荷太祖拯救之恩，并叙二国艰虞，唇齿掎角之事。词理辩畅，因涕泗交流。高祖亦为之虚欷。自是大加赏异，礼遇日隆。后高祖复与之宴，齐氏故臣<□阝毛>列长乂亦预焉。高祖指谓岿曰：“是登陴骂朕者也。”岿曰：“长乂未能辅桀，翻敢吠尧。”高祖大笑。及酒酣，高祖又命琵琶自弹之。仍谓岿曰：“当为梁主尽欢。”岿乃起，请舞。高祖曰：“梁主乃能为朕舞乎？”岿曰：“陛下既亲抚五弦，臣何敢不同百兽。”高祖大悦，赐杂缯万段、良马数十匹，并赐齐后主妓妾，及常所乘五百里骏马以遗之。

及隋文帝执政，尉迟迥、王谦、司马消难等各起兵。时岿将帅皆密请兴师，与迥等为连衡之势，进可以尽节于周氏，退可以席卷山南。岿固以为不可。俄而消难奔陈，迥等相次破灭。

隋文帝既践极，恩礼弥厚。遣使赐金三百两、银一千两、布帛万段、马五百匹。开皇二年，隋文帝备礼纳岿女为晋王妃。又欲以其子玚尚兰陵公主。由是罢江陵总管，岿专制其国。四年，岿来朝长安，隋文帝甚敬待之。诏岿位在王公之上，赐缣万匹，珍玩称是。及还，亲执其手谓之曰：“梁主外久滞荆、楚，未复旧都，故乡之念，良轸怀抱。朕当振旅长江，相送旋反耳。”

岿在位二十三载，年四十四，五年五月薨。其群臣葬之于显陵，谥曰孝明皇帝，庙号世宗。

岿孝悌慈仁，有君人之量。四时祭享，未尝不悲慕流涕。性尤俭约，御下有方，境内称治。所著文集及《孝经》、《周易义记》及《大小乘幽微》，并行于世。隋文帝又命其太子肖琮嗣位，年号广运。

琮字温文。性倜傥不羁，博学有文义，兼善弓马。初封东阳王，寻立为皇太子。及嗣位，隋文帝征琮叔父岑入朝，因留不遣。复置江陵总管以监之。琮之二年，隋文帝又征琮入朝。琮率其臣下二百余人朝于长安。隋文帝仍遣武乡公崔弘度将兵戍江陵。军至若州，琮叔父岩及弟献等惧弘度掩袭之，遂虏居民奔于陈。隋文帝于是废梁国，曲赦江陵死罪，给民复十年。梁二主各给守墓十户。寻拜琮为柱国，封莒国公。

自詧初即位，岁在乙亥，至是，岁在丁未，凡三十有三岁矣。

詧子嶚，追谥孝惠太子；岩，封安平王；岌，东平王；岑，河间王，后改封吴郡王。岿子献，义兴王；瑑，晋陵王；璟，临海王；珣，南海王；玚，义安王；禹，新安王。

詧之在藩及居帝位，以蔡大宝为股肱，王操为腹心，魏益德、尹正、薛晖、许孝敬、薛宣为爪牙，甄玄成、刘盈、岑善方、传准、褚珪、蔡大业典众务。张绾以旧齿处显位，沈重以儒学蒙厚礼。自余多所奖拔，咸书其器能。及岿纂业，亲贤并用，将相则华皎、殷亮、刘忠义，宗室则肖欣、肖翼，民望则肖确、谢温、柳洋、王湜、徐岳、外戚则王凝、王诵、殷琏，文章则刘孝胜、范迪、沈君游、君公、柳信言，政事则袁敞、柳庄、蔡延寿、甄翊、皇甫兹。故能保其疆土，而和其民人焉。

今载詧子嶚等及蔡大宝以下尤著者，附于左。其在梁、陈、隋已有传，及岿诸子未任职者，则不兼录。

嶚字道远，詧之长子也。母曰宣静皇后。幼聪敏，有成人之量。詧之为梁主，并为世子。寻病卒。及詧称帝，追谥焉。

岩字义远，詧第五子也。性仁厚，善于抚接。历侍中、荆州刺史、尚书令、太尉、太傅。入陈，授平东将军、东扬州刺史。及陈亡，百姓推岩为主，以御隋师。为总管宇文述所破，伏法于长安。

岌，詧第六子也。性淳和，幼而好学。位至侍中、中卫将军。岿之五年，卒，赠侍中、司空。谥曰孝。

岑字智远，詧第八子也。位至太尉。性简贵，御下严整。及琮嗣位，自以望重属尊，颇有不法，故隋文征入朝。拜大将军，封怀义郡公。

瓛字钦文，岿第三子也。幼有令誉，能属文，特为岿所爱。位至荆州刺史。初，隋师至鄀州，梁之百寮咸恐惧，计无所出。唯瓛建议南奔。入陈，授侍中、安东将军、吴州刺史。及陈亡，吴人推为主以御隋师。战而败，与岩同时伏法。

蔡大宝字敬位，济阳考城人。祖履，齐尚书祠部郎。父点，梁尚书仪曹郎、南兖州别驾。大宝少孤，而笃学不倦，善属文。初以明经对策第一，解褐武陵王国左常侍。尝以书干仆射徐勉，大为勉所赏。异乃令与其子游处，所有坟籍，尽以给之。遂博览群书，学无不综。

詧初出第，勉仍荐大宝为侍读，兼掌记室。寻除尚书仪曹郎。出镇会稽，大宝为记室，领长流。詧莅襄阳，迁咨议参军。及梁元帝与河东王誉结隙，詧令大宝使江陵以观之。梁元帝素知大宝，见之甚悦。乃示所制《玄览赋》，令注解焉。三日而毕。元帝大嗟赏之，赠遗甚厚。大宝还白詧云：“湘东必有异图，祸乱将作，不可下援台城。”詧纳之。及为梁主，除中书侍郎，兼吏部，掌大选事，领襄阳太守，迁员外散骑常侍、吏部郎，俄转吏部尚书。军国之事，咸委决焉。加授大将军，迁尚书仆射，进号辅国将军。又除使持节、宣惠将军、雍州刺史。

詧于江陵称帝，征为侍中、尚书令，参掌选事，又加云麾将军，荆州刺史。进位柱国、军师将军，领太子少傅，转安前将军，封安丰县侯，邑一千户。从岿入朝，领太子少傅。岿嗣位，册授司空、中书监、中权大将军，领吏部尚书。固让司空，许之。加特进。岿之三年，卒。岿哭之恸，自卒及葬，三临其丧。赠司徒，进爵为公。谥曰文凯。配飨詧庙。

大宝性严整，有智谋，雅达政事，文词赡速。詧之章表书记教令诏册，并大宝专掌之。詧推心委任，以为谋主。时人以詧之有大宝犹刘先主之有孔明焉。所著文集三十，及《尚书义疏》并行于世。有四子。

次子延寿，有器识，博涉经籍，尤善当世之务。尚詧女宣成公主。历中书郎、尚书右丞、吏部郎、御史中丞。从琮入隋，授开府仪同三司，秘书丞。终于成州刺史。大宝弟大业。

大业字敬道。有至行，父没，居丧过礼。性宽恕，学涉经史，有将命材，屡充使诣阙。初以西中郎府参军随詧之镇。詧称帝，历尚书左丞、开远将军、监利郡守、散骑常侍、卫尉卿。岿嗣位，迁都官尚书，除贞毅将军、漳川太守。入为左民尚书、太常卿。岿之七年，卒，赠金紫光禄大夫。谥曰简。有五子，允恭最知名。起家著作佐郎、太子舍人。梁灭入陈，拜尚书库部郎。陈亡入隋，授起居舍人。

王操字子高。其先，太原晋阳人也。詧母龚氏之外弟也。祖灵庆，海盐令。父景休，临川内史。操性敦厚，有筹略，博涉经史，在公恪勤。初为詧外兵参军，亲任亚于蔡大宝。詧承制，除尚书左丞。及称帝，迁五兵尚书、大将军、郢州刺史。寻进位柱国，封新康县侯。岿嗣位，授镇右将军、尚书仆射。

及吴明彻为寇，岿出顿纪南，操抚循将士，莫不用命。明彻既退，江陵获全，操之力也。迁侍中、中卫将军、尚书令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参掌选事，领荆州刺史。操既位居朝右，每自挹损，深得当时之誉。岿之十四年，卒。岿举于朝堂，流涕谓其群臣曰："天不使吾平荡江表，何夺吾贤相之速也。"及葬，亲祖于瓦官门。赠司空，进爵为公。谥曰康节。有七子。次子衡最知名。有才学，起家秘书郎。历太子洗马、中书、黄门侍郎。

魏益德，襄阳人也。有才干，胆勇过人。数从军征讨，以功累迁至郡守。詧莅襄阳，以益德为其府司马。詧承制，拜将军。寻加大将军。及詧称帝，进位柱国，封上黄县侯，邑千户，加车骑将军。詧之二年，卒，赠司空。谥曰忠壮。进爵为公。岿之五年，以益德配飨詧庙。

尹正，其先天水人。詧莅雍州，正为其府中兵参军。擒张缵，获杜岸，皆正之力。詧承制，以为将军。寻拜大将军。及称帝，除护军将军，进位柱国，封新野县侯，邑千户。詧之三年，卒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。谥曰刚。岿之五年，以正配食詧庙。子德毅，多权略。位至大将军。后以见疑赐死。

薛晖，河东人也。有才略。身长八尺，形貌甚伟。尝督禁旅，为詧爪牙，当御侮之任。与尹正攻获杜岸于南阳。詧承制，拜将军。寻加大将军，进位柱国，除领军将军。岿之二年，卒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。有六子，子建、子尚知名。

许孝敬，吴人，小名嗣儿。劲勇过人，为詧骁将。以大将军守河东。既无救援，为吴明彻所擒，遂戮于建康市。赠车骑大将军。子世武嗣。少袭父大将军，好勇不拘行检。重宾客，施与不节。资产既尽，郁郁不得志，遂谋奔陈。事觉，伏诛。

又有大将军李广，会稽人。早事詧，以敢勇闻。沌口之役，先登力战。及华皎军败，为吴明彻所擒。将降之，广辞色不屈，遂被害。赠太尉，追封建兴县公。谥曰忠武。

甄玄成字敬平，中山人。博达经史，善属文。少为简文所知。以录事参军随詧镇襄阳。转中记室参军，掌书记，颇参政事。以江陵甲兵殷盛，遂怀贰心。密书与梁元帝，申其诚款。遂有得其书者，进之于詧。詧深信佛法，常愿不杀诵《法华经》人。玄成素诵《法华经》，遂以此获免。詧后见之，常曰："甄公好得《法华经》力。"历位中书侍郎、御史中丞、祠部尚书、吏部尚书。詧之六年，卒，赠侍中、护军将军。有文集二十卷。子诩，少沉敏，闲习政事。历中书舍人、尚书右丞。从琮入隋，授开府仪同三司，终于太府少卿。

刘盈，彭城人，以西中郎府录事参军随詧之镇。有器度，勤于在公。詧之军国经谋，颇得参预。历黄门郎、中书监、雍州刺史、尚书仆射。岿之七年，卒，赠本官。第三子然，于时颇知名。隋鹰击郎将。

岑善方字思义，南阳棘阳人，汉征南大将军彭之后也。祖惠甫，给事中。父昶，散骑侍郎。善方有器局，博综经史，善于辞令。以刑狱参军随詧至襄阳。詧初请内附，以善方兼记室，充使诣阙。应对闲敏，深为太祖所嘉。自此往来，凡数十反。魏恭帝二年，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长宁县公。詧之承制也，授中书舍人，迁襄阳郡守。及称帝，征为太舟卿，领中书舍人，转太府，领舍人如故。寻迁散骑常侍、起部尚书。善方性清慎，有当世干能，故詧委以机密。詧之七年，卒，赠太常卿。谥曰敬。所著文集十卷。

有七子，并有操行。之元、之利、之象最知名。之元，太子舍人，早卒。高祖录善方充使之功，

追之利、之象入朝。授之利帅都督、代王记室参军。后仕隋，历安固令、郴义江三州司马、零陵郡丞。之象掌式中士，隋文帝相府参军事。后仕隋，历尚书虞部员外郎、邵陵上宜渭南邯郸四县令。

傅准，北地人。祖照，金紫光禄大夫。父諝，湘东王外兵参军。准有文才，善词赋。以西中郎参军随詧之镇。官至度支尚书。岿之七年，卒，赠太常卿。谥曰敬康。所著文集二十卷。有二子，曰秉曰执，并材兼文史。秉，尚书右丞。执，中书舍人、尚书左丞。

宗如周，南阳人。有才学，容止详雅。以府僚随詧，历黄门、散骑、列卿，后至度支尚书。岿之九年，卒。如周面狭长，以《法华经》云"闻经随喜，面不狭长"，尝戏之曰："卿何为谤经？"如周踧躇，自陈不谤。詧又谓之如初。如周惧，出告蔡大宝。大宝知其旨，笑谓之曰："君当不谤余经，政应不信《法华》耳。"如周乃悟。又尝有人诉事于如周，谓为经作如州官也，乃曰："某有屈滞，故来诉如州官。"如周曰："尔何小人，敢呼我名！"其人惭谢曰："只言如州官作如州，不知如州官名如周。早知如州官名如周，不敢唤如州官作如周。"如周乃笑曰："命卿自责，见侮反深。"众咸服其宽雅。有七子。希颜、希华知名。希颜有文学，仕至中书舍人。希华博通经术，为荆楚儒宗。

肖欣，梁武帝弟安成康王秀之孙，炀王机之子也。幼聪警，博综坟籍，善属文。詧践位，以欣袭机封。历侍中、中书令、尚书仆射、尚书令。岿之二十三年，卒，赠司空。欣与柳信言，当岿之世，俱为一时文宗。有集三十卷。又著《梁史》百卷，遭乱失本。

柳洋，河东解人。祖惔尚书左仆射。父昭，中书侍郎。洋少有文学，以礼度自拘，与王湜俱以风范方正为当时所重。位至吏部尚书，出为上黄郡守。梁国废，以郡归隋，授开府仪同三司。寻卒。

徐岳，东海人，尚书左仆射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简肃公勉之少子也。少方正，博通经史。初为东阳王琮师。琮为皇太子，授詹事。及嗣位，除侍中、左民尚书，俄迁尚书仆射。从琮入隋，授上开府仪同三司。终于陈州刺史。子凯，秘书郎。岳兄矩，有文学，善吏事。颇黩于贷贿。位至度支尚书。子敬鸿胪卿。

王＜旋－方＞，琅邪临沂人。祖琳，侍中、太府卿。父锡，侍中。＜旋－方＞少有令誉，尚詧妹庐陵长公主。历秘书郎、太子舍人、宣成王友、庐陵内史。詧践位，授侍中、吏部尚书。岿之四年，使诣阙，卒于宾馆。赠侍中、右光禄大夫。子瓘，有文词，黄门侍郎。＜旋－方＞弟湜，方雅有器识。位至都官尚书。岿之二十年，卒。子怀，秘书郎，隋沔阳令。

范迪顺阳人。祖缜，尚书左丞。父胥，鄱阳内史。迪少机辩，善属文。历中书黄门侍郎、尚书右丞、散骑常侍。岿之十七年，卒。有文集十卷。子裒。迪弟，文采劣于迪，而经术过之。位至中卫、东平王长史。

沈君游，吴兴人。祖僧旻，左民尚书。父巡，东阳太守。君游博学有词采，位至散骑常侍。岿之十二年，卒。有文集十卷。弟君公，有干局，美风仪，文章典正，特为岿所重。历中书黄门侍郎、御史中丞。自都官尚书为义兴王献师。从献奔陈，授侍中、太子詹事。隋平陈，以献同谋度江，伏诛。

袁敞，陈郡人。祖昂，司空。父士俊，安成内史。敞少有器量，博涉文史。以吏部郎使诣阙。时主者以敞班在陈使之后，敞固不从命。主者诘之，敞对曰："昔陈之祖父乃梁诸侯之下吏也，弃忠与义，盗有江东。今大周朝宗万国，招摧以礼，若使梁之行人在陈人之后，便恐彝伦失序。岂使臣之所望焉。"主者不能屈，遂以状奏。高祖善之，乃诏敞与陈使异日而进。还，以称旨迁侍中，转左民尚书。从琮入隋，授开府仪同三司。终于谯州刺史。子谧谦。

史臣曰：梁主任术好谋，知贤养士，盖有英雄之志，霸王之略焉。及淮海版荡，骨肉猜贰，拥众自固，称藩内款，终能据有全楚，中兴颓运。虽土宇殊于旧邦，而位号同于曩日。贻厥自远，享国数世，可不谓贤哉。嗣子纂承旧业，增修遗构，赏罚得衷，举厝有方。密迩寇仇，则威略具举；朝宗上国，则声猷远振。岂非继世之令主乎。

周书卷四九　列传第四一

异域上

盖天地之所覆载，至大矣；日月之所临照，至广矣。然则万物之内，民人寡而禽兽多；两仪之间，中土局而庶俗旷。求之邹说，诡怪之迹实繁；考之《山经》，奇谲之词匪一。周、孔存而不论，是非纷而莫辩。秦皇鞭笞天下，黩武于遐方；汉武士马强盛，肆志于远略。匈奴既却，其国已虚；犬马既来，其民亦困。是知雁海龙堆，天所以绝夷夏也；炎方朔漠，地所以限内外也。况乎时非秦、汉，志甚嬴、刘，违天道以求其功，殚民力而从所欲，颠坠之衅，固不旋踵。是以先王设教，内诸夏而外夷狄；往哲垂范，美树德而鄙广地。虽禹迹之东渐西被，不过海及流沙；《王制》之自北徂南，裁称穴居交趾。岂非道贯三古，义高百代者乎。

有周承丧乱之后属战争之日，定四表以武功，安三边以权道。赵、魏尚梗，则结姻于北狄；厩库未实，则通好于西戎。由是德刑具举，声名遐洎。卉服毡裘，辐凑于属国；商胡贩客，填委于旗亭。虽东略漏三吴之地，南巡阻百越之境，而国威之所肃服，风化之所覃被，亦足为弘矣。其四夷来朝聘者，今并纪之于后。至于道路远近，物产风俗，详诸前史，或有不同。斯皆录其当时所记，以备遗阙云尔。

高丽者，其先出于夫余。自言始祖曰朱蒙，河伯女感日影所孕也。朱蒙长而有材略，夫余人恶而逐之。土于纥斗骨城，自号曰高句丽，仍以高为氏。其孙莫来渐盛，击夫余而臣之。莫来裔孙琏，始通使于后魏。其地，东至新罗，西渡辽水二千里，南接百济，北邻靺鞨千余里。治平壤城。其城，东西六里，南临浿水。城内唯积仓储器备，寇贼至日，方入固守。王则别为宅于其侧，不常居之。其外有国内城及汉城，亦别都也，复有辽东、玄菟等数十城，皆置官司以相统摄。

大官有大对卢，次有太大兄、大兄、小兄，意俟奢、乌拙、太大使者、大使者、小使者、褥奢、医属、仙人并褥萨凡十三等，分掌内外事焉。其大对卢，则以强弱相陵，夺而自为之，不由王之署置也。其刑法；谋反及叛者，先以火焚艺，然后斩首，籍没其家；盗者，十余倍征赃；若贫不能备，及负公私债者，皆听评其子女为奴婢以赏之。

丈夫衣同袖衫、大口袴、白韦带、黄革履。其冠曰骨苏，多以紫罗为之，杂以金银为饰。其有官品者，又插二鸟羽于其上，以显异之。妇人服裙襦，裾袖皆为襈。书籍有《五经》、《三史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晋阳秋》。兵器有甲弩弓箭戟矟矛鋋。赋税则绢布及粟，随其所有，量贫富差等输之。土田脊薄，居处节俭。然尚容止。多诈伪，言辞鄙秽，不简亲疏，乃至同川而浴，共室而寝。风俗好淫，不以为愧。有游女者，夫无常人。婚娶之礼，略无财币，若受财者，谓之卖婢，俗甚耻之。父母及夫丧，其服制同于华夏。兄弟则限以三月。敬信佛法，尤好淫祀。又有神朝二所；一曰夫余神，刻木作妇人之象；一曰登高神，云是其始祖夫余神之子。并置官司，遣人守护。盖河伯女与朱蒙云。

琏五世孙成，大统十二年，遣使献其方物。成死，子汤立。建德六年，汤又遣使来贡。高祖拜汤为上开府仪同大将军、辽东郡开国公、辽东王。

百济者，其先盖马韩之属国，夫余之别种。有仇台者，始国于带方。故其地界东极新罗，北接高句丽，西南俱限大海。东西四百五十里，南北九百余里。治固麻城。其外更有五方：中方曰古沙城，东方曰得安城，南方曰久知下城，西方曰刀先城，北方曰熊津城。

王姓夫余氏，号于罗瑕，民呼为鞬吉支，夏言并王也。妻号于陆，夏言妃也。官有十六品。左平五人，一品；达率三十人，二品；恩率三品；德率四品；扞率五品；柰率六品。六品已上，冠饰银华。将德七品，紫带；施德八品，皂带；固德九品，赤带；季德十品，青带；对德十一品，文督十二品，皆黄带；武督十三品，佐军十四品，振武十五品，克虞十六品，皆白带。自恩率以下，官无常员，各有部司，分掌众务。内官有前内部、谷部、肉部、内掠部、外掠部、马部、刀部、功德部、药部、木部、法部、后官部。外官有司军部、司徒部、司空部、司寇部、点口部、客部、外舍部、绸部、日官部、都市部。都下有万家，分为五部，曰上部、前部、中部、下部、后部，统兵五百人。五方各有方领一人，以达率为之；郡将三人，以德率为之。方统兵一千二百人以下，七百人

以上。城之内外民庶及余小城，咸分似肄焉。

其衣服，男子略同于高丽。若朝拜祭祀，其冠两箱加翅，戎事则不。拜谒之礼，以两手据地为敬。妇人衣以袍，而袖微大。在室者，编发盘于首，后垂一道为饰；出嫁者，乃分为两道焉。兵有弓箭刀矟。俗重骑射，兼爱坟史。其秀异者，颇解属文。又解阴阳五行。用宋《元嘉历》，以建寅月为岁首。亦解医药卜筮占相之术。有投壶、樗蒲等杂戏，然尤尚奕棋。僧尼寺塔甚多，而无道士。赋税以布绢丝麻及米等，量岁丰俭，差等输之。其刑罚：反叛、退军及杀人者，斩；盗者，流，其赃两倍征之；妇人犯奸者，没入夫家为婢。婚娶之礼，略同华俗。父母及夫死者，三年治服；余亲，则葬讫除之。土田下湿，气候温暖。五谷杂果菜蔬及酒醴<□食有>馔药品之属，多同于内地。唯无驼驴骡羊鹅鸭等。其王以四仲之月，祭天及五帝之神。又每岁四祠其始祖仇台之庙。

自晋、宋、齐、梁据江左，后魏宅中原，并遣使称藩，兼受封拜。齐氏擅东夏，其王隆亦通使焉。隆死，子昌立。建德六年，齐灭，昌始遣使献方物。宣政元年，又遣使来献。

蛮者，盘瓠之后。族类蕃衍，散处江、淮之间，汝、豫之郡。凭险作梗，世为寇乱。逮魏人失驭，其暴滋甚。有冉氏、向氏、田氏者，陬落尤盛。余则大者万家，小者千户。更相崇树，僭称王侯，屯据三峡，断遏水路，荆、蜀行人，至有假道者。太祖略定伊、<□涯-圭墨>，声教南被，诸蛮畏威，靡然向风矣。

大统五年，蔡阳蛮王鲁超明内属，以为南雍州刺史，仍世袭焉。十一年，蛮首梅勒特来贡其方物。寻而蛮帅田杜清及沔、汉诸蛮扰动，大将军杨忠击破之。其后蛮帅杜青和自称巴州刺史，以州入附。朝廷因其所称而授之。青和后遂反，攻围东梁州。其唐州蛮田鲁嘉亦叛，自号豫州伯。王雄、权景宣等前后讨平之。语在泉仲遵及景宣传。

魏废帝初，蛮酋樊舍举落内附，以为淮北三州诸军事、淮州刺史、淮安郡公。于谨等平江陵，诸蛮骚动，诏豆卢宁、蔡佑等讨破之。魏恭帝二年，蛮酋宜民王田兴彦、北荆州刺史梅季昌等相继款附。以兴彦、季昌并为开府仪同三司。加季昌洛州刺史，赐爵石台县公。其后巴西人谯淹扇动群蛮，以附于梁。蛮帅向镇侯、向（日）彪等应之。向五子王又攻陷信州。田乌度、田都唐等抄断江路。文子荣复据荆州之汶阳郡，自称仁州刺史。并邻州刺史蒲微亦举兵逆命。诏田弘、贺若敦、潘招、李迁哲讨破之。语在敦及迁哲、杨雄等传。武成初，文州蛮叛，州选军讨定之。寻而冉令贤、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，杀开府杨长华，遂相率作乱。前后遣开府元契、赵刚等总兵出讨，虽颇剪其族类，而元恶未除。

天和元年，诏开府陆腾督王亮、司马裔等讨之。腾水陆俱进，次于汤口，先遣喻之。而令贤方增浚城池，严设扞御。遣其长子西黎、次子南王领其支属，于江南险要之地置立十城，远结涔阳蛮为其声援。令贤率其精卒，固守水逻城。腾乃总集将帅，谋其进趣。咸欲先取水逻，然后经略江南。腾言于众曰："令贤内恃水逻金汤之险，外托涔阳辅车之援，兼复资粮充实，器械精新。以我悬军攻其严垒，脱一战不克，更成其气。不如顿军汤口，先取江南，剪其羽毛，然后进军水逻。此制胜之计也。"众皆然之。乃遣开府王亮率众渡江，旬日攻拔其八城，凶党奔散。获贼帅冉承公并生口三千人，降其部众一千户。遂简募骁勇，数道入攻水逻。路经石壁城。此城峻险，四面壁立，故以名焉。唯有一小路，缘梯而上。蛮蜑以为峭绝，非兵众所行。腾被甲先登，众军继进，备经危阻，略月乃得旧路。且腾先任隆州总管，雅知蛮帅冉伯犁、冉安西与令贤有隙。腾乃招诱伯犁等，结为父子，又多遣其金帛。伯犁等悦，遂为乡导。水逻侧又有石胜城者，亦是险要。令贤使兄子龙真据之。腾又密诱龙真云，若平水逻，使其代令贤处。龙真大悦，密遗其子诣腾。腾乃厚加礼接，赐以金帛。蛮贪利既深，仍请立效。乃谓腾曰："欲翻所据城，恐人力寡少。"腾许以三百兵助之。既而遣二千人衔枚夜进。龙真力不能御，遂平石胜城。晨至水逻，蛮众大溃，斩首万余级，虏获一万口。令贤遁走，追而获之，并其子弟等皆斩之。司马裔又别下其二十余城，获蛮帅冉三公等。腾乃积其骸骨于水逻城侧，为京观。后蛮蜑望见，辄大号哭。自此狼戾之心辍矣。

时向五子王据石默城，令其子宝胜据双城。水逻平后，频遣喻之，而五子王犹不从命。腾又遣王亮屯牢坪，司马裔屯双城以图之。腾虑双城孤峭，攻未易拔。贼若委城奔散，又难追讨。乃令诸

军周回立栅，遏其走路。贼乃大骇。于是纵兵击破之，擒五子王于石默，获宝胜于双城，悉斩诸向首领，生擒万余口。信州旧治白帝。腾更于刘备故宫城南，八阵之北，临江岸筑城，移置信州。又以巫县、信陵、秭归并是硖中要险，于是筑城置防，以为襟带焉。天和六年，蛮渠冉祖喜、冉龙骧又反，诏大将军赵訚讨平之。自此群蛮慑息，不复为寇矣。

獠者，盖南蛮之别种，自汉中达于邛、笮，川洞之间，在所皆有。俗多不辨姓氏，又无名字，所生男女，唯以长幼次第呼之。其丈夫称阿謩、阿段，妇人阿夷、阿第之类，皆其语之次第称谓也。喜则群聚，怒则相杀，虽父子兄弟，亦手刃之。递相掠卖，不避亲戚。被卖者号叫不服，逃窜避之，乃将买人指伪捕逐，若追亡叛，获便缚之。但经被缚者，即服为贱隶，不敢更称良矣。俗畏鬼神，尤尚淫祀巫祝，至有卖其昆季妻孥尽者，乃自卖以祭祀焉。往往推一酋帅为王，亦不能远相统摄。

自江左及中州递有巴、蜀，多恃险不宾。太祖平梁、益之后，令所在抚慰。其与华民杂居者，亦颇从赋役。然天性暴乱，旋至扰动。每岁命随近州镇出兵讨之，获其口以充贱隶，谓之为厌獠焉。后有商旅往来者，亦资以为货，公卿逮于民庶之家，有獠口者多矣。

魏恭帝三年，陵州木笼獠反，诏开府陆腾讨破之，俘斩万五千人。保定二年，铁山獠又反，抄断江路。陆腾复攻拔其三城，虏获三千人，降其种三万落。语在《腾传》。

天和三年，梁州恒稜獠叛，总管长史赵文表讨之。军次巴州，文表欲率众径进。军吏等曰："此獠旅拒日久，部众甚强。讨之者皆四面攻之，以分其势。今若大军直进，不遣奇兵，恐并力于我，未可制胜。"文表曰："往者既不能制之，今须别为进趣。若四面遣兵，则獠降走路绝，理当相率以死拒战。如从一道，则吾得示威恩，分遣使人以理晓谕。为恶者讨之，归善者抚之。善恶既分，易为经略。事有变通，奈何欲遵前辙也。"文表遂以此意遍令军中。时有从军熟獠，多与恒稜亲识，即以实报之。恒稜獠相与聚议，犹豫之间，文表军已至其界。獠中先有二路，一路稍平，一路极险。俄有生獠酋帅数人来见文表曰："我恐官军不悉山川，请为乡导。"文表谓之曰："此路宽平，不须导引，卿但先去，好慰谕子弟也。"乃遣之。文表谓其众曰："向者，獠帅语吾从宽路而行，必当设伏要我。若从险路，出其不虞，獠众自离散矣。"于是勒兵从险道进，其有不通之处，随即治之。乘高而望，果见其伏兵。獠既失计，争携妻子，退保险要。文表顿军大蓬山下，示以祸福，遂相率来降。文表皆慰抚之，仍征其税租，无敢动者。后除文表为蓬州刺史，又大得獠和。

建德初，李晖为梁州总管，诸獠亦并从附。然其种类滋蔓，保据岩壑，依林走险，若履平地，虽屡加兵，弗可穷讨。性又无知，殆同禽兽，诸夷之中，最难以道义招怀者也。

宕昌羌者，其先盖三苗之胤。周时与庸、蜀、微、卢等八国从武王灭商。汉有先零、烧当等，也为边患。其地，东接中华，西通西域，南北数千里。姓别自为部落，各立酋帅，皆有地分，不相统摄。宕昌即其一也。俗皆土著，居有栋宇。其屋织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。国无法令，又无徭赋。唯征伐之时，乃相屯聚；不然，则各事生业，不相往来。皆衣裘褐，牧养犛牛羊豕，以供其食。父子伯叔兄弟死者，即以其继母、世叔母、及嫂弟妹等为妻。俗无文字，但候草木荣落，以记岁时。三年一相聚，杀牛羊以祭天。

有梁勤者，世为酋帅，得羌豪心，乃自称王焉。其界自仇池以西，东西千里，带席水以南，南北八百里。地多山阜，部众二万余落。勤孙弥忽，始通使于后魏。太武因其所称而授之。

自弥忽至仚定九世，每修职贡不绝。后见两魏分隔，遂怀背诞。永熙末，仚定乃引吐谷浑寇金城。大统初，又率其种人入寇。诏行台赵贵督仪同侯莫陈顺等击破之。仚定惧，称藩请罪。太祖舍之，拜抚军将军。四年，以仚定为南洮州刺史、要安蕃王。后改洮州为岷州，仍以仚定为刺史。是岁，秦州浊水羌反，州军讨平之。七年，仚定又举兵入寇。独孤信时镇陇右，诏信率众便讨之。军未至而仚定为其下所杀。信进兵破其余党。朝廷方欲招怀殊俗，乃更以其弟弥定为宕昌王。十六年，弥定宗人獠甘袭夺其位，弥定来奔。先是，羌酋傍乞铁葱等因仚定反叛之际，遂拥众据渠林川，与渭州民郑五丑扇动诸羌，阻兵逆命。至是诏大将军宇文贵、豆卢宁、凉州刺史史宁等率兵讨獠甘等，并擒斩之，纳弥定而还。语在贵等传。其后羌酋东念姐、巩廉俱和等反，大将军豆卢宁、王勇等前后讨平之。

保定初，弥定遣吏献方物。三年，又遣使献生猛兽。四年，弥定寇洮州，总管李贤击走之。是岁，弥定又引吐谷浑寇石门戍，贤复破之。高祖怒，诏大将军田引讨灭之，以其地为宕州。

邓至羌者，羌之别种也。有像舒治者，世为白水酋帅，自称王焉。其地北与宕昌相接，风俗物产亦与宕昌略同。自舒治至檐桁十一世。魏恭帝元年，檐桁失国来奔，太祖令章武公导率兵送复之。

白兰者，羌之别种也。其地东北接吐谷浑，西北至利模徒，南界郍鄂，风俗物产与宕昌略同。保定元年，遣使献犀甲铁铠。

氐者，西夷之别种。三代之际，盖自有君长，而世一朝见。故《诗》称“自彼氐、羌，莫敢不来王”也。汉武帝灭之，以其地为武都郡。自汧、渭抵于巴、蜀，种类实繁。汉末，有氐帅杨驹，始据仇池百顷，最为强族。其后渐盛，乃自称王。至裔孙纂，为符坚顷所灭。坚败，其族人定又自称王。定为乞伏乾归所杀。定从弟盛，代有其国。世受魏氏封拜，亦通使于江左。然其种落分散，叛服不恒，陇、汉之间，屡被其害。

盛之苗裔曰集始，魏封为武兴王。集始死，子绍先立，遂僭称大号。魏将付竖眼灭之。执绍先归诸京师，以其地为武兴镇。魏氏洛京未定，天下乱，绍先奔还武兴，复自并为王。太祖定秦、陇，绍先称藩，送妻子为质。大统元年，绍先请其妻女，太祖奏魏帝还之。绍先死，子辟邪并。四年，南岐州氐符安寿反，攻陷武都，自号太白王。诏大都督侯莫陈顺与渭州刺史长孙澄讨破之。安寿以其众降。九年，清水氐酋李鼠仁据险作乱，氐帅梁道显叛攻南由，太祖遣典签赵昶慰谕之，鼠仁等相继归附。语在《昶传》。十一年，于武兴置东益州，以辟邪为刺史。十五年，安夷氐复叛，赵昶时为郡守，收其首逆者二十余人斩之，余众乃定。于是以昶行南秦州事。氐帅盖闹等相率作乱，闹据北谷，其党覃洛聚洮中，杨兴德、付双围平氏城，姜樊哙乱武阶，西结宕昌羌獠甘，共推盖闹为主。昶分道遣使宣示祸福，然后出兵讨之，擒盖闹，散其余党。兴州叛氐复侵逼南岐州，刺史叱罗协遣使告急，昶率兵赴救，又大破之。

先是，氐首杨法深据阴平自称王，亦盛之苗裔也。魏孝昌中，举众内附。自是职贡不绝。废帝元年，以法深为黎州刺史。二年，杨辟邪据州反，群氐复与同逆。诏叱罗协与赵昶讨平之。太祖乃以大将军宇文贵为大都督、六州诸军事、兴州刺史。贵威名先著，群氐颇畏服之。是岁，杨法深从尉迟回平蜀，军回，法深旋镇。寻与其种人杨崇集、杨陈侳各拥其众，递相攻讨。赵昶时督成武沙三州诸军事、成州刺史，遣使和解之。法深等从命。乃分其部落，更置州郡以处之。魏恭帝末，武兴氐反，围利州。凤州固道氐魏天王等亦聚众响应。大将军豆卢宁等讨平之。

世宗时，兴州人叚吒及下辩、柏树二县民反，相率破兰皋戍。氐酋姜多复率厨中氐、蜀攻陷落丛郡以应之。赵昶率众讨平二县，并斩叚吒。而阴平、卢北二郡氐复往往屯聚，与厨中相应。昶乃简择精骑，出其不意，径入厨中。至大竹坪，连破七栅，诛其渠率，二郡并降。及昶还，厨中主氐复为寇掠。昶又遣仪同刘崇义、宇文琦率兵入厨中讨之，大破氐众，斩姜多及符肆王等。于是群氐并平。及王谦举兵，沙州氐帅开府杨永安又据州应谦，大将军达奚儒讨平之。

稽胡一曰步落稽，盖匈奴别种，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。或云山戎赤狄之后。自离石以西，安定以东，方七八百里，居山谷间，种落繁炽。其俗土著，亦知种田。地少桑蚕，多麻布。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殡葬，与中夏略同。妇人则多贯蜃贝以为耳及颈饰。又与华民错居，其渠帅颇识文字。然语类夷狄。因译乃通。蹲踞无礼，贪而忍害。俗好淫秽，处女尤甚。将嫁之夕，方与淫者叙离，夫氏闻之，以多为贵。既嫁之后，颇亦防闲，有犯奸者，随事惩罚。又兄弟死，皆纳其妻。虽分统郡县，列于编户，然轻其徭赋，有异齐民。山谷阻深者，又未尽役属。而凶悍恃险，数为寇乱。

魏孝昌中，有刘蠡升者，居云阳谷，自称天子，立年号，署百官。属魏氏政乱，力不能讨。蠡升遂分遣部众，抄掠居民，汾、晋之间，略无宁岁。齐神武迁邺后，始密图之。伪许以女妻蠡升太子，蠡升信之，遂遣其子诣邺。神武厚为之礼，缓以婚期。蠡升既恃和亲，不为之备。大统元年三月，齐神武潜师袭之。蠡升率轻骑出外征兵，为其北部王所杀，斩首送于齐神武。其众复立蠡升第三子南海王为主，率兵拒战。齐神武击灭之，获其伪主，及其弟西海王，并皇后夫人王公以下四百余人，归于邺。

居河西者，多恃险不宾。时方与齐神武争衡，未遑经略。太祖乃遣黄门郎杨忠就安抚之。五年，黑水部众先叛。七年，别帅夏州刺史刘平伏又据上郡反。自是北山诸部，连岁寇暴。太祖前后遣李远、于谨、侯莫、陈崇、李弼等相继讨平之。武成初，延州稽胡郝阿保、郝狼皮率其种人附于齐氏。阿保自署丞相，狼皮自署柱国，并与其别部刘桑德共为影响。柱国、豆卢宁督诸军与延州刺史高琳击破之。二年，狼皮等余党复叛。诏大将军韩杲讨之，俘斩甚众。保定中，离石生胡数寇汾北，勋州刺史韦孝宽于险要筑城，置兵粮，以遏其路。及杨忠与突厥伐齐，稽胡等复怀旅拒，不供粮饩。忠乃诈其酋帅，云与突厥欲回兵讨之。酋帅等惧，乃相率供馈焉。语在《忠传》。其后丹州、绥州、银州等部内诸胡，与蒲川别帅郝三郎等又频年逆命。复诏达奚震、辛威、于实等前后穷讨，散其种落。天和二年，延州总管宇文盛率众城银州，稽胡白郁久同、乔是罗等欲邀袭盛军，盛并讨斩之。又破其别帅乔三勿同等。五年，开府刘雄出绥州，巡检北边，川路稽胡帅乔白郎、乔素勿同等度河逆战，雄复破之。

建德五年，高祖败齐师于晋州，乘胜逐北，齐人所弃甲仗，未暇收剑，稽胡乘间窃出，并盗而有之。乃立蠡升孙没铎为主，号圣武皇帝，年曰石平。六年，高祖定东夏，将讨之，议欲穷其巢穴。齐王宪以为种类既多，又山谷阻绝，王师一举，未可尽除。且当剪其魁首，余加慰抚。高祖然之，乃以宪为行军元帅，督行军总管赵王招、谯王俭、滕王逌等讨之。宪军次马邑，乃分道俱进。没铎遣其党天柱守河东，又遣其大帅穆支据河西，规欲分守险要，掎角宪军。宪命谯王俭攻天柱，滕王逌击穆支，并破之，斩首万余级。赵王招又擒没铎，余众尽降。宣政元年，汾州稽胡帅刘受罗千复反，越王盛督诸军讨擒之。自是寇盗颇息。

库莫奚，鲜卑之别种也。其先为慕容晃所破，窜于松漠之间。后种类渐多，分为五部：一曰辱纥主，二曰莫贺弗，三曰契箇，四曰木昆，五曰室得。每部置俟斤一人。有阿会氏者，最为豪帅，五部皆受其节度。役属于突厥，而数与契丹相攻。虏获财畜，因而行赏。死者则以苇薄裹尸，悬之树上。大统五年，遣使献其方物。

史臣曰：凡民肖形天地，禀灵阴阳，愚智本于自然，刚柔击于水土。故雨露所会，风流所通，九川为纪，五岳作镇，此之谓诸夏。生其地者，则仁义出焉。昧谷、嵎夷孤竹、北户，限以丹徼紫塞，隔以沧海交河，此之谓荒裔。感其气者，则凶德成焉。若夫九夷八狄，种落繁炽；七戎六蛮，充牣边鄙。虽风土殊俗，嗜欲不同，至于贪而无厌，狠而好乱，强则旅拒，弱则稽服，其揆一也。斯盖天之所命，使其然乎。

周书卷五○　列传第四二

突厥者，盖凶奴之别种，姓阿史那氏。别为部落。后为邻国所破，尽灭其族。有一儿，年且十岁，兵人见其小，不忍杀之，乃刖其足，弃草泽中。有牝狼以肉饲之，及长，与狼合，遂有孕焉。彼王闻此儿尚在，重遣杀之。使者见狼在侧，并欲杀狼。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。山有洞穴，穴内有平壤茂草，周回数百里，四面俱山。狼匿其中，遂生十男。十男长大，外托妻孕，其后各有一姓，阿史那即一也。子孙蕃育，渐至数百家。经数世，相与出穴，臣于茹茹。居金山之阳，为茹茹铁工。金山形似兜鍪，其俗谓兜鍪为“突厥”，遂因以为号焉。

或云突厥之先出于索国，在匈奴之北。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，兄弟十七人。其一曰伊质泥师都，狼所生也。谤步等性并愚凝，国遂被灭。泥师都既别感异气，能征召风雨。娶二妻，云是夏神、冬神之女也。一孕而生四男。其一变为白鸿；其一国于阿辅水、剑水之间，号为契骨；其一国于处折水；其一居跋斯处折施山，即其大儿也。山上仍有阿谤步种类，并多寒露。大儿为出火温养之，咸得全济。遂共奉大儿为主，号为突厥，即讷都六设也。讷都六有十妻，所生子皆以母族为姓，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。讷都六死，十母子欲内欲择立一人，乃相率于大树下，共为约曰，向树跳跃，能最高者，即推立之。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，诸子遂奉以为主，号阿贤设。此说虽殊，然终狼种也。

其后曰土门，部落稍盛，始至塞上市缯絮，愿通中国。大统十一年，太祖遣酒泉胡安诺盘陁使

焉。其国皆相庆曰："今大国使至，我国将兴也。"十二年，土门遂遣使献方物。时铁勒将伐茹茹，土门率所部邀击，破之，尽降其众五万余落。恃其强盛，乃求婚于茹茹。茹茹主阿那环大怒，使人骂辱之曰："尔是我锻奴，何敢发是言也？"土门亦怒，杀其使者。遂与之绝，而求婚于我。太祖许之。十七年六月，以魏长乐公主妻之。是岁，魏文帝崩，土门遣使来吊，赠马二百匹。魏废帝元年正月，土门发兵击茹茹，大破之于怀荒北。阿那环自杀，其子罗辰奔齐，余众复立阿那环叔父邓叔子为主。土门遂自号伊利可汗，犹古之单于也。号其妻为贺敦，亦犹古之阏氏也。土门死，子科罗立。

科罗号乙息记可汗。又破叔子于沃野北木赖山。二年三月，科罗遣使献马五万匹。科罗死，弟俟斤立，号木汗可汗。

俟斤一名燕都，状貌多奇异，面广尺余，其色甚赤，眼若瑠璃。性刚暴，务于征伐。乃率兵击邓叔子，灭之。叔子以其余烬来奔。俟斤又西破献哒，东走契丹，北并契骨，威服塞外诸国。其地东自辽海以西，西至西海万里，南自沙漠以北，北至北海五六千里，皆属焉。

其俗被发左衽，穹庐毡帐，随水草迁徙，以畜牧射猎为务。贱老贵壮，寡廉耻，无礼义，犹古之匈奴也。其主初立，近侍重臣等舆之以毡，随日转九回，每一回，臣下皆拜。拜讫，乃扶令乘马，以帛绞其颈，使才不至绝，然后释而急问之曰："你能作几年可汗？"其主既神情瞀乱，不能详定多少。臣下等随其所言，以验修短之数。大官有叶护，次没，次特勒，次俟利发，次吐屯发，及余小官凡二十八等，皆世为之。兵器有弓矢鸣镝甲矟刀剑，其佩饰则兼有伏突。旗纛之上，施金狼头。侍卫之士，谓之附离，夏言亦狼也。盖本狼生，志不忘旧。其征发兵马，及科税杂畜，辄刻木为数，并一金镞箭，蜡封印之，以为信契。其刑法：反叛、杀人及奸人之妇、盗马绊者，皆死；奸人女者，重责财物，即以其女妻之；斗伤人者，随轻重输物；盗马及杂物者，各十余倍征之。死者，停尸于帐，子孙及诸亲属男女，各杀羊马，陈于帐前，祭之。绕帐走马七匝，一诣帐门，以刀剺面，见哭，血泪俱流，如此者七度，乃止。择日，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，并尸俱焚之，收其余灰，待时而葬。春夏死者，候草木黄落，秋冬死者，候华叶荣茂，然始坎而瘗之。葬之日，亲属设祭，及走马剺面，如初死之仪。葬讫，于墓所立石建标。其石多少，依平生所杀人数。又以祭之羊马头，尽悬挂于标上。是日也，男女咸盛服饰，会于葬所。男有悦爱于女者，归即遣人娉问，其父母多不违也。父兄伯叔死者，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、世叔母及嫂，唯尊者不得下淫。虽移徙无常，而各有地分。可汗恒处于都斤山，牙帐东开，盖敬日之所出也。每岁率诸贵人，祭其先窟。又以五月中旬，集他人水，拜祭天神。于都斤四五百里，有高山迥出，上无草树，谓其为勃登凝黎，夏言地神也。其书字类胡，而不知年历，唯以草青为记。

俟斤部众既盛，乃遣使请诛邓叔子等。太祖许之。收叔子以下三千人，付其使者，杀之于青门外。三年，俟斤袭击吐谷浑，破之。语在《吐谷浑传》。明帝二年，俟斤遣使来献方物。保定元年，又三辈遣使贡其方物。

时与齐人交争，戎车岁动，故每连结之，以为外援。初，魏恭帝世，俟斤许进女于太祖，契未定而太祖崩。寻而俟斤又以他女许高祖，未及结纳，齐人亦遣求婚，俟斤贪其币厚，将悔之。至是，诏遣凉州刺史杨荐、武伯王庆等往结之。庆等至，谕以信义。俟斤遂绝齐使而定婚焉。仍请举国东伐。语在荐等传。

三年，诏隋公杨忠率众一万，与突厥伐齐。忠军度陉岭，俟斤率骑十万来会。明年正月，攻齐主于晋阳，不克。俟斤遂纵兵大掠而还。忠言于高祖曰："突厥甲兵恶，爵赏轻，首领多而无法令，何谓难制驭。正由比者使人妄道其强盛，欲令国家厚其使者，身往重取其报。朝廷受其虚言，将士望风畏< 忄羽 >。但虏态诈健，而实易与耳。今以臣观之，前后使人皆可斩也。"高祖不纳。是岁，俟斤复遣使来献，更请东伐。诏杨忠率兵出沃野，晋公护趣洛阳以应之。会护战不利，俟斤引还。五年，诏陈公纯、大司徒宇文贵、神武公窦毅、南安公杨荐等往逆女。天和二年，俟斤又遣使来献。陈公纯等至，俟斤复贰于齐。会有风雷变，乃许纯等以后归。语在《皇后传》。四年，俟斤又遣使献马。

俟斤死，弟他钵可汗立。自俟斤以来，其国富强，有凌轹中夏志。朝廷既与和亲，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。突厥在京师者，又待以优礼，衣锦食肉者，常以千数。齐人惧其寇掠，亦倾府藏以给之。他钵弥复骄傲，至乃率其徒属曰："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，何忧无物邪。"建德二年，他钵遣使献马。

及齐灭，齐定州刺史、范阳王高绍义自马邑奔之。他钵立绍义为齐帝，召集所部，云为之复仇。宣政元年四月，他钵遂入寇幽州，杀略居民。柱国刘雄率兵拒战，兵败，死之。高祖亲总六军，将北伐，会帝崩，乃班师。是冬，他钵复寇边，围酒泉，大掠而去。大象元年，他钵复请和亲。帝册赵王招女为千金公主以嫁之，并遣执绍义送阙。他钵不奉诏，仍寇并州。大象二年，始遣使奉献，且逆公主，而绍义尚留不遣。帝又令贺若谊往谕之，始送绍义云。

吐谷浑，本辽东鲜卑慕容鬼之庶兄也。初，吐谷浑马与鬼马斗而鬼马伤，鬼遣让之。吐谷浑怒，率其部落去之，止于枹罕，自为君长。及孙叶延，颇视书传。以古有王父字为氏，遂以吐谷浑为氏焉。

自吐谷浑至伏连筹一十四世。伏连筹死，子夸吕立，始自号为可汗。治伏俟城，在青海西十五里。虽有城郭，而不居之，恒处穹庐，随水草畜牧。其地东西三千里，南北千余里。官有王公、仆射、尚书及郎中、将军之号。夸吕椎髻、毦、珠，以皂为帽，坐金师子床。号其妻为恪尊，衣织成裙，披锦大袍，辫发于后，首戴金花。其俗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，多以羃<□罒離>为冠，亦以缯为帽。妇人皆贯珠束发，以多为贵。兵器有弓刀甲矟。国无常赋，须则税富室商人以充用焉。其刑罚，杀人及盗马者死，余则征物，量事决杖。刑人必以毡蒙头，持石从高击杀之。父兄亡后，妻后母及嫂等，与突厥俗同。至于婚姻，贫不能备财物者，辄盗女将去。死者亦皆埋殡。其服制，葬讫则除之。性贪婪，忍于杀害。好射猎，以肉酪为粮。亦知种田，然其北界，气候多寒，唯得芜菁、大麦。故其俗贫多富少。青海周回千余里，海内有小山。每冬冰合后，以良牝马置此山，至来冬收之，马皆有孕，所生得驹，号为龙种，必多骏异，世传青海骏者也。土出嫠牛，鸟多鹦鹉。

大统中，夸吕再遣使献马及羊牛等。然犹寇抄不止，缘边多被其害。魏废帝二年，太祖勒大兵至姑臧，夸吕震惧，遣使贡方物。是岁，夸吕又通使于齐氏。凉州刺史宁觇知其还，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，获其仆射乞伏触拨、将军翟潘密、商胡二百四十人，驼骡六百头，杂彩丝绢以万计。魏恭帝二年，史宁又与突厥木汗可汗袭击夸吕，破之，虏其妻子，大获珍物及杂畜。语在《史宁传》。武成初，夸吕复寇凉州，刺史是云宝战没。诏贺兰祥、宇文贵率兵讨之。夸吕遣其广定王、钟留王拒战，祥等破之，广定等遁走。又攻拔其洮阳、洪和二城，置洮州以还。保定中，夸吕前后三辈遣使献方物。天和初，其龙涸王莫昌率众降，以其地为扶州。二年五月，复遣使来献。建德五年，其国大乱。高祖诏皇太子征之，军渡青海，至伏俟城。夸吕遁走，虏其余众而还。明年，又再遣奉献。宣政初，其赵王他娄屯来降。自是朝献遂绝。

高昌者，车师前王之故地。东去长安四千九百里，汉西域长史及戊己校尉，并治于此。晋以其地为高昌郡。张轨、吕光、沮渠蒙逊据河西，皆置太守以统之。其后有阚爽及沮渠无讳，并自署为太守。无讳死，茹茹杀其弟安周，以阚伯周为高昌王。高昌之称王，自此始也。伯周之从子首归，为高车所灭。次有张孟明、马儒相继王之，并为国人所害。乃更推立麦嘉为王。嘉字灵凤，金城榆中人，本为儒右长史。魏太和末立。嘉死，子竖立。

其地东西三百里，南北五百里。国内总有城一十六。官有令尹一人，比中夏相国；次有公二人，皆其王子也，一为交河公，一为田地公；次有左右卫；次有八长史，曰吏部、祠部、库部、仓部、主客、礼部、民部、兵部等长史也；次有建武、威远、陵江、殿中、伏波等将军；次有八司马，长史之副也；次有侍郎、校书郎、主簿、从事，阶位相次，分掌诸事；次有省事，专掌导引。其大事决之于王，小事则世子及二公随状断决。评章录记，事讫即除。籍书之外，无久掌文桉。官人虽有列位，并无曹府，唯每旦集于牙门评议众事。诸城各有户曹、水曹、田曹。每城遣司马、侍郎相监检校，名为城令。服饰，丈夫从胡法，妇人略同华夏。兵器有弓箭刀盾甲矟。文字亦同华夏，兼用胡书。有《毛诗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置学官弟子，以相教授。虽习读之，而皆为胡语。赋税则计输

银钱，无者输麻布。其刑法、风俗、婚姻、丧葬，与华夏小异而大同。地多石碛，气候温暖，谷麦再熟，宜蚕，多五果。有草曰羊刺，其上生密焉。

自嘉以来，世修蕃职于魏。大统十四年，诏以其世子玄喜为王。恭帝二年，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。武成元年，其王遣使献方物。保定初，又遣使来贡。

自敦煌向其国，多沙碛，道里不可准记，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验，又有魍魉怪异。故商旅来往，多取伊吾路云。

鄯善，古楼兰国也。东去长安五千里。所治城方一里。地多沙卤，少水草。北即白龙堆路。魏太武时，为渠沮安周所攻，其王西奔且末。西北有流沙数百里，夏日有热风，为行旅之患。风之欲至，唯老驼知之，即鸣而聚立，埋其口鼻于沙中。人每以为候，亦即将毡拥蔽鼻口。其风迅驶，斯须过尽。若不防者，必至危毙。

大统八年，其兄鄯米率众内附。

焉耆国在白山之南七千里，东去长安五千八百里。其王姓龙，即前凉张轨所封龙熙之胤。所治城方二里。部内凡有九城。国小民贫，无纲纪法令。兵有弓刀甲矟。婚姻略同华夏。死亡者皆焚而后葬，其服制满七日则除之。丈夫并剪发以为首饰。文字与婆罗门同。谷事天神，并崇信佛法。尤重二月八日、四月八日。是日也，其国咸依释教，齐戎行道焉。气候寒，土田良沃。谷有稻粟菽麦。畜有驼马牛羊。养蚕不以为丝，唯充绵纩。俗尚蒲桃酒，兼爱音乐。南去海十余里，有鱼盐蒲苇之饶。保定四年，其王遣使献名马。

龟兹国在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，东去长安六千七百里。其王姓白，即后凉吕光所立白震之后。所治城方五六里。其刑法，杀人者死，劫贼则断其一臂，并刖一足。赋税，准地山之，无田者则税银钱。婚姻、丧葬、风俗、物产与治封天白。唯气候少温为异。又出细毡、麖皮、氍毹、铙多、盐绿、雌黄、胡粉及良马、封牛等。东有轮台，即汉贰师将军李广利所屠。其南三百里有大水东流，号计戍水，即黄河也。保定元年，其王遣使来献。

于阗国在葱岭之北二百余里，东去长安七千七百里。所治城方八九里。部内有大城五，小城数十。其刑法，杀人者死，余罪各随轻重惩罚之。自外风俗物产与龟兹略同。俗重佛法，寺塔僧尼甚众。王尤信向，每设斋日，必亲自洒扫馈食焉。城南五十里有赞摩寺，即昔罗汉比丘比卢旃为其王造覆盆浮图之所。石上有辟支佛趺处，双迹犹存。自高昌以西，诸国人等多深目高昌以东此一国，貌不甚胡，颇类华夏。城东二十里有大水北流，号树拔水，即黄河也。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，免达利水，与树拔俱北流，同会于计戍。建德三年，其王遣使献名马。

嚈哒国，大月氏之种类，在于阗之西，东去长安一万百里。其王治拔底延城，盖王舍城也。其城方十余里。刑法、风俗，与突厥略同。其俗又兄弟共娶一妻。夫无兄弟者，其妻戴一角帽；若有兄弟者，依其多少之数，更加帽角焉。其人凶悍，能战斗。于阗、安息等大小二十余国，皆役属之。大统十二年，遣使献其方物。魏废帝二年、明帝二年，并遣使来献。后为突厥所破，部落分散，职贡遂绝。

粟特国在葱岭之西，盖古之庵蔡，一名温那沙。治于大泽，在康居西北。

保定四年，其王遣使献方物。

安息国在葱岭之西，治蔚搜城。北与康居、西与波斯相接，东去长安一万七百五十里。天和二年，其王遣使来献。

波斯国，大月氏之别种，治苏利城，古条支国也。东去长安一万五千三百里。城方十余里，户十余万。王姓波斯氏。坐金羊床，戴金花冠，衣锦袍、织成帔，皆饰以真珠宝物。其俗：丈夫剪发，戴白皮帽，贯头衫，两厢近下开之，并有巾帔，缘以织成；妇女服大衫，披大帔，其发前为髻，后被之，饰以金银华，仍贯五色珠，络之于膊。

王于其国内别有小牙十余所，犹中国之离宫也，每年四月出游处之，十月乃还。王即位以后，择诸子内贤者，密书其名，封之于库，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。王死，乃众共发书视之，其封内有名者，即立以为王，余子各出就边任。兄弟更不相见也。国人号王曰翳赞，妃曰防步率，王之诸子

曰杀野。大官有摸胡坛，掌国内狱讼；泥忽汗，掌库藏关禁；地卑勃，掌文书及众务。次有遏罗诃地，掌王之内事；萨波勃，掌四方兵马。其下皆有属官，分统其事。兵器有甲矟圆排剑弩弓箭。战并乘象，每象百人随之。其刑法：重罪悬诸竿上，射而杀之；次则击狱，新王立乃释之；轻罪则劓、刖若几，或翦半须，及击排于项上，以为耻辱；犯强盗者，禁之终身；奸贵人妻者，男子流，妇人割其耳鼻。赋税则准地输银钱。俗事火祆神。婚合亦不择尊卑，诸夷之中，最为丑秽矣。民女年十岁以上有姿貌者，王收养之，有功勋人，即以分赐。死者多弃尸于山，一月治服。城外有人别居，唯知丧葬之事，号为不净人。若入城市，摇铃自别。以六月为岁首，尤重七月七日、十二月一日。其日，民庶以上，各相命召，设会作乐，以极欢娱。又以每年正月二十日，各祭其先死者。

气候暑热，家自藏冰。地多沙碛，引水溉灌。其五谷及禽兽等，与中夏略同，唯无稻及黍秫。土出名马及驼，富室至有数千头者。又出白象、师子、大鸟卵、真珠、离珠、颇黎、珊瑚、琥珀、留璃、马脑、水晶、瑟瑟、金、银、俞石、金刚、火齐、镔铁、铜、锡、朱沙、水银、绫、锦、白<□叠毛>、毾、氍毹、<□翕毛><□登毛>、赤麈皮，及薰六、郁金、苏合、青木等香，胡椒、荜拨、石密、千牛枣，香附子、诃黎勒、无食子、盐绿、雌黄等物。魏废帝二年，其王遣使来献方物。

史臣曰：四夷之为中国患也久矣，而北狄尤甚焉。昔严尤、班固咸以周及秦汉未有得其上策，虽通贤之宏议，而史臣尝以为疑。

夫步骤之来，绵自今古；浇淳之变，无隔华戎。是以反道德，弃仁义，凌替之风岁广；至泾阳，入北地，充斥之衅日深。爰自金行，逮乎水运，戎夏杂错，风俗混并。夷裔之情伪，中国毕知之矣；中国之得失，夷裔备闻之矣。若乃不与约誓，不就攻伐，来而御之，去而守之；夫然则敌有余力，我无宁岁，将士疲于奔命，疆埸苦其交侵。欲使偃伯灵台，欧世仁寿，其可得乎。是知秩宗之雅旨，护军之诚说，寔有会于当时，而未允于后代也。

然则《易》称“见几而作”，《传》云“相时而动”。夫时者，得失之所系；几者，吉凶之所由。况乎诸夏之朝，治乱之运代有；戎狄之地，强弱之势无恒。若使臣畜之与羁縻，和亲之与征伐，因其时而制变，观其几而立权，则举无遗策，谋多上竿，兽心之虏，革面匪难，沙幕之北，云彻何远。安有周、秦、汉、魏优劣在其间哉。